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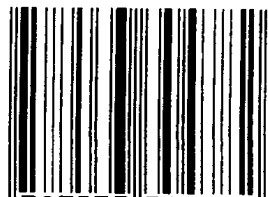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三四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二三四册目次

## 子部・類書類

# 古事比五十二卷（二）

〔清〕方中德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五年書種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事比五十三卷》提要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二十二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政事

道不拾遺者自孔子宰中都而後又田威之用種首備盜商鞅之變法也漢有何並之令長陵卓茂之令密滕撫之令涿王渙之令洛陽宋登之守穎川袁紹之知臨安晉潘京之令巴丘邵陵泉陵三邑劉宋杜慧慶之刺交州唐獨孤及之刺常州郭元振之督凉州宋曾亮之知鄭州（叢談）



漢鄭弘令騶邑人得遺寶懸于道求主得之唐張允濟令武陽有人夜遺錦袍行十里方覺曰此邑豈有拾遺者還取果得之漢樊曄爲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夜聚衣裝于道旁曰以付樊公王渙爲溫令商人露宿有牧牛者曰以屬王稚子蘓瓊爲清河太守鄭邑寄置財物于其境曰已寄蘓公（鄴縣人成氏富爲賊攻恐曰我物已付蘓公賊遂去）王猛爲晉陵太守富商野次曰以付王府君（猛陳附間人非景畧也）羅備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衆牛馬皆繫道邊曰此屬羅公者閻憲爲綿竹令縣民杜成夜行得遺囊有綿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鄭子產吏不能欺宓子賤吏不忍欺西門豹韓延壽吏不敢欺膠東相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陶侃在軍四十一年識察纖密人不能欺劉晏吏自不欺賈敦頤下無能欺韋應物刺穎州民不忍欺張全義明察人不能欺不欺同而所以不欺異也

崔鄲治陝以寬治鄂則嚴或問之曰陝土瘠民勞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非威莫治柳仲郢爲京兆政尚嚴明後出河南政尚寬惠或疑其不類曰輦轂之下先



彈壓邑縣之治本惠養（唐書）蘓頌知開封府頗嚴謂京師浩穰須彈壓非頳毫臥治之比劉航歷知虞城犀浦虞城多姦猾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緩急不同兩縣皆治

吳隱之刺廣州易貪水爲廉水叚成式刺處州變惡溪爲好溪李白令虞城變苦泉爲甘泉（萬花谷戢白爲李錫頌錫字元勳）孟嘗之官去珠復還殷鈞在邑山瘧遂絕褚祥爲政枯樹生枝房豹去邑甘井復鹹孫謙解任猛虎旋出感應之捷若此（偶記）

虎避其治者。漢弘農守劉昆。全椒長劉平。視事三日猛獸南渡。九
江守宋均。西瑟守法雄。梁編令庾黔婁。猛獸渡臨沮縣江。梁零
陵守孫謙。猛獸絕迹。去官之夜。獸即害人。
張華原刺兗州。猛獸忽爲六駁食。梁長沙王業刺湘州。
二猛獸自死。桂陽王象湘州。四猛獸自死。業象皆宜武王懿子。李
繪爲高陽內史。有三猛獸鬭死。人勸申上。繪曰。猛獸鬭
斃。自是偶然。貪此爲功。人將窺我。元許維楨刺淮安。有
二虎一去一死。謝傑刺高州。祝神。數虎悉斃。顧少連補
登州王簿。移文虎不害。



蝗不入境者。卓茂之密。魯恭之中牟。戴封之西華。宋均
之九江。劉寵之博平。玉宿音宿之守陳留。蝗過界飛逝不集。鄭弘之
令騶。蝗至界不集。陽球之令茂陵。李孟元之令盧氏。王方翼
之肅州。刺史謝夷吾之壽張。宋魯有開之確山。
蝗入境輒死者。趙憙于平原。蝗飛赴海化爲魚蝦者。馬
援之守武陵。蝗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盡者。趙抃之守
青州。因蝗自責。忽有飛鳥千羣。食蝗殆盡。南北朝蕭循
之刺梁秦二州。叢談
田鼠犬牙不入境者。北齊魏蘭根也。設壇身禱。而螟蟲
自消者。公沙穆也。　又有魏孝子高式。蝗螟獨不食其
麥。
捕蝗者。　漢平帝詔捕蝗以石斗受錢。晉出帝募捕蝗
易以粟。唐姚崇奏出御史捕蝗。盧懷慎議不可。崇曰。昔楚王吞蛭而疾瘳。叔敖
斬蛇而福降。今殺蟲救人。禍歸于崇。不以誘公也。蝗訖息。歐陽公有答朱寀捕
蝗詩。
韓昌黎刺潮州。馴鱷魚。胡叔獻穎撤潮州。殺大蛇。潮州寺僧
有蛇。咎守不敬。守詣蛇出。大驚得疾卒。穎爲廣州安撫
檄僧舁蛇至。日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及期蠢然。遂
殺之。孔道輔治寧州。殺神蛇。人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道輔故
率屬往拜。蛇出。舉笏殺之。



遭旱隨車致雨。漢徐州刺史百里嵩。鄒令鄭弘。宋荆門
守陸九淵也。自焚致雨。漢五官掾諒輔。西華令戴封。平
輿令臨武張憙也。引咎損御。賑窮理冤。賢守令祈請事
也。積薪近浮屠家。脫天雨少緩。不幾煨燼乎。稱世長因
民犯法。引咎自撻于市。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不勝痛
呼而走。誰謂造化之巧。不如伍伯耶。
明寃祭孝婦而大旱大雨者。于公于東海孝婦。孟嘗于
上虞寡婦。二皆本紀劉曜時呼延謨于陝婦人。

梁任昉守義興。禁民產子不舉。全活數千家。宋陳粹知汀州。嚴溺子之令。 買彪爲新息長。有刼盜而先案殺子者。曰賊寇害人常理。母子相殘逆違道。陳賓爲太丘長。有刼賊而往治不起于者。曰盗殺財主。何如骨月相殘。 孔融爲北海相。刑父喪不哀而賞盗麥進母者。是知所激揚矣。

柳州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柳宗元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袁以男女爲隸。過期則沒入之。韓愈計傭得贖。歸之父母。



宋世良守清河。獄內橹生。蓬蒿亦滿。衙門虛寂。訟者謂之神門。代者至。莫不攀轅泣涕。 劉曠令平鄉。囹圄草生。庭可張羅。以義理曉諭訟者。皆引咎而去。 東漢劉平爲全椒長。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惟頒詔書而已。魏清河守。宋世良郡無一囚。天保大赦。率吏拜詔而已。

縱囚事非剏自唐太宗。歐公于此發論。故特著耳。前此冬至放囚。則有宋東陽守王志。僧虔子。梁東陽守席闡文。始新令傳岐。伏臘放囚。則有漢細陽令虞延。梁建安守何胤。除夕放囚。則有晉臨淄令曹攄。宋南郡相謝方明北齊兖州刺史張華原。搜神記。華原爲豫章守。囚依期到言免死。臨刑放囚。則有漢中山相戴封。部送放囚。則有隋齊州參軍王伽。因母死放囚。則有漢瑕丘令鍾離意。唐則有蘄州刺史呂元膺。萬泉丞唐臨。事倒縱囚又有漢元康初。王長文。江源令。晉范廣。栄邑令道劉榮。南齊傅翽。周蕭撝。刺史上元日放囚。三日赴獄。

遣囚妻入獄生子者。膠東相吳祐之于安丘男子毋丘長。詢其無子。令妻入獄。有孕。然後行刑。長泣曰。生子當以吳爲名。漢蒼梧守陳臨于蒼梧遺腹子。子報父怨。繫獄。令其妻入獄產男。然郅惲爲友報怨。一縣令



尙能出之。況爲父母報仇。遇此賢守相。獨不能免。何哉。瑕丘人防廣報父仇。繫獄。鍾離意狀聞減死。此豈異代事。祐臨徒懃懃令獄中生子爲死者德哉。事倒又晉隆慮令喬智明于張兌。鮑昱于泚陽趙堅。晉喬知古爲大理。許囚徒以妻入獄生子。隋裴政亦然。是可高定國之門而昌虞經之裔矣。

爲民請苑者應侯。秦饑。應侯請發五苑之蔬菜棗栗。昭襄王曰。有功無功俱賞。亂之道也。發而亂。不如棄而治。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田。上怒械繫何。貢禹。請自城西南至鄠。皆從其田。詔省宜春。下以與貧民。

廣州不知燒瓦。守宋璟教之。廣州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改造店肆。無復延焚之患。九眞不知牛耕。守任延教之。廬江不知牛耕。守王景教之。五原不知織績。守崔寔教之。五原冬月無衣。積細草臥其中。牛僧孺刺鄂州。以賦塼嘗苦築。鄂土散難立垣墉。僧孺計費賦塼。墉皆甃葺。韋景駿令肥鄉。改架柱爲浮橋。肥界漳水。審勢拆南數里。築堤改造浮橋。辛公義革岷避疾之俗。岷俗一人有疾。全家避之。辛爲刺史。輿置廳事。暨治。諭以有命。而俗遂變革。高士廉改蜀畏鬼之風。父母病。殆以杖頭挂食遙哺之。高爲都督訓誘。其風頓改。李德裕變浙棄疾之弊。江嶺間有父母兄弟癘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觀察浙西。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弊風頓革。



馮伉之訓百姓。醴陵百姓多猾。令馮伉爲訓蒙十四篇。每鄉給一卷。俾共傳習之。劉矩之告訟民。雍丘令劉矩。民有爭訟。引之于前。告以忿恚可忍。使歸尋思。訟者感之。唐李栖筠之蕭孝友傳。學校堂上以賜諸生。唐鄭志道宋戚綸之爲諭民。鄭知天台。有諭民書七篇。戚令太和。爲諭民五十篇。仇季智覽以孝經感母子相泣。爲陽遂亭長。有陳元不孝。母詣覽言。覽呼元誚責。與孝經一卷。使讀之。元到母牀下謝罪曰。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令自改。母子更相向泣。元後成佳士。韋景駿以孝經感母子改悔。令貴鄉。有母子相訟者。謂曰。錫類不相仁。令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仍取孝經。令習讀之。母子感悟。又房景伯化鄃民。梁彥先化焦通。見德化。

發奸擿伏。趙廣漢也。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于掾吏。發于至誠。吏見者輒盡寫心腹。廣漢精于吏事。尤善鉤距。以得民情。其發奸擿伏如神。發伏禁奸。張敞也。字子高。治京兆。畧循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奸。不如廣漢。曉告以奸黠主名。尹翁歸也。守扶風。治如東海。奸邪罪名。縣縣有籍。盜賊發。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常如翁歸言。勘取盜賊名簿。韓雍州褒也。雍多盜賊。密訪豪右所爲。悉召桀黠少年。署爲主帥。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莫不惶懼首伏。乃取名簿藏之。大牓州門。旬日間。悉首。盡取名簿勘之。并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削投書主名。趙廣漢也。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託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強宗結爲仇讐。吏民相告訐。盜不得發。發又輒得。得投書主名。魏國淵也。遷魏郡守。有投書誹謗者。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書多引二京賦。淵教功曹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引見。訓以二京賦。博物之書。可求能讀者。從受之。旬日得能讀者。吏因請使作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



移書勞勉。薛恭尹賞換縣。兩縣皆治。頻陽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職不辦。粟邑縣小。易治。其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選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條封顯貴。楊湛謝游異書。兩綬皆解。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及宣視事。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條其奸臧。封與湛。湛知宣無傷害意。即時解印綬。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游自以大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游亦解印綬去。薛宣守馮翊之政也。張京兆閲汗赭者輒縛之。召偷長貴。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願受署爲吏。歸休置

酒。小偷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閱汙赭輒收之。由是市無偷盜。虞朝歌市有絲線縫裾者輒禽之。潛遣人入賊中。以絲線縫賊裾。有入市者。輒禽之。賊皆駭散。劉昌裔令持縑者輒斬之。唐安國寧謀以城降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召其麾下千餘人。賞縑二疋。伏兵諸要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得脫。

黃潁川辨烏盜。有吏來謁。知其食道旁。爲烏盜肉。豬祭。爲鄉人。區處其所大木可以爲棺。其亭豬子可以祭。而驚吏。齊彭城王潋分市鹿脯。刺滄州。有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州界。脚痛行遲。偶倩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潋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詐市牛皮。刺定州。有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潋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求價值。牛主認之。因獲其盜。而獲盜。



趙廣漢還謝亭長。有亭長來謁。知其路遇界上亭長。寄聲謝我。邢邵追攝縣令。邵刺兗州。吏人奸伏。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遍夜攝令。未明而至。責其取受。舉州不識所以。是必寄耳目資明敏者。

趙廣漢守潁川。設銗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以散奸止盜。隋趙煚刺冀州。爲銅斗鐵尺。置市以杜奸詐。

有一地而勞逸異者。巫馬期宓子賤之治單父。宓子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宓子賤答巫馬期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有一地而寬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有一人而寬嚴異者。柳諭家之治京兆河南。崔郾之治陝鄂。有一人一地而寬嚴異者。張攸之之治蜀。

汲黯臥治淮陽。召守淮陽。伏謝不受印綬。曰。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淮陽吾股肱郡。得君臥而治之。景丹臥治弘農。陝賊蘇況。攻破弘農。時丹病。帝强起領郡事。夜召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鎭之足矣。裴度臥治北門。文宗曰。卿雖久病。爲朕臥治北門可也。文路公臥護北門。神宗批汪輔之奏。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寇萊公北門鎖鑰。鎭大名。對北使曰。主上以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晉修范武子之法。漢條賈誼董仲舒之論。魏相奏請施行。

澤州刺史李鷃上慶雲圖。而唐太宗詔天下毋獻。知無



爲軍茹孝標獻芝草三百本。而宋仁宗戒天下勿獻。二君事同而治亂異。然祥瑞貢諛而已。何益于治。光武每抑郡國所上。唐太宗有怨咎多瑞之言。足以鑒矣。

吳漢病篤。對光武曰。愼無赦而已。孟光責費禕曰。赦非明世所宜有。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有赦。先主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曾不語赦。唐太宗曰。古語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後晉張允上駁赦論。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赦

則曲者幸免。直者鬱寃。寃氣乃所以致災也。

周勃之生。薄太后救之也。亞夫之死。竇太后啣之也。一以成文之仁。一以遂景之刻。母后之係人國也。豈細故哉。

漢曹褒為射聲校尉。葬祭停棺百餘所。　陳寵守廣漢。盡葬洛縣城南骸骨。　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　後周賀蘭祥刺荊州。亢旱。見古冢暴露者。命收葬之。即日澍雨。

齊傅僧綽與子琰並令山陰。世謂其有治譜。宋劉奚令朐山。惠民無不至。邑人紀其事曰治譜。

宋种世衡令武功。追呼不使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皆如期而至。寇準令成安。每期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姓名揭縣門。爭赴無稽違者。又燕肅令臨邛。削木為牘。民有連逮者。書其姓名自召之。如期而至。

興學教人　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者。何武也。每行縣。止息亭傳。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者。劉寬也。每出行縣。以學官諸生



行者與俱。使傳教令者。文翁也。漢以經術飭治。而循吏得人。非其效乎。（大泌曰。郡國立學校官。自蜀文翁始。何武李忠寇恂衛颯任延秦彭鮑德皋丕皆刺史郡守相。以興學著名。而邑令僅宋均調辰陽長。為立學校。）

任延為會稽都尉。聘嚴子陵為師。而飭候吏以見龍丘萇。岑熙守魏郡。招聘隱逸。與參政事。韓愈聘趙德為士子師。而潮人知學。常衮延歐陽詹等。而閩人文與中州比。在乎倡之而已。又如李平之刺相州。修太學。（簡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子弟。使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于講堂。親為立贊。又圖履虎尾踐薄氷于客館。注頌其下。以杜臺使之侵漁者。）元魏劉道斌之守恒農。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故吏追立其形于孔像之西。）文翁守蜀而後。如衛颯守桂陽。（下車修庠序之教。）伏恭守常山。（敦行學校。教授不輟。）任延守九真。（教耕。）錫光在交阯。（教民禮義。嶺南華風。始于二州。）鄧訓守張掖河西。（舊俗頓改。）欒巴守桂陽。（幹吏卑末。皆令習讀程式。隨能遷授。）寇恂守汝南。（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從受學。）蕭育刺冀州。（以經學與士民講誦。以政事為吏民悅服。）鮑德守南陽。（修橫舍。尊饗國老。觀者皆勸服。）劉梁為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乃大作講舍。朝夕勸戒。儒化大行。）向朗歷守巴西牂牁房陵。（引納後進。）北魏寇儁刺涼州。（立庠序。敦禮讓。）隋何妥刺龍州。（有遊學者。教授之。又作刺史箴。勒于州門。）唐張鎰刺濠州。（延經

術士。教授生徒。俗皆爲之一變

儁不疑謂直指暴勝之曰凡作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濟之以恩乃可善後歐陽公數爲郡所至不擾而事不廢嘗曰吾寬不爲苛急簡不爲煩碎耳。史滙

宋張掞知益都之罷用里長趙艮淳知分寧之不任胥吏程明道知晉城之按籍命差第其厚薄。梁何敬叔之榜門受餉。以代貧租。皆善政也。叢談

官物視如己物陳貫論涇州僚屬語。吏人問似野人。處州民領狂待舉語又官府閒如僧舍歐陽公蒞揚青南京皆然。前



魏顏斐守雍州治爲十郡最。魏朗守河內。政稱三河表。梁樂法才令建康積俸金五百金輸臺庫武帝謂可爲百城表。隋房恭懿令新豐政爲三輔最

宋王元規知河清軍民歌咏有十奇何執中知海鹽邑人記其有十異于路治蒲有三善彝恭治中牟有三異前

水精燈籠者宋孫道夫之知蜀州也。張中庸之知洋州也。照天蠟燭者宋田況也。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嚴。韓忠獻之愛。況皆兼而有之。

周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漢延篤相平原表龔遂墓宋王綸之守豫章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畫陳蕃華歆謝鯤像于朝堂元魏李安世刺相州修西門豹祠。起廟堂表進廣平宋翻陽平路時慶皆爲名士。宋王滌知潮州一以韓昌黎爲師令新其廟曾集南康縣劉渙爲人修其墓亭。滕甫守安州始葬鄭獬王質知蔡州首撤吳元濟祠而祀狄梁公李太尉

唐李翱知隨州文學爲一方矜式 劉禹錫司馬朗州。



服卽吟咏巫祝夸歌皆其所作。白居易刺蘇州。家傳戶誦皆白公詩皮日休爲蘇州從事吏牘一清日與陸龜蒙結社有松陵集韋應物刺蘇州清標範俗民不忍欺。暇則焚香賦詩三吳文學未必非數公力也

漢鄭弘守臨淮有白鹿夾轂陳劉竺守廬陵有白鹿隨轂 沈豐守巴陵有三黃龍望府中

漢黃霸守潁川嘉禾生府鳳凰集境王阜守益州甘露降神馬出滇池張堪守漁陽桑無附枝麥穗兩岐梁柳惲守吳興嘉禾同穎北史孟業守東郡麥一莖五穗禾

一莖九穗。唐獨孤及刺常州。甘露降庭。齊宋世良守清河。醴泉出界內。宋司馬炊知遂昌。教化大行。有瑞蓮嘉禾之應。吳在木知餘干。興利除害。有白翎雀青毛鹿之祥。

漢仇香為蒲亭長。勸民生業。唐韋維令河內。教民耕桑。北周長孫儉行臺荊襄。務廣耕農。兼習武事。邊境以寧。魏鄭渾邵陵令。所在奪民漁獵。課使耕桑。守魏郡。民乏木。課樹榆為籬。益樹五果。財足用饒。龔遂守渤海。令民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家二母彘。五母



雞。洗禹令建德。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柿梨棗各四株。北魏太和九年詔。人給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株。張需守霸州。派戶種粟麥桑棗。孳畜雞豚之目。童恢令不其。令民養一豬四雌雞。以供祭祀。棺木。黃霸在穎川。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乏。無以葬者。杜畿在河東。課勸耕桑。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皆有章程。　又龔遂勸民秋冬畜果實。魏楊沛長新鄭。課民畜桑椹䓲豆。集千餘斛。以餉軍。劉馥刺揚州。編草苫數千萬枚。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馥卒後。因以破走孫權。士民以比董安于之守晉陽。

范純仁令襄城。課民種桑。人以其嘗為著作郎。遂呼其桑為著作林。辛仲文知彭州。課民種柳。人以其常官補闕。目為補闕柳。後李順之亂。猶令無傷其樹。　又張詠令崇陽。令民拔茶植桑。以防官榷。後他縣民果以榷茶失業。而崇陽之桑利已成矣。

吳湊為京兆尹。易榆以槐。街樹稀殘。有司蒔榆。湊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韋孝寬刺雍州。當堠置槐。文帝見之。令諸州一里種一樹。

漢皇甫嵩牧冀州。奏請一年租稅。以賑饑民。唐元結刺



道州。以民困于賊。請免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宋李復圭知涇州。奏免折稅。蘇軾知杭州。奏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以濟饑疫。范堯夫知慶州。發封樁粟麥濟饑。不俟得旨。張溥知楚州。發上供倉廩活民。上章待罪。又范文正興役惠貧。陳文惠作糜食餓。又李允則欲先發官廩賑潭州。請以家貲質。廩趙抃欲發廩勸民救越州。以家貲先之。又黃香守魏郡。分奉以贍貧民。宋王居白知漢州。出俸以率僚吏。

隋公孫景茂刺息州。屬平陳。征人多病。捐俸為粥藥賑

之全活千計宋蘇軾知杭州遣吏督醫分坊治病全活
甚衆
唐崔協攝上虞令歲旱傾家貲代輸何敬叔令長城不
通問遺歲儉忽脇門受餉得米二千八百石悉以代貧
人輸租宋楊長孺誠齋子守番禺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
下戶輸租
秕政　唐節度有取孔明祠栢小枝爲手版者書于圖
志爲世非詆　蔣棠守成都有美政止以伐江瀆廟木
作銅壺閣坐罷見陸游園牽觀古楠記

名損　漢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霸才長于治民及爲相號令風采不及丙魏蜀呂乂爲尚書令名聲損于郡縣時乂代董允備而不煩
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損晉王渾居台輔較前所歷之職聲
望日減唐呂諲輔政功名不及治郡宋龐籍爲相聲名
減于治郡唐張齊賢曰向作宰相幸無大過今典一郡
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廚三十年臨老煮粥不了
元魏裴元儁刺幽州五年考最至吏部尚書不能裁斷
北周宋翻字飛鳥令河陰威震京師及尹河南畏憚權勢
名大減損

附
折獄
民訴盜割牛舌令殺牛貨之而盜遂出者張詠也知永興
包拯也令天長穆衍也令華池偶記
兩人爭牛安固守于仲文令人微傷牛而一嗟惋一自
若兩人爭絹浚儀令范劭令各分一半而一喜一愠遂
得其情兩人爭絹太守薛宣斷各與半而一稱恩一稱
冤拷問伏罪偶記
高柔察焦子文殺竇禮營士竇禮不還捕沒妻子至稱冤廷尉高柔問與人有怨乎曰無讐曰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子文適坐事繫獄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殺竇禮

叩頭具首往掘得尸胡質察李若殺盧顯質任東莞顯爲人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
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而色動
潁川有長婦弟婦爭兒黃霸令抱兒去兩婦十步叱自
取長婦持之急兒大啼弟婦恐傷兒因放與而心懷愴
霸曰此弟婦子也壽春有苟泰趙奉伯爭兒李崇置兒
他處詭言兒死泰號咷不勝奉伯咨嗟而已崇乃以兒
還泰偶記
李惠刺雍州有負鹽負薪者爭羊皮惠杖羊皮見有鹽
屑乃罪負薪者傅琰令山陰有賣針賣糖者爭團絲琰

鞭絲見有錢屑。乃罪賣糖者。又二老爭雞。琰破雞得粟。乃罪言豆者。平章游顯爲明州分省。有銀店與鄰爭蒲團。顯杖蒲團。見有銀星。乃罪其鄰。偶記

顧憲之令建康。有爭牛者。解牛徑還本宅。而盜伏罪。隋于仲文守安固。有任杜二家失牛爭認。令兩家各驅牛。遂向任氏羣中。杜伏罪。南唐江夢孫知天長。有爭馬者。孫曰。管仲以老馬識路。王忳馬歸其主人。縱馬馬奔入王家。而訟遂息。

隋張允濟令武陽。以牸牛還壻家。　裴子雲斷李進牛還其甥家。



漢王忳除郿令。夜抵斄亭。有女子稱寃。涪令妻。爲亭長刺殺埋樓下。明旦召亭長詰伏。漢何敞以交州刺史行部。宿鵠奔亭。夜有女子呼寃。夫鬼同婢鸞繒。爲亭長刺殺埋樓下。敞捕亭長具伏。

金州使坐人以盜而得隱錢之情。金移刺幹里朶爲博州防禦使。先是有農人避賊入城。以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不與。乃訴于州。幹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人坐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際。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元胡長孺嗾盜誣兄而得還弟所質物。永康民有弟質珠步搖于兄者。贖珥。兄妻愛之。紿以亡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叱之去。未幾。治盜。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爲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弟歸之。人情擇利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故兩罪相形。鞫者舉重以形輕。彼必且樂就其輕而求釋其重。誠廹于情之不得不吐也。

唐李傑尹河南。有婦人訴子不孝。李察其非。而畜一道士。殺之。宋包恢知隆興府。有母訴子不孝。察而知與僧有私。密令截其藏僧之籠而後沉之。智囊

子産過東匠之閭。有婦人哭聲懼。執而問之。果絞殺其夫者。韓滉于潤州亦然。章遵于揚州道傷女子。金張大



節于太原近郭男子。被殺之妻。皆以其哭聲不哀而辨其姦。

柳慶問及同飲而盜金之賊得。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失金。主人誣服。慶疑問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沙門再度酣醉。遣捕獲金。高謙之僞枷一囚而詐市人馬之賊得。令河陰。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逃去。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密察有二人相見。欣然曰。無憂矣。執按。悉獲其黨。察視稻苡而考服廷掾。周紆之爲召陵相也。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至死人邊。若與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苡。乃察問守門人。夕誰載藁入城。對惟廷掾。收考具服。視左手持七而知爲殺人。歐陽曄之治鄂州也。桂民爭舟。相毆至死。獄久不決。曄臨獄出囚飲食之。獨留

訊以雜物而一人曰。食者皆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因泣曰。我殺也。決爲妖人何執中之官台州也。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何以雜物。置羊角其中。問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寘麥掌中而失衣得還。胡汲仲之在寧海也。羣嫗聚菴誦經。一嫗失衣。命以牟麥寘掌中。令合掌繞佛。汲仲閉目端坐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嫗屢開視。遂縛之。以新燒猪驗殺者。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而妻殺夫者服。張舉之令句章也。



附

寬大

漢武帝除挾詩書之律。宋高宗除私相傳習詩賦之禁。始知荆舒之于暴秦。一也。

寺人披之斬袪。芋尹無宇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宇執人于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于晉文矣。漢高帝之赦季布。魏武帝之免梁鵠。吳景帝之遣李衡。皆有君人之量。

曹參寄市獄。謝安不清逋竄。靖奸人也。使無行乞一科。恐世眷眷多事矣。

魏文侯篋藏謗書。樂羊子。孟嘗君削去怨牒。因譚拾子削去怨牒五百。光武不省王郎交關之章。斬郎。得吏民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曹操盡焚軍中通袁紹之書。破紹。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强。孤猶不能自保。況衆人乎。劉道規不發江陵內應之謀。剌荆州。斬桓謙。得江陵士庶與言城中虛實書。悉焚之。衆乃大安。蕭道成焚新亭詣投之剌。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詣壘投剌者數千。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就戮。剌已皆焚。勿懼也。郭威焚交通河中之書。克河中。得朝臣交通李守貞書。從王溥之諫。焚之。以安反側。噫。焚書是一大兵機。雅量云乎。齊崔慧景江夏王寶元反。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人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何意彼昏。竟與英主同慮。事偶。

降者欲去皆聽。羊祜也。出鎮南夏。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寇者見獲放還。周廣川公宇文測也。行汾州事。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盜者。多縛送之。測命解縛。引與相見。如賓禮。仍設宴放還。自是東魏人大慙。兩界遂通慶弔。

韓麒麟之刺齊州也。從事勸斷斷者。則云當以卿應之。任事寡于刑罰。從事劉普慶說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陸彖先之刺蒲州也。大吏爭可杖者。則云當以汝爲始。小吏有罪。誠譴之。大吏爭以爲可杖。彖先曰。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此眞仁人之言 問奇

王安期不推盜魚 安期爲東海郡。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高柔請除捕鹿 魏殺禁地麋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柔上疏。鹿殘生苗爲害。惟使得捕鹿。遂除其禁。

附 苛察

李輔國置察事數十人。潛于人間聽察細事。即得推按。高駢擢發吏百餘。號察子。令居衢閧閒。凡民私鬪隱語無不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杜林曰。吹毛索疵。果殺萊茹之饋。集以成贓。 梁賀琛曰。惟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杜黃裳曰。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按行尚書。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于當時。取譏于後來。

王導遣從事行郡國。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顧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范甯在豫章。遣議曹下屬城。還問官長得失。徐邈與書。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

韓昭侯之明察 使騎于縣。見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乃禁牛馬入人田中。吏皆悚恐。 唐宣宗之處分 寄令狐綯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號處分語。鄧州刺史薛弘宗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 雖足驚人而步隲所謂排陷之非 孫權用呂壹。舉罪糾姦。纖芥必聞。深按醜誣。排陷無罪。隲言權誅壹。 姜公望所論邏察之意 夫媚詆之言。仇隙怨傳之語。狀擿隱抉伏。何所不至。不可不覺悟也。 史濫

古事比卷之二十二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三





古事比卷之二十三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邰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歌誦

民之歌誦之者。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鄭人誦僑也。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漢人誦珍也。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魏郡人之誦岑熙也。

犬馮君小馮君。漢人誦立與野王也。兄弟守五原。大鄭公小鄭公。齊人誦道昭與述祖也。父子刺兗州。大南郡小南郡。劉之遴之亨兄弟相代爲守也。大鴻臚小鴻臚。韓宣與曲阜韓暨。前後治行相如也。大僕射小僕射。袁樞與弟憲先後同官也。大東陽小東陽。梁申英稱王承與弟穉也。

召父杜母。信臣與詩也。詩守南陽。誅暴愛民。造作水排。用力少。見功多。時人方于召信臣。歌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邵父陳母。曄與世卿也。宋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風不爲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杜預號杜父。修信臣遺迹。賈彪號賈父。

後有三王。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臣衡。成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尹。尹先有趙廣漢張敞王章王尊

王騣皆有能名。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後有二君。延篤爲京兆尹。先是陳留邊鳳爲尹。亦有能名。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京兆之稱尹也。
宋李諮知隆興。人以況唐韋丹。曰前韋後李。王賝叔知益州。奏復張詠糶米法。民謡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號神君者。公沙穆。紺相荀淑。朗陵相。陸遜。海昌令。晉喬智明。爲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陳孔奐。[illegible]漢崔瑗。汲令。號神明君。慈君者。北京張潭。和寧令。慈父者。李桐客。通巴二州刺。房彥謙。長葛令。蕭修。梁秦二州刺史。神父者。鮑德。南陽守。宋登。汝陰令。慈母者。辛公義。岷州刺。趙抃。刺州。宜傅琰。歷武康山陰令。又稱傅聖。聖君者。晉曹攄。臨淄令。仁君者。劉昆。南陽守。陸象先。蒲州刺。



廉范守蜀郡。民歌來暮。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范至削其令。但儲水。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賈琮刺交阯。民歌來晚。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賈彪爲新息長。民間生男女以賈爲名。駱俊爲陳相。民間生男女者。以駱爲名。鄭渾爲邵陵令。民間生男女多以鄭爲字。俞偉在閩。民間生男女。多以俞爲姓。任延守九眞。民以任名子。宗慶守長沙。民以宗名子。孟宗守豫章。民以孟名子。李氷守蜀郡。民以氷名子。陽城刺道州。民以陽名子。江祚守安南。民以江名子。韓愈令陽山。民間生子。多以其姓爲字。
不以歌謡著者。　爲官唯恐人知。不好立名稱。直不疑也。居官無赫赫譽。所至稱治。高瑀也。政尚寛簡。不爲赫赫名。顧少連也。

遺愛

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何武也。傅嘏也。羊玄保也。

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思。謝安也。

因祀而醉。韓稜也。（令下邳。邳人立廟以祀。徵拜司空。平生不飲酒。一日侍上。忽醉。曰臣今日降旦。郡人或奠酬耳。遣訪果然。）狄仁傑也。（刺魏州。民立生祠。及入朝。魏人月首皆往奠醊。是日有酒色。天后素知仁傑不飲。詰之。具以事對。驗問乃信。）

感而爲之立祠者。石慶爲齊相。邦人慕其家行。則有石相之祠。欒布常守燕郡。燕人服其廉。則有欒公之社。以至荀勗之遺愛。（令安陽。）童恢之異政。（令不其。）韋義之社。獄屢



空。王堂之削平群盜。杜軫之專尚風化。（池陽令。爲雍州十一縣最。）崔與之之拊循悅服。（蜀人肖像仙遊閣。配張詠趙抃爲三賢祠。）皆爲立祠。

鄉而祠其父老。若庚桑楚尸祝畏壘。南陽樊人鄉里圖延篤于屈原之廟。　邑而祠其令長。若葉于王喬。（百姓立廟。祈禱無不應。若有違犯。亦能爲祟。）雒陽于王渙。（民思其德。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絃歌而薦之。）寄于卓茂。　郡而祠其守相。若武威于張奐。（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嚴加賞罰。風俗遂改。）九真于任延。酒泉于姚馥。平昌于崔景真。（嘗懸一蒲鞭。未用。士人思之。）新安于伏暅。（爲縣始新遂安海寧。並時生爲立祠。）　州而祠其刺史。若魏州于狄梁公。徐豫二

州于夏侯亶。（守吳興。吏民圖其像。後刺二州。民請立碑置祠。）兗州于邢邵。（繕修清風觀明月樓。而公私不擾。）下若于公獄吏。（東海。）許楊都水掾。（立鴻郤陂。太守鄧晨爲楊起廟。圖畫形像。）朱邑嗇夫。（桐鄉。）陳衆從事。（李憑餘黨聚衆屯潛山。衆白馬往說降之。潛山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吏民皆奉若神明。

吏民詣闕請立碑祠者。　鄱陽內史陸襄也。（民李峴等四百二十人詣闕表求于郡中立碑。）荊州刺史長孫儉也。（吏民表請爲構清德樓。及卒。民趙超等七百人詣闕請立廟樹碑。）廣州刺史李勉也。（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耆老以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詣闕請立碑。）吳越鎮錢鏐也。（杭州耆老列狀建祠。）衢州刺史蘭欽

晉陵守陳王勵。豐州刺史鄭萬頃。徐州刺史侯安都。討



平留異。俱郡人表請立碑。

宋登爲汝陰令。及卒。人配社祀之。陸雲爲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形畫像。配食縣社。

漢侯霸將去淮平。百姓至戒乳婦不得舉子。曰侯君還去。必不能全。北史宋世軌死。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齊樂頊爲永世令。卒。有一嫗年可七十。擔槲蔌葉造市貨之。聞頊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正應死耳。梁蕭昱爲晉陵太守。卒。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

郡哭泣不勝。

鄭穆公死。遨童不謳歌。市舂不相杵。沽者不讎其酒。屠者罷列而歸。鄭子產死。大夫哭于朝。商賈哭于市。處女泣于室。農人哭于野。棄傳[■]說苑子產死。丈夫舍珮玦。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皆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趙良語。耿秉卒。匈奴剺面流血。鄧訓卒。羌戎以刀割面。戎俗父母死。皆騎馬歌呼。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魏倉慈死。西域以刀畫面。慈守燉煌。西域欲來貢獻。豪族多遮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慈以府見物。與共交市。民夷翕然。慈死。會聚發哀。或以刀畫面。魏清河王懌卒。為元乂誣死。夷人為之剺面。

漢朱邑病。屬其子曰。桐鄉吏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民。　董仲舒墳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之下馬陵。　羊祜常登峴山。祜歿。襄人刻碑其上。見者莫不墮淚。杜預因名墮淚碑。

延篤為龔遂立銘祭祠。　王商守蜀。為嚴君平李弘立祠。　裴諠奏與韋丹江西觀察立碑祠。　趙凝請與成汭荊南節度。于荊南廟貌。

漢宣詔祀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



漢桓毀諸方祠。事黃老。特詔密縣存卓茂廟。雒陽留王渙祠。宋崇祠廟。張方平言留微子閼伯二廟。

咸而立祠者。南陽王模于丁紹也。臨漳被圍。紹率兵赴之。模賴以全。感紹生為立祠。恐而立祠者。單于于李貳師也。貳師降單于。衛律害其寵。遂居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會雨雪。畜產死。人疫病。單于恐而立祠。不肯立碑者。宋璟也。廣州吏民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言在州無它異。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自立碑者。貞陽侯明也。刺豫州。百姓拜表樹碑州門。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鄉。明廟嘗厨帳。躬自率領。列州。人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其州人也。立碑而旋滅者。李林甫也。右相李林甫先為司業。見人好說司業時事。諸生乃希旨。建碑國學。林甫見之。蹙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誰為此舉。意氣甚厲。諸生懼。通夜磨滅。瘞之南廊。林甫茬惡猶存。今不如林甫者多矣。

政有遺愛者。隋貴鄉長魏德深遷館陶。貴鄉父老詣闕請留。館陶民復請。相訟。斷從貴鄉。館陶民徙居貴鄉者數百家。杜衍知乾州。以治行權鳳翔府。二邦之民爭于界上。永新與泰和爭郭奉世。而二縣皆治。又請復留者淮平。王莽攻臨淮。為淮平。大尹侯霸。被徵。百姓攀使者車轅日。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潁川守寇恂。盜起。拜守。賊降不拜。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小黃令焦延壽。字子贛。擧最當遷。父老上書願留贛。東郡守耿純。請治一郡自效。拜守坐事免。上過東郡。數千人號呼云。願復得耿君。梁州刺史种暠。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許復留一年。

漢侯霸去臨淮。百姓老弱號哭。第五倫守會稽。及赴召。父老攀車號泣。日可行數里。倫陰乘船去。南北朝中徽刺襄州。及代。攀轅百里不絕。謝靈運守永嘉。不事鞭朴。秩滿。與諸父老叙別。無不攀衣泣下者。唐姚崇刺荆州。及代。吏民泣留。馬首鞭鐙皆截。宋曾鞏罷齊州。州人絕橋杜門。抵夜乘間乃得去。王十朋知饒州。及徙夔州守。父老乞留不得。至斷其橋梁。乃從間道去。丁諷知蔡州。及代。蔡人號泣請留。閉城斷橋。不得行者累日。又鄧攸去吳郡。百姓扳船不忍別。歌曰鄧侯挽不住。謝令推不去。宋史及綫道宰華亭。臨去。父老攀號者空邑。車不得前。史漁



刑賞

晉文赦里鳧須。以安國中不附者。漢高封雍齒。以安沙中偶語者。記偶

金錢愧心。漢文帝于張武也。賜絹愧心。唐太宗于長孫順德也。是以賞爲刑也。

晉文賞不及介子推。子推隱去。從者作龍蛇歌。懸書宮門。賞不及舟之僑。作龍蛇歌。歷階而去。此一事兩記耳。

屠岸賈之戮趙氏。未爲濫刑也。董狐有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其罪可知也。曹操之殺孔融。未爲失入也。孔明有言。來斂亂群。過于文舉。則其人可知也。記偶

齊桓賞鮑叔。以薦管仲也。晉文賞郤子虎。因用趙衰之言以勝鄴。而衰則聞之子虎也。命胥臣以先茅賞。舉郤缺之功也。賞士伯以瓜衍。以獲狄土之功也。

秦拜王稽河東太守。以范雎也。漢賞魏無知。以陳平也。唐賞常何絹三百疋。以馬周也。

韓患秦。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甚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國人其憂無國哉。魏國忠

河其邊之臣徙而央之趙魏王賞之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有功于魏者有比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偶記

子羔爲獄吏嘗刖人後出奔刖者引而逃之子羔令上禁嘗刑人後出奔刑者匿而逃之不得已而刑之而刑之故不怨也偶記

陳寵爲辭曹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郭弘爲決曹掾諸爲所決者退無怨情張文瓘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



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崔仁師按獄青州勑使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無一人異辭者高宗嘗錄繫囚唐臨所處者獨無言四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寃韋仁壽爲蜀郡法司書佐所論囚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不恨元巖封平昌郡公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其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何怨焉

晉文公赦里鳧須斬頡顚漢高祖封雍齒斬丁公用此道

魏圖龐德憤怒于陵屋而于禁慚死孫權獲禁遣還魏文帝先令詣陵豫于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伏狀禁見慚恚發病死唐館甄濟于三司而令受賊官者列拜愧心濟不受祿山偽職旌別若此曾無一于禁何也

武侯追論討平劉胄之功而張翼賜爵關內侯討胄未破被徵曰豈可以黜退而廢公家之務乎是就攝不懈馬忠因翼成基以殄胄丞相亮善之追論功賞皇甫嵩盛稱討平黃巾之功而盧植復爲尚書嵩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翼不廢公植爲盡力非亮與嵩之公安能雪乎史漁

漢高與秦人約法三章李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李雄僭稱成都王除晉法約法七章唐高祖入長安約法十二



條偶記

爲徙表徙轅徙石之令而賞之如令吳起欲伐秦也爲徙木之令而賞之如令商鞅欲變秦法也

賜爭牛者以牛而境內咸致敬讓者魏張長年也賜盜萬者以萬而盜愧過加刑者隋趙㬙也惠也費矣偶記

魏孝明靈太后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令任力負布絹多者至二百疋惟長樂公手持絹二十疋一云侍中崔光止取兩疋世稱其廉隋高祖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惟庫狄士文口銜絹一疋兩手各一疋上異之嗟多取者無論也

恩賞若此而不悟其非。二子安得賢。偶記

宋廣平之抑郝靈荃賞。非售功之道也。張益州之斬一錢吏。非刑罪之道也。偶記

王敬則守吳興。有十數歲小兒路取遺物。立殺之。孔琇之令吳。有十歲小兒偷刈鄰稻。竟罪之。張詠鎮成都。有卒抱兒。兒忽怒摑其父。即殺之。噫忍哉。教化士苴矣。偶事

嗇夫私賦民錢市衣進父。而太守吳祐原之。人有盜鄰麥進母。而孔融賞之。奴竊食祭先。而韓卓免之。庾人盜秔米食母。而錶哥代之。觀過知仁也。雖然賞則過矣。張



岱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有司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知仁。不須按也。北齊房法壽以母老不應州郡命。竊殺猪羊以供母。此亦在可矜者乎。

蒲鞭示辱。劉寬也。熟皮鞭示辱。北史崔伯謙也。裴碧頭巾示辱。唐延陵令李封也。縣一蒲鞭而未用。平昌守崔景眞也。幾刑措矣。偶記

漢秦彭守山陽。以禮訓人。不任刑罰。　司馬朗爲堂陽長。不施鞭朴。而民不敢禁。唐李日知爲司刑丞。不行捶楚。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欲捶之。謂曰。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比于人。妻子亦將棄汝矣。吏皆感悅無犯。李封不捶一人。唐延陵令。吏人有罪。但令裹碧頭巾著此者。以爲大辱。竟去官不捶一人。徐有功不辱一人。蒲州司法參軍。民相約曰。犯徐公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曹彬踰年後杖。知徐州。有吏犯罪。曰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事。

汚祿山命者。唐以六等定罪。汚劉豫命者。宋鄧肅請三等定罪。

陶侃刺荆州。見戲敗人稻者。執而鞭之。見人持一把未熟和云行道所見。侃怒不田而戲敗人稻。鞭之。張詠爲崇陽令。見人有買菜歸者。笞而遣之。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也。百姓因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



公爲惠大矣。

縱盜飲酒。非覇盜之法。秦穆公。絕纓加賜。非防淫之具。楚莊王。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何孟春論。

附 恤亾

越有納官之令。越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疾疢貧病者。納官其子。官仕也。漢有羽林之制。漢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北周有授官之詔。出師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官。漢北地都尉孫卬力戰死事。而子單封缾侯。漢文十四年。濟北相韓千秋擊南越死事。而子延年封成安侯。南霽雲死事。而子承嗣七歲。授婺州別駕。忠臣之子周苛子成封高景侯。紀信子通封襄平侯。或曰通紀成子。



其臨法而不復推恩者。以蘇武之節而不能貰其子元之死。以李泌之忠而不能免其子蘩之死。以郭子儀之功而不能貸其壻之罪。趙縱為奴告下獄。張鎰曰。子儀冢土僅乾。兩壻前已得罪。縱復繼之。假令犯法。尚宜錄勳從宥。況為奴所訴耶。

附 刑法

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趙鞅鑄刑鼎。仲尼非之。

貞觀四年。天下斷死囚者二十九人。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囚者五十八人。

秦刑棄灰。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于道被刑。周殺羣飲。禁遊飲食于市者。搏而戮之。後漢私牛皮一寸抵死。後周匿銅五斤以上罪死。隋文時人盜一錢。及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食。皆立決。宋鬻僞茶至二十斤棄市。犯私麴至十五斤極刑。

張釋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民安所措手足。李素



立諫高祖曰。三尺之法一搖。則民無所措手足。裴仁軌私役門夫。太宗欲斬之。李乾祐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坐輕罪而抵極刑。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死。

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犯蹕者罰金。唐德宗怒玉工欺。誤毀一銙。私市他玉足之。詔京兆論死。柳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于法當杖。由是不死。隋有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大理源師據法奏徙。帝令斬之。師曰。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乃止。戴冑爭詐冒

事覺者據法應流曰陛下向以一朝殺之既知不可而以屬臣此忍小忿存大信也高宗時權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命殺之大理狄仁傑曰法不至死而殺之是法不信于人臣羞見張釋之于地下遂貸之周縣令犯贓受絹世宗欲置之死范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勅遂貸其命執法是矣然如張柳源范之言啟人主徑殺之端其義大有失當也（王甫洪邁）楊時論之爭之而不從者柳莊（罪人依法合流隋文帝處以大辟據法執之）

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張嘉貞援姜皎例請杖之（皎得罪嘉貞附會權倖請加杖俄而皎死）張說以刑不上大夫宜為士君子地也并州刺史楊濬坐贓明皇命減死論杖裴耀先以解體受笞不當及于士人監察御史蔣挺坐法（以監決詔杖稍輕）決杖之張廷珪以御史有譴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公之論上尊國體下流福于士大夫抑亦弘矣

宋陳居仁守建寧有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宋范義超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子長大擒義超訴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命斬之朱晦翁帥潭得報已立嘉王取大四十八人斬之纔畢而登極赦至是猶未到也與周紆田式等異矣

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下吏劉向坐上枕中鴻寶不效下吏（備吹）



唐太宗命張士貴杖中郎將怒其杖輕下吏魏徵諫曰將軍為國爪牙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宋璟坐監朝堂杖輕貶睦州刺史盧懷慎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以杖輕而加罪大臣失政刑矣

明帝撞郎藥崧也崧有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之諷安帝撲大司馬劉據也左雄上行有佩玉動有庠序之儀之諫

張湯持法嚴而何比干務仁恕北齊顯祖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惟蘇瓊以寬平為治武后時周興來俊臣競尚深酷而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又嚴善思為御史平活八百餘人劉允濟為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冤得免（亦武后時）

張文休盜運米給貧。應入大辟。而梁皇赦之。永明壽盜庫錢生物。應入極典。而錢王釋之。

漢誅霍禹。罪不及光。唐誅房遺愛。罪不及玄齡。

陶侃敗于杜曾。王敦且引咎。毛寶沒于邾城。庾亮尙求貶。

齊荼野幕之弒。事起陽生而罪歸陳乞。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罪歸公子比。

典衣典冠兼罪。韓昭侯醉寢。典冠者加衣于君。覺而罪典衣。以爲失其事。罪典冠。以爲越其職。

驂乘御者不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



先令後令俱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殺之。禹朝諸侯。防風後至而斬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必貴如令矣。

叔向不坐弟虎。晉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祁奚說而免之。劉廙不坐弟偉。魏諷反。廙弟偉爲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特原不問。偉與諷善。廙戒之不從。

田叔之奏梁詞。寒朗之救楚獄。狄仁傑之議越俘。出者累千命。完者累千家。

不肯殺人媚人。周敦頤也。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力爭得生。錢即也。睦州理官。有大獄。部使以薦牘動之。不從。獄皆平反。林積也。循州判官。審覆大獄。多平反。

沈畸也。蔡京遣鞫章綖獄。至蘇。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歎曰。傅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平反以聞。遂貶。

爾雅曰。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圄。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韓詩傳曰。朝廷曰獄。鄉亭之繫曰犴。或曰圜扉。若因諸。公羊傳曰。南里者何。因諸也。尉氏。古獄名。而名縣。居室。漢書頌繫或在寢室。或在居室。若盧。獄共工。北寺獄。即若盧獄。發干。崔瑗傳東郡獄。東治。晉宋東治亦有獄。皆因官因地而有獄也。

夏之肉辟。殷之虔劉。鄭之刑書。晉之執秩。趙之國律。楚之僕區。法銓愈備。姦僞滋多。



職官受杖。撻郞始于漢明。後因有杖屬官之法。曹操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受杖。韓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宋劉道錫爲廣州刺史。杖治中荀齊文垂死。魏劉仁之監作晉陽城。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幷州刺史王綽。幽州總管燕榮。笞長史元弘嗣。勅杖十已上。皆奏聞。榮笞不滿十。一日或至三數。桓公在荆州。令史朱衣受杖。王濛爲司徒左西屬。以有譴應受杖固辭。南齊陸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幷受千杖。郞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蕭琛啓敕郞官乞賜輸贖。齊明帝用法嚴峻。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欲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不悲懼。乞特賜輸贖。納之。是卑官未免箠楚也。惟

孔覬鞭令史。為有司所糾。江蒨弟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北魏法嚴。尚書郎輒加箠楚。及其末世。則有如高陽王雍之以州牧而枉殺職官。唐邕之以錄尚書而撾撻朝士者矣。由韓杜之詩考之。杖決止于簿尉判司。然張鎬杖殺亳州刺史閭丘曉。嚴武杖殺梓州刺史章彝。韓皐杖殺安吉令孫澥。柳仲郢杖殺南鄭令權奕。劉晏為觀察。刺史大品以下。得杖而後奏。是唐亦不優于南北朝也。日知錄

妖人闌入宮禁。固運氣之疵。亦法紀廢弛所致。如漢武帝征和元年。建章男子。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命收之。捐劍走。逐之弗獲。成帝建始三年。渭水虒上小女。陳持弓。年九歲。入橫城門。入未央宮。至句盾禁中。而覺得。綏和二年。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收考。下獄死。靈帝光和元年。德陽門白衣人。入德陽門。言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還走。求索不得。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大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收縛考問。晉惠帝太安元年。雲龍門人。自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成帝咸康五年。柘衩絳衣人。詣止車門。上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足下有七星。星有毛七寸。天令可為天下母。奏。即伏誅。並下晉陵誅可。苻堅時明光殿人。有人入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陳東宮婦人。後主為太子時。婦人突入東宮。曰畢國主。唐高宗永隆二年。萬年縣劉凝靜。乘白馬著白衣。入太史局。升廳坐。問比有何災。執之以聞。是夜彗見西方天市中。長五尺。武后神功元年。通天宮人。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闞者及伏衛不之覺。睿宗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稱萬歲。德宗貞元八年。許州人李狗兒。持杖入含元殿。擊欄檻。擿得伏誅。敬宗長慶四年。狂人徐忠信。闌入浴堂門。杖流天德。文宗開成二年。狂人劉德廣。突入含元殿。付京兆杖殺。宋高宗建炎二年。狂人。具衣冠。執香爐。攜絳籃。拜于行宮門外。自言天遣我為官家。見帝。以其狂。釋不問。孝宗淳熙十四年。紹興府狂人。突入恩平郡王第。升堂。據王坐。曰我太上皇孫。來赴郡。鞫訊。終不語。元順帝至正十年。麗正門樓斗拱內伏人。不知何自而至。鞫問憫若無知。詰之忽不知所在。日知錄

將吏卒入丞相魏相府。召夫人跪責殺婢事者。趙廣漢也。率吏卒入太尉龎參府。案其夫人殺前妻子者洛陽令祝良也。俱坐辱宰相下獄。吏民守闕請代者俱萬人。是使漢以下不可得也。雖然法固不撓事亦近刻趙坐要斬。祝竟原刑。雖有時命。亦大臣量有不同。

今日與故人飲酒之坐。明日公庭爲使者撿鍾將之處。源懷之語元尼須也。今日與故人飲者私恩。明日按事者公法。冀州刺史蘇章之語淸河守也。今日爲得與故



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張鎭周之語親故也。借以立名。非忍則刻耳。

斬太子之騑。擊太子之馬。荆廷理也。荆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輈戮御。太子入爲王泣。王曰。社稷之臣也。太子遯走。避舍露宿。北面請罪。又召太子。庭中有潦。太子駈車至于茆門。廷理擊馬敗駕。太子入泣。王曰。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級。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張釋之也。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劾不敬。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

光武崩。藩王與太子雜止。趙憙橫劍當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明帝崩。諸馬各爭入宮。楊仁披甲持戟遮勑官門不得令入。北史宣武崩。廣平王懷扶疾入臨。欲上殿見主上。崔光攘衰振杖。引趙憙事遂寢。

魏咸陽王坦貪黷無厭。崔暹彈之。削其官爵。陳安成王項勢傾朝野。徐陵彈之。免項侍中。趙王艮叱張邯下車。鮑永以無藩臣禮劾之。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齎詔書。种暠橫劍當車止之。太子皷吹入東掖門。劉毅劾奏之。

晉荀道將晞之殺其從弟也。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晞從母求爲將。晞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母悔。後犯法。曲統制端之誅其叔也。曰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



狄青之征儂智。有因責近求從青行者。青曰。擊賊有功。不敢不請。若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聞者太駭。失在于用不在于殺。狄青爲得之。唐寶軌入蜀。呼其甥不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甥張俊未嘗內顧。捽下斬之。李勣擊高麗。欲與壻杜懷恭偕行。懷恭亾匿。曰欲以我立法耳。刻薄之人。假至親以行法。立峻法以示威。惜兩甥無壻之見也。

柳公綽杖殺神策小將。薛元賞杖殺神策將軍許孟容械繫神策軍吏。李昱假富民錢不償。孟容執奏。曰。償未盡。昱不可得。

申屠嘉責鄧通殿中怠慢。天子爲謝。嘉召通至丞相府責曰通小臣戲殿上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劉行本數夏侯福閤內褻慢太子爲謝。福爲太子勇所昵嘗于閤內戲福笑聲聞外左庶子劉行本待其出數之曰汝何小人敢爲褻慢因付執法者太子爲謝本乃釋。魏絳戮楊干僕。晉侯之弟楊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魏舒斬荀吳嬖人。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乃毀車以爲行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祭遵格舍中兒。遵爲軍市吏兒犯法格殺之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趙奢殺平原君用事者。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不肯出租殺用事者九人。格殺湖陽公主奴者。洛陽令董宣也。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主出以奴驂乘宣于夏亭門叩車以刀畫地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欲捶殺之宣請得自殺以頭擊楹流血被面使叩頭謝主彊頓之不肯俯因敕彊項令出賜錢。棒破壽陽公主車御史中尉高恭之道穆也。魏孝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呵之不止恭之令赤棒卒破其車公主泣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斷還寺僧碾磑。太平公主與寺僧爭碾磑竇懷貞促令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移動。及毀權要渠磑者。權要緣渠立碾以害民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李元紘也。霍光謝田延年就獄。延年議立宣帝止爲詐增僦直盜錢光窮究其事有爲解者光曰謝田大夫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延年自刎。韋澳械繫鄭光莊吏。光宣宗舅莊吏恣橫積年征租不入澳擒而械繫之上求重決貸死徑入府杖之徵逋數百斛乃縱去。法之行自貴近

古事比 卷之二十三 執法 廿五 書種齋

如此。又郭偘父禁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郗慮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公叱而遣之。可謂不以私愛撓公法者矣。

高季昌杖倪可福。遣福修江陵外郭行視捏緩杖之昌女爲福子知進婦謂歸語汝舅吾欲成衆辨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遣之。劉仁贍斬幼子。子崇諫夜泛舟淮北爲小校所執仁贍命斬之夫人亦不肯救。高隣于矯。劉入于忍矣。

漢武帝捌昭平君殺人。帝曰用親故撓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廟。卒去之。昭平君是隆慮公主子尚帝東安公主。隋文帝子秦王俊免官。帝曰法不可違。卒誅之。唐高宗不赦邰公孝協。孝協坐贓有司奏協父叔良死王事不可絕其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孝協竟自盡。唐太宗不阿趙節。長廣公主泣謝子趙節有罪上拜泣曰法不阿親戚以是負姊。亦不私龐相壽。濮州刺史坐貪汚免自陳嘗在秦藩府賜帛遣之。不赦高甑生。後軍期李靖按之誣靖反減死徙邊不以秦府功臣寬。唐代宗不貸薛華。皇姨弟薛華因忿手刃三人棄尸井中事發前一日賜自盡。後周太祖不私葉仁魯。帝之故吏坐贓賜死。唐宣宗不以工藝廢法。流教坊祝漢貞于天德軍杖殺樂工羅程。

東漢楊秉捕罪常侍單超弟匡客任方。張酺捕治執金吾竇景家人。唐柳公綽杖躍馬衝導之神策小將。馮宿榜殺苑使姚文壽之部曲。李朝隱榜辱[illegible]

古事比 卷之二十三 執法 廿六 書種齋

常之奴。皆京尹事。
宋治平中知封駁韓維乞追還降黜呂誨等勅命。嘉祐中知封駁何郯封還唐介出知荆南勅命。元祐中給事劉摯乞追還除安燾知樞密院誥命。



附濫刑

宣帝漢英主也。以片言而殺楊惲。太宗唐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以奏罪不實而斬張蘊古。
劉毅彼誅。諸葛長民曰。往來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劉敬宣呈其書。裕殺之。
張敬兒誅。敬兒女爲謝超宗子婦。超宗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李安民爲丹陽尹。欲何計。李安民啟之賜死。
有司請斬高熲。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熲。天下其謂我何。終亦誅。
何尚之請出范曄。文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終以謀反誅。



望之言張猛。京房言石顯。而元帝殺之。王章言王鳳而成帝殺之。王嘉鄭崇言董賢而哀帝殺之。李膺陳蕃之徒言宦官而靈帝殺之。長孫無忌褚遂良上官儀言武氏而高宗殺之。張柬之桓彥範言韋氏而中宗殺之。孟昭圖言田令孜而僖宗殺之。言出禍隨。赫赫王憲。祇藉以快忿洩怨。寧止太阿旁落而已哉。
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晉武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玄。宋

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刺華州布衣員道信。自言能絶粒。曉佛法。君羨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與妖人交通。坐誅。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

楚靈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緐無宇曰。五牲不相爲用。况于人乎。宋使邾用鄫子于次雎之社。子魚曰。六畜不相用。况敢用人乎。

許廣漢誤以他郎鞍被馬下蠶室。司馬遷坐遊說沮貳師軍下蠶室。罪皆不當宮刑。又除肉刑後。

知有赦而斬罪人。漢渤海太守周紆。每赦令到郡。先遣



使盡决刑罪。乃出詔書。坐徵廷尉免歸。隋襄州總管田式。每赦書到。必先盡殺諸重囚。後宣讀。唐來俊臣每有赦令。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酷吏之所爲也。

漢桓帝時。富賈張泛賂遺中官。得顯位。用埶縱横。岑晊張牧勸成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並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横。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于赦後殺之。侯覽使泛妻訟冤。徵瑨瓆死獄中。河內張成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收捕。既而逢宥。膺按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告膺部黨。誹謗朝廷。于是逮捕黨人罪應死而遇赦不免。諸君子未免自坐抗命之愆。激成黨錮之禍。

崔法瑗。蔡暉抑眞子融以罪在赦後。而臨刑怨訴。崔蔡旋以病亾。北齊眞子融贓貨爲人所糾。齊王意在窮治。付瑗暉共拷其獄。罪在赦前。抑爲赦後。子融臨刑怨訴。後十五日瑗無病死。年許暉忽病。膚肉爛墮方死。蕭望之令案韓延壽赦前之事。坐是棄市。而蕭望之身亦不免。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內吉以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並問。延壽亦許望之陰私。又延壽治兵車。倣尚方。爲御史所案棄市。豈非天道哉。

王允誅蔡邕而敗。蕭紀戮徐怦而亾。怦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高



演殺楊愔而亂。

周亞夫坐盜買尚方甲楯死獄。韓延壽坐鑄作效尚方棄市。

古事比卷之二十三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四





# 古事比卷之二十四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校

## 禮賢

問治民不對而循口操衿抑心能喻者。齊桓公于復稾之君也。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以我爲聖人故不用言而喻禮之千金。教以墻壞不築。墻杇不端禁食園桃。食以糲飯。而能悟者。魏文侯于箕季也。教以置水。拔薤抱兒。當戸而能悟者。漢陽太守龎參于任棠也。教以披頭洗盤。抱兒而能悟者。魏瑰太守陳興于尹方也。教以降階不荅。睥睨而出。而能悟者。高士廉于朱桃椎也。士廉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相見但覗傳舍。不言而去。黃州隱士于蘇東坡也。坡曰豈非身世爲傳舍耶以上[illegible]記。懸一榻以待周璆。陳仲舉也。別施一榻以待孔休源。蕭晉安也。陳又懸榻以待徐穉。前

魏文侯踞堂見翟璜。及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也。漢武帝踞廁見衛青。及見汲黯。不冠不見也。魏文帝不法服不見楊阜。北魏武帝袒露與廷臣戲狎。見王昕即正冠斂容。使人主不冠服不肯見者。實儀也。使人主思之至于不

及朝服而見者王曾也
信陵執轡于侯生從騎駡之王商枉駕于樓護主簿諫之令人不爲從騎主簿者鮮矣偶記
倒屣相迎者暴勝之于雋不疑竇憲于崔駰皇甫規于王符蔡邕于王粲何晏于王弼劉元章于薛調問來謁攝履而起者曹操于邴原
夜聽賈誼論鬼神而膝前席者漢文也夜聽蘇綽陳政道而膝前席者周文也王敦與庾亮譚論不覺改席而前曰元規賢于裴頠遠矣秦孝公于商鞅周明帝于寇儁亦然偶記



范孟博投版棄官而陳仲舉謝之執公版詣光祿陳蕃蕃不止之投版去郭林宗言蕃復謝裴潾三召不至而李汧公禮之潾爲錄事參軍李勉觀察始至及燕三日不至曰自有賓僚其走吏也安得同之汧公命駕詣之置在賓席
宋司城子罕之貴子韋也入與共食出與同衣曹公之表先主爲左將軍也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劉玄德之待客也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孫權使子登之接僚屬也同輿而載共帳而寢夏侯湛與潘岳每行止同輿接茵時謂連璧則友善之相親也
隗囂與馬援共臥問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關羽張飛與先主同牀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孫權與魯肅合榻合榻對飲肅有鼎足江東之對
肅宗與李泌爲布衣交及即位事無大小皆咨之德宗以張涉爲翰林學士事無大小皆咨之
側行襒席擁篲先驅燕昭王于鄒衍却行爲導跪而襒席燕太子于田光虛左以迎執轡愈恭信陵君于侯嬴郊迎至舍楚王于田忌延之于門齊宣王于王斗避堂以舍曹參于蓋公虛館以候公孫度于管寧
張翰就賀循船同載入京劉惔覓張憑船同載入府



北海相孔融深敬鄭玄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名曰鄭公鄉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渤海苑康知名士時爲潁陰令以荀氏子時號八龍遂改所居西豪里爲高陽里
皇甫規不迎雁門太守而驚接書生王符廉希憲坐不荅都元帥劉整而恭禮寒餓太學生
趙簡子之思周舍舍立門三日三夜曰願爲諤諤之臣操筆牘司君之過而書之楚共王之思莞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然而有得我死之後爵之于朝
劉表有荆州養士愛民從容自保士之歸者以千數安

慰賑贍皆得資全故有土幾二十年士燮有文質謙虛下士中國仕依者以百數竇融無以加尉佗不足喻也故在郡四十年

魏高堂隆守陳留猶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明帝嘉之除牧郎中任延十九為會稽都尉首聘嚴子陵為師而敬候吏以見龍丘萇文翁治蜀聘揚子雲為師蜀人始知學牛述令外黃禮爰延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韓愈刺潮州聘海陽趙德為士子師潮人始知學晏殊知隨州首禮范仲淹教書東漢



岑熙守魏郡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晉唐彬刺雍州延致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幅巾相見敬待之山濤刺冀州甄拔隱屈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

不禮賢　梁惠王之志在驅逐音聲（淳于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各以報王王大駭曰前有獻善馬者後有獻善謳者雖屏人私心在彼有之）　唐昭宗與伶人調品篳篥（許寂久栖四明山昭宗徵赴闕召對內殿方與伶人調品篳篥事詭方命坐賜茶果問易義寂曰君在淫聲不在政矣辭請還山）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　桑維翰事急求見而帝方調鷹

寵禮

明皇之于李白。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賜之沉香亭畔木芍藥繁開持金花牋宣進清平調妃子持玻璃七寶杯酌涼州葡萄酒又嘗撰詔誥敕宮嬪執牙筆呵之又嘗賦宮體詩下筆醉甚令宮人張朱絲闌之上神宗之于王珪。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命小殿賜酒令宮嬪求詩各取頭上珠花與學士潤筆宴罷輟金蓮燭扶掖歸院徽宗之于米芾。聞米元章字學于瑤珠殿張絹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畫以賜之真宗之于丁謂。晉公鎮金陵真宗出周昉臥雪圖曰到金陵選一絕勝處張之遂張于賞心亭高宗之于吳益。聞益遊冷泉野服濯足以小詩召之既至九疊石引泉象飛來峰者冷泉中掬盡一幅乃圖吳野服濯足且製一詩其上因以賜之寵遇可謂希有。他如張華進博物志。賜于闐青鐵硯。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曾覲進壺中天詞。賜水精盃。金束帶。紫蕃羅。柳公權以隔風紗作龍城記。八朝名品錄。賜剪刀麵。月兒羹。張斐裝以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獲蛟龍錦。武平一以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獨插御花。姚鉉以花枝冷濺昭陽雨。釣線斜牽太液風。被寵。張蠙以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迴風聚落花。見知。玉柄麈尾。親授張議。辟暑名扉。宣賜李訓。杜黃裳眷禮優崇。側外錫九龍之燭。張曲江風生諭辯。光華升七寶之牀。裴晉公在中書。得頒換骨之醪。白



香山居禁近。曾賜防風之粥。俱用詞華承人主優異。亦儒者之極榮也。談薈

金蓮炬送歸院。王珪也。蘇軾也。然太后與軾夜談。而妃嬪夜索珪詩。幾于褻矣。又令狐綯晁迥錢惟僖史浩亦被此寵禮。又賜雙燭送歸舍人院。鄭獬也。夜召于亭。燭窮。宮人以蠟液濡紙。學士柳公權也。太宗夜幸玉堂。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格上有火然處。學士蘇易簡也。劍履上殿。漢蕭何。晉汝南王亮也。乘輿上殿。蕭衍之子南郡守育。及鍾繇華歆也。房玄齡亦許肩輿上殿。唐



賜李綱步輿乘至閣下。晉賜山濤小輦乘至東宮。明皇以步輦召學士姚元崇。苦雨泥濘元魏明帝以御輿乘寇儁。晉元帝引王導同坐。辭曰。太陽俯同萬物。唐高祖引劉文靜同坐。辭曰。太陽俯同萬物。唐憲宗以內庫二千緡。爲魏徵孫稠贖徵故第。李師道請白居易言事關激勸令出朝廷宋真宗出內庫錢。贖呂端第。賜其家。未開錄用其子孫。豈亦房杜之儔與。事偶

李德裕平劉稹。拜太尉而辭。武宗曰。恨無官酬公。

姚崇在外。明皇詔徙居近四方館。崇以華不敢居。帝曰。恨

不處禁中此何避。 代宗召李泌至舍蓬萊殿書閣。
漢王褒爲諫大夫。後太子體不安。詔使褒誦讀奇文。虞
侍太子。魏王褒與庾信齊名。帝每遊宴。命褒賦詩談論。
恒在左右。名同才同。寵遇亦同。
漢疏廣爲太傅。以移疾告歸。公卿祖道東都門。皇太子
賜黃金五十斤。梁陸杲爲中庶子。以母老求去。公卿祖
道征虜亭。皇太子亦賜黃金五十斤。
漢鄭弘爲太傅。第五倫爲司空。弘曲自卑。倫爲弘舉主。班次在下。
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吳紀陟爲中書令。父亮



爲尚書令。詔以雲母屏風隔其座。 宋孝宗賜李如圭
宴。父子設珠簾隔之。 魏靜帝人日登雲龍門。崔瞻彥通與
父悛俱侍宴爲詩。詔問瞻何如父。邢邵曰。悛詩弘麗。瞻作清新。並詞人之冠冕。衆嗟賞云。今
日之宴。並爲崔瞻父子。 楊玄感與父素俱爲柱國。朝會則齊列。文
帝命玄感降等。謝曰。不意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太守楊宣畫宋纖燉煌人。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 陸
德明唐太宗令閻立本寫其形。褚亮爲讚。 唐李嗣眞
后使閻玄靜圖之。楊誌誠爲讚。殷仲容書。事偶
范蠡浮五湖去。越王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 柳

晉音并煬帝與同榻共臥。猶恨不能夜召。刻木偶象。習置
于座。與相酬酢。前
唐太宗剪鬚爲李勣和藥。宋仁宗于呂夷簡亦然。前
光武解襜褕以衣來歙。解右驂以贈賈復。解佩綬以帶
李忠。陸遜擊走曹休。孫權以御蓋覆之。出入殿門。又授
周泰以御蓋。江表傳作賜御幘青縑。 又飲宴船樓上。值雷雨。令以
蓋覆劉基。 淸河王懌暴雨令持蓋覆裴粲。粲後以無備爲賊耽翔害
漢高祖解衣衣韓信。 魏太祖解裘覆高柔。柔擁膝抱文書
而寢。太祖微行見之。漢肅宗持被覆馮豹。衍子拜尚書郎。奏事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



嘉之。使黃門持錦被覆豹。勅令勿驚。德宗以袍覆韋綬。德宗幸翰林院。學士韋綬方寢。時適
天寒。以從妃韋蜀纈袍覆之而去。 宋太祖解貂裘賜王全斌。齊高祖爲
崔暹授轡。賜之良馬。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祖親爲擁之而授轡。 齊世宗
爲崔暹回馬。世宗欲假暹威勢。出之東山。前驅爲暹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
周文帝射堂新成。于惠竊歎親老。卽日徙堂于惠宅。
魏徵寢疾。太宗將營小殿。遂輟其材爲造正堂。五日而
就。事偶
漢張放娶皇后弟許嘉女。成帝爲充乘輿服飾。長安號
天子娶婦。皇后嫁女。 蕭至忠以女妻韋后舅崔從禮

子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仁宗謂于光獻曰。朕爲十三。英宗仁從子。后爲滔滔。宣仁后小字獻甥也。使相嫁娶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事偶

天子爲臣下作碑者。唐太宗爲魏徵。高宗爲李勣。玄宗爲張說。德宗爲段秀實。宋太宗爲趙普。仁宗爲李用和。神宗爲韓琦。

賀知章歸。明皇餞之以詩。白居易死。宣宗弔之以詩。唐太宗御詩敕褚遂良。卽虞世南靈座焚之。文宗御札。敕中使及裴晉公門而度薨。



呼而不名。亦禮之至隆者。孫權于羣臣多稱字。唯呼張昭曰張公。張紘曰東部。魏文于薛夏推論書傳。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魏文成重高允。呼爲令公而不名。隋高熲。獨孤信嘗賜熲姓。文帝每呼爲獨孤而不名。唐高祖待裴寂厚。稱爲裴監而不名。優禮李綱。每手敕未嘗稱名。引竇抗入臥內。呼爲兄而不名。唐憲宗尊任李吉甫。官而不名。以杜佑年高重德。常呼司徒而不名。又在禁中常以官呼裴垍而不名。宋真宗于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宋李太廟同樞密。孝宗呼其官而不名。又對近臣言張浚。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若武后于狄仁傑。嘗謂之國老而不名。誠重之也。唐昭宗延見崔胤。或不名以字呼之。則德之也。劉太后于曹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度宗于賈似道。稱曰師臣而不名。則憚之也。

進見對語之久。百里奚。秦繆公語三日。淳于髡。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安期生。秦始皇請見。與語三夜。田蚡。每奏事。坐語移日。馬援。光武每接燕語。自夕至旦。張純。數被光武引見。一日或至數四。第五倫。光武見卽異之。特召與語至夕。張天錫。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夕。劉湛。宋文帝時。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賀琛。進見梁武語輒



移晷。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許詢。嘗詣簡文。不覺造膝。又手語達于將旦。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又光武于李通。相見共語。移日極歡。唐高祖于裴寂。留守太原。每延之宴語。通宵累日。唐太宗于宰相。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唐宣宗于蔣伸。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三起三留。曰。他日不得獨對卿矣。遂拜相。漢王拜韓信大將。自以爲得信晚。漢主父偃嚴安徐樂上書言事。武帝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桓榮每朝會。敷奏經旨。光武稱善。曰得生幾晚。蓋勳諫靈帝陳師平樂觀。出中藏物以餌士之非。帝善之。曰恨見君晚。王肅奔魏。陳伐齊之策。魏主不覺促席移晷。自謂相

得之晚。若李愬令鄭注見王守澄。促膝恨相見晚。石敬瑭出見契丹主。執其手恨相見晚。則不倫矣。(史漁)

北齊神武與司馬子如恩舊。子如有罪。歡以膝承其首。親爲擇蝨。後周乙弗朗刺峽州。患積冷。文帝賜二石東生散。唐太宗時。李思摩中矢。爲之吮血。李勣病。爲之剪鬚。宋仁宗剪鬚賜呂夷簡以療風眩。

衛柳莊之死也。獻公當祭。不釋祭服而往襚之。梁馮道根之死也。武帝畢祠。郤幸其宅而臨之。君臣義重。不妨吉凶禮并。(說儲)略考歷代之臨喪者。漢光武素服臨祭遵。



又于李通臨弔送葬。又于杜林親臨喪。明帝變服臨桓榮。章帝于趙憙車駕臨弔。于牟融車駕臨喪。和帝于張酺乘輿縞素臨弔。順帝親臨梁商。晉武帝素服臨羊祜。唐太宗臨魏徵。(爲之慟。)臨張公謹。(鄒公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遂哭之。)周世宗臨王朴。(以玉鉞卓地。哭數四。不能自止。)宋太宗臨李穆。(哭曰。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又臨薛居正。(問不肖子安在。)真宗臨楊礪。(冒雨臨其喪。礪居委巷。車駕不能入。帝爲步進。)哲宗臨司馬光。呂公著。然與臨曾公亮不同。真宗又臨李沆。向敏中。王旦。俱哭之甚慟。

用人

黃帝之相風后以夢。高宗之得傅說。文王之遇臧丈人亦以夢。唐明皇之相姚崇宋璟又以夢。(夢二龍銜符自江霧中來。上隸姚崇宋璟四字。任之兩大樹上。)

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則以卜得賢始于禹矣。見六韜。

拔巖徒而相。恐其駭也。故夢以先之。載釣老而師。恐其疑也。故卜以先之。聖人不得已而愉愚俗也。不知者以爲真夢而娃嬴進矣。(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吳廣納其女娃嬴。)從而驪姬進



矣。(偶記)

楚昭奚恤之對秦使。以子西(太宰)子敖[illegible]子高(葉公)子反(司馬)爲寶。齊威王之對梁惠王。以檀子盼子黔夫種首爲寶。楚王孫圉對趙簡子。不以白珩爲寶。而以觀射父左史倚相爲寶。孟獻子對晉宣子。舉顏回茲無靈。魏太子對經侯之問。舉徒師沼。郗辛。芒卯。

孔子之使馬圉語繫馬之野人。以愚應愚也。藝祖之遣殿侍押伴。以愚困智也。(馬逸食稼。野人怒繫其馬。子貢卑辭而不得。馬圉往曰。子不耕于東海。子不遊西海也。吾馬安得不犯子之稼。解馬與之。)(江南徐鉉修貢。差官押伴。藝祖擇一不識字者。鉉

詞鋒如雲其人唯唯數日既無酬復紱倦且黙矣聖人逮人之情故能盡人之用後世以文法束人以資格限人又以兼長望人天下事豈有濟乎

金日磾以父不降見殺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上異而問之卽日拜馬監遷侍中卜式不願爲郎令上林中牧羊上奇其言拜緱氏令遷濟王太傅

唐文皇爲天策上將開府置房杜等十八人爲學士楚王馬希範爲天策上將開府置廖光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事類而人遠矣偶記

世祖二十八將多仕王莽太宗十八學士多陳隋舊臣



劉光世童貫之將也韓世忠梁師成之將也

士或負俗而立功名跅跑者在馭之而已此漢武求賢詔也進取之士未必有行偏短者庸可廢乎此魏武求士令也知用人之道者二主也偶記

唐李聽以穆宗東宮時不獻駿馬爲穆宗所知仕悰鎮鳳翔以不獻白兎爲文宗所知

姚賈曰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魏無知曰今有尾生孝巳之行陛下何暇用之乎

高帝拜韓信爲大將一軍皆驚先主拔魏延爲漢中督一軍皆驚高崇文之拜大將亦然人人自謂當及而不及驚安能免

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于聖世不忍爲也此漢袁安之言也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侍從奈何錮之于聖世此宋韓億之言也庶幾乎惜才者安爲河南尹未省以贓罪鞫人韓公億執政有奏擿拾官吏小事者輒不懌偶記

周亞夫至洛喜得劇孟魏武不喜得荆州喜得蒯越裴度通之役周文不喜得河東喜得柳敏唐太宗不喜得遼東喜得薛仁貴慕容德不喜得青州喜得封孚至莒城孚出降



遜不喜克李歆喜得宋繇石勒不喜得幽州喜得裴憲荀綽梁元帝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二周謂弘正弘讓也申徽對周文曰晉主滅吳利在二陸今平梁漢得一劉璠璠降達奚武武先令赴闕苻堅聘習鑿齒與道安同載曰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僅一人有半耳隋文帝指姚察曰我平陳惟得此人宋太祖謂太宗曰我幸西州惟得一張齊賢

宋文帝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闕未嘗不先憶羊玄保明皇曰每有好官闕卽望宰相論及

蘇頲（頲爲中書侍郎。仍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行政事食自頲始。頲入謝。玄宗曰。常欲用卿。宰相皆卿之故人。卒無言者。朕爲卿歎息。）
孫策得太史慈。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
李祐。解縛用之。卒禽元濟。
許允爲吏部。多用鄉里人。允曰。鄉人臣所知也。若不稱
職。臣甘其罪。唐德宗問崔祐甫所用多涉親故。對曰。選
擇不敢不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憲宗謂宰
相勿私親故。李絳曰。崔祐甫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但
問其才器與官稱否耳。唐太宗曰。聞竇易直爲相未嘗



用親故。果賢。避嫌而棄之。亦不爲至公也。又杜錫爲吏
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
孟明視喪師于殽。秦穆公使復爲政。荀林父敗績於邲。
晉景公使復爲政。善哉使過乎。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
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多
取謫籍未牽復人。曰。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不
因事起之。益爲廢人矣。故所舉多得士。
魯莊公用曹沫。秦穆公用孟明。皆善于使過者。宋太祖
用趙普。唐太宗用李靖。皆善于使貪者。

龎參卽擢于徒中。（坐微法羌戎爲患樊準薦之卽擢。）漢景帝拾韓安
國于徒中。（坐法抵罪拜采內史。）宣帝徵張敞于亾命。
管仲射桓公中鉤。公復用之。陸思鐸射莊宗中鞅。莊宗
復用之。
文帝雖有鄧通趙譚。而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也。武
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信者公孫弘卜式倪寬也。開
元雖有姜皎崔滌。而所信者有姚盧蘇宋也。
黄次侯（霸）卻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遂）拒功
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陳孟公（遵）不顧尚書之期而司



徒馬公優之。位躋列侯。龎士元不理耒陽之事。而相國
孔明原之。權登上將。
苻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寳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
仁義。而封倫不信。
丙吉得雲中之報于馭吏。龔遂獲長者之譽於議曹。可
見酒失未足深過。不則以難近棄季布。以駡坐誅灌夫
矣。（偶記）
張延賞爲相。除吏千五百員。當省千餘道路訕謗。李德
裕爲相。罷縣吏二十員。羣官去者皆怨。

傅嘏尹河南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嘏曰前尹司馬芝綱太簡次尹劉靖目太密後尹李勝毀法收聲嘏立綱裁目所毀以漸補之。崔祐甫作相凡除吏八百皆允當。

謝安屬門生數十人于趙悅。悅悉用之。王忱爲吏部郎。僧彌改選卓近半。忱甚以爲佳。裴垍疏名士三十許人于李吉甫。吉甫悉薦之。主客皆可紀也。

漢高封雍齒而功臣息喙。先主禮許靖而蜀士歸心。皆予之以名收之以實。

韓信擒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宇文邕擒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



丙吉不罪吐茵之吏而後知邊鄙狀以對詔。吏醉嘔車上。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此人復何所容。第忍之。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馭吏見驛騎持赤白囊。隨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白吉曰。恐邊郡吏有不任兵馬者。吉召東曹科條其人。未已。召問。吉具對。見謂憂邊思職。郭進不殺詣闕之軍校而得其死力鬭捷。軍校詣闕訟進。上遣令殺之。進令掩殺并寇。卽薦于朝。其人踴躍赴闕。唯酬報之情迫中。故其長馭之而必試。激之而必竭。彼索過尋仇者。豈非大愚。

孟嘗君客雞鳴狗盜而出秦難。楚子發禮善偷者而却齊師。

百里奚非愚于虞而智于秦。蹇叔處干而亡。入秦而秦霸。

施師默夾袋。知樞密。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每有除授。必列陳之。呂蒙正夾袋冊子。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百官稱職。虞允文材館錄。懷袖小方冊。日籍人才爲三等。一時得人之盛。有慶曆元祐風。梁燾薦士錄。在鄂州作錄。具載姓名。

溫公曰。宰相以道德佐人主。苟用例則胥吏矣。條例司也。萊公用人不以次。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官例簿也。文正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則因以規諷之也。



韓維之去。呂公著爭之。朱熹之去。趙汝愚爭之。

太宗一榜及第。爲張齊賢也。嘉祐殿試不復黜。因張元也。

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湣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用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

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對光武曰。選補衆職。不宜專用南陽人。唐太宗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有東西之異

示人以監。
韓滉之任故人子。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才器。有故人子投之。與宴畢席端坐公令監
庫門。吏卒無敢監出入者。吳越王之使圍卒。鏐見圍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及淮南剛
蘇州。使仁章通信入城。求得報而還。鏐以諸孫妻之。按史司馬福潛行水中入城。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
爲神。疑卽一事。天下無棄才。無廢事矣。張循王之聽老卒。游後圃見
老卒臥日中。蹴之曰。會其事。曰。如回易類。亦粗能之。曰汝需幾何。曰五十萬。壯之。恣其所爲。乃造巨艦。市美女
能歌舞者百餘。廣收奇玩。緩紫衣吏十數。帶樂伎月餘。忽浮海大。逾歲歸。珍犀香藥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
王咨嗟。襃賞。問能再往乎。曰此戲也。再往則敗矣。願仍退爲卒老圃中。使之從容展布以
盡其能。蓋不知其人輕任之。與知其人不能專任。皆不



足以有功。
卜相而金甌覆名。唐玄宗于崔琳盧從愿也。卜相而琉
璃瓶貯名。唐廢帝于崔居儉盧文紀姚顗也。二事俱出
二氏。異哉。覆而不克相也。貯而挾以飾也。殆同戲耳。宣宗
命相探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撚之。致香案上。焚香探丸以命草麻。偶記
晏子前在東阿。屬託不行。而君罪之。後反是而君賞之。
西門豹爲君治鄴而奪之璽。爲左右治鄴而君拜之。故
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偶記
秦皇未見韓非思并世而不可得。見則殺之。漢武未見
相如思并世而不可得。見則擯之。終文園令。貴其耳。賤其目
皆曰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偶記
漢文拊髀思頗牧。馮唐曰。雖有頗牧。不能用也。晉世祖思諸葛亮。樊建
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唐憲宗恨無蕭曹。韋處厚曰
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有頗牧不能用之言。
高澄見王偉爲侯景檄。曰。才如此。何不早使知也。武曌
見駱賓王爲敬業檄。曰。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
乎。然正使早有薦達者。亦未必用。孔熙先望風吐款。文
帝奇其才。語何尚之曰。使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



不作賊。偶記
遼之興以韓延徽。夏之興以張元吳昊。延徽嘗歸唐矣。
以王緘之隙。復奔遼。元昊嘗刻詩自見矣。以韓范二帥
不能用。遂奔夏。元爲鸚鵡詩曰。好着金籠收拾取。莫教
飛去別人家。空以告當事者。偶記使用人不遺。因能授職。
則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檄。樊若水必
不量江面。黃師宓必不爲儂氏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
以入寇。漢之中行說。翕侯趙信。必不爲匈奴用也。
唐王僊芝以進士不第。竟亂而亾。唐宋張元以殿試黜

落竟叛而禍宋。偶記

優孟似叔敖。虎賁似中郎。宣武似越石。以貌相士者悖哉。曾參殺人而曾母投杼。毛遂墮井而平原痛哭。秋胡調妻而翟公拒婚。以名求人者遠矣。偶記

董允卒而黃皓用。劉禪延熙八年也。李絳出而承璀入。唐憲宗元和九年也。偶記

漢登丞相而匈奴譏。魏用三公而孫權笑。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至今以為笑。

漢元寬弘盡下。然有一望之卒使自殺。而委用恭顯。唐



文恭儉儒雅。任一宋申錫。卒為閹宦所誣。而委用訓注。

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于弘恭石顯。則不得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間于陳源甘昇。則不得盡其才。李林甫牛僊客與高力士相為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為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問奇

魚朝恩不能促唐。而促唐者竇文場霍僊鳴也。李憲不能危宋。而危宋者童貫也。玄宗神宗偶誤。而德宗徽宗嗜毒而甘焉。禍不旋踵宜耳。前

漢武帝時。趙綰王臧以儒敗。唐德宗時。張涉薛邕以文學敗

穰苴齊景之所用也。而齊景不強于威。公孫吳闔閭之所材也。而闔閭反死于檇李。

信任之專。如神武信待杜弼。或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周文委任蘇綽。或出遊。嘗預署空紙授綽。有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

一代宗臣。君委國而聽之。必不使邪人參其間。不然必為所勝。唐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遭李義府許敬宗。張



九齡之遭李林甫。裴度相憲宗。立淮蔡青鄆之功。皇甫鎛一共政。則去不旋踵。追穆敬文三宗。而元稹李逢吉宗閔更撼之。不得安厥位。宋若趙普為盧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章惇所勝。趙忠簡為秦檜所勝。大抵皆然也。容齋

入為中國用者。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僊芝渾瑊李懷光朱邪克用。皆立大功名。然在所以御之否

則郭藥師矣出爲敵國用者賈季在狄六卿以爲難日至桓温不能留王猛爲苻堅用唐莊宗不能留韓延徽爲阿保機用張元吳昊爲曩霄用問奇

富弼謂宄險之徒不近舉業宜作遺逸官之蘇軾謂奸猾之黨不能科名當比任子用之

鄭覃病進士李德裕薄進士不獨金衛王也



古事比卷之二十四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五

古事比卷之二十五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理財

李翺平賦之書。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蘇轍豐財之言。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于宰相。東坡試策。

衛文公。漢文帝。唐太宗。始由艱窘而終致天下之富。惟能節。故雖虛必盈。秦始皇。漢武帝。隋煬帝。唐明皇。始出



豐厚而終致天下之貧。惟不能節。故雖盈必竭。

陸贄奏定徵稅之期。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韓滉作賦斂出入之法。

未有國家而市物者。市之名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未有國家而糴粟者。糴之說倣于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累民矣。

唐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宋丁謂作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于祥符。田況作于皇祐。蔡襄作于治平。韓絳作于熙寧。蘇轍作于元祐。總括出入之數。以歲計定國用。實有賴也。

張林言宜煮鹽行均輸法。朱暉以爲非明主所宜行。廿元懿欲增牛埭稅。格顧憲之議其爲公買怨。裴匪躬嘗奏賣苑中馬糞。劉元軌曰恐後代非佳名。又欲鬻諸苑果蔬。蘇良嗣曰未聞天子與人爭利。

德宗受諸道之獻。因李泌諫阻。諭令毋白宰相。憲宗受諸道之獻。因李絳諫阻。諭令毋申御史。是背卿相近臣而與藩鎮密也。藩鎮安得不橫。



程文簡不除稅目。議者患民稅多目。公以爲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王子野彭季長不進羨餘。子野遷荆湖轉運。獨不進羨餘。季長爲荊湖轉運。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爲。

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南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尅軍。安得羨餘。　宣和間密州郭奉世進萬緡。向子韶劾曰。一路財用有餘不足相補。不罰奉世。無以懲奸。

闢止除橘籍。張忠定拔茶杜榷。愍煩民也。　何光遠減泰順鎮課。序王堯臣不榷蜀井鹽。何易于焚榷茶詔。張復之弛鹽禁救杭州饑。蔡子思弛鹽禁救密州饑。李渤

言免遠年逋欠。 盧攜乞停徵𨦟稅。言貪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

後唐劉昫奏蠲逋租。

樊儵奏罷野王甘醪膏餳。 漢和帝時。唐羌狀免臨武荔枝龍眼。交阯七郡 唐孔戣華州刺史奏免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元稹亦奏免明州歲貢蚶蛤。

漢順帝詔文礱獻珠求媚。礱。桂陽太守。封珠還之。 與唐太宗罪權萬紀同一心也。萬紀言宣銀之利。太宗黜之。曰欲以桓靈方我。 宋眞宗怒內侍裴愈進龍花蕊。因事至交州。俾其進。

李巽征課加于劉晏。 程异勾撿簿籍精于李巽。



州縣括戶多張虛數。宇文融也。別置庫虛張名數。裴延齡也。按籍徵逋負。元載也。又察民有粟帛者。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謂之白著。 議括富商錢以供軍費。韋都賓陳京也。括僦櫃質錢。錢帛粟麥借四分之一。 勾挍諸道稅外輸百萬緡斛。元友直也。

李錡刻剝以事進奉。李實京兆尹。 徵求以奉上。孔謙聚斂以求媚。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杜亞劉贊王緯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裴肅以進奉遷觀察。嚴綬以進奉拜員外。綬爲宣歙判官。觀察劉贊卒。綬領軍府貲用進奉。徵拜刑部員外。 薛平以進絹拜節度。進絹萬疋。拜河中節度。 王播以獻銀器綾絹得相。文宗時。 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趙元楷獻異味遷郡丞。丘和隋雁門太守。 以獻食甚精遷職。

杜鴻漸以貢獻留知政事。 閻余廷英獻錢復召爲相。詐稱受詔。采擇事覺。將以屬吏。獻買宴錢。去鴻都西園不遠矣。

丁謂獻大龍團茶。 蔡襄獻小龍團茶。歐陽公歎曰。君謨士人。何至作此事。錢惟演獻洛下牡丹。東坡詩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藩鎭以進奉市恩。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刺史幕僚以進奉遷官。常州刺史裴肅遷浙東觀察。劉贊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

唐青苗錢。預徵畝十有五錢。 宋青苗錢。貸錢權子母以爲利。 唐手實法。凡里



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闊狹爲鄉帳。又爲計帳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 宋手實法。呂惠卿制五等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遍抄之。 名類而實相遠矣。

唐之率貸。籍富商右族貲蓄。什取其二。 宋元之撲買。通計坊務該得稅錢。俾商出錢與官買之。然後聽其自行取稅。

禮制

季文子如晉而求遭喪之禮。此不宜備者。唐蕭楚材許敬宗以豫備凶事非宜。遂焚國恤一篇。由是凶禮遂缺此不宜去者。

荀盈未葬而樂居蒯識之。穆后已葬而燕叔向譏之。

後漢戴封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譙玄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晉嵇紹爲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桓沖版王薈江州刺史。薈遭兄邵喪。將葬辭不出。魏李岳於期之慘。未曾聽婢過前。南宋王景文爲司徒長史。坐姊墓



開不臨赴免官。風俗猶近古也。至若在憂而起用之。所謂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猶且被譏。況冒哀竄籍而應舉者。重于期功之格試。而忍不顧。亦何心乎。

晉陳壽遭父喪。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楊旌有伯母服未除應舉。姜鋌韓光議以應貶。楊少仲有期之喪而舉孝廉。甚致清議。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未下而造楊駿。左丞傅咸奏宜顯貶。王籍之居叔母喪而昏。顏含在叔父喪嫁女。梁龕明日除婦服。今日請客奏妓。周顗等同會。劉隗皆劾奏之。楊欣有姊喪。韓預強聘其女爲妻。張輔爲貶預。周伯仁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物望。王式繼母終。式父喪。議還前夫家。卞壺奏是母以子出。王式廢棄終身。明帝國喪未期。梅陶私奏女妓。鍾雅奏宜放黜。晉世禮教陵夷。而法度之士。猶正色引經。輒相舉正。其謹嚴猶愈于輓季也。

陳壽丸藥之罪。輕于阮咸之追婢。王式觀奕之辜。薄于阮籍之賭棋。

山濤欲以郤詵爲溫令。間詵喪母不時葬。于室後假葬。詔處以清議。南齊烏程令顧昌玄父北征死。屍骸不返



而宴樂嬉遊。有司請加以清議。又右僕射劉勛之不贍給兄子。致隨母他家。付之清論。

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廢禮。）劉琰撾胡氏而妻母絕朝慶之儀。（蜀劉琰妻美。入賀胡太后。留之經月。琰疑與後主有私。呼卒撾劉氏。以履摶面。琰坐棄市。）

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弼辭從其請。（曰。何必遵故事以逐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珙辭允其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唐睿宗起復蘇頲固辭使李日知諭旨。還奏曰。見其哀毀不忍發言乃聽

終制富劉二公之辭知所以自處李日知之奏知所以處人

唐王珪通貴猶祭于寢爲有司所彈文皇優容之特置廟于永樂坊韋陟以家人伐墓柏亦爲有司所彈坐不相教免官宋宣和間馮熙載坐不省墳墓言者論而黜之。熙載與王黼不協事雖有爲罪不可辭。

韓退之以嫂服聞朝。退之少孤鞠于嫂鄭請爲鄭服陶淵明以妹喪去官。戴封以伯父喪去官

漢制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而楊仁爲什邡令兄喪



去官。譙玄進太常以弟服去職陳重還會稽守姊憂去官。豈功令然與漢丞相翟方進母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不敢踰國典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是則能行之者貴之矣若辭官爲後母持服而兄弟相駁不和者尤爲名教所不取也。宜爲丞相弟修爲臨淄令後母卒修去官持服宜駁不可修竟行服兄弟由是不和

期功喪去官　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父喪去官。

期功喪亦謂之憂　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憂不行劉衡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琊王相憂卽日輕舉圍令趙君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曹全遷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度尚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飄然輕舉日知錄

唐補闕薛膺弟齊臨陣卒不及請告與弟褒庠終喪

宋王嚴叟爲涇州推官聞弟喪棄官歸養呂祖儉監明州倉會兄祖謙卒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

延篤孔昱劉焉以師喪去官荀淑卒李膺自表師喪不



止心喪矣

李訓之戎服。文宗以訓衰麁難入禁中。令戎服號王山人。蔡挺之衫帽。宋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有喪者不敢假公服也日知錄

大中朝楊仁贍女弟出嫁納函之日有期喪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糾貶參軍

居嫡母喪宴會而削官安置者于頔之子季友也頔以不能訓子削階匿母憂賜自盡者後唐孟昇也。

又見于聶嶼之敕。後唐明宗敕原州司馬聶嶼喪妻未及于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勤踰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處賜死王方慶之奏云有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停職官而召親朋之會者至

乃墜踊方闆。衿鞶已飾。敗禮傷教。日異月新。益傷令式之墜前經矣。

國恤宴飲

春秋時衛有孫文子。季札于戚聞鐘聲。曰獲罪于此。君又在殯。漢有王根。解光奏根。先帝山陵未成。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兌就國。兄子況兌爲庶人。晉有梅陶。明帝崩。尚未朞月。陶聲伎絲竹之音。流聞衢路。鍾雅奏加放黜。北魏有甄楷張普惠。世宗崩。楷等飲戲兌官。唐有郭暧。與王公卜坐代宗忌日宴飲兌官。



名分

李愬具櫜鞬出迎裴度拜于路左。度將避之。曰。蔡人頑悖。願因公使知朝廷之尊。柳公綽服櫜鞬候牛僧孺于館舍。將佐曰。此禮太過。公綽曰。方鎮尊宰相。所以尊朝廷也。 柳世隆遷護軍。王儉爲衛將軍。修下官禮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如王典何。攷六朝志。護軍官品雖卑于諸將軍。有上下分。蓋亦陳平讓諸將之遺意也。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司馬相如爲中郎將至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蕭遘升階之扶王鐸。竝居相位。帝嘗召鐸。年高足跛。遘扶之。上曰。卿善事長。遘曰。臣應舉時鐸爲王司。裴皡私第之見桑維翰。公于中書。庶僚也。桑公不迎不送。皡曰。我見桑公于私第。門生也。可謂兩出世態之外。郭僕射祚奏入宮騶唱。非盡敬之宜。朱僕射仲遠請在軍鳴騶。乃任情之舉。

晉文公定襄王請隧焉。王曰。天禍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班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司馬宣王奏曹爽曰。離間二宮。傷害骨月。陛下但爲寄坐。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

事制

漢有官簿有儀品魏晉有官品令唐有格令宋有班簿

有具員

唐取旨謂候進止宋取旨謂候指揮

奏對謂之從容昭宗與崔胤從容是也機密謂之委曲

高駢子絢畢師鐸曰已有委曲是也

太學規制取戚正素宋城之模（戚同文生唐天祐間歷五代及宋皆不仕）太

學教條取胡安定湖州之則

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



刑制變計吏據其使人也計簿據其文書也

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

律法始于魏之李悝國是倡于楚之孫叔敖

宋用一私昵必參以公議一人謂之帶過臺諫月課意

有覆護又寢而不行謂之收過

宋末改號仍高宗之建炎元末更號仍世祖之至元

秦法輒上殿夷三族當荊軻之變竟莫有拒者非夏無

且以藥囊提荊軻始皇幾不免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

各居其府及嚴才之亂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

非王修將官屬赴難魏武亦幾不免此由法急所致足

爲氷鏡已雖然宮闈邃穆之地防禦寧密毋寧疏有如

輿臺假冗並得闌入宮門且如市焉恐亦非禁地所宜

三桓諷魯作三軍曹操諷漢議九州晉曲沃莊伯用夏

正其事則然其心實不然也

有軍國政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

判事李泌曰給舍分司押事故舍人謂之六押（通雅）

## 慶賀

慶弔相隨蘇秦董生益勳之言也。蘇秦說齊王再拜。仰而賀。俯而弔。王曰。是何慶弔之相隨也。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福至。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驕則禍至。益勳與董卓書曰。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

不賀而弔召平于蕭何拜相益封也。平曰。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置衛衛君。非以寵君。願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上悅。

不弔而賀柳子厚于王元參失火也。公子晏于藏貨臺燒也。公子成父于御廪災也。詳火災

殺敵不受賀劉表也。張濟自關中奔南陽。攻穰中流矢而卒。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于交鋒。此非牧意。



遷官不受賀荀勗也。遷尚書令。甚惱。有賀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耶。岑文本也。拜中書令。有憂色。有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向敏中也。除右僕射。謝客。門闌悄無一人。

三輔吏士東逆更始。見劉秀。皆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桓溫伐秦。民爭持牛酒迎勞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王猛長驅圖鄴。燕民各安其業。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慕容恪也。死四年。今有王猛。猶再見恪。　趙岐副馬日磾撫慰天下。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明皇至自蜀。士庶舞抃路側。曰。不圖今日再見二聖。　廣平王入長安。老幼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孔巢父見田悅。開曉其衆。皆喜曰。不圖今日復爲王人。　唐崔蓉爲秦州刺史。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宋太祖如西京。民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

梁武帝時三慶。昭明太子生也。徐元瑜降也。蕭穎胄暴卒也。張元一所謂三慶。旱而雨也。洛橋成也。郭弘霸死也。

稱呼萬歲　楚圍滎陽急。紀信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



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　范羌固請迎耿恭。大雪。城中夜聞兵馬聲。羌大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呼萬歲。　李固詔赦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　呂布刺董卓。出懷中詔版。吏士皆稱萬歲。　郭汜兵遮橋。車不得進。既度。士卒皆稱萬歲。　張祚見殺。城內咸稱萬歲。　石勒論漢高光武。羣臣皆頓首稱萬歲。　蒙遜哭謂衆。欲雪二父之恥。衆稱萬歲。　源賀大呼宿衛之士。咸稱萬歲。遂誅宗愛。　杓王友貞謂龍虎軍戍大梁者。趨洛陽。雪恥。衆皆踊躍呼萬歲。爾朱榮令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

稱萬歲。王世充索一人貌類密者陣前誅曰。已獲李密。士卒皆呼萬歲。唐太上皇置酒未安宮。命頡利起舞。馮盎賦詩。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唐肅宗入西京。百姓乘迎舞躍呼萬歲。韓滉運米至陝。德宗遣諭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河東將佐勸劉知遠稱尊號。軍士爭呼萬歲不已。真宗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踊躍呼萬歲。柳元景釋遣降者。皆稱萬歲而去。晉王斬張彥及黨七人。餘無所問。衆皆拜伏呼萬歲。若竇憲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則諂也。寇準與溫仲舒並



轡晚歸。有狂民迎馬首呼萬歲。張遜奏之。並服。則訐也。竟陵王誕平敕左右呼萬歲。則非宜也。蔡興宗曰。今日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

祭祀

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左傳甯武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班倢伃曰。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　范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

杜宜白崔瑗祀太公。太公望爲汲人。縣民杜宜白崔瑗曰。君與高國同宗。太公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于是立壇祀之。何其迂也。不虞人以崔杼致譏乎。宋臣僚請仁宗祭嬰杵。宋仁宗無子。有一臣僚上言。程嬰公孫杵臼共存趙宗。而血食永絕。所以後宮鮮胤。乃詔封侯廟祭。



仍遷此僚一官。可爲齒冷。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陳后山談叢。　岳州田鼠害稼。雍明遠曰。迎猫之祭不修也。祭之。鼠隨以斃。范蜀公集。

高祖過魏而祠信陵。太宗越漢而祭楊震。

王綸之守豫章。甫下車。先祭徐穉墳。劉損爲吳郡。至昌門。便入太伯廟。能禮先賢矣。

唐試禮部。禱于石婆廟。宋試禮部。禱于皮場廟。

以武成王配文宣。以張良等配顏冉。固可。嘗以韋宜文

君代孔子以曹大家等配顏冉。尤可哂也。

唐祀李耼皐陶二祖也。宋祀程嬰杵臼異姓也。嬰杵二家在絳州太平縣之趙邨。宋元豐中。吳處厚上書。始建廟加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第因屢失皇子。而恐其爲厲。則可笑矣。生存趙孤以全忠義。豈死後翦他裔以求血食耶。

崔子文一令耳。神而祀爲亞獄。蔣子文一尉耳。神而祀爲鍾山。屈原歸州封清烈公。潭州封清潔侯。皆宋制也。

唐太宗爲王珪立廟愧之也。珪通貴不營私廟。四時猶祭于寢。爲法司所劾。太宗因爲立廟以愧其心。爲戴胄立廟崇之也。胄卒。詔虞世南撰碑。又以胄宅敝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



江油之民。輒爲鄧艾立祠。宋洪咨夔毀之。更祀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忘父母。汲郡肖像并及商紂。肖像三仁。并及商紂。謂之四王。推此類也。知淫祠之可毀者多矣。

古今之爲淫祀。流俗相傳。不可得而究詰。　道州鼻亭祠。唐刺史薛伯高毀之。會稽秦始皇祠。王朗爲會稽守除之。吳郡項王祠。相承羽多居郡廳。太守不敢上。孔靖居之不疑。蕭惠明守是邦。見一人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生背瘡旬日卒。從子琛後亦爲此郡。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還之。于廟竟不能害。一統志。含山霸王廟。金主亮欲渡江。乞杯珓不從。欲焚廟。俄有大蜂遶手。至梁殿後林中。鼓噪如數千兵。亮大驚。山堂肆考云。臨汝侯猷至任。每享神輒對飲盡歡。神像面亦色赭。烏程有項籍廟。號卞王。山足有石匱。陳郡殷康開之。風雨乃止。和州士人杜默過烏江。謁項王廟。據神頸。拊其首而慟曰。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又大慟。廟祝秉燭視像。垂淚亦未已。英靈如此。宜仁傑欲毀而先以檄文施之也。

楚州孫皓祠。宋孝宗時。汪大猷使北庭。還言其威靈。故加封靈感。蔡州吳元濟祠。王旦姪質知蔡州。毀之。常山董卓祠。北齊魏蘭根伐其祠柏。朗州梁松廟。方回云。馬伏波爲其所傾。理不當祀。鄴城石虎廟。南安王祈請雨不得。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死。無爲州曹操廟。劉禹錫詩。曹操祠猶在。濡須塢未平。澧州有崇驩兜廟。澧在隋爲崇州。以上燬書。

蛇神。　青州石鹿山神廟。梁刺史王神念以所禱繁費。毀像壞舍。有一大蛇入海。東殷子春夢人來謁。欲憩此境。子春密記知之。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復夢一朱衣謝曰。當以一州相報。經月



子春破魏寇。授南青州刺史。京口鄧艾廟。晉司馬恬夢老翁曰。我鄧公屋舍傾壞。君爲治之。訪知鄧艾廟在京口。爲立瓦屋。隆安中。有人與女子會神座上。一蛇繞之數匝。禱祀不解而死。武昌故神祠。晉明帝時。有大祠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尋有王敦之逆。陝西環縣青蛇神祠。唐楊朝晟下攻方渠之水。有青蛇降陂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爲停淵。士飲仰足。事聞。詔置祠。俱樵書。

謚法

漢制列侯比于春秋有謚無爵不謚故西漢雖嗣侯亦謚東漢雖三公不謚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自東晉始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于張忠（晏道先生）公孫永（崇虛先生）始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始也（謚康）婦人從夫之謚也其別謚者則自周穆王之哀淑人盛姬始也戰國之臣死無謚生有美號者武信武安剛成諸君文信侯之類是也

衛靈公復國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謚也賈謐稱孝文爲太宗魏明帝有司奏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謚也周桓王時楚子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是楚之復稱王且又生而自謚也又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

蔡邕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不知元帝母許恭哀高帝母媼已有昭靈之號楊佩謂公主謚始唐唐安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女義興憲公主也

張敖謚魯元王子魯元王偃猶楚懷王孫心也



唐制太常博士凡王公以上皆迹其功德而爲之褒貶無爵稱子養德丘園聲實并著則謚曰先生

晉陶潛世號靖節　唐杜甫宋謚文貞　裴子餘卒謚孝時程行謚貞（張說曰二謚可無愧）權皋謚貞孝章溫謚孝

謚之美者　周公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謚曰文冀缺之恪德臨事宥俞之忠于其國文德豈不優而竝謚曰武書法必稱其大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也（衍義補）

梁蕭議楊綰以文貞（或謂綰爲元載所薦太常謚不當蕭議名旣不備事亦殊貫若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以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取長拾短志大遺小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于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于春秋爲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求備于一人魏蘇二公所以爲貞也）李淸臣議歐陽修以文忠（引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𢘿宋楊億皆謚文公道德文章于教化治道爲最多進言立皇子及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宜謚文忠）

二字之謚源生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蕭何文終張良文成霍去病景桓霍光宣成猶褒不失人唐則魏徵文貞褒而兩優蕭瑀貞褊褒而兼貶若杜如晦之成王珪之懿陳叔達之忠溫彥博之恭岑文本之憲韋巨源之

昭。固以一字爲褒也。出獨孤及議謚呂諲爲肅。

郭知運卒五十年。其子英乂請謚。崔厦駁其踰時。而獨孤及議安褒以爲勸。以討平吐蕃。宋祁卒。遺令其子勿請謚。張方平言其應得。而王曅請舉行以爲勸戒。謚曰景文。

宋賜徐積謚曰節孝先生。林逋謚曰和靖先生。

魏了翁任希夷請謚周敦頤曰元。官止虞部郎中。程顥曰純。官止御史裏行。程頤曰正。以布衣薦爲說書。楊棟請謚羅從彥曰文質。官止主簿。李侗曰文靖。布衣名列理學。不從祀者羅李。從祀者周程。賢者得謚。不問品位。布衣也。爲請謚者亦賢也。博士孔璠奏謚李謚爲貞靜處士。



謚之惡者。范弘之議謝石謚曰襄墨。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韓維之議陳執中謚以榮靈。責其不能正典禮之失。白敏中謚醜。宋齊丘縊死。謚醜繆。沈約卒謚文。武帝改曰隱。情懷不盡曰隱。北魏鄭羲卒謚宣。詔加謚文靈。以羲雖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此亦貶而莫易者。若晉秦秀議賈充爲荒。充以外孫爲嗣。秀引春秋莒人滅鄫之義。而武帝更曰武。又議何曾爲醜繆。以其日食萬錢。而帝改曰孝。蔡充議梁王肜爲靈。無臨節不奪之志。而改曰孝。袁思古議許敬宗爲繆。以敬宗棄流其子昂于嶺。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隙。而王福畤以義不可奪。而楊思敬請謚爲恭。過而能改。雖易而惡不能掩也。

謚之最顛倒者。莫如夏竦之文正。劉原父持以爲不可。曰天下謂竦邪而陛下謚之正。遂改文莊。秦檜史彌遠之忠獻。又唐韋渠牟之忠。以狎取信。

請而不得者。趙正夫丞相。之孀夫人乞于謚中加一正字不得。徽宗不許。沈義倫之裔其家乞于謚中原謚恭惠。帶一文字不得。嚴郢以故吏請增謚呂諲忠肅而獨孤及止議爲肅。京鏜卒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文忠。而議者不從。

私謚者。漢楊厚謚文父。何進移書謚范丹爲貞節。赴弔者共刊石以立碑謚陳太丘爲文範。朱暉子穆



輒加父以貞宣。穆死。蔡邕復以文忠被之。晉索襲謚立居。宇偉祖燉煌人。唐張籍謚孟郊爲貞曜。蕭昕素卒。親故跡其行事謚貞文。趙元卒。其友魏元忠孟詵共謚爲昭尼。朱仁軌卒。郭山惲員半千魏知古共謚爲孝友。李華謚元德秀爲文行。庾詵謚貞白處士。阮孝緒謚文貞處士。

門人謚者。張霸寇文。翟酺與門人追錄本行謚之。王通文中子。元結父延祖太先生。崔元翰貞文孝父。蕭頴士文元。劉峻玄靜。劉焯宣德。

古事比卷二十五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六





古事比卷之二十六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佾較

仕宦

驟貴者　一歲至大中大夫。賈誼也。二十餘爲博士。三日歷三臺。蔡邕也。署祭酒。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九十五日至三公。荀爽也。董卓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詔下郡卽拜平原相。行至茂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起布衣九十五日。至三公。凡三十六日擁麾蓋。南陽州泰也。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一歲四遷。王父假也。上書朝奏。再召一歲九遷。田千秋也。以一言寤主。數月取宰相封侯。卽日召拜平章事。張



柬之也。爲洛州司馬。姚崇曰。其人已老。唯亟用之。未四旬遷四職。唐瑾也。轉荊州總管府長史。爲吏部中大夫。歷御史納言內史中大夫。一歲四遷。蘇亮也。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遷官。

張鎬以布衣二期爲相封侯。　柳粲及第不四年爲宰相。　喬琳爲懷州刺史。上求人于不次之地。張涉舉琳爲相。　劉展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暴貴。路巖自支使爲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　郭子儀帥河中。渾瑊佐之。不十年繼踐台庭。

英年早達者　甘羅十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五爲楚

相子奇十八爲東阿宰。張辟彊十五爲侍中。賈誼二十
餘爲大中大夫。終軍十八爲博士。霍去病十八爲侍中。
二十四爲大司馬。桑弘羊十三爲侍中。陳咸十八爲左
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韋康成十五爲郡主簿。董賢二
十二爲大司馬。鄧禹二十四爲大司徒。諸葛恪三十二
領丹陽太守。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
七爲符秦諫議大夫。劉義康二十三爲司徒。劉休仁二
十三爲司徒。蕭子良元勰俱二十六爲司徒。西魏泉企
十二鄉人皇平等請爲縣令。宇文泰二十七爲丞相。張



緬十八爲淮南守。王僧綽二十九遷侍中。王儉十八遷
僕射領吏部。荀羨二十八監徐州軍。荀中郎二十已爲
荆州都督。楊炯十一待制弘文館。崔湜弱冠進士。執政
方二十。至宰輔年始三十。安童二十一爲丞相。王溥三
十二爲平章事。范宗尹三十二爲右僕射。張俊三十二
爲元樞。廉希憲三十爲中書平章事。談薈
將帥之少者。齊王憲十六爲益州總管。霍去病十八爲
嫖姚將軍封侯。鄧禹二十三拜前將軍。賀拔岳二十六
爲大都督。淮陽王李道玄十九爲洛州總管。鄖國公羅

士信二十爲行軍總管。盧祖尚二十三拜光州總管。杜
伏威二十三拜東南道大行臺。
高年居位者。　伊尹太公畢召外。張蒼范長生夾谷吾
里補俱近百歲爲丞相。國公北魏羅結代人百二十歲始
以長秋卿致仕。衛武公九十五爲周卿士。鬻熊九十爲
文王師。高允九十爲中書令。來敏九十七執愼將軍。呂
岱九十六大司馬。李光九十五內都大官。司馬孚九十
三太宰。士燮九十三交州牧。王盤九十二翰林學士。劉
實九十一太尉。張儉八十四衛尉。夏侯勝九十太子太



傅。楊統九十光祿大夫。張萬福八十餘工部尚書。九十
卒。王裕之八十八開府儀同三司。王起八十八僕射同
平章事。文彥博八十四爲相。郭丹八十五司徒。郭伋八
十五華州牧。王祥八十四太保。睢陵公郭子儀八十五
汾陽王。趙憙八十四太傅。史浩八十四太保。裔行簡八
十五少傅平章軍國事。趙充國八十餘後將軍。
出入將相最久者。周勃三十四年。灌嬰三十年。酈疥食其
子六十三年。張蒼五十五年。司馬宣王二十三年。司馬
孚三十年。桓溫二十七年。劉江夏王義恭三十四年。長

孫無忌三十六年李勣垂五十年郭子儀二十六年。滿中書令二十四考裴度四爲平章三建節一留守凡二十五年。錢鏐四十年張齊王全義凡四十年馬楚王殷三十八年。趙普三爲首相三建節一留守凡二十九年文彥博兩首相一平章軍國一首元樞五換節令兩鎮垂五十年蔡魯公京五拜相凡二十三年史浩三十二年安童垂四十年。

宰相秉政之久蕭何十四年張蒼十四年霍光二十年王鳳十一年吳漢二十年曹操司空擅政至進魏王卒



凡二十五年諸葛亮十四年王導二十二年謝安十二年劉彭城王義康秉政至出督凡十二年魏長孫北平嵩四十年高歡十六年隋高齊王熲十九年唐房梁公玄齡二十一年李晉公林甫十九年元進賢載十六年誅宋秦申王檜十七年史衛王彌遠二十七年賈魏公似道十七年竄

將相累任。蘇秦佩六國相印漢五利將軍欒大亦佩五利天士地士大通天道五將軍及樂通侯凡六印犀首佩五國相印唐王忠嗣佩四將印爲六國上將者魏公子無忌五國上將者項籍。宋歷三師三公者符彥卿。李昪與高保融趙中令王文正漢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者楊賜三爲三公者黃瓊楊彪唐五入相者蕭瑀。裴度崔胤。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三入相者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五季三入相者馮道宋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張士遜文彥博五入相者蔡京學士三入者李文正劉中山子儀宋景文范景仁四入者李邯鄲



累世貴顯者　漢金日磾張安世七葉珥貂楊震至彪四世太尉袁安至隗四世五公唐蕭瑀逮遘八葉宰相漢荀氏六葉九公人所共知他若漢明帝時張酺爲三公其子復爲和帝侍講曾孫濟位至司空亦侍靈帝講讀弟喜亦爲司空俱封侯東漢耿氏自中興訖建安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與漢與衰梁冀一門前後五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魏太尉穆崇六世尚主諸晁季甸至者又十餘人七世

掌機密，四為三公，二代封王。陸凱家同時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拜太師，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人。以上談薈宛委餘編。

後漢應樞七世通顯。順疊柳奉劭瑒亭凡七世。晉王導亦七世通顯。導洽珣曇首僧虔捐筠凡十世。宋謝莊四代五人並為吏部尚書。莊子朏孫淪覽僧舉孫宋何尚之祖孫五世為吏部尚書。尚之子偃偃子戢戢子昌寓昌寓子敬容。劉林甫三世典選。林甫祥道齊賢。王彪之四世御史中丞。彪之子臨之臨之子納之納之子准之。唐袁明遠祖滂為漢司徒，自滂至明遠十二世，司空者四世。



三世掌綸誥，李德林及百藥、安期。徐齊聃及堅、嶠，孫逖及宿、簡。張說及均、濛。李昉及宗諤、昭述。三世僕射，謝安至孫混也。三世節度，宋吳琳及挺、曦也。史浩及嵩之、彌遠也。四世節度，錢俶及惟演、景臻、忱也。鄭紳之及成之、藻與裔也。四世侍中，吳郡陸玩至仲元也。時方之金張二族。三世國子祭酒，王儉及暕、承也。三世司業，孔穎達及志與惠元也。三世京兆尹，梁顥及適、美也。三世執金吾，趙才及道與與皎也。三世益州牧，周訪及撫、楚也。三世探花郎，李昭遘及杲卿、士廉也。宗諤子昭遘，十八歲瑣廳及第。遘子杲卿，卿子士廉。皆不踰是歲。

三世山陰令，傅僧祐及琰、翽也。山陰大縣難為。僧祐在縣有稱。子琰，武康令，遷山陰，尤明察，時云諸傳有治譜。時劉玄明歷山陰令，為天下第一。琰子翽代玄明，問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米飯，而莫飲酒。三世四公，宇文裴祖孫也。裴太尉，子測少保，淡少師，淡子孝伯少家宰。荀勗祖孫也。勗司徒，子萍太保，組太尉，萍子遂太保。三世三公，北魏李沖祖孫也。沖子延寔，延寔子彧。西魏長孫雅祖孫也。雅太師，子紹遠大司馬，紹遠子大司徒。一門四人為三公，北齊賀拔允也。允太尉，弟勝太師，丘太保，勝堂弟仁太師。一門三人為三公，後周于謹也。謹太師，二子寔司空，翼太尉。三世為相，張嘉貞也。子延賞，孫弘靖。蕭復也。復子寘，寘子遘。崔祐甫也。



父沔，子植。呂蒙正也。姪夷簡，夷簡子公著。五世吳興守，梁謝覽與祖宋中書莊、父齊太子詹事瀹、伯父司徒朏、侍中敬，三代五人為此郡。五世河南尹，裴諝五世為之。諝坐未嘗當正位。三世知滑州，宋李復圭、祖若谷、父淑。三世刺兗州，北史鄭羲、渾，八世孫子道、昭，孫述祖。

先後仕于一方者，有宋方慎從。慎言弟再知濟州，適慎言守泉，旌施相望，二州榮之。曾孫禧殿中侍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支于郡國，大觀中，禧持節按蜀。楊希元。希元祖淳化中為安慶郡守，父天聖中為通判。至希元凡三至郡，建三至堂。曾紹堯。知泰州，子忌占常知如臯。

縣。孫肇知泰州。三世守官海陽，有三至堂。兄弟仕而同州。有賈敦實、敦頤。敦實爲饒陽令，兄敦頤復爲瀛州刺史。時制大功以上不得聯職，朝廷以其廉謹特許。

父子宰相者。商伊尹子陟，漢周勃子亞夫，韋賢子玄成。平當子晏。李郃子固。袁安子敞。王龔子暢。唐戴胄子至德。蘇瓌子頲。韋思謙子承慶、嗣立。韓休子滉。李吉甫子德裕。房融子琯。劉祥道子齊賢。樂彥瑋子思（一作思晦）。陸元方子象先。竇德玄子懷貞。李道廣子元紘。令狐楚子綯。崔鉉子沆。杜審權子讓能。徐商子彥相。崔慎由子胤。鄭珣瑜子覃、朗。北齊斛律金子光。宋呂夷簡子公著。



父子貴顯。漢史丹九子并爲侍中。唐五竇，常、牟、羣、庠、鞏，皆左拾遺竇叔向之子。宋五竇，儀、儼、侃、偁、僖，皆諫議大夫竇禹鈞之子。宋陳去非子堯佐，而堯叟、堯咨兄弟狀元。唐博陵崔倕六子，邠、酆、郾、郇、鄯、鄲，一登輔相，五任大僚。邠、郾五知貢舉。宋韓億子綜、絳、維、縝。曹彬子璨、瑋、琮，各有顯官。郭子儀八子，顯者四：曜、晞、曖、曙。（俱國公。）李晟子十三人，顯者四：愿、憲、愬、聽。

父子對秉機政。晉王渾爲尚書左僕射，濟爲侍中，治門下省。吳紀亮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唐蘇頲中書舍人，父瓌同中書門下。趙宗儒翰林學士，父驊秘書少監。

父子同官。公孫賀自太僕卿遷丞相，子敬聲代爲太僕。杜延年周子，爲御史大夫，居官府不敢當舊位。李晟爲太尉，子愬亦太尉。（杜牧詩家呼小太尉，國號大涼公。）洪皓子适、遵、邁，父子兄弟俱學士。胡質刺荊州，子威刺徐州。崔鄲爲陝鄂觀察，子瑤歷浙西、鄧鄂觀察，瑾湖南觀察。

父子刺史相代。畢衆敬子元賓兗州。韋端子康涼州。

宋父子狀元。張去華及子師德，安德裕及子守亮，梁顥及子固。祖孫狀元。沈遘孫晦。兄弟狀元。孫僅、孫何。



兄弟通顯者。崔琳及弟珪、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從相望。）張儉（封皖城公）及兄太師（武德男）、弟延師（范陽公），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李峘（禕子）弟峴，同時爲御史大夫，弟嶧爲戶部侍郎，同居長興里，門列三戟。王從易兄弟三人，開元中鳳閣舍人，號鳳閣王家。張綰爲中丞，兄纘爲僕射，舊制坐爲東西，百司就列，導騶分趨兩途，前代未有。劉禕之爲左司，懿之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韋陟弟斌，從兄宙、縕同時列

戟衣冠罕比。　韋叔諧庫部郎中。弟叔謙吏部郎中。兄季武主爵郎中。同省。時號三列宿。

兄弟同官　陽鳴鵠與弟季智前後并爲幽州司馬。　吳道玄與兄通微同爲翰林學士。　到洽遷尚書殿中郎。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　丁休烈嗣子益次子肅相繼爲翰林學士。

唐盧丞相涯伯仲四人咸居顯列。又張環兄弟七人並舉進士。盧簡能夏州掌書記。弟簡詞河孟掌書記。弘正昭義掌書記。簡求鄂州掌書記。書記必擇文學有時稱者任之。兄弟四人並當斯選。時無其比。



南齊柳元伯五子皆領郡。號五馬。

號萬石者。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嫗。秦襲爲潁川太守。群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氏。張文瓘爲侍中。子潛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丞。父子兄弟五人皆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馮揚魏郡繁陽人。爲勤曾祖父。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君。宋順昌廖剛四子遲過遂蘧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

蕭瑀子嵩華二子並爲相。　顏師古相時勤禮三人皆弘文館學士。　開元中。鄭齊景齊丘齊望兄弟並爲著作郎。　牛僧孺二子。蔚藂俱節度至尚書。

兄弟相繼　漢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爲西河上郡太守。夏侯亶弟夔。先後爲南豫州刺史。　賈敦頤洛州刺史。弟敦實實後繼鎮之。　韋嗣立代兄承慶爲鳳閣舍人。承慶又代嗣立爲天官侍郎。又代嗣立知政事。

兄弟草制　宋韓絳拜相。弟維草制。曾布拜相。弟肇草制。然絳與布俱附王安石。而維與肇俱賢。又相似也。錢惟演拜相。從兄希白當制草麻。可謂榮遇。



晚遇者　公孫弘六十餘。賢良對策第一。張東之七十餘。賢良對策第一。申公八十餘。以爲中大夫。韋賢七十餘。爲丞相。張東之拜平章。年已八十。卓茂七十餘。拜太傅。漢桓榮六十餘。始辟大司農府。楊震五十。始仕州郡。子秉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晉褚䂮爲縣吏。年垂五十。羊祜言于武帝。始被升用。柳登少嗜學。年近六十。方從官。

仕宦而人以巧目之者　司馬安也。四至九卿。昆弟以安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源乾曜也。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廷議。未嘗可否。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惇大。故鮮咎悔。楊再思也。居相十五年。阿匼取容。曰世路孔艱。直者先禍。不爾豈全吾軀。苗

晉卿也。小心守位。以智自全。讓者比漢之胡廣。孫廉也。便辟巧宦。高爽作展謎。譏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鄧羨也。胡太后臨朝。羨曲附左右。故獲封安陽子。庾準也。昵于王縉。驟引至職方郎中。鄭權也。由他徑不旬月致嶺南節度。

荀勗遷尚書令、曰、奪我鳳皇池。見慶賀北齊時語馮祖及趙礙我鳳池。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及趙彥深子叔堅也。

孟舒魏尚二人。皆以文帝時爲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田叔言孟舒。馮唐言魏尚。

仕本州者。

嚴助守會稽。韓稜守南陽。特聽過家上冢。張柬之襄陽人而刺襄陽。韓魏公相州人而判相州。朱買臣、吳人。



守會稽。武帝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景丹。櫟陽人。封櫟陽侯。光武謂之同武帝語。張既。高陵人。刺雍州。魏武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柳慶遠。河東解人。都督雍涼秦四州。高祖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朱治。丹陽故鄣人。領吳郡。自表屯故鄣。父老故人詣門。諸葛恪。瑾長子。領丹陽太守。大帝命鼓吹導引歸家。蘇亮。武功人。岐州刺史。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李遷哲。除眞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孫瑒。吳郡人。爲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張岱。吳郡人。爲吳郡守。詔以家爲府。呂僧珍。東平范人。使爲本州。乃授兗州刺史。劉之遴。南郡湼陽人。爲南郡太守。高祖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侯安都。始興人。父文得始興內史卒官。徵安都還京師。母求停鄉里。詔合歷陽始興安遠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兄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始興內史。竝令在鄉侍養。甄琛。中山無極人。爲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李憲。趙郡平棘人。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房士達。淸河人。就家拜平原太守。轉濟南太守。不入京師。而頻爲本州郡。田弘。平原人。授原州刺史。以弘勳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李穆。除原州刺史。兄賢子爲平原郡守。遠子爲平原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皆被幸鄉里。固辭不許。王傑。金城人。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勳望重。授本州。張鍾周。舒人。爲舒州都督。馬遷。以朝之舊齒。以衣錦榮之。進爵隆山郡公。令狐整。時功臣多刺本州。晉公護曰。一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弟休爲燉煌太守。劉雄。臨洮人。高祖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令以卿爲本州河州刺史。田式。下邽人。祖安父長樂仕魏。俱爲本郡太守。式仕周又爲本郡太守。樊巒。上邽人。平薛仁杲。拜秦州刺史。高祖曰。衣錦還鄉。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荅元功。張士貴。弘農人。授號州刺史。高祖曰。欲卿衣錦晝遊耳。王祐。知大名。太祖曰。此卿之故鄉。



再任

再爲州牧田叔于漢中。田叔守漢中。佐蕭何轉餉。後事趙王敖。臨至闕下。事白。復拜漢中守。魏相于河內。黃霸于潁川。耿純于東郡。寇恂于河內。郭伋、梁習于并州。韓琦于相州。張詠于益州。趙抃于成都。陳搴于樂安。陶侃于荊州。

晏平仲兩治阿。西門豹兩治鄴。

復任僨遊而醉吏坐法者賈郁也。吏酗酒。郁曰。合再來重懲。吏云。此鐵船渡海也。果至。吏復盜官錢。判云。竊朝鐵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錘。復刺相州。而發擿奸伏豪猾潛竄者梁彥光也。彥光言于上曰。前[illegible]罪相州。百姓呼爲[illegible]帽傷。請復爲相州。

李熹二代司隷。當官正色。不憚強禦。凡爲二代司隷。劉暾五爲司隷。正色立朝。

司馬安四至九卿。許商亦四至九卿。

馬融以博通典故。三入東觀。徐堅多識典故。七入書府。

崔玄暐復拜天官侍郎。太后曰。自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奸貪耳。今還卿。



官爵

尚書令在漢爲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爲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敢齒之冗秩。

北史裴植曰。我不求尚書。尚書自求我。夸辭也。植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恨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欲以政事爲已任。謂之云云。任城王謂張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喜諫議得君。諛辭也。

蘇瓊對曹芝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何尚之曰。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一人求爲吏。尚之云云。顏延之在坐。笑曰。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執。執之所求。又何疑焉。



宰相須用讀書人。目竇儀也。作宰相須用儒者。目盧多遜也。

以貲爲郎。有司馬相如。爲武騎常侍。張釋之。爲騎郎。錢穀得官有卜式。獻錢三十萬。拜郎中。至爲御史大夫。封侯。黃霸。以待詔入錢賞官。復以入穀沉黎郡。補左馮翊。至丞相。漢入錢五百萬貫買司空。元魏輸粟八千石。乃賞散侯矣。

鴻都門學士。君子恥與比。北門學士。賢者羞爲言。

劉向以治尚書爲都水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

玄宗手書韓翃寒食詩知制誥。文宗口吟馮定送客西江詩守太常。

丁邯以孝廉恥為郎。王坦之以過江第一流恥為郎。

宋例藩鎮權止設通判一員定邊徼帥止立巡撿一號近為猥員矣。

張湯為御史大夫仍治獄。劉晏為宰相仍領鹽鐵。

京兆尹孫寶禮侯文文固就東部督郵。會稽都尉任延禮龍丘萇萇固就議曹祭酒。

曹彬克江南惜一節度使曰太原未下也狄青遂儂智



高斬一樞密使曰西北未平也。

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諫官。

清流不選步兵。阮籍乞之高士不為主簿。孫寶說之。張忠辟。仕而不擇職意有在也。

戴仲若求海虞令。王方平求烏程令。不但陶淵明求彭澤令也。

傅祗為中書監病風使息暢為啟。華廙為中書監事多不親啟召子薈草詔。

仕宦歷台輔名節表朝著而其初起家為任子者如汲黯為太子洗馬。蘇武桓譚張安世高詡趙孝為郎。伏湛為博士弟子。劉向輦郎。馮野王中庶子。黃瓊太子舍人。呂端千牛備身。范純仁太祝。韓忠彥監簿。呂好問以蔭補官。

孝文不以嗇夫而易上林令。光武卻以曹吏張禹而易廷尉卿。

兩換其職者。毋丘儉鎮南將軍。諸葛誕鎮東將軍。誕戰東關不利乃命對換。誕鎮南都督豫州儉鎮東都督



揚州。　常袞代相請貶崔祐甫換河南少尹。郭子儀等表祐甫不當貶。德宗謂袞誣罔罷袞為河南少尹以祐甫平章事。兩換其職。與薛宣令頻陽薛恭粟縣尹賞換縣兩縣皆理。永新與泰和爭郭奉世而兩縣皆治者不同。

周隱處之子辭大不辭小。　葛洪辭大就小。

漢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也。汲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馮野王以大鴻臚秩出為上郡守。此秩尊

于守也。京房守魏郡以八百石。黃霸守潁川以比二千石。後歸潁川故官以八百石。此秩卑于守也。通雅 唐侍從近臣出親吏事。韋嗣立分典大郡。張孟侯出守東都。宋命朝臣守列郡。張方平知開封。張詠知益州。唐黃門侍郎王中立。中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韓休等。出爲刺史。史漁

張元殿試落第。往西夏。儂智高三解不第。起兩廣。黃巢敬翔李振。皆唐不第進士。宜乎曹操孫策不甘以一孝廉老也。



漢官名因事乃見者 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耶。筆乘

鄂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孫戎明樊噲不反。立封二千戶。

封爵有故加以惡名者。羹頡侯劉信。漢高微時過信。其母戛釜以卻帝。不義侯子密。弑其主彭寵降。悖義將軍佐淵子苻承祖。元魏侍臣以罪斥。違命侯李煜。宋以其不降附。它如有罪歸命恩赦之類亦多以降附封者。若紂世鬼侯。漢曲逆侯陳平。挾術侯劉昆。皆以國邑鄉名封而不佳。

漢封功臣。皆曰蕭何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而高祖有功狗功人之喻。唐定勳臣。淮安王神通。房玄齡杜如晦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而太宗有不可以私恩濫與同賞之言。

肅宗謂無官以賞郭子儀李光弼。李泌謂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武宗謂無官可賞李德裕。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趙國公。

女子而有封爵者。齊辟司徒妻。封之石窌之邑。晉敗齊師。辟女子問曰。君免乎。銳司徒免乎。頃公以爲有禮。乃封之。



宋孟懷王。郇陽縣侯。母拜國夫人。隋高涼女子洗綿氏。册爲譙國太夫人。世爲南越首領有功。漢武帝封外祖母王臧兒爲平原君。又封金氏。王太后在民間所生女。爲修城縣君。晉封羊祜妻夏后氏爲萬歲鄉君。魏元乂妻封馮翊君。拜女侍中。

崔駰曾祖母師氏。王莽賜號義成夫人。韋逞母宋氏苻堅號爲宣文君。

漢高帝兄伯妻封陰安侯。呂須樊伉母。封臨光侯。蕭何夫人封酇侯。霍顯封鄭侯。許負鳴雌亭侯。東海王疆三女

皆封侯。漢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漢順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董卓母封池陽君。賈充妻郭槐封廣成君。虞潭母孫封武昌侯太夫人。唐郭丹寇平州。刺史鄒保英妻奚氏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平。封敬誠夫人。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氏能固守引去。詔封徇忠縣君。

叙封本生者。宋李昉贈官叔父叔母者。王曾歐陽修



讓爵

以國讓兄弟者。韋玄成也。玄成陽爲病狂便利笑語昏亂。讓父賢爵于兄弘。因有可劾而受爵。鄧彪也。彪讓父郿侯爵與異母弟鳳。明帝高而許之。丁鴻也。讓父綝國于弟盛。因與鮑駿遇于東海。陽狂不識駿。駿止而讓之。乃還就國。劉愷也。愷讓父般居巢侯爵與弟憲。有司奏之。賈逵上書宜蒙矜宥。和帝聽憲嗣爵。徵愷爲郎。耿國也。當嗣牟平侯。言父愛少廣嗣。詔許其讓。

以階讓兄者。高隆之也。請減戶七百。并降已四階讓兄騰。不受兄讓封者。陸彥師也。兄卬嘗襲父始平侯爵。以彥師最幼讓封。彥師固辭而止。以子官授弟。程務挺也。子齊之拜尚乘泣請迴授其弟。

以爵迴授兄弟之子者。謝玄也。以功封康樂公。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



更封玩豫章伯。北齊魏蘭根也。邑七百戶啟授兄子同達。崔㥄也。邑二百戶迴授第九弟隆之。封隆之也。表以先爵富城子轉授弟子孝琬。庚泳也。兄子仲容幼孤。泳養之。徐勉擬泳子晏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人才粗可。願以迴授之。

倒得一子釋褐出身而啟授弟子。邢晏也。刺兗州。乃啟孤弟子子慎奉朝請。後爲滄州。復啟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并未從官。房亮也。刺荊州。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超奉朝請。

職變

由僧道舉進士。唐劉軻由僧徑拜大位。唐梁國公懷義元太保叅議中書省劉秉忠由道士徑拜大位。唐嵩山于什方同平章事。葉靜能祭酒。鄭普思秘書監。尹愔諫議大夫。

授方外以官者。　隋文帝以彥琮爲翻經館學士。宋盧陵王義眞欲以慧琳爲西像都督。唐以不空爲開府儀同三司試鴻臚卿。宋太祖加■爾朝散大夫。太宗加法賢試光祿卿。　法朗假節寧遠將軍。與徐子彥北伐稱



師爲偏將軍。曇逸從王玄謨北討。亦仕秦爲衛將軍。樊川集云。燉煌僧正除本州學博士。僧惠苑除臨壇大德。童貫爲太師用南漢龔澄樞故事。林靈素爲金門羽客。用閩王譚紫霄故事。

道士授封。　後周武帝時衛元嵩封蜀郡公。　唐元宗時葉法善封越國公。

職之變者。　田令孜以擊毬除陳敬瑄（許州人。令孜兄。）爲西川節度。唐莊宗以手搏除李存賢爲盧龍節度。王嗣宗與陳識角力而得狀元。唐周寶以擊毬獲頭籌而授涇原。宋羊玄保以碁賭郡而補宣城守。劉德願以哭殷貴妃而得豫州刺史。史宗立附太平公主授鴻臚卿。王衍以樂工嚴旭爲蓬州刺史。北齊封樂工曹妙達爲王。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侍郎。而李綱爭之（言樂工不與士齒。唯北齊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者之殷鑑。今功臣行賞未遍。而先擢舞胡。非所以規模後世。）鍾紹京典朝政。而薛稷言之（紹京昔爲司農錄事。稷言京雖有勳勞。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唐以醫工劉集補場官。而柳仲郢爭之。周以樂工王神歡爲大夫。而盧愷爭之。唐以樂工王長超授高爵。而馬周爭之。以伶人陳俊儲德源爲刺史。而郭



崇韜諫之。（莊宗曰。吾已許周匝矣。）敕醫工崔懷爲司馬。鄭餘慶執詔封還。（以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是開倖路。）新羅人金忠義進至少府。蔭其子爲兩館生。韋貫之持節不與。（曰。工商之子不當仕。竟罷去之。）唐文宗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而竇洵直爭之。優人李可及擢將軍。而曹確言之。胥吏濫章紱。（登封告成。）而張九齡謂張說言之。（既果得謗。）

有內臣而爲將相者。　魚朝恩等之爲軍容。孫程等之封侯。秦趙高魏馮翊王宗愛唐李輔國南漢龔托宋童貫（廣陽王。）梁師成元李邦寧之眞爲宰相。

儒臣而入爲內臣者。太史公司馬遷爲中書令。內臣而出領儒職者。魚朝恩。南漢自狀元及第。及雅士名儒。俱先下蠶室而後得入用事。抑何不幸也。

欒巴初以天閹爲中黃門。後陽道開通。自言出列鄉郡。張平養子蚝通于平妾。因自割其勢。后事苻堅至大將封侯。號萬人敵。楊素弟約少爲查所傷。遂成宦者。後爲內史令封郡公。樊叔略長九尺被腐爲高氏給使殿省。走周歷典大郡。封清鄉縣公。

漢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爲宰相。唐樞密使本宦



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

以木石而榮以官。秦始皇封泰山松爲五大夫。漢武封嵩山栢五株爲大將軍。武后封嵩山栢三株爲五品大夫。錢越王號其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陳封石三品。蔣山 宣和五年封石盤固侯。

烏獸而官名者。高齊後主封鷹凌霄郡君。馬逍遙郡君。赤虎儀同。南齊太祖號馬爲龍驤將軍。北漢劉崇封馬自在將軍。唐明皇謚白驟爲將軍。司馬休之封騅爲揚武將軍。金主亮號馬爲小將軍。明皇封鸚鵡爲白衣使者。綠衣使者。又呼黃鶯爲金衣公子。隋煬帝封芙蓉鷗碧海舍人。唐昭宗猴爲孫供奉。不獨齊雞開府。高緯關雞號開府衛鶴乘軒也。

蝦蟇給官廩。晉惠帝聞蝦蟇聲。問爲官爲私。賈后曰在官地爲官。令曰可給廩。先是有讖蝦蟇當貴。犬馬食縣幹。北齊幼主時犬馬雞鷹多食縣幹。 夫木石烏獸皆可加以爵祿。爵祿何足以榮士。

閒意設官而近于戲。 橘官長。漢武帝時交趾有橘官長一人。主貢御橘。侍芝郎平慮郎。孫皓時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耈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草。遂以耈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 司風令史。宋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



小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輒先啓聞。虞愿爲其官。 圍碁中正。齊明帝好圍碁。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大中正。王諶沈勃庾珪王抗爲小中正。 控鶴監。武則天時寵張昌宗官號。 接訪書画史。開元時張惟充知接訪書画史。天寶中徐湛充接訪圖画史。陶隱居啟梁武帝願作主書令史。 惜春御史。唐穆宗牡丹花開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

薦辟

所舉于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趙武也。所舉命世大才。終爲卿相十數人。荀彧也。爲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山濤也。取筆疏三十人。當時稱李吉甫爲得人。裴垍也。薦起司馬光三十三人。陳襄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王質等十餘人。富弼也。所擢登輔相者前後十人。權德輿也。嘗薦文武將吏三百餘人。李栖筠也。統領三鎭。所辟士親覩爲將相者九人。嚴綬也。

魏無知薦陳平。拜爲都尉 吳公薦賈誼。召爲博士 暴勝之薦雋不疑。拜青州刺史。 羊陟薦趙壹。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 樊準薦龐參。孔融薦禰衡。皆引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之語 蕭嵩薦張鎬。曰用之則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矣不數年出將入相 陳蕃胡廣薦徐穉姜肱。曰必能增光日月 劉焜薦任尤。曰對揚紫庭必能輔翼霜露 張說薦張九齡。可備顧問 晏殊薦范仲淹。呂夷簡薦包拯。李沆薦王旦。韓魏公薦歐陽修。謂修今之韓愈

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卽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仲不可。蕭何薦韓信曰。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房玄齡薦杜如晦曰。大王若終守藩。無所事如晦。必欲經營四方。舍如晦無可與立功者。狄仁傑薦張柬之曰。文章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石顯之薦貢禹也。欲蓋其陷望之之惡也。李德裕之薦白敏中也。欲沮樂天也。曾公亮之薦王安石也。欲以間所毐也。鄧綰之薦彭汝礪也。欲以竝列方揚也。曹節之聘姜肱爲犍爲守也。冀寵名賢以弭巳謗。如童貫之薦楊時。蔡京之延張觷。亦同此意。

藺相如以繆賢薦而顯。司馬相如亦以楊得意薦而顯。有以薦爲陷者。其毒甚于竄貶。公孫弘惡汲黯而薦爲忠。惡董仲舒而薦爲膠東相。猶未至死也。盧杞惡張鎰而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鎭撫。惡顏眞卿。謂舊臣名重。希烈可不勞而服。惡李揆。謂諳練故事。揆行則人不敢辭遠使。致三公無一生還。痛哉。

鄧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龐統每所稱述。多過其才。荀令君之舉善。不進不休。劉穆之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

白樂天薦劉軻帖令持謁庾集賢杜拾遺元金部楊文
公薦進士蔣堂帖與王魏公二公好賢汲汲如此
同門相薦 鮑駿言丁鴻。俱事桓榮友善上書言鴻經學至行 桓榮讓彭
閎皐弘。博士缺明帝欲用榮曰不如同門生。
薦同郡之人 會稽謝夷吾薦王充才學 扶風田弱薦
法眞四徵不屈 中山甄琛薦杜弼簡試諸生見弼策問大爲歎異稱之于朝。
陸雲薦張贍吳人。王基薦劉毅。顧昺薦陸歆吳郡
薦同邑之人。陳穎薦焦保。馮異薦銚期。城文人。
薦同族之人。游雅薦族弟明根于太武。



薦本治之人。中牟令魯恭薦王方。內黃令高彪薦
縣人申屠蟠等。何武薦兩龔兩唐。爲楚內史厚龔勝龔舍在沛郡厚唐
林唐遵及爲公卿薦之。張霸守會稽。表用顧奉公孫松等。
薦免官之人 不其侯伏湛策免就國而杜詩上疏薦
之 張奐免官禁錮。以梁冀故吏交舊莫敢爲言。而皇甫規薦之疏七
上復爲武威守。寒朗守清河坐免而太尉張禹薦之。爲博士。
史弼免歸田里而何休稱之。訟弼宜登台相徵拜議郎
異操而薦。韓安國之舉壺遂臧固郅佗也。安國嗜于財然所推
舉皆廉士賢于己者人以此稱慕之。

不識面而薦。胡銓之薦朱熹也孫抃之薦唐介吳中
也。未嘗與二人相識後皆以風力聞晚爲執政曰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張詠薦二能吏
張希顏范延貴也。詠問延貴曾見好官言希顏善政詠曰天使亦好官也卽日同薦于朝
外舉不避仇。舅犯舉虞子羔也。晉文問可爲西河守者 解狐舉
荊伯柳也。趙簡子問可爲上黨守者 祁奚舉解狐也。奚請老告侯問嗣焉 王生
舉張柳朔也。王生爲范氏之臣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讐乎曰私讐不及公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 蕭何薦曹參也。參微時與何善及爲相有隙至何死所推惟參 蔣
欽薦徐盛也。盛收斬欽屯吏常畏因事害己而欽稱其善孫權曰君欲慕祁奚耶曰天事未定豈敢挾私恨以蔽賢能
呂蒙薦蔡遺也。蒙嘗爲遺所白及豫章守顧邵卒蒙薦遺大帝曰君欲爲



祁奚耶
內舉不避親。祁奚舉子午。使爲中軍尉。謝安舉兄子玄。破苻
堅沈水 魏舒舉子戊。舒庶子以爲梗陽大夫 房堅千里與陽尼各舉其
子北史孝文令中正各舉所知帝曰昔有一祁今有二奚 狄仁傑薦子光嗣。爲司空丞
稱職武后曰祁奚內舉果得人 韋貫之舉弟纁。舉弟自代監察御史 蔣將明舉子
乂令入集賢院編次圖籍 蘇悅薦子逢吉 ■ 高元裕舉兄少逸。
唐文宗時中丞李石舉弟福。才堪理人 曹侍中舉子瑋。彬將死車駕臨問對曰二子璨瑋皆堪爲將璨不如瑋
呂文穆蒙正薦姪夷簡。眞宗祀汾陰過洛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有姪夷簡宰相才也。
程顥舉父表弟張載及弟頤。薦數十人而以載頤

居首。內舉者。又有耿純舉從弟植。純監馬折臂，舉植將純營。龔勝為諫大夫薦其弟舍。及侯嘉皆為諫大夫。周浚舉叔父子恢、馥。武帝問卿宗後生，答曰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並召用。郗超舉兄子邈。嘗為兗州刺史。王丘稱從弟惠。宋高以問謐，曰：後來秀令，鄙宗之美。桓冲表兄子石明。督荊江十郡軍事。柳元景言弟子世隆。得召見。杜攢薦族子泉。薦于朝。王敬弘薦從弟弘之。徵為常侍不就。庾純表族弟沙彌。應純孝之舉。李順言從弟孝伯。太武見而異之。高允言從孫僧智。聰字允言，與青州蔣少游皆有文情，由是同拜博士。蘇讓薦從弟綽。



溫嶠表稱姨弟劉羣。琨子。內弟崔悅、盧諶等。周捨舉外弟徐摛。以為晉安王侍讀。王維薦弟縉。縉有五長，已有五短。宋胡宿舉姪宗愈。宗愈伯父宿樞密出守杭，英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

自薦者。郭隗。對燕昭王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毛遂。平原君合從于楚，約客二十人偕，已得十九人，遂願備員而行。東方朔。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令待詔公車。張敞。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自治之。王霸。光武過潁陽，霸上謁曰：無公卿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由問之。舒元輿。獻文闕下不報，自言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偃可比。趙充國。漢宣欲伐羌零，營平曰：無踰老臣。劉穆之。宋武急須軍吏，道和曰：無見踰者。晉袁甫。自言能作劇縣。

舉以自代。呂蒙舉陸遜。乃召拜都督。鍾皓舉陳寔。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問誰可代，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韓愈舉錢徽。云時名行業俱在臣前。丙吉舉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事。于定國。執憲詳示，天下不冤。陳萬年。事後母孝。丙吉病對上。上許之，相次用以為相。周瑜舉魯肅。病上疏曰：肅智略足任。諸葛亮舉蔣琬。密表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羊祜舉杜預。疾篤，舉預自代。王旦舉寇準。旦疾，上問，以準對。歲餘卒，用為相。呂公著舉陳亮佐。亮佐遂大拜。

舉孝廉而讓于人。黃穆也。為郡主簿，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仲才，不聽，懷板入見，投板于地，出則臥病，寓知其不可移，從之。薦故官而願先人。李常也。劉錡與常友善。楊佐欲薦常故官，常願先錡。佐曰：僕見此風久矣。並薦之。不獨陳雷矣。



河南守舉賈誼。益州守舉王褒。河南守舉終軍。是郡國薦士也。太守舉張湯。四府舉辛湯。五府舉段會宗。是公府薦士也。暴勝之以直指而薦雋不疑。闇崇以執金吾薦龔勝。王商以衛將軍薦鮑宣。乃嚴延年舉獄吏，賦不入己，猶坐貶秩。陳勃舉茂才不以實，猶坐削戶二百。何武坐舉方正者盤辟失禮，有司以為詭衆虛偽，而左遷。蓋漢薦舉之路廣，而同坐之法嚴也。山堂攷索

掾為作荅教，其文甚美，異而薦之，華譚也。譚為鄄城令，薦掾張延。及

爲盧江。延已爲淮陽太守。小吏而擢爲主簿。仍薦于僕射。裴鑒也。鑒爲
臨漳令。擢吏與遜。何楨待楊囂生。以不臣遂貢之天朝。楨守弘農。試生
爲郡吏。楨一見便待以不臣之禮。許允稱石苞爲我輩。當相引在朝。苞求
小縣。允曰。卿我輩人云。舉門下書佐度尚也。爲上虞長。見書佐朱儁而奇之。爲于
太守韋毅。楊洪也。洪守蜀郡。舉何祗有才策。祗爲廣漢太守。洪尚蜀郡。薦軍司錄杜衍
也。孫甫字之翰。從衍辟。永興軍司錄。衍爲樞密副使。又薦之得秘閣校理。
辟舉者。吳公召賈誼致門下。漢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舊吏。皆得自辟。
孫寶明經。張忠辟寶爲屬。楊震辟杜喬。胡廣辟李膺。郭
子儀辟杜黃裳。子儀入朝。使主留後。桓溫辟謝安。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志。溫請



爲司馬。既到。溫喜甚。言平生歡笑竟日。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皇甫公義引章思
謙。引爲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重此府耳。
四薦不就。太守羊伊激諭以充歲貢。趙穆也。汲郡修武人。年三十
七。伊以爲四科之貢。宜盡國美。三返乃應辟。戎也。年四十餘不仕。江西李衡辟幕府。奏
辟幕府許孟容也。韓愈也。張建封治徐。性樂士。故其往如歸。諸府交辟。
權德輿也。未冠以文章稱。韓洄李兼杜佑裴冑交辟之。署功曹不就。輒署亭
長不得已起視職役。李充也。魯平署充不就。怒援充捐溝中。後同爲博士。每會常
欲覆也。時號殺公掾。而魏舒命之竟無他。周震也。頻爲三公府辟。
辟書下。公輒亾。

辟而不再應他人之命者。李恂于李鴻。太守李鴻署功曹。未到而州辟
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送鴻喪。起冢持喪。杜之偉于蕭昂。爲昂掌書記。昂卒。而廬陵王續
代之。手教招引。偉不應命。送昂喪還京。
舉而受賞。郤缺。狄臣。王稽。鄂千秋。魏無知。常何。
舉而受罰。陳勃。削戶。何武。左遷。廣陵守。舉孝廉徐淑。左雄詰之坐免。

貢舉

裴皡三王禮闈。唐王起四典貢舉，舉皆知名者。宋趙安仁真宗朝三典春闈。唐賈餗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相。陸贄典貢舉，時號龍虎榜。歐陽詹、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李宗閔典貢舉，世謂之玉筍班。所取唐沖、薛庠等。孫逖爲考功，選貢士多得俊才。杜鴻漸至宰相，顏眞卿爲尚書，後拔李華、蕭穎士、趙驊。柳公綽取士多知名顯貴。如許康佐、鄭朗、盧簡辭、崔與、夏侯孜、李拭、韋長。鮑防知人，正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崔郾、韋純、洪簡能、執易等，世美鮑防知人。和凝所取皆一時之秀。



父子知貢舉 高鍇子相，于邵子允躬，崔郾子璪。

不由科第掌貢舉 權德輿三年門生相繼爲公相。

李逢吉知貢舉。榜未放而入相。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

唐宣宗留心貢舉，題殿柱曰鄉貢進士李某。唐文宗時進士特盛，舉子語曰：鄉貢進士不轉上州刺史。李琪既貴爲相，乃刻牙牌爲金字曰前鄉貢進士李琪，常置之座側。

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李戡恥之。年三十，就禮部試，唱名乃入，戡恥之，明日遂返江東，隱陽羨里。進士試禮部，水炭脂炬餐具皆自將，唱名乃得入。舒元輿上書言之。以宰相公卿皆自此出，有司以隸人待之，非下賢意。

呂渭還禮部，古柳復榮，令貢士賦。楊於陵薦李程五色賦。吳武陵薦杜牧阿房宮賦。

錢起試湘靈鼓瑟詩。起于月夜聞有吟者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祖之，一無所見。及就試，李暐典衡，試題湘靈鼓瑟，即以鬼謠爲落句。暐稱絕唱，登第。林藻試珠還合浦賦。杜黃裳知貢舉，試珠還合浦賦。藻賦成，假寐，夢人謂曰：賦甚佳，但未敘珠來去之意。藻悟，乃足四句，其年擢第。黃裳謂曰：若有神助。

淡墨書，則被酒染筆也。進士榜頭貼黃紙四張，以氊筆淡墨書禮部貢院四字。唐李紓侍郎將放榜，吏暴卒，令史王祀終其事，祀善書，被酒染筆，濃淡不同，遂成故事。



色目榜花，則姓氏稀癖也。唐放榜姓氏稀癖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得舉 張鷟、陽嶠、陸元方、負半千皆試中八科。崔融擢八科高第。顏杲卿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孫逖舉手筆俊拔等科，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令蘇晉第其文異等。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惟劉憲、王適、司馬鍠、梁載言入第二等。張說對第一。詔李景諶糊名較覆，說對第一，武后屈乙等。崔沔對第一。有司覆試，沔對益工，遂爲第一。杜正玄舉秀才。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何忽妄舉此人。使擬賦五篇，大驚曰：誠好秀才。杜顗舉進士。賈餗曰：得顗足敵數百人。盧肇赴舉。先是日袁出舉人耶。答曰：亦猶沅江

煞甲九肋者稀。肇云，首冠蓬山日頭石在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

覓舉　薛登日，方今舉士詔下，陳篇希恩，奏記誓報，俯號舉人，皆稱覓舉。禮部采名，故預投公卷。柳宗元上權德輿溫卷。後周賈儀請進士省卷納五軸以上。崔鄲試士，吳武陵以杜牧阿房宮賦予之，請以第一人處牧之。錢徽不聽段文昌李紳託，而取蘇軾以題致李鷹而爲二。章得可見段升學采名，或以關節買舉，自昔然矣。

趨舉　楊虞卿喜諧麗，暑第在員，升沉在牙頰間，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森。向語曰，欲趨舉場，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得舉之有早暮　裴令公與劉虛白也。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猶是舉子，簾前獻詩。崔昭緯與張曙也。同赴舉，卜者言崔拜相當于此時，過堂後果然。

不受賄託韋夏卿也。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受財爲人求科第，探懷中金納夏卿袖，夏卿擺袖引身而去。請託皆黜李昂也。



以勢利貪緣如張奭倚子之曳白。楊暄之高第。國忠子暄舉明經不中，禮部達奚珣遣子撫見國忠，國忠詬珣，驚，卽致暄高第。鄭薰誤以顏標爲魯公後■秦熇子塡。試進士，舉省殿皆第一。

不第　唐張倬。柬之孫，舉進士不第，捧登科記戴之，日此千佛名經。董方。尤舉不第。沈彬。夢錦衣貼月，不中第。章孝標。下第作歸燕詩獻庾承宣。李廌。蘇東坡之友，字方叔。

黄巢舉人下第　張元。不第奔夏。梁師成。大觀三年常中甲科。李振。舉進士不第，疾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此輩清流，宜投之濁流。

赴舉以求榮也而先辱之如舒元輿之言露頂跣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上書言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棘遮截，疑其爲奸，又窮微探隱，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金移剌履之惡接簡。初舉進上，惡接簡頃，翫去之。亦貪緣者之有以致此。

門生

袁氏四世門生。植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袁紹傳楊氏上下門生。嗣復領貢擧。父於陵入朝。乃率門生迎于潼關。置酒新昌里第。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擢浙東觀察。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裴皡兩垂門生。皡官禮部放三榜四人拜相系維翰貲正周張礪馬裔孫。後裔孫知貢擧。引諸生謁裴公。公以詩示。有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

杜審權放盧處權。有戲之者曰座主審權。門生處權。

崔沆放崔瀣。談者稱座主門生。沆瀣一家。

李宗閔玉筍。宗閔知擧。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庠袁郁輩。時謂之玉筍。權德輿鸞



鳳集門。楊嗣復序權德輿集。奉詔考定賢良。鸞鳳杞梓。擧集其門。登宰輔者十人。狄仁傑桃李在門。或謂曰。天下桃李盡在公門。薦張柬之。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也。劉禹錫放榜詩。有滿城桃李屬春官之句。

師生同知貢擧。歐公歸田錄。王禹玉乃余校理時所解進士。入翰林同知貢擧。同任學士。李翰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凝作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輒開和相舊閤。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有玉堂舊閤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笑其疏縱。竝相。蕭遘與王鐸竝相。嘗召鐸升階。足躡勾陳中。遘旁掖起。對曰。應擧時鐸爲主司。臣中選門生也。

王仁裕之受拜。知貢擧。年已高。諸孫竝幼。每門生至。公與夫人受拜。酒饌餅餌。皆親手調品。出一詩。有衰翁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略有情句。王溥和凝范質。皆其門生。後至宰相。李石之獻印綬。唐李石釋褐。四年內。遂服金紫。長慶二年。座主庾公除右丞。始賜紫綬。石乃還紫綬金印以獻。議者榮之。

薛廷老之撰麻。唐翰林學士座主庾公拜兗海節度。廷老爲撰白麻。時人榮之。皆盛事也。

范文正終身稱門生。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

馬涓不稱門生。涓字巨濟。廷試日。劉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涓未嘗修敬。器之語客。涓曰。殿試天子自爲座主。豈可復稱門生于他人。器之歎服。

不及門生。封舜卿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濫對草綸誥。託致雍秉筆。議者謂座主辱門生。

不喜門生。晏公不喜歐陽公。公自分鎮。敘謝晏公。占十數語。授書吏作報。客曰。似太草草。公曰。答一



知擧時門生已過矣。時歐守青。晏亦出殺宛丘。晏因歐賦雪詩遂有語。

旁掖座主蕭遘。見本類。曲躬擧主鄭弘。第五倫擧弘。弘爲太尉時。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詔聽雲母屏風分隔。

不替門生之禮如歐陽修。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門。修雖貴不替。張芸叟。哀荊公詞云。慟哭一聲惟有淚。故時賓客合何如。又云。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論門生之情如白居易。詩云。商人老皓雖休去。終是留侯門下人。柳宗元。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世道之薄久矣。當誦此言。

古事比卷之二十六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七





# 古事比卷之二十七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飲較

## 同年

李固有同歲生。得罪于梁冀。魏武與韓遂父同歲孝廉。漢燉煌長史武班。與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同歲郎署孝廉。柳斂同歲犍爲趙臺公。晉陶侃與陳敏同郡同歲舉吏。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矣。日知錄

寇萊公準與王魏公旦同年。準在樞府。上欲罷之。準遣告魏公求一使相。門則延有援。亦當懇辭。豈得私于上。議與官。魏公曰。準有才望。與一使相。使當方面。翌日降制。告謝感激。上曰。王某知卿。具道王言。公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又與向敏中同年。周屯田郎中復與曾子固父同年。俱天聖二年進士。

同姓同年。李摯李敏也。同門同姓同歲同年登第。李亮工李伯時李元中也。同年登進士。號龍眠三李。同郡同年。葉祖洽上官均也。邵武葉祖洽延試第一。上官均次之。郡有瑞檟雙實。友壻同年。王懿恪歐陽文忠也。拱辰修同年進士。同爲薛簡肅壻。然修心少之。爲參政時。吏擬進拱辰僕射。修曰。非曾任宰相者不可。故官終身不至執政。謚懿恪。于李文靖文忠王范文正。共黨不同。同年俱少。黃台符張賓也。合符十六歲。賓十八歲。同年登科。在鄭宣州幕。趙昌言陳儀賓儼胡旦也。盡門年生仁少年。梁顥與同幕五人。旦夕飲會于樞第。每乘醉方歸。謗日。願三更。實半夜。

劉禹錫云。同年友當盛時。連轡舉鑣亘絕九衢。今來落落如晨星之相望。柳子厚云。聯貢于京師。車必挂轄。席必交衽

李絳之私同年。元義方言絳私同年許季同。憲宗問絳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登科然後可識。若其有才。雖在兄弟子姪。猶將用之。況同年乎。桑維翰之厚同年子。王祐父徹與維翰同年。維翰入相。祐教書自陳。維翰禮待甚厚。宜也。乃有相惡如王鐸楊收之于薛逢。唐王鐸楊收皆薛逢同年。收作相。逢有詩。收怒之。鐸作相。逢又有詩。鐸又怒之。王黼之于聶昌也者。聶貴遠山與王將明甫同年。始甚歡。聶于樂籍中有所屬意。王亦昵之。每戒不令前。聶恨之。因而成仇。其後甫改名黼為相。聶以蔡元長薦改名昌。擢為侍從。黼用事。貶昌。靖康時黼誅。聶有力焉。



聶出使絳州被害。

同官

姚崇與盧懷愼同相。崇專斷議而懷愼推之。陸贄與趙憬同相。贄專裁決而憬恨之。蕭嵩薦韓休同相。後惡其守正不阿。呂夷簡事王曾謹。曾薦為相。夷簡專決而曾不能堪。遂俱罷趙挺之與劉逵同相。挺之每建白。務開其端而使逵畢其議。逵亦欲自以為功。直情不顧。受牒而獨得時譽。劉仁軌也。僕射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輒以美言詢之。至德據理難詰。貧有寃結者則密為奏辯。由是時稱皆歸仁軌。夕直而代坐彼貶竇參也。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



而往。參當坐。遂被貶。人義之。同在西府。韓魏公范希文富彥國也。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三將協心。劉安世張浚韓世忠也。光世貽書二帥。二帥復書交致其情。同列怨望。汲黯也。黯為右內史。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弘貴與黯同位。弘至丞相。湯為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不能無少望。不得共坐。賈復也。復與殺孝共坐。孝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不與同列。關羽也。先主遣費詩拜羽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詩曰。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可惜此舉。恐有後悔耳。羽感悟受拜。同列相輕。王羲之也。與王述齊名。甚輕述。先為會稽以居母喪。羲之代之。一弔不復重詣。述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府行郡界而不過羲之。同官相疏。何敬容也。尚書令何敬容

用事。與羊侃同省未嘗遊造。**以同官被嘲王儉也。**王敬則與儉同拜儀同三司。徐孝嗣勅儉曰。可謂遵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同列不平劉文靜也。**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酒酣拔刀擊柱曰。當斬裴首。**同列不樂王仲舒也。**召爲中書舍人。視同列率新進少年。不樂曰。豈可復治筆墨于其間哉。**同官喧競鄭畋盧擕也。**同在中書。因議政喧競。撲硯。王繹歎曰。不意中書有兎解之事。**同列兩罷李紳韓愈也。**紳爲御史中丞。李逢吉忌其剛。而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詆訐紛然。于是兩罷之。**同列相仇李文定同丁晉公也。同列平心。劉器之蘇東坡也。**與同朝。至元符末各謫嶺海。始交歡。器之語人云。浮華習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曰器之鐵石人。



## 交代

**代而無異前人者。曹參代蕭何。**爲相一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黃霸代韓延壽。**居穎川。因其迹而大治。**謝方明代前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迹可尋。**楊於陵代袁滋。**判華州。不易袁公之政。**王曾代陳堯咨。**繼知大名府。署圮者葺之。損者補之。無所改作。政有不便。悉推其非。**馮京代趙抃守成都。悉循其舊。李及代曹瑋爲陝帥。能謹守其規模。任中正代張詠。能守其規。可見善于避守者。正以見長。**及與中正。皆王旦薦。**代而不同前人者。歐陽修代包拯。**代知開封。拯以威嚴御下。公簡易循理。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曰。凡人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其所長耳。**代而不及前人者。任尚代班超。**超曰。水清無大魚。宜蕩佚簡易。尚曰。班君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郎狐代陸俟。**俟言狐必敗。高車必叛。**代而相按相怨者。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問延壽放散千餘萬。延壽即按。按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上各令窮竟所考。望之無事。延壽竟坐棄市。**王羲之代王述爲會稽。**事見同前。**因後官而稱及前官者。王章王尊王駿。**京兆民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張敞。**杜詩**遷南陽太守。治政清平。時方于召信臣。謂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云。**鄧攸**去吳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乃夜中發去。吳郡歌曰。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遭誚除代江革也。為廬陵王長史，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還都，言革憍事好酒，以王與聽事代。為代懷怨詹太和也。太和坐微累下大理，李傅正曰：子肯尖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後十年，傅正為轉運，太和自郎官出為代。傅正曰：若有素者。答曰：風采堂堂，固非共所見，但不知比往時肯不尖否。傅正愧悔。門生為代范津也。津初薦傅燮，及津為漢陽，與燮合符交代而去。同年為代王曾李廸也。罷相皆領青，又為交承。

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恪入屯若新。而柴桑舊屯，恪頗有毀壞，深以為慚。吳志　蔡凝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將之郡，更令修中書廨宇，曰：庶來者無勞。南史　王導治揚州廨宇，曰：我正為次道治此。天中記



僚屬

盧承業與江都尉婁師德曰：子台輔器，當以子孫相委。詎論僚吏哉。盧齊卿引張守珪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耶。范述守永嘉，蕭景為永寧令。述雅服景為政，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東海王越牧兗州，以江統為別駕，郄鑒為賢良，阮修為直言，陳收為方正，時謂知人。　漢王堂守汝南，簡聚才識，委功曹陳蕃，拾遺補缺，任主簿應嗣，郡內大治。



梁統不以官屬禮孔奮。奮在姑臧立節，統深相敬，常迎于大門，引入見母。　陳蕃特為徐穉設榻。蕃守豫章，禮請穉為功曹，蕃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李栖筠待許鳴謙以異席。栖筠觀察湘西，許為判官，常待以異席，事多咨之。　楊再思目徐堅舍人樣。再思每目堅為鳳閣舍人樣。堅屬文典雅。　喬琳稱任紹業御史才。琳謂參軍任紹業曰：子紀綱一州，能勃刺史乎。紹業由條所失。琳曰：能知吾失，御史才也。　李崇義因裴琰之省決積案而驚稱。裴漼字琰之，為司戶參軍，年少不主曹務，積案數百，崇義趣斷之，省決一日而畢，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名動一州，號霹靂手。　庾公見劉爰之坐榻與語而失望。殷中軍稱爰之于庾公，庾公取以為佐，與語殊不稱

遂名之爲羊公鶴。善舞。客試驅之。氃氋不肯舞。
判官而後入相。李藩也。張建封鎮徐州。辟爲判官。令新羅僧相李。降階迎曰。是紗籠中
人。從事而後入相。李逢吉也。從事振武日金城寺僧見一人介胄持斧而入俄報
李來。故逢吉出入將相二十餘年。
舊交爲僚屬。 李奬謂宋遊道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
爲佐史。令弟北面于吾足矣。奬爲河南尹。辟遊道爲中
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 杜畿與衛固少
相侮狎。嘗博爭道。畿曰。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駡之。及
畿守河東而固爲郡功曹。



屬吏不肯苟循其上。李承之于太守。爲明州司法。郡守任情縱法。承之曰
事在公。公自斷之。若在有司。當循三尺法。守憚共言而止。張九韶之于監司。僉判鎮東軍民
冒嚴禁。事迓勞郡者。公謂使者曰。當坐者止數人。監司辭旨倨公。公卽投檄而歸。
蕭至忠答李承嘉曰。御史若先白大夫而後彈事。如彈
大夫。不知當白誰也。宋明道中上謂執政曰。若臺諫是
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
沈嵩依宋王劉昶。遇之無禮。 竇受徵謁孔勍于襄州。
處之賓席。然薄于禮遇。
僚佐之傲誕者。光逸爲博昌小吏。衆溫解衣入令被中臥令奇而釋之。王

子猷爲桓沖參軍。沖日。府事當相料理。子猷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朝來西山。致有爽氣耳。
又從沖値雨。便下馬入車中。曰豈有獨擅一車。不容國士乎。杜甫爲嚴武參謀。常醉登武
牀瞪日曰。嚴挺之乃有此兒。王徽之參軍。桓沖問卿何署。對曰。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謝
超宗驢府。失儀。出爲南郡王司馬。人問何府。超宗怨望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正應爲
司驢。郝隆詩作蠻語。爲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隆句有娵隅。曰蠻名魚。溫日。何故作蠻語。曰
千里投公。始作一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羅友逢鬼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
郡。溫雖笑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守襄陽。
長屬互奏。 孫寶刺益州。廣漢守扈商不任職。寶親入
山谷。諭告羣盜。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爲亂首。由不任職。



致有盜賊。商亦奏寶所縱有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
免。 楊憑江南觀察。冒沒于財。李夷簡爲屬刺史。不爲
憑所禮。至爲京兆尹。發其貪。憑貶。夷簡賜金紫。
權敷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 巴肅歷愼令貝丘
長。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 貢禹爲河南令。以職事
爲府官所責。免冠。遂去官。 卞延之爲上虞令。太守孟顗
裁之。脫幘投地。拂衣而去。 宗慈修武令。太守出自權
豪取貨賂。遂棄官去。 橋玄洛陽左尉。梁不疑爲河南
尹。以公事當詣府大對。耻爲所辱棄官。 楊章平原令。

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章耻與接事。託疾牧豕。趙岐皮氏長。中常左悺兄勝代郡。郎日西歸。孫堪爲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便解印綬去。陳蕃刺史周景辟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范滂爲光祿王簿。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板棄官。陶謙舒令。與郡守張磐有隙。委官去。陶侃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侯霸辟閎仲叔。不問政事。以仲叔不足問。不當辟。辟而不問。失人。投劾而去。

故吏先達。華譚也。見薦辟。楊洪也。洪爲蜀郡守。舉門下書佐何祗。祗爲廣漢太守。



而洪尙在蜀。每朝會。祗次洪坐。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故吏同列。權德輿也。作杜佑墓誌。嘗參府辟。晩聯台座。輙避故吏王戎也。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輙下道避之。故吏每避。胡廣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稱疾避廣。故吏相繼。劉晏爲轉運。其商推財用之術。皆一時之選。故沒後二十餘年。韓洄元琇裴腆包佶盧貞李衡。相繼分掌財賦。有聲者。皆晏之故吏也。成就故吏。鞠詠以文受知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仁和縣。先以書詩寄王公。不答。及至。畧不加禮。課職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專修吏幹。後王公參政。首以詠薦。曰。詠才不患不達。所憂氣俊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鞠聞以爲眞相知。

宗資汝南守。以范滂爲功曹。成瑨南陽守。以岑晊爲功曹。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杜恕舉劉毅。三魏稱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外黃令史邶以爰延爲嗇夫。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頌則頌矣。而權侵其上。豈可冊政與齊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以興。甚則如秦之婦人嬰兒。所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商君反爲主。而大王反爲臣矣。范雎曰。聞齊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大后穰侯。不聞有王。晉郤客說魏王安釐曰。天下徒聞信陵君。不聞有王。召聰對呂光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殺進。·權之有獨擅者。勢不得不歸之。

附幕僚

竇憲置班固傅毅幕下以典文章。魏武以陳琳孔璋阮瑀元瑜為記室。

東海府中三才。劉輿慶孫長才。潘滔陽仲大才。裴邈景聲清才。太傅司馬越。向布衣之操。為中外所歸。 湘東府中二協。顏協為記室。顧協亦在蕃邸。才學相亞。孟昶府三素望。司馬阮萬齡袁豹江夷。

幕府之稱得人者。裴度充淮西招討。仍以馬總為副。韓愈為行軍司馬。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判官書記。 錢文僖留守西都。謝希深為



通判。歐陽修為推官。尹師魯為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名士。

鄭從讜節鎮河東。奏用王調劉崇龜劉崇彝等多名士。人謂之小朝廷。李庭芝在淮南。辟陸秀夫置幕下。時得士多者。稱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

孔融為北海相。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邴原為計佐。陶侃鎮武昌。殷浩庾翼等為佐史。號為多士。韓滉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所長。無不得人。

武元衡節度劍南。雖淡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王鍇節度河西。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商等。皆一時之選。元稹觀察浙東。所辟幕職。皆當時之士。崔衍觀察宣歙。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李栖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王質觀察宣歙。任幕府者。若裴夷直趙晳李行方劉蕡。皆一時高選。

王子師之辟荀孔。東海王越。以江統為兗州別駕。與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此者不。統舉郗鑒阮修程牧。烏重胤之羅溫石。鎮河陽。禮致石洪。因洪禮致溫造。

兄弟同幕。楊收楊嚴也。唐西川杜悰辟為判官。劉崇望也。兄弟四人。同在



崔安潛府。江華江觀也。華為雍州記室參軍。觀兼書記。

鄭愨李寶僚避暑于使君林。休在歷城北。魏正始中愨避暑于此。取大荷盛酒。刺屈莖驗之。名碧筩。 錢文僖遣廚傳勞客于龍門。謝希深歐陽永叔同遊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遣吏以廚傳歌伎至。勞之曰。山行良苦。當少留龍門。府事簡。無遽歸。

院置起草。如李德裕于劉三復。三復長于章奏。德裕辟之。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私第別置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用兵詔令制置。即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無能與。 府號蓮花。如王儉于庾杲之。儉用杲之為長史。蕭緬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為蓮花池。

令狐楚牛僧孺辟劉蕡為從事。待如師友。楊於陵辟韋

皐李翱在幕府。咨訪得失。

陳遵日出醉歸。爲公府掾吏。曹務數廢。 杜牧每夜遊。牛僧孺倅爲記室。後以拾遺召。僧孺以縱逸爲戒。取一篋示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大感服。

桓溫令郗超帳中卧。謝安王坦之詣溫論事。溫令超卧聽。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王丞相命許璪顧和入己帳眠。俱丞相從事。嘗夜至丞相許戲。便命同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床便哈臺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書記

孔稚圭與江淹對掌辭筆。周弘直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㲄同掌書記。

禰衡爲黃祖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李珙下筆輙得梁太祖意王儉令任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

武宗會昌初。封敕作詔書。慰邊將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如出帝意。賜以宮錦。封敕常作李德裕制。德裕口誦



撫敕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今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解玉帶遺敕。

令狐楚太原書記。節度鄭儋暴卒。軍中將欲爲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刀追楚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司空頔爲楊師厚判官。師厚卒。賀德倫初至。三軍亂。張彥馳騎召之。即操筆于白刃間。神氣自若。筆不停輟。連章數奏。

文彖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皆人人歡暢莫不悦附。東海王長史劉輿也。軍書羽檄。朝夕塡委。一

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李德林也。于坐答書。自旦至日中。得八十函者。朱齡石也。得百函者。劉穆之也。

諸葛恢爲鎮東參軍。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斟酌酬答。咸稱折中。

繁欽所與太子書記。發喉囀意。率皆巧麗。

房玄齡嘗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稾草。

李巨川韓建書記。四方書檄。酬報輻輳。灑翰陳敘。文理俱愜。

趙知禮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蔡景歷草檄。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謀之。景歷弗之知。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

侯景初平。每事草創。孔奐甄明故實。問無不識。儀注體式。牋奏書翰。皆出于奐。

神武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楊愔作。

丘遲作書而陳伯之降。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

楊愔作祭文而鄴城附。神武攻鄴未下。命愔作祭文。燎畢而城陷。

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令狐楚商隱爲楚巡官。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商隱緣爲誄奠之詞。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時號三才。

劉三復長于章奏。李德裕軍政之餘。與之吟咏終日。德裕既歿。三復子鄴奏還德裕遺骨。兼賜贈官。詔從之。

附 書問

馬季長與竇伯向書云孟陵奴來見手迹歡喜何揰次于面也。蔡伯喈云相見無期惟是筆迹可以當面。孔文舉云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視其人。

徐湛之善于尺牘音詞流暢。 柳槃箋奏博洽。朝廷託為箋奏以其博洽目為柳箋子。 陳遵與人尺牘皆藏弃以為榮。守河南治私書謝京師親故口占數百。親疎各有意。 陳咸求入帝城。常郡守數縣遺陳湯與書曰仰蒙子公宛轉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盧柔隨機報答。後周。盧柔書翰往來。日餘百牒。隨機報答。皆合事宜。可見辭令之有用。



嚴光口授。侯霸使西曹侯子道奏書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口授之。使者嫌少。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王平口授。蜀土平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備知大義。

劉弘每有興廢。手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 陶侃為荊州。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鄧訓好青泥封書。故吏于洛陽市藥。過趙國易陽。井。載青泥至上谷遺訓。 劉禹錫用綠盆麪糊。于預權門。書尺報謝。綠珠盆中用麪一斗為糊。以供緘封。 殷洪喬投之于水。守豫章。都下人士。因其致書。次石頭。皆投之于水。 胡安定投之于澗。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得家問。有平安二字。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張文濟之不觀。見親友書。無月日。便擲于地。更不復觀。 何曾之不報。曾性倨。人以小紙為書。勅記室勿報。 潘炎之未嘗輒開。劉晏任權。炎乃其壻。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解有古人節。 邴原之藏之以遺。孫崧曰。常以書相介。原以求師啟學。非若交際。待介而成。乃藏其書于家。單布負笈。苦身持行。歸以書還崧。 杜安藏之壁中。十三入太學。貴戚遺之書。安壁藏之。後以免禍。 王惠聚之閣上。為吏部。人與書求官。聚閣上。及去。藏印封如初。

方湛言樊闓通丁謂之書。謂貶。追籍其家。得士大夫書。悉焚之。不以聞。 王旦樊與日者往來之書。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得有朝士所與往占吉凶說。真宗欲付御史。旦自取嘗所占問。願并付獄。帝意解。旦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帝復悔。馳取已焚矣。由是皆免。

不喜作書。稱康也。康絕交書曰。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則不能久。 不數附書。李翱也。答孤獨舍人書。所不數附書者。性頗慵惰。便一切書斷。祗作報書。



元載之書。有丈人求官。贈以河北一書。私發視之。惟署名而已。不得已試謁。判官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疋。 高逢休之書。頗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求高逢休諫議書為先容。滑啟之。疏不言其。但云。招業等。擬將一尺二寸汗脚。踏他能尾道。其歎息而已。

席豫書不作草字。 三國劉廙曰。尊卑有分。不敢修草書。

光武細書成文。手書賜方國。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晉元帝草書鳳尾。批諾侯殷奏。草書諾字。尾如鳳尾。故云鳳尾諾。

奸邪

趙高指鹿爲馬。東蒲爲脯。（羣臣言鹿言蒲者。皆陰誅之） 高德儒指野鳥爲鸞。 蔡京以兩頭龜爲罔兩

李林甫專權十九年。元載十六年。蔡京二十三年。秦檜十七年。史彌遠二十七年。賈似道十七年。

石顯探人主微旨。 梁冀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 朱异善刺人意。 裴矩。煬帝曰。大識朕意。郭衍。[illegible]曰。心與朕同。 楊國忠探知人主好惡。 李林甫餉遺左右。審伺微旨。至褻夫御婢。皆所欵厚。故上



舉動必知之。 元載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旨探微。言無不合。 李訓鄭注善事餉探。王欽若度帝厭兵。 童貫先意承旨。工哉引兌。安得不敗。

田蚡奉邑食鄃。居河北。時河決而南。鄃無水災。邑收入多。遂不復塞。 武三思食邑在貝。時水災。議捐租庸。三思慮其封物。令韋巨源駁之。河朔頗多流散。小人爭利于甲。蚤貽國之患如丘山。

德宗稱盧杞忠貞強介。 神宗稱呂惠卿進對明辨。小人易于惑主如此。

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之。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之。

關播欲有所言。盧杞目禁乃止。帝語王涯別與李訓官。李德裕搖手止涯。帝適見不懌。

仇士良戒其黨曰。人主不可使閒暇。 楊戩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

裴延齡引經義惑憲宗。王安石引經文惑神宗。一也。

自漢以來。賊臣竊國命。將欲移鼎。必先遷都以自便。董卓以山東兵起。謀徙都長安。驅兵數百萬口。更相蹈藉。



悉燒宮廟官府。二百里內無復雞犬。高歡自洛陽遷魏于鄴。四十萬戶狼狽就道。朱全忠自長安遷唐于洛。驅徙士民。毀宮室。長安自是丘墟。卓不旋踵而死。曹操迎天子都許。卒覆劉氏。魏唐之祚。竟爲高朱所傾。凶盜設心積慮。由來一揆。（奇問）

晉之篡魏以賈充。其亡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亡亦以素。（立太子勇。易太子。亡兆也。）玄感之于素。猶徐敬業之于勣。煬武之立。素勣力也。其子欲撲其燎。得乎。

裴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德宗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

松延齡曰。近見同州一谷數千株。上曰。開元天寶間求猶不得。今安得有之。曰。天生珍材。待聖君乃出。開元天寶何從得之。宋高宗之相李綱也。顏岐言張邦昌爲金人所喜。宜增其禮。綱爲金人所惡。宜置閑地。綱入見。願歸田里。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以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甚矣小人之無忌憚也。欲諫其君。則不顧其君之有祖。欲黨逆而排正以誤國。則不復知其有君。是而弗誅。朝無復可誅之人矣。問奇

曹丕旣纂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乃以已而窺聖人。



謂纂而文之以遜讓耳。丁謂嘗謂古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同前

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𠌫服硫黃鍾乳粥。豈亦其所稟異耶。同前

權勢

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勢焰可炙。韋渠牟也。當其黨盛。門若沸羹。王伾也。舉選者走門下。無不得所欲。升沈在牙頰間。楊虞卿也。慕容超時。內外無不憚之。公孫五樓也。王鎭諂事五樓。諺曰。欲得侯。事五樓。崔鉉權傾中外。時用事四人。鄭魯楊紹段復瓌薛蒙也。諺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張嘉貞爲中書令。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嘉靜崔訓也。論政事頗招權。號令公四俊。

周湯居二千石。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



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漢刑法志　趙壹傳云。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朱暉傳云。運掌則使賤吏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隋唐記云。忤意者嚴霜夏零。向旨者膏雨冬澍。盧杞爲相。朋附者咳唾立致青雲。睚眦者同盼已擠溝壑。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漢武帝謂田蚡也。未曉大將軍。謂王鳳也。漢武帝欲拜劉歆中常侍。左右云云。王鳳不可。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謂綦毋珍之也。齊廢帝寵倖珍之。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陳高帝時謂荀伯玉也。平章得無

不可宋度宗謂賈似道也。幸景靈宮。將還。似道期雨止升輅。胡貴妃兄顯祖請升逍遙輦還宮。帝云云。顯祖給云平章已允。似道大怒。帝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妃為尼。豪橫者。如竇憲奪沁園公主之園田。公主逼畏。不敢計。來俊臣取士民之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虢國夫人撤韋嗣立之屋。飭工突入嗣立宅。撤去舊屋。自為新第。但授韋氏以隙地十畝。李輔國置察士數十人。潛令于人間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恩亦于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沒其家貲。梁冀之秦宮。冀愛幸監奴秦宮。出入冀妻孫壽所。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振。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元載之卓英倩李待榮。元載秉政。官由賄成。主書卓英倩李待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倚榮。齎貨殖求官者。道路相屬。路巖之邊咸。巖親吏。巖通賄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千。與元和初堂後主書結璫之滑渙同。渙與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杜佑鄭絪低意善視之。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鄭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李吉甫言賜死。

梁冀義康秦檜之權勢一也。梁冀之貢獻。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乘輿乃其次焉。義康之進柑。大于供御者三寸。皆逼而無憚。檜之易魚。譎而多數。顯仁太后言子魚大者絕少。王夫人對曰。家有之。當以進。檜明日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曰。我道這婆子村。此冀康卒誅。而檜幸保牖下也



元乂與宦官劉騰表裏擅權。李義府勢傾朝野。公卿不由其門而進者。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人且為引重。李林甫包藏安忍。傾韋堅。族楊慎矜。李邕裴敦復。並坐極法。王鉷父子權寵。雖李林甫亦畏避之。楊國忠貴震天下。林甫不利于太子。掎摭陰事。皆國忠發之。乘而為邪。得以肆意。吉溫為陳代李之策。李輔國勢傾朝野。代宗號為尚父。程元振顛禮自恣。人畏之甚于輔國。路巖韋保衡勢動于下。巖衡當國。勢動于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下。民不堪命。起為盜賊。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誅梁冀。同日封侯。四侯兄弟姻親。宰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單超卒。四侯轉橫。競起第宅。金銀罽毦。施于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兄弟姻親。宰州臨郡。

梁冀封邑取鄧禹。禮儀比蕭何。賞賜比霍光。韓侂胄除平章軍國事比呂夷簡。省同字比文彥博。省重字。三省印并納其第。王鉷兼二十餘使。文案堆積。胥吏求押一字。累日不遂。楊國忠領四十餘使。事務鞅掌。但署一字。猶不能盡。梁師成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隆禮兼官。總由專權一念所致。

赫赫一時者。如秦之四貴。穰侯華陽。高陵涇陽。漢桓之四侯。左迴天。悺。具獨坐。瑗。徐臥虎。璜。唐兩墮。衡。晉之三楊。楊后父駿及弟珧濟用事。勢傾內外。時謂三楊。宋之四貴。蕭道成。袁粲。褚淵。劉彥節。南齊之六貴。始安王遙光。徐孝嗣。江祏。蕭坦之。江祏。劉暄。

北魏之八貴和士開。與婁定遠。趙彥深。高文遙。綦連猛。高阿那肱。唐邕。胡長仁。同知朝政。北齊之三貴。韓長鸞。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北齊鄴中之四貴。孫騰。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權勢熏灼。專恣驕貪。

本無爵位而憑藉以逞者。如漢伯榮。安帝乳母王聖女。威儀翕赫。王侯二千石爲拜車下。慧琳。號黑衣宰相。孔顗曰。可謂冠履失所。陸澄。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陸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値澄爲中丞。測訟爲所抑。世以此少之。唐高力士太子呼之爲兄。許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又齊茹法亮呂文度。勢傾天下。王儉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周劉昉。封黃國公。鄭譯。封沛國公。朝廷傾屬。稱爲黃沛。諺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宋王黼。故侍郎許將昭德坊賜第在左。黼奪之。又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朱勔。



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衆。頤指目攝。流毒州郡者二十年。

壅蔽

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不得聞。梁武信朱异。乃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奸人不壅蔽而下情通矣。魏徵言。

李林甫恐對策斥言其奸。建言郡縣精試。送尚書省覆試。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元載恐奏事者攻訐其私。請百官奏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真卿上疏論之。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是之謂矣。



鮮于仲通討南詔大敗。楊國忠乃敘其戰功。李宓全軍皆沒。國忠更以捷聞。　劉法伐夏敗。爲夏人追殺。童貫隱其敗而以捷聞。

章邯請事。使長史司馬欣。而趙高不見。留司馬門三日。李斯獄中上書。而趙高棄去不奏。妄爲反辭。以相傅會。郭子儀請益兵。使判官王延昌入奏。程元振遏之。竟不召見。

咸陽老父郭從謹曰。事不至此。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illegible]之。草野知有今日久矣。秣陵老人遮梁武帝車駕曰。爲法急于庶民。緩于權貴。新店民趙光奇言詔令不信。

冑濫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更始時長安語也。貂不足。狗尾續。趙王倫時諺也。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權俱反）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武后時語也。（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論賢愚。悉加擢用。）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諸議參軍市中無數。陳徐陵言永安時也。（曰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于錢絹。）騶子倡人。鳴玉曳履。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馬周語也。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歲有無涯之請。臺寺之內。朱紫盈滿。蕭至忠諫中宗也。牧守由將校



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劉寶客語也。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晉陳頵上言也。（言今功無大小。皆以已亥格斷。非所以重名器。）銀青雜胥于胥徒。金紫啻施于輿皁。唐陸贄奏也。緋衣衆于青衣。象板多于木笏。武則天時劉知幾表也。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齊阮佃夫納賂也。

漢更始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繡衣錦袴。襜帝時。諸將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時西圖弄狗者進賢冠帶印綬。晉趙王倫奴卒厮役。亦加爵位。宋泰始時。軍功既多。捉車者郎將。騎馬者員外。梁天監時。有都騎塞市。郎將塡街及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諸議參軍市中無數之語。北齊暮頭皆至開府。唐張巡在雍丘。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則大將軍告身易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奉天。渾瑊之童奴黃芩力戰。即封渤海郡王。僖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貞在鳳翔。持管籥者



亦呼為司空太保。

延熹（漢獻帝時。）刻印不供。多以錐畫文。建始（趙王倫僭號。）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漢武帝置賞官名武功爵。（令民入粟得買爵。大者封侯。小者郎吏。）三王詠

趙王倫制已亥格以賞功。

晁錯策入粟拜爵。　漢安帝令吏人納錢穀得至關內侯。　後漢募入奴婢得為郎。　宋文帝令入米七百石除郡。漢靈帝開西邸納錢賣官。（于西園立庫以貯之。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公千萬。卿五百萬。段熲張溫雖有公勳名。衆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　唐玄宗納錢賣

僧尼道士。肅宗納錢賣明經。僖宗賣空名

御史告身。以軍儲不足。貸富商錢穀。

漢之鴻都。靈帝于鴻都門內置學。勅州郡三公辟召。多無行趨勢之流。唐之斜封。安樂公主上官婕妤。請謁受賕。眘沽賊獲。用錢三十萬。別降墨敕斜封付中書。時謂斜封官。大曆之債帥。自大曆以來。節度使皆以倍稱之息。貸錢富室。以賂中尉。動逾億萬。然後得之。至鎮重斂以償。及王沛薨。裴度韋處厚以高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東西之四銓。唐中宗時。西京東都各置兩吏部。■上官婕妤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從遊。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至德之賞功。肅宗至德中。專以官爵賞功。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長興之吏卒。長興以後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檢勘告身。至以萬數。至以籠餅多肉授御史。武后時。又其爵林拏小黃紙疏名。廢帝為太孫。凡諸小人。逆加爵位。以黃紙囊盛名號帶之。濫之所及者。

醫人以堂牒賣官。王祖道醫人陳究以空名堂牒賣官。后妃以教令賣官。蜀王衍太后太妃。每一缺出。入錢多者得之。



僭越

權不足以節制之而後僭。其端啟于大臣外戚宦官。如張禹請肥牛田地。田蚡請考工地益宅。王譚借明光宮避暑。侯覽堂閣相望。僭擬宮省。張儉奏覽侵奪人宅三百餘所。起第十有六區。趙忠張讓。第宅擬則宮室。馬防兄弟。大起第觀。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王國寶起齋似清暑殿。孝武惡之。茹法亮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楊素家僮數千。第宅華侈。制擬宮室。王黼乘高為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朱勔園池擬禁籞。服食器用。上擬乘輿。心無上矣。

蕭望之奏韓延壽在東都。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衣黃紈方領。　梁天監四年。有司奏吳令唐庸鑄盤龍火鑪。翔鳳硯蓋。禁錮終身。

宋宦者徐龍駒代帝畫敕。宋廢帝以駒為後閤舍人。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陳侯安都御座稱觴。坐于御座。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啟借供帳水飾。載妻妾于御堂。歡宴。齊刀敕入殿詆訶天子。東昏左右捉刀應敕之徒。騎馬入殿詆訶天子。韓侂胄假筆批黜。假作御筆。批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時名孔休源慶緒為兼天子。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安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皇太子。公卿

弭貂插筆。奏決于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祖珽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後主令韓鳳檢得其詐。勅受賜十餘事。以前與重誓不殺。出刺南徐。曹洒醉衣黃衣。曹利用以從子洒醉衣黃衣令人呼爲哉而請。

趙忠詭父僭爲玉匣偶人。朱穆剖棺陳尸出之。董賢僭候伏。皆受上賜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押。豫以賜賢。貢獻先輸梁冀方鎮先貽劉廷朗。後議貢獻。敬奏除授。一歸廷朗。諸王不能答。

作經以擬聖者。其後儒之僭乎。揚雄太玄擬易。晉王長文通元擬易。劉向洪範五行傳擬書。唐陳黯禹誥擬書。而虞卿春秋。呂氏不韋春秋。楚漢春秋。陸賈吳越春秋。趙曄晉春秋。檀道鸞唐春秋。吳兢漢尚書。孔衍隋尚書。王劭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并孔衍續書。王通續尚書。唐陳正卿又擬論語者。揚雄法言。王通中說。宋尚宮唐內人宋若莘女論語。何紛紛也。孝經孔子所論。郭良輔變爲武孝經。唐鄭氏唐侯莫陳邈妻。易爲女孝經。以至農孝經。宋賈元道酒孝經。不著撰人名氏。皆妄以稱爾雅周公所記。孔鮒轉爲小爾雅。張揖又衍爲廣雅。魏以至博雅張揖埤雅。陸農佃皆襲其類。

漢南粵尉佗自稱武帝。晉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宋僕智高僭號仁惠皇帝。生而有謚乎。旣僭矣。焉問禮。蕪蠻



## 躁進

躁進者。蘇易簡不勝寒冷。受太宗顧遇。罷參政知鄧州。年幾逾壯。有不勝寒冷之歎。竟不登强仕而卒。夏侯嘉正想知制誥。爲館職。平生好燒鍜。常曰。吾得見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錢惟演想黃紙押字。自樞密使爲使相。歎曰。我于黃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崔日知恨不居八座。爲太常卿。起樓與尚書省相對。人謂崔公望省樓。王靖之求侍中而不果。爲穆之所厚。就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何衍求侍中而不得。衍性躁動。除黃門郎未拜。求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以怨詈賜死。江淹以固求被黜。淹領東海郡丞。太守陸澄丁艱。自謂郡守應行軍事。因求之。建平王景素怒。黜爲吳興令。杜亞以言議見出。德宗召亞。亞自揣必以宰輔徵。促程而進。與人言議。多話及行宰相政事。所在方面。咸以公事諮析。亞皆綳之。帝微知之。出爲陝州長史。伏挺致書。罷武康還東郊。築室。不能久事隱靖。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引敬。通之賞景卿。疏公之知仲蔚。後孫出仕。何澤遺嬖諂闕上章。七十餘。求進不已。見從榮隆盛。帝又多病。令嬖宣子進狀。請立秦王爲皇太子。明帝不悅。致從榮不軌。而澤敗斃。舒元輿闕下獻文。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卒爲名臣。今臣自陳文章。五晦朔不一報。竊謂才不後周貞也。和逢堯詣闕下上書。武后時。負鼎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任贊冒闕獻策。稱帝澤臣。且乞召對。辭多不遜。杖脊配役。魏愷徼自披陳。除青州長史。固辭不就。積年沉廢。遇楊愔丁路曰。雖復霖雨自天。終待雲與四

欲。數日除冀州刺史。胡裴意在章服。四鎮幕賓皆金紫。裴獨耻銀艾。莊宗餞別。裴度獻詩。意在章服。莊宗舉大鍾曰。能爵此乎。裴飲酒素少。一舉即爵。即解紫袍賜之。武廷翰意在節鉞。久歷大郡。意在節鉞。謂和凝曰。廷翰龐光大步三十年。不離數百戶郡將。在廷翰麾下。鳴鍾列鼎者多矣。相公獨無故人之情乎。裴致謝而已。

蕭希甫遁而為僧。袁象先領青州。求為管記。署巡官不樂。成棄母妻。渡河易姓名。為皇甫校書。遂之鎮州。王鎔置參軍。希甫欲居賓席。一旦失望。髮有流言。鎮州惡之。後遁于易州百丈山。落髮。解元龜以道士而乞留守。明宗時。自西川至。稱年一百一歲。既而上疏。乞西都留守。修宮闕。帝曰。老卿自遠來朝。反為身名。甚可怪。賜號知白先生。賜紫衣放還山。



廢滯

馮唐顏駟白首為郎不調。 張釋之十年不調。 揚子雲三世不徙官。 桓典為侍御史七年不調。 班固為蘭臺郎二十餘年。 辛雍為御史十年不遷職。 夏侯湛累年不調。抵疑序。 駱賓王十年不調。上裴侍郎書。 唐韋澳十年不調。

以後進先升。 漢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仕宦絕在陳咸後。皆先至公卿。而咸滯于郡守。咸三公子。少顯名。 蜀鐔承裴雋年資皆在孟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光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世所嫌。



同列淹速不侔者。 張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総之為御史大夫。定國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 伏暅父曼容與任昉父遙並見知。齊末昉已為司徒長史。暅猶滯參軍事。 高允與游雅等同徵。多至通官封侯。而允為郎十八年不易官。 同列常出其下者。多以馳騖至顯官。而歸登起居舍人與蔣武拾遺退然不以淹速介意。 任愷薦魏舒。舒至三公。愷祗守散卿。

馮衍上疏自陳。猶以前過不用。屯太原不降。 桓譚上書言事

失旨不用。賈洪以前爲馬超作露布。故不即敘。

得罪權要而廢滯者。　馬融忤鄧氏滯東觀十年不調。　韋義（季節）上書貶刺竇氏。久抑不遷。（廣都長）江灌爲桓溫所惡。積年不調。　范弘之以桓謝之故不調。（弘之爲博士。議謝石論曰褒貶。又論殷浩宜加贈諡。不得以桓溫所黜爲國典。仍敘溫移鼎之迹。故出爲餘杭令。）　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十年不遷。　蔣沇以元載不徙官。（元載秉政。守道者。多不更職。沇以故滯于郎位。）　劉廼以楊炎盧杞不遷。（廼意多醜正。以故五歲不遷）　張彝爲僕射高肇所譖。停廢數年。　李綰質性方重。未嘗趨事權勢。以此沉屈。　盧紫亮以廷評得



失。貶朗州司馬。遷論二十年。　李季明性尤專固。不合于時。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李德林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名之徒。更相詆毀。十餘年竟不徙級。

何偃與顏竣隙。竣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告靈不仕。王羲之甚輕王述。後述檢察會稽。羲之深恥之。遂稱病。誓墓不仕。

麗晃以陵侮被譖。十餘年不得進。（廣平王雄。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常于羣中辱晃。雄不起。雄卿之復與高頻有隙。二人屢譖。官不得進。）　李揆以輕易卿恨遷徙十餘州。（揆秉政。苗晉卿薦元載。揆自恃門望。以載地寒輕易不納。戲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載卿恨。及載登庸。揆當從職。遂試秘書監。旣無祿秩。家復貧匱。萍寄諸州。凡十五六年。）

羊續以東園禮錢不能輸。故不登公位。（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錢三萬。續舉縕袍示中使曰。所資惟斯而已。）　張融以殷淑儀建齋注襯百錢。（帝不悅曰貧。）而出令封溪。

華廙以妻父盧毓典選。難舉姻親不得調。

黜免

明皇問孟浩然詩。誦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朕未嘗棄卿。因放還。周世宗詢孟貫。誦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弔民。何謂有巢無主。終不錄用。事闕

河間獻王子禮以取雞矢。侯王勃以檄雞去職。王僧達坐屬疾觀鬪鴨被糾。

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

朱熹劾提刑唐仲友。尋奪其命授熹。熹不拜。　包拯劾三司使宋祁。尋解其職授拯。拯不辭。歐陽修因劾拯。



左雄之黜徐淑。黜其年也。歐陽之黜劉幾。黜其文之怪也。

劉膺坐令子瑱代草誥命左遷。　李穆坐代秦王廷美草朝辭笏記被劾。

丁謂以山陵見貶。章惇亦以山陵見貶。以哲宗山陵事。靈轝出陷淖中。踰宿而行。豐稷陳次升奏其陳罪劾其不恭。貶。

元慶以退走徙。降梁。魏封之。望風退走。武帝責之曰。言同雨石。膽若鼷鼠。徙合浦。　盧昶以辱命黜。使齊。孝文南討。昶兄爲別將。齊遂酷遇之。以腐臭葅豆供。謁者張思寧死之。昶還。孝文曰。不能長纓羈首。乃俛眉飲啄。自同犬馬。縱不遠慚蘇武。寧不近慚思寧。　蕭瑀以反覆貶。因言房元齡等朋黨。自請出家。既而悔之。太宗以瑀反覆。貶商州刺史。

張齊賢以元會微醺失容謫安州。　韓僧詩覩達奚道妻王氏清歌坐除名。

以博受罰。　漢安丘侯張拾。卭其已反侯黃遂。樊侯蔡辟方。並坐搏揜。師古曰。搏或作博。揜意錢之屬。皆戲而賭取財物。免爲城旦。　宋右衛將軍王景文坐與奉朝請毛法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員外郎劉康祖再坐摴蒱戲免。　南史司徒長史王質。坐招聚博徒免官。

有以不償債而免列侯者。漢河陽侯陳信也。坐不償人債過六月。



以不償債而貶官者。唐龍武將軍李慈也。晟子。豪侈。積債數千萬。其子貸回鶻錢一萬餘貫。不償。爲所訴。文宗貶司法參軍。

殷浩之書空。被黜。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非若白樂天之主風月。疎直對策直言。貶江州司馬。喜曰。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下人。築草堂香爐峰北。　虞翻之嘆青蠅。疎直。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門徒數百人。曰。死以青蠅爲弔客。不與柳子厚之伍猿鳥。吳武陵與孟簡書。子厚擯斥十二年。程劉二韓。俱已拔拭。獨子厚與猿鳥爲伍。

孔溫裕鵲喜。以直諫貶柳州。有鵲喜迎于庭。墜方寸紙。上有補闕二字。未幾徵還。　劉安世蛇迎。謫嶺外。行山中。扶母藍輿。憩樹下。有大蛇若相迎。向器之。不動。村民羅拜曰。公異人也。蛇吾山之神。意相迎耳。　蕭遘神護。貶播州司馬。道三峽。有神人謂曰。無恐。予爲公呵護。後謁白帝廟。見帝類向所

貽耆。

張慄藏青台字授張嘉貞。後數日貶台州刺史。道士劉䢵吟滄海何贈丁謂。謂南遷道之厓州。與之泛舟海上。是遷貶已有定數。可以前知

蘇軾挈子自隨。安置惠州。少子過隨。范純仁與客共卧。永州安置。客至授一榻。使與對卧。陸贄杜門抄方。貶忠州別駕。至以上疑其門難監米皆由倚實入。惟集古藥方五十卷。張九成倚柱觀書。謫南安軍。結廬楠枕倚柱觀書。庭磚雙趺之跡隱然。得處困之道矣。



讁累

贊公之謫秦州。爲從房琯遊也。大慧之戍嶺表。爲與張九韶友也。竇憲誅而班固傅毅死。王叔文誅而柳宗元劉禹錫貶。

爲竇憲事下獄自殺者。尹勳。劉儒。　遭黨事禁錮者。延篤。符融。羊續。羊陟。孔昱。張奐。自殺者杜密。魏朗張升。

坐李紳貶者。李吉甫構。龐嚴。蔣防。　坐李珏楊嗣復黨貶者。魏謩。信州刺史。　坐與楊玄感遊欽徙邊者。虞綽。族人世南誡之不從。玄感敗沒官。以綽來往對。　坐高肇黨與者。甄琛。出刺營州。　坐與魚朝



恩狎者。第五琦。朝恩誅。出刺處州。　坐皇甫鎛黨貶者。趙佶。永州司馬。　坐元載貶者。韓洄。王定。包佶。徐縯。裴冀。王紀。韓會。王縉。載用事。縉畀諂之。　坐李景儉貶者。獨孤朗。溫造。李擘。王鎰。景儉醉侮宰相。貶刺彭州。馮宿楊嗣復同史館。罰一季俸料。朗等坐貶。　坐劉晏貶者杜亞。崔造。

以薦人受累。　李諒夷。薛廷老以酣醉罷職。或責推薦之。坐罷守本官。以門生被累。張仲方。會呂溫羊士諤誣告李吉甫陰事。俱貶。仲方坐溫貢舉門生。出刺金州。

以草制受累。　崔郾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貶端州刺史。鄭畋坐草劉瞻制。路巖曰。乃表薦劉相。貶梧州

刺史。制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郤四方之賂。惟畏人知。

以朋友累。王仲舒。與楊憑友善。貶刺硤州。馮宿。韓愈論佛骨。時宿草疏。出刺歙州。李師素。與令狐楚親。楚貶。出刺資州。韋弘景。張仲方貶李吉甫謚。憲宗怒。貶方。景坐與方善。出刺綿州。韋處厚。坐與韋貫之善。出刺開州。李翱。與李景儉善。景儉除諫議。薦翱自代。景儉獲譴。翱出刺朗州。魏玄同。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薛元超。坐與上官儀文章欵密。配流嶲州。鄧玄挺。屬文有名。坐與上官儀善。出爲頓丘令。韋夏卿。坐與竇參等交游。左遷刺常州。高士廉。斛斯政當途。士廉數邀入幕同牀而寢。會政以猜攜奔高麗。士廉坐謫朱鳶主簿。

因親戚受累。許紺。鮑宣壻。莽殺不附己者。宣與何武皆死。紺與辛與過宜一飯。坐下獄



自殺。裴楷。子瓚娶楊駿女。駿誅。楷以姻親收付廷尉。賴傅祗救免。猶坐去官。卞粹。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張文琮。坐從母弟房遺愛。出刺建州。韋安石。妻薛氏暴虐。子壻有妾。誣其厭蠱。追以捶楚。投井死。憲司以聞。坐出刺蒲州。韋待價。坐江夏王道宗壻。左遷。楊炎。與元載同郡。又元氏之出。請載爲舅。載誅。貶道州司馬。王佖。舅李晟既爲張延賞媒孽。罷兵權。亦不用佖爲將帥。郭映。坐子壻鄭侃于尋州謀亂。削官于私第宥過。王敏。因爲子壻陳南金爲曹孟二鎮掌記。奉職有闕。遂連坐部敘停任。王文康坐萊公貶。蘇子美坐祁公廢。皆爲壻翁累。帖尾托人相花字。似是通人一蔽。

父爲子累。公孫賀。子敬聲下獄。賀請捕朱安世贖罪。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上書告案驗。父子死獄中。薛宣。申咸毀宣不行喪服。宣子况賕客楊明斫咸宮門外。况徙燉煌。宣坐免。李

守。子通從光武舉兵。而莽殺守。崔烈。子鈞同袁紹起兵。董卓收烈。劉寔。坐子夏賂免官。王福時。子勃官奴曹達犯罪。勃所匿。恐事泄。殺達滅口。會赦除名。時坐左遷交阯令。盧從願。坐子論糴米入官有剩利。爲憲司所糾。出刺絳州。韋陟。坐當墳墓于孫破伐松檟。不能禁。貶絳郡守。郭驕。坐子姻奔吐蕃。免官。于頔。子駙馬都尉季友坐罪。劾頔不能訓子。削金紫光祿大夫一階。馬英喻。以男少游謀叛亂。英喻不言。于道州安置。張奕。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羽林虎賁將發千人直逆其第。曳奕捶辱。焚其屋宇。子始均救父。生投烟火中。仲瑀傷中走免。奕臨終上啟。官爲奴捕羽林凶强八人斬之。



古事比卷之二十七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八





# 古事比卷之二十八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文學

王摛以隸事奪何憲五花簟白團扇。宋之問以賦詩奪東方虬錦袍。然摛不受潘徽請託書。而之問爲張易之奉溺器。人相遠矣。

劉芳號劉石經。陸乂亦號石經。碩野王撰御覽三百六十卷。官人各念一卷。隨駕行。人謂若脚御覽。朱遵度弁楚諸學士。勿爲文先問首末于度。時號𩟅府書廚。劉諒號皮裏晉書。虞世南號行秘書。杜鎬號杜萬卷。朱遵度號朱萬卷。朱昂號小萬卷。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傅昭劉顯俱稱學府。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暉號五經庫。谷那律號九經庫。隋公孫景茂號書庫。唐李涪號周禮庫。有稱厨者。王儉稱陸澄書厨。陳濟號兩脚書厨。有稱簏者。李善傳廸。有稱笥者。楊玠經笥。許懋號經史笥。邊韶任昉俱號五經笥。有稱篋者。柳璨號柳篋子。有稱神者。鄭康成號經神。有稱師者。曹曾弟子稱曾日曹師。爲立祠。有稱聖者。劉臻精漢書。稱漢聖。有稱癖者。杜預有稱淫者。皇甫謐劉峻號書淫。有稱痴者。竇威。有稱志者。虞世南呼李守素人物志。有稱譜者。李守素多記氏族。號肉譜。有稱秘書者。虞世南行秘書。有稱總龜者。

股跋欸號五經總彙。有稱海者。何休號學海。有稱苑者。任末號經苑。有稱倉者。曹曾號書倉。有稱樓者。李磎號李書樓。

古今積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絕韋。仲尼讀書韋編三絕鐵撾三折。滅漆。仲尼文漆文三滅。割席。管寧絕華歆事。下帷。董仲舒崔祖虯鄭鮮之宋世景李密司馬光。穿榻。魏收讀書坐一木榻積久榻枝小穿。結繩。李充讀尚書一腰繫細繩十尋每一遍作一結計數萬餘遍。然糠。顧歡。荷豆。朱倉代糧。攡絮。江革。墜冠。朱穆。負圖。蕭萬文李充號負圖先生。攢笈。高允劉晝。閉戶。劉焯劉炫諸葛潁各十年爲倍閉二十年餘陶弘景姚思廉裴行儉張束晳恭劉晝章陟孫敬。杜門。陸佃諸葛潁。懸梁。孫敬。鑿壁。匡衡。寄廡。劉峻。居樓。張建齋所居有書樓。掘坎。游明根掘土坎爲室讀書其中。墜坑。劉峻讀書周太朴作詩。學錄。並謠錄書



于掌。世謂仲玄學錄。學鈔。蘇秦張儀同學見異書以掌題之。舌畊。黃安讀書畫地成池又賈逵事。舌學。董萬鈔書于掌以舌舐之穿爲闈號舌學。等身。賈黃中少聰悟父取書與身等令讀之號等身書。刺股。蘇秦。折肱。樊遜讀書坐馬。損目。王錫讀書致損右目。荷鉏。孔安國常林張紘兒寬崔遲。引杖。沈峻以杖自擊極讀。鑄研。桑維翰鑄鐵研。據鞍。樊遜。亡羊。王育。牧羊。王蒙。乘牛。李密。牧牛。張悕。棄家。承宮聽經棄豕不歸。驅驢。李周。郤鹿。袁休。挈螢。車胤。伐薪。爲共。拾薪。承宮。負薪。劉貞素。采薪。劉仁悅董誥。然薪。范任畢誠。爨薪。侯瑾代燭。賣薪。朱買臣。乞薪。郭坦照書。截蒲。路溫舒。折蒲。王育。發瓜。鄭灼心熱以瓜鎮之。種瓜。步騭。拾葉。董謁寫書。編柳。孫敬寫經。蔭樹。魏收坐床讀書。斷齏。范仲淹。流粟。朱買臣。漂麥。高鳳。失稻。顧歡。絕糧。王歆。燎麻。劉峻。晝荻。歐陽

修。竊肉。王劭閉目精思家人竊肉不復覺。忘羹。劉恕。節燭。郎茂讀書家爲節燭。滅油。沈約親爲減油。置燈。范純仁。藏火。祖瑩藏火灰中。廣鈔異書。劉峻袁淑。竊讀官書。陽城。獄中受書。黃霸崔琰。陌上懷書。崔琦。市肆閱書。王充。野地錄書。董謁。負板挾書。董遇。採梠誦書。隗禧。借讀人書。徐廣裴劉任孝恕張方千。留讀人書。鄭樵遇人書必留讀。所用警枕。司馬光。臥不畜枕。劉焯李鉉。凝塵滿席。蕭道韋愛。落爐數升。呂思禮。爲人傭書。闞澤崔光劉芳。爲人傭作。侯瑾王延衛颯。爲人都養。孔閔。爲人所役。陳實。爲人僕隸。王象。爲人傭奴。游明根。誤入人家。劉臻褚遂良。不交人事。薛瑞崔休。不問家產。崔玄伯譙周。不啟家書。胡瑗。不觀伎樂。王暢。不通權貴。阮孝緒拒王晏



不見。不窺天子。韋愛。不對吏人。狄仁傑。日進三卷。唐太宗。夜盡十卷。沈約。東觀讀書。黃香。秘閣讀書。張衡李邕。十年不歸。胡瑗。七年忘返。樂羊子。門庭著紙。左思。戶牖置筆。王充。廁上誦詩。錢惟演。廁上索文。歐陽修。寒暑不輟。劉宣徐瞻蔣乂。晝夜不倦。鍾會范雲沈峻李謐樊遜江總。庾仲容于丹盥櫛不御。虞世南。寢食不思。郎茂劉恕周皇甫謐。慶弔不行。溫荀爽。徵辟不就。褚陶徐苗。目不窺園。董仲舒三年一云十年桓榮十五年何休十七年。年以上華業。

經史

說經重席五十者戴憑也。重席至七八者殷亮也。亮建武中博士。事偶

雋不疑斷獄引春秋。楊萬里注易引故實。後漢鄭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

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舍象數作傳。然翻未知言有序之戒。希聲未知比匪之訓。

治一經非師說與衆攻之。若主父偃張禹彭宣王駿邴丹之于易。兒寬龔勝鮑宣周堪之于書。王吉王式匡衡蕭望之韋賢父子之于詩。董仲舒公孫弘彭祖疏廣貢禹之于春秋。

以老易竝稱者。嚴遵裔慶鍾繇何晏衛玠阮修殷浩謝瑱伏曼容仲長子光高似孫之屬。

漢魯共王壞舊宅。得古文經傳。漢書。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河內女子發老屋。得易禮尚書各一篇。論衡。宣帝時。

三年通一經。戴逵曰。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百日習一經。魏舒四十餘。郡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舒曰。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于是百日習一經。



對策丹第

賈逵通五家穀梁。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樂詳竝授五業。魏略。時太學初立博士。備員而已。惟詳五業竝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擅名。

楊充精究七經。華陽國志。

匡鼎說詩。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絕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

張禹爲論。禹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有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多從張氏。

韓嬰與董仲舒論。燕趙間言詩者由韓嬰。嬰亦以易授人。惟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仲舒論于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

江公與董仲舒議。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瑕丘江公吶于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



大學元不鈌格致。而攷亭故補之。衍義元不鈌治平。而丘瓊山故補之。周禮元不鈌冬官。而以考工補之。笙詩本無辭。而束晳補之。

漢東平王宇求諸子及太史公書。王鳳以爲不宜予。

唐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于休烈以使知權變不與。裴光庭以使漸陶聲教。于是賜以詩書。　宋夏諒祚求九經。仁宗詔賜。　淳化三年。高麗願賜板本九經。許之。天禧中。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竝賜之。元豐六年。請市刑法等書。詔惟賜文苑英華。元祐中請書。蘇軾言不聽。

子攺父史孫盛之子也盛撰晉陽秋桓溫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言此史
遂行自是關卿門戶事其子號泣請攺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攺之盛已寫兩定本寄慕容雋子襲父
史王銓之子也銓私錄晉事未就而卒子隱詔撰晉史文辭鄙拙蕪舛不倫是書次第可觀皆
其父撰文辭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繼世汗簡見父子類
魏收收修魏書多不平時衆口喧然號為穢史韓愈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二
人品相懸也而修史則同為衆議所不善史誠難乎從
事也

陳壽曲筆壽為亮書佐得撻百下後論武侯將畧非其所長又攷壽父為馬謖被髡諸葛瞻又輕壽
故壽為亮傳云云吳兢直筆實錄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陰祈兢攺數字兢終不攺



六經之學施孟梁京博于易伏夏周劉博于書齊魯毛
韓博于詩戴曹賀賈博于禮公穀鄭夾博于春秋劉郭
服曹博于爾雅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
德明經籍兼該博斯稱極
諸史之文左氏馬遷班固范曄博于正史劉向崔鴻高
峻樂史博于雜史譙周蘇轍劉恕羅泌博于古史荀乂
孫晃王珪李燾博于今史治史則杜元凱之于春秋張
守節之于史記顏師古之于漢書裴松之之于三國子
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子並以
博稱他如兩司馬彪貞劉氏父子頊臻弟兄敞攽歷世有人未
易枚舉
子則荀況揚雄儒之博宋翟田俅墨之博管仲韓非法
之博公孫魏牟名之博鄒衍惠施辯之博呂韋劉安雜
之博孫武尉繚兵之博氾勝賈勰農之博張衡郭璞術
之博京房管輅數之博漆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
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篡仲容之鈔克
搆之林子原之辯皆博于子者也
集則屈宋唐景騷之博楊馬班張賦之博曹陸杜韓詩



之博任沈王駱文之博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
之詩品歷溯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鑑古今李善之註釋
詳備顛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藝
館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小逾百軸
皆博于集者
經之纖賾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子雲叔重陽
冰楚金博于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于義堥王德明
休文才老博于音懷瓘永叔景伯明誠博于蹟元帝長
睿世昌順伯博于考嗣真虔禮彥遠九成博于評懸之

楊許顧陸。叢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罔會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微奇辯怪。若衛康束晳。又自名家。卽小學一端門逕十數。博洽罕兼。其可易哉。

史難悉于諸志。張衡崔浩劉炫祖暅博于星曆。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于方輿。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于氏族。張說蔣乂楊侃李燾博于職官。蔡邕徐堅杜佑陳暘博于禮樂。杜預牛弘高熲竇儀博于刑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于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䛒博于藝文。鄭樵五



畧。第述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輿。庶兼得之。子之浮夸難究。莫如衆說。齊諧夷堅。博于怪。虞初璅語博于妖。令昇元亮。博于神。之推成式博于鬼。旻倩茂先博于物。湘東魯望博于名義。慶孝標博于言。要得務觀博于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又皆博于衆說者也。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也。集之龐冗難周。莫如類書。劉峻類苑。徐勉華林。博于名物。楊億元龜。李昉御覽。博于典故。樂天六帖。景盧法語。博于經史。敬宗玉彩。李嶠珠英。博于詞章。以上筆叢

## 著述

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寔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沈約撰宋書。裴子野更刪為宋畧。江淹有齊志。蕭子顯更為齊書。著吳越春秋者。漢趙曄。晉楊方也。著西京雜記者。晉葛洪。齊蕭賁也。漢劉熙作釋名。吳韋昭作辨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劉貺作續說苑。偶記



董膠西陶彭澤皆著士不遇賦。崔子玉白樂天李至皆有座右銘。作著蠅賦者。元順元勰承叔盎傲之

揚雄作反騷。皮日休作反招魂。

綦母氏成公綏魯褒著錢神論。蕭綜著錢愍論。

東方朔答客難。班固賓戲。揚雄解嘲。張衡應間。崔駰達旨。蔡邕釋誨。郭璞客傲。夏侯湛抵疑。文雖不同。體裁則一。子夏答譏。子嵩客咨。陳思客問。數見不鮮矣。偶記

擬古人者。揚雄以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傳莫大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于蒼頡。作訓纂。箴莫善于虞箴。作

州箴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故作四賦。

晉陸喜自序云。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覩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

王通準論語而作中說。準春秋而作元經。 林榦梁人。清著淵通四十八篇以倣道德經。著覃思十三篇以倣法



言。 張慶之子善擬太玄作測靈。 王長文德叡擬易名曰通玄經。同郡馬秀曰。太玄旣遭陸績。玄道遂名。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出耳。學不及古人而妄擬。倘不免于訾。何況進比聖經。豈能止柳開之叱乎。胡旦造春秋編書發明凡例。竊作聖作。邀柳開于金山觀之。頗自矜。開仗劍叱曰。丘明以下。公穀邪鄭數子。止跡傳述。爾何敢竊聖經之名。旦忌投舊艦。鋒幾及之。

文人蹈襲。 黃魯直云解嘲擬答客難。進學解擬解嘲。晉問擬七發。追逐前人。不能出其範圍。雖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度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誨。僅可觀焉。況下者乎。洪景盧曰。自屈原假爲漁父日者問答之後。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蹈襲一律。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羣公子。乃能遣辭。枚皋七發。只以楚太子吳客爲言。而曹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沖漠公子徇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習未之或改。

子厚貞符擬子雲劇秦美新。黃魯直跛奚奴文擬王子



淵僮約。

李華弔古戰場文。本于庾信哀江南賦。韓愈送窮文。本于楊雄逐貧賦。唐宣宗時有王振自稱紫邏山人。送窮辭引韓吏部爲說。段成式有送窮文。李白大鵬賦。本于司馬相如大人賦。皮日休桃花賦。殆出于舒元輿牡丹賦。柳宗元乞巧文。劉禹錫問大鈞。則同時而暗合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魏肇師曰。古人托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君房曰。詞人自有好相

採取魏尉瑾曰九錫潘茂元作或稱王粲六代曹元首作亦言陳思

漢高返旆作大風歌錢鏐倣之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挂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雖其氣槩不同而語亦不類唐以下

華廙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免官栖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漢景鸞作易說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

王仲任著論衡戶牖墻壁各置刀筆閉戶潛思絕慶弔之禮左太冲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思不好交遊惟以閒居爲事



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齎十萬錢願載于書不聽也穆伯長修作廟記亳豪士遺五百金求載名不許也裴均子以萬緡求韋貫之銘不屑也南昌富人奉鈔五百求虞伯生銘不從也近時文士買人進十金則諛墓矣偶記

千寶撰搜神記時謂鬼之董狐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魏李騫謂浮屠中有執板筆者僧曰此是尸頭專訐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

陸機爲詩草木疏劉杳爲離騷草木疏王方慶有園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疏君子所以貴多識也然爾雅不識蘇敬字書不見粣欓一物不知學者以爲耻又氾勝九穀之書崔寔四時之令

陸澄著書力殫于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于晚歲詩爲學屈也束晳劉晝作賦並見譏藝士是㝠賦所拘非關學問之累

潘緯十年而吟古鏡何消一夕而賦瀟湘只論工拙不論遲速也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蘇洵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歐公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至五十三乃稱成書亦只論工拙不論早莫也李白一斗百



篇杜工部改罷長吟曹子建七步成詩溫庭筠八叉手成賦孟浩然苦吟鬚眉盡落裴祐袖手衣袖爲穿王維至走入醋甕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初下筆幾十餘言後則止存環滁皆山也句亦只論工拙不論甘苦也奇問

遲則相如濡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沉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鍊都一紀速則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製書禰衡當食而草奏

有所爲而作。劉向列女傳爲飛燕作。洪範五行傳爲
王鳳作。陶潛詠荊軻憤劉裕也。韓愈祭田橫愧裴度
也。脩吹集太白蜀道難刺嚴武也。陸暢蜀道易諛韋皋也。
岑參亦有蜀道難云。
有所感而作。劉向之疾讒及世頌凡八篇。張衡自敍史丰傷之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楊終晨風之詩。坐事徙北地。望松縣。母于蜀物故。自傷被罪充邊。作詩舒憤。庾數鵲賦。永嘉末。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著賦以諧情。猶賈誼之鵬鳥也。蕭綜作
鐘鳴落葉辭。梁武帝子。自徐州奔魏。不得志。馬裔孫槐蠱賦。未疾前。白虺絲丁庭槐。駈之失所在。裔孫感賦鵩之文作賦。未幾暴卒。



左思作三都賦。時人互有譏訾。張華令請序皇甫謐。于
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袵述贊。是借人以重文。孫興公作
永嘉郡人甚輕之。桓公令作敬夫人碑。郡人云。故當有
才。不爾。桓公那得令作碑。是借文以重人。夫文章自有
定價。世之耳目不足取信。士君子中蘊內晦。欲以求知
皮相之士。豈不難哉。
文人而不免于譏刺者。李商隱獺祭魚。爲詩文。坐上書册排比滿前。以資考用。時人謂之。楊大年衲被。爲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弟簡出處。既成。黏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楊盈川點鬼簿。爲文連用古人姓名。如云張平子之畧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

仁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知之。駱賓士算博士。好數對。如云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王禹玉至寶丹。多用珍寶黃金白玉爲對。
永叔撰尹師魯墓誌自爲論。鼂無咎作求志賦自爲釋。
亦變體也。
爲人作文。元結爲左振作去思表。孟浩然爲韓思復
立頌德碑。葛龔代作。字元甫。有請龔奏干人。忘載其名。并寫龔名。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邢邵代作。洛下貴人拜職。多悉邵作謝表。有一貴勝初授官。袁翻與邵俱在坐。翻意託其爲表。及命邵作之。告人曰。邢家小兒。常自置黃紙寫送之。
潘勗撰魏公册命。衆疑王粲所爲。韓愈諫佛骨疏。人疑



馮宿代筆。疑子建倩人。陳思王植善屬文。太祖曰。汝倩人耶。跪曰。願當面試。奈何倩人。謂子瞻代作。東坡云。子由文實勝僕。黃樓賦或謂僕代作。尤可笑。
代作而遇人主之知。兒寬爲張湯作奏。武帝問之。馬
周爲常何作奏。太宗識之。張嘉貞爲張循憲作奏。武后
識之。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爲。諸公後皆
爲名臣。當時章奏自是出。凡李後主能辨徐鉉文。盧郢代爲文。主曰。語勢似非卿所作。鉉以實對。
相如長門之賦。陳后還宮。直不止千金矣。謝朓子謨尚
公主。後主薄謨門單。令主更適。謨不堪歎恨。爲書如詩

賦主。帝見而矜慨。謨得遷官。時以爲沈休文筆。詞之足動人主如此。　唐王皇后廢。王諲爲作翠羽帳賦。

著作而遇人主之知　司馬相如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尙書給筆札。荀悅依左氏傳作漢紀。尙書給筆札。張華草晉儀制度。𧸐革。敕有司給筆札。

陳壽三國志。詔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劉知幾史通。詔河南就家寫其書。

以文事爲佞　揚雄劇秦美新。　陳子昂有周受禪頌。　燕公以五君詠佞許公。　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肅宗巡狩方岳。）

范曄之香序。卞彬之禽獸決錄。又蝦蟆賦。韋琳鯝表。以文章爲雌黃。浮薄甚矣。

唐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䐑小四賦。李賀作樂賦。多屬意花草蜂蝶間。二子竟不遠大。昔人以文字見分命之優劣。余謂禰正平之賦鸚鵡。張茂先之賦鷦鷯。駱賓王之咏鵞。亦足以占三子之分命矣。（續問奇）

邯鄲師曲托于李奇。士季論托于嗣宗。慶虬賦托于相如。曹冏論托于子建。張率托名于沈約。世盡耳食皮相



也。叢談有云。陸生託諷于孔明。

龍城記王銍作。假之柳宗元。香奩集和凝作。嫁詐韓偓。梅聖俞作碧雲騢。託之魏泰。（又作靈烏後賦。知爲梅不虛也。）

寶月盜東陽柴廓之什。其子幾成構訟。延清問宋之愛希夷之詠。至于殺人。魏收邢劭。交罵爲任昉。（魏收大偷）沈約（邢邵作賊）之賊。楊衡行卷爲人竊以進取。至生剝少陵。撏撦義山。可供一笑。（問奇）

何法盛竊郄紹晉中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虞預竊王隱晉書。名之立。行之亾也。之問殺希夷而有其佳句。齊丘沉譚峭而有其化書。何二宋一揆也。文章殃身。甚于懷璧。（偶記）

杜牧之阿房宮賦。盜陸傪長城楊敞華山二賦句法。

王勃滕王閣序。本庾信馬射賦句法。（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庾賦已云。落花與羽蓋齊飛。楊柳共旌旗一色。至歐陽集古錄隋德川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淺陋相去遠甚。）

文字中有以人名與字互用者。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劉越石詩也。雖好相如達。不學長卿慢。謝惠連詩也。游雅亦曰。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沈休文亦曰。胡廣

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卿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名字互用。今人必為笑端。偶記漢書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至宋亦有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之句。

有以一人注一書。酈道元水經。李善文選。裴松之三國志。有兩人前後注一書。杜預林堯叟唐翁注左傳。向秀郭秀注莊子。有以數人注一書。服虔徐廣之于史記。應劭師古等之于漢書。呂向六臣之注文選。至以一人而注數書。獨朱晦菴之于周易毛詩四書離騷。



杜子美三大禮賦。不滿十首。蘇明允嘉祐全集。詩二十餘篇耳。可傳不在多。劉孔才皇覽。陸士衡要覽。王粲要畧。吳枋野乘。非不博也。而今皆不傳。

劉向列女傳傳而列僊傳不傳。皇甫謐高士傳傳而嵇康高士傳不傳。曾子固洪範卷。宋藝志不傳。朱元晦孝經刊誤。今學宮不頒。張荆州作荔支賦。舒元輿述之為牡丹賦。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引之為桃花賦。皆不傳。甚矣。傳之之難也。蕭恭南平王偉子。云。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而後誰傳此者。李旭嘗云。文章之事。不足

流于後世。故所作文章。了無稿草。韋褒晚節惟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製作。咸削其稿。故文章雖多並不存。

蔡邕以董卓死。著漢書未就。班固以竇憲死。亦著漢書未就。卒之班得書成。昭勝于琰也。

陸澄欲撰宋書未成。陸平原欲作子書未成。臨亡曰。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抱朴子曰。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亾。後董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

奉命編撰　漢則新語。高祖謂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號其書



曰新語。建武註記。詔馬嚴詣仁壽闥。與杜撫班固等雜定。世祖本紀。顯宗召班固。與陳宗尹敏孟興等共撰。東觀漢紀。桓帝召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紀。漢獻帝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令荀悅依左氏傳體為紀。魏則皇覽。文帝使劉劭等撰集經傳。隨類相從。梁則華林徧畧。劉峻類苑成。武帝命諸學士撰以高之。隋則區宇志。大業初。勑賾威等撰。十郡志。勑威等者丹陽風俗。見以吳人為東夷。煬帝責威等各賜杖。乃修十郡志。虞世基總撿。先令各序一郡風俗。虞作序京兆。宜悳尉陵敘序河南。杜寶序吳郡。唐則文思博要。詔高士廉與房元齡魏徵岑文本等撰。東殿新書。許敬宗李義府奉詔修撰。藝文類聚。歐陽詢令狐德棻袁朗趙弘智同修。瑤山玉彩。孝敬帝令許敬宗許圉師上官儀楊師儉撰。三教珠英。武后命張昌宗李嶠崔湜張說沈佺期宋之問員半千同撰。初學記。張說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

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銑孫季良撰大。後漢書注。章懷太子。招集張大安劉訥言格希玄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等。宋則太平御覽。李昉等所纂。册府元龜。楊億等纂定。

一代之才。成一代之書。然珠巽不免爲著作之辱。筆涉

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沉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 晉以荀顗鄭冲典禮。參攷今古。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刪集。 梁命羣儒裁成五禮。明山賓吉嚴植之凶陸璉軍賀瑒賓司馬褧嘉分撰。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參合其事。皆歷代禮儀之被命者。

前



被召刪定九域志。宋王存與曾肇李德芻也。奉命纂古今事爲兎園策。四十八門。虞世南也。 前

張說修國史。敕即軍中論撰。宋祁修唐書。敕即郡中論定。詔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書成賜名資治通鑑。得人如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

隋詔魏澹別成魏史。魏收修魏書。時號穢史。澹體裁簡正。文帝甚喜之。唐敕房喬等撰晉書。以何法盛十八家未備。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分掌著述。敬播等考正類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總題御撰。又詔諸儒分修諸史。姚思廉等次梁陳史。李百藥等次北齊史。令狐德棻等次北周史。魏徵等次隋史。房玄齡總監。又詔于志寧李淳風修五代史志。 宋詔宋祁歐陽修修唐書。祁撰列傳。修撰紀志。筆涉

梁武帝使周興嗣爲千字文。按漢章帝書有千文之語。則不始于梁。南平王使蕭子範制千字文。 泰王俊令潘徽作萬字文。周逖更撰天寶應道千字文。陳希烈問枇杷二字未翻破。逖不能對。陳宋袁常製千字文。

私集撰者。 淮南王之鴻烈解。呂不韋之呂覽。皆賓客之力以成。 顏眞卿之韻海鑑源。爲湖州刺史。招致名儒著三百六十卷。 杜臺



卿之玉燭寶典。嘗採月令觸類而編之。爲書十二卷奏之。臺卿患聾。不堪吏職。請修國史。許之。

白居易之六帖。以陶家瓶各題門目。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錄成書。故記大無代唐制取士各六科。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而說文極于六帖。白書命名取此。

詩文得力。 劉孝綽以詩得侍郎。孝綽爲詩曰。塞上羣烏返。雲中侶鴈歸。高祖見大悅。即奇侍郎。又爲詩二首。高祖嗟賞。後侍郎。沈約曰。卿以詩失黄門。還以詩得黄門。李日知以詩拜侍郎。安樂公主館第成。宴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戒。他日帝曰。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卿亮直。何能爾。即拜侍郎。 盧渥以詩卷擢第。宣宗微行。袖其詩卷他日令王司擢第。 王欽若以一聯召見。章聖尹開府。見其龍帶脫烟歸洞府。雁拖秋色過衡陽。愛之。後遂相 宋璟以賦見稱。劉禹錫云。宋廣平沈下僚。蘇味道爲穢衣直指。宋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

則天聞之。王奇以續韻見異。頓縣人少爲吏令題詩于所前績韻令異之因激使學後遊京師眞宗見所作詩召見賜第得受知人主上也。次則區惠恭以詩賜錦。宋監典事區惠恭本胡人爲顏思伯幹顏爲詩筆輒倫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王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作雙枕詩謝日可爲謝法曹遺大將軍以綿二端賜謝謝曰此公作長所製請以錦遺之任濤以詩名免役。高安人觀察李陶特免其役咸通成進士劉昱以絕句見嗟。在鄭絪左右給筆硯絪欲題詩見一絕爲昱作戒子弟涵瀚與共處于學凡再舉成名。子贈亦及第。溫憲以題壁見憫。憲庭筠子鄭相絪以其父傲毀朝士抑而不錄遂題一絕于崇慶寺壁後絪見之憫然動容。趙崇知舉召謂之。于是成名。亦足以侈一日之遇。涉筆又鮑昭以詩賜帛。以詩謁臨川王。大奇之。賜帛三十疋歐陽程以詩厚贈。



道州人爲郡吏太守于頔得池亭詩有寒影倒吞淩漢樹水光高浴半天星之句厚贈遣歸遂登第參軍以詩反得薦。錄事參軍衰老張詠責之求去別以詩曰秋光多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詠因慰而薦之。以詩文免害。杜篤以誄。篤與美陽令請託不諧相恨令收篤送京師會吳漢薨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爲誄辭甚高賜帛免刑。王建與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飲語及漢桓靈信任中官守澄深恨其譏曰宮詞天下皆誦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賦詩有云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得外人知乃脫其禍。鮑當景德中爲河南法掾時薛尚書映知郡因事怒之乃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稱賞時目爲鮑孤鴈。晏幾道鄭俠上書事作下獄悉所厚善者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以詩

以文字取禍。楊惲以書。宣帝惡其報孫會宗書坐要斬薛道衡以頌。上高祖頌煬帝曰此魚藻之義後竟縊之。北魏裴澤詠石榴詩托諷武成決杖兕頭除名蘇軾言者謂其謗議朝廷下獄有烏臺詩案。敖陶孫。字器之趙汝愚貶以詩哭之韓侂胄惡之編管嶺南王廷珪胡銓貶嶺南獨送以詩檜怒流辰州以詩

討論

徐伯珍積學十年，究尋經史。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沈約、孔休源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裴冑採古今禮要數，從段文昌質所疑。蕭勱、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衷于裴子野。沈約、謝朓問地理中不悉十餘事于崔慰祖，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朓曰：班馬無以過。明山賓、賀瑒疑不斷者，皆取决于司馬褧。

張華問蝌斗書于東晳，任昉考古文于劉顯。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

周公謹云：杜子美不識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公不喜史記。崔浩不許老莊，謂其不近人情，必非老子之作。王安石不信春秋，謂為斷爛朝報。

桂陽程卿任昉不憶，而劉士渙誦楊元鳳三重五品商溪樣里之賦。昉簡楊記，言皆不差。昉問酒有千日醉，當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是虛言。士渙曰：桂陽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士渙曰：出魏楊元鳳所撰置郡事，此書乃載其賦云云。張仲師及長頸二事，沈約問何所出，而劉杳記出論衡：仲師長尺二寸。及朱建安扶南記：長頸是毗騫王，古來至今不死。約簡二書，一如杳言。

馬季長不解剖裂七事，鄭玄思得五；何晏不解易中九事，管輅皆明。

公穀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為隱公之母。訂譌則三豕渡河，子夏曰：己亥耳。志怪則五老入昴。相如不知盧橘為枇杷，鄭玄不知樝之非梨，左思不知玉樹以為假稱珍怪。甘泉賦：玉樹似槐葉細。顏師古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班孟堅不知士會即范武子之名，計然即范蠡之書名。陸澄、鄭樵號稱博洽，澄坐不識中丞糾劾例免官，樵誤以員半千為六朝人。蔡謨不識蟛蜞，鄭立不識渠車，孝宗誤寫龍爵為龍大淵。學之必資辨核也，雖才士名儒有所不能免。

劉向之議立左氏也，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彼不能匿其短，久將自廢也。曾南豐之行戰國策也，曰：明其說于天下後世，使其志之不可從。

陳後山携所作謁曾南豐，因請改竄。南豐就取筆削，讀之其意尤完，歎服，遂以為法。牛僧孺投贄于劉禹錫，飛

筆塗竄其文。後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牛吟和詩，前意稍解。劉詩云：曾有當時舊弓劍，待君三日拂塵埃。牛云：三日之事，何敢當，宰相三朝後，主印可以升降百官。劉戒子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非。故虛心者宜待之以曾南豐，盛氣者不宜待之以劉禹錫。讀書鏡

著書立說，不免于後之訾議。　以史記爲謬而作古史考者，譙周也。以周爲謬而證不當者百二十二事，司馬彪也。以國語爲非而作非國語，柳宗元也。以宗元爲非而作非非國語，虞槃也。著左氏條義難杜，翠崔靈恩也。作申杜難以答靈恩，虞僧誕也。



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　王元感著尚書糾謬、春秋振滯、禮記繩愆。　吳縝唐書音訓有糾謬一篇，洪容齋云作唐書補過。縝又有五代史纂誤，恨不與修也。

孟子七篇與六籍竝傳，乃世儒輒相指摘，若王充刺孟、馮休删孟、司馬光疑孟、李泰伯非孟、黃次伋評孟、晁說之著論詆孟子，鄭叔友亦著崇政論非孟子，即人持一說，終是席上腐議耳。余允文作尊孟、林慎思作續孟、劉軻陸鈞竝有翼孟。　陳方之有削荀，吳申有非荀。

又王肅不好鄭氏，善賈馬之說，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玄門人孫叔然駮而釋之。服虔駮何休，以左傳駮休所駮。晉劉兆作春秋調人，兆以諸儒是非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以周禮有調人之官，故以名書。范升奏左氏之失，十四事，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而陳元又駁范升，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微指爲大尤，抉瑕摘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劉文儒章刺王非柳，王充作刺孟，乃作刺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陳奇北魏非鄭玄馬融經失，因鄭馬解行作詁釋。唐劉知幾撰史通，三爲史官不得志，乃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掇其得失，述作曲直，分內外篇。宋子京謂知幾工訶古人而拙于用已。唐柳璨撰史通析微，以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爲僞跡，論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徇節，甚至彈劾仲尼，因討論之。蕭統曰：論則析理精微，



故名析微。李大性撰典故辨疑。畧舉數端，如梅堯臣碧雲騢非堯臣所撰，孔平仲雜錄非平仲所述，建隆遺事以王禹偁名而實非禹偁，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以張師正名而實非師正，涑水紀聞雖出于司馬光，而多所增益。談叢雖出于陳師道，而多所誤繆。以至王安石日錄、蔡條國史後補，又皆不足以取信。臣懼私史躋駁，或爲正史之蠹，輒擿其事而正之。鄭樵撰通志畧。該括甚大，卷首序論，譏詆前人，高自稱許。內五畧天寶以前，當爲通典前文，天寶以後不復陸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爲已意，附其旁，而亦無所發明，疎畧如此。夾深議子長全用舊文，閒以里俗，采摭未備，筆削不逞。又譏孟堅全無學識，專事剿竊，自高祖至光武，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至其所自爲書，不堪撿點如此。然則著述豈易言哉。

論史漢者，有唐司馬貞之索隱，據徐裴注，糾正牴牾，援據密緻，如東坡辯宰我未嘗從田常爲亂之類。王勃之指瑕，九歲得顏師古漢書注，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宋余

靖王洙之三史刊誤。校定史記前後漢書。錄其讐校之說。三劉之標注。劉敞。劉原父。弟攽。貢父。子奉世。仲馮。撰漢書。自顏監之後舉世宗之。未有能異其說者。至劉氏兄弟。始爲此書。多所辨正發明。又攽者兩漢刊訛。子奉世者兩漢刊誤。黃公度之漢書鐫誤。伏儼之前漢糾繆。石文德之辨駁。連州人。弱冠讀范曄後漢書。摘其瑕百條爲之辨駁。論唐書者有孫甫之翰之要論。以唐書煩冗遺畧。多失體法。乃修唐史。吳縝及石介之糾繆。宋重修唐書。蜀人吳縝頗預。歐公以其年少輕佻拒之。逮書成。乃從其間指摘瑕疵。爲糾繆一書。與五代史纂誤。俱刊行之。又石介亦作唐書糾繆。



愛慕

孫晟畵賈島之像。呼賈島佛。李洞鑄賈島之像。呼賈島佛。睿直設東坡之像。

韋表微堂兄少卿。胸刺張燕公詩。　荊州街子葛清身刺白舍人詩。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

鄒魴唐衢皆好白香山詩而兗張籍取杜甫詩一帙焚取灰燼。副以膏蜜頓飲之。曰。令吾肝腸從此改易。

唐太宗得王右軍諸人墨蹟。有三品。神品二十有五。妙品九十有八。能品一百有七。梁元帝紀錄有三品。忠孝



全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贍美者班竹管書之。

江文通擬淵明似淵明。擬康樂似康樂。韓退之誌樊宗師似樊宗師。誌孟東野似東野。

王丞相過江。以鍾繇書藏衣帶中。王平南渡江。以索靖書四叠綴衣中。

漢章帝貴杜度草。詔使草書上事。魏文帝重劉廣通草。亦令廣通草書上事。唐高宗以絹素令裴行儉草書文選一部。

太史公晏嬰贊曰。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唐班景倩自揚州採訪入爲大理少卿。郡守倪若水曰。班公此行。何異登僊。爲之騶殿。艮所甘心。

唐文宗命柳公權題聯句于殿壁。宋太宗寫楊徽之警句十聯于御屏。

嵇中散四言詩。爲顧愷之所賞。嘗爲之圖。李益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



附　服善

李斯見穆王書十日興歎。蔡邕觀鴻都碣。十旬不返。歐陽詢見索靖所書碑。曰浪得虛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宿其旁十日。閻立本見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耳。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留宿其下十日。李陽冰見絳州碧落碑。驗其書是鄭虔。寢卧其下。數日不能去。白香山不序元微之集。而悉見于通州論文書。山谷終身服膺坡老之文。然未嘗爲序。而見于題跋。

魏朗作曹娥碑文未出。見邯鄲淳作而毀草。馬融欲訓



左氏春秋。見賈逵鄭衆注而嘆其精博。但著三傳異同說。陸機欲作三都。見左思而罷。夏侯湛欲作魏書。見陳壽所作而輒壞已書。張華亦謂當以晉書相付。蔡邕作靈光殿賦。見王延壽所作。遂爾輟翰。袁淑見謝靈運赤鸚鵡文。遂隱其賦。沈約歎裴子野之志。見志畧曰。吾所不逮。伯喈寫朱穆之文。穆所著二十篇。邕至其家自寫之。陳琳氣殫于張紘鍾繇閣筆于王粲。君苗焚筆硯于陸機。服善哉。　梁徐勉欲爲子悱作哀詞。見悱妻劉三娘祭文。乃閣筆。蘭亭之會。王子敬詩不成。飲三觥。白樂天過巫山。因王無兢沈佺

期皇甫冉李端有詩竟不復作劉夢得賦金陵懷古詩成而三人罷吟孟浩然賦秘省秋月新霽詩成而諸英閣筆晁補之作錢塘七述以謁蘇軾軾先欲賦此見之閣筆歐陽公作文因及子瞻歎曰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矣古人矜慎處正其高自位置處服善處正其甘苦自知處叢談

魏孝文得彭城王勰暮春應制詩爲改一字謝曰頼蒙神筆賜刊得存令譽帝曰雖琱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

李相紳讀春秋誤呼叔孫婼音綽爲勅畧反有小吏曰其



緣師授誤呼文字因撿釋文果勑畧反公大慚號爲一字師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也取韻書以呈注云晉有干寶楊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僧齊己賦早梅詩鄭谷改數枝開爲一枝開已下拜以爲一字師宋張詠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閑殺老尚書蕭楚改恨字爲幸字公曰子吾一字師

文人服善最難平叔一見王輔嗣改注爲論孟浩然微雲疎雨兩語遂令一席罷唱楊汝士蘭亭金谷兩語元白不敢復加

服虔匿名聽講而崔烈相與友善虔字子慎滎陽人將注春秋欲參考同異聞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賃作食至講時竊聽既知不能踰已稍共書生敘其短長烈疑之明早往未及寤便呼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服虔說已注傳而鄭玄盡與其書玄注春秋未成與虔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多與玄同就虔曰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子因刪后山文一二百字虞集伯生刪元明善復初文一二百字鍾會定虞松表五字任昉爲王儉定所作數字劉仁軌定任瓌表數字

戴逵之塑佛像也坐帳中聽人論駁時爲增減周昉之



畫章敬寺神也徹幄帝閑人指摘隨即改定

互勝

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不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 殷浩與叔父融俱好老易。口談則浩辭勝。著論則融勝。 東平太叔廣甚辯給。而摯仲治長於翰墨。廣談仲治不能對。退著筆難廣。廣不能答。然廣無可記。虞多所錄。以此爲勝 金陸希聲稱李觀尚辭。故辭勝理。韓愈尚質。故理勝辭。愈不能加觀之辭。觀不能逮愈之質

谷永樓護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



卿之脣舌。 潘岳爲樂廣作讓河南尹表。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手筆。口授二百許語。潘安仁演之。遂爲名筆。時人云。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 唐裴光庭以閻麟之爲心腹。每事麟之裁定。光庭下筆。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又牛僧孺善爲文。楊虞卿善言說。京師語曰。少牢口。太牢手。人之才具。信自不同。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楊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顏延之謝靈運辭釆齊名。而遲速懸絶。宋文帝嘗各勅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 秦少游對客揮毫。陳無己閉門覓句。梁武時。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變。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喜曰。盾飲。介文。席之美也。韓安國不能完賦。罰酒三升。王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

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崇宋璟每質所疑嘆云。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又崔琳明於政事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宋璟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宋穉子容聞人語故事。輒令節



出處。温公聞人語新事。即使抄錄。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盧思道子行十六。讀劉松碑銘不解。感激讀書。後爲文以示松。松亦不能甚解。 河東鄭興東海衞宏皆長于古學。杜林鄭子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更有以益之。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 游肇治易。尤精三禮。王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

李延壽南北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唐五代成。而

劉眗盧遜咸廢。

韓退之與孟東野唱酬。而李習之獨無詩。歐陽永叔與梅聖俞唱酬。而尹師魯獨無詩。日知錄



妄作

孟喜東海蘭陵人。詐言田王孫傳災變書。詐言田生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趙賓蜀人飾易文云受孟喜。喜爲名之易家不能難。張吾貴後魏中山人。講左傳。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人競歸之。聚徒千數。而不講傳。謂劉蘭爲講旬。吾貴隱括杜服異同。後集講之。蘭仍伏聽。學者奇之。以辨能飾非。好爲詭說。業不傳。且以爲工于欺人也

東皙文頗鄙俗。爲勸農賦。石曜言甚淺俗。爲黎陽郡守。著石子十卷。成霄景鸞文詠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詩賦問起。知音之士。其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彼不自知其不可。何怪胡裝之題壁曹國珍之上疏王思同



胡僧祐之賦詩哉。四人詳悖陋。

衛瓘爲左思作三都賦序注。序粗有文辭。注了無所發明。直爲塵穢紙墨。不合傳寫也。劉晝以六合賦呈魏收。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見其賦。又愚于名。又撰高才不遇傳。

隋張仲讓以言玄象坐誅。爲太學博士。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數言玄象。州縣列狀。竟坐誅。唐東方震德州人。以獻書被徙。開元中與鄭帝臣獻書。詞理虛矯。徙十道州。

附 僞撰

僞書之作、有作于前代而世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有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書。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鵩而有鶡冠。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甯戚飯牛而相經著、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檮杌紀而楚史傳、有憚于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類、有恥于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有



襲取于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有假重于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騢之類、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 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眞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 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 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公屬草未成。後人賡補行世。見紫陽語錄。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經稱大禹。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以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漢成徵古尚書。而霸僞造舜典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然漢成卒以此奇霸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宥炫。



古事比卷之二十八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九





# 古事比卷之二十九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夙慧

柳惲子偃年十三。梁武問讀何書。曰尚書。又問美何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蘇世長京兆武功人。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問讀何書。曰孝經論語。曰何言可道。曰爲國者不敢侮于鰥寡。爲政以德。崔英九歲。苻堅問讀何書。曰孝經。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更問。曰上愛下。下敬上。于仲文九歲。于雲陽館見周文帝。問讀何書。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中宗召蘇瓌子頲語所通書可奏者。頲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南史西陽王大鈞七歲。武帝問學詩。即誦周南。因賜羲之書一卷。宋李如圭七歲。孝宗問何業。即誦無逸篇。

蔿賈尙幼。觀子玉治兵剛而無禮。知必敗。　王孫滿尙幼。觀秦師輕而寡謀。知必敗。

虞荔九歲。陸澄問五經十事。隨問輒應。無有遺者。余國十二歲。房次律問葛洪僊籙中事近二百條。琅琅誦之不止。陸雲公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

質問十事對無所失。韋載正之子。十一隨從父稜見劉
顯。問漢書十事。應答曾無疑滯。
張堪六歲受業。號聖童。 張霸七歲通春秋。號聖童。
楊收十三。吳人號神童。里人造門觀詩賦。至壓敗其藩。
杜安十五入太學。號神童。 任延十二入太學。號聖童。
祖瑩內外呼聖小兒。 宗懍鄉里號童子學士。 陸瓊
許善心賈嘉隱李泌劉晏。皆有神童之號。
日誦千言。 夏侯榮孫思邈七歲。郎茂七歲。孔穎達八
歲。日誦千餘言。陸爽九歲。日誦二千餘言。房彥謙七歲。



誦數萬言。王僧孺十歲。能讀十萬言。韋溫七歲。日念毛
詩一卷。昭明太子五歲。誦五經。黃庭堅五歲。誦五經。李
德林數歲。誦三都賦。宋璟七歲。誦鵩鳥賦。一遍即記。到
沆五歲。父教讀屏風古詩。一徧便能諷誦。蔣乂七歲。讀
庾信哀江南賦。數遍即能暗記。
謝元正八歲。賦春日閒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李義
府八歲。進烏詩。有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之句。文皇曰。朕以全樹借汝。
崔鉉兒時詠鷹。隨父元暑訪韓滉。滉令詠架鷹。奇之。王禹偁七歲
詠磨。畢文簡令詠。奇之。呼爲小友。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 楊收十三詠蛙與筆。

兒發載令詠蛙。又令詠筆。仍賦鑽字。謝瞻六歲。爲紫石英讚。果然歎名詩。
陸從與八歲。見沈約迴文硯銘。援筆擬之。十三作婀賦。
徐陵子份九歲。爲夢賦。 顧歡七歲。作黃雀賦。 李泌
七歲賦碁。方員動靜。徐勉六歲。爲祈晴文。 李賀七歲賦高
軒過。 劉晏八歲獻東封頌。 李琪十三。王鐸試以漢
高祖得三傑賦。召其父敎讌于公署。齎遣試之。援筆立成。褚陶十三作鷗鳥
水碓二賦。 王修十二作賢全論。 顧野王十二。隨父
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 薛道衡十三作國僑贊。
盧彥八歲答戴昌詩。詣昌贈詩以觀之。于坐答之。辭甚慷慨。 許善心十五



上父友牋。 蘇世長十餘歲上書言事。 權德輿十五
爲文數百篇。編爲童蒙集十卷。 張率十二爲詩書。日
限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
童子拜官。 漢順帝時。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十二。各
能通經。拜爲童子郎。 晉司馬朗十二。試經爲童子郎。
袁憲十四被召爲國子生。 李安世文成引見。簡爲中
書學生。 岑之敬除童子奉車。 崔愼九歲舉秀才。
唐賈言忠七歲。以神童擢第。 劉晏八歲。拜秘書省正
字。 宋蔡伯俙三歲。應薦召入禁中。與宗授官正字。

孝宗朝呂嗣興四歲能誦書面試吟詩授右從政郎　賈黃中七歲通五經童子及第　譚昭寶七歲應童子科　元豐七年朱天錫九歲試禮部七經皆通賜五經出身　咸平二年邵煥十二授秘書正字　晏殊七歲中童子科　栗大用九歲補登仕郎　李如圭七歲中童子科　楊大年十一授秘書省正字　甘羅十二出奇計拜上卿　周泉企年十二豐陽三百人上書請爲縣令企治清淨百姓安之

呂光十歲與諸兄弟遊戲好爲戰陣羣童咸推爲主部分詳平　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後拒黃巢爲節度使　錢鏐幼時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　薛世雄兒時羣輩遊戲畫地爲城郭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輒撻之　宇文忻童時與羣輩游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　宇文㴞數歲累石布置皆有軍陣之勢　李遠幼與羣兒戲指麾使有軍陣之法　安元信兒童時與里中同輩爲營陣申明進退攻擊之勢宛成部分　陳昕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慶之入洛還京師詣朱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終爲雲旗將軍

曹冲稱象　孫權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鄧王冲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所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曹彰頓象　南越獻白象了任城王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力亦與慧爭殊矣

童子而能對客者　楊修九歲孔君平指楊梅爲君家果答曰未聞孔雀是君家禽　張吳興玄祖八歲虧齒先輩戲以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出入　孔融十歲詣李元禮稱奕世通家陳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融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　王絢字長素王彧長子五六歲讀周監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風必偃　虞寄數歲客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　何妥字栖鳳八歲游太學助教顧良曰女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　賈嘉隱七歲以神童召見李勣云此兒郤是獠面何得聰明隱曰狐頭尚爲宰相獠面何費聰明勣狐狀且皆州雜狐人

蘇頲誦枯樹賦　廣人物志頲年五歲裴談常過其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歎異之　明皇雜錄頲幾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既去瓌命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宋璟誦鵩鳥賦　顏真卿撰神道碑璟七歲能屬文一遍誦鵩鳥賦八九歲時嘗夢一大鳥啣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之間自後而藻思日逸靈襟益爽

强記

讀漢書五日畧徧因飲譙傪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無遺者邢卲也書無不讀而經目弗忘者唐王起也讀書數行并下過目皆憶者蕭統也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者梁簡文也十行俱下者河間王孝瑜也讀書五行俱下凡所經覽莫不暗記錄囚徒數百千人其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者後漢應奉也閱書市肆一見能誦者王充也該通羣籍問以秘閣四部之書自甲至丁各說一事且敘述作者之體齊何憲也



學多聞記湘東王執四部書目試之自甲至丁各對一事且及作者姓名者梁臧嚴也三史羣言經目則誦元魏闞駰也讀書尤明後漢及晉代客有執本而質者隨問便對畧無遺失張緬也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吳朱桓也讀書三復終身不忘士卒居人一見問其姓名後無不識唐張巡也求見秘書未幾辭去試問與隱了辨如響唐李嶠也若夏侯榮 事文作淵 賓客百餘人寓目奏刺其鄉里名氏徧談不謬一人 世語 傳昭魏晉以來仕宦簿伐姻婭舉而誦之無所遺失祖

珽爲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顏眞卿謫犀浦主簿常送徒益州忘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陸象先與之唐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常奏度支財物數千言太宗令杜正倫齎本對唱一無差殊漢陸續仕戸曹史時饑荒太守尹興使續于都亭賦民饘粥簡閱其人訊以名氏事畢口說六百人無有差謬韓顯宗與沙門法撫挍試抄百餘人名一徧隨即覆呼顯宗了無誤錯南史劉覽爲尚書左丞令史七百人一見并記名姓蕭惠開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



失崔涓刺杭州未盡識卒史以紙署姓名于襟上一閱數百人呼指無誤魏明帝雖左右小臣官簿姓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唐邕在御前簡閱多不執文簿唱官名未嘗誤又孝昭閱簿令馮子琮口陳子琮閤對無有遺失神武馬上號令九十餘條陳元康盡能記憶皆天資之過人者 談薈

應奉記飲漿之胡奴及半面之車匠 奉爲上計吏計掾許訓自發鄉里凡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曰前食潁川綸氏都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于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後數十

年于路見匠。議而呼之。楊愔不忘半面之遻人。有遻人為漫漢愔云。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何不識卿。試以何遜集一覽便誦元文遙也。濟陰王暉業大會賓客。有將何遜集入洛召河間邢邵試文遙誦之。始十餘歲。竊窺而倒諷盧莊道也。莊道造高士廉。會有獻書者。竊窺之曰。此某所作。士廉怪之。諷之果通。良久曰。向竊記之耳。取他文試之。一覽倒諷。在王所會相與賦詩數十章在主人奴處旦日奴出求詩不得皆為誦之邢邵也。暗記而題壁柳芳也。開元中李幼奇以藝干柳芳。念百韻詩。芳暗記題于壁。曰此吾詩也。徐曰相戲耳。因謂幼奇更念所著。皆一遍能記。援筆而倒疏魏奉古也。奉古授雍丘尉。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援筆倒疏之。曰舊文也。徐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送返。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堂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曰已諷之矣。武帝幸河東。亾書三篋。張安世識之。具作其事。曹公問蔡文姬家墳籍猶能憶識。曰昔賜書四千卷。今所誦纔四百餘篇。乞給紙筆。真草惟命。繕寫無遺。陸倕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太宗令虞世南伯施寫列女傳以裴屛風。于時無本。乃暗疏之。不失一字。德宗登凌烟閣。左壁殘缺。文記蔣乂德源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即口誦以補其缺。不失一字。事偶柳慶暴書。父僧習取賦一篇試之。千餘言三遍即誦。唐常敬忠蘇頲千言一覽即誦。宗愨取史博一卷授樂藹。愨藹男也。誦畧讀具舉。王碩驗長孫紹遠讀月令數紙。一遍誦之若流。紹遠魏太師稚之子。韓衆服菖蒲十三年。日誦萬言。陵陽子中服遠志二十年。覽書輒記不忘。



禰衡讀蔡邕碑。一覽能誦。惟第四行石缺二字不明。王粲讀道旁碑。誦之不失一字。楊修讀陳寔碑。誦之馳使往勘。惟石缺二字不同。禰衡與黃祖子射共讀蔡邕碑曰。吾一覽即識。惟二字不明。射較之不差。南唐鍾謨自周徂秦。見一豐碑。其詞不下數千字。卧荒塹中為水潦所淹。謨解衣以手捫揣。默記其文。他日重經發罰得舊錄本。就巒較之。無一字誤。又張建章以麥屑帛裹楷摸太宗水中征遼碑。不失一字。宋呂陶亦覽寺碑。書之不謬一字。老學菴筆記。肅王與沈元用同使館于燕山愍

忠寺有唐人碑凡三千言。元用朗誦一再。肅王且聽且行。元用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凡闕十四字。肅王取筆盡補所闕。又改謬誤四五處。元用駭服。蕭穎士常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共讀路旁古碑。穎士一閱即誦。華再閱。據三閱。論者以三人才格亦復如是。若張沆之炫奇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僻以炫奇筆。范雲之讀刻石。竟陵王子良刻日登秦望山。雲夜取史記讀之上口。讀始皇刻石如流。自是寵冠府朝。時雲為王簿。未為強記也。



## 捷悟

鄭欽悅于鍾山壙中銘辭。三十里而悟。楊修與魏武看碑上題字。修一見即解。魏武行三十里乃解。覆碁不差一道。王粲到溉高孝瑜齊河間王陸瓊八歲覆局也。魏武作府門題活字。修曰相國嫌門大耳。唐賈耽鑿井。有父老來觀。曰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耽曰是言井大耳。偶記

李彪解習字。洛陽伽藍記。魏孝文嘗宴羣臣。帝舉卮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屠兒割肉與稱同。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劉顯解貞字。南史。梁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徧問莫知。顯曰。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其能出之。

敏贍

立草制驚人者。中書岑文本草詔誥。令書僮六七人隨口并寫。須臾悉成。王勮爲中書。武后時壽春五王出閤。同日受册。有司忘載册文。勮召五吏執管。口授分寫。須臾俱畢。劉敞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立馬卻坐。一揮。九制悉就。事偶

任昉集云。鄧阿魯爲郡小吏送圖籍。奏乞書吏二十人。口占分授。吏曰。告公綴之腕將脫矣。蘇頲因平內難。詔書塡委。口占授功狀。吏曰。丐公徐之。腕將脫矣。前



陳遵守河南。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憑几口占。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劉穆之與朱齡石嘗於武帝坐。并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左太冲爲丞相府屬。一日之間。羽檄塡委。動逾百函。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點治。

魏文令東阿七步成詩。魏孝文令彭城王勰作路傍大松詩。去帝十步。未至帝所而就。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曰。邊戍賜衣。今仲春而衣已給。當賀。公以詩。權三步應聲成文。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史肯開元中自薦能詩。試以除夜上元等詩。五步應口而出。作王涯者非。

玄針子得石斧銘曰。天雷斧。速文步。敲石柱。如其言詩如雲蒸。千步千首。王勃爲文。先磨墨數升。引被而卧。忽起書之。初不加點。率圍棊下四子成一首詩。梁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則限一寸。蕭文琰曰。寸燭四韻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扣銅鉢。響絕成詩。詩皆可觀。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符載陪韋西川飲摩訶池。請撰二十四化設醮青詞。命小吏十二人分兩



題綴步口占。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唾地者三。俄而成文三篇。溫庭筠入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然溫李終不成遠器。

徐勉爲吏部。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梁紀 徐紇終日治事。署無休息時。有急詔。令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梁

唐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并舉。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

內外諮稟目覽詞訟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參涉六事悉皆贍舉隋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并舉並無遺失元嘉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南唐北海史虛白嘗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令題目或爲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頃衆製皆就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賓客門人飲博投壺奕棋笑語諠譁而不妨構思以方紙細書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於應命頃



刻成數千言

文字敏速　梁武于華光殿宴羣臣賦詩二百字到沆三刻便成又于武德殿餞中山王元畧還北賦詩三十韻謝徵二刻便成杜正言舉秀才楊素欲試退之使擬上林賦得賢臣頌燕然銘劍閣銘白鸚鵡賦未時便了杜正藏舉秀才蘇威令擬過秦論湯誓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王泰刻燭賦詩文文不加點南史宋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梁武曰卽席之美也范雲屬文下筆便成未嘗定稿裴子野爲文速曰人皆成于手我獨成于心柳

公權工詞賦應聲便成李栖筠爲文勁速陸扆工文辭敏速如注射然

曹氏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賦詩齊明帝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太祖使阮瑀作書與韓遂因于馬上具草桓宣武北征袁虎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俄得七紙房玄齡在秦府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唐太宗征遼召許敬宗草駐蹕山破賊詔立于馬前俄頃而就薛收在秦府常馬上作檄皆如宿



構初不竄定

荀濟曰大丈夫盾上磨墨作檄文江淹醉後草檄　軍書日以百數李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詔書填委蘇廷碩所口授功狀百緒無所差　徵發指縱千緒無端一日之內詔書數百陸贄揮毫起草思如泉注神若不經思慮既成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鄭敏爲中書舍人詔令旁午動無滯思言皆破的神武西征命李義深等作檄文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又伐

劉蠡升天寒雪澌使人舉氈陳元康于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北史高恭之孝莊夜到河內命高恭之燭下作詔書布告遠近于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謝晦代刑獄參軍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王僧達六七歲父弘爲揚州時遇有通訟者總見其詞謂爲有理弘留左右僧達遂爲申理闇誦不失一句



博物

漢武時得豹文鼠孝廉郎終軍曰名鼮鼠見爾雅賜絹百疋人爭受爾雅之業漢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異之竇攸曰鼮鼠也見爾雅賜絹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

元康中有人自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張華以問束晳晳曰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撿校果然

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劉顯云是古文尚書刪逸篇昉撿周書果如其說 襄陽人開古塚得竹簡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江淹以科斗文推之則周宣



王之簡也。

張策知黃初鼎銘之謬。梁張策父名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策時十二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銘何謬耶。

劉原甫知天寶硯刻之非。宋長安李觀察家藏一端硯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溪東州石刺史李元書劉原甫曰天寶自改元即稱載且是時州稱郡刺史稱太守取唐書示之莫不歎服。

策削髮爲僧旣反初服爲唐官後副張涉押傳國寶錄汚簡策矣。

龐莊敏籍對次公而終至入相。宋景祐中有使臣何次公具獄進呈上忽問此

人名次公何義。龐莊敏越次對曰。黃霸字次公。此人必恭霸之爲人。上頷之。終至入相。王過對若川而改官編修。孝宗留心經術。頗問多致失措。有蜀人王過上殿。驟問李融字若川謂何。過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融之字若川。猶元結之字次山也。詔改官密院編修。

崔贍對羊腸。贍從駕往泰山。詔問何處有羊腸坂。對曰。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上曰。不是。又案皇甫士安撰地書。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

許敬宗對帝丘。高宗問濮陽何謂帝丘。許敬宗躍馬前曰。昔顓頊居此。

李珽對內黃。梁朱晃問李珽何謂內黃。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北有內黃。外黃故城在雍丘。下黃爲高齊所廢。在今陳留。

殿前鐘鳴而知有山崩。東方朔也。未央前殿鐘無故鳴三日夜。朔曰。銅者山之子。山恐有崩者。居三日。南郡上言山崩。

樊英也。順帝時殿下鐘鳴。英曰。蜀岷山崩。蜀果上言。日月相



應。

張華也。魏帝殿前鐘不扣自明。華曰。蜀郡銅山崩。蜀郡尋上事。如華言。

東方朔知怪哉爲憤氣所生。朔知甘泉之蟲怪哉。爲憤氣所生。取置酒中。須臾糜爛。

留源言油囊爲冤氣所結。梁劉知俊鎮同州。掘一物。重八十餘觔。狀若油囊。留源曰。此冤氣所結。王世充據洛陽。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俊具酒祭祝。醉瘞之。

諸葛恪知白澤圖之傒囊。恪守丹陽。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持去故地卽死。恪曰。白澤圖內曰名傒囊。

陸敬叔知白澤圖之彭侯。敬叔守建安。伐大樟樹。忽血至。有物人頭狗身。曰。白澤圖曰。木之精如彭侯。

鄭夾漈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知千門萬戶。見漢宮室圖也。華。晉人。問以漢之宮室。其應如響。時服其博物。見杜預公子譜。方

悟武平一之知魯三桓鄭七穆。見春秋世族譜也。平一唐人。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服其明春秋。

崔贍知藍田玉人。藍田令王藝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詔問莫識。贍曰。魏大司農盧元明嵩山廟記曰。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

東方朔知火珠經。元符中。日者奏太乙星不見。朔日遊于世爲居民福壽。足乃命格奏有人了角面如王邑。乘一葉紅蓮。長丈餘。手持黃書。自東海浮來。遺其書瓢至亭側。進于帝。令朔驗之。朔曰。此上界火珠經也。彭

權知髮頭。武帝問髮頭義。權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髮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衞左右。

林閭知輶車使。閭字公孺。臨邛人。古有輶車之使。但閭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使人主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作方言。

歐獻乘陶範江陵城。裴宙



鎮荊。掘地得一石。規模悉倣荊城。是春霖雨不止。馳問歐乘。對以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闕。無少差。于南門外八十步。掘淺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嘆。獻乘乃洛中道士。博學多聞。

禹鑄石塞水脈。息壤記。茲有海眼。泛濫無恒。禹乃鑄石造龍之宮室。寘于穴中。以塞其水脈。

范德昭知石筍。荊南高太王請畫工李文才寫興義門雙石筍。兼徵其故實。道士范德昭曰。乃蠶叢啓國鎮蜀之碑。中以錢柱貫之。下以橫石相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亮挺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

僧贊寧知海馬骨。徐鉉嘗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僱之流血。肇韜都立。贊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隨毀。斲之。果巨獸骨。脛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以漏糟之。遂爛。

又知畫牛隱現。徐知誥得畫牛一軸。晝則齕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後主持貢闕下。太宗以示羣臣。無知者。贊寧曰。南海水減。雖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蛤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

邑著物則變隱而夜顯。沃焦山有石落海。海岸得之崩水摩邑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見張華海外異物記。竺法蘭知劫灰。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明帝時竺法蘭來洛陽。乃追以問之。曰。此燒劫之餘灰也。釋道安知鼎銘。苻堅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道安曰。此古篆書。魯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知銅斛。遂有象銘。安曰。此王莽自言出白覺。皇龍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安多聞廣識。京兆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郭璞知器鏡。獻王夫鏡。鏡在器中。器中幾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為。使燒車轄以擬鏡。鏡即出焉。吾丘壽王辨汾陰之鼎。賜黃金十斤。漢書。汾陰得寶鼎。羣臣賀得周鼎。壽王曰。天祚有德。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東晳辨曲水之集。賜金五十斤。晉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贊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乃招携之水濱洗祓。東晳進曰。虞不足知。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心水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皆為盛集。帝大悅。



胡僧無畏知大蛇出芒山。欲決水瀦洛城。　孫感知谷孝秀而磨見為吉祥。　何敞知漢時鳳見為羽孽。　王高知雉集漢署為成聽之不聽。　佛圖澄知馬入鄴宮而不見為石災之將及。　徐鉉知嵐獸之為麟　劉倣知梁丹黑獸之為駁。

竹隸事

以隸事而奪何憲五花簟白團扇者。王摛也。以徵事而奪王儉之巾箱几案雜物。陸澄也。元呂徵之與陳剛中數驗事。剛中少二十條。徐鍇與兄鉉憶貓事。鉉為疏二十餘。鍇曰。適已記七十餘。明旦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宋子京與李邯鄲飲酒肆隸事。不勝者輒飲之。坐客皆潦倒而出。多聞角勝。至如梁武之策錦被。與徵栗事。蔡居安之徵瓜事。劉孝綽沈約董彥遠反以見忌。益信當守之以愚矣。



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聊試數事。顯問其五。約對其二。　張緒受策百事。得九十四。弟失六事。因呼百六公。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共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為勝。如孝標對被。王摛奪簟。有策事。賭舉所知。令人射覆。中者為優。如沈約得二。劉顯失一。

唐皇甫煥以辨博自處。每賓客及門。必延飲證事。屈者自引去。惟盛均終席。時謂勍敵。均病白氏六帖疏畧。廣為十二帖。

附 辨奇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嵇康識抱犢山中神書。束晳識汲冢周書。江淹識王鏡竹簡古文。劉顯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韓愈識泉州石銘。呈詠蛟雷文。李協辨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兗州衆生識古銅盎篆文。張敞識美陽鼎文。高佑識玉印文。

郭璞不識會稽鐘文。王起不識䓫門二字。談苑作䓫爲。段成式不識鹿鉦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唐武宗製乃究二字。以試王起。起言三教書所不識。惟周穆王傳䓫門二字。武宗日向試卿耳。



遊學

景鸞漢伯梓潼人。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丁鴻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李固負笈追師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知是郃子。杜喬步擔求師少好學。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高允擔笈負書千里就業。

崔瑗至京師。從賈逵質明大義。逵善待之。因留遊學。咸衮遊學京師。受三禮于劉文紹。　薛琡尋師長安。何晏見而異之。授以經業。



尹默之從司馬德操。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從章句。乃遠遊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徐遵明之往趙世業。知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永嘉舊本。乃往讀之。盧思道之就魏收。借異書。

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月涉。期于必得。葛洪也。負笈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傳。邢嵩也。少遊京師。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敝。盛冬止衣祙襦袴。賀德基也。

同遊學　李仁與同縣尹默俱遊荊州。從司馬徽宋忠學。

馮元興隨任而就學。肥鄉人。世父僧龔守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范紹遊學而徙家。南陽人。少遊學清河。遂徙家僑寓。

葉榆人張叔。病俗不知學。負笈從相如受經。歸報之。

平康人尹珍。自恨生于荒裔。負笈從許慎受經。歸教之。

唐昆明張志誠。流寓西蜀。得右軍書法以傳六詔。

程頤兄弟之遇。治篾箍筲者于成都也。袁滋之見賣醬薛叟于眉邛間也。皆蜀隱君子也。宜伊川之謂袁滋曰易學在蜀。



古事比卷之二十九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

# 古事比卷之三十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讀書

貴顯猶夜分讀書杜佑也位台輔猶讀書不輟李德裕也（後貶潮陽在蒼黃顛沛中猶留心著述）後魏祖瑩躭書父母禁之自藏火灰中候父母寢然之讀書　梁沈約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嘗爲減油滅火　宋陳彭年母以一子禁其夜讀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范仲淹讀書帳頂如黑色夫人藏以示子孫



匡衡家世農夫至衡好學　闞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家貧好學以邑大姓多書每與傭作不求價曰但願得主人書遍讀之漢匡衡也　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衛颯也　寒微于高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北魏李彪也　貧不能得書求爲集賢院吏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者六年無所不通唐陽城也

家貧閱書于肆王仲任也（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　徐文遠也（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于肆博覽五經）　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誦記荀悅也

牧羊而好學　漢路溫舒（少牧羊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用寫書因通春秋知法律仕臨淮太守）又王尊（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後尹京兆）　魏王象（爲人牧羊讀書不輟楊後嘉而贖之累官常侍詔撰皇覽）晉王育（爲人牧羊好學亡其羊賣身以償同郡許子章嘉而贖之使與子同學遂博經史爲武陽令）　北魏游明根（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使牧羊以壺漿倩人作書地上習之賈雅典衣贖之年十六歸自渠坎爲扁讀書積歲官至大鴻臚）

遭難而好學　黃霸于獄中從夏侯勝受洪範　杜篤于獄中爲吳漢誄　崔瑗于獄中考訊有間輒問禮于獄掾

擁書萬卷無假南面百城者李謐也　行書數十卷不易



齊景公千騶者劉晝也

馬懷素呂思禮于休烈李磎仕宦不釋卷　劉昺曾肅崔林辛術杜弼（弼在軍者道德經）　李襲吉軍旅不釋卷　向朗徐廣荀崧沈攸之傅昭蕭德言沈麟士劉寶王起趙逸崔元翰耄耋不釋卷　司馬光童稚不釋卷　裴皞亂離不釋卷皇甫謐裴漢疾病不釋卷　唐裴炎補弘文生休澣不廢書　馬總爲戶部尚書倥偬不去書

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閒強　黃魯直云三日不讀書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梁高祖重陳郡

謝玄徵詩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米元章云。三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魏子擊好乘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和伯彬自言吾于詩而由悟進學。衡門識處世。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尹子勦徵讀樂毅傳輒流涕。史記

揚雄悲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讀其文未嘗不流涕。漢書

梁武帝每讀孝子傳。不終軸而悲慟。梁書 趙郡王子叙四



歲喪父。讀孝經資于事父。輒流涕歔欷。北齊 楊歆舅子問歆讀詩至渭陽未耶。歆便號泣。北齊 李密讀項羽傳。蘇舜欽讀張良傳。皆未嘗不泣。故曰讀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王寂讀范滂傳未嘗不嘆挹。蘇軾讀范滂傳。請于程太夫人願學之。黃魯直于九江郡署書范滂傳不須簡史也。　王僧孺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曰若爾常願讀之。

張晙為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輔吳以為鄙生。請誦君子之事上章。陸澄為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王衛軍儉以為博而寡要。請誦君子之事上章。

誦經而袪邪。　後漢公沙穆。家貧力學。嘗居建成山。一夕忽暴風震雷。有聲自外呼穆。瞋白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妖亦尋滅。　北齊權會。嘗夜乘驢出城。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漸漸失路。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終。二人忽散。

誦經而療疾　顧歡。有病邪者。歡命取孝經。置病人枕邊。恭敬誦之。如言果愈。　徐份。父陵疾篤。份燒香涕泣。跪誦孝經。日夜不息。陵疾豁然。　唐王漸。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鄰里有鬬訟。即詣門誦義一卷。反為慚謝。後有病者。即請漸誦書。卒亦得愈。讀文與聽談。亦足以愈



病。馬后也。后有頭疾。得內傳孟召文讀之輒醒。詔曰孟召文差頭狂。韓城隣里也。宋張乖崖與傳逸人會于韓城。終久談話。隣里有病瘧者皆不發。又陳琳之檄可愈頭風。杜工部之詩可愈瘧疾。誦手提髑髏血模糊句。瘧果愈。

日誦孝經二十遍皇侃也。象九世孫。性至孝。　五歲讀孝經必焚香正坐岑之敬也。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蕭德言也。孔子生日陳論語五經拜之臧榮緒也。著拜五經序論

好左傳自為牧守月讀一過魏賈逵也。于厥考柩前誦尚書五代周石昂也。父不喜佛云此先人所欲聞。　居喪誦孝經馬元也。命終日寫堯典一篇置前東漢周磐

也。字堅伯亾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

金樓子也。卽梁元帝。

率諸生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刃而退宋章樵也。昌化人。講

中庸而寇不敢來攻城宋鄭霖也。雪巖先生。則宋臬之多寫

孝經、向栩之北向讀孝經不足爲謬矣

晉文清幾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王介甫有詩

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

趙忠獻歸第讀論語對太宗曰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輔陛下。李

文靖退朝讀論語。曰沆爲宰相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行。韓魏公案



止論語。

唐宣宗聞太康爲平吳年號曰天子大須博覽宋太祖

問乾德爲僞蜀年號竇儀對而知之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吳大帝勸呂蒙讀書　宋太祖勸趙普讀書

光武日引公卿講論經理夜分乃寢太子勸頤養精神

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宋太宗讀書自巳至申宋琪以

勞瘁爲諫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唐太宗于周禮一書

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

沈攸之晚好典册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孫

覿曰吾之視浮溪汪藻浮溪之視石林葉夢得。各少十年書

北齊盧潛與弟士邃爲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爲後生

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魏武曰老而讀書惟操與袁伯業遺耳傅亮曰殷仲文

讀書若半袁豹士蔚、才不減班固

教人讀書而聽者　石勒好使諸生讀史漢諸書時以意論得失。王平使人讀史漢紀傳聽之備知大義。楊大眼恒遣人讀書聽之悉皆記。韋叡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二子稜尤明經史。每坐稜便說書。其所摘發、猶弗之逮也。

目不見教人讀而聽者　孫龍圖。莘老晚年病目輒令二人更讀左氏西漢



等書于旁。胡旦周父渤海人舉進士第一喪明猶令人誦經史楊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三子登進士。

李邕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固請乃假直李鉉以

鄉里寡文籍來京師讀所未見書

王仲任好博覽而不宏章句阮瞻讀書不甚研求而默

識其要李賢略觀大指曰皇從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此其中有

淺深未便以淵明之不求甚解武侯之觀其大略藉口

也

尤袤曰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

嘗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韓退之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餐以飴口。葉廷珪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

高彪云。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藏。傳幹與蘇文師書云。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抱朴子云。退隱之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肄爲鐘鼓。百家爲笙簧。蔡洪赴洛。人問舊業。荅云。紙爲良田。筆爲鋤耒。墨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褚陶曰。聖賢備在黃卷中。舍此何求。狄仁傑曰。黃卷中



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漢東平王蒼曰。讀書最樂。蒙養正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李先曰。天下最善可以益人神智。莫若書。蘇軾曰。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其惟書乎。裴度常訓其子云。吾輩但可令文種勿絶。山谷云。士大夫子弟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練兼善常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後世種子耳。

好書者衆而倉頡獨傳。好稼者衆而后稷獨傳。好樂者衆而夔獨傳。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于御。天下未有兩而能兼者也。荀子。

甯越十五歲不敢休。不敢臥。董仲舒下帷三年不窺園。桓榮學長安十五年不窺家園。法眞趙昱歷年不窺園。唐裴休經年不出墅。何休十七年不窺門。作公羊解詁。劉炫劉焯諸葛頴十年不出戶。徐遵明六年不出戶。馮偉節三十年閉戶。關康之四十年不出門。以墳籍爲務。

唐崔從同兄遇亂至于絶食。飲水栖衡而講論不輟。終



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　龍門寺僧鑒山巖爲龕。以居。呂蒙正禁足不出者九年。舉廷試第一。　胡瑗與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不復展閱。

管寧自遼海歸坐一藜牀五十餘年。牀上當膝處皆穿。魏收讀書坐板牀。板爲銳減。張子韶無垢。執書倚柱向明十四年。磚上雙趺隱然。楊龜山舉兩肘示胡澹叟曰。此肘不離案三十年。

讀書然蒿自照。任末也。詳抄書。然松節及糠。蕭歓也。燎麻炬。劉峻也。囊螢。車胤也。然木葉。柳積也。映雪讀書。孫康

范雲也。荷鉏讀書者孔安國。常林。張紘。兒寬。帶經而鉏。皇甫
謐。從鄉人席坦受書。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崔浧也。下帷而讀者。崔祖虬。
鄭鮮之。宋世景。李密。司馬光也。采薪讀書者。劉貞素。劉
文軌。董譓也。采梠負販而讀經者。董過隗禧也。截蒲讀
書者。路溫舒也。讀書而亾羊者。臧也。王育也。拾葉寫書
者。董譓也。
然薪讀書。晉范汪也。唐畢咸也。折荻尺寸。然之讀書。劉
綺也。剌史劭之孫。早孤。映月。宋陸佃也。隨月光。齊江泌也。負薪
行吟。朱買臣也。編柳寫經。孫敬也。負薪自給。讀誦不輟。



劉智也。劉寔之弟。賣牛衣自給。手約繩。口誦書。劉寔也。織簾
讀書。手口不輟。沈驎士也。後居相位。歸養。人猶謂曰織簾相公。
司馬長卿作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揚子雲有
夢腸之談。陳思王有反胃之說。朱詹吞紙實腹。抱犬而
臥。孫敬折柳寫經。睡則懸頭于梁。鄭灼患熱。以爪鎮心。
便起誦讀。賈島苦吟。不避京兆尹。騎驢賦詩。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逢韓愈。
愈曰。敲字佳。或云吟落葉句。唐突劉栖楚被繫一夕。放之。孟浩然苦吟。眉毫盡落。裴
祐袖手。衣袖就穿。王維至走入醋甕。鍾繇問蔡邕筆法
于韋誕。誕惜而不與。搥胸嘔血。至死後發其冢而得之。

精思臥畫被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王右軍于嵩山石
室得素書。八角垂芒。不食三日。乃大叫欣喜。若對數十
人。張伯英學書。家之衣帛皆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鄭虔學書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大屋。借居日
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智永樓上學書。業成方下。所退
筆頭置于大甕。甕受一石。而五簏皆滿。唐明皇習羯鼓。
打却鼓杖三監櫃。白居易苦節讀書。至口舌成瘡。手肘
成胝。天下事未有不苦不習而能精者。談薈
邴原過書舍而泣。孤也。師曰。子苟有志。我不求貨。顧歡倚學墻而聽。



貧也。
兒寬爲弟子都養。郡國選詣博士。貧無資用。爲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晉祁嘉
亦爲諸生都養。後教授拜牀下者二千人。承宮爲諸生拾薪執苦。徐子
盛以經授諸生。宮過息廬下。因就聽經。請留門下執苦。刁冲日直監廚。家世貴達。從師于外。
自同諸生。悉日直監廚。雖有僕隸。身自炊爨。庾乘爲諸生傭。後能講誦。諸生日嘗問之。由是
以下坐爲貴。而學以有成
董仲舒。躭學。乘馬不知牝牡。朱穆勤學。不知馬之幾足。
每一精思。顛墜坑塹。劉峻讀書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
躓。然後始悟。北周樊深好學。至老嘗據鞍讀書。馬驚墜

地損折肢體而不收。周太朴作詩屬思。不積墜落坑塹。不覺。宋杜常跨驢讀書。驢失道。觸木傷額。葛洪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寫書誦讀。無所愛翫。不知棋局幾道。摴蒱齒名。

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家。馬誤入人家而不覺。崔融爲則天哀册文。下直馬過其門而不覺。古人撰霆裂月。精思如此。所謂子雲感夢。王譚病發。王充氣竭。良不虛也。

桓玄詩思不來。輒作鼓吹。　李翰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嘗從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竭則奏樂。神逸則著文。

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粟。御覽引鄒子。　高鳳持竿誦經。不知雨之流麥。後漢書。　古人篤學如此。

蘇秦之刺股。張儀之視舌。天下傳之矣。而不知剪髮書掌。二子之攻苦正同。一縱一橫。論者莫當其長。蓋不徒脣吻間也。拾遺記。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遇見墳典。行塗無所題。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書折竹爲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剝樹皮編爲書帙。以盛天下良書。

杜弼有言。近資愚鄙。私備怠閑。止于門內。貽厥童蒙。



李玟之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欲罷不能耳。

魯丕好學。杜絕交游。不荅問候之禮。王充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　周燮精禮。賀問不修。荀爽就經。慶弔不行。

家學

班馬皆以父子著述。乃成一書。裴松之注三國志。子駰注史記。劉知幾著史通。次子餗鼎卿撰史例。李善注文選。子邕補益之。父子兩書並行。王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接雅游本意。更注公羊。王銓私錄晉事。子隱依庾征西供紙筆。書乃成。

韋孟以詩體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于玄成。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酒。舊史咸以為榮。柳玭



王氏七葉名德。人人有集。王筠曰。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累葉有文才。然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三曾一門三第。人自有集。劉辰翁論三曾曰。一門三第。非世所少。惟人自為集。列為三文。大者見稱歐曾。此大江以西。山水所聚。是以至此。布諡文肅。鞏諡文定。肇諡文昭。

王方慶進其家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自右軍已下至僧虔。至智永禪師各帖一卷。武后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劉孝綽兄弟羣從有七十人並能屬文。三妹並有才學。

序父集者。顏之推集。長子思魯為序。

刻父書者。陸務觀詩子子虡刻之九江。古文集子子遹刻之溧陽。

求序父集。韋處厚子正蕃纂修父集。求序于先執李翱。十年不得。竟以翱言別求于劉賓客禹錫。乃始得之。

謝氏有蘭玉集。謝安遷葬長興。子孫居其地者。以文學世其家。有集安石而下十六人。為蘭玉集。李氏有花萼集。李乂與兄尚一。尚貞。文章同為一集。竇氏有連珠集。竇常牟羣庠鞏集行之世。

兄弟著書者。晉庾預與兄喜。胡安國傳春秋修纂檢討盡出子寧和仲。手。唐蘇冕與弟弁。袞。皆以友愛文學見稱于時。弁元容聚書人稱秘府。



能世其學者。曹充習慶氏禮。子褒結髮傳父業。崔駰子瑗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司馬聚少傳父斐家業。劉昆桓公子軼。傳昆業。門徒亦盛。甄宇子普。普三世傳業。諸儒歸服之。

父子明經至丞相。韋賢子玄成也。受父業明經舉孝廉。劉寵也。除東平令。世世傳魯詩。高嘉孫客。客子詡也。

傳父業者。陳欽子元。桓榮子郁。宋京子慈。劉愉子斌。傳父業明占候。郭鎮。少習家業明法律。

傳家學者。徐宣子憲。憲子防。袁安。祖父良。袁京子彭。

彭弟湯　楊震子奉秉奉子敷敷子衆秉子賜賜子彪
伏黯明齊詩章句繁多子恭省滅浮辭定爲二十萬言
桓榮授顯宗尚書子郁刪省成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之學）
賈徽（元伯）受業于劉歆作春秋條例子逵（景伯）作左傳訓詁
王朗著易傳子肅撰定列于學宮姚珽著紹訓（曾祖察著漢書訓纂後之注者多竊其義爲已說珽著紹訓以發明舊義）陸瓊續成父雲公嘉瑞集
盧辯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纘前
修矣韋叔夏孝寬曾孫博涉經史叔父琨曰可以繼承
相業矣



屢世著述　崔駰撰解嘲作達旨子瑗作七蘇瑗子寔
作政論　薛逢著盤混沌眞珠簾等賦大爲時稱子廷
珪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目爲克家志　皇甫謐
子方回遵其遺命撰帝王世紀高士列女玄晏春秋
華嶠撰書十典未成而終何劭奏嶠中子徹踵成之又
卒後監繆徽又奏少子暢爲佐著作郎並草魏晉紀傳
崔駰家林（孔傳拜臨晉令駰以家林謂爲不吉崔篆所作易林也）
王准之曾祖彪之練習朝儀家世相傳並諸江左舊事
緘之青箱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世謂王氏青箱學

黃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官曹及居職爭儀莫敢
抗奪
班固之陳祖德陸機之序家世太史公自序同也

## 晚學

曾子七十乃學詩。荀卿五十以學禮。公孫子四十方讀書。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受孝經論語。皆成大儒。蘇洵二十七始發憤力學。古人晚成如此。向朗八十校書。自去長吏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 劉峻祈借異書。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姚察專志讀書。白首不倦。山偉愛尙文史。老而彌篤。宋纖八十篤學不倦。徐廣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沈雲禎八十。尙火下細書。二三千卷。王休蕭德言晚年篤學。晝夜無休。荀崧年老。孜孜典籍。唐崔元翰七十餘。好學不倦。齊王語閭丘卭曰。士亦華髮墮顚而後不用耳。李崖語其子曰。不可以西夕之年。取笑于來今也。伏生在孝武世年九十餘。能授尙書。杜子春在永平初年九十餘。能通周禮。少好武而晚好文者。唐彬也。字儒宗。鄒人。少便弓馬。晚乃敦悅經史。隨師授業。還家教授。谷渾也。父衰。膂力絕人。渾少有父風。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羣書。高達夫五十始學詩。卽工。杜祁公衍七十始學草書。卽工。



## 寫書

掌錄者董賢也。掌鈔者蘇秦張儀也。遇見墳典。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 劉向也。校書天祿閣。有老人著黃衣。植靑藜杖。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出杖頭燃然見。向向受五行洪範之文。恐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文。至曙而去。 任末也。負笈不遠險阻。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爲菴。削荊爲筆。剋樹汁爲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人更以淨衣易之。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于柱壁及園林樹木。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爲經苑。 唐司業張參年老手寫九經。以爲讀書不如寫書。 宋景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洪景盧手鈔資治通鑑三過。始究其得失。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王筠也。五經左傳凡三過。五抄。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抄。手自鈔錄數十萬言。韋敬遠也。手錄書千餘卷。高頤也。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二千一百二十卷。撮爲一書者。南唐馮贇也。手鈔名海錄者。葉廷珪也。目曰野乘者。吳枋也。記錄粘壁。合爲一編。陳瑩中也。好細鈔巾箱中有五經。梁衡陽王蕭鈞也。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眞。漢河間獻王也。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沈約年七十。手寫簿書。傳隆年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南齊沈驎士年八十。火下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家貧

無書從人假借手自鈔寫日課五十紙數不登不休息
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等六百二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彼藏書家至詔軫充棟不必披涉視此不亦恧乎
柳公綽九經三史一鈔北史再鈔號柳氏自備盜公手鈔諸子名曰掇言所鈔自國語而下六書其日三百一十有二端楷無一筆不謹
劉穆之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韋夐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　北齊耶基守頴川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陽城家貧不能得書乃求爲集賢寫書竊官書讀之夜不出房六年無所不通　後魏李彪家世寒微高悦家富典籍彪于其家手鈔口誦不暇寢食　北齊趙彦深初爲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薦之神武
陸倕借人漢書失五行志暗寫還之　宋劉芳（邕子）爲諸僧傭寫經綸卷直一縑如是一年
吳闞澤家貧爲人傭書所寫畢誦讀亦遍梁王僧孺傭



書養母所寫畢誦讀亦遍
晉羊襲吉（欣）勤于書寫仡仡不倦　梁武時王泰（仲通）好學手抄寫訂二千餘卷　蕭大圜（簡文子）簡文梁武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江陵平後藏秘閣大圜入麟趾（周書處）藏方得見之手寫二集一年並畢　北齊崔休弟子憝（長謙）青州司馬賊圍城二百日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
北周裴漢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　五代林鼎（慈谿人）所聚圖書悉由手抄　楊克讓（歷官廉謹）少好學手寫經籍

### 借書

柳世隆借秘閣書。江子一啟求觀書秘閣。皇甫謐表就晉武借書。送一車與之。李邕見特進李嶠。願一見秘閣書。班嗣賜書。班斿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斿有子嗣。黃香東觀。肅宗詔詣東觀。讀所未見書。亦其類也。

左太冲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劉孝標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又匡衡。邑大姓家富多書。乃與客作。日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感歎。給以書。後成大儒。延篤。從唐谿典李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久之辭歸。曰已誦之矣。袁峻。家貧從人假借書。手自抄寫。擕餅借書者起晙。字德進。宋城人。冀渡甫易解新出。閩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徒步獨擕餅餌以行。既至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頗以爲難。而命之飯。辭曰。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因館之一室。啖閣戶晝夜寫錄。饑則啖餅餌。數日而畢。懷餅讀書者郭宣徽。讀書京師西樓上。遂少時日懷二餅。投贄借書者倪若水。晝窓倪若水藏書甚多。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脩羊。然後借之。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刋其謬。然後反之。陸龜蒙借人編簡壞者緝之。文字謬誤者刋之。

肯以書借人者。崔慰祖。字悅宗。好聚書。求從假借。親自取與。未嘗爲辭。孫蔚。家世世積書七千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宋敏求。字次道。父綬繼世掌史。住春明坊。劉恕就次道觀書。次道日具酒饌。劉不受。鈔旬而畢。李承休。泌父。聚書。誡不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



不肯借人者。班嗣。家有賜書。桓譚欲借。嗣不進。盧尙書。王內史借船帖。盧尙書甚寶之。張賓護致書求假。荅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後忽有人持此帖詣張公求售。驚問之。云盧家郎竊出遺賣耳。張數而却之。杜元凱。與子耽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杜暹。藏書皆自題曰。清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因不借而後刻書者。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其人有難色。發憤曰。若富當板以鏤書。後仕蜀爲相。遂踐其言。不就權勢借者後魏崔亮。傭書自業。時李冲當朝。從兄光依之。謂亮何不往就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古事比　卷之三十　借書　圭　書種齋

## 刻書

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于國子監。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

蜀毋昭裔板鏤文選。請刻板印九經。九經板始于馮道。(令田敏校定印賣。)九經板始于唐明宗。(長興三年。初刻印賣之。)隋勑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印書在隋已然

穆伯長刻韓柳集。(初得韓柳集善本。即自鏤板。鬻于相國寺門。但讀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與。經年無售者。)周帥刻筆談。(沈存中夢溪筆談。周帥刻之于學舍。購者衆多。頗爲養士之利。)和凝自刻集。識者譏之。(歐陽公言。)吳芾刻姑溪集。(李端叔寓姑溪。有集。吳守太平爲之鋟板。)

王琪刻杜集。(守蘇郡。假省庫錢鏤板。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吳水心序陳同父龍川集而丘與長太守刻于州學。一時同志佐其役費。

蘇轍徐州黃樓賦。兄軾刻之。令狐楚河中白樓賦。子綯刻之。

陸務觀詩子子虡刻之。九江古文集。子子遹刻之溧陽。



## 藏書

張華徙居載書三十乘。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　任昉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武帝使賀縱沈約勘其書。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唐丁度之祖。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曰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後度嗜學至參政。李泌父承休聚書二萬餘卷。誡子孫不許出門。有求讀者別院供饌。則鄴侯家多書有自來矣。

蔡伯喈有書近萬卷。(後與王粲。粲亾子誅。預魏諷謀反被誅。書悉入粲族人輔國。送成名儒。)郗林宗有書五千卷。　王修有書數百卷。(魏破南皮。閱修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欵曰。士不妄有名。)張華有書三十乘。　崔慰祖萬卷。(來從假借。親自取與。)范蔚(一作孫蔚)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爲辦衣食。)陸少玄父書萬餘卷。(遺子。張率與善。盡讀其書。)沈約二萬卷。　任昉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高祖使賀縱沈約勘其家目。官所無者。就取之。王僧孺聚書。率多異本。與沈任埒。)張緬萬餘卷。　孔休源七千卷。(手自校理。)蘇弁三萬卷。(手自刊較。時人言蘇氏書大于集賢芸閣。)韋處厚萬卷。(手自刊較。)又姚察。(父僧坦每得供賜。給察。察用聚圖書。)辛術。(定淮南。貨物一毫無犯。惟大收典籍。)王方慶。(聚書不減秘閣。)吳兢。(書自錄。吳氏西齋書。)

目。王涯侔于書府孫隲。趙凝。王都。張憲。賈馥。聚書三千卷。手自刊較。皆富于典籍者也。

常爽性好墳籍。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　劉邕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輯。筐篋盈滿。　曾鞏家藏二萬餘卷。手自讐對。白首不倦。

名山藏書者。嵩山石室。嵩高山記。一石室。有自然書。及飲食。九土文括界。會稽山石穴。石穴委曲。黃帝藏書于此。禹得之。水經注。石山有金簡玉字書。禹發之得治水之理。包山洞穴。吳地記。包山中有洞庭。深遠。吳王夫差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得玉葉。上列靈寶經二卷。使示孔子曰禹書也。天承宛委。吳越春秋。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使伯益記之。為山海經。荊州小酉山石穴。荊州記。小酉山上石穴中。書千卷。相傳秦人于此而學。因留之。梁湘東王云。訪小酉之逸典。是也。武陵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皇天塢北古陶穴。伏滔北征。皇天塢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

曹氏積石為倉。曹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書倉。田弘正書樓。聚書萬餘卷。李鄘孫磎好學家有書萬卷。號李公書樓。後周張昭遠好學積書。號書樓張家。宋孫抃眉山人。六世祖長孺藏書樓中。蜀人謂之書樓孫氏。周穆王至羣玉之山。先王所謂策府。古帝王藏書冊之府。漢武開獻書之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明帝詔求亾失。　成帝使求遺書。使謁者陳農。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開魏王家得穆天子傳。漢書晉開魏襄王家。河西得漆書。杜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汲縣得竹書。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汲縣民不準。盜發魏王家。得竹書漆字。符朗抱符子而趨。朗家焚。棄千金之劍。抱符子而趨。太常負周官不捨。車胤奏書曰。太常居家。雖流移苦寒。常自負周官。終不敢捨。柳氏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簽束華麗者鎮庫。一本隨行披覽。一本子孫為業。與宋次道春明坊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藏書挍讐寶惜。可以為法。

宋謝僑素貴。常一朝無食。其子欲以班史質錢。僑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唐杜兼積書萬卷。每卷後自題曰。清俸寫來手自挍。汝曹讀之知聖道。鬻及借人為不孝。子孫念之。然與其封識而供蟫蠹。不若早遺而逢知己也。

書籍之藏。目錄創于劉歆七略。而班固六略。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許善心七林。因之。荀勗分為四部。而李光

四部。謝靈運王亮四部。任昉五部。因之。唐之四庫。宋之六閣。則倣隋書。
殿閣所藏者。西漢三萬三千九十卷。(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于外府蘭臺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于內禁。)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于東觀仁壽閣。)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藏于秘書中外三閣。)東晉存三千一十四卷。孝武時三萬六千卷。(秘閣。)劉宋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藏總明觀。)齊萬八千一十卷。(藏學士館。)梁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藏文德殿華林園。)元帝江陵七萬餘卷。(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苻姚二秦四千卷。(中原戰爭。文教之盛。苻姚而已。)北齊三萬餘卷。(藏于仁壽文林。)後周萬五千卷。(藏虎門麟趾。)隋三萬七千卷。(嘉則殿三十七萬。柳晉除其重複止此。)唐四庫八萬九千卷。(藏集賢院。)十二庫七萬餘卷。(秘閣。)宋三館秘閣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崇文院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別藏龍圖閣大淸樓。)中興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
若士夫藏書。桓譚新論言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皆存總目。而阮孝緒之四萬。頗側足徵。宋世家藏各目俱不見。惟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若說郛節本則寥寥矣。李淑二萬三千三百八十。田鎬三萬。晁陳(公武。直齋。)二目最善。見馬氏通考。



晁氏二萬四千五百。南陽井度傳錄蜀中書甚富。舉以與公武。遂作讀書志。周密謂陳直齋宦中得五姓之書。乃能至五萬一千八百十卷。又言前代杜兼萬卷。韋述二萬卷。吳兢西齋萬三千四百。周密家亦有四萬。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南都王仲四萬三千餘。曾南豐及李氏山房亦一二萬。葉少蘊之十萬袠也。

## 書厄

詩書之厄。卷軸之富。莫過于隋。而兵火之厄。有甚于秦。一盡于王莽之末。（盡被焚燒。）一盡于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莫不泯盡。）一盡于晉惠懷之亂。（靡有子遺。）一盡于齊末之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一盡于元帝自焚。（周師入郢。咸自焚之。）一盡于大業之焚。（煬帝。）一盡于砥柱舟覆。（唐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有者十不一二。）一盡于安祿山。（天寶中尺簡不存。）一盡于黃巢。（僖宗廣明。）一盡于靖康之變。（欽宗。）一盡于紹定之災。（理宗。）牛弘表五厄。秦火也。王莽也。漢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師入郢也。而不載齊末之火。筆叢五厄。大業也。天寶也。廣明也。靖康也。紹定也。而不載砥柱之水與榮宮之火。（祥符八年。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秘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葢秦火之後。遭厄凡十有二。此在朝廷者也。魏了翁言江元叔所藏爲僕竊入于安陸張氏者亦焚。宋宣獻書元符中焚。晁文元累世之書政和甲午焚。李端叔言宋綬家藏書爲火所盡。周密言無不厄于兵火者。其家藏亦失。王仲言云葉少藴藏書于霅川。丁卯與宅俱火。而李泰發家書亦是歲火。物聚必災。亦其理也。



碑版之厄。顏清臣祖將軍碑。九江守磨去另刻德政歐陽詹弔之。柳公權何進滔德政碑。太和尹磨去另刻新製。周必大厄之。高齡鑿敗古人碑銘以爲已文。水官譴之。許眞君遜得古碑磨去舊文。勒其新記。水官質之。[illegible]出伊州有班超紀功碑。姜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

文章之厄。李長吉詩集爲表兄所嫉毀之。陳無已編年書爲外家所懼棄之。皆恨事。熙寧以來蘇黃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一切禁之。姚鉉謫居連州。常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事者于縣建樓貯之。官吏多遺吏寫錄。吏以爲苦。以鹽水噀之。冀其速壞。縱火焚樓。

書畫之厄。王逸少書門生棐几。其父刮盡。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鹽。蕭翼以計取辨才禊帖。久竟亾于獲夫。王涯以計取張周封清夜遊西園圖。久竟落于粉鋪。

遺失之厄。顧長康之廚封題如初。（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玄發廚後取畫。顧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柳公權之笥扃緘如故。（以銀杯一笥。付藏臺

海鷗覽竊之。扇緘如故。公權笑曰。銀杯羽化耳。沈約失晉書第五帙。約撰晉志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遇盜失第五帙。陸倕失漢書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



碑志

金延廣母子碑。初無文字。但有人物。 謝太傅碑。不銘功德。

王儉曰。石誌但記姓名。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儉曰。起于顏延之爲王琳作墓誌。至魏繆襲埋文父母墓。但令記姓名歷官祖父姻娅而已。又王戎墓銘。有數百字。則魏晉以來有墓誌。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石埋墳前。恐因此始。 唐盧承慶戒子曰。碑誌惟著官號年月。臨終戒子。不用虛文。

蔡邕曰。惟郭有道碑不愧。 高光祿爲高中書立碑。曰以此文報德。



溫郗王庾諸公之薨。必須孫綽爲碑文。然後刊石。 韓擇木柳公權善書。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爲不孝。 張季友曰。葬而不得韓君記。謂退之。猶不葬也。

姜肱弟子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庾袞叔褒卒。門人感慕爲樹碑。

扶風王駿西土爲樹碑。長吏見碑無不拜。 蕭恭刺雍州有聲績。百姓立碑。閭大叫。明視之碑湧起一尺。 羊祜沒。襄人立祠刻碑。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爲墮淚碑。

郭知運卒。詔張說紀其功于墓碑。帝經盧懷謹墓。詔官

爲立碑。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韓思復卒。天子親爲題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司馬承禎卒。帝親文其碑。

苗晉卿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歐陽修自爲其父碑。

古之人主爲大臣御製碑者。唐太宗于魏徵。高宗于李勣。明皇于張說。德宗于段秀實。宋太宗于趙普。仁宗于李用和。神宗于韓琦。

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約。更相爲傳。韓退之爲柳子厚作墓誌。歐陽修爲梅聖俞作墓誌。



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贍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

白樂天爲元微之作墓誌。元氏之老具輿馬縑帛銀鞍玉帶以謝。不納。因施香山寺。范文正爲范忠獻作銘。其子以金帛書畫謝。悉不收。獨留道德經還書戒之。（日爲宗家惜之。毋爲人得。）曾子開爲彭器資作銘。子以金帶縑帛爲謝。却之。

崔元亮遺誡請白樂天爲墓誌。以玉磬琴留別情也。姚崇遺令請張說作神道碑文。盛陳服玩寶器。則術矣。

韓持國（維）爲富鄭公墓誌。義不食言。（鄭公訃聞。神宗悼惜之。曰。平生強項。誌其墓者。必強項人也。必韓維。維弟絳遣報。維復書曰。業已許之。不可食言。因此獲罪所甘心也。）司馬溫公爲呂獻可墓誌。不顧時忌。（有倖臣家居。天子引參大政。獻可抗章條其過失等語。劉仲通自請書石。見文遲回。子安世代書之。蔡天申賂得以獻王安石。欲中溫公。安石挂壁間曰。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歐陽文忠爲范文正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相擢用希文。盛稱公能釋憾而共戮力。純仁削去。歐公聞之甚不樂。曰我亦得罪于呂相者。惟其言公。可取信後世。（吾聞范公自言。平生無怨惡于人。兼與呂公解仇書云。相公有汾陽之心。某無臨淮之力。）爲尹師魯作銘。



不辨其獲罪之寃。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爲不盡。公怒詒書責之。曰于師魯之文不薄矣。王荊公爲錢公輔母作銘。公輔意不滿。公復書曰。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

崔鄘爲李士謙作傳。（輸之秘府。）何劭（敬祖）撰荀粲王弼傳。

史孝章妻崔氏。命其家老乞辭劉禹錫。　張囧妻劉氏。使女奴乞銘韓退之。

東坡辭不爲趙瞻神道碑。　韋貫之不爲裴均子（雲）撰先銘。（雲持萬縑請貫之。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

晏元獻以誌宸妃墓被黜。蔡忠惠以不書溫成碑見頌。孫沔亦不讀溫成追册。

闡幽。 漢曹娥痛父盱之溺投江而尸出。邯鄲淳爲之碑。唐饒娥哀父勛之溺不食死。震電而父尸亦出。柳宗元爲之碑。

志其郡邑之事者。 習鑿齒撰襄陽耆舊傳。襄陽公習郁之後。唐陸廣微撰吳地記。郡人。晉羅含撰湘中山水記。君章。耒陽人。范陽盧拯注其書。宋范成大撰吳郡志。郡人。參政。陳耆卿撰赤城志。郡人。司業。續志。郡人吳子良。曹器遠撰永嘉譜。太守孫楙。蜀郡人。曹器遠裒集。陳



謙益之。撰永寧編。郡人。宋如愚撰劍南須知。劍山人。唐林諝撰閩中記。閩人。林光撰建安志。郡人。談鑰撰吳興志。郡人。晉常璩撰華陽國志。蜀人。北平陽休之撰幽州人物志。

官于其地而志之者。 樊綽安南宣慰使。撰雲南志。八詔始末。名號種族。山川險易。周淙彥廣。撰臨安志。府帥。吳興人。董弅郡守。字令升。撰新定志。洪遵撰東陽志。通判。任弁撰梁益志。遊宦成都。刊正蜀記之誤。李琮相臺記。郡守李琮。命文學掾陳中之撰。趙抃成都古今記。抃四入蜀。知蜀事爲詳。陳曄郡守。鄞江志。俾昭武士人李皐爲之。郡有鄞江溪。馮拯番禺紀要。謫知端州作。莫休符桂林風土記。唐融州刺史。權知█州撰。劉恂廣州司馬。撰嶺南異錄。范旻宰相質子。知邕州。撰邕官雜記。王㮚涇川志。㮚知涇縣。縣有水患。㮚收卜日留村。趙善俊郡守。長沙志。命敎授諸郡孝錫等撰守。王剛中居正。續成都古今記。

書其所歷。 辛顯怡撰至道雲南錄。晉王仁祐使高季興作南行記。 張█遊城南記。 段公路北戶雜錄。唐萬年縣尉。鄭平公之孫。唐房千里南行記。一名投荒雜錄。謫高州。既歸爲此書。范成大吳船錄。出蜀作。桂林虞衡志。府帥自桂移蜀道中追記。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幽蘭居士孟元老。少遊京師。晚值喪亂之後。追述舊事。及國家典禮。里巷風俗。當時宮闕橋道坊曲。尤詳。



編春秋地譜。宋楊湜也。纂輿地廣記。歐陽忞也。自堯舜至五代。地理沿革繫以今郡縣名。撰唐十道圖。李吉甫也。撰太平寰宇志。宋樂史等也。刪定九域志。宋王存等也。成方域志。宋東陽布衣王希先也。父玠本建寧人。進士試詞科不中。頗該洽。希先述其遺稿。以成此書。凡前代謂之譜。本朝謂之志。譜序當時事實。而注以今之郡縣志。述今日疆理而系于古之州國。詳明無以過矣。撰襄沔記。唐吳從政也。刪宗懍荊楚歲時記。盛弘之荊州記。鄒閎甫楚國先賢傳。習鑿齒襄陽耆舊傳。郭仲產襄陽記。鮑堅南雍州記。集成此書。景龍中人。自號栖閒子。

文字潤筆。 作文受謝。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受

納鉅萬。杜子美詩云。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

韓退之撰淮西碑。憲宗以石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并白玉帶。劉禹錫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度酬絹九千匹。李華晚不著書。惟家傳墓版。州縣碑頌。齋金帛往請。乃強爲應。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



其不受者。　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真碑。辭曰。王承宗事無可書。倘得覎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此不異白范曾之卻也。若胡汲仲之不以羅司徒之錠動心。尤與韋貫之同爲有守矣。

潤筆之儀。古人不却。歐陽公倩蔡君謨書集古錄序。以古銅筆格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潤筆。王岐撰龐頴公神道碑。以古書畫及杜荀崔及第試卷潤筆。薛紹彭爲米元章書會稽公丹陽襄陽二夫人誥。以智永臨右軍帖潤筆。馬仲塗求蔡君謨以精婢潤筆。又崔元亮遺誡以玉磬琴留別白樂天。請爲墓誌。元氏老壯以臧獲輿馬縑帛銀鞍玉帶之物謝樂天墓誌。且爲當贄。樂天施之香山寺。爲作記。

唐柳玭刺瀘州時。東川節度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曰。筆乾。譯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一無一文可潤筆。一不受一文潤筆。二公俱高。

子美詩。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子雲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亳富人修



佛廟成。守張知白名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附名。修投金曰。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二子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非惟人品徑庭。其書可知。筆乘賣文爲活。段湛寺。

輯文

司馬子長之史記。則得其外孫楊惲以傳。昌黎之集。考李之錄。皆得其壻以傳。韓壻李漢。朱壻黃幹。歐蘇以子傳。子西子由又得其弟與姪以傳。白樂天至以偕傳。長慶集別錄三本。一寘東都聖善寺律庫中。一寘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寘蘇州南禪院。鄭億翁更以井傳。向秀譚峭。乃以盜而益傳。

昌黎有子。小史傳其魏科。而訂較全集。乃在李漢。坡公有集。人主爲製其序。而過邁無功。劉濟甫云。

何遜卒。集其文八卷。王僧孺也。謝徵卒。集其文二十卷。友人王籍也。崔湜卒。纂其遺文十卷。友人裴耀卿也。司馬褧卒。晉安王長史。集其文十卷。庾肩吾也。晉安王命記室庾。李廣卒。少與李謇齊名。爲邢魏之亞。集其文十卷。託魏收爲之序。畢義雲也。廣嘗薦雲干崔暹。集駱賓王文。郄雲卿也。編錄蘇長公文集二卷。長公同年龍圖之子劉沔也。

奉命爲虞世南集序者。褚亮也。爲唐彥謙序詩者。薛廷珪也。■詩數百篇。號鹿門先生集。爲孟浩然集序者。韋縚也。云此詩不過王君。乃數十張故紙耳。王名士源。天寶中裒浩然集爲之序。爲亡友李賀刻遺詩。請杜牧之爲序。日想其人。詠其言。沈子明也。集賢學士。編次柳子厚文。劉禹錫也。

諸葛璩所著文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錄之。楊愔所著詠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任嘏卒後。故吏程威劉固上官崇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秘書。盧藏序友陳子昂文十卷。武平一纂友宋之問集十卷。

古事比卷之三十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一





# 古事比卷之三十一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兵戰

黃帝五陣直銳圓方曲也。八陣衡軸風雲虎翼蛇蟠飛龍翔鳥也。太公三陣天地人也。風后八陣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孫子八陣方圓牝牡衡直方宜車輪雁行也。吳起八陣曲直銳封車廂車軏鵞鸛衡陋也。孔明八陣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機虎翼折衡也。李靖六花陣則中軍外軍左虞侯右虞侯左二廂右二廂也。十二陣則中軍遊奕大黑大赤青蛇白雲左空右擊前衡後衡推兇決勝破敵先鋒也。偶記

竇憲以八陣擊北軍馬隆以八陣攻涼州。

孟明之濟河焚舟也。項羽之沉船破釜也。慕容垂之濟河焚橋也。王鎮惡之登㟁放舟也。祖武王之智也。武王伐殷過隧斬㟁。過木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

蕭道成之刺沈攸之。楊堅之討尉遲迥。皆祖司馬懿之誅王陵諸葛誕。

孔明遺司馬懿以巾幗。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遺婦人之飾。表請決戰。魏王遣辛毗制之

北魏遺梁臨川王宏以巾幗。（宏侵魏。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且歌以蕭娘呂姥。（宏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魏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宏遣歸。）唐杜伏威遺陳稜以婦人之服。并致書號為陳姥。（稜不敢戰。伏威激之。）皆祖武侯也。

韓信用背水陣而破趙。本于武王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滅商。（尉繚子天官曰。背水陣為絕紀。向阪陣為廢軍。）

晉王克用甕梁兵壓境。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于高平。皆晉襄之志也。

曹操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曹植傳語。）山濤論用兵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劉琨稱石勒雖不覩兵書。闇與孫吳同契。

漢武帝嘗欲教霍去病孫吳家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夏侯稱父使讀兵書。曰。能則自為。安能學人。晉武帝問誰能討涼州。馬隆進曰。臣能平之。帝曰。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岳飛曰。陣而戰。法也。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趙充國不擊罕开。宣帝以辛武賢言促令進兵。王忠嗣不攻石堡。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嗣助兵。兩將持之益堅。至拒愛子之諫。抵信將之說。然充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者。恃魏相之內主也。忠嗣黽勉出兵。不敢抗言者。憂林甫之中制也。

高崇文之破劉闢也。以杜黃裳請專任。不設監軍也。（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李愬之平吳元濟也。以裴度悉去中使監軍也。裘甫之亂。夏侯孜為相。能專任王式以成浙東之功。儂智高之亂。龐籍為相。能專任狄青以成邕州之功。（韓絳謂武臣不立專任。籍曰。青起行伍。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自古大將立功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

昔人謂大江之險。天所以限南北。故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須。拓跋困于瓜州。苻堅困于淝水。而陸抗以為長江峻山。守國末務。杜預不嘗襲樂鄉乎。胡奮不嘗入夏口乎。賀若弼不嘗濟廣陵乎。曹彬不嘗渡采石乎。不特此也。鄧艾從劍閣緣崖躋攀入蜀。而成都守者猶不知。劉裕使王鎮惡乘舟遡渭。至咸陽破秦。而潼關守者猶不知。

周亞夫擊吳楚。諸侯以為從天而降。周世宗征南唐。李

景以爲自天而下。

王彥章至滑州置酒大會酒半佯起更衣而趨德勝城遂破。曹瑋用兵多奇計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至賓州儂智高守崑崙關値上元青張燈夜宴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諭孫元規主席行酒至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韓世忠上元節秀州張燈高會引兵急趨潤州（兀术南侵）及金兵至則世忠已屯焦山矣兵貴神速諸將有焉。



三戰三勝者田忌之伐魏也九戰九勝者韓信之破秦也。

楊大眼勇冠六軍（大眼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傳監眼頻致九捷（監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監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吳漢八戰八剋（與公孫述戰廣漢成都間）唐休璟六戰六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婁師德八遇八剋（與吐蕃戰白水澗）　唐太宗八戰皆剋（破宋金剛于雀鼠谷）

曹操渡渭馬超衝突不得立地又苦沙不可築壘用婁子伯之計天寒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夜而成　魏文

在廣陵吳人大駭乃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於江乘車以木植衣以葦席采飾一夕而成　梁韋叡救鍾離于邵陽洲掘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　北史太武征蠕蠕司馬楚之伐柳爲城灌水令凍（時村昝匹入蠕蠕說擊楚之以絕糧道蠕蠕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城立賊至不可攻）隋何稠在遼左爲帝制六合城周八里高千仞四闕一觀三門比明而畢又造遼水橋一日而就可謂神功矣

晉李存進造浮梁于德勝以葦笮維巨艦繫于王山巨木踰月而成　唐池州人樊若水詣闕請造浮梁以濟



（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繫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遣石全振往荊湖造船自荊渚而下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寸尺

唐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凡六旬而三城就　范仲淹請于朝詔种世衡築青澗城

岑彭攻公孫述荊門浮橋以魯奇應募風火敗之　周瑜禦曹操赤壁鬬艦以黃蓋詐降風火敗之　韋叡與魏戰邵陽洲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縱火焚其兩橋風火敗之

吳人于江磧要害處以鐵鎖橫截又作鐵錐暗置江中

以逆拒舟艦王濬作大筏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錐著筏而去又作大炬灌以麻油遇鎖然炬燒之須臾溶液斷絕 晉以鐵鎖斷德勝口王彥章具舟楊村命甲士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舉火鎔鎖因以斧斷浮橋急擊南城破之

錢傳瓘擊吳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傳瓘使散沙已船而散豆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人大敗 楊璇守零陵賊攻郡縣璇制馬車以排囊盛石灰繫布索于馬尾又



爲兵車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揚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奔突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散追斬無數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帶竹筒實以煮豆入陣則割筒狼藉其豆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以故士馬俱斃 畢再遇嘗引敵與戰日晚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戰佯敗敵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反師攻之大勝

齊章子變其徽章以雜于秦軍而齊大勝蹤其智者如韓信選輕騎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遂破趙李寶拔赤眉旗幟更立己旗幡而延岑乃敗還逢安馮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擊破之曹操選精銳用袁紹軍旗幟銜枚縛馬從間道至營屯放火焚其糧穀大破淳于瓊等韓世忠遣兵馳賊中軍奪望樓植旗而破劉忠唐太宗征高麗舉幟城上見者以爲唐兵已登附于仲文僞爲尉遲迥旗幟進金鄉而徐善淨出謁被執漢趙曄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王景崇出圍被殲晉將史建瑭李嗣肱效梁軍旗幟服色暮至營門縱火大



譟而朱溫夜遁唐王晙料奇兵七百易番兵服夜襲敵營大呼鼓角吐蕃驚疑自相鬪死者萬計達奚武從三騎效高歡將士衣服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情狀而還 假吳王爲楚人雜于楚人中以亂楚王趙幟楚歌此是法也岳少保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使自相攻擊亦祖此意

宇文憲自陳曰我齊王也段暢蹋之揚鞭去奪其氣也唐太宗自稱曰我秦王也實建德追之致其師也

越王伐吳徇于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有

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有眩瞀之疾者以告信陵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歸養事佩

鮑永修鄉射禮請董憲別帥彭豐會觀而遂殺豐虔倘北面設戲並往觀而遂殲賊

兵法有因人之情而施吾之計者如宋太祖以佛法誤南唐閩唐主酷嗜佛法乃遣僧有口辯者見之論性命之說唐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劉元佐以佛汗致軍餉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明日復起齋場將吏商賈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簿以籍所入十日得錢巨萬悉以贍軍資李



抱貞賺老僧焚身籍資抱貞鎮潞州軍資匱闕有老僧爲郡人信服乃令假爲鞠場焚身引鑿地道乃升壇說法抱貞率將吏膜拜其下以俸施堆旁由是士女駢塡捨財億計滿七日登道焚之乃籍所得以濟軍需

歸師勿掩賈詡以告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勿追趙充國以綏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以殺龐涓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破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黥布以覆楚軍曹公用之拒紹而斬顏良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刼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

賈詡策張繡以積兵追軍而敗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備我我出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暫出野次忽焉而歸卽降思明之二將凡此皆非法之所膠也日御

魏思溫勸李敬業直趨河洛此尹德毅之說蕭督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也然非其人張玄勸張溫孫堅勸皇甫規安能用之金蟲子曰魏元忠當伸大義激孝逸以



同敬業灌嬰與齊連和以觀變非耶

兵有正奇伏秦之函關吳之長江蜀之劍閣此正道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投武陽繞出延岑軍後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

谷擧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泊江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尙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伏道也。問奇

孫臏于馬陵砍樹。白書龎涓死此樹下。弩發而涓自刎。武侯于木門道。剷大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弩發而中郃死。

蕭望之抑馮奉世。匡衡抑陳湯。宋璟抑郝靈荃。斬獻默啜。迴年始授郎將。以其時不欲尙邊功。种詛生禽鬼章。但轉一官爲閤門使。　傳介子誅樓蘭王安歸。馮奉世誅莎車王呼屠徵。陳湯甘延壽誅匈奴郅支。惟班超誅單于使而服鄯善。戮巫者而定于寘。可方也。

辛讜許杜滔以共生死而卒共生。南霽雲許張巡以共生死而卒共死。

宋威以狗脊嶺之事。見中于楊復光。爲殺降也。李德裕以維州之事。見中于牛僧孺。爲受降也。

以作賊佐朱溫者。李振也。爲應進士舉不第。以討賊佐錢鏐者。羅隱也。亦爲應進士舉不第。

李廣之射。二十步而始發。典韋之戰。五步而始發



魏武討馬超韓遂。日報敵益而喜。太宗征高麗。日報敵益而喜。

臧質之守盱眙也。佛貍受辱。韋孝寬之守玉壁也。賀六渾坐窮。

趙奢救閼與。留二十八日不行而勝。宋義救鉅鹿。留四十六日不進而敗。

韓信取齊不惜酈生之烹。韓信方擊齊。酈食其說田廣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乃夜度兵襲齊。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己。乃烹食其引兵走。李靖取頡利不惜唐儉之死。靖在迎頡利。頡利潛懷猶豫。太宗遣唐儉等慰諭。靖揣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數之。張公謹曰。行人在彼。曰。時不可失。唐儉輩何足惜。督軍疾進。頡利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始覺先走。部衆潰散。此嶢下秦將連和而張良因其懈擊之之計也。



孫權手指周泰創痕。權至濡須塢。會諸將酣樂。自行酒至周泰前。命解衣。指其創痕。問所起。泰記昔戰鬬處以對。明日遣使授以御蓋。又手拭凌統創處。統字公績。時孫權前部已發。魏將張遼奄至。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橋敗路絕。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權留于舟。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唐太宗見士卒負擔。分其尤重。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擔填塹者。分其尤重者。親于馬上持之。從官悚動。爭齎以送城下。又見大將中矢。親爲吮血。師次白崖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帝親爲吮血。將士莫不感勵。

郭元振以誠信待娑葛。西突厥首領烏質勒。欵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事。時大雪。元振立帳前。與烏質勒言議。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卒。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解琬勸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其帳。哭之甚哀。娑葛乃感其意。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以至誠感回紇。子儀屯涇陽。敵騎圍之數重。子儀率騎出沒。回紇問曰。郭令公。曰。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諸將諫勿往。曰至誠感神。況彼輩乎。乃傳呼令公來。回紇初疑。持滿注矢以待。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闊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輸攻墨守。公輸般為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攻械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



故。曰。般不過欲殺臣。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請無攻宋。

葛攻郝守。魏郝昭築陳倉城。諸葛亮至。圍陳倉。使昭鄉人靳詳遙說之。昭曰。我識卿術不識也。亮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梯。梯然。人皆燒死。昭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折。亮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于內築重牆。亮又為穴。欲踊出于城裏。昭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攻拒。三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高攻韋守。高歡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韋孝寬隨機拒之。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歡智勇俱困。乃解圍去。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賢者未能知止自歛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觔。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大舉單于。李廣老。數自請行。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馳至金城。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五溪蠻畔。馬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果有壺頭之厄。李靖以足疾就第。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請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郭子儀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册罷。諸公皆人傑。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奇問

伯比羸師以張之。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曰。楚之羸。其誘我也。乃止。

蔿賈則縱北以誘之。庸人叛。楚出師侵庸。七遇皆北。庸遂不設備。楚滅庸。

至于田單亦請降矣。單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于燕。燕軍益懈。乃收千餘牛。束刃于角。灌脂束葦于尾。燒其



端。鑿城數十穴。縱牛壯士隨後奔燕軍。燕軍大驚。殺騎劫。其詐彌深。其毒彌甚。句踐以降吳沼吳。姜維以降會謀會。真降且不可信。況詐乎。漢王之誑楚。黃蓋之破曹。皆以降誘也。岑彭費禕皆死于降人之手。降可不察哉。智囊

揚言得帥而勝敵者。華登以吳師救華氏。宋公欲出。廚人濮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眾從之。華氏北。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桓玄既敗。留何澹之守溢口。設羽儀旗幟于一舟。而身寄他舟。何無忌曰。揚言得帥。懼而薄之。果一鼓而舟獲。唱曰

斬何濟之矣。賊以爲然、竟瓦解。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貌類密者、戰方酣、牽以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密軍亂。遂潰。

軍有先聲奪人詭辭鼓衆者、如瑕叔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晉淝水之役。朱序在陣後大呼曰。秦軍敗矣。唐周德威擊梁軍。鼓譟而進曰、魏滑軍走矣。又揮其東偏曰。梁軍走矣、

孫臏強而示之弱、減竈虞詡弱而示之強、增竈祖逖布囊盛土以餌韓潛。檀道濟、唱籌量沙饑而示之飽。岳飛得曹成諜者吏白糧盡。飛陽曰。且反茶陵險、令逸之、計諜歸告成、必來追。卽潛趣繞嶺。未明。已逼賊壘。飽而示之饑、皆以詭道、智囊

陸抗以舊將易夷兵而潰楊肇、步闡降晉。抗督兵赴西陵。晉楊肇來救。俞贊忽亡詣肇。抗曰。贊知吾虛實。吾嘗慮夷兵不練。是夜易而悉以舊將統之。肇果攻故夷兵處。抗擊之遁。狄青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而破黨項、青爲延州指揮。黨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將萬勝旗號付虎翼軍出戰。敵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以攻瑕餌之也。朱景從表淺淵而梁兵溺、梁之渡淮。表其可涉之處。霍丘守將朱景浮表于木。從置淺淵。及梁兵敗還。視表而涉。溺死大半。　傅永然火淺處而齊兵溺、齊將魯康祚侵魏。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于淮中置火。記淺處。乃夜分兵伏于營外。以瓠貯火。密置淺處。戒見火起。亦然之。康祚果斫營。伏兵擊之。康祚趨淮火競起。不辨淺深處。溺及斬不知其數。以涉淺誤之也。

黃巾據宛。朱儁攻其西南。賊悉衆赴西南。儁自將精兵五千掩東北。遂乘城而入。攻其無備也。周亞夫擊吳楚。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料彼欲攻其不備而備之也。

朱溫遣葛從周攻城。劉鄩料簡不足當敵者。出之于外。一日副使王彥溫踰城走。守陴者從之。鄩遣告曰。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外軍果疑彥溫。卽戮于城下。于是守軍遂固。



爾朱榮使侯淵討韓樓。淵潛伏大破之。擒五千人。皆還其馬仗。縱使入城。度其已入。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智囊

韓信擊魏。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遂虜魏王豹。　高歡遣竇泰趣潼關。宇文泰軍廣陽。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竇泰自殺。

縛槀爲人、　令狐潮圍睢陽。城中矢盡。張巡縛槀爲人。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

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賊營。　畢再遇被圍六合。矢盡。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主兵官。爭射之。獲矢二十餘萬。又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槀人。衣以甲冑。嚴立戎行。敵人急放水櫃。旋知其非眞。意甚沮。急出師攻之。敵遂大敗。　沅州蠻叛。荆湖制置遣兵討之。乃束槀人羅列。蠻萬矢俱發。伺其矢盡。出兵攻之。直擣其穴。

求識賊將。　張巡欲射尹子奇而不識。因剡蒿為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使南霽雲射之。一發中其左



目。　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种世衡欲以計禽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密令諜者陽賣之。擇驍卒戒見負銀鼓自隨者。并力禽來。羌酋遂為世衡禽。

裴行儉討突厥。餽糧數為鈔掠。行儉因詐為糧車。伏甲士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躡其後。敵果掠車。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陳將侯瑱遏襄州賀善敦任救土人密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競取。伏甲盡禽殺之。

因敗為功。　鄭公子喜。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為陂。宋師不敵。吾覆而敗之。左傳　張繡。曹操征繡。忽引退。繡追之。賈詡曰。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曰。促更追之。必勝。遂大勝。繡還問詡。曰。曹公自斷後。將不敵。故知必敗。曹力未盡而退。必因內有故。既破將軍。速進。留將斷後。非將軍敵。故必勝。　成都王頵。前鋒為趙王倫所敗。盧志曰。敵勝必輕我。今宜倍道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從其言。破倫。　唐莊宗。晉戰五柳坡。兵敗。閻寶曰。勝梁而驕。此不失之時。復戰。敗梁。　宋太祖。與南唐皇甫暉戰于滁州。大敗。從趙學究計。夜出小路。浮西磵以逼城。暉果不備。奪門而入。暉巷戰。三縱而三擒之。宋史　姚彝叔。姚平仲刦金人之寨。彝叔持不可。及敗。乃請再擊之。曰。此所以必勝。

請再戰而果雪前恥。沈攸之也。殷孝祖中流矢死。人謂攸之當代督。攸之請明



旦一戰而大破南軍。進斬子勛。渾瑊也。敗于宜祿。請再見任而大勝吐蕃。盡復所掠。

晉桓溫伐李勢。戰于笮橋不利。將退軍。誤鳴進鼓。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兇。戰不利。適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若王辨王世充討李密。辨已乘勝。世充鳴角收兵。翻為密所乘。皆誤也而勝敗異。豈非天乎。若張亮之以怯而勝者。尤異矣。壁壘未固。高麗兵奄至。亮素怯。踞胡牀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為勇。相與擊破之。

兵以多而勝者。晉取吳二十萬而所出之道六。隋取陳五十萬而所出之道八。

王翦度用伐荊兵數。秦欲取荊李信曰用二十萬人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遂使李信蒙恬伐荊荊人大破李信軍始皇自馳謝王翦於是將兵六十萬人擊荊至堅壁而守之荊數挑戰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荊軍。馮奉世度用破羌兵數。馮奉世曰羌鹵背叛願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六萬人丞相御史以民方收斂未可多發奉世曰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因爭之於是以將屯爲名先與羌爭地利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請奏天子發兵六萬餘人並進羌上大破之。

兵以少而勝者。淝水之役。謝幼度以八千人當苻堅百萬之衆。淯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溫八州之師。陳慶之護元顥入北。提兵七千。破敵三十餘萬。高崇文



以三千人破吐蕃三萬于寧州。李典以步騎八百破敵十萬。馬璘在渭南。以百騎破敵五千。在洛陽以五百士破史朝義十萬。李靖以三千而取定襄。劉錡以五千人戰順昌。韓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于江中。虞允文以敗卒數百破金亮十萬于采石。　隋煬自稱呼韓稽顙。屠者接踵而敗於數百之高麗。曹操以三十萬青州之兵。而敗于三萬之周瑜。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于光武。兵能制勝。誠不在多。如班超以三十六人。殺單于使者而降鄯善。劉祟以一百二十人攻宛城討王莽。則謀而

濟之以勇也。史通

虞詡貿易衣服。羌衆圍攻赤亭詡兵不滿二千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更恐動揜擊大破之。臧宮回轉出入。駱越人謀叛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相告以漢兵大至牛酒犒軍。董卓潛軍近營。自嫌兵少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大陳旗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趙郭敬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以爲趙兵大至周撫懼奔武昌。皆以少而詭爲多以惑人。以少勝敵。如謝玄之破苻堅。韓世忠之扼兀朮。虞允文之勝金師。彼衆雖百倍。然在我猶以萬計。以千計。若寥寥數人而成大功。誠古今所難。　吳漢以二十騎斬苗



曾。光武初拔邯鄲更始幽州牧苗曾不肯應調漢將二十騎先馳會出迎漢收斬之。公孫瓚以數十騎刺鮮卑。行塞見鮮卑數百騎乃自持矛馳出刺胡鮮卑不復入塞。呂布以數十騎破張燕。燕精兵萬餘布馳突燕陳斬首而出。曹仁以數十騎拔牛金。屯江陵周瑜數萬衆來攻部曲牛金被圍仁披甲上馬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張飛以二十騎據水斷橋。長坂拒後瞋目橫矛。胡藩率十二人徑往河北。宋高祖伐羌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藩乘小船還往河北賊騎五六百並笑之藩善射賊應弦而倒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還。後周侯莫陳崇單騎擒万俟醜奴。醜奴圍岐州崇從賀拔岳力戰破之逐北至長坑馬上生擒。又以七騎擒史歸。賀拔岳爲侯莫陳悅害崇謀迎太祖原州刺史史歸爲悅守崇將輕騎至城下李遠兄弟在城內中外鼓譟擒歸。唐秦王以四騎遇竇建

德兵大呼曰。我秦王也。射斃其將。建德以六千騎來迎。秦王前後射殺數將。尉遲敬德亦殺十數人。追不敢逼。白孝德擁二矛斬劉龍仙。史思明使劉龍仙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李光弼。光弼遣孝德擁二矛驟目曰。我白孝德也。躍馬前搏。城上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繞隄而走。追斬其首。錢鏐以二十騎蹂黃巢。巢攻掠浙西。鏐為董昌偏將。曰兵少賊多。宜出奇邀之。率勁卒躁之。斬首數百級。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告道旁媼曰。兵屯八百里。巢聞媼語曰。向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五代梁霍存以三十人破蔡賊張郅。在汴北。劉亮將二十騎斬孫定兒。侯莫陳悅之黨也。據幽州不下。亮馳入城中。麾兵斬之。太祖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本名道德。乃賜名亮。賜姓侯莫陳氏。後周魏玄以五騎戰東魏獨孤永業。永業衆二萬。玄率與遇。卽交戰。殺傷數十人。業遂退。蕭摩訶率七騎戰齊衆。先入。手奪齊軍大旗。又領十二騎入周軍。宇文忻精騎數千。摩訶縱橫奮擊。李光顏將數騎破蔡賊。賊壓其營。光顏毁栅突入。反往一再。矢集如蝟。士爭奮擊。賊潰。南齊周盤龍父子兩騎敗魏軍。盤龍與子奉叔與魏軍戰。縈繞數萬人。魏軍大敗。馬璘單騎繫賊。史朝義精兵十萬。璘單騎獨入。賊披靡而敗。唐荔元非禮從李光弼拒戰。料敵堅。收軍稍退。以息其寇。光弼怒。使人喚之。欲按軍令。元禮曰。戰甚忙。喚作何物。一鼓而勝。　王思禮從哥舒翰征九曲。後期。欲引斬之。續命釋之。思禮曰。斬則斬耳。却喚何物。諸將壯之。齊師宋師次于郥。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宋敗。齊必還。乃



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大敗宋師。　城濮之戰。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　魏王襲克宛。房伯玉嬰內城固守。宛城東南有橋。魏王過之。伯玉使勇士衣班衣。戴虎頭帽。伏竇下。突出擊之。魏王人馬俱驚。　檀和之攻林邑。林邑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宗慤曰。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奔。遂克林邑。　朱滔圍瀛州。李惟岳以田悅援兵至。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因擊破之。楚鍼尹固以燧象奔吳師。田單以火牛克騎刧。後漢楊璇以火馬鼓灰散猾賊。晉江逌以火雞破姚襄。宋趙遹以火猴攻卜漏。晏州夷。俱以致勝。一智而數變者也。宋賊邵青亦用火牛。遂敗于王德。德曰。古法可一不可再。文彥博因賊王則用火牛而敗之。偶記乘象而戰。林邑國也。以藤爲甲。以竹爲弓。乘象而戰。眞臘國也。有戰象五千頭。于背上以木作樓。止四人持弓箭。波斯國也。　乘騾以戰。吳少誠也。少馬。乘騾以戰。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勝詛詈王師。狄青被髮跣足。假玄武面入陣。　蘭陵王假面入陣。龍虎助軍威。　梁武之發雍州也。所乘艦恒有兩龍導

引進逼建康而東昏死。　隋師之渡江也陳欲燒隋艦。有五黃龍驤首連接風浪大作。而陳軍大敗。　漢武帝之取哀牢也。時鹿茤破哀牢殺其六王。哀牢埋六王虎跑而食之。哀牢驚怖以為天誅。率種奉貢。　陳武帝討侯景。有龍見水濱。　宋太祖從周世宗征淮南。有龍自水中向太祖奪躍。　此皆助軍威之龍虎也。若曹操攻張魯。夜有野麋數千。突壞張衛（魯弟）營。大驚。其夜高祚等誤與衛遇。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王僧辯討侯景。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僧辯自拜告天。言訖風止。遂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五色雲雙龍夾艦。與景戰大破之。　楚王佃驅䴥鹿千餘入谷。忽一大鹿人言曰。族類盡困於此。王釋之。日獻一鹿。後吳侵楚。萬鹿乘月黑䟫繞吳軍。吳軍驚遁。一大白鹿見王。叙報恩曲折。乃立廟。是能助者不獨龍虎也。至武王濟舟而大蜂集舟。宋高祖征鮮卑而蒼鷹入帳。　王審知夢吳安王（即伍員）而風雷暴起。見一物非魚非龍。止齊已別開一港。（以海口黃碕口為舟楫之患。夢金甲神許助開鑿。）　柴克宏夢陳杲仁。及戰而二黑牸衝突吳越軍。克宏繼進大破之。亦其類也。（譙書）



戰勝不用兵刃。　許褚之破賊也以石。（汝南葛陂賊萬餘攻褚壁。褚令聚石如杯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以牛與賊易食。牛奔還。褚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驚而去。）　賀齊之擊賊也以棓。（乃討黟歙山賊。賊工禁五兵。齊多作勁木白棓殺賊。）　後周王羆之却韓軌司馬子如也以一白棒。（衆已乘梯入城。羆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敵見驚退。）　隋達奚長孺之與契丹戰也以拳。（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皆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　哥舒翰之迎戰吐蕃也以半段槍。（所向披靡。）　王智興之中罵者以拋石。（李同捷叛。遣一能言者坐城上罵智興。有一卒拋石擊去其首。軍中歡呼。）又北齊郎基之守海西也。削木為箭。削紙為羽。（梁吳明徹攻圍。基固守百餘日圍解。）周世宗之攻兩淮也。截紙為甲。（號白甲軍。大敗周師。）蕭道成之討張淹也。編櫻皮為馬具裝。折竹為寄生。（軍容寡闘。乃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未戰而走。齊書。）以長𥜽而破賊。呂文德也。（文德𥜽長尺餘。趙葵舉為將。屢破金人。）陳道明也。（道明乘黃巢犯境。道明為大草𥜽標之三十里外。寇見疑畏引去。）古以車戰。鄭莊公禦戎。始多用徒卒。晉中行穆子敗狄。始毀車以崇卒。後世用兵車而勝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由。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馬燧以戰車威河東。衛青以武剛車擊單于。馬隆以偏廂車擊鮮卑。宋魏勝創如意戰車擊金。用兵車而敗者。房琯以車敗于陳濤斜。

金以拐子軍勝。宋太原王之破葛榮用棒。岳武穆之破兀术用斧。何須古法。

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葢以濟河也。秦孟明濟而焚舟。非專以戰也。吳人始以舟師伐楚。又越軍吳軍舟戰于江。以船軍之教。比六軍之法。大翼者當六軍之車。小翼者當輕車。突冒者當衝車。樓船者當行樓車。走舸者當輕走驃騎。伍子胥也。爲舟楫之具謂之鉤拒。退而鉤之。進則拒之。公輸般也。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



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入。徑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河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謇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韓擒虎因以滅陳。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魏太武欲道以寇宋。此皆以舟師守者也。周瑜敗曹操于赤壁。曹彬以浮梁伐南唐。韓世忠敗兀术于黃天蕩。岳飛破楊么于洞庭。此皆以舟師勝者也。博物典彙

漢之昆明。魏之玄武。皆習水戰。

僧兵　北魏之沙門惠臻。孝武西奔。以五千騎宿灑西。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唐少林寺之惠瑒曇宗。秦王賜寺僧教。王世充叨竊法師等擒彼兇孽。勉終茂功。是時立功千有三人。惟曇宗拜大將軍。宋之趙宗印。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眞寶。靖康時五臺僧眞寶。欽宗召對便殿。命之還山。聚兵拒金。苦戰爲金所得。怡然受戮。常州之萬安僧。德祐末僧起義兵。若唐崇山之圓淨。直賊矣。與李師道謀反。呂元膺擒之。口知錄

家兵　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春秋傳　後漢朱儁



出守河內。將家兵擊却張燕。呂虔守泰山。將家兵到郡。郭祖公孫犢等皆降。　楚王瑋害汝南王亮。司徒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拒瑋。瑋不敢逼。日知錄

吳玠以黃柑遺敵。韓世忠以橘茗報敵。可比羊祜之藥矣。若賈似道之以荔子黃柑遺伯顏。求如開慶約而不許。辱何如之。

庾信之棄軍。守朱雀航。見侯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　蕭循之擊敗。王琳長史陸納叛。元帝使循討之。納攻矢下如雨。循坐胡牀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大擊敗之。　皆以食蔗華涉

軍食乏者。更始時掘鳧茈。鄧禹爲馮愔所敗。糧盡。軍士皆食棗葉。馮異軍悉以果實爲糧。袁紹在河北。仰給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獻帝至安邑。惟以棗栗爲糧。劉先主軍小沛。年荒衆饑。仰桑椹以爲糧。郗鑒在兗州。共推爲主。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石苞周泰破吳將朱異。異卒餓。甚食葛葉而遁。侯景圍臺城。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慕容儁守鄴。城食盡。煮皮革等物。人無異志。庾域守巴西。魏襲巴西。固守。糧盡。將士齕草供食。無有離心。黃巢犯京師。僖宗出幸漢陰。令李



康獻糗餌數百驟綱。軍士始得食。曰張濬敎臣也。魯炅保南陽。郡爲賊圍。食盡。煮牛皮筋骨。鼠一頭直四百文。高歡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請就食山東。汴軍圍滄州。鳥鼠不能通。城中食盡。丸土而食。互相掠啖。劉子羽保三泉。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燕兵圍鄴。苻丕芻糧俱盡。削松木飼馬。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慕容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孫恩之亂。桓玄禁斷江路。東土公私匱乏。以桴橡給士卒。

耿恭守疏勒。食盡。乃煮鎧弩之筋革以食之。士無二心。卒以解圍。劉弘守泉州。糧盡。乃煮犀角腰帶而食之。城陷。士無離叛。西羌寇叛狄道。爲國固守。氏饑餓。敗弩煮履以救倒懸之急。

被圍。殺愛妾以饗士。衆皆泣。臧洪也。張巡也。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即棄走。豹以逖衆豐飽。宵遁。　檀道濟伐魏。食盡。引還。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魏以道濟資糧有餘。斬告者。



周孫彥高爲定州。突厥圍城。不敢詣廳。有文符于小窗接入。賊登壘。乃鎖堂門入櫃中。令奴牢掌鑰匙。來索勿與。　漢劉表攻西鄂。柏孝長聞聲閉戶。牽被覆頭。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負楯親鬬。曰勇可習也。

周幽王舉烽而諸侯不來。楚厲王擊鼓而百姓不赴。戲也。

慕容熙攻遼東。城且陷。熙命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高緯攻晉陽。城陷十餘

步。勅召馮淑妃觀之。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此豈止于兵氣不揚乎。煬帝遣宇文述征高麗。詔禮七十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項籍虞兮。郎其故事。按韋孝寬討尉遲迥。臥疾帳中。遣婦人傳命。此隋初年事。不近取制勝之孝寬。而遠引不祥之項籍。何也。

軍中不宜有女子。李陵之斬。（搜得軍卒妻。）李光顏之遣。（韓弘飾名姝遺光顏。光顏遣之。將卒感激。）王智興之徇。（破姚海獲美人三人。即斬以徇。）是已。然韋孝寬遣婦人傳教命。柴紹討黨項。令人彈琵琶。使二女



子舞。亦未嘗不成功。因見梁湘東王出軍。有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駈戰婦人。徐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賚姬人之力。況以女子而建軍功。古今有多人乎。（筆涉）

出征得寶貨。　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劉眞道與裴方明破仇池。斷割金銀諸寶貨。又藏氐寇楊難當善馬。下獄死。　高仙芝破石國。獲瑟瑟十餘斛。黃金五六槖駝。良馬寶玉甚衆。　李靖破突厥。蕭瑀劾靖御軍無法。突厥珍物鹵掠俱盡。請付法司。上責而貸之。　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寶甚精。御府所無。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先軫言于晉襄也。一日縱敵。終身之患。王鑒言于晉元帝也。

養寇貽患。如彭樂之縱宇文泰。（泰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遯。）慕容紹宗之不殺侯景。（景使人謂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乃縱之。）侯固懷恩之不易。置河北降將。（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爲樹援。）劉巨容曹全晸之不追黃巢。（巨容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以爲富貴之資。）其後樂與恩以反誅。紹宗溺死。巨容爲田令孜殺。桓溫駈袁眞以叛。猶殷浩之激姚襄。謝尚之激張遇。



古事比卷之三十一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二





# 古事比卷之三十二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良將

北邊良將李牧也北間驍將賀拔勝也(談藪)杜征南(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羊鉅平(祜)身不披甲閫不施衛韋㥜文戰未嘗騎馬陳慶之射不穿札馬非所便俱以將略稱魏太武指崔浩示高車渠帥曰此人纖尫懦弱不能彎弓持矛其胸懷乃踰于甲兵又梁王辨射不穿札而有凌雲之氣



蕭何入咸陽金帛無取獨先藏圖書　後周辛術定淮南一毫無犯惟大收圖籍　漢張堪平公孫述檢閱庫藏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犯蜀人大悅　宋宗慤克林邑多無名之寶一毫無犯惟有被褥枕刷此外蕭然文帝嘉之　梁庾黔婁從鄧元起平成都珍寶一無取僅取書數篋示不違衆　後周唐瑾以元帥長史從南伐惟取書兩車以歸文帝簡閱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宋曹彬伐蜀還橐中惟圖書衣衾平江南還舟中惟圖書衣被沈義倫隨軍轉運却偽蜀珍寶東歸篋中惟圖書

數卷。

唐宣宗謩畢誠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党項寇河西。誠論破羌之狀。）宋真宗謩李廸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記陝西兵糧數。廸卽書數以進。）王翦馬援趙充國王元謨。以高年勝。周瑜謝玄以妙齡而亦勝。

漢文帝勞軍棘門灞上。軍直馳入。至細柳。前驅不得入。周亞夫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曰此真將軍。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士衆。太宗夜使宦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竟留使者至明。帝歎爲真



將軍。明皇講武驪山下。而斬唐紹。諸軍震慴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營。帝慰勉之。與細柳侔矣。

唐韓弘忌李光顏。遺以名姝。李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吳玠服岳飛。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事偶）

哥贊臨敵。必先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乃進戰。戰無不克。崔延伯臨陣。先令田僧超爲壯士歌。然後所向無前。（俱記）

諸葛武侯于渭濱將戰。乘素輿。著葛巾。捉白羽扇。指麾三軍。　顧榮起兵攻陳敏。敏兵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　韋叡臨陣。執竹如意。（與魏戰。）唐永執角如意。（數十戰未嘗敗。）元魏中山王戰。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非若蜀之王昭遠。執鐵如意。自方諸葛武侯也。

祭遵在軍。雅歌投壺。　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　唐永臨陣。每著帛展襦。

皷蓋自隨。而殷孝祖以敗。（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若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



是日中流矢死。）裘帽自表。而李晟以勝。（每戰必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不去其旗而衛侯以敗。（衛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特標其旗而劉岳以勝。（劉錡敗金人于東山。賊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去。又紹興元年。李成將馬進走筠州。兵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四年。兀朮劉豫圍廬州。飛提兵趨廬。張岳字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望而潰。）又薛仁貴以白袍自表。趙藝祖臨車必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李晟亦曰。欲令見之。奪其心。

斛律金望塵而知馬步多少。周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梁晉之際。陽五之勇聞天下。）亦望塵而知敵數。然金嗅地而知軍遠近更難。

墨子之詘公輸九攻而九拒之諸葛之服孟獲七擒而七縱之

韓信禽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宇文邕禽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

國子尼恥討封內之寇爲功孔明愧降漢氏之民爲賀

漢高祖平城之困唐太宗安市之屈失于驕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琯陳濤之奔失于易也必如范蠡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而後可言師貞

李牧之爲趙將吏得自置財得自用享士日擊數牛從



之任將能專如是乎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且及日中得五千五百人如馬隆者乎兵食豐饒能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如鄧艾者乎軍食夙具能如■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辨嚴之日乎民兵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招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過勇則輕李陵也過智則姦侯君集也過威則離張飛也過強則驕李光弼也過專則僭王敦蘇峻也在中則吉皇甫嵩郭子儀足以當之

增壘者趙奢也虞詡也減竈者孫臏也

田單托言神師高駢詭稱神兵尙父呼蒼光以濟牧野之師田單禮天神以堅卽墨之守

楚景陽救燕營壁地已植表乃令徙營明日大雨山水所營者水皆滅表裴行儉討突厥已立壍壕更命徙營高岡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

田單復齊而聊城久持不下樂毅下齊而莒與卽墨亦不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衝風之餘不能飛敗葉也

衛青之囚蘇建非若王猛之戮徐成　穰苴之斬莊賈



非若余玠之斬王夔

吳起爲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　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

皇甫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　斛律光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嘗爲士卒先

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王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于伍胥也田單之于樂毅也白起之于廉頗也

王翦之于李牧也。韋孝寬之于斛律光也。主有任有不任也。諸葛孔明之于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

士尹陁使于宋。子罕觴之。南面之牆犨于其前而不直。西家潦侹于庭下而不止。（南家侍鞔而食徒則求者不知其處。故不徙。西家高吾宮庳。潦侹吾宮也。故不禁。）荆適舉兵攻宋。尹陁歸諫而止。孔子曰。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歸曰。吾欲戕其君。晏子知之。欲犯其樂。太師知之。（願得樽爲壽。晏子命撤去之。顧奏成周之樂。太師曰。言不習也。）于是輟伐齊之謀。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



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問奇）

財散士卒。李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由是人爲用。）宇文泰。（至上邽。府庫財貨山積。皆以賞士卒。左右以一銀甕歸。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王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己。）

軍法之嚴。取民間一笠者斬。呂蒙也。（麾下士是汝南人。取笠以覆官鎧。蒙猶以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軍中震慄。）折逆旅匕箸者斬。高崇文也。（軍至興元。有折匕箸者。斬以徇。）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斬。岳飛也。奪逆旅菜一把者斬。狄青也。若哥舒翰。㗲民椹者痛笞辱之。則不恤士也。

李光弼靴中之刀。（以刀繩納靴。誓欲自刎。）曹彬匣中之劍。

料敵

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耿弇曰天下可傳檄而定。陳恢踰城見沛公乃以宛守爲殷侯引兵西無不下者。與蒯通說武信君封范陽令下趙三十餘城同意。郭嘉策魏武十勝袁紹十敗江淹策梁武五勝沈攸之五敗。

薛公爲黥布畫三計曰必用下計于謹爲蕭繹畫三策曰必用下策姚樞爲李璮畫三策曰必用下策。偶記

李密畫三計而楊玄感以下計爲上計王敦畫三計而錢鳳以下計爲上計故敗公孫五樓爲慕容超畫三策而超不聽。前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强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與白面書生謀事何由濟師竟無功　魏邢巒不欲圖鍾離魏主詰之對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前

郭嘉之料孫策也必死匹夫之手裴潛之料劉備也足爲一方之主。前

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智伯曰我卜伐衛未卜



伐齊皆晉卿對齊何語之似也。前

條侯得劇孟則喜諸侯之無憂寇恂誅皇甫文則知高峻之速破劉裕得張綱而慕容超即求稱藩李愬得李祐而蔡州城非久即破。前

吳奔壁東南陬周亞夫使備西北朱泚兵攻南城韓遊瓌嚴備東北既而有警果若所料紀信之誑西楚朱儁之破韓忠料敵破奇大都類此

蕭賾謂柳世隆曰沈攸之沿江而東不可制也縻之郢攻郢城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世隆叅軍焦度於城上肆言罵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不拔兵遂潰楊智積曰楊玄感欲西圖關中則根本固矣縻之使不得進便可成禽玄感軍至積登陴罵辱之玄感怒攻城數日宇文述等至合破之

孔明出斜谷仲達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公曰尚從大道來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攻建業宋武曰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州則成禽耳果泊蔡州一戰而走之

馬援聚米爲山谷說隗囂必破之狀。光武曰。敵在吾目中矣。劉裕伐南燕。過大峴曰。敵已入吾掌中矣。韋叡救鍾離。曰魏人已墮吾腹中。

孔明不用魏延直從褒中之計。孫桓不用朱桓夾石單車之計。桓溫不用郗超徑造鄴城之計。

韓信之擊魏也。廣武君說成安君泜溝高壘。願假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使成安君而聽之。信未必能即下魏也。吳王之初反也。田祿伯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先入武關。桓將軍亦欲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



之粟。正趙涉說亞夫以吳楚所不料者。使田桓之策聽。亞夫未必能即破七國也。劉裕之伐燕也。公孫五樓曰。宜據大峴。然後精騎絕其糧道。使超而聽之。裕未必能即破燕也。信鬥成安之不用而喜。亞夫至洛陽而喜。裕過大峴而舉手指天。豈非倖哉。漁史

齊盧叔虎請伐周。曰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集甲。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敝。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隋高熲對取陳之策。曰量彼收穫之際。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必不信。猶豫之時。我乃濟師。斯益師吳之病楚也。

晉楚爭鄭。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乃許鄭成。後三駕鄭而楚卒道敝。晉終得鄭。 吳闔閭問伐楚。伍員曰。爲三師以肄。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而後以三軍繼之。楚於是乎始病。 高熲取陳之策曰。量彼收穫之際。聲言掩集。彼必屯田便可廢其農時。及彼聚兵。我還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出其不意。破賊必矣。 周德威往見張



承業曰。王驟勝而輕敵。今去賊所限一水。若造橋薄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

范雎之策秦曰。王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楚趙必皆附。楚趙附。齊必懼矣。如是則韓魏因可虜也。 王朴之策周曰。當今惟吳易圖。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我所向無前。江北諸州舉。江南亦不難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必須力攻。然不足爲邊患也。其後宋興。卒如其策。

任瓌說李淵曰。關中豪傑企踵以待義兵。義師自梁山濟河。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李密說楊玄感曰。長驅入薊。直扼其喉。此上計也。鼓行而西。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據險而守之。可徐圖也。魏思溫說徐敬業曰。公宜身自將兵直趣洛陽。山東韓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按任瓌之策。即李魏所說者。特太原用之而勝。二逆不用而敗耳。智囊

段會宗爲烏桓所圍。陳湯屈指不過五日。當有吉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

裴潛還爲丞相理曹掾。料代必叛。後數十日。反問果至。一料其解。一料其敗。若操券然。知之審耳。



達奚武具知敵情。齊神武趣沙苑。周文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周文遂從攻之。

阿六拔揣知敵情。又韓果字阿六拔。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從平竇泰于潼關。周文因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眞珠金帶一條。

楚之羸誘我。楚侵隨。隨求成焉。鬭伯比曰。請羸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楚之羸誘我也。

賊之羸餌我。封常清討大勃律。一戰而勝。常清逐之。段秀實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駢志

司馬懿共策料公孫淵。如薛公之籌黥布。陳湯之慮烏孫。

用間

晉欲伐虢，憚舟之僑，用荀息計，遺之美女，而之僑去，虢遂亡。欲伐虞，憚宮之奇，用荀息計，遺之美男，而宮之奇去，虞遂亡。偶記

齊襄公賜范雎以金及牛酒也，秦繆公待由余以幽席，傳器也。齊犂鉏、晉荀息、秦內史廖、越范少伯，皆用女樂也。皆用間也。前

曹操與韓遂交馬語，不及軍事，而馬超等果疑之，遂叛。以此賺殺樊稠，乃復墮操計中耶。正與王東亭敎殷荊州詒王緒，屏人論乜事同。唐張濬之賺晉守牧，亦祖此智。緒數讒仲堪于王國寶，殷求術于珣，從之。國寶問緒，緒曰：無乜所論。國寶謂于己有隱，讒言以息。張濬討李克用，軍過路由平陽，牧守姓張，王珂之大校。珂殳詐難測，濬慮落其詭計，至平陽，牧守郊迎，令其升廳設食，自旦至暮，口中但少物，遙觀一如交談之狀。珂問相國何言，對曰：並不交一言。珂謂其不誠，戮之。

信陵勝秦，秦欲行間，使者頻問賀公子得立為王未也。

樂毅圍莒、即墨，或讒之曰：非其力不拔，欲仗兵威以服齊人而王耳。

伍胥宜言楚用子常，退子期，吳遂破楚。宜言曰：楚用子期為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用子常，吳破楚入郢。應侯反間趙，使括代廉頗，秦



大破趙。反間於趙曰：獨畏馬服子趙括耳。

馮且使人操金而東周立殺昌他。昌他亡之東周，旦使人操金間遺他，曰：事不可成，亟亡。東周殺他。

張魏公遺酈瓊蠟丸而得書，分隸其衆。縛瓊呂祉歸劉豫，魏公為蠟丸遣死士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

曹瑋怒叱顒言而叛卒盡殺。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亟言之。瑋叱曰：吾陰遣之去，汝再三顒言耶。虜聞之，盡殺之。

陳平反間而項王疑范增，秦反間而使魏代公子無忌。

田單縱反間而燕使騎劫代樂毅。

軍號

唐末軍人多以都爲號。楊行密有鋭士五千。衣以黑繒黑甲。號黑雲都。田頵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劉仁恭發男子廿五以上爲兵。涅其面曰定霸都。董昌有五千餘姓當族誅。貸其死而厚養之。號爲感恩都。李嗣源有騎兵五百。號橫衝都。朱瑾募軍中驍勇者。黥雙雁於頰。號雁子都。李克用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朱溫選富家子之有材武者置帳下。號廳子都。周世宗伐蜀。蜀軍涇斧形號破柴都。



樂從訓（彥禎子。）聚亾命五百爲子將比子侯。王式傳忠武戍卒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臺城內募敢死士以攻侯景。謂之僧騰客。尉遲迥軍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唐人聞周師至。搛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謂白甲軍。契丹謂精兵爲鐵鷂。李克用軍皆衣黑。謂之鴉軍。唐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黑社白社。譙郡賊號也。黃姓黑姓。突厥部落也。代宗以射生軍靖難而有寶應之稱。德宗以涇軍煽逆而有定難之號。

蒼頭二十萬卒也。黃頭郎習水戰者也。黃巾紅巾賊也。青巾則吳丹陽卒也。王莽募天下囚徒各曰豬突。豨單于。則以之戰。元用死囚各曰拔都魯。杈牌攻安豐。則以之攻。吳起以棄城失守。欲除其醜者聚爲一卒。曰軍之鍊鋭。宣帝遣鄭吉將免刑田渠黎以攻車師。光武發馬援將十二郡弛刑四萬。佐擊五溪蠻。吳王僚罪人三千先犯胡沈陳三國。句踐死囚五百屬劍前行。元用拔都魯斫杈牌攻安豐。則用此者不乏也。



昭義步兵。（李抱真在澤潞。以射賞罰。遂號云。）山棚子弟。（呂元膺留守東都。募擒山棚曰云云。）雄邊子弟。（李德裕節西川。三百戶取一人。教之云云。）唐之民兵也。咸平保毅。（真宗命使陝西稅人戶。家出丁一。號曰保毅。陳傅良曰。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起而東南有宣教。）景德弓箭手。（曹瑋請給以閒田。）康定宣教。（京東西淮浙江南荊湖置宣教軍。）慶曆義勇保捷。（簡河北強壯刺手背爲義勇。又簡陝西弓手爲保捷。）治平潮循槍手。（廣東置。）熙寧邕州峒丁。（廣西置。以防遏交阯。）元豐保甲。（以諸路義勇改爲保甲。）建炎團結巡社。（李綱募兵。詔諸軍團結。旋即罷。紹興之以諸路民兵爲忠義巡社。）荊鄂雙丁。（招淮漢間取五戶之雙丁。）槍杖子弟。（荊門守臣姚岳籍民兵置槍杖號壯子弟。）乾道淮南神勁。（則淮南籍營也。）皆宋之鄉兵也。（通雅）

北府兵。京口兵也。君子營。義興人也。吳中子弟。荊楚劍客。宣潤弩手。皆東南兵也。劉牢之領精銳號北府兵。東晉謂京口兵可用。劉超爲義興守。其人多義。隨超。因以宿衛號君子營。以越有君子六千人也。漢高祖用關越兵。孝景用東甌兵。武帝用會稽兵。光武用江夏兵。周瑜勝赤壁。謝玄勝淝水。吳漢以東方兵。其平僭亂。劉裕平南燕。入長安。陳霸先以鄱州兵平侯景。皆未嘗募之西北也。

宋大將有親軍。曰背嵬。趙撙以所領騎步爲親嵬。選鋒軍。唐藩鎭有牙兵。有銀都。皆親兵。王智興徐州置銀刀都。

隋之擊磬。唐之綱鈴。皆羅闥狗附之類。隋設六合版城。次內布鐵蒺角。次內施蟄擭。中施弩牀。牀桄插鋼錐。謂之蝦鬚。外又以繒周圍一鈴一柱。施搥磬連繒。名爲擊磬。唐禦突厥。有綱設鈴。以犬護之。國語注。去壘五十步而陳彊弩。注矢以誰何。謂之羅闥。又二十人去壘三百步畜犬其中。謂之狗附。皆昏設晨罷。



鎭定

陝虢軍亂。李泌單騎至鎭。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拒之。衆心自安。宣武軍亂。董晉獨與傔從數十人赴鎭。不用兵衛。至則盡去牙兵。物情遂安。

蘇茂雨射營中。中酒樽。王霸安坐不動。袁譚流矢交集。而孔融隱几讀書。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斬屠各渠帥。

張守珪在瓜州督衆築城。敵至。守珪置酒城上。令諸將作樂。敵疑有備。不敢攻引去。黨項寇邊。柴紹討之。敵據高射紹軍。紹使人彈琵琶。使二女子舞。敵疑之。紹伺懈掩擊。



清嘯吹笳而解圍免害。劉琨也。爲胡騎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凄然。中夜奏笳。賊皆流涕。曉又吹之。棄圍奔去。劉疇也。字王喬。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疇援笳爲出塞入塞聲。皆垂淚而去。吹篪退羌。北魏河間王琛也。刺秦州。羌叛屢討不勝。琛有婢朝雲。善吹篪。琛令朝雲爲貧女。吹篪而乞。羌聞之。皆流涕。即相尋而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

李陵遇敵。列地兀坐。而敵騎返旗。李廣出塞。從騎僅百人。值敵數千人突至。乃悉衆下馬高臥。而敵不敢擊。

諸葛亮屯陽平。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當亮垂至。亮意

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懿疑
有伏引軍趨北山趙雲將數十騎魏兵追至營下雲入
營開門偃旗息鼓魏疑有伏引去謝艾拒石虎將麻秋
乘軺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馳擊之艾下車踞胡牀指
麾處分賊不敢進魏師大集刻日以攻濟南太守蕭承
之帥數百人拒敵且掩兵開城魏人見之引去高歡使
劉豐生追宇文泰泰召王思政守恒農思政入城開門
解衣而臥示不足畏豐生至憚之引還崔知溫刺蘭州
黨項入寇知溫披閤不設備羌怪之不敢進劉錡在順



昌葛王褒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
不敢進鄭君雄夜出勁兵掩擊城北寨高仁厚大開寨
門設炬火照之賊見門開不敢入遁去長孫子彥逼晉
州薛修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遁去突厥
寇定州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敵疑有伏懼而遁又馮
道根命開城門而魏軍退
諸葛瑾言賊知吾濶狹水乾宜急去陸遜方與諸將奕
射曰且當自定乃密令瑾督舟船遜徐整部伍張拓聲
勢趨船敵不敢干　金兀术自鄭抵白沙僚屬入告計

宗澤對客圍棊曰劉衍必能禦敵乃選精銳繞出敵後
伏兵夾擊金果敗　孫堅與官屬會飲魯陽城東董卓
兵卒至堅行酒譚笑整頓部曲徐罷坐入城卓見其整
不敢攻而還　劉几保州方大會賓客夜分忽告有卒
爲亂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客几已密令人分捕有頃禽
至几復極飲達旦　宋安守忠知雄州方晏飲有軍挍
謀變閤吏狼狽入白守忠言笑自若曰此輩酒狂耳卽
時禽獲　張遼屯長社軍中夜驚亂起火遼謂左右勿
動有頃得首謀者斬之



眭昭符刺常州坐廳事雷雨暴至金蛇繞案昭符自若
撫案叱之得百觔鐵索齊王崇在武昌閱士鞠場旁古
屋忽崩聲震數里崇指麾不失常度比於夏侯玄諸葛
誕矣
軍中夜驚而堅臥不起者周亞夫也吳漢也田豫也楊
公則也（東昏夜遣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
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東昏縱
神鋒弩射楊公則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
脚譚笑如初

膽畧

隋資州刺史衛玄。單騎造營說以利害。而山獠渠帥感悅。解兵歸服。唐桂州都督裴懷古。飛書示以禍福。輕騎詣營。而始安獠賊衆大喜。嶺外悉定。張浚單車入壘諭以朝廷恩義。而大盜薛慶感服遂降。張綱單車詣張嬰壘門而嬰降。張遼單身上三公山而昌狶詣降。徐敬業單騎至府而蠻寇降。馬燧披襟令射而徐廷光（李懷光將。）感泣遂降。曹王皐抵壁大呼而王國良（邵州賊帥。）降。郭子儀免冑釋甲單騎見回紇。皆下馬羅拜而退。（回紇驚曰



僕固懷恩言令公卽世。）薛仁貴免冑見突厥。相顧失色下馬列拜。（逡巡引去。突厥曰。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仁貴脫兜鍪見之。）溫造定興元之亂。（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命造往斬首數百。臨殺絳者。以首級祭之。舉朝壯其風力。）李泌定陝州之師。（達奚抱暉鴆節度張勸。邀求旌節。泌疾驅而入。將佐來迎。抱暉亦出謁。泌撫慰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爲我齋版幣。祭前使。自擇安處。保無他也。抱暉懼誅。亡命。）謁張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來請見。逆韓世忠曰。擅殺陳彥章人王德。近馬頭請死。李抱貞之解甲臥王武俊帳中。段秀實之醉宿郭晞軍中。誠也亦智也。

盜賊

張敞爲京兆尹。長安偷盜尤多。令偷長以赭污其裾。出輒收之。虞詡爲朝歌長。賊甯季等屯聚連年。令貧民以采綫縫其裾。出輒禽之。

北周韓褒以盜督盜。（刺北雍州。多盜。訪之並州中豪右。褒陽加禮遇。悉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卽以故縱論。皆惶懼首伏。具列姓名。褒榜州門。盡今月不首者。戮之。旬月間。盜悉出首。原罪許自新。羣盜屏息。）魏元忠以盜詰盜。（唐高宗幸東都。命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閱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以從。託之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王敬則以偷舉偷。（守吳興。錄得一偷。令長掃街路。久之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皆走。）俗儒以



雞鳴狗盜笑田文。過矣。

以寇攻寇。說回紇擊吐蕃。說王武俊擊朱滔。皆以敵攻敵。　田豫搆戎使自讎敵。（豫以戎狄爲一非利。搆之使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援于豫。豫恐兼并爲害滋深。乃進軍結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地道引去。胡知追到馬城圍之。豫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出敵不意。僵屍蔽地。）牽招搆彝使相猜疑。（招爲鴈門守。表復烏丸租調。使備鞍馬偵候。每犯塞來。輒摧破。又搆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數令還擊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招率歸泥等討比能于雲中。大破之。）

漢盜宗廟玉環。唐盜砍景陵門戟架。元且盜仁宗慈聖

后神主矣。賈逵盜太廟靈衣及劍。為太廟中吏伏誅張明進黃門盜內庫黃金藥金。

盜發冢墓得寶物。胡安據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珍珠簾。琉璃榼。白玉尊。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呂纂誅安據黨。遣祭修駿墓。焦恭破古冢得玉鎧。太守崔道固獻之。乃執繫恭。

盜馬。劉庫仁。為南郡大人。時國有白騾駋。庫仁盜之。有單超俊。為少府監。嘗嘯聚惡少以盜馬。

義縱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盜。畢義雲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蘇侍御渙少喜剽盜。善用白



弩。稱白跖。郭代公震尉通泉。喜盜鑄掠賣部中口。丘公信第後。以貧行劫。張悌以無供養行劫。亦南塘一出也。畢衆敬少好弓馬。嘗于彭境盜掠為業。石崇刺荆州。劫遠使商客致富。陳伯之數為劫盜。年十三四。著獺皮帽。帶刺刀。伺鄉里稻熟偷刈之。年長在鍾離為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代人穆崇少為竊盜。房法壽小名馬。清河人。結郡小為劫盜。嘗盜殺猪牛以供其母。王宜興果勁有膽力。為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里。終莫能禽。黃回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為劫盜。周王纘弦無賴為盜。攻剽閭里。王君廓嘗行偷盜。日晚以竹器自後籠人頭而奪其綃。

激而變者。王翃犒軍士以糲食。乃返戈大呼。李希烈圍襄城甚急。詔姚令言赴援。涇師望至京師厚賞。京兆尹王翃犒軍惟糲食菜茹而已。軍士憤怒。揚言任汝漼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不能戢。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李絳給募卒以稟麥。乃譟聚趨府。李絳節度山南。文宗三年。南蠻寇西蜀。詔徵赴援。絳于本道募兵千人赴蜀。中路蠻退。募卒罷歸。絳諭而遣之。仍給以稟麥。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怨絳不奉己。因募卒賞薄。以言激之。乃譟聚趨府。劫庫兵以入。使衙。絳方與賓僚會宴。聞亂北走登陴。衙將王景延戰死。絳為亂兵害。

趙元得盜于儔人中。金史趙元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聚觀甚衆。有田中釋耒而來者。元指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故。曰。偶得于眉睫間。大懷貞識盜于數僧中。



嘗以私忌飯僧數人。就中一僧異常。懷貞問曾為盜殺人否。對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夫得情眉睫不可為訓。然幾古所謂色聽。較得諸籌楚孰優乎。

善捕盜者。唐蘇無名。太平公主寶物為盜所劫。限責兩縣。湖州別駕蘇無名上太后曰。願無限日月。仍以吏卒屬臣。至戒吏卒見有胡人衰經去北邙者。踵而報。果得之。因盡執而發冢。皆寶物也。問何策。曰。到都之日。此胡出葬。但不知其處。今當拜掃。計必有迹。哭而不哀。所瘞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傷也。宋桑懌。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召懌在捕。懌與數卒變為盜服。迹盜行處。獨一媼留為具飲食。又三日往。厚遺之。以實告。後三日。媼盡得其實以告。明日部分軍士。盡禽諸盜。

掠家口者。則曰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金史移剌子敬為興中尹。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盜剽掠。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耶。執

州使者則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刼辱。又龐廸爲華州防禦使。軍變被執。入山。已而賊衆悔曰。公爲政素善。豈宜刼辱。遂縱之。孰謂盜心不可善格也。

賊爲所感者。魏譚。爲饑寇所獲。令主饗。輒執縛。賊有吏長公。密解其縛。對曰。譚爲諸君饗。常得遺餘。餘人茹草茶不如。負我義之。放遣得俱免。彭修。張子林作亂。修隨太守擊賊。中流矢死。賊殺中修者。悉降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平原賊願降伏湛。徐異卿願降伏公。遣到平原。果降。舞陰大姓李氏願降趙憙。欲得憙乃降。張霸守會稽而賊歸附。謡曰。棄我戟。捐我矛。應奉守武陵而詹山降。賊降房景伯。以不念舊惡也。賊束手降郭伋。伋勸歸農也。

置樓縣鼓以弭亂者。有北魏李崇。刺兗州。村置一樓。樓縣一鼓。盜發亂擊。諸



村閭鼓。各守要路。俄頃聲聞百里。盜發便爾禽送。宋薛季宣。從荆南帥辟。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聲息遍百里。獨向子韶。孰爲不可是亦一見。知吳江縣。太守孫公傑欲一保置一樓。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曰。鬭爭自此始矣。

渤海歲饑。盜起。以龔遂爲太守。乘傳至郡。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悉罷捕盜賊吏。敕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蠻聚爲寇。以徐敬業爲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令還。單騎至府。問賊在南岸。直入其營內。告云國家知汝等爲貪吏所苦。可悉歸田。後去者爲賊。惟召魁首杖而遣之。境內肅然。

太守疑謝侍中爲山賊。盧運賜假東歸。嘗自始亭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駭爲山賊。人謂李客師爲鳥賊。鳥鵲皆識。每出從之翔噪。

桓玄謂馮遷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吾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王行瑜引兵歸長安。朱玫曰。汝欲反耶。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耳。遂殺玫。

老人蘇恒奏修牛心山而祿山伏誅。太白山人謁刺史崔堯封。掘牛山而黃巢坐敗。

賊有起于征役窮苦。如秦之陳勝吳廣。漢武之羣盜。隋



之王薄。宋之方臘。妖術惑衆。如漢之張角。晉之孫恩。宋之王則。元之韓山童。才能遺落。如唐之黃巢。宋之張元吳昊。黃師密。徐伯祥。起于激發。如宋之阡能。

盜藉以起事之地。漢之瑯琊綠林。唐之司竹園。高雞泊唐之山棚。東都西南。境接鄧虢。高山深林。民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僧圓淨故史思明將。爲李師道謀。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呂元膺獲圓淨殺之。并嘗嘉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乃師道也。非張晏等十八人也。宋之水滸。

宋江起爲盜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知亳州侯蒙上言。使討方臘以自贖。此宣和三年事。淮安文獻志有載三十六人名號。龔聖與各爲作一贊。楊行密起合肥。號三十六

英雄。徐溫傳云。所與起事劉威周雅之徒。元集慶路花山賊三十六人。內一婦女尤勇。召募鹽徒一鼓而禽之。



古事比卷之三十二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三

古事比卷之三十三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者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豪爽

河東守田延年行縣。令文吏東。武吏西。尹翁歸伏不肯起。曰文武兼備。惟所設施。前漢 章帝令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方儲正住中。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後漢 以視上馬橫槊。下馬賦詩。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誂僾。

章帝以亂絲付方儲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齊神武使子各治亂絲。文宣 高洋 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斷。事偶



擊蛟毀壁者。澹臺子羽也。赴江刺蛟者。荆之佽飛也。拔劍入水。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者。東海勇士菑丘訢也。拔劍斬江中蛟者。許遜也。投水搏殺蛟者。周處也。拔劍入水。蛟繞其足。揮劍截蛟。水爲俱赤者。晉襄陽守鄧遐也。持刀沒水。江水盡赤。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者。隋趙昱也。事偶

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高爲狹被蔬食以激之。歎曰。富貴必作百幅被。後守吳興。竟成其志。吉士瞻少時擲博無褐。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褐。餘賜軍士。并梁書

周穆王至巨蒐之國。以牛馬之湩洗王之足。唐馬周入長安市。以酒洗足。石崇以酒浴身。欲使毛飾識其味 段文昌以金蓮花盆盛水濯足。

裴鈞大宴。裴弘泰竭座上小爵至觥船。隨飲即置器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一飲而盡。索馬竟去。鈞使人問之。方箕踞而坐。稱所得銀器凡二百餘兩。蜀潘岏聘朱溫。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歸館。溫使人偵之。岏鐇笥鞾冠于稱



所得酒器。令下人收之。然爲貪夫藉口者多矣。事偶

賄以寶貨一船。即鞭奴婢張建封也。建封貧時。詣尚書裴寬。寬察非常。以寶貨一船。及奴婢贈之。登舟。奴婢很褻。即鞭之。寬曰。此必張建封也。延燒七十餘艘飲酒不止。張孺才也。孺才與侍中羊侃聯舟共飲。火延燒七十餘艘。飲酒不止。孺才猶不去。如此氣量。可豎雄駿矣。

才士以豪爽見奇。陳子昂千緡破琴。十年居京師。有賣胡琴者。華千緡市之。曰善此樂。居宣陽里。明日集者百餘人。大張讌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遂舉而破之。界文案。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顧長康百萬注疏。瓦官寺僧請勾疏。曰宜備一壁。往來月餘。画維摩一軀。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請施五萬。第三日任其施。及開

戶光照一寺施者塡集餓而百萬



簡傲

李白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客云以虹蜺爲絲明月爲鉤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時相悚然張祜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云以虹爲竿月爲鉤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李狂也直張得無誕妄逼人耶唐詩人秦系自稱東海釣鰲客偶事

王衍不與庾敳交敳卿之不置北魏邢祖信父遜爲李㢈所卿因詣㢈曰暫來見卿遜辭卿去㢈父諧杖㢈謝爲陸慧曉未嘗卿士大夫皇甫眞卿王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相違耶鄭杲謂宋憬曰公奈何卿五郎卿人信近簡傲哉前



劉孝綽每朝集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謝幾卿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前

蕭穎士不識王吏部而詬有紫衣翁避雨穎士侮之雨止呵騶而去始知爲王丘也明日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侯孫不識豆盧相而侮僧院獨坐一叟孫自外入殊不顧揖傲岸據榻見僕御肩輿方知貢㢈自陳非疎公亦恕其不識留酒十盃乃小懲也賈島不諳

宣宗而奪其卷。雖邂逅可原。而傲終凶德。

許敬宗多忌。性輕傲。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沈昭略不識。王融請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顧盼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曰僕出于扶桑入于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應嗜此味。

闕康之了不相盼。顏延之等候見。散髮披黃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臥。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去。

王恬散髮而出。謝萬嘗過恬。恬便入內。久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曬髮。竟無賓主禮。萬悵然而返。

張敷臥不即起。謝亮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即起。亮怪而去。

丁諡交脚臥而不起。字彥清。楚王嘗往鄰借人空屋。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諡已在前。開門入。諡臥不起。呼奴促呵使去。還言明帝收繫。以功臣子原出。

僧雍獨擅一榻項枕臥。語先在王坐。猶箕踞傾欹。適亮以下。無所爲屈。



謂世間無可語。李充也。號負圖先生。嘗餌菊朮。經旬不語。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者。

謂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庾信也。愛温子昇韓山碑。曰餘若驢鳴犬吠耳。

入太學不與同郡符融言。仇覽也。竟不與座上客共語。羅含也。荅主人曰。相識已久。不煩復爾。舉扇撝凡客不與交言。蕭子顯也。在王敦坐。雖歎謝長史。鯤可與言。都不盼敦。王澄也。

在大將軍坐。見衛玠。都不顧王。謝琨也。

劉巴不與張飛語。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謂諸葛曰。丈夫當交英雄。何至與兵子語。

謝朓不與江祏詩。祏嘗詣朓。朓有一詩。呼左右取筆而便停。祏問故。曰定復不急。

大曆末。玄覽禪師住荊州陟岵寺。張璪嘗畫古松于壁。符載讚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也。覽悉加堊焉。曰無事疥吾壁。

徐常侍聘齊。魏收錄文集。示徐傳之江左。徐濟江沉之。曰爲魏公藏拙。崔信明楓落吳江冷。鄭世翼以他句不稱投江。崔顥十五嫁王昌。得小兒無禮之呵。世固有好面折人過者。

孫子荊長揖石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袁淑謂始興王濬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

富人齎錢十萬而揚子雲不肎載名。子雲作方言。蜀富人齎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富人遺五百金而穆修不肎附名。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白使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

任誕

牛飲者紂也。闔王曦也。新序載桀亦然。偶記

晉嵇阮劉畢爲裸飲。唐鄭愚劉彥等爲顛飲。宋劉潛石曼卿爲巢飲。鱉飲。猶曰放達也。周伯仁露其醜穢。及元康貴游子弟爲散髮飲。對弄妾婢。何止貌不恭哉。前

鄭泉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四時甘脆置兩頭。左右沒飲之。憊卽噉肴膳。酒減隨益。不亦快乎。畢卓曰願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足了一生矣。前



飲不擇偶者。謝幾卿也。詳見簡傲類　引兵帥共飲。謝奕也。步屧郊野。道遇一人卽與酣飲。袁粲也。召豪吏接坐引滿。吏挾私白事。杖訖。復召與飲。何承裕也。爲盩厔咸陽二令。　與人飲酒。雜穢非類。劉公榮也。嗜酒所遇不擇士庶。羅友也。

徑入人園林。不問其主。嘯咏自若者。王子猷也。子敬也。袁景倩粲也。子猷景倩皆爲主人款留。而子敬獨爲顧辟疆所驅之出門。何不幸也。偶記

漢陳遵與客飲。輒投轄井中閉門。有部吏奏事。值遵飲大醉。奏入叩頭白遵母。恐誤尚書之期。母乃令從後門出。齊高季式閉門與司馬消難留飲一宿。乃出之。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又季式常醉殺孫搴。消難子如之子。高祖壻。

居母喪飲酒食蒸肫。以步兵廚有酒三百石。乃求爲步兵校尉者。阮籍也。居母喪飲酒騎射。以太常有音樂多美酒。復自中書令求爲太常者。李元忠也。元忠葢效籍也。偶記

裴休常披毳衲于歌妓院。捧鉢乞食。韓熙載于歌妓院中敝衣䟽履。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或曰。裴逃禪。韓避禍。事偶



王僧達守宣城。性好獵。受詞辯訟。多在獵所。任昉守新安。曳杖徒行邑郭。詞訟就路決焉。蕭敏顏達子。守新安。好射雉。詞訟者遷於畋焉。後張彎損腰而卒。前

辛洞簇酒。洞好酒無貲。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　伊處士斂衣。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代醉編

阮籍聞喪而圍碁快賭。旣而飲酒二斗。吐血數升。袁耽在艱而變服就局。爲桓溫與債主一擲十萬。直至百萬。

韋玄成待祠不乘駟馬而騎。有司劾奏。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里閭。世稱放誕。

袁山松每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張驎湛小字。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顏延之入酒店。裸袒挽歌。又謝幾卿庾仲容。每既醉相與執鐸挽歌。諸子可謂失悲歡之常。

畢吏部盜樽。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者所縛。明日視之。乃畢吏部也。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裴御史攜餤。北史。崔贍在御史臺。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贍食。便往贍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筋。裴坐覗贍食罷而退。明日自攜七筋。恣情欲噉。贍曰。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遂與之同食。

顧子敦懷杯就酌。愼伯筠秋夜待潮于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對月獨飲。子敦遇之。亦懷



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馮惟一不召自至。爲太常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卽彈琵琶。罷賦詩。詩成起舞。時謂三絕。

謝虎子據上屋熏鼠。王平子澄上樹探鷇。人謂晉人達。余云晉人定癡。虎子熏鼠。胡兒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太傅安曰。世人以此謗中郎。據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王澄刺荊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雀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

陳遵之曹事數廢。爲司徒掾。日出醉歸。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白遵。遵曰。適百乃相聞。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優士。又重遵。舉能治劇。補郁夷令。蔣琬之衆事不理。琬爲廣都長。先主嘗奄至。見琬沉醉。將加罪。諸葛亮曰。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爲政以安民爲本。乃但免官。

孟郊以苦吟廢事。郊爲溧水尉。縣南有投金瀨。瀨南有積水。郊日乘驢領小吏徑坐水旁。苦吟到日。西曹務弛廢。令李卞急白府以他尉代。分其俸以給之。王績字無功。以嗜酒廢事。爲六合丞。

桓冲謂騎兵參軍王徽之在府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荅。直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庾亮問廬陵從事孟嘉風俗得失。嘉對還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張率不畱心簿領。奏事問之。荅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

阮嗣宗臥鄰婦之側。妹不自嫌。鄰家少婦有美色。當鑪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



其側。籍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白樂天飲商婦之舟。了無所忌。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爲商婦作。商買茶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繩以禮敎。二子謝爵男遠矣。

傳詔不見但于酒樓裸袒挽歌者。顏延之也。與宗人酗酌大盆。有羣豕來。便共飲之者。阮咸也。

溫庭筠無行撿。過淮南丐錢。楊子院爲邏卒擊折齒。謝鯤挑鄰家高氏女。女投梭折其兩齒。

王儉當朝。方宴樂遊苑。蕭琛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徐陵爲吏尚。陳暄以玉肙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

拂踝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

張續不能對炫客 阮宣子不喜見俗人

阮籍盡哀哭兵女 阮咸盛服追姑婢

東方朔小遣殿上謝幾卿小遣閣省五代唐于嶠溺于時相直廬因被長流 叢談

莊子妻死登木而歌梁鴻父亾捲席而葬 前



好勝

周陽由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 史記 甯成爲小吏必陵其長爲人上必操下如束溼薪 桓範妻曰君前欲斬徐州刺史 鄒岐 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爲呂將軍昭屈是復難爲作上 曹爽傳 羅立言倨下傲上 陸遜謂諸葛恪氣凌其上意蔑其下能不敗乎 劉瑀性凌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

田蚡坐其兄蓋侯東向自西向不以撓 蓋寬饒入許伯第從西堦上東向坐無所屈



兩不相下 劉琨謂祖逖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并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 梅陶鍾雅數說事多辨語祖納輒困之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陶雅竝稱有神錐不可捶納曰假有神錐亦有神槌 殷浩語孫安國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决鼻牛人當穿卿頰 世說 韓熙載奔吳李穀送至正陽痛飲而別謂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探囊中物耳

同藝相忌。王靈智以沓君謨射過己，謀欲殺之。吳道玄以皇甫軫畫過己，募人殺之。

人情之徇名而好勝也，輸攻而墨守，鵠飛而錫卓，鍾書而荀畫，羽芥而距金，駛牛豆粥，何益人毛髮事，而兩不相下，遂成怨府，豈所謂一棲不兩雄，一淵不兩蛟乎。大泌



嫉忌

鄧隲惡虞詡，則以爲朝歌長。梁冀惡張綱，則以爲廣陵守。孔融忤董卓，諷舉爲北海相。

取稿投溷。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舊，恨賀傲忽。賀死，紿取其稿，盡投溷中。文成碎碑。乾符中，顏標典鄱陽郡，勑場公宇初搆，請姚巖傑紀其事。文成，標欲刪去二字，不從。時已刊石，命碎其碑。文獨步。梁安成王蕭攸博雅擅文章，柳信言差堪擬敵。一口問攸卒，賓客往候，信言乃屆一脚跳出曰：獨步來。

李斯、姚賈毀韓非。絳、灌、馮敬之屬害賈生。胡常心害翟方進。江公嫉王式。式謝諸生曰：本不欲來，竟爲豎子所辱。

胡瑗、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梁武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劉孝標忽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蔡攸徵瓜事，座客不敢盡言，董彥遠連徵數事。攸遂外補之。又沈約以疏栗事得罪梁武。盛世君臣讓德，乃末代競至爭能。凡讓者必見其大，凡爭者必競其小。偶記

忌才而害之，如湘東王繹之酖劉虬。使藥之，而厚其賻贈。宋齊丘之沉汪台符。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磯下。忌名而害之，如賀瓌之殺謝彥章。瓌善將步兵，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已齊名，密譖于上，與朱珪謀，因享士伏

甲殺彥章。晉王存勗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

唐玄宗因優人之魅戲而罷宋璟。宋寧宗因優人之戮冠而出晦菴。邪臣害正之計巧哉。偶記

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宋徐摛經史百家應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

李林甫怒李北海名也。姚崇亦嫉之。李輔國惡李鄴侯名也。常衰亦忌之。

令狐略沮馮衍之見。略很孟大姓。衍爲長。以罪陷略。衍上書。光武將召見。略謂王護曰。衍求見。欲毀君也。遂共排閤不得入。王國寶沮王珣之見。王雅薦珣于孝武。帝夜與國寶雅相對。微有酒色。令喚珣。國寶自知才出珣下。因曰。珣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遂不見。



亦太宰之沮見也。子圉見孔子于商太宰。太宰曰。已見。則視子猶豕虱。吾將見之于君。子圉曰。亦將視子猶豕虱也。太宰因弗復見。

給而中之者。翟酺詐孫懿以圖書。尚書缺。詔試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懿。乃往候。既坐。惟涕泣。懿怪而問。曰。圖書有讖。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故悽愴耳。懿遂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李林甫謂李適之以華山採金。適之林甫不協。林甫陰賊。謂曰。華山金。採之可以富國。適之性疎。爲帝道之。以問林甫。對曰。知之久矣。顧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帝以林甫愛己。而薄適之。謂盧絢子以悍遠請老。玄宗嘗陳樂勤政樓。絢垂鞭按轡而去。帝歎其醞藉。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遠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因出刺華州。授詹事。由是廢于時。

詭而沮之者。甘茂詐秦惠王以犀首官名。公孫衍爲之。告臣。甘茂相秦。惠王愛公孫衍。間有所言。曰將相子。茂入賀王得賢相。王曰。子安聞之。曰。犀首告臣。王怒。逐衍。陳轅宜佗、卽濤塗。勸申侯以城虎牢。懷怨申侯之召已于召陵。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李林甫給嚴挺之以稱疾。玄宗問挺之安在。林甫召其弟損之。道旨。且許美官。因給挺之稱疾。願就養京師。旣奏。挺之有疾。

自矜

王微荅始與王濬牋袁陽源謂爲訴屈微與從弟僧綽書反復辨之歐陽永叔爲尹師魯作墓誌人有議其略者歐復作論述其文之法與意人欲自矜其是抑之而更伸之

齊席毗嘲劉逖云君輩詞藻譬若朝菌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韓浦嘗輕洎曰吾兄文如繩樞草舍子文是造五鳳樓手六朝吳遠適好自勝而蚩鄙他人檀超笑之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何足道遠邁何爲者乎

王元長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丘靈鞠謂王令文章大進何如我未進時杜必簡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及病謂宋延清武平一等曰我在久壓公等但恨不見替人俱矜詡太過

桓榮爲太子少傅輜車乘馬謂諸生曰稽古之力也北魏董徵詔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誡子弟曰此之富貴勤學所致耳夫學非以梯榮也如二公語似薄然以勵子弟亦無不可



荀伯子以廕籍自矜謂王弘曰天下膏粱惟使君與下官爾宣明之徒不足數也崔㥄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崔暹聞而銜之

劉惔曰極進故是第二流桓溫謂會稽王談更進惔云云溫曰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王坦之曰過江來正用第二人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云云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

郤詵曰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刺雍州武帝於東堂會送詵曰臣對策爲天下第一云云鄭仁表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泊子恃才傲物以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云云

劉晝曰使我數十卷書行于世不異齊景之千駟舉秀才不第撰高才不遇傳三篇自謂博物奇才每云云崔儦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室字岐叔負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戶云云魏文帝爲閱書觀讀書千卷登此觀登者六人而已

周顗荅庾亮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亮謂人以君方樂廣顗荅之

王儉荅徐孝嗣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王敬則王儉俱開府儀同孝嗣嘲儉曰今日可謂連璧儉荅之

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

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世終莫之許也。後魏河間王琛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張融荅梁武帝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又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櫟陽令謝游自以大儒有名。薛宣鐫之。九江守戴聖。自以大儒有名。何武案之。

胡俗祐好書。愛緝綴。然鄙野而自矜伐。隋崔儦以讀書爲務。頗自負而忽人。

王僧虔戒子書曰。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便盛于麈尾。自稱譚士。皇甫持正湜與李生書曰。讀誦未有劉長卿一句。呼阮籍爲老兵。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屬宋玉爲罪人。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矣。

唐王適自稱奇男子。 皮日休自號閒氣布衣。

漢戴良荅謝季孝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禰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漢高祖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以臣無賴。不如



仲力。今所就與仲孰高。太上皇竟無一言。 朱溫爲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爲壽曰。朱五經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爲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于先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致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先人也。溫母賢于太上皇遠矣。

## 不揣

楚莊王伐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遂滅蕭。楚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圍莒。莒潰。遂入鄆。齊侯伐魯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殺之膊諸城上。齊遂取龍。莒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不度德量力。至於滅亡

臧嚴作棲鳳春秋。以配獲麟。夸誕至矣。彼子雲之太玄擬易。法言象論語。王長文通玄之稱經。文中子中說之比例。尚不免於訾議。以土壤而竝岱宗。亦何其不自量也。

李赤摹白。黃樂地摹樂天。荀鳴鴨摹鳴鶴。嘻宋遊山乃宋遊道族弟。諱耳。蘇天年號西坡

楊俊之曰。家兄亦不知我是才人。 北齊并州士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况行路。

董賢父曰。我家何負天下。 馮聿亦曰。我家何負四海。

韓子論荀楊之疵。而韓子之疵有甚于荀楊。荀卿譏六子之蔽。而荀子之蔽不下于六子。班固論子長是非頗



謬于聖人。而范曄論固以爲自見毫毛而不見睫。東坡私試策問

性偏

何次道充好佛，供給沙門而不施貧乏。殷仲堪好道，不悋財賄而嗇于周急。

崔浩不好莊老之書，非毀佛法（焚釋典，捐灰厠中）。因欲修服食，師事寇謙之（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唐武宗奮然除去浮屠之法，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生。

公府掾吏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司徒掾陳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謝弘微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滋味盡其豐美。王騫傜于味而儉于服。王子陽吉家居布衣蔬食，而好車服，極爲鮮明（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辛慶忌食飲被服尤節約，而好輿馬，號爲鮮明。



桓譚父驚卒，姑楊賜妻赴哀，止傳舍，整飭從者而後入。譚心非之，勞問終無所言。袁忠乘船戴笠詣王朗，見左右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卽辭疾發而退。

桓帝欲圖姜肱，韜面不見（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竟不得見）。橋玄遍致姜岐，堅臥不起（召爲吏，稱疾不就，敕督郵尹益逼致之，若不至，遣嫁其母，岐堅臥不起。士大夫諫，玄乃止）。

朱暉被劾去臨淮，屏居野澤，不與邑里通。第五倫會稽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庫狄士文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每遊外墅，乘婦人譁車以自蔽）。史圭杜絕人事，親故莫見其面。皆以固必而自任也。

王昶請與阮籍相見，籍終日不關一言。羊欣自非循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有病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恨不識之）。王育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此皆孤行絕物而無所顧忌也。

吳祐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此介而正者。



鉅鹿李孚本郡饑困，嘗種薤，索者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此介而過者。

楊軻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疏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弟子欲所論受，須旁無雜人）。關康之伯愉獨處一室，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授。董遇教學者先讀百遍，而從學者少（治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言學者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時之餘）。

王僧祐不見從祖弟（儉請之不見。武帝閱武，獻講武賦，儉借觀不與）。王裕之敬弘尠日見兒孫（歲中一再見。子恢之請假還東定省，尠日見之輒不果，假日將盡，于閤外拜辭流涕而去）。平常役斆人別搆精廬，遠妻子（以三子不率父業，別搆精廬，置經籍其中，一奴

自給。妻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啖之。



附 立異

灌夫諸勢在已之右。必陵之。士在已之左。益敬與鈞。嚴延年爲何南守。人言當死者一朝出之。言當生者詭殺之。若延年者以微詞謬投反易爲人所中。延年爲吏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王溫舒異是則徇人情也。

古事比卷之三十三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四





# 古事比卷之三十四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尤悔

漢武感車千秋之言而作思子宮。（擢千秋爲丞相。族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于太子者。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晉惠感閻纘之言而作思子臺。（愍懷太子之喪。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帝感纘言立臺。）

因事思人。　越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康子病之。言及子頓曰。若在吾不及此矣。　漢高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先主自秭亭還。諸葛亮曰。法孝直在。必不使主上東行。　魏武自荊州還。曰郭奉孝在。必不使孤至此。　孫權因征遼將士沒於海。曰使虞翻在。此役不成。何三雄一揆也。　唐太宗自遼左還。（征高麗不能成功。）亦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　彭城王鎭豫章。（將南。歎曰。謝述唯勤吾退。劉班唯勤吾進。）宋文帝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魏主至瓜步。宋文帝曰。檀道濟若在。事豈至此。　蜀王秀得罪。文帝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　太子勇廢。上曰。劉行本在。勇當不及于此。　羿丹圖雁門。煬帝曰。使長孫晟在。不令至此。　郄愔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

馬援曰。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也。 蔣秀歎曰。任功曹眞人。吾違其諫言。以至于此。秀爲臨海郡將。貪不奉法。功曹任旭謝去。秀被收。旭狼狽營送。李德裕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顗。吾無今日。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顗數諫止之。

越遷吳王甬東。夫差曰。悔不用子胥之言 潁川盜起。光武悔不用郭子橫之言。將征隗囂。郭憲言東方初定。不宜遠征。呂布襲下邳。先主恨不用陳羣言。羣說東與衛爭。布襲其後。雖得徐州。事必無成。關右大叛。太祖悔不從衛顗議。鍾繇求以兵入關。顗以西方諸將。厚加爵號。不憂其變。若以兵入關。彼必驚擾。沮水兵敗。爾朱兆叩心謂慕容紹宗曰。不用



公言。以至于此。以高歡統六鎭。歡請就食山東。紹宗諫曰。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高歡臨終謂子澄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邙山之戰。元康勸乘勝追宇文泰。垣襲祖述劉榮祖之言。宋孝武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劉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梁王詧失襄陽。乃恨不用尹德毅之言。德毅曰。魏精銳盡萃于此。若設享會。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詧不從。歐陽紇恨不納袁敬言。歐陽頠卒。子紇有異志。敬諫不從。章昭達會紇。陳寶應悔不從虞寄許。寶應敗走。謂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曹王明坐法遷黔中。曰吾愧不用孔長史言。以及于此。不循法度。孔禎每諫不悅。

申屠嘉悔不斬晁錯。宋璟悔不殺張昌宗。凡撰文字。是非毀譽不宜草草。如陶穀悔作禪詔。孔文仲悔作伊川彈文。尹穡悔作張魏公彈文。朱文公悔作紫巖墓碑。陸放翁悔作南園記。姚雪坡悔作秋壑記。是也。近李西涯悔作玄明宮記。

李斯將死而思東門牽犬。陸機將死而思華亭鶴唳。諸葛長民將死而思丹徒布衣。劉黑闥將死而思家居鉏菜。晚矣。

馬援言王磐當屏居。果與蘇鄴丁鴻連坐死。又謂呂种



曰。諸王賓客有大獄。及收補牽引。呂种豫其禍。歎曰。馬將軍神人也。 李沆謂王旦曰。人主當使常懷憂懼。及西夏納款。遂封岱祀汾。大營宮觀。旦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范仲淹力免誅晁仲約。及富鄭公。按河北回。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歎曰。范六丈眞聖人也。 何曾謂諸孫必及于難。及綏被殺。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 宋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允謂欽曰。閔湛所營分寸。恐爲崔門萬世之禍。湛勸浩刊國史。

葉公勸子西勿召白公。及作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吳

王夫差臨欲伏劍。顧左右曰。死必連幎組以冪吾目。羅
繡三幅以爲掩。以巾覆面。
蔡允恭工詩。隋煬帝有所賦。必令吟諷。遣教宮人。恭甚
恥之。韋誕奉命書凌雲觀匾。去地二十五丈。篤竟鬚鬢
盡白。戒子孫勿學此法。
蕭子雲歎曰。吾惟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王褒悔恨曰。
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耶。此悔書者也。
閻立本陸鴻漸皆文士。一以奉詔画鸂鶒稱画師。一爲
李季卿烹茶稱茶士。小技有名。終身爲累。至有戒子之



詞。秦府十八學士及凌煙閣功臣。並立本之跡。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召立本令寫。閤外傳呼画師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勿習此末技。及爲右相。姜恪立功塞外立本唯善圖画。時以千字文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毀茶之論。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可謂不自有其技矣。至若郎宗恥以占見
知而懸印而去。華陀恥以醫爲業而托疾以逃。不可謂
智乎。
范質之終。戒其子勿請謚。勿刻墓碑。悔迎拜宋祖之失
也。王旦之終。戒諸子削髮披緇以斂。增蘇耆力排而止之。悔不諫
天書之失也。問奇
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棄。以吾多陰
禍也。傳國至曾孫。果以罪絕。李廣曰。吾誘降者八百餘人。同日殺
之。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所以不得
侯也。虞詡臨終謂子恭曰。悔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
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宋王彥
超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得免爲幸。必無陰
德以及後。汝曹勉爲善事以自庇。諸子果無達者。除冬序錄



楚公子比之亂。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旣
而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白起曰。我何罪于天
而至是。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詐而阬之。是足
以死。蒙恬曰。我何罪于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起臨洮
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斷地脈。此恬之罪也。楚公
子比之繼以惡終。始皇二世而亡。天道又有在矣。
王導料撿中書故事。見周顗表救已。執表流涕。告諸子
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謝朓告王敬則反。
妻嘗懷刃欲報。朓不敢相見。及臨誅。歎曰。我雖不殺王

公王公因我而死。



愧恨

韓安國之嘔血。屯漁陽以匈奴入漁陽。徙東屯。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疏斥。又失亾多。甚自愧。數月病。嘔血死。

于禁之發病。禁敗降關羽。龐德不屈而死。孫權擒羽。禁復在吳。遣禁還。令詣鄴謁高陵。預于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服之狀。禁懟恚發病薨。

曹休之發癰。征吳不利。退還石亭。軍夜驚。棄甲兵輜重甚多。上書謝罪。慰諭禮賜益隆。因癰發背薨。

張永之發病。休範作亂。永屯白下。使人說賊。唱言臺城陷。永棄軍而走。朝廷以舊臣。止削官爵。永愧歎發病。

庾華之憤卒。鄉人樂藹素與不平。藹為中丞。華始得會稽行事。會微有譴。使藹宣旨誚之。華大憤卒。

范興話之憤卒。興話寒賤。遐州主簿。元日朝賀。庾喬不肯就列。曰忝為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為雁行。興話憤卒。

喬卿華子以憤酬憤。亦奇。



鄭均以言不修太尉府被譴而發病。明帝欲修太尉府。西曹掾均以舊府自足相容。太尉趙憙表罷之。冬。祀辟雍。歷二府。壯麗而太尉獨卑陋。帝歎曰。推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憙子世驂乘歸白。憙頻譴均。發病亾。

蔣濟病言失信而發病。與爽書。言宣王旨惟免官。爽誅。病其言之失信。病卒。

盧諶以顯于石氏為辱。諶為石季龍所得。以為中書監。與崔悅荀綽裴憲傅暢俱顯于石氏。書以為辱。謂諸子曰。身歿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石氏誅遇害。

韋斌李彭年以授官于祿山為憤。見患難。相次而卒。

袁虎以伏滔同在桓府為辱。桓公每遊宴。輒命袁伏。虎歎曰。與滔比肩。何辱如之。

祖逖以蔡豹俱受征討為恨。逖刺徐州。豹為司馬。逖素易豹。後豹刺徐州。逖為豫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恨之。

褚裒聞哭聲而慚恨。(裒征討。行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還鎮京口。聞哭聲甚衆。問左右。曰。代陂之役也。)呂文德置權場而發疽。(以許蒙古置權場于樊城爲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疽發背卒。)慕容垂聞哭聲而慚憤。(過參合陂。見積骸如山。設祭。軍士慟哭聲震山谷。垂慚憤嘔血。殂于上谷。)王玄謨悔不與廢立。(蔡興宗遣包法榮言廢立之事。玄謨不從。及明帝踐祚。玄謨責所親史郭季産。壻韋希真。季産曰。蔡尚書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玄謨有慚色。)劉穆之懼未遣九錫。(高祖平雒陽。未遣九錫。王弘銜使諷朝廷。穆之旣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懷懼病卒。)王處仲以如意擊唾壺。(歌老驥伏櫪四語。)張文詡以如意擊几。(歎老冉冉而將至。周書。)皆意在所不適也。



自新

魏收好騎射。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爲之銳減。邢邵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宴爲娛。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記之。後因飲讌倦。廣尋經史。一覽便記。姚元崇好獵。都未知書。聞相者言。其母勸令讀書。遂折節勤學。以挽郎入仕。竟至宰相。胡安國少桀驁。其父鎖之一室。有小木數百段。盡刻爲人形。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爲世大儒。張仲舉(充)少好蹴踘走馬作音樂。一旦易業。以詩文知名。段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以年長不加面斥。請從事具述其旨。遜謝而已。翌日復獵于郊原。鷹犬倍多。託從事各送兎一雙。其中徵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乃知其藝文該洽。周黨鄉佐常衆辱黨父。黨後輟講。尅期鬬傷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自此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王濛少時放縱不羈。晚節始克已勵行。柳亨性好獵。太宗誡之。後頗易勵。勤于職事。廬山遠法師嘗射得鶴雛。復將射母。觀之已死。破視心

腸寸絕。于是放弩發心出家。許遜嘗射一麀鹿。子墜母猶舐之。未竟而斃。卽折弓棄矢。尅意爲學。鄧芝射猿中之。猿拔箭卷木葉塞創。芝乃嘆息。投弩水中。周處勵志于三害。處問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與子而三。處射獸斬蛟而還。勵志修身。戴淵垂游于行劫。淵劫陸機。機在舫屋上謂之。遂投劍卌就。甄琛慙感于碁頭。琛初入都。頗以弈碁棄日。蒼頭秉燭。將睡加杖痛楚曰。讀書執燭。奴不敢非。圍碁杖罰。不亦非理。琛慙感。從許赤虎假書研習。俱以自新立業。乃徐元直庶任俠擊劍。堊面被髮而奮。脫于吏刑。折節學問。遂與臥龍齊名。皇甫士安二十不學。游蕩無度。而感激于叔母任氏。就鄉人席坦受書。帶經而農。卒皆成名士。夫不學則老大徒悲。學豈有後時之嗟哉。



折節而向學者。朱雲。少通任俠。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裴憲。楷子。好交輕俠。弱冠更折節。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唐彬。少便弓馬。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還家教授。嘗數百人。谷渾。任俠好氣。聽乃折節受經業。被服類儒者。楊固。少好劍客。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崔辟師。光琵少時疎放。長遂變節涉獵經史。虞慶則。櫟陽人。初以弋獵爲事。中便折節讀書。王仁裕。少孤。不從師訓。唯以狗馬彈射爲務。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元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段綸。爲益州總管。縱情多所陵傲。及太宗踐祚。遷祕書監。始折節閉門。蒐集史籍。披覽不倦。宋薛惟吉。太宗臨居正喪。問不肖子頗改節否。自是讀書親賢士。修飭爲善。委以大藩。所在稱治。

恥爲吏。遁而從學者。南陽馮良。年三十。爲尉。奉檄迎督郵。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山陰趙曄。字長君。少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二十年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還。外黃范冉。年十八。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恥之。遁去。遊南陽。受業于樊英。吏而力學擢第者。唐湛賁。爲吏。妻與彭伉妻兄弟。伉登第。妻族往賀。獨飯賁于後閣。賁自是力學。擢上第。伉過橋聞之。失聲墜驢。宋王奇。補小吏。令題雁詩一聯于壁。奇密續成之。令使遊學都下。眞宗得詩。召見。立賜及第。宋歐陽程。道州人。爲郡吏。太守于吏牘中得池亭詩。問知爲程。厚賜遣歸。力學登第。嗜酒而能戒者。晉元帝初至江東。以酒廢政。王導諫之。



遂覆杯。終身不飲。唐明皇常以醉後傷一人。遂覆杯。四十餘年永絕此味。洵改過不吝矣。又有于永。定國子。少嗜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胡母輔之。少擅高名。嗜酒不拘小節。後爲繁昌令。始節酒自勵。甚有能名。劉康祖。以浮蕩蒱酒爲事。屢被劾免。後爲孝武參軍。折節自修。周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庾袞。每醉恨曰。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于墓前自責三十。陶侃。每飲量有餘。而限已竭。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宋蔡齊。每醉。母老憂之。賈存道誡以詩。遂終身不至醜。好摴蒱而能改者。何尚之。小時好摴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朱异。十餘歲。好羣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李安遠。父徽。朔方人。少好鷹狗。家富。數從博徒游。至破業。晚始折節讀書。勝己者傾心與交。陳子昂。十七八與博徒遊。後慨然立志。專精經典。

遊俠亾賴而能遷善者甘寧少好游俠招合羣衆挾持弓弩奪人資貨民聞鈴聲即知是寧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畢義雲少麁俠嘗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乃折節蕭思話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折節數年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騎射高祖一見許以國器楊汪元度少兇疎好與人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劉權世略少有俠氣藏亾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

有所激厲而改者傅永二十餘不能荅人書爲父弘



仲讓乃發憤讀書趙武孟久游獵以肥鮮供母母不食曰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武孟感激力學後拜御史王頍字景文頒弟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兄顒所責怒于是感激讀書皇甫績三歲而孤與諸外兄博奕外祖韋孝寬督以嚴訓感激自杖孝寬對之流涕于是精心好學此則因乎教者也賈淑終成善士字子厚有冠冕而性險害郭林宗母憂修弔鉅鹿孫威直以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追謝之淑聞改過自厲宋果以烈氣聞喜與人報仇爲郡縣所疾林宗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改節自厲後以烈聞左原愧負前言陳留人爲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曰顏涿聚梁甫巨盜段干木晉國大駔卒爲忠賢貴躬而已原納其言後忽懷憤結客欲報愧負前言因遂罷去此則因乎勸者也

爲吏先貪而後廉者王述懷祖初令宛陵受贈遺爲州司所偷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謝覽在新安頗聚斂爲吳興守遂稱廉潔丘仲孚仕齊爲山陰令頗有贓入入梁爲豫章內史更厲清節陸彰初歷數州以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州事甚有時譽趙超宗爲汝南守多所受納徙守河東更修厲清靜愛人邢巒刺梁泰二州商敗聚斂後爲安東將軍志行修正不復



以財賄爲懷司馬子如初爲尚書令以贓免行冀州事能自改勵甚有聲譽尉景初刺冀州大納賄後刺青州操行頗改百姓安之高閭漁陽雍奴人在中書好晋辱諸博士有所干求者受其財貨及刺相幽二州更廉謹自謙有良牧之譽若長孫順德受財太宗賜絹以愧其心卒折節爲政號爲明肅爲澤州刺史長吏受餽者糺摘一無所容此一人也前受餽而後至禁他人使不受餽豈非愧心之感哉

爲吏而改行更化者穆羆爲虎牢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後轉征東將軍賞善罰惡深

白勉張彥澤。為涇原節度。政苛。後為相州節度。帥周寶
勵。悛前迹。正奉常入之外。一無所取。
安文育子。監知晉陵郡事。尤聚惡少年。及文育繫于王
琳。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
惠。程异。坐王叔文黨貶。後為御史。懲任坐。勵
已在公。江淮錢穀之弊。多所剗革。



疑懼

消濁石粱見巳之影。以為鬼而驚死。犁丘丈人見巳之子。以為鬼而刺刃。偶記　泰巨伯殺兩孫事類犁丘丈人。

桓溫以景升牛況袁虎。袁至失色。世說。桓溫入洛。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桓公懍然作色曰。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是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坐既驚。袁亦失色。

武后以獅子驄況吉項。吉至拜伏求生。吉項與武懿宗爭趙州功。他日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無能調馭者。朕為宮女侍側。言能制之。然須三物。鐵鞭。鐵檛。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今日卿豈足汚朕匕首耶。項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二子恇怯甚矣。



苻堅淝水之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齊沈攸之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守江陵。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皆以為叫聲。心懼欲走。李師道聞風動烏飛。皆疑有變。

汲令應郴賜主簿杜宣酒。見杯中弩影以為蛇。樂廣賜客酒。見杯中弓影以為蛇。因而病。後告之故。俱愈。疑釋也。偶記

李輔國大畏葬藥。人示之必眼中火出。毛髮豎。血蕭磬

畏見婦人。王荆公惡新衣。孟氏婦畏打銀聲。

商君載甲操戟。李愬一夕九徙。每出劒戟自隨。李林甫重關複壁。仍一夕十徙。出入金吾淸道。共覩韓魏公之揭帷示刺客。郭令公赴魚朝恩宴。止家僮數十人。度量廣狹何如哉。

懼之甚者。秦舞陽色變震恐。荆軻曰。北蕃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百姓聞孫郞至。皆失魂魄。孫策渡江。所向皆破。唐廢帝至河陽。曰。卿輩勿言石郞。敬瑭使我心膽落地。丁謂誅周懷政。黜寇準。夜召楊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謂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耳。億乃少安。王融欲奉竟陵王子良。魏準鼓成其事。及融誅。召準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以準膽破。

晉司馬流爲韓晃襲。食炙不知口處。宋韓絳行邊。聞夏人至。作書不知落筆處。

劉彥節奔石頭。齊高帝入屯朝堂。婦蕭強勸令食。彥節歠羹寫胸中。手振不自禁。事敗被誅。李豐聞誅曹爽。宣王誅爽。與豐相聞。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栢孝長牽被覆頭。劉表攻西鄂。孝長在城中。聞兵聲恐懼。入室牽被覆頭。牛輔鐵鎖致旁。董卓旣誅。壻牛輔恇怯。嘗抱辟兵符。以鐵鎖致其旁。欲以自強。王莽常持威斗。莽之敗也。避火宣室。火輒隨之。紺袀服。帶璽紱。持虞帝匕首。旋席隨斗柄而坐。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可謂膽落。



無所容處。如揚雄之投閣。劉歆子棻。甄豐子尋。獻符命。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雄恐不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顧劭之飲藥。爲謝晦所知。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慮晦有禍。値晦見討。與劭謀起兵。劭飲藥死。王坦之之倒持手版。文帝詔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持詔于帝前毁之。後溫新亭陳兵。呼謝安及坦之。流汗沾衣。倒持手版。沈約之憑空頓戶。高祖與張稷有隙。及稷卒。因言以約婚家相爲。怒歸內殿。約懼不意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于戶下。因病。索自通之墮水。淸河人。末帝鎭河中。失于周旋。帝挨銜之。及帝卽位。憂悸求死。因涉縱水。陽墮而卒。夏侯玄知不吾容。玄。曹爽姑子。爽誅後。宣王薨。許允曰。無復憂矣。玄歎曰。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樂廣竟以憂卒。成都王穎。廣壻。答長沙王乂。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薛萬均卒東堂。太宗幸芙蓉園。萬均屏人不[illegible]以之屬吏。萬均服石乳。及憂憤發疾。遂卒東堂。韓馥如廁自殺。往依張邈。紹遣使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謂見圖。如廁自殺。邢文偉遽自縊。貶珍州。嘗有制使至州境。以爲有罪見誅。遽自縊。趙遜憂懼。李忠臣壻。聞忠臣受朱泚僞宰相。憂懼自縊。于鄴憂畏。初除工部郞中。往參尚書盧文紀。以鄴名其父諱。不之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雉經于室。趙在禮自絞。契丹入汴。在禮望塵致敬。咸倨受之。及詢劉繼勳。已鏁。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趙光裔病疽。內官楊希朗。復恭從子。援例理復恭舊業。光裔謂未經招雪。希朗証訴于帝。令見光裔。言之聲色俱厲。光裔爲其所抑。慮擴他事危已。因病疽卒。張全義不食。奏明宗威名。請渡河招撫鄴都。及爲亂兵所擁。全義憂懼不食。薨于雒陽。彼馮衍閉門自保。西歸故鄉。張湛閉門郤掃。崔浩禮之。浩誅。湛懼。者。亦幸矣。

嚴憚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湛常乘白馬。上每見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魏王田獲麋鹿數千頭。須馬載。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尋果得古弼表。明皇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憲宗常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宋眞宗謂李沆曰。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田錫之章疏已至矣。

張昭容貌矜嚴。吳王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薛聰



不畏強禦。魏王有所寬貸。聰輒持之。魏孝文曰。朕見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　柳公綽杖殺神策小將。憲宗謂左右曰。汝曹當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李景讓大臣貴戚看街樓皆泥之。畏其糾彈。　光武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猶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魏孝文謂馮誕曰。大司馬安定王休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　高歡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愼之。　宋祖戒戍卒曰。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李義

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非有所斬。但李義不可故耳。　杜衍封還內降。仁宗曰。凡有求于朕。告以杜衍不可而止。

顧雍性不飲酒。寡言笑。孫權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蔡充爲鄉族所敬憚。劉整恃才傲物。謂人曰。過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人憚蘇純。相謂曰。見桓公純字。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

王敦素憚周顗。每見顗面熱。雖值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安祿山獨憚李林甫。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坐。撫以溫



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　桑維翰以威嚴自持。張彥澤契丹號將。在俟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

魏崔楷催折衆強。時語曰。莫獝獅。付崔楷。宋高祖每除異己。必命丁盱拉殺。時語曰。莫跋扈。付丁盱。齊高帝任桓康。時語曰。莫輈張。付桓康。宋奚顯度苛虐。時語曰。勿反顧。付奚度。魏唐永戰未嘗敗。時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偶記

漢甯成爲關都尉。出入者曰。寧逢乳虎。毋值甯成之怒。樊準守天水。人犯其禁。卒不生出獄。凉州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宋韓縝以鐵裹杖箠殺傅勍。知秦州。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誤隨入宅。與侍妾

遇。續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續字。又
李稷與李察皆苛暴。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又諺
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顯度拍。奚顯度酷虐。時建康縣考囚。用方材壓額。
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隋襄州總管。吏人戰慄。時語云。寧食三斗葱。
不見屈突通。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通唐車騎將軍。親戚犯法不阿。
弟蓋長安令。亦嚴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見楊德幹。唐寧飲三斗
塵。無逢權懷恩。唐萬年令。見惡輒取。時語云。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
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宋王玄謨宗越俱少恩。人語云。虜來尚
可。尹來殺我。漢尹就討益州叛羌。人言曰。曹公尚可。趙達殺我。魏人語。



蜀賊尚可。羅尚殺我。晉羅尚為平西將軍。蜀人語云。至唐語。寧向儋厓
振白。不事江滕蔣。號又以四王貪猥也。
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皆莫能中。蒼梧王為偶
人象蕭道成。令左右射。皆莫能中。偶記
石勒將麻秋。胡宋劉錡。齊桓康。北魏楊大眼。又劉胡。隋
麻叔謀。唐郝玭。遼耶律休哥。人皆以名怖小兒。檀道濟
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
病瘧者。呼桓石虔之名。無不立愈。画桓康之形于牀壁。
亦立愈。取朱瑾墳上土。以水服之。亦卽愈。異哉。文潞公
女見公花押。必剪收。云能愈痁疾。聞王鉷惡名。已瘧。誦
杜子美詩。手提髑髏血模糊。已瘧。
與苦岑昏酷虐。孫皓嘗戲曰。當以奴謝百姓。左右因曰。
唯。共起收殺之。宋苦奚顯度酷虐。廢帝嘗戲言曰。比當
除之。左右因卽日宜殺焉。偶記
以先聲而卻盜者。清河五百人西戍。還路梗。李元忠遣
奴為導。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五代李周送
盧岳。盜從林中射岳中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盜
聞聲各潰去。



李靈曜衛送郭子儀之封幣。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必持兵衛送。黃巢斂兵鄭綮之州境。綮刺廬州。移檄無犯州境。巢為斂兵。歲滿去。贏錢千緡藏府庫。後他盜終不犯鄭使君錢。丁零不入李孝伯之界。守趙郡。并州丁零僤不入境。賊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責其黨還送故處。郡諺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西漢之末。能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
卿皆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流耳。故王莽以斗筲穿
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
張九齡一人。九齡旣以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
致祿山之反。治亂之機。可不慎哉。漁史

董宣爲洛陽令。豪強震慄。周紆爲洛陽令。貴戚跼蹐。

淮南王憚汲長孺。李師古憚杜黃裳。

董閼于治法猶入澗。民莫敢犯。韓子。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問左右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喟然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爲不治。

嚴安之以手版畫地。犯此者死。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雨。不能遏止。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安之至。以手版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于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 二人之治令行禁止如此。雖然奉法循理亦足爲治。何必威嚴哉。

蒼鷹郅都。貴戚見都。側目而觀。號曰蒼鷹。乳虎甯成。 臥虎董宣。搏擊豪強。京師號之。蕭惠開。嚴用刑威。臥彪李崇。在州十年。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彪。賊甚憚崇。



殘忍

華覈盛血。仰而射之。名曰射天者。武乙也。宋王偃也。作炮烙之刑者。桀紂也。偶記

魏奚康生以天旱使人拔西門豹舌。齊文宣以天旱毀西門豹祠。掘其家。何豹之不幸也。前

坐中殺人。斷舌斬手足。鑿眼目。宛轉杯案間。而飲食自若者。董卓也。方食斬人于前。言笑自若者。侯景也。每宴殺人。庖宰一如羊豕。而取其膽以吞酒者。趙思綰也。爲郭從義食。封剮支解人。血流盈前。而命樂飲酒自若者。漢蔡王信也。殺供御囚者。高洋也。殺俘爲熟食者。苻登也。以人爲糧。又謂啖醉人正如糟藏肉者。朱粲也。奴婢死者割肋食之。施州刺史獨孤莊也。俘獲者以手裂其耳。咀嚼久之。俘者痛楚呌號。談笑自若。王彥升也。問疾者倒行入口。因裂食之。劉闢也。偶記

泰宗權叛而官軍追躡之也。獲鹽尸數十車。黃巢圍趙犨于陳州也。擄人之肉以爲食。程昱東阿人。太祖嘗乏食。昱略具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人望。

袁紹殺臧洪。陳容在坐。無不歎息曰。如何一日殺二烈

士。張敬兒殺邊榮程邕之。三軍莫不垂泣。曰如何一日殺二義士。張之貪殘。又非袁匹。偶記

王武子以錢千萬射賭王愷八百里牛。勝而殺牛。據胡林。叱左右速探牛心。爾朱文略以好婢賭高歸彥七百里馬。勝而殺馬。然文略併殺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以遺歸彥。何異豺狼。前

東昏出遊而剖孕婦。出游驅斥百姓。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剖腹看男女。宋後廢帝出遊欲剖孕婦。非徐文伯請鍼。又將剖之。帝診之曰。是女。文伯診之曰。一男一女。男左青黑形。小于女。帝便欲剖之。文伯曰。刀斧恐其變異。請鍼之。瀉足太陰補手陽明。胎立



墮。如其言。不獨紂刳孕也。若紂斮朝涉之脛。宋康王事同。

晉靈公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巢王當衢射人而觀其避箭。齊文宣以水沈人。殺濟陰王暉業。鑿水沈尸。滕王元嬰以雪埋人。出以彈彈人。將爲笑樂。凝寒方盛。以雪埋人。齊南陽王綽刺定州在樓上彈人。石虎好彈人。

漢呂后斷戚夫人手足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後后見蒼狗戟腋于軹道。卜云如意爲祟。則天截王后蕭良娣手足投酒甕中。日令二嫗骨醉。後見二人披髮瀝血。移居蓬萊宮復見。

王溫舒會春頓足歎。以九月至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田式會赦未畢

省。先投重囚。

晉靈公嗾獒搏人。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提彌明扶以下。公嗾獒焉。明搏而殺之。南陽王綽奪兒飼狗。微行遊獵。有婦人抱兒走避。奪其兒以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縱狗不食。塗婦人以兒血乃食。

以人命爲戲者。漢江都王建。淫虐。遊章華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舟。二人死。後游雷陂。大風。使兩郎乘船。覆溺。宮人有過。贏置樹上。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齊文宣。楊愔雖宰輔。嘗置棺中。幾下釘者數四。羣臣多無故行誅。乃簡取罪人。隨駕號爲供御囚。齊南陽王綽。言聚蝎置狙。帝卽索蝎一斗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呼號死轉。帝與綽喜噱不已。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唐成王千里。使嶺南取大蛇。以繩縛口。橫于門限之下。州縣參謁。踏蛇驚仆。被繞數匝。良久



解之。以爲戲笑。又令人脫衣。縱龜及鼈齧其體。其人痛號欲絕。以爲玩樂。漢劉龑。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謂之水獄。閩王曦。謂學士周維岳身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曦命剖觀之。或曰。殺岳無侍劇飲者。乃舍之。宋後廢帝。遊擊將軍孫超有蒜氣。剖腹觀之。宋蒼梧王。卽後廢帝。齊高爲宋中領軍。蒼梧直入府。時暑熱。帝袒裼。蒼梧晝帝腹爲射的。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的。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齊文宣。持矟擬斛律金胸。虐有甚于此者乎。

劉表設大針于杖端。客有被酒倒之以驗醉醒。愍懷太子置針于坐氊中。惡杜錫亮直。刺之流血。梁邵陵王綸之令吞鱣。刺南徐州。微服遊市里間。問賣鱣者。刺史何如。答言躁虐。怒令吞鱣以死。來綰之肉雷。宰郃陽。創鐵繩千條。有問不承。急縛以手鎚手。每虐威一奮。百囚俱斷。聲震驚響。時號肉雷。李匡遠之肉鼓吹。嘗聞捶楚之聲。

曰此一部肉鼓吹也。忍而刻矣。

殺婢妾者石崇。宴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斬美人王敦故不飲導勸敦使盡敦曰彼自殺人于我何與。杜大中。無情雖妻有過以公杖杖之有愛妾才色俱絶大中幾表皆出其手嘗作臨江仙詞有彩鳳隨鴉之句大中見之掌其面折項而死。

汲桑斬扇者。盛暑中睡重裘累茵使十餘人扇不得涼斬扇者。高昂斬枷使。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

張詠就枷斬小吏。械其頸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怒斬之。

曹操斬小斛之主者。曰借君死以厭衆。嘗討賊廩穀不及私謂主者王者曰以小斛足之軍中言太祖欺衆乃斬之云云。竇軌斬取漿之奴。曰借汝頭以明法。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取漿既而悔焉命斬奴云云。忍之甚哉。問奇



嚴延年在河南。號曰屠伯。苟晞號屠伯。羊祉天性酷忍。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少年塲。尹賞長安令治獄穿地深數丈以大石覆口名曰虎穴乃部曹掾亭長伍人雜居長安中輕薄惡子悉籍記之得數百人一朝收捕內虎穴中發視出瘞寺門垣東令死者家各自發取長安歌曰安所求子死垣東少年塲生事諒不謹枯骨後何葬。例竟門。則天于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令來俊臣等按鞫號為新開門入者百不全一王弘義戲謂麗景為例竟言入此門者例皆竟也後臣與朱南山輩造告密羅織經

攻城者號為隈猾。唐李希烈攻汴城未陷驅百姓婦女及輜重以實濠塹。輾囚者號肉傅飥。唐敬羽謂以門關輾囚腰。

以車輻考偽官。北史畢義雲性嚴酷齊文襄作相令普勾偽官事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讟。木手得姦款。中尉李彪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諭汾州叛胡得其兒渠皆鞭面而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

衛鞅之論囚渭水。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王弘義之對食此斬。或告王安仁謀反弘義按之不服即于枷上刎首又捕其子至亦刎其首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叱毛公下階斬之搶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慄時制置獄于麗景門內入者非死不出。蘇榮之無過皆捶。為幽州總管叢剃瑕為勞捶取以試人人自謂無答榮曰後若有事當免及犯細過人曰前日許有事有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乎楉捶如舊唐書宗越之動用軍法。御衆嚴酷睚毗之閒云云。



京師三豹。李嵩李全嚴酷與王旭埒里閈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嵩為赤全為白旭為黑。猶甯成之如狠牧羊。義縱以鷹擊毛摯也

古事比卷之三十四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五





古事比卷之三十五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敔

惑溺

漢文帝夢欲上天。有黃頭郎從後推之。遂幸鄧通。陳文帝夢登山欲墮。陳子高推捧而上。遂幸子高。惑于夢矣。

乘羊車宮人以鹽汁洒地。晉武也。乘羊車潘淑妃以鹹水洒地。宋文也。二主之治無終。宜哉。　唐明皇春宴。妃嬪插藍花。帝親放粉蝶。隨所止而幸之。

李夫人卒。武帝令方士致之。步幄也。殷淑儀薨。宋武令巫召之帳中也。噫。世之好事者有若此者乎。



隋煬帝刻木為柳䛒。孫皓刻木為張美人。去越王金鑄范少伯遠矣。

宋殷貴妃薨。哭悲者厚賞。慕容熙苻后死。百僚哭無淚者罪之。姝足捧腹也。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常作半面妝。其臣暨季語人曰。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齊祖珽乘老馬。嘗自號騧駒。又與寡婦某通。嘗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誚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騧駒。一妻耳。順強呼

娘子。石衛尉崇殺身於綠珠。何廣州佽構釁於耀華。喬左司知之失族於窕娘。故曰尤物移人。苟非德。又必有害。

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覘之。既至驕甚。與歌女秦弱蘭私焉。作風光好一闋。後數日李王宴穀。出弱蘭歌其詞以侑之。穀大慚。卽日北歸。御史何郯謫告歸蜀。受密旨伺察文潞公。醉題舞妓王宮花頂帕。後至蜀。公出妓歌其詞以侑觴。何爲之醉。不敢措手而歸。陶妓一作任杜娘。何妓一作陽臺柳。韓瑱在廉王鈇。鈇有妾爲錢



塘故娼韓舊遊最歡者。于簾內歌昔所贈詩。韓心動欲見。醉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仆地。扶掖歸船。酒醒覽鏡羞媿。卽解舟還臺。旋遭彈劾。本欲媟孽人。而倒持太阿以授。亦何爲者。

宋有眇娼少年嬖之。元有啞娼大賈悅之。噶士之遇合豈必賢且才哉。以上偶記

登徒子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兵部郎中朱前疑貌醜。妻有美色。家有婢蓬頭垢面。傴肩皤腹。而前疑悅之。乃知前世言宿瘤蒙愛不虛也。僉載

晉孝武立精舍而不免張貴人之禍。拓拔燾立道場亦殞於宗愛之手。

潘岳知負阿母而不離賈謐。蕭至忠知善宋璟而不能去太平公主。

董卓築塢于郿。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可以畢老。不知一敗掃地。豈容于郿塢耶。公孫瓚築京于易地。以鐵爲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爲足待天下之變。不知梯衝舞于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爲懿奏



桓範勸舉兵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富可復得耶。張華少子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方事勢不容髮。而欲靜待又可嗤也。

王凝之請大道借鬼兵殺孫恩。王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呂用之煩玄女一力士殺畢師鐸。類也。

元帝之于京房。成帝之于王章。皆親與之謀議。不旋踵而殺之。若急爲奸人報仇者。商語

慕容冲于苻堅有龍陽之孌。而後直逼長安欲取見代。冲年十二。與姊俱爲苻堅所幸。後冲逼長安。堅責之曰。奴何送死。冲曰。旣厭奴苦。欲取爾見代耳。長沙王韶與庾信有斷袖之歡。而後引宴徑上韶牀踐蹋殺饌。韶童時衣食皆信所給。遇客亦爲傳酒。後韶刺郢州。信過之。韶踞青油幕下。引宴別榻。信不堪。徑上韶牀。踐蹋殺饌。直視曰。官今日形容大異。韶甚慙。今所謂男歡不敝軒豈惟寵人易弛卽寵于人者肖睫仇敵也。

向魋彌子瑕安陵龍陽鄧通董賢林仁遇以色進外張昌宗張易之以色進內俱至卿相富貴者也。



太康以後人顚外色至多怨女五行占以爲災漢哀幾于禪位。董賢 苻王竟成敵國。慕容冲 石季龍爲之殺妻。聘郭榮妹爲妻。寵優童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王僧達遂將阬姪。從子確。其不終與王仲先潘章異矣。

歐陽詹于太原悅一妓。闕其亾一慟而卒。薛宜僚于青州悅妓段東美。見其櫬一慟而卒。偏吹

齊後主寵馮淑妃。周師攻晉陽。以帝方獵欲還。妃更請殺一圍。城遂沒。帝至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妃共觀之。妃妝點不獲。將至城遂不下。慕容熙寵苻后。從伐高句驪。爲衝車地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城守復完。攻之不克。

不終

蔡中郎以極言宦官幾爲曹節所魚肉免鉗亾命而卒附董卓以身殉之元微之爲分司御史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不讓仇士良被擊敗面當時壯之中見斥廢乃緣宦官以進得宰相晩節沮喪有適從何來之譏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惡年少者人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可欺君耶其後當拜相而患年少則服地黄菊旅以變其鬚王濬冲少時父爲凉州刺史卒官故吏賻贈百萬皆不受及至台司好興利田園水碓周遍天下李



密爲祖母陳情解官而後以遷遲怨望獲罪方望諫隗囂稱王而後立劉嬰以死李迴秀爲母出悍婦而晩爲張阿藏私夫房玄齡妻爲夫病剔目而後以妬鬧劉殷孝子而以二女奉劉聰顏杲卿死祿山之難而在湖州觀察時爲其妻索夫人脂粉錢李固忠直忤權身死不惜而胡粉傅面搔頭弄姿宋璟鐵心石腸剛直難犯而作梅花賦喜擊羯鼓朱浚守建寧爲元兵所執曰安有朱晦翁孫失節者遂自經以死而方其諂事賈似道每劄子必曰某萬拜人誚朱萬拜漢光武建武中羣臣請封禪詔曰吾誰欺欺天乎上書虛美者必免令屯田然肅廟兩年讀河圖會昌符讖文言九世當封禪遂爲東封之舉苻堅禁圖讖之學尚書郎王珮以讀讖被殺及季年爲慕容氏所困讀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遂出奔五將爲姚萇所得一人行事而初終迥若蒼素人固可以一節定耶談薈

陳萬年不受父教諂後滯郡守乃賂陳湯徵爲少府馬季常韜迹南山抗命于鄧氏已乃猛然赴召至頌東巡頌西第且爲冀奏誅李固非獨不終矣



劉裕受禪秘書監徐廣流涕慟哭謂謝晦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蕭道成受禪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老臣以壽爲戚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均有義矣然宋除廣中散大夫琨在晉已爲郎中入齊復爲侍中謂無宦情可乎齊主被執傅伏北面哀號良久出降于周周後以爲岷州刺史陳滅許善心衰服號泣後爲隋散騎常侍而見殺于宇文化及

隋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于僭僞

之朝金人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國于渡江之後令終之難如此

張天覺謂溫公爲大賢在臺諫時論之只是後生急要官做汪彥章投李伯紀啟贊美甚至及官翰苑草伯紀謫詞極其醜詆曰我啟自直一學士彼不我用安得不詆之尹穡杜門不求仕進後以薦起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得諫議後貶嶺南北歸訪周益公有所得幾何破壞掃地之語穡猶知悔張汪無靦面目也

臧質之守盱眙奚減耿恭孔顗之淸節何愧羊續袁顗



之才氣亦不下其舅蔡興宗而卒以從亂誅人固不可以本末論也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南軒門人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陸棠楊龜山所擇壻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舉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餘冬序錄）

蔡薿以魏徵方了翁晩欲殺之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欲戮其墓骨

崔休少而謙退事後母孝謹及子仲文納高陽王雍弟女女妻元叉子雅舒挾持二家志氣微改陵藉同列李崇等皆憚下之始休母欲以休女妻外孫邢氏休違其母議者非之　廉范杜陵人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後爲蜀郡守依倚竇憲以此爲譏　北齊許惇少純直晩更浮動與邢邵競中正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薄之

待人不終心隨事移衛靈公于彌子瑕（始以餘桃爲愛我爲母而犯刖罪稱之而後以常嬌駕君車罪之）　孫皓于韋曜（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孫皓初見禮異時常



爲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于寵衰恒見逼強輒以爲罪）愛移爲憎　蒼梧王于楊玉夫（玉夫常得帝意忽憎之見輒切齒爲王夫害）　宋文帝于劉湛（初自西還宮視日早晩慮其將去此亦視早晩苦其不去）

謝朏推枕却宋而後出爲郡張處虛說張溫（陵之弟偕之子）不用隱會陽山而後復至輪氏

隱而復仕　袁衍出山干祿（景明中淸隱嵩山延昌末稍以出山干祿孝明除散騎侍郎）　高元海自啟求歸（爲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乃入林慮經二年志不能固自啟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　盧藏用專事權貴（往來少室終南二山時稱隨駕隱士及登朝奢靡淫縱車服鮮麗趍趄詭佞專事權貴坐附太平公主流嶺表）崔胎孫厚奉李振

使江南囘營別墅于漢上人以爲高適及李振貶均州奉之甚厚振復入徵爲丞郎

趨名勢者自不能保其初。宋翻名大減損。初爲河陰令威振京師及爲雒陽畏憚權勢更相承搒當世之名大致減損 殷修時望減薄。少以通經入仕所至稱理晚年不能自固急于大用依附權倖云云 周王進政聲頓減。歷汝鄭防禦甚有政聲依授相州節度頓減于前 孫騰志氣驕盈。早依神武艱危恭譖見信及置之衛朝寄以心腹遂云云後及禍 馮子宗宿心頓改。徵有識鑒及位望轉隆擢引匪類縱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 賈直言處身不倖。劉悟引爲上介正直之譽頗洽蔡聽悟卒子從諫擅王留事直言無一詞排遏又爲賓佐遠近驚其前後不倖 于頔晚歲頹敗。少有氣概負奇節好古與當時賢士遊晚歲頹敗 范雲頗通饋遺。爲郡廉愼及居貴重通饋遺 劉禕



之受金得罪。孝友爲士族所推祿賜多散親屬後坐受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私通得罪

李愿聲色怠理。徐州節度頗有討伐鄆師之功及移鳳翔頗怠于理聲色之外全不挂意又拜宣武爲部將李㝏所逐妻寶氏死于兵士之手名姬善馬金帛盡爲軍人所得貶刺隨州 元錫積貨財。初刺衢蘇二州咸有聲績及移宣州乃積貨財通權勢尋以贓罪貶璧州 殷侑急于大用。侑以通經入仕所莅有聲晚年急于大用稍通權倖

母卒而驕态。鄭善果。母崔氏有賢德善果亦克己號清吏母卒後驕态不如嚮昔

兄坐死而就舉。吉茂。同產兄黃以趙溫故吏避科奔長爲鍾繇所收伏法茂始有清名以兄坐追義而死怒不哭歲終繇舉茂時以爲兄不就而茂就之

## 傾險

李平腹中有鱗甲。李義府笑中刀。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蘭根善附會。多以計數爲先。 蘇夔威子傾險無行。 元敏才辨而傾險多詐。擢守內史而交通博徒漏洩省中語 斛律椿狡猾多事。 孔熙先曰。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勢利相軋也

有隙者陽與善。陰報其禍。公孫弘也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禍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李義府也。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尤忌文學之士。陽與之善而陰陷之。



李林甫也。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 探得人主微指。內濟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忤視睚眦輒被以危法。石顯也。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人莫敢探其膺肺。封倫也。

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

陸贄與趙璟約。至帝前極論裴延齡。帝怒形于色。璟默而不言。 蕭瑀爲僕射。每議事。封倫初堅定。至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始倫歸瑀數薦之

桓彥範敬暉恩武三思讒間。推崔湜爲耳目。湜每得桓敬一言片議。皆以報三思。 崔昭緯性忌前達。內結中

人。外連藩閫。每援託以陵人主。陰結王行瑜李茂貞杜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

劉瑀先折節事顏遵而後傾之。遵為始興王濬參軍濬待之甚厚。瑀乃折節浚布情款。家內婦人閒事莫不倒寫備說。遵浚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與遵共進射堂下。忽索衣幘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所隱。卿于外宣泄。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白。濬大怒。啟文帝徙遵廣州。

陳少游初結元載而後疎之。每年饋金帛十萬貫。後載以過犯漸見疑忌。少游亦稍疎之。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游陰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

令狐峘誣楊炎託已而言之。杜封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下。託封于峘。峘乞署名以記。炎不意實已。明日流言迫臣以私。德宗問炎。具道所以。欲杖殺之。炎救解。



王瑜誣劉承珪等賂已而奏之。瑜按察濮陽郡稅籍。既至謂吏胡蘊惡爲曰。余有處約之疾。為我致意縣尹。且求假貸。于是鄄城令劉承珪。濮陽令王傳寶。臨濮令曹光裔。雷澤令張濟。范陽令范梟。聚錢五十萬。私書而獻。瑜以書上奏。二吏五令卽黜。瑜進太尉少卿。

鄭子默私誘王昕而啟之。文宣怒臨漳令稽曄。舍人李文師。以曄賜薛農洛。文師賜崔士順為奴。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為之奴。子默遂啟帝曰。王元景比陛下于紂。楊愔為解之。曰。爾語皆元景所教。

李敷不言李訢罪狀。訢反告敷隱罪。訢刺相州。兵民告言受財。敷與訢少長相好。或勸奏聞。敷不言。獻文徵訢考抵。有司諷訢告敷隱罪。訢壻裴攸言。有馮闕者。為敷所敗。呼闕弟問之。訢從其言。敷坐得罪。

卞峻冤郤詵罪。詵終奏陷卞氏。鄉人卞峻清貞以名理著稱。詵恃才陵傲。峻兄弟。峻等亦以門盛輕詵。詵以楊駿故吏被繫。峻按其獄。詵懼不免。峻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後彼奏陷卞氏。

小人之害君子。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于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于任愷是也。

附反覆

長平故人移於冠軍魏其客士歸於武安猶積漸也王珣兒昏賓客甚衆閈王雅拜少傅廻車者過半則呼吸變遷矣偶記

呂布事丁原則殺原事卓則殺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附道子則反道子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司馬消難事齊則叛齊事周則叛周薛珽當元乂專政則事元乂元乂廢則事李神軌前

邙山之戰彭樂敗宇文泰泰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



耶樂遂歸渦水之戰慕容紹宗敗侯景景曰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遂縱之劉巨容敗黃巢曰朝廷喜賣人不如留賊爲富貴資遂釋之而韓信當日不用武涉蒯通之說以就烹豈甘爲走狗者耶

事十主以諛取貴叔孫通也事十主以諛取寵馮道也諸王稱通爲聖人世諛道爲孔子鄉愿之媚于人如此

公孫弘初諫通西南夷置滄海築朔方武帝令朱買臣難以十策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楊元素初言助役之害王安石令曾布詰以十難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其便乃爾噫此汲長孺劉忠肅爲錚錚也前

張商英在元祐時上詩呂公著求進極其諛佞及紹聖初請毀其碑石　周秩在元祐時親定溫公謚文正紹聖初乃乞斲棺毀尸小人之反覆無忌憚若此

陳宜中以附賈驟貴捕鄭虎臣論死自是黨惡定局獨恨其于江上之敗疑似道已死上疏請誅營脫附奸之名欲以終其劾丁大全之直聲詭惡在黨賈以上

章惇柄政楊畏使人陰結所親曰畏跡在元祐心在熙寧



陰騺反覆以見功名奸哉

黃瓊言周承昔事梁冀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忌遂因奸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臨冀當誅復記其惡以要爵賞　韋執誼爲叔文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廹于公議故時時爲異同　陳升之媚力爲王安石用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若不與之同者世譏之謂之筌相欺世即工終不能逃于識者

馮道作長樂老敘時有竇貞固唐莊宗朝爲石晉學士漢司空周加司徒侍中

至宋用前三公赴闕陪位卒年七十八自爲墓志。張昭。事王師範義不臣梁事唐莊宗勸張憲以死節而身後倍之歷顯官以至宋吏部尚書封陳國公。宋琪。爲契丹進士事漢周及宋拜相兩朝王易簡。舉梁進士至周顯德位太子少保宋初加少傳三公。貞固七十八。昭簡俱七十九。琪作多幸老民敘。易簡搆一鳴堂二品樓。蓋不爲長樂之見者少矣。

均是不狃也。愿于魯而淑于吳。均是陽貨也。倨于季而恭于越。均是裴矩也。佞于隋而忠于唐。

主父偃當路人爭譽之。及誅夸則羣起而言其惡。殷浩往豫章送者甚衆。一至廢徙。而親舊無復相窺者。王獻



之兄弟一代名流。見郗愔甚修甥舅之禮。及超死而怨心生。

鄭朋初善蕭望之而後毀之。楊興初譽周堪而後毀之。諸葛豐前譽周堪張猛而後毀之。

唐坰初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安石喜之。後怒安石易己。乃叩陛請對。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歐陽修議禮爲呂誨所詆。惟蔣之奇以修議爲是。修薦之。衆目爲奸。因薛良孺誣修。卽上章劾修。

初附而終叛。　邢恕于程正公。　楊畏于呂汲公。　呂惠卿吳敏于王安石。安石薦惠卿參知政事。旣得位。卽叛安石。　敏字元中。在辟雍時。試經義。盡用王氏字說。及爲相。請復春秋科。反攻王氏。

高聰傾身事趙修之。修之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及皓戮。聰以爲死晚。知高肇嫌之。側身承奉。肇待之如舊。　邢恕爲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而爲蔡確及京卞腹心。　鄭愔附來俊臣。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　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國忠恩遇寖深。遂去林甫爲國忠畫代



李之策。　斛律椿初事爾朱榮。榮死歸汝南王悅。又背悅歸爾朱兆。已知爾朱將敗。襲殺世隆彥伯。并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已又與武帝謀伐神武。人心眞九疑矣。楊畏與呂大防劉摯俱善。助大防攻摯。摯罷。蘇頌相。復攻罷頌而欲相蘇轍。知轍不相。卽上疏詆之。首背大防。薦章惇呂惠卿。及李清臣安燾與惇不合。畏又陰附安李。天下目爲楊三變。

諂佞

淳于兇以承意觀色爲務。 衛青以和柔自媚于上

樂松以俛眉承睫徼進。靈帝詔爲松等圖像立贊。陽球曰。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 陳元康爲相府參軍。善希顏候意事人。 韋渠牟特用憸巧中帝意。 皇甫鎛以巧媚自固。 袁悅以口才被遇。能短長說。作謝玄參軍。還都。唯齎戰國策。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見誅。 孔崇弼以揚眉抵掌取悅。無他長。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于人。 李齊運以柔佞得幸。德宗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和士開惟以諂媚自資。庸鄙不窺書傳。河淸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好諛。故人得而中之



李訓本名仲言。陰險善計事。從父逢吉爲留守。思復柄用。訓揣知其意。卽以奇計動之。言與鄭注善。逢吉攘臂奮袂。卽就其謀。遣金帛數百萬。交結。因注委質王守澄。 鄭注陰狡善探人意旨。李愬得其秘藥。厚遇之。注詭賊陰狡。與愬籌畫。未嘗不暗合其機巧。然事作威福。軍府多害之。王守澄白愬。愬卽令詣澄。初尚疑難。及延坐與語。機辯釋然。盡中其意。翼日反以誠款。託注于愬。 封德彝險詖多狡算。諂事楊素。素妻以從妹。嘗仁壽宮文帝見之大怒。德彝曰。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德彝曰。至尊性儉。故怒。然聽后言。后心既悅。聖慮必移。素歎曰。揣摩之才。非吾所及。 陳叉姦險好陰計。始在梁事張漢傑。滅宗。莊宗時佐郭崇韜伐蜀。而郭又覆族。朱弘昭拔用之。不兩月弘昭及禍。共時僻政拙。謀叉有力焉。 劉昉輕狡有姦數。周宣帝卽位。以伎佞見幸。出入宮掖。寵冠一時。 司馬德戡便辟多姦計。德戡幼以屠豕自給。桑門釋粲通戡母和氏。遂敎之解書計。從

楊素討漢王諒。進止便辟。多姦計。大善之。以術取人。其居心必險。險未有不終敗者。

郭景讓善事權寵。世號郭尖。李世哲傾巧善事人。號李錐。北史

楊再思兩足狐。戴令言作兩足狐賦。以譏再思。出爲長社令。 陳彭年九尾狐。性奸諂人。號九尾狐。

晉武登祚探策得一。不悅。裴楷曰。天得一以淸。地得一以寧。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悅。桓玄簒位。御牀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淡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



燕河凍皆合而澠水不氷。燕主惡之。李宣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大悅。宋文帝臨天泉池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曰。垂綸者淸故不獲貪餌。北魏主至淮而退。齊高問何意。張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齊武帝謂羣臣我沒當何謚。庾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所度量。梁朱雀門災。梁主曰。門制卑狹。欲搆。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有虎入郭。梁武不悅。王瑩斂板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明皇

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姚崇曰此苻堅故殿木蠹而折理無足怪此亦近于將順矣

楚王后死詥右謂昭魚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明日視珥所在因請立之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未知所立乃獻七珥而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而請立之

高宗問立武后于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他人明皇問廢太子于李林甫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預兩奸逢君一轍可疾哉宋元豐末大臣嘗議請建儲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



張𣗳草奏稱王莽功德𣗳爲陳崇草奏之　山偉奏記贊元乂德美乂欲用代來寒人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乂素不識偉訪元順因是稱薦之

齊武帝改董蠻名仲舒謂令何如昔曰昔日出自私庭今日降自天帝　梁武帝謂王儔李膺今何如昔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辛郁舊名太公太宗問辛太公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十八已遇陛下

張𣗳爲劉嘉作奏王莽曰天下聞劉崇之反先至者拂其頸衝其胸刃其軀切其肌後至者撥其門仆其墻夷其屋焚其器郭霸自陳忠鯁于則天曰往年徐敬業臣欲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號四其御史

希旨取媚　王劭表上符瑞又採歌謠引圖讖佛經撰皇隋靈感志蕭吉見高祖好禎祥遂矯迹上書吉與楊儀不叶由是擯落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上書言朔旦冬至辛酉至𡿪本命甲子夏至皇后本命三長應之者吉帝大悅袁充見上信符應遂希旨上進時將廢太子充曰比觀玄象太子當廢文帝然之姚璹列國姓之奏則天好符瑞璹至嶺南訪山川草樹名號有武字者皆以上膺國姓列奏其事召拜天官侍郎迦葉志忠進桑條之歌宗楚客諷趙延禧表陳符



命解桑條以爲十八之符薛謙光獻豫州之銘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姚崇表賀陳希烈演南華之對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爲老子告錫靈符希烈上言演南華對德充于內符應于外今宜著顯祥

王溫舒請復中尉脫卒溫舒生法免帝方欲作通天臺溫舒請復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武帝拜爲少府裴蘊請括天下樂戶揣知上意奏括天下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及百戲萃樂府高祖大悅

王欽若獻芝草三萬餘本丁謂獻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杜佑呼聖米佑鎭淮南方旱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佑乃呼爲聖米韓滉奏瑞鹽上以秋霖水潦不宜生瑞命蔣鎭驗之鎭奏與滉同請置祠錫號寶慶靈應池庇滉飾詐罔上識者鄙之楊

國忠進美禾。明皇時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擇美禾以進。曰雨不爲災。欺矣。

何澤班退叩頭。嘗于內殿起居。班退以笏叩額。北望而呼曰。明主明主。閭者哂之。

宋許及之流涕屈膝。諂事韓侂胄。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衰遲。不覺屈膝。侂胄憐之。以爲同知樞密院。

崔暹懷刺墜前。文襄寵瑯邪公主。暹懷刺墜前。曰未得通公主。文襄把暹臂入見。崔季舒語人曰。暹嘗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于吾。

雲定興製服爭效。初定興女爲太子勇昭訓。及廢。除久配少府。定興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宇文述。述炫燿于人。定興爲製馬韉。後角缺方三寸。露白色。名許公缺勢。又天寒。製袂頭巾。令深袙陌耳。名許公袙勢。人爭效之。述曰。雲兄作事可法。

蘇循獻畫日筆。莊宗求唐室舊臣。循至魏帥驍將之拜殿。翼日獻筆三十管。謂之畫日筆。莊宗



悅。

陳惟善獻賓鼎詞。八月八日。賈似道生日。惟善有賓鼎詞。廖瑩中有水蘭花慢。

鄧洵武獻愛莫助圖。因對言。陛下神宗子。行新法以利民。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曾布與洵武見異。改付温益。益欣然奉行。請相蔡京。

劉訥言撰俳優集。以獻太子賢。

鄭愔爲來俊臣草定文狀。俊臣每有羅織文狀。密令愔草定。深情致其罪。取于俊臣。

宋之問閻朝隱爲張易之賦詩。所賦盡閻所爲。

武后好諂。襄州胡延慶之丹漆書龜腹。書曰。天子萬萬年。進之。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則天曰。此非惡心也。朱前疑之上書言夢。云夢見御宇八百歲。卽授拾遺。獄墻之大人跡。繫囚將決。共商于獄墻內外。作大人跡。夜分大叫。有聖人見。云汝等皆坐寃。天子萬年。卽有恩赦。後令火夥祝有巨跡。遂大赦。改元大足。把洛濱之赤心石。洛濱居民得石剖之。獻于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其餘豈皆謀反耶。閻朝隱之代犧。后疾遣祭神廟。朝隱當齋少室。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于俎盤。后愈。特加賞賚。張元一乃畫代犧圖以獻。霍獻可之請誅狄仁傑裴行本。獻可希旨爲忠。頭觸玉階。請誅狄裴。遂至損額。故以帛裹巾下。嘗令露出。冀后見。郭霸之自陳討徐敬業。見前。

王衍勸石勒稱尊號。遂有排墻之禍。韋祖思見勃勃恭懼過禮。致有弄筆之誅。皮日休爲黃巢作讖詞。娟爲聖人。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疑其相譏。遂害之。淸流高士。何至媚逆。猶且不免。若骯髒一死。豈不千古骨香。



何敬容熨衣。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必須鮮潔。常怒侍臣衣帶加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嘗以膠淸刷鬢。衣裳不整。伏林熨之。暑月背爲之焦。與周仁衣敝補衣。溺袴期不爲淸潔。同出一想。君子惡其僞。

蔡京以父諂子。朝廷遣童貫偕子攸取辭位表。京失措。呼子爲公。唐太子以君諂臣。呼高力士爲兄。

小人思中人主之欲。其說必有所託而進。宋仁宗斥林瑀之言。瑀以仁宗時。合易之需。謂須頻宴遊。始合卦體。斥之。英宗削甄復著作佐郞之官。獻繼聖圖。以天書爲降聖之兆。油紫爲猶子之祥。再折御名爲繼嗣之義。英宗怒其妖妄。削官停任。神鑒若此。又何必藉明于指佞草乞靈于觸邪獸哉。

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鬬。文宣寵狎之。魏收也。據地作病驢以諂煬帝。蘇世長也。爲韓侂胄作犬吠。趙師𢍰也。或云趙字從善。號墻東。有吏才。鄭斗造犬吠事以報捷武學生之憤。未知果否。

秦檜當國。四方饋遺日至。方滋德帥廣東。以蠟炬獻。宴客取用。異香滿室。察之則自燭中來。大喜。待之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遺地衣一鋪。廣狹無尺寸差。檜默然。鄭竟得罪。取媚同而一見厚。一見疑。則惡其偵伺之過耳。乃四川茶馬。以壁衣承塵地衣媚侂胄。修廣高下與中堂等。而大喜者又秦韓城府之深淺不侔也。



劉義康之柑大于供御者三寸。秦檜之子魚大如宮中者百尾。皆以寵見媚也。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九寸。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泌言。嗣恭免載竟誅。偶記

徐之才縱其妻通和士開。紀處訥縱其妻通武三思。或以納妾求知。程松。或以售妹得府。倪偶。或以獻妻入閤。蘇師旦。此輩嶽論韓侂胄疏語也。楊用修不知。郭倪郭倨爲兩人。蔡攸縱妻宋氏入禁掖。

朝士候和士開。爲嘗黃龍湯。至今聞者猶爲唾地。不知彼又何心而淟涊爲之。歷稽古之無恥者。如舐秦王痔者。吮漢帝癰者。侯君集爲元帥。而大總管趙元楷爲之嗅病馬膿。張說拜相。往謝王毛仲。爲之抱舞而嗅靴鼻。閻知微起舞嗅默啜靴鼻。張易之寵于武后。宋之問爲之奉溺器。薛懷義方烝蠱。武三思爲之御馬。張岌之掌擎黃幞伏地爲其馬鐙。趙履溫之爲安樂公主挽金犢車。褫朝服以項挽車。丁謂之爲大參拂鬚。崔公度之爲相公拭帶尾垢。彭遜之爲太尉濯足。曰足何香也。李憲以足蹴其項曰。陸脩爲庫辱官家奴。會集皆持唾壺。庫辱官獨唾入陸脩口。丞咽之曰。願使王君之智慧祿相盡入腹中。容悅是甘。而不顧褻穢。皆不有其躬者也。



大理正成敬奇視姚崇疾。置生雀數頭。一一手執而放之曰。願令公速愈也。光祿卿聟申爲王安石壽。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然崇猶能惡敬奇。不聞安石與申忤也。

宋之遜爲連州參軍。執笏立簾外唱歌。教刺史陳希古婢。　崔胤迎謁渭橋。奉觴爲朱溫壽。自歌以勸酒

權長卿爲沐猴舞。以媚許伯楊。唐內史楊再思爲高麗舞。媚張

同休。同休易之兄。嘗戲再思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縠綴巾上。反披紫袍。爲高麗舞。舉動合節。滿座鄙笑。國子祭酒祝欽明爲八風舞。搖頭眩目。備諸醜態。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爲渾脫舞。左衛將軍張洽爲黃麞舞。皆唐中宗宴。舞態愈工。醜態愈露也。

唐進士宇文翃以女妻竇璠。璠年逾耳順。方謀繼室。翃以其兄諫議有氣焰。遂妻以女。盧損納李琪妙妹。慕琪聲稱。聞其妙納之。遂致仕進。陸仲讓陽服崔逵拏之講易。迎子逵拏十三。選命儒者歡會。敎其說周易兩行。逵拏升高座開講。仲讓陽屈服之。遷喜擢用爲中郞。閔湛贊崔浩之注經。見浩所著詩論尚書。上言馬鄭王賈雖著述六經。多疏謬。不如浩精微。乞班所注。命天下習業。



其遵奉也。張錫受張昌儀之狀。昌宗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囑無不從。有選人姓薛。以金并狀賂之。儀以狀授天官侍郞錫。數日失其狀。以問儀。儀曰。我亦不記。但姓薛者。卽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節度受元載之書。有丈人從載乞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私發祝之。無一言。但署名而已。不得已試謁判官。開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籍受書。偷之上令。贈絹千疋。其造請也。諂張說之堂。說爲承旨。士爭趨之。富川王質。吳興沈瀛。从負辭聲。交以諂說爲戒。衆聞而壯之。一日質潛往。列和士諸說。升堂。瀛已先在。相視愕然。竟迫清議而去。開之門。齊盧思道久仕不達。或勸諂和士開。盧素自高。恐爲人見。求明而行。比至其門。遂見一時名勝。森然與槐柳齊列。因鞭馬疾去。其依附也。攺令狐之姓。令狐綯奮自卑族。每欲與崔盧抗衡。不恡通族。至有姓胡冒令者。温庭筠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又有不得官者。請改姓令狐。冒蔡京之族。崇寧末。策進士。蔡蔹以阿附首選。往謂蔡京。認爲叔父。命攸修出見。蔹亟云。向者大誤。二尊乃諸父行也。

諂宦寺者。杜宣猷之看墓。除宣城。中官力也。宣城爲中官區藪。杜每寒食。遣祭諸宦先冢。時謂勑使看墓。竇懷貞之曲敬。畏奉宦者。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郭忠恕之盡剃長鬚則戲矣。忠恕舍內侍竇神與家。長髯一夕竟剃之。神與驚問。曰。聊以效顰耳。王黼稱恩府。父事梁師成。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事焉。都人目爲隱相。陳自強稱恩王恩父。侂冑奸宄。自強表裏之。

漢靈帝崩。市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詔皆除太子舍人。



魏王敞之葬。士女假親舊衰絰送者千餘人。時謂義孝。和士開母喪。富商丁鄒嚴興等并爲義孝。封孝琰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高力士母喪。金吾將軍程伯獻少府監馮紹正衰絰而哭。甚于已親。劉騰薨。中官爲義息者衰絰四十人。闊宦衰縞者以百數。梁師成妻死。蘇過東坡子。范温純夫子。衰絰而往。兩人以名父之子。爲此更奇。

殺人媚人。如周仁軌廣州都督。之斬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必爲逆亂。中宗命斬之。宋璟爭而流嶺南。爲仁軌害。劉宗中之毒吳潛。賈似道銜潛。貶循州。以武人劉宗中爲守。潛鑿井臥榻下。宗中投庖。不得辭。遂得疾。朱禩孫之殺丁大全。爲賈似道殺全于新

州。猶武威太守之殺梁颯也。梁催父颯失竇憲意憲鉗武威太守承旨殺之

弘農太守移艮承樊豐之旨而楊震之棺停留道側章

傑希秦檜之意而趙鼎之家擊治不容温益欲求用事

者之知而逐臣在境內者無不困楚錢蠡得韓侂胄之

密諭而趙汝愚之在衡州也竟以暴薨。

爲人謀害人如公孫閱爲騶忌謀害田忌、伐魏田忌爲將大敗之令人操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欲爲大事吉乎因捕卜者驗辭王所田忌攻成侯

爲人訴人如王縉附元載。與載同相卑附不敢與忤載所不悅心希載旨以言詞凌訴



希意罪人如毛若虛鞫謝夷甫。鳳翔馬坊押官爲劫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廄敕孫鎣崔伯陽鞫之無冤又使毛若虛鞫之希輔國意歸罪夷甫。

媚而見惡。 武后有疾詔祭神廟閻朝隱以身代犧雖

加厚賜而后鄙其爲人也魏元忠病郭弘霸請示便溺

桀指嘗驗而元忠惡其媚已也姚崇疾成敬奇懷生雀

執而放之祝公速愈而崇惡其媚已也本欲取悅而反

見疾亦何益乎刁協之嘗疾。周伯仁在省內夜疾危急刁玄亮營救備至明旦仲知狼狽來入戶刁對之大泣說狀仲知手批之頭前直云君在中朝與和長輿齊名那與佞人刁協有情逕便

出。張泊之引故事。泊巧于將順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秦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太宗日此弊政安可蹈覆轍卿言過矣泊慙而退。

武士彠之說夢。彠嘗云夢帝騎而上天帝笑曰爾故王威黨也以能罷繫劉弘基且嘗禮我故酬以官今胡迓妄媚我耶。楊愿之噴飯。飲食動作悉效秦檜檜嘗因食噴嚏失笑愿亦噴飯而笑檜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若傅遊藝請武后革

命進位宰相期年中歷衣青綠緋紫時謂四時仕宦不

及一年而誅宗楚客亦以濟勸革命進位宰相不及一

月而竄豈武曌雄黠亦有斬丁公意耶。

曾布初附章惇贊紹述之說而爲惇所忌不得入政府

邢恕初附章惇肆羅織之謀而爲惇所忌至于逐斥小

人依附權奸甘爲鷹犬權奸未嘗不覷破之故曰枉做



小人。

以飲食媚人。 崔日用廣求珍味。日用爲芮城尉武后幸長安宗楚客時刺陝州日用供支頓使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楚客知而薦之。孫廉日進滋旨。從子。沈約范雲用事。傾意奉之。黃睦之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黎幹盛具辦饌。魚朝恩知國子監事幹寫心佞事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之饌傾府史以辦之。

阿附

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張湯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杜周上所欲擠者取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次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裴蘊善伺人主意欲罪者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楊再思爲相人主所不喜毀之所喜譽之王溫舒有勢家雖有奸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



阿而遂非 漢惠帝作複道叔孫通諫欲廢之通曰人君無過舉壞此則亦有過舉乃立原廟唐高宗欲立太孫王方慶不可上曰自我作古可乎乃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始諫而終遂之先後若二人不知何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何尙之及子偃也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會孝武卽位任遇無改善循人事不廢于世劉穎也歷官宰守苛慝尤甚陸機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房式出入李泌門爲其耳目泌卒除刺忠州李景儉有中助不令赴郡德宗時除澧州延英辭日景儉恃有中助因盛言已屈退及月華門遽宣不令赴郡未一月拜諫議鄭權由他徑求致節制權以家多僕妾俸入寡薄尋由他徑不旬月授嶺南節度庾準昵于王縉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準素寡文學以柔媚自進 盧甚宰相楊炎遇之頗厚遷京兆大尹甚無學術然善事權要

唐休璟因用事爲男取官人賀婁氏女璟罷歸私第干力雖衰進取彌銳時賀婁氏用事璟爲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同門下三品 荀緄慕勢爲子娶中常侍唐衡女衡欲以女妻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彧慕衡勢爲彧娶之盧損慕聲稱納李琪女弟琪有女弟恥婚對不集損慕琪聲稱納之及琪爲相致損仕進

附親戚而遷拜 崔休子仲文納高陽王雍女女妻元叉子雅舒挾持二家陵藉同



列李崇蕭寳寅元皆以雍叉悍下之 欽 賀蘭祥與宇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鄭義歷年不轉因請假歸及李冲貴與義婣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中山王熙英子于忠壻忠執政故歲中驟遷畢義雲時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攝左丞穆建妻爾朱榮之妹書依附榮榮入洛後除鎭東將軍長孫雅孝明時侯剛寵任江夏王繼及雅皆以女妻剛子剛爲元叉所厚故雅驟得轉進叉纘子王翊字士游銳于榮利結婚于元叉超拜左將軍郭逸以一女娶崔浩一女娶浩弟括太武特親用寵事遂刺徐州叱列延慶爾朱世隆姊壻世隆得志特見委重于暉善事人爲爾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

附宗人而相援 高聰刺并州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守王椿有隙御史舉奏高聰每以宗私相援王錫附太原王翊爲從子以婚闕炫翊子弟多附誘以致名官自宋洪賓時宋弘邸

勢焰尤盛。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

陳萬年善事人。贈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問丙吉疾。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病甚。帝自臨問。吉薦及萬年。

裴武善俯仰。以吏才稱。祖有勞績。然善俯仰。能交結權右。

顏師伯善附會。王景文愛其諧敏。進之孝武。師伯善于附會。大被知遇。

劉廞。字伯興。善事當世。高肇之盛。清河王懌為輔。廞皆與其子交遊。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

劉紹珍。藻子。善附會。好飲酒。結托劉騰。騰啟為郎中。

張烈。武城人。相詣附。元乂父繼曾刺青州。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詣附。除前將軍。

馮元興託交道。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

源文宗善附會。為秘書監。以貴遊子弟昇朝列。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時論以善于附會。



何晏曲合曹爽。至正始。曲合爽。以才能用為散騎侍郎。

北齊許惇憑附宋欽道。同郡邢邵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欽道。出邵為刺史。朝議薄之。

封德彝託附虞世基。見基幸于煬帝。而基不閑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彝託附之。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

丘和傾心宇文述。坐事除名。述方被任遇。和傾心畢事之。又發元胄罪。拜代州刺史。

裴晃潛結義雲依附高元海。知其信向釋氏。嘗陏之聽講。為此款密。無所不至。

李輔國。以輔國權重。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為判官。潛結輔國。烜敗。速坐。

于頎曲事元載。頎任機數。專侯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覩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載親暱之。載得罪。出為鄭州。

鄭珏依張全義。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後進推服。復以全義之門人。權要獎遇之。召入翰林。轉禮部侍郎。珏自成名。至昇朝掌翰墨。皆全義為之提挈。

崔協附孔循。循任事。協因其門人求為輔相。成命將出。任圜曰。協雖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閟沂。忿其事。稱疾不朝。帝俾重誨諭之。乃入。翌日降制拜平章事。

馮延巳依附陳覺。與宋齊丘相交結。附覺。

李安民善結王儉。武帝時兼僕射。屢啟密謀見賞。

薛曜附會張易之兄弟。元超子。歷正諫大夫。

李迥秀傾心張易之兄弟。湊為讜正所譏。

自託太平公主者。蕭至忠。引為刑部尚書。

託附上官昭容者。崔湜。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託附之。鄭愔。

呂諲之屈己。為哥舒翰判官。肅宗立靈武。諲馳赴行在。帝湊遇之。朱光輝李遵在君側。帝旨諭其善。諲亦屈己事輝遵等。故驟拜中丞。進奏無不允從。

徐紘之傾身。與鄭儼俱為舍人。儼得幸靈太后。以紘有智數。仗為謀主。紘以儼寵幸。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



韋覬之密跡。歷臺省。自元和以來。宰相若裴垍李絳崔羣。多與友善。後進有浮名者。亦遊其門。及李逢吉專政。而覬之跡尤密。嘗為時譏。

宋季雅市宅近呂僧珍。罷郡。市宅居僧珍側。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

侯天盛賂地與趙修。與修鄰居。宣武為修增邑舍。擬于諸王。其四面鄰居。皆賂入其地。天盛兄弟。越大出補長史大郡。

王叔文王伾任事。十餘家之門。客候見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

王凌奏文欽貪殘。徵還不治。以有曹爽也。欽守廬江。王凌奏徵還。爽

以欽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欽事。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陸駿劾敬長瑜。表至不問。以有和士開也。瑜守廣陵。多所受納。駿將劾之。瑜貨賂執事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遷合州刺史。

家富于財。善附會勢要。少府監劉義節也。家富于財。能交結豪右。丹州刺史劉景巖也。後五代人。

趙彥昭姑事趙巫。與女巫趙五娘託爲姑姪。陶穀舅事魏仁浦。穀自言出于魏氏。遂拜仁浦爲舅。每見望塵輒拜。韋嗣立與張易之結爲舅甥。

漢高伯振覲望王甫。道路之人皆漫罵之。宋洪劭阿附耿南仲。羣小擁其馬數之。皆諫臣也。



甘于阿附者。竇融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腹心。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鄧颺何晏丁謐李勝畢軌。咸有聲名。曹爽敘任爲腹心。唐坰言王珪曲事王安石。無異厮僕。薛向陳繹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爲安石鷹犬。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共爲史彌遠鷹犬。成大諂事彌遠家幹萬昕。昕言眞德秀可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辦此事。遂擢御史。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

馬融草奏誣李固。懲于鄧氏。不敢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誣李固。鍾毓作辭示夏侯玄。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夜爲作辭。涕以示玄。心固不可昧也。朱子語錄云。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

爲人所阿附者。元稹。爲崔潭峻所禮。中人爭與交。樞密魏弘簡尤相善。穆宗愈深知重。裴度言稹簡爲刎頸交。謀亂朝政。乃罷稹內職。帝恩顧未衰。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賈謐。以賈后勢開閣延賓。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石崇潘岳等傅會于謐。王雅。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嘗數百。善應接。傾心禮之。時王珣兒婚。賓客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和士開。天統以後。威權轉盛。朝士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如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王導每發言。一座莫不贊歎。

附贊邪

文士以刀筆贊奸。甚于武夫以干戈佐逆。是以崔悅發憤于楊訓之表章。王彪之致譏于袁宏之錫文。

董賢拜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語。蕭咸以堯禪舜之辭也。史彌遠拜相制文有昆命元龜語。倪思以爲舜命禹之辭也。小人媚權。曷不至哉。

武后時明堂災。姚璹云。成周宣榭火。卜世盛隆。漢武建章災。盛德彌永。曲諂如此。汪彥章爲張邦昌雪罪表云。孔子從佛肸之召。本爲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



楚。顛倒是非。助佑奸逆。正與璹類。

揚雄劇秦美新。法言曰。自周公以來。未若漢公之懿也。蔡中郎有表太尉董公爲相國一表。謂卓生應期運。氣稟山岳。歎廢頑凶。爰立聖哲。而辭疾讓位。宜益隆委任。此與子雲無異。使邕不爲此表。犯卓之怒。不過死。死卓與死允一耳。懼勢畏死。乃卒不免。身名俱殞。悲夫。

丁謂稱曹馬聖人。夏竦贊林甫美相。此猶王敦可人之稱。

陸宣公彈裴延齡之疏。趙憬洩之。陽城彈延齡之疏。李繁洩之。一同官。一故人之子。

王莽篡漢。劉歆爲之著符命。王世充篡隋。孔穎達爲之草禪儀。桓法嗣爲之進圖讖。

曹髦欲討司馬昭。王沈王業奔告昭。昭遂弒髦。 袁粲欲討蕭道成。褚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遂攻粲。

班固爲竇憲銘燕然石。馬融爲梁冀作大將軍西第頌。陸務觀爲韓侂胄作南園記。文人無行。以文字媚人也。

黨惡者吉溫險詖。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李林甫引用之。與羅希奭推鍛詔獄。時號羅鉗吉網。慶



曆中。范仲淹韓琦富弼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矣。御史劉元瑜彈蘇舜欽等。謂賈昌朝曰。與公一網打盡。王拱辰亦有吾一舉網打盡之語。乃諷御史魚周詢劾舜欽等十餘人祠神以伎樂娛賓事。因以傾杜衍也。

有王莽之篡弒。則有揚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則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故亂之所由生也。犯上者爲之魁。巧言者爲之輔。日知錄

漢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李固時。馬融爲冀章草。李林

甫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愼微苑威代爲題尺。高駢上書肆爲醜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飾其姦。章惇用事。使林希典書命。逞毒于元祐諸臣。上



古事比卷之三十五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六

古事比卷之三十六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悖陋

爲爾寂寂鄧禹笑人。王融之言。爲爾寂寂文景笑人。桓溫之言。充其心不至無上不已也。溫尋卒。融亦被收。偶記

公孫叔將僭號。蒙十二爲期。其妻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李壽將僭號。筮得數年。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南史荀伯王聞相墓者之言。欲得其暴貴也。范雲當梁武九錫之拜。欲速愈疾也。並爲是語。小人侮聖言。可恨哉。若黃霸



欲從夏侯勝受尚書。亦云朝聞道二語。皇甫謐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或箴其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則異是。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顏氏家訓弓箭手官命授弓矢。極力控弦不開。似語于允文。允武媿矣。宋史。余延業人質么麼。太祖問在南漢爲何官。對爲弓箭手官。命授弓矢。控弦不開。

毛嘉。魏明后父也。封北平鄉侯。語輒自謂侯身。三國。胡慶字文亮。靈太后族孫也。與人言自稱僕射。北史。張敬兒初徵爲護軍。潛于密室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拜三司馬妾祈子。祝神自稱三公。

胡僧祐以鼓吹置齋中自娛。出遊自隨。張敬兒初得鼓吹。羞便奏之于新林姥廟。又嘗對嫂妻曰。我開黃閤因口自爲鼓吹聲。

賀知章知禮部挽郎取舍非允。子弟喧訴。乃以梯登墻首出決事。楊國忠兼吏部。惟女兄弟觀選人。不問資序。短者道州參軍。鬍者湖州文學。簾內笑聲達于堂外。楊不足責。賀亦堪羞。

運勾厲聲問杜祁公前任。以坐末席也。巡撿呵引問富



鄭公官位。以策蹇不下也。

魏文帝旣立爲嗣。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識者有以占其器之不宏。唐莊宗入梁。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二君何足道。先主得蜀。于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斷手全軀。何樂之有。而酣醼中失辭若此。

源休火迫鄴侯。受朱泚僞官。自比蕭何。入長安首收圖籍。時目云云。郭將尿汁諸

蔦。宋南渡有郊其爲將自比武侯末幾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云云。孫恩攻會稽王凝之入室請禱。契丹寇天雄。王欽若附門請齋。馬希萼反長沙希廣披緇念佛。至王莽之刻木技尉。耀金都尉。劉孝竭等之六丁力士。北斗神兵。齊薛榮宗之遺斛律明月。金烏古論先生之使軍士服器。祇增胡盧。

王敦尚主食澡豆爲婢所笑。唐陸暢娶董溪女婢進澡豆沃水服之。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



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讀之不能不抵枝而作惡也。行記。或云李德裕門人爲之。嫁名于僧孺。問奇

李載仁署觀察推官。部曲相毆。怒取飯肉令對餐之。謝奕作剡令。有老翁犯法。以醇酒罰之。

宋梟刺深州。患多寇叛。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詔書詰責。張角作亂。向栩言遣將河上北向讀孝經。詔收北寺獄。刺史諭俗。無切弭亂。猶足化誘來者。至欲以滅賊真竪儒陋見矣。

節度董昌決訟。以骰子擲之。勝者爲直。五代遼道宗晚年用人令各擲骰子。以釆勝者官之。

醫術人羊志哭殷貴妃極嗚咽。孝武它日問之。曰卿那得此副急淚。荅人曰。爾日自哭亡妾耳北史封述對李士元打所供養像爲誓。士元笑曰。公何處得應急像。

慕容熙后苻氏死。有司皆含辛爲淚。有淚爲忠。以殷貴妃薨。劉德願應聲便號。孝武以爲豫州刺史。

羊叔子有鶴善舞。向客言之。氃氋而不肯舞。羊大失望。彭淵材對客言鶴是胎生。忽僮報家鶴生卵。彭曰鶴亦



敗道耶。武后習猫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示未徧而猫饑。搏鸚鵡食之。后甚慙。

張敞以便面拊馬。走馬章臺。王導以塵尾驅車。密營別館以處衆妾。夫人劉氏將往。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

宋令約令軍士捕蟆。有鳴者重笞之。庫狄伏連患蠅。杖門者曰何故放入。

蘇世長引咎自撻。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自撻于市。廬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不勝痛楚而走。湛子文朴以狀自劾。令江夏設有小愆。以狀自劾。使吏望閤呼名。已唯諾示叱。范忠宣廟之。

虞嘯父爲侍中孝武問不聞有所獻替虞曰天時尚煖
鮆魚蝦鱔未可致尋當上獻帝大笑蕭正德入北侍中
元乂欲爲設茗先問水厄多少北人謂茗飲爲水厄王濛好以茶飲人亦有水
厄之語答云下官雖生水鄉未遭陽侯之難舉坐大笑事偶
朱穆奏記梁冀引龍戰于野之文適黃龍見沛國冀遂
以穆言爲應北齊源師以孟夏龍見請雩祀高阿那肱
問龍見所在宋王謂謝超宗殊有鳳毛劉道隆因請鳳
毛見之二豎位登將相而駢鄙乃爾武夫益不足責
唐吏部侍郎蕭炅讀伏臘爲伏獵炅爲李林甫所引林

甫寫弄璋爲弄麞誦杕杜爲枝杜何粗夫氣類相合耶
若宋謝悰以祗授爲抵授秪單以郢執爲昭熱金合周
之崔兒衆政元赤盞之呼陳嵩爲陳山可又奚怪乎合撰
桓玄篡位尚書誤春蒐爲春菟　韓昶吏部子嘗爲史集賢校理
傳金根車悉改根爲銀
熊安生周帝嘗幸其第將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以徐
諱雄和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北史王僧彥父名師
古嘗自呼硯爲墨池謂鼓爲皮棚有李彥古者謁題刺
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祗候參彥見大喜

胡裴僻于題壁裴學書無師法工詩非作者所至宮曹亭寺觀必書爵里識之不以爲愧
國珍好上章疏經藝文學非其所長好自矜衒多上章疏文字差誤數數爲之爲縉紳所誚
王思同喜爲詩什思同爲都將粗有文性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胡僧祐天水
太守公宴賦詩性好讀書不解緝綴強賦詩文辭鄙野多被嘲謔怡然自若矜伐愈甚
劉義恭封營道縣侯始興王濬誦陸士衡詩曰營道無
烈心義恭曰吾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張敬兒欲移羊
祜墮淚碑置臺人日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太傅是誰我不識彭城王義康素無學術問袁淑年荅
曰鄧仲華拜袞之歲不識日陸士衡入洛之年義康曰

身不讀書無爲作才語相向張由古無學術歎班固文
章不入選或以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爲言曰此是班孟
堅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誤孫爲孺杜文範曰文範
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宋党進聞人說韓信曰對韓
信亦說我矣劉韞圖其鹵簿羽儀自玩以示蔡興宗曰
政是我韞詳身體
許悖無學術與邢卲魏收同列諸人談核經史悖隱几
而睡爲勝流所輕北齊李德柔時號李備本無學術詐稱博聞
每呼馬爲韓盧樂工爲伶倫諂佞爲謇諤以此貽譏

陳元方刺冀州問崔琰與崔杼遠近曰如公與陳恒崔皓問陳龍文與陳恒近遠答云還如公與杼間密相似崔正熊詣都郡其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荅曰如明府之去陳恒此以返詆者也何敬容在選日一人姓吉敬容問卿與丙吉遠近荅曰如明公之于蕭何此以順應者也唐林藴見一朝士姓崔自矜氏族藴曰崔予弒齊君林放問禮之本孰爲優劣其人慚退

薛榮宗使鬼北齊薛榮宗自云能使鬼行經古冢元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是誰曰郭元貞父榮宗奏役王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問臣我阿貞來不

熊安生號冢在山東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十二世舊有碑安生掘地不得連年訟焉鄭大誰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逆率族向冢大號愚而蔽矣



寡學者 晉王恭少學雖善談未免重出 盧損以高情遠致自許儕類之中務欲自勝然學涉不博爲人士所薄

蘇艮嗣奏改河東荆州有河東寺梁宣帝爲兄河東王譽立艮嗣驚曰江漢間與河東何涉奏改之

李琪奏言眞定天成末既平定州自汴還徙琪奏章中有敗契丹之兇黨破眞定之逆賊語詔曰契丹既是兇亂眞定不是逆賊琪罰一月俸

李鏻李瓊不閑丹陽竟陵封號時有僞稱宗子言世爲丹陽竟陵臺令簡列陵圖無此封號宗正鏻少卿瓊以不閑故實謬補姦人左遷

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 張奭終日不成一字奭倚子苗晉卿主選擢首祿山言召試終日不成一字時謂曳白 臧希讓無學術公卿間强引古言以自賢而所聞知多道途得之發必差謬爲士子所笑 崔協不識文字任圜曰天下皆知協不識文字而有表號沒字碑 抱朴子曰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胷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此其是矣

康福擢自小較暴爲貴人有疾幕客謁問福擁衾而坐客退曰錦衾爛兮福怒曰吾雖生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爲爛奚有客姓駱其先與懿祖來自金山府福曰駱評事官卑門族甚高正沙陀也懿祖武皇父

庫狄干王周斛律金難于署名干署名逆上畫干人謂之穿錐周武將署名先吉而後成外金改名猶苦難署司馬子如指屋角令況之



崔文彥不以王粲集示諸儒家訓吾與崔文彥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曰文集豈當論經書事且先儒中未聞有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魏收取韋玄成傳擲博士收讓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取韋傳擲之博士夜拔尋之達明來謝

誤解蹲鴟唐馬光震校文選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卽是著毛蘿蔔蕭嵩聞之撫掌大笑 誤用蹲鴟家訓江南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蹲鴟芋也而爲羊字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

呼鳻爲鶡雀家訓賓如同從河州得一青鳥呼之曰鶡吾曰鶡出上黨色並黃黑撿說文鳻似鶡而青出羌中

呼蓴爲露葵蔡朗不學呼蓴爲露葵齊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

是尊。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昏愚者　言秦寇至者射之。戎強大。秦繆公遣之女樂。戎王大喜。有言秦寇至者。折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臥樽下。縛而禽之。報齊寇至者殺之。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所至。還言寇近者殺之。後使人往。曰不知齊寇所至。王大喜。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

蜀後主喜笑自若。司馬文王與後主宴。爲故作蜀伎。旁人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曰若王復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陳後主耽醉罕醒。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每預宴。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願得一官號。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耽醉。罕有醒時。



晉惠帝聞饑荒曰何不食肉糜。東昏侯見青樓施漆曰何不施用琉璃。故人主欲知稼穡之艱難。南齊書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惠帝又問蛙鳴。爲官乎。爲私乎。曰在官日可給廩粱。盧陵王應見金鋌。問可食乎。荅曰不可。曰既不可食。并特乞汝。愚一至此乎。

有所閹蔽。遂明知而故犯。唐明皇于李林甫。曰林甫惡賢嫉能。以至此敗。裴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耶。帝默不應。唐德宗于盧杞。曰人言盧杞姦。朕殊不覺。李泌曰此所以爲姦也。辛替否不改所爲之疏。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切齒于羣兇。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于陛下者也。王涯留心太玄而有甘露之禍。太玄惟以進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

錯謬

侯景出鎮河南。與神武約。賜書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書背無點。遂不至。發兵反。隋高祖與漢王諒約。璽書勑字旁別加一點。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勑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幽王舉燧擊鼓不信。褒姒不笑。王無故舉烽火。諸侯皆至。姒乃大笑。及西戎至。王舉烽。諸侯不至。又呂覽周與諸侯約。爲高葆。置鼓其上。王欲褒姒笑。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後戎寇至。幽王身走死驪山下。田倉舉燧不實。酉陽雜俎。武溪夷田强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某居中城。少子倉至下城。三壘相次。以拒漢兵。光武遣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發白蠻爲雕。舉燧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劉義宣敗還江陵。翟靈寶誡使慰諭衆賓。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高齊敗於晉陽。斛律孝卿請帝親勞將士。爲帝撰詞。帝出不復記。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帝即高緯。

蔡文姬異域生子。歸復嫁董祀。而范曄傳之列女。賀知章八十六有疾。冥然始乞鑑湖爲道士。而宋祁傳之隱逸。蓋修史者悖節之臣。難退之士故也。宛委餘編

汲黯之訟張湯。王章之訟王鳳。胡銓之訟秦檜。皆君子

之誤。寇準曾薦丁謂。張浚曾薦秦檜。歐公曾薦安石。皆
君子之疎。
失策者以小人驅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
胤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敵驅敵。必禍國。唐用回紇
擊祿山。宋和女直殺契丹。是也。
詔賜降人十縑。誤以十爲百。漢明將咎之。鍾離意諫止。
唐度支誤奏漬爲清。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宣宗怒謫罰
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郎可貰也。比周以蒙端不可開
也。唐樞密承旨不可原也。



劉臻性恍惚。有劉訥俱爲儀同。臻謂從者如劉儀同家。
至家不悟。張思光詣何戢。誤通劉澄。
蕭穎士誤以店叟女爲狐而唾之。趙子恩誤以張長史
爲狐而鞭之。備吹
閻玄一誤杖傳書人。取酒慰之。又誤。張藏用誤杖鄰邑
齋牒人。取酒慰之又誤。備吹
褚彥回于齊高前誤稱下官。曹景宗于梁武前誤稱下
官。
曾參殺人。人以告孔門之曾參。致慈母之投杼。野人毛

遂墜井而死。或告爲抗秦之毛遂。致平原君之與嗟。杜
陵秋胡將婚翟氏。或斥爲桑間之秋胡。致翟公之絕婚。
齊黃公二女國色。謙言其醜。名播而人無有聘者。毀譽
之淆。可畏也哉。
元帝問孫皓燒鋸賀頭於賀循。循父劭爲孫皓殺。元帝問循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循流涕曰。臣創巨痛深。無以仰荅明詔。元帝愧謝。三日不出。孝武問牀下牛鬭殷
病於仲堪。仲堪父師失心虛悸。問牀下蟻動。謂是牛鬭。孝武不知。謂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曰。臣進退維谷。郄昂誤荅安石而更犯吉房。昂與韋陟善。因話宰相誰無德。昂誤荅曰。韋安石也。已而驚走。逢吉溫。問何故倉惶。荅曰。適與韋尚書話此。本欲言吉頊。誤言韋安石。又鞭馬走抵



房琯。琯慰問之。復以房融爲對。一日而犯三人。
明帝封詔誤致王公。晉明帝函封手詔與庾公。信誤致于王丞相。王開詔云。勿使冶城公知。既覩表荅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知者。帝愧數日。蕭俛求醫誤通給事。唐蕭俛求國醫王彥伯。誤造鄭居給事鄭雲逵家。鄭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方。鄭曰。藥方不如東家王供奉。蕭乃驚去。丞相之讀詔。給事之診脈。俱堪絕倒。
阮嗣宗往哭鄰女。嗣宗鄰人女亡。往哭之慟。曰原不關情。偶生于感耳。李文禮大
慟姊亡。唐李文禮在揚州。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李便大慟。吏曰。是長史姊。李徐問曰。是長史姊耶。既而曰我無姊。
謝太傅引諭上屋熏鼠而胡兒大悔。謝據好上屋熏鼠。男胡兒都不知。聞

人道作此者。輒戲笑之。前後不一。謝公因語次謂曰。世人以簡中郎，言我亦共爲爾。胡兒大悔失言。靈運登車揚推而宣遠潛然。謝康樂父瑍不慧，而顯運好臧否人。一日同宣遠登車。盛欲揚推宣遠潛然曰。秘書蚤世。外議亦互有異同。靈運論遂衰止。

字之譌者。帝虎抱朴子以魚爲魯。以帝爲虎。先牛以先爲牛。見劉向序。史倬進唐書奏云。頻分溫媼之疑。仍懼魯魚之謬。劉向序國策誤脫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劉歆七略。古文或誤以見爲典。以陶爲陰。

因誤成誤　孫子荊誤謂王武子枕流漱石。曰所以枕流洗其耳。漱石礪其齒。　楊愔典選。令吏唱名。誤以盧士瑗爲士琛。瑗自名其名。愔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

漢武誤用公羊復讐之說而窮征伐。王安石誤用國服取民之說而行青苗。唐太宗誤用周官世子不會之說而詔太子承乾用庫物勿爲限制。是皆泥古而藉口者。

桃花源記用阡陌字。毛穎傳用浮圖字。皆誤也。



懟失

馬融絳帳授道。所在以貨財爲損。戴聖禮經大儒。行治多不法之稱。隋劉焯與弟炫俱大儒犯法。縣吏不知而予之枷。

韓歆事光武。指天畫地。帝不能容。至于自殺。白樂天諫憲宗。嘗曰陛下錯矣。帝大怒。眨之。陳執中罷相。薦吳育自代。召之赴闕。因侍宴醉而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仁宗愕然。遂斥不用。曹利用在簾前。每以手指繫腰帶。太后不悅。後亦貶死。歐陽公對太后有一婦人與臣等二三措大之語。諸公皆一時名士。言動偶失撿點。遂致得罪君父。身名俱損。可不愼哉。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免。張湛小遺朝堂。師慧過朝而溺。　先軫朝不顧而唾。　謝幾卿常于閣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

夏侯勝誤謂上爲君。或相字于上前。宣帝由是尤親信之。鄧晨對世祖自稱曰僕。帝用以爲笑。

灌仲孺夫以行酒觸貴人。夫行酒至田蚡。蚡辭不能滿觴。夫嗜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而令騎見留。蚡麾騎縛夫。劾以罵坐不敬棄市。　袁愍孫以勸酒辱侯

人。憨孫卽衆名。宋孝武帝賜宴東宮。衆勸顏師伯飲。不飲。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而命引下席。孝武嫌衆以寒素陵師伯。將手刃之。久之得釋。甚哉酒之流生禍也



疎略

賀禕汎愛不疑而郭循刺之。循欲刺帝不果。禕與諸將大會沉醉。循刺殺之。禕待新附太過。張嶷常引岑彭來歙爲戒。不從。故及。甘卓不備王敦而周慮襲殺之。卓散兵佃作。慮密承敦意。襲卓于寢室殺之。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言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大臣不宜漏泄。陽城使李繁寫彈裴延齡疏。繁洩于延齡。宋申錫欲誅宦官。王播漏其謀而貶。文宗與申錫謀誅中官。錫引播。播泄其謀。鄭注王守澄誣以謀立漳王。遂貶。宇文融使李寅彈王禕。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李



寅洩於所親而俱貶。禕聞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齊澣因餞道禁中語。澣言葛福順不宜與王毛仲爲婚。毛仲寵過生姦。恐成後患。會麻察左遷。澣餞之。因道禁中語。察傾險。遂奏之。寇萊公因醉誤言。公探真宗意欲廢章獻。誅丁謂曹利用等。因醉誤言。利用白太后。詔罷政事。真宗上仙。遂投海外。其事有類上官儀者。殷仲文許謁何無忌而不過曲阿。時失志恍惚。無忌以爲輕己。大怒。劉賁戒帝漏言而身誦詔于庭。漢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京房與漢元論幽厲事。至十問十荅。出爲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王章

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故曰臣不密則殺其身。

子貢說越王曰。無殺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殺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 蘇代見燕惠王曰。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于外則危。

晉襄公漏言而狐射父殺陽處父。（晉將使狐射父爲將軍。陽處父不可。公謂日吾始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公死。射父使人殺之。）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后使許敬宗誣奏儀謀逆下獄死。）



蔡邕被召對金商門也。曰願寢臣章。毋使盡忠之吏受怨奸仇。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髡鉗之禍。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除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並令天下諸奸。知臣疾之。已而拔刀突入。甘受隕軀之僇。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

不密之害。 趙卬之于辛武賢。（初卬語武賢言。張安世上欲誅之。家將軍以爲事孝武帝數十年忠謹。安世得免。及武賢罷歸故官。憿恨。告卬泄省中語。卬自殺。） 李孟堅之于陸升之。（李光在瓚。常作私史。仲子孟堅。爲所親陸升之言之。升之訐其事。孟堅除名。）

凌犯

何點捋梁武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 朱桓奉觴捋大帝鬚。（詣建業治病。還屯。曰願一捋陛下鬚。權憑几前席。桓進前捋鬚曰。可謂捋虎鬚也。權大笑。） 此與嚴子陵之足加帝腹。李泌之枕帝膝。何異。若崔暹以手版拍文宣背。蕭琛取栗擲帝中面。（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帝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報以戰栗。） 韋貽範舉杯反上頤。（帝屢以大杯獻唐昭宗。帝不卽持。遂舉杯直反上頤。） 李義府頸項俱張。（上謂義府。卿子壻頗不謹。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 優人敬新磨批唐莊宗頰。 李存賢手搏仆唐莊宗。（詔勝當授藩鎮。） 徐知誥彈吳王。（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嘗泛舟。王先起。知誥以彈彈之。） 裴



伯茂慢章武王景哲。（景哲敵。伯茂以梨擊案。溯汙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潔衣。） 無上哉。

盛度見人拜。瞪視而詬詈之。張詠預禁人拜。否則倨坐罵之。

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一言而侮人之君相。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何知程李。

何曾陵駕人物。（鄉里疾之如仇。） 劉孝綽多所陵忽。 齊高德政恆以精神凌逼人。

謝萬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將皆勁卒。） 蕭子明舉扇一揮。（爲吏部見賓客）

（不與交言。衣冠切恨之。）

楊嗣復遏武元衡大航。不飲遂沐之。參軍共約戲賭于馮翊陞象先前。

周顗以蠟炬投兄。（顗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王彬謂王敦曰。卿昔歲殺兄。今又欲殺弟耶。

張昇斥張貴妃爲一婦人。仁宗不懌。高頻謂獨孤后爲一婦人。后銜之。

王導與子悅弈棋。悅爭道。（導曰。微有瓜葛。）周顗與齊高弈。抑上手不許易行。



不誼

不顧夙夕之誼者。如韓信持鍾離眛首。（眛與信善。敗亾歸信。詔捕之。高帝僞遊雲夢。或勸斬眛謁上。眛曰。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亾矣。自剄。信持首謁陳。械信至雒陽。）樓護執呂寬。（王莽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發覺。殺宇而寬亾。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太守護執寬。封息鄉侯。）楊康發令狐愚事。（愚與王凌謀立楚王彪。楊康單固皆豫。及愚卒。康發其事。以辭參錯并斬。固罵康曰。若令死者有知。何面目行地下。）寇彌害城陽王徽。（彌爲徽所親。徽避爾朱兆。歸命于彌。彌遣人加害。）斛律椿襲爾朱氏。（與爾朱度律等敗于韓陵。曰若不先報爾朱。死無類矣。令長孫稚賈顯智襲斬爾朱世隆兄弟。懸首門樹。椿父見曰。汝與爾朱約爲兄弟。寧不愧負天地。乃傳首并四度律天光于齊獻武王。）楊寬（邯鄲人。）執楊侃。（見義俠。）溫韜斬趙巖。（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于第。斬首送闕下。）笮融殺趙昱。（融走廣陵。廣陵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怵害趨利。而究何益乎。

薄于骨月者繆壽。（太武時輔政。遇諸父兄弟如僕隸。夫妻並共食。而令諸父食餕餘。）李寶。（涼王暠孫。入魏。因寶子沖寵遇。遂爲盛門。而情禮淺薄。恭功之服。殆無慘容。至于窘乏。不加拯濟。）張彝。（既貴。大起第宅。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

惟利是爭而不顧者。劉祥之求還資。（兄勃爲廣州。卒官。祥就勃妻求還資。）李靜之剝服玩。（元叢弟。兄亾未斂。便脫剝諸妓服玩及財物。）崔鍾貪財物而誣子積非兄裔。（兄敞亾後。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三人非兄之裔。辭訴累歲。爾朱世隆奏除其

官。

王瑤爭蒲帥而列王珂爲蒼頭。珂父重榮。河中節度。爲部將害。推弟重盈。盈卒。推珂留後。盈子珙瑤爭帥。上章論列。珂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昭宗詔諭珂。瑤又連兵攻河中。李克用擒瑤斬之。因以女妻珂。

若崔伯龍訟競嫡庶若讎。崔僧淵妻房氏。生伯驥。伯驥後薄房氏。更納杜氏。生伯鳳伯龍伯蟒伯蚪。家于青州。驥與母居冀州。僧淵卒。伯驥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伯龍剛躁。與驥訟競嫡庶。若怨讎焉。

李洪之兩宅母子如讎。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自貧至貴。有男女幾十人。後得劉氏。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子。二妻妒競。互相訟訴。兩宅母子。往來如讎。

斯固僧淵洪之所自致也

陸定國兩子爭襲父爵。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亾後。兩子爭襲。李沖與度世子泉婚親。申助之。承爵尚主。安保沈廢。不免饑寒。



玄庶子欲危嫡子。玄五子。嫡惟度世。淵敏昶尚。皆別生。及度世以崔浩事難。其庶兄弟嘗欲危害之。及度世有子。誠令絕妾孽。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

隗囂之告其季父崔義。囂季父崔與兄義聚眾共推囂爲上將軍。後更始徵至長安。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幷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

遮弩之叛其兄守忠。突騎施可汗。

張韶之負其舅渾釋之。俱見譴報。

元景安之白其兄景皓。齊誅元族。景安請改姓高氏。從兄景皓曰。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白齊王。誅之。

皆骨月之賊

司馬消難之棄妻。妻齊神武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赴鄖州。高言于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母子獲免。

房孺復之惡賤其妻。琯子。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保母言之。生斂保母。妻在產蓐。未三日。遂令上船。即路數日。遇風而卒。

于琳之害晉安王子懋。爲子懋參軍。即子懋之母阮同產弟。子懋鎮潯陽。欲起兵赴難。報琳之爲計。琳之因說裴叔業取子懋。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入齋。子懋罵琳之。以袖鄣面。害之。

羊鵾刺侯景。爲景都督。景以其妹爲小妻。景敗。下海。鵾拔刀向海師。使向京口。景走入船中。鵾以稍刺殺之。

秘瓊害董溫琪家。瓊爲琪指揮。倚以腹心。及琪軍敗沒。蓄瓊害琪之家。一坎瘞之。積鏹悉輦藏其家。

彭寵之子密。丁原之呂布也。

鄧曉聞李軌敗而舞蹈。爲軌使長安。聞敗撫慶。高祖曰。既不能留心于李軌。何能盡節于朕。

王鉞從征劉仁恭爲露布。鉞先事仁恭。及從征幽州。既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爲露布。鉞既起草。無所辭避。義士少之。

不恤兄貧裴茂伯也。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茂伯了無賑恤。殆同行路。



僅存一弟而異居韋子粲也。子粲兄弟十三人。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粲富令其異居。廩祿略不相及。

不贍兄子劉昞之也。子坐不贍給兄子。致隨母他家。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

韓曄以兄阜之言告王叔文。叔文貴盛。阜嫉之。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曄幸于叔文。以告。出阜刺郴州。

李安以叔父璋之謀陰白丞相。璋與周趙王謀害丞相。安陰白之。王等伏誅。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疏告逢吉。

呂寶臣族子嘉問以寶臣欲論王介甫疏告介甫。

程伊川亦有族子名公孫至愚不足責

聶與納郭崇韜子婦。與早依崇韜。致身朱紫。郭氏次子之婦孀居。與喪偶未久。忍而納幣。明宗與溫韜同詔賜死。

宋挺娶劉陶妾。陶挺座王也。

李訢告李敷而范摽證訢。與敷少長相好。及訢以貪贓被告。告敷隱罪。摽條列敷事狀。敷坐得罪。訢得免。訢信任摽。腹心之事。皆以告之。及明太后臨朝。人告訢外叛。引摽證訢。言爾不顧德而忍爲此。摽曰。公昔忍于敷。摽敢不忍于公乎。遂見誅。

劉守光囚父兄而李小喜瞋目數之。守光泣訴曰。教臣不早歸向者。由小喜。召至睨守光曰。囚父殺兄亦小喜教耶。莊宗斬之。



無耻

劉德願羊志急淚哭殷貴妃。宋世祖至貴妃墓。謂德願曰。哭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即拜豫州刺史。志哭亦嗚咽甚哀。有問羊者。那得此副急淚。曰爾日自哭亡妾耳。

王元景無淚別劉孝綽。元景使梁。孝綽送之泣下。元景謝劉曰。別後當闕干耳。

謝公客亦然。有人別謝公。公流涕。此人不悲。左右云。向客殊密雲。公云。非徒密雲。乃是旱雷。

秦宗權自稱非反。蔡州秦宗權繼黃巢稱僭。既爲朱全忠擒。檻送至京。京尹孫揆閱之。檻中舉首曰。宗權非反。京尹哀之。

廖恩供稱無過。熙寧中。福建賊廖恩出降。投殿直。供腳色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武后時三疏。紀先知彈劾誹訕。則天拜官。不可勝數。張鷟爲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腕脫校書郎。有沈全交續云。評事不讀律。博士不尋章。麪糊存撫使。眯目聖神皇。御



使紀先知彈劾宜付法。則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慮人語。不須與罪。先知甚慚。

杜肅懷肉上表。拾遺張德生男。私宰羊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上表以聞。后謂德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表示之。肅大慚。

彭先覺奏不察決杖。如意中。斷屠。先覺巡草車。翻得兩腔羊。奏劉緬不覺察。批曰。奏決劉緬。不須。其肉乞緬吃却。彭慚。

李謹度不肎丁憂。唐御史中丞。遭母喪。許到匿之。官僚令本貫濠州申。謹度母死。尚書牒御史臺。然後哭。

張栖貞詐遭母喪。唐員外郎。被訟許喪。不肎起對。

冒詩并冒表丈。唐李播典蘄州。有李生來謁。獻詩。皆播舊稿。曰某行江淮已久。今丐見惠。問往江陵謁盧尚書。乃播表丈。生曰。丞公假詩。則并江南表丈。一時曲取。播笑而遺之。

偷詩。有盜楊衡文登

第者。衛後亦登第。見其人曰。一一鶴聲飛上天。爭詩。唐
此句在否。曰此句知兄甚悄。衛曰猶可恕也。
酒辛弘智詩奏如登上鏡照得始分明。學士常定宗改
始爲轉。爭云我作。乃下牒見博士。羅道宗判云昔五字
定表。以理切稱奇。今一言競詩取
詞多爲主。詩歸弘智轉還定宗。



假譎

王導制練布單衣而庫中千端。端至一金。謝安捉蒲葵扇而鄉人之五萬柄。價增數倍。事偶

令狐楚屈指獨語定價出糶而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秦檜詭言得旨盡廢見錢而富家盡輦所藏爭取金粟。泉溢于市。譎而濟事用世所不廢耳。前

劉元佐因言佛流汗自施金帛。復起齋場。將吏商賈奔走輸貨。十日得錢巨萬。以贍軍資。國史補　李抱真詭令老僧鞠場焚身。士女捨財億萬。盡入軍資。前



呂布騎得摋摋曰。乘黃馬者是。騎舍之。桓振遇啓宗之。宗之給己前走而逸。前

孫權爲董卓軍攻。脫赤罽幘令祖茂著之。茂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騎圍近覺是柱乃去。趙王倫兵圍步熊。熊字叔羆使諸生著己裘南走。圍者奔之。熊密北走得脫。齊神武盡誅爾朱氏。敞年十二。宮中白竇走至大街。見羣兒解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逃。追騎執綺衣兒。究問知非由是得免。前

打五鼓而賊奔逝者。朱廣陵相橙祗也。司馬國璠兄弟以命。率百許人

夜入廣陵。宋檀祇打五鼓，賊直謂爲曉，乃奔散。梁武帝也。東昏餘黨孫文明夜燒尚書省。呂僧珍巡夜擊不得。上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捕斬文明。馮瓚也。瓚上官進夜攻梓州。宋馬瓚未夜擊五鼓。賊悉遁去。

未曉撾鼓鳴角而四謂天曉者。金僕散忠義也。囚徙謀反。忠義使守更吏撾鼓鳴角。囚以天曉自就桎梏。延漏四更而賊禽者。段秀實也。王童之謀作亂。期以卒酉警嚴。段秀實延漏。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卒禽之。縮漏數刻而賊潰者。王翃也。夜正裝乘夜作亂。河中節度西後王翃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禽正裝之。止擊二鼓而賊遁者。曹翰也。宋史。呂翰約以三鼓攻嘉州。曹翰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不集而遁。

王彥溫踰城而奔。劉鄩遣人陽語。已而梁開。疑溫非實



降斬之。戍卒叛入夏國。曹瑋曰。吾固遣之去。夏即斬叛者。淮西統制酈瓊。縛呂祉歸劉豫。魏公爲蠟書遺瓊。虜果分隸其衆。困苦之。

李允則不治爲契丹民毆傷者而他諜見殺。劉舜卿不問竊關鍵者而盜得罪。史取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情。裴延齡廣爲鉤距以固帝幸。

紿以乘馬人路被賊害。一嫗拊膺哭兒而換靴之賊得者。任城王楷之刺幷州也。下教云有人城東十里被殺。一老母行哭而劫絹之賊獲者。楊津之刺岐州也。事偶

顏師伯與宋武摴得盧。遂斂子曰。幾得盧。輸直百萬。蓋叡與曹景宗摴得盧。遂反之。遂作塞。輸直百萬

孔熙先數與范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宇文述與楊約飲博。楊不勝。以所賫金寶盡輸之。門此晉王之賜。泰王世民出私錢。使高斌廉與裴寂博。稍以輸之。乃以謀告寂。許諾。皆以博爲餌也。

崔弘度詭問鱉美。皆曰美。怒曰。爾初未食。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屬爲之流汗。無敢欺隱。唐太宗玩禁中樹曰



此嘉木。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朱全忠坐柳下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有客數人起應。忠厲聲曰。若曹順口玩人。轂宜用夾榆。柳豈可爲。悉撲殺之。

張說罷。因作五君詠獻蘇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嗚咽。見帝陳說忠謇。遂遷荊州。丁謂貶崖州。嘗作一書。深自克責。叙國厚恩。帝見感惻。遂從雷州。子瞻獄中寄子由二詩。祇獄吏致之。神宗見詩。欲從寬釋。卒得免。

魏太子丕以車載廢簏納吳質與謀明日復以簏受絹
楊修白太祖而無人太祖疑焉金亮妃定哥以大篋盛
褻衣閽者索見便詰責之乃載舊與通家奴閻乞兒入
宮中
爲雞鳴而出關孟嘗君燕太子丹也孟嘗客爲之丹則
自爲之
世祖安集河北更始將謝躬以兵數萬屯鄴光武忌之
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勢當潰
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遂去鄴而趨尤來



世祖即命吳漢襲奪其城孫策渡江廬江守劉勳貳于
策時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于江東策語勳曰上繚吾
之疾也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歸之無不克也勳行
而策拔廬江盡降其衆慕容垂力贊堅之圖晉而復燕
祀用是術也
高祖自稱使者入張耳韓信壁世祖自稱邯鄲使者入
傳舍皆主父故知也
齊明帝性猜忌每出將南則詭之西將東則詭之北東
昏侯率一月二十餘出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

驅北 騈志
齋誠詐作古帖而李邕稱善 邕不許誠書誠詐帖示邕稱善以實告之曰細看亦未全好
唐太宗令虞世南補寫戈法而魏徵對以逼真 太宗學虞監書一日書戩字召世南補寫其戈
北海眼力大遜鄭公說好說歹一
味忌刻耳
陽病而得歸者甄濟也 孟成定州無極人居清巖山環山化其仁不收畋漁投范陽書
記察祿山有反謀素善衛令齊珉密置羊血至夜若嘔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 詐死而得脫者
權皐也 士繇洛陽人度祿山且叛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蔡蔡妻皐妹也密約以疾召之皐陽若直
祀蔡斂之皐遂去吏以詔書還皐母母慟哭祿山歸其柩濟侯于洪門奉侍晝夜南奔 范雎也 佯死



守者請出棄簀中死人雎得去 宋弘也 赤眉逼迫渭橋投水救出佯死獲免 杜根也 盛以縑囊
撲殺載出詐死三日目中生蛆逃爲宜城酒家保
呂布使人鼓箏帳中 袁紹遣壯士殺之兵起而布已亾 劉郝縛芻爲人
來往城上 李克用更令審探果芻人縛旗以驢負之郝遁已二日 畢再遇縛生羊
置足鼓上 與金人對壘一夕拔營去留旗幟縛羊置足鼓上有聲金人覺追之已遠矣
是而紿以非是　安祿山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
首顏真卿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乃斬子光
而藏三首　李揆爲盧杞惡用爲會盟使蕃長曰聞有
第一李揆公是否揆畏留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王鍔之焚書。警衆情也。節度淮南常得無名書糾彈中外俄取他書焚之異日因以所告窮驗。衆以爲神。王韶之碎牒。熒君聽也。韶至邊郭逵知其必生邊患因備邊移牒取間韶擲牒于地徐納懷中入而復出對使碎之遂奏其事韶以原牒進無一字損壞上不悟韶計不直逵言凡逵論韶皆不報。而韶遂得志。

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宮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也。華誠採唐庚論

曹爽擅政。司馬懿謀誅之。詐稱疾篤。李勝將涖荊州。來候懿。使兩婢侍。言渴進粥。粥流霑胸。言今屈幷州。幷州近敵。吾死在旦夕。以師昭爲託。故亂其詞。勝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不足復慮。爽不設備。尋誅。　安仁義朱延壽皆楊行密將。延壽又夫人弟。二人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爲目疾。故觸柱而仆。泣曰。此天棄我。諸兒不足任事。得延壽付之。無恨。朱夫人急召延壽。行密刺殺之。即出朱夫人。斬仁義。　孫堅舉兵誅董卓。檄南陽守張咨請軍糧。不與。堅遂詐稱急疾。遣所親說咨。欲以兵付咨。詣堅營。堅臥見。設酒。酒酣。主簿入白。軍資不



具。太守稽留。請按軍法斬之。所過郡縣。皆陳糗糧以待堅軍。

附　詐僞

詐爲扶蘇項燕者陳勝吳廣也。自稱二人以爲天下倡。詐爲戾太子者成方遂也。詐爲德宗生母沈氏者高力士女也。壽州崇善寺尼廣澄。按驗乃故少陽院乳母。詐爲宋柔福公主者女巫也。王莽時詐爲成帝子劉子輿者武仲也。更始時詐稱成帝子劉子輿者邯鄲卜者王郎也。龔稱扶蘇戾太子故智。

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者安定盧芳也。詐稱元顯子秀熙者勝義奴勺藥也。道子爲桓玄害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爲嗣秀熙至修之歸第宋高祖意其詐案之果勝義奴也棄市。詐稱皇子者李子嶠也。開元十四年詐稱皇子云生于潞州母趙妃太原尹張嵩以聞勅嵩杖殺。宋南渡有詐稱徐王棣者信王榛者越王偲次子者淵聖第二皇子者榮德帝姬者柔福帝姬者。莫不伏法。



詐稱梁守謙者蕭文晟也。語蘇光榮子巨論云將拜節度許錢六萬貫爲人告杖死。詐稱太后弟者蕭洪蕭本也。洪本代北人父名榮初文宗母有一弟求訪未獲洪詐云帝舅以爲河陽節度有福建人蕭本復稱太后弟因仇士良以進遂發其事長流驩州太后有眞異母弟孱弱不能自理本知之就求得其內外族氏諱復有權倖交證帝不疑其詐後流嶺表。自言許孟容孫許光義也。天祐初將同姓人譙縣主簿名衙選授紫城簿歷州縣職官。

黃回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于宜陽門與人相打陳文巨人晉江應鄉貢僞稱官階。哀帝二年付河南府杖死。張德溫詐稱官。陝州百姓也付河南府處死。李圖僞稱萊州別駕。廣順二年配北海縣重役。丘珦稱前邢州觀察推官。宰相以除任無此姓名流沙門島。孫惠詭稱南岳逸士秦秘之。以書干東海王越越榜書以求之。胡旦爲翟顓改名馬周。作大言使上之而李昉罷。

女子詐爲男子者唐昭義軍兵馬使國子祭酒石氏唐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張登妻。蜀司戶參軍臨邛黃崇嘏。南史東陽女子婁逞。元和中謝少娥更爲男子服而報父夫之仇。



漢孝武微行自稱平陽侯。漢孝成微行自稱富平侯家人。宋蒼梧王微行自稱劉統。或稱李將軍。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饕其養。新莽寡奇伎而鳥人之誑得以濫其職。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世主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

陳勝書帛置魚腹。丹書帛曰陳勝王。卒買魚烹食得書怪之。又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王世克書帛係鳥頸。道士相法嗣上几子閉房說畫作大

夫持一干以驅羊云。楊隋姓。干一者王。王居楊後。明相國代隋爲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曰此相國名當德被人間而應符命爲天子。世充再拜受之。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係其頸自言符命散之。或彈得來獻者。亦拜官爵。皆以惑衆起事。

孫秀使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帝于北芒爲趙王佐助。晉書王世充詐稱左軍衛士張丕通三夢周公。令宣意世充。當勒兵相助。左編

詐服魏人衣。北史韓雄爲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爲邊患。雄將十騎夜入其境。伏于道側。遣都督韓仕于略城服東魏人衣。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

詐衣敵人衣。齊神武趣沙苑。周文遣達奚武覘之。武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具知敵情。



變服同赤刹。馮異使壯士變服伏道側。卒起衣服相亂。赤眉驚潰。

吳漢僞爲光武書。漢說漁陽太守彭寵附劉公擊王郎。見道中儒生言劉公爲郡縣所歸。漢即詐書移檄。使生齎以詣寵。令以所聞說之。寵遂決計。

莫儁僞爲魏帝勅。周文志平侯莫陳說。令儁僞書與費也頭。見敕遣兵受節制也。

楊欄僞爲周文書。欄至建州。東魏軍瀕盛。欄以孤軍無援。謀欲拔還。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周文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又分士人義首令四出鈔掠。欄分遣訖。遂于中夜拔還邵郡。

吳公子光詐稱足疾。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謁王僚。僚陳兵于道。至光家。人夾持鈹。光佯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七首于炙魚中以進。食七首刺殺王僚。

侯莫陳說詐云腹痛。說貪拔岳入營共論兵事。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將元洪景斬岳于幕中。

于顗臥閣詐疾。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因臥閣內。詐得心疾。表往候之。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唱言與尉遲迥通謀。

姚崇詐爲足疾。曳踵爲有疾狀而出。張說

王欽若詐爲足疾。亦曳足爲有疾狀。

李林甫陽蹇獨後。玄宗欲還長安。裴耀言場圃未畢。林甫獨對曰。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上悅。卽西。

先主聞魏伐吳。遣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使果欲東。當潛師襲之。安有先使之知。劉裕伐南燕。姚興使人謂之曰。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直折之曰。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卒不敢出師。不意先主之計。下與姚興等。



鍾會學荀勗手跡。會爲勗從舅。學荀手跡。作書于母取寶劒。因不還。

張翼竊羲之自書表。穆帝令寫。一毫不異。羲之詳看數日。小人亂眞乃爾。

張懷素換高正臣書。正臣爲人書十餘紙。懷素戲換其五番。視得三紙。餘不能辨。

蕭道成令僧虔學己手跡。觀之曰。我亦不能復辨。事偶

曹操詐徐庶母書。操令庶母作書遣子。庶母不從。乃揣母字跡作書。庶聞母書至。遂詣曹公。母數庶之罪。自縊。庶終不與曹立功。

鍾會易鄧艾表。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艾表。皆易其字。令辭悖傲。旨又毀司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夏竦使婢學石介書。介嘗勸富弼爲伊周。改作伊霍。

蔡京僞作鄒志完諫疏。謂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鄒竄昭州。奸邪巧險。過于黎丘之鬼矣。劉超自以職在近

密書跡與元帝相類。絕不與人交書。不通賓客。艮是

趙后詐言有娠。上牋奏成帝。帝喜動顏色。艮人詐有身。趙欽克國孫。尚敬武公主。無子。敎欽艮人習詐有身。名他人子。欽欒子岑嗣。岑父母求錢財無已。忿恨相告。岑坐免。賈后詐僞有身。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

新垣平言闕下有寶氣。使人持玉杯上書。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王延壽。又言候日再中。頃之日卻復中。于是更元年。少翁言牛腹有奇書。漢武帝拜少翁爲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牛腹有奇書。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于是誅文成。隱之。



欺矯

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殺。劉虞冠敝不改。就補其穿。而妻妾盛綺綈。郭賢歷刺史。衣服飲食。雖以儉約自處。而居家豐麗。室有餘貲。時譏其詐。馮拯自奉侈靡。及內司賓撫問者。還奏其家儉陋。被服甚質。此皆矯情而欺世。究不能掩。

石建之澣衣。周仁爲垢汙。君子譏之。

許靖之浮稱播流。先主圍城都。靖將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宜加敬重。以耻遠近。諸葛瞻之溢譽過實。蜀人思亮。每一善政。雖非瞻所建。皆曰葛侯所爲。是以美聲溢量。有過于寔。



謝萬之善自衒鬻。故早有時譽。和敳之衒曜於時。羣臣皆敦尚恭儉。而敳好修虛譽。王綏之厚自矜遇。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房琯之談論虛聲。琯善談論。用兵非其所長。天子採其虛聲。既無所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致于敗。李知損之浪得虛譽。在梁時以牋刺篇詠出入內臣之門。浪得虛譽。時目之爲李羅隱。好虛名者必盜名也。若劉仁軌之能爲詭激。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對賓客破牀敝席。麤飲冷漿。善候當途。能爲詭激。每于稠人廣衆。遇一奸吏。縱一孤寡。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韋執誼之掩迹異同。初爲叔文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故時爲異同。尤曖昧居心不可問矣。

張仁愿奏孫承景罔上。承景監淸邊軍。戰還畫戰圖以奏。每陣必畫承景躬當矢石。先

錚鏦敵之狀。則天擢拜中丞。會張仁愿叙錄立功人。先問承景對陣勝負。景不能對。又虛增功狀。仁愿奏景罔上。左遷崇令。擢仁愿都督。

劉毅讓宗懍忠孝弃無。初懍父高之犯憲。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懍菜食。鄉里號之。至是大進魚肉。劉毅讓之云。

裴延齡專以檢僞罔上。其進退皆他人莫敢言。帝頗知其詐。陸贄張滂等皆言其詐妄。怒貶贄等。

王世充許爲可喜事。突厥圍煬帝鴈門。世充在軍蓬首垢面。日夜不釋甲。臥必席藁。帝以爲忠。

宇文融辯給多詐。張說素惡融。融欲先事中傷之。張九齡謂說曰。融新用事辯給多詐。不可以忽。說曰。狗鼠何能爲。

曹昇之失綾纐。莊宗尚書郎。嘗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盗大失綾纐。時鄙其矯詐。

李弘節家之賣珠。弘節以清勤顯。既沒其家賣珠。劉崇龜家之鬻珠翠。崇龜或干



以財。但寫荔支圖與之。既沒其家鬻珠翠。

崔光韶之敝衣粗食。家足于財而性儉悋。同里王蔓遇盗。詔捡捕一方。至光韶宅。綾絹財帛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嗇。

綦攜之敗氈敝被。攜性詐貧。賀拔勝出鎮荆州。過攜別。攜故見敗氈敝被。勝更遺之錢物。

與向栩之鮮車良馬。栩性卓詭不倫。徵拜趙相。之官。人謂必當脫素從儉。栩更鮮車良馬。世始疑其僞。同一矯也。

京右偏故有萑葦地數頃。裴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芳數百頃。願以爲內廐牧地。按覆果詐。 王韶言渭源至泰州。良田不耕者萬頃。竇舜卿捡索僅得一頃。

朱博斥罷諸病吏。桓溫廢范汪終身。此皆處僞人法。

## 狎褻

漢文爲鄧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武帝謂金日磾曰。何怒吾弄兒。日磾殺其子。

漢武踞廁見大將軍衛青。 齊文宣使楊愔進廁籌。

范蠡吠于狗竇。劉子云云。按文種過范蠡之門。蠡于狗洞作犬吠。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爲人。回車至其門。入內而拜。薦爲越相。

光逸窺于狗竇。胡毋輔之輩閉門酣飲。光逸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于戶外脫衣露頭于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與飲。

孫權以水灑羣臣。權于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臣以水灑羣臣曰。今日唯醉墮臺中乃止耳。張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遣人呼還。曰爲共作樂耳。何爲怒乎。曰。昔紂爲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



爲樂。權默然慚。遂罷酒。

孫晧激水流宮人。晧每宴羣臣。無不令沈醉。置黃門爲司過之吏。宴罷奏其闕失。逆視謬言。大者加刑。小者輒以爲罪。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權戲而晧虐矣。

漢成帝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蜀王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鄙褻無所不至。

陳後主與孔範王瑳等遊宴。謂之狎客。使妃嬪與共賦詩。互相贈答。采其豔麗者被以新聲。 煬帝于苑中。敕燕王倓葉矩宇文晶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

官爲一席帝與寵姬爲一席更相勸侑姜皎預誅竇懷貞有功常出入臥內與后妃連榻宴飲近乎瀆亂矣宋孝武于羣臣長短肥瘦皆有稱目狎侮而已矣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爲老慳宗靈秀體肥多所賜予欲其瞻謝傾踣以爲笑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陳暄之通脫以俳優自居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懸于梁臨之以刃命作賦魏收之獮猴文宣末數于東山與諸優爲獮猴與狗鬭帝寵狎之徐之才之戲狎歷事諸帝得寵和士開之鄙褻有寵于齊世祖言辭容止極諸鄙褻劉昉之輕狡宣帝即位以技佞見幸出入宮掖寵冠一時寵昵而已矣至若朱桓捋帝之鬚蕭琛投帝以栗諸葛恪荅食雞卵因太子戲令食馬矢荅令太子食鷄卵云所出同耳周覆與齊高帝奕碁抑帝手不許易行王顒與唐太宗有子陵之舊嘗掣褌爲戲捋帽爲歡廷陛間豈尚有尊卑之分哉

古事比卷之三十六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七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校

## 器量

齊桓無大志而有大慮。漢高明于大而暗于小。光武小敢怯而大敵勇。蕭何垣屋不治而畫一漢法。杜黃裳小節不修而經濟唐祚。呂端小事糊塗而奠安宋鼎。君相成大忽小。類然矣。偶記

爰延對桓帝爲漢中主。曰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非。樂運對陳宣言太子中人。曰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



婁師德薦仁傑而仁傑不知。王旦薦寇準而準不知。俱稱其盛德。北魏崔暹屢薦邢邵。而邵毎于宣武前短暹無學術。宋盧多遜多毀李昉。而昉頗爲解釋。史浩薦陳之茂。而之茂嘗毀浩。人之器量相去遠矣。

朝廷之辱。莫大于大臣交訴。一則名位不相下而起者。劉文靜裴寂是也。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寂上。位居其下。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首。一則議論不相入而起者。鄭畋盧攜是也。同在中書議政喧譁。攜碎硯。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尾解之事。一則奸人挑之以逞其鬬而起者。李紳韓愈是也。李逢吉忌紳。以愈爲京兆尹。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訟訴紛然。于是兩罷之。獨韓魏公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如御車然。心主于可行而已。豈爲己哉。

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苻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溫之兵。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冑以見而回紇推其大人。羸騎以往。而魚朝恩服其長者。誠以運其材者遠也。

淮陰侯能容胯下之少年。韓安國能容溺灰之獄吏。而



李廣不能容灞陵之醉尉。李文靖能容叩馬之狂生。狄武襄能謝詬罵之劉易。而霍光以王忽一言至逼父殺其子。

曹孟德不能容崔琰楊修。而劉寄奴能容鄭鮮之。煬帝猜忌蘇威薛道衡。皆以勝己。而獨能容庾自直。

韓休與蕭嵩同相。嵩寬博多可。而休峭鯁。　常袞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

唐張玄素出自寒微。嘗爲令史。太宗嘗問其門戶。淺以爲恥。孫伏伽嘗爲令史。及貴于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

隱。梁呂僧珍以販葱爲業。速貴封侯。兄子求官。僧珍曰。汝等自存常分。但當速歸葱肆。不聽其求。王湛貴後自說少時紡績。不諱微賤時事。亦世情所難。

王德用謂宜廣學問而韓魏公感之。韓琦宋祁同試中選。例當詣謝。德用曰。少年更宜廣學問。二公大不堪。後德用已薨。琦數曰。王公雖武人。激厲成就後學。意不可忘。韓魏公謂毋廢書而王荆公怨之。魏公知揚州。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亟上府。魏公意其夜飲。謂曰。君年少毋廢書。荆公退曰。非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譏之。及作挽魏公詩。猶不忘少年語。德用非魏公匹。荆公能望魏公乎。令狐綯以南華經一語而黜溫庭筠。寇萊公以霍光傳



當讀而不罪張益州。度量何相遠也。

呂許公復相則起范文正于饒州。文潞公復相則起唐質肅于吳州。汪乎大臣之度矣。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仇。總之爲國之心乎。

王德不怨誣已者。惜孔道輔爲忠臣。狄青不怨詈已者。處劉易如平昔。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對武后。呂蒙正不問言者姓名。曰。吾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富弼不問訴者姓名。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德宇邃矣。

郭子儀誅副使張曇。子儀參朔方。曇性剛率。常以武人輕己。銜之。孔目吳曜爲子儀所任因搆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不聽奏貶郢猗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李光弼斬侍御史崔衆。光弼入太原。有詔崔衆以其衆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卽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曇之剛率。衆之狂易。而不容于二將。彼爲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

張率之謂壯哉雀鼠。率嗜酒。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宅。遂耗大半。問故。荅曰。雀鼠耗。率笑云。云竟不問。唐柳公權之謂銀杯羽化。公權善書。公卿遺旣鉅萬。王藏奴或盜用。嘗貯杯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亾。奴妄言叵測者。公權笑云。云不復詰。君子之去利以就義也。售盜賊之貪心焉奚居。



王夷甫爲族人舉杯擲面而無言。嘗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飲讌。語之。族人大怒。便舉杯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丞相臂與共載去。爲裴景聲肆言極罵而不動色。夷甫與景聲志好不同。故詣王罵。要王荅己。欲以分謗。王不爲動。王藍田爲謝無奕罵而不動。以事不相得。謝性粗強。自往數藍田。藍田不敢動。夷甫之不忤于物。宜也。藍田忿急而復能有容。士固不可知。昔人有云。嵇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仕也以忍性勝。難乎觀士矣。問奇

潘濬以設饌而輕樊伷。伷叛。濬曰。伷嘗爲州人設饌。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

侏儒一節之驗往果禽之

閣隸以召客而譏范諷宋有吏隸中丞不賢則在其側范諷爲中丞適報事視其挺直矣立召問曰昨見召客規論庖人指揮數四去又呼之大凡役人者投以法而觀其成若宰天下皆如此喋喋不亦勞乎諷慙謝故于潛滑之笑樊仙可以知將于閣隸之笑范諷可以知相讀書鏡

見事疾者

有智過張孟談朝智伯而出遇智過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臣遇孟談其志矜其行高出見二主入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今殺之不殺則遂親之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皆能移其君之計君約破趙封二子則二主可不變而君得所欲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張孟談見襄子曰臣遇智過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決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擒智伯絺疵謂智伯曰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非反而何智伯以告二子絺疵入曰君何以臣言告二子其視臣端而疾趨知臣得其情也



諸葛亮有客至昭烈所談論甚愜諸葛忽入客遂起如廁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盼數必曹氏刺客也急追已越墻遁矣

見事遲者

穰侯范睢謂王稽曰穰侯智士其見事遲鄉疑車中有人忘索之于是下車走果使騎還索無客乃已翟方進號遲鈍不及事先主曹公船艦爲劉備所燒從華容道步歸遇泥濘既得出大喜曰備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放火吾徒無類矣尋亦放火而無及陳宮郭嘉曰宮有智而遲袁紹荀彧曰紹雖大志而見事遲多疑張說姚崇曰張丞相見事常遲于我

不修私隙以掩公義

王武恭德用于孔道輔王善撫士衆貌雄偉動人道輔因事爲言罷樞密又貶知隨州道輔卒王慨然曰朝廷亡一直臣趙閱道于范鎮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毀文忠于上上他日問趙對曰忠臣介甫曰不與景文有隙乎曰不敢以私害公陳從易于寇萊公公惡之除知吉州及公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使公至以故相禮敬之文潞公于唐質肅介論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既貶文亦罷相未幾召還位即上言召介尊至大用同執政又薦介于義問歐陽公于陳恭公陳素不喜歐公已而罷相公當草制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變陳大驚喜曰恨不早識此人又竇參短陸贄而贄後反救之陸贄出李吉甫而吉甫後反與結歡蘇轍與范忠宣素有異同而忠宣反救之

漢元帝失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召衰亂銳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錮名士苻堅伐



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則又斷之害也

謝靈運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淵明二門人一兒舁藍輿風致何相遠也

韓魏公文潞公俱常鎮北門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悖罵縣以解府魏公問實即判處斬略不變色但見投筆方知有異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公震怒問之亦判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

附 雅量

項羽之不聽范增殺沛公也。曹操之不聽程昱殺先主也。苻堅之不聽王猛殺慕容垂也。有度哉。偶記

丙吉不問吐茵之吏。見用人 張安世不罪醉便之郎。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汚衣冠。其隱人過失皆此類。 劉寬不怒翻羹之婢。梁安成王秀不誚覆飯之厨人。韓琦不易燎鬚之卒。前

隋張文詡爲醫者刀所傷。醫叩頭。文詡遣之。妻問之。曰吾落坑所致耳。唐歸登爲金石藥所傷。幾死。人皆爲怒而登不慍也。前

汲長孺以布被事廷詰公孫弘。弘謝曰有之。唐介以金錦事廷責文彥博。彥博拜謝不已。二子品不同。其得大臣體一也。前

魏崔暹爲瀛州刺史。單騎至郵。汲水婦人詈以癩兒刺史。而暹不怒也。唐楊再思爲相。水沴閉坊門。車陷于濘。者詈以癡宰相。而再思不責也。二子小人。然而有度。前

裴行儉破阿史那都支。得瑪瑙盤。軍吏王休烈。碎之。叩頭流血。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韓魏公有人獻玉盃二。行酒吏誤觸碎。懼伏罪。公曰。汝誤也。非故也。裴笑自若。韓色不變。墮甑不顧。不足言矣。或曰。使獻公之不貪。有曹武惠之節。則都支進酌之寶。不充于下陳矣。使魏公澹無嗜好。如范文正公。則墟墓間物。豈至爲席上之娛哉。 文潞公出玉盃勸酒。官奴碎其一。因溫公書牘尾笑釋之。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于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于斯人。

韓皐病小瘡。醫傅膏藥不濡。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皐實是硬。竟不以爲事。元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事偶

武元衡宴西川從事。楊嗣復逼武大觥。不飲。遂沐之。武拱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陸象先守馮翊。參軍共約戲賭于前。象先如不見。量勝而體緊。未爲優也。

太原孫敬玉嘗通蔡與宗侍兒。被禽。命杖了無作容。與宗奇其言。因以侍兒賜之。位至尚書右丞。李德林與楊素共執朝政。林子百藥夜入其室。私素寵姬。將斬之。令作詩。立就。以妾與之。並資從數十萬。事偶

崔郊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姑鬻婢于連帥。因寒食上冢。値郊立柳陰。馬上掩泣。郊贈之以詩。于公覩詩召

郊。遂命同歸。有稱戎使君席上善歌者。于襄陽遽命召焉。至令歌。乃戎使君送妓什也。公以繒帛遺行。書謝于昱。韓滉鎮浙西。刺史戎昱部內有官妓善歌。滉召至籍中。昱詞送之。妓至首歌此詞。滉卽歸之于頓。專陪資裝。送妓妾還人。戎昱專犇詩詞得妓妾還己。于信爲大度。戎實厚幸耳。偶事

有頭甲白事。目寵姬竟忿荅對。後拒唐師陷陣斬級。而以姬酬賞之者。梁葛周也。有湖州錄事遇刼。以微服相遇。細詰其事。而遲明召𢓜。授以官誥及黃娥。資以行裝赴任者。裴晉公也。



楚莊王賜宴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絕纓以告。王曰。奈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皆絕纓而後上火。王韶出姬宴客。客醉挽姬。姬泣以告。韶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命浮白罰之。

王戎與嵇康居二十年。游雅與高允游處四十年。俱云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又謝太傅。無嗔喜。褚淵。喜慍莫見其際。賈躭。家人近習不見喜怒。尹知章。　王珪。僕妾不見喜慍。

衛玠于人以情恕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怒之容。劉訏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于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

班超之于李邑也。曰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呂端之于李惟淸曰。直道而行。無所媿畏。

宋李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責以久妨賢路。公但于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退。奈上未允耳。終無忤色。　金仲堪知曹州。有書生投謗書。仲堪延之上坐。曰使碩嘗聞斯言。庶乎寡過。

趙抃過靑城山。阻雪。逆旅人不知是趙。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富韓公致政。著布直裰跨驢。逢水南巡檢呵其前。卒。公舉鞭徑去。



盜取王子敬齋中物都盡。王徐曰。靑氊吾家舊物。可留之。　盜竊楊再思衣裳。楊曰。囊中襆。無所事。幸留之。他物可持去。叢談

武后時。陸元方使嶺外。涉海遇風。舟人懼。元方曰。吾受命不私。神豈害我。趨濟而風息。　段希堯汎海使吳越。大風。左右皆恐。希堯曰。吾平生不欺。汝等恃吾可無恐也。已而風止。

管寧自遼東渡海歸。同行船皆沒。寧獨自若。夜晦得神

譽之助謝安與孫綽渡江風起舟人皆恐安吟嘯自若。
唐介貶英州渡海値風介舟中吟詩自若有曰平生仗
忠信今日任風波。
趙孝從長安還亭長灑掃待之孝旣至長不肯納不自
名而去。劉寵出京師亭長灑掃待之寵旣至吏不肯
納寵無言而去偶記
唐臨弔喪家僮安持白衫臨覺之曰今日氣逆不宜哀
泣後煮藥不精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王旦家人嘗投
埃墨羹中旦曰今日偶不喜肉又墨其飯曰今日不喜
飯雅度固如此偶記



附　褊急

王思之驅筆蠅。思嘗作書蠅集筆端思怒自起逐蠅不得還取筆擲壞之王述之食雞子。述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擧以擲地雞子圓轉不已仍以屐齒碾之又不得復取納口中齧破吐之陸鴻漸之縛茶奴。鴻漸採越江茶使小奴看焙奴失睡茶焦灼鴻漸怒以鐵繩縛奴投之火中。王羆之擊吏。有吏挾私陳事不暇捶撲自取靴履持以擊之李凝道膝被靴撥而嚼棘流血又餅餌誘致而齧其甥。唐龍遊令李凝道乘驢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毆之無及遂嚙路旁棘子流血姊男七歲故惱之往逐不得以餅餌誘致之齧其服背流血。皇甫湜手爲蜂螫而碎窠絞津又一字偶誤而齧其子。湜嘗爲蜂螫手以善價購人取蜂窠命碎爛之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嘗令子松錄所作詩一



字偶誤詬詈且躍手杖不及齧腕流血卞急如此不令人齒冷乎
楚子之投袂宋殺楚使者申舟楚子投袂而起屨及于窒皇劍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皆笑曰公孫之亟也左襄二十四年邾子之投牀。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左宣三年穆寧以供饌杖子寧爲刺史其子已爲尚書給事供饌少不如意必遣笞杖一日給事以熊白鹿脯合而滋之寧食之致飽仍杖之曰如此佳味何進之晚石虎以呈事笞子。命太子邃總百揆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小事何足呈時有所不聞虎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笞捶月至再三邃恨遂謀逆劉子光斬石人。出征道渴無水見石人問之不荅拔劍斬之須臾水出王闓罵伍胥。渡錢塘江遇風欲覆闓拔劍斫水痛罵伍胥風稍緩獲濟

後魏元子華褊急。口不擇言。鄭子湛親友也。畏其侮罵遂去之。後周張穎褊急。不容人小過。雖左右親近亦皆怨之。

顏延之之肆意直言。（褊急。兼有酒過。無所迴避。）段文昌之介狹。（客有眥睚之失。必致傾。）李固言之狷急。陳子昂之褊躁。張九齡之動輒忿罵。蕭瑀之秉性切訐。辭旨疎躁。薛逢之恃才褊忿。賈餗之氣凌輩行。狹哉。

忤意者輒加責辱。王弘也。爭已者輒肆意罵之。謝幾卿也。峭急頗失縉紳之望。王淮之也。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劉榮祖也。為祭酒。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李業興也。高明強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為累。李品也。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性介急。待官僚頗無禮節。崔棱也。（恃己之清。見贓汚者如此。）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于尋常人。李元賓也。峻急不能有所容。傅立也。

張鷟性躁辯。儻蕩無撿。罕為正人所遇。張嘉正強躁。論者恨其不裕。崔元翰剛褊。不能取容于時。溫造剛急。遇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班宏剛愎。議事稍不合。以實參欺已。諸葛穎褊急。與柳䛒每



相忿閔。脩帝屢責怒之而尤不止。韓愈李紳性皆褊僻。為不臺參。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俱左遷。

何承天褊促。文帝遣使。先誡善候顏色。（如其不悅。無煩多陳。）謝靈運褊激。多愆禮度。朝廷惟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

## 公私

徇公而忘私。張陵劾梁冀。周舉劾左雄。俱見恩怨。

李憲不私姻親。憲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何充不私親舊。所選用皆以功效。周行逢不從其壻。壻唐德求補吏。行曰。汝才不堪爲吏。居官無狀。吾不敢以私貸汝。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故人求京兆判官。裴坦不可。曰。公才不稱此官。坦不敢以私害公。李固言薦崔求爲起居舍人。鄭覃不可。曰。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申屠嘉曰。使君所言公事。君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



魏崔楷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周處從討齊萬年。朝臣惡處強直。使從夏侯駿西征。孫秀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屈突通從討王世充。二子在洛陽。曰。今日正當先罷。二子死自其分。

徇私而忘公 趙充國曰。諸君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 王衍雖居宰輔。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

楊國忠激安祿山使叛。祿山陰蓄異志。以玄宗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取信于上。盧杞激李懷光使叛。懷光至奉天。言當誅盧杞。杞懼。言于上。使乘勝取長安。懷光數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怏怏引兵去。遂反。

張禹不言王氏。吏民上言災異。譏切王氏專政。車駕臨問。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曰。新學小生。亂道誤人。上由是不疑王氏。劉巨容不追黃巢。曰。畱賊以爲富貴之資。其縱寇等也。

李晟以私憾沮張延賞。晟成都戍還。延賞追其營伎高氏。上召延賞入相。晟陳其過惡。以爲僕射。張延賞以敢言出齊映。賞映並相。映敢言。賞因言非宰相器。出刺夔州。盧杞以私憾殺楊炎。 李林甫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奏用祿山諸人。

公私兩全。 趙文子曰。隨武子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 管子曰。隰朋居其室不忘公門。在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心。亦不忘其身。



公私兩盡。 桑維翰謁裴皞。皞不迎不送。云。皞見維翰于中書。則庶僚也。維翰見皞于私館。則門生也。文潞公留守西京。就第坐見監司。明日如常儀。曰。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

漢丞相子猶不免戍邊。唐王方慶宰相子。爲西川參軍。宋初侯仁寶趙中令普之甥。知邕州十年。陳恭公父爲參知政事。公自惠安知縣移知梧州。其後兩府子弟終身不出京城者多矣。問奇

附公忠

有所舉薦惟恐聞知者。孔光也。恥所薦賢來謝者。裴遵度也。有所薦其人來謝絕弗與通。有郞不調自言絕不許。已而郞遷者。張安世也。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其人亦不知所薦。韓琦也。光特一端偶同耳。

羊祜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王曾每薦用人不求人知。曰恩欲已出怨使誰當。范純仁薦引人才以公議其人不知荅人曰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



宋王弘當朝將加爵於人每先呵遣若美相接語者必無所諧。李昉居宰輔每求進者材雖可用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溫語待之。與顏吏部 皎 嗔與人官。謝吏部 莊 笑不與人官者同矣。弘荅人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恩。又不微借顏色。卽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昉荅子孫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此取怨之道也。

北齊崔劼二子拱撝并外任弟廓之曰何不在省府淸華。劼曰立身以來恥以言自達卒無所求。唐源乾曜請出二息補外。宋章惇雖兇惡而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登科。獨季子援爲校書郞。餘皆銓仕州縣。范忠宣子平正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平正不肯世之爲大臣任其子者當如崔劼源乾曜章惇爲大臣任子者當如范子夷也。

附 私交

藉外援。如繆留之語韓宣惠王。韓欲兩用公孫公叔。留曰。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恒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內樹黨以驕主。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倚強藩為援。以脅朝廷。如唐盧攜之于高駢。崔胤之于宣武朱溫。崔昭緯之于幽岐。陰結王行瑜李茂貞為之耳目。杜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人臣之義無私交。其謂之何。景帝為太子時。召帝左右飲。而衛綰稱病。太子及山陽王以縑帛請。而鄭衆不往。魏文帝為中郎將。賓客如雲。而邴根矩守道持常。其于



儲貳且然。諸葛瑾聘蜀。與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秦郭辨使燕。語皇甫真以其兄騰及從子奮覆仕秦者相知有素。而真怒欲治之。燕梁琛使秦。其從兄奕問琛東事。琛不與私言。其于兄弟且然

張美事周世宗。每有求取。美必曲為供給。及即位征討委賴。然以澶淵時事頗薄之。美亦自愧。此猶孫權之重呂範而薄周谷也。範典財計。權私有交。範必關白。權守陽羨。有所私用。策或料覆。谷輒傳著簿書。曹彬仕周。掌茶酒。太祖嘗從乞酒。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曰世宗吏不欺其主。獨曹彬耳。太祖克滁州。使實儀籍其府庫。復取絹給麾下。儀曰。今既著籍。乃公帑物。非詔不可取。阮韜為南兗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此不以私而廢公。其義甚正。又曹彬為周引進使。宋太祖典禁旅。彬非公事未嘗造門。羣臣讌會。亦所罕預。對太祖曰。為周至親。復忝內職。安敢妄有交結。宋太宗在藩邸時。嘗遺田重進酒炙。不受曰。為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

齊晏嬰晉叔向以季世相語矣。叔向曰。齊其何如。嬰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宋華元楚子反以國情



相告矣。楚莊王圍宋。使子反乘闉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闉出見之。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曰。吾軍亦有七日之糧。亦引師而去之。

曠達

除名徙郡而怡然任命。郎茂也。當山費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蘇威裴蘊成其罪狀。及弟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十年追還京兆。赦還雒陽而無心仕進。李敬義也。德裕孫。幼隨父貶連州。後赦還。平泉別墅。自言未冠時為浙東從事。卓道士謂曰。自此四十三年方大遇。由是無心仕進。後為工部尚書。

周震號殺公掾而魏舒辟之。陳留周震。辟書既下。公輒喪亾。時號殺公掾。舒乃命之而竟無患。宅有怪變而高樹生安之。宅數有赤光紫氣。僉謂怪變不可居。曰何知非善。未幾為北州都督。又李聽李吉甫樂廣趙與見後。

崔駰謂不吉而孔僖有凶吉由己之言。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謂為不吉。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三年卒官。郭璞欲為筮。而顏含有無勞筮龜之語。曰。年任天。位在人。自有性命。無勞筮龜。



蕭允曰性命自有嘗主。豈可逃而獲免。臺城陷。出居京口。衣冠士族四出奔。允獨不行云云。乃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禍。楊椿曰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爾。元顥入雒。椿子昱鎮滎陽。為顥擒。弟順等并從駕河北。為顥嫌疑。或勸椿攜家避難。椿云云。

月犯執法而劉勔不避。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法行己。無愧幽明。天道密微。避豈能免。大星墜府而王建立不撓。鎮潞州。疾作。有大星墜于府。晉神氣不撓。召賓介岬遺直。陳諫諷之意。

劉惔不許祈禱。為丹陽尹。病篤。百姓欲為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胡國珍不為厭勝。靈太后之兄。至親勤為厭勝之法。曰吉凶有定分。惟修德以禳之。景明三年卒。

病不就醫藥者　朱雲。病不呼醫。李勣。曰修短有期。寧就醫人求活。賈敦實。年九十餘。崔涿。涿疾。子梲衣不解帶。勸進藥不從。令狐楚。未終前三日。猶賦詩。諸子進藥未嘗入口。吳湊。章敬皇后弟。卒年七十一。

子卒而不哭。魏舒。子混。有才行。年二十七先卒。舒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終不復哭。權會。一子幼有成人之量。不幸先卒。會惟一哭而罷。

隋韋世康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裴度曰。雞豬魚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傅奕裴晉公自為墓誌。東皋子王績豫刻死日。自為墓誌。

杜牧夢書白駒字。自為墓誌。顏給事蕘自艸墓誌。有云與吳郡陸龜蒙為詩友。陸卒後。高丞之陸展二君于蕘至死不變。子瞻自惠移儋耳。秦少游自柳陽移海康。渡海相遇。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公曰某亦嘗為墓誌。相與嘯咏而別。可謂達于生死者。事偶

淵明自作挽詞祭文。白樂天辛秘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華衛大經李行之。皆自撰墓誌。顏魯公在蔡州度

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朱翌曰生前作誌謂之達亦
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吳范孝敬自為冢名長室引賓客入其中鼓吹飲宴姚
秦梁國兒于平涼作壽冢將妻妾入冢飲宴升靈牀而
歌後八十餘司空圖為壽藏引故人入其中賦詩對酌
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圖其
像為主位皆為贊頌者趙岐也自為壽藏于鶬安山麓
祖塋旁刻石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中剡土為臺
曰化臺者姚勗也崇之孫 製棺題曰永息菴置之寢室右



補闕正己也
白樂天稱醉吟先生自為墓表郭祥正稱醉吟先生自
為傳 李行之臨終口授墓誌曰隴西先生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雖預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 張融臨終與子書生平行蕎自當淩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 裴令公臨終告門人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鏽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為及病無藥石之儲死無
瘗埋之資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漢楊王孫家故富飾厚自奉養及病且死令其祼葬以

反吾真祁侯諫之弗聽而班史氏以為賢于秦始皇二
人非知道者欲矯世而已矣
有能不拘牽于俗忌者吾以達許之夏侯詳刺湘州城
南有峻峰舊傳刺史登此輒代詳起臺榭延僚屬以表
損挹之志李聽拜邠寧節度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聽
亟使新之卒無異李吉甫為相政事堂有會食巨牀相
傳徙者相臣輒罷公令撤而新之羊祜督荊州時長吏
喪官多毀舊府祜以死生有命禁之樂廣為河南尹官
舍多怪前尹不敢居廣居之李吉甫改柳饒二州會前



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怪物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
云淮南三節度皆卒于鎮人勸李珏易署寢珏不從唐
趙興人下邳不恤忌諱每入官舍繕修穿移子峻孫安毋
三代為司隸校尉漢吳雄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
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而雄不顧遂及子訢孫恭三
世廷尉
天官時日之說明者不執闇者拘之故往亾可以興師宋武帝興兵曰我往彼亾果克 唐李愬將攻吳房曰賊以往亾謂我不來正可擊也戰勝而蹕按我往彼亾而克之已始于武王伐紂而後拓拔珪劉裕皆效之反支可以通奏漢明帝曰民既廢業遠來

詣闕。復避反支。是又奪其日而冤之也。乃勅公車受章。四廢可以拜爵（宋武帝將拜南蠻校尉。遇四廢日。佐吏鄭鮮之還日。不許。）辰日可以發哀。（張公謹卒。太宗出次發哀。曰君臣之義。情同父子。情發于哀。安避辰日。）彼避忌拘禁者。昧于識耳。

徐邈曰。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拘忌。宋仁宗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在。（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藝祖修大內。不避太歲。亦有東家之西。卽西家之東。太歲何居語。



識鑒

武臣自立爲趙王。陳勝欲繫其家室。房君曰。此生一秦。乃使賀趙。李密致書唐高祖。請會河內。高祖曰。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一隋。作報書尊讓。

蘇代遺燕昭王書。宋五千乘加淮北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齊北國加之以魯衛而齊並之。是益二齊也。鮑信謂曹操曰。袁紹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諸葛恪曰。借使慕容鐘軍能除石虎。乃復得一石虎也。（謂虎）斛律椿勸魏孝武伐高歡。請渡河。楊寬曰。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狄仁傑拒張光輔曰。一越王死。百越王生。房琯聞第五琦曰。一國忠死。一國忠生。司馬光論嵬名山曰。滅一諒祚。生一諒祚。王十朋曰。權歸陛下。政出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

楚子良生越椒。子文曰。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後爲令尹。果攻王。戰于皐滸。遂滅若敖氏。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鳶肩牛腹。必以賄死。叔向生伯石。（卽揚食我。其母夏姬之女。）姑及堂。聞其聲曰。非是莫喪羊舌矣。子旳生。袁后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卒以元

凶爲天下戮（事偶）

桓溫生溫嶠見曰眞英物也代宗生帝臨湶之曰福過

其父

譙周謂陳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

也宜深慎之 陳摶謂种放曰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

子其戒哉 孫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矣

僧苞謂謝靈運曰是子才有餘識不足將不免矣 沙

門惠遠謂盧循（諶曾孫孫恩妹夫）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不軌

（筆涉）



衛姬知桓公之伐衛曰見妾而有動色管仲知桓公之

舍衛曰見臣而有慚色 郗疵謂韓魏必反曰城降有日

而有憂色又知知伯以言告二子曰視臣端而趨疾 知

臣得其情東郭牙所謂善意者乎微乎（齊桓謀伐莒未發而聞于國東郭牙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

張裔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裔領留府長史諸葛亮諮事送者數百車裔書與所親云）何叔度曰送吏部郎耳

非關何彥德也（宋何尚之告休歸省傾朝送別及郡父叔度謂之云）高爽曰劉荷

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爽嘗經晉陵詣荷了不相接銜之俄代荷爲縣荷迎贈詩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故云云）韓子熙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

何關韓子熙事（子熙遷祭酒兵力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云）

丙吉疾病夏侯勝以吉未獲報非其死疾病果瘉後五

歲爲丞相（吉當封疾病上憂吉不起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不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蔡京病篤晁冲之曰死牖下豈天道已而果不死

至儋州之竄而死于潭（宣和末京病人皆謂必死晁冲之叔用曰此老若使是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善惡之報未或有爽者封德彝討遼東

舟沒楊素曰封郎當至僕射必不死果至僕射（素妻以姪女常撫座曰封郎必居此座舟沒衆謂必死素言不死求之封因抱一板泛海中力盡忽憶楊公言勉力持之板摩



胞肉至骨衆救得免後官僕射）

李夫人曰不見帝者政所以爲家族也（病不肯面武帝）平當曰

不強起封侯者政所以爲子孫也（不受侯印而死）

張燕公曰貴人可杖吾等行當及之非爲救裴伷先也

范文正曰誅戮手滑吾輩亦未可保非爲救晁仲約也

爲議者所窺 或謂袁術曰孫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

爲除狠而得虎李密請收山東之衆羣臣諫曰李密狡

猾好反今遣之如投魚于淵放虎于山必不反陶侃謂

荀崧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潘滔目王敦曰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爲人所噬。周瑜言昭烈若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王猛言慕容垂。龍虎非可馴之物。借以風雲。不可復制。義恭言殷仲堪恐非池中物。（假兵靈寶孽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今藉西楚圖濟其私）曹公荅陳登曰。呂布當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權翼言慕容垂曰。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颺去。

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謁之。功曹鮑永疑其詐。諫不聽。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後數日詔捕矯稱者。　竇憲免就國。太守行春欲謁之。功曹周章曰。



憲勢傾王室。退就藩國。禍福難量。不聽。章拔佩刀絕馬鞅。乃止。及憲誅。太守幸免。　後漢馮緄父煥刺幽州。怨者詐作璽書。賜歐刀。緄知有異。煥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爲。　晉有詐作大將軍符收諸曁令紀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

樊宏知申徒建獻玦之意。（更始謀誅伯升。乃大會。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建隨獻玉玦。更始不能發。罷會。宏曰。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伯升不應。果遇害。）山濤知太傅病臥之意。（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誅曹爽事。）

于事之相近。逆料不爽。則有曹參。（聞蕭何死。告舍人趣治裝。吾將入相。頃之果召參。）張敞。（京師枹鼓數起。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驚懼。敞笑曰。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復拜冀州刺史。）陳元達。（初不荅劉元海之招。及僭號。曰不過三日驛書必至。果徵爲黃門郎。人曰。君殆聖乎。）鄧騭。（魏乂誅虞悝兄弟。而求騭甚急。騭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詣乂。乂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熊安生。（周人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問。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帝幸其第。）房元齡。（太宗幸芙蓉園。勑子弟汎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果幸第。載元齡還宮。）

關東兵起。李郃欲徙居溫。司馬朗曰。君國人之望。搖動民心。不從。果亂。　太祖欲徙淮南民。蔣濟曰。百姓懷土。懼必不安。不從。江淮十餘萬衆皆驚走吳。



單于遣使。承宮以貌醜不可示遠。顯宗乃以魏應代。未之疑也。及魏武捉刀以代崔季珪。而北使出則曰。彼牀頭捉刀人。眞英雄也。宋孝武改服以觀張暢。而魏使李孝伯出則曰。張侯側有風骨。視瞻非常士也。二王行事實祖宮。然被敵人識破。則反以中國爲眩名矣。叢談

魏主父欲自略秦地形。觀秦王爲人。乃詐爲使者入秦。已而秦昭王怪其非人臣之度。使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宇文泰請往并州觀高歡。歡謂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未果。既而發上驛追至關。而泰已倍道出關矣。

蜀張裔在吳未爲孫權所知及歸引見有器裔之色裔淺悔不能陽愚得出關卽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 叢談



附先見

用兵成敗卒酬其言者韓信登壇之對諸葛艸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

蕭何計入漢中　鄧禹計守南陽　諸葛計定巴蜀

羊祜曰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唐憲宗欲平藩鎭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卒如其言

李湛比易之昌宗爲海市蜃樓張彖比楊國忠爲氷山



張九齡見趙附楊國忠曰此輩皆向火乞兒

東郭書知宋將亾褰褐而過其朝曰宋將有荆棘故褰褐避之子胥暮歸舉衣出宮曰宮中生艸棘霧露沾吾衣伍被諫淮南王曰子胥諫吳王見麋鹿遊姑蘇之臺臣今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范蠡去越尉繚去秦皆以相法

吳王賜子胥劍子胥曰抉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寇之入也靳準謀作亂于王延延罵曰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粲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

軍勒之入也殺之楊安因呼延寔寔叱曰可速殺我縣首上邽東門以觀大軍之入城也怒殺之陳安獲紀憑憑對安哭曰可懸吾頭秦州通衢觀趙之誅陳安也延寔憑皆仕漢者

齊王冏殺王豹豹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事偶

勸張溫斬董卓者孫堅也請除劉元海者齊王攸也請斬安祿山者張九齡也

上書言霍氏者徐生也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書三上後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乃賜帛十疋後乃爲郎

上書言王氏者梅福也言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



官皆母后家今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亾及已不納

桓溫聞趙亂遣諸將經營北方褚裒表請伐趙蔡謨曰恐更爲朝廷憂裒果敗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軍北伐蔡景歷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明徹果爲周執

涇上三女奔密康公其母曰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王滅密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甚美必有甚惡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必有禍晉滅羊舌氏

桓溫請還都洛陽孫綽上疏止之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實事也事果不行劉裕伐南燕秦王興遣使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謂其使曰克燕之後當取關洛穆之尤裕此語適以怒之裕笑曰彼張大之辭耳彼見伐燕自保不暇何能救人

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必亾

謝晦爲宋臺右衛還都寧家賓客輻輳兄瞻籬隔門庭



曰不忍見此顏竣封侯貴重父延之逢竣鹵簿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王晏佐齊明廢立爲尚書令從弟思遠勸其引決富貴人所甚欲也兄曾不以欲之其弟父曾不以欲之其子褚淵奉璽綬詣齊宮遂爲司徒從弟炤歎曰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壽考人所甚欲也弟曾不以欲之其兄

管輅與何晏鄧颺語還謂其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未幾俱爲司馬懿所族王尼謂人曰何綏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北聞我言已死矣未幾

果爲東海王越所殺。事偶

外戚戒盈。如陰興之固辭封侯。興之言卒驗於其家。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尙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樊儵之止求王女。儵之言卒驗于其家。儵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奈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念儵故。諸子得不坐。

慾所戒矣。而猶不免。勢之所趨。情之所徇也。

先見之明者。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孔愉及齊王攸



識劉淵必亂。王衍識石勒將爲天下患。潘滔知樹王敦江外而見賊。衛玠知王敦非忠臣。張九齡知安祿山必亂幽州。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李弘知鄭注必爲國患。日蠢猾無雙。卵鷙不除。使成羽翼。呂誨知王安石必誤天下。蘇老泉李師中知荊國必亂天下。陳瓘知蔡京爲壯天下之大賊。

早知其無濟者。馬隆知楊欣必敗。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爲羌滅。皇甫規知馬賢必敗。賢擊西羌。規雖在布衣。見賢不郵軍事。乃上書言狀。賢果爲羌所沒。華歆知王芬無成。芬與高傑謀廢靈帝。歆曰。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果敗。蒯越知何進必敗。求爲汝陽令。張緝料諸葛恪見誅不久。威震其主。功蓋一國。

知董卓難制者盧植。何進召卓。植知凶悍難制。必生後患。不從。知董卓必亾者司馬朗。以賄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舉宗東到黎陽。知袁術無成者周瑜。初見術。知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假塗東歸。鄭渾。知術必敗。華歆素與父泰善。乃渡江投歆。以袁紹未知用人者郭嘉。初見紹曰。智者審于量主。袁公欲效周公下士。而未知用人。欲與定業。難矣。遂去之。察桓溫有大志而無成功者薛強。乃勸王猛止。

晉文明后知鍾會不可大任。郭奕知楊駿不可任社稷。山濤知王衍必誤天下。羊祜知甥王衍敗俗傷化。劉寔知鍾會鄧艾必破蜀而皆不反。杜預知衛伯玉必不免。謝安石知劉牢之不宜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果以叛終。



味之亦以貪敗。袁粲知褚淵必亾宋。梁何敬容知侯景終當亂國。楊炎知李希烈不可用。李吉甫知李錡必反。且謂錡庸才。但畜亾命。討之必克。姜公輔請誅朱泚。曰養虎無自貽患。

先幾而審于去就者。魯肅舍袁術而就周瑜。爲術東城長。見術不足立事。乃攜老幼南到居巢就瑜。東渡同行。許劭去陶謙而投劉繇。南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勢必薄。遂投繇于河曲。後謙果捕諸寓士。賈詡去段煨而往張繡。詡數知名。煨內恐見奪。而外禮甚備。詡陰結張繡。遣迎。或曰。煨侍君厚。曰。煨有忌詡意。我去喜。結大援于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

和洽去劉表而渡武陵。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渡武陵。毛玠舍荊州而往魯陽。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曹操辟以從事。裴潛去劉表而南適長沙。避世荊州。表待以賓禮。潛私謂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遂南適長沙。

審去就者。如呂範之託孫策。周瑜之委心孫權。與孔明之事先主。識見同也。

歸心于魏者。荀彧去袁紹而從曹操。度紹不能定大業。高柔避張邈而舉家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亦去紹而依操。以袁公好謀無決。難與濟大難。又有趙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邢顒。聞操定冀州。遂裝還即里。



先幾引身而免害。鄭敬獨隱。爲汝南守歐陽歙掾。歙欲舉督郵繇延。功曹郅惲言延貪邪。敬素與惲厚。相招去。不從。敬獨隱弋陽山中。歙復召延。惲去。從敬。王秀之辭疾不就。知桂陽王休範將反。江智淵請假先還。知竟陵王誕將爲逆。李產范陽人。間行還鄉里。永嘉之亂。在依祖逖。逖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率子弟間行還鄉。褚翜棄官避地幽州。又擅權。翜知內難方作。董養荷擔入蜀。永嘉中。雒陽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蒼者飛去。養歎曰。周時盟會狄泉即此地。白者國家之象。乃與妻荷擔入蜀。張鈞乞歸咸陽。罷居雒下。表乞歸。俄有張從賓之亂。獨免其難。王朴乞告東歸。依樞密楊邠。度其必危。未幾。李業等作亂。害邠。而朴獨免。黃威稱疾還田里。爲蜀王秀記室。以秀不法。稱疾還。秀賓惟威獲全。

傅昭爲南郡王侍讀。無所參入。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惟昭保身守正。竟不罹其禍。謝貞爲始興王叔陵主簿。未嘗參預。度叔陵有異志。每有宴遊。輒辭疾。俄叔陵作逆。獨不坐。

張孝忠不赴李寶臣之召。寶臣殺李獻誠等。使召孝忠。曰。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亦猶公之不覲于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見不行。吾歸死矣。曰借則併命。吾留若無患也。及歸果安。張全義免于梁祖之害。梁祖屠戮舊將。全義自柏鄉喪師後。每月獻馬鎧仗以補其軍。兵備稍乏。則入梁爲助。梁祖欲害。以服勤盡瘁而止。識有以自全也。

羊欣之疏桓玄。爲玄參軍。欣欲自疏。時自漏密事。玄愈重之。欣拜職少日。稱疾自免。蒯欽



之疏楊駿。欽駿姑子。屢以正言犯駿。駿弟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文長雖闇。猶知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不與俱死。荀邃之疏刁協。與協婚親。欲引爲吏部。邃拒之。事王敦討協。唯邃以疏獲免。江湛之疏義康、檀道濟。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湛早能自疏。道濟嘗爲子求婚。湛拒之。故不染二公之難。疏所不能疏者。而疏于朕兆未著。可謂明哲。

王彰不就楊駿之辟。韋忠不就張華之辟。謂其黨后也。

張穆之求外出。江湛袁淑薦于始興王濬。穆之監其禍萌。思違其難。求外出。得守交阯。柳機求出外。宜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己。託鄭譯陰求出外。王儉求出。宋蒼梧暴虐。告袁粲求出補義興守。出唯恐不早也。

梁商酒闌歌淒而周舉歎其哀樂失時。上巳讌于雒水。酒闌繼以薤露

之歌坐中皆掩涕舉歎曰哀樂失時殃將及乎商至秋果髡公孫恭立而管寧謂亂所由起康死立弟恭康孽子淵有異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所由起乃將家屬乘海歸李班立為太子而李驤歎為亂自此始李雄將立兄蕩子班驤諫不從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班為雄子殺雩祭不行而源師歎齊亾無日師六龍星見當雩高阿那肱云漢兒強知星宿祭祖不設牲牢慕前失石鹿而呂義之歎蕭衍將盡宗廟不血食齊王冏期年不朝而庾袞歎禍亂將興石介為慶曆聖德詩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孫明復謂禍自此始歐公不以為然及朋黨論起始悔其過侂胄所望飾鉞而葉適歎為禍自此始適以侂胄所望不過飾鉞而趙汝愚不從皆先見也



甘寧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姚廣俊言張惠恕有覆家禍華而無實怨之所聚李崇國謂游肇曰伯緒即宋維終傾宋氏傅嘏言夏侯太初何平叔鄧元茂三人皆將敗家仲長統言高幹袁紹甥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後果叛敗并冀之士以是異統魯肅棄淮泗之產韋丹盡貨田宅荅毛彪曰江東王氣盡矣為人所不欲為之事蓋識超于人所未及之先也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俳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太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亾

虢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亾下陽不懼而又有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晉滅虢石季龍死蔡謨曰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度德量力決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財殫力竭智勇俱困果有殷浩北伐之役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第五倫上疏願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永元初何敞亦上封事未若倫之先見霍氏權勢驕奢魏相奏封事宜有以損奪其權全功臣之



世茂陵徐福亦有曲突徙薪之謀而相乃言之于早

大體

為相得大體。漢魏相務在奉行故事。奏詔書凡二十三事。掾吏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逆賊風雨災變。相奏言之。宋李沆在政府。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每朝謁必以四方水旱盜賊惡逆之事奏聞。

唐肅宗欲發李林甫冢。而李泌止之。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對曰。上皇聞此。動必以爲用貴妃之故。萬一慚憤成疾。是陛下不能安其親。上流涕被面。德宗欲殺竇參。而陸贄止之。李公巽奏參交結藩鎮。上怒欲殺參。陸贄曰。事迹曖昧。若遽加重刑。駭動不細。乃貶司馬。武宗欲誅楊嗣復李珏。而杜悰奔馬見李德



裕。德裕極諫。竟釋之。武宗以立非宰相意。聽仇士良欲誅楊李。悰曰。天子年少。茲事不宜手滑。懿宗出宦官請監國奏。當時宰相無名者。皆處以反法。而杜悰力沮之。悰謂宣徽使楊公慶。及樞密曰。主上新踐祚。豈得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以忠厚存國大體。皆悰力也。富弼欲誅晁仲約。而范仲淹爭之。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晁仲約令斂金帛牛酒勞之。不爲暴。事聞。弼欲誅之。仲淹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仲約免死。其所係于國體者大也。

丁謂擅移皇堂于絕地。太后怒欲誅之。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神宗時陝西用兵失利。內批

斬一漕官。蔡確曰。祖宗來未嘗殺士人。不可自陛下始。帝欲刺配之。章惇曰。如此不如殺。士可殺。不可辱也。拯惇確皆小人。而所執有大臣之節。商鞅刑及太子師傅。而身犯轘裂。確一發仁言。而車蓋亭之禍。足以身全。故賊人者自賊。存人者自存。

元祐初。以蔡確詩爲謗宣仁。吳處厚以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來。文彥博欲貶嶺嶠。范純仁爭曰。聖朝寬厚。不可以言語文字曖昧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後來爲法。此事不可開端。卒貶新州。忠宣謂呂汲公曰。此路荊棘已八十年。吾輩開。恐自不免。哲宗朝。章



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中止。范純仁請置在告。而念及私情。徽宗朝。呂惠卿告老。執政欲罪之。范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王安石薨。溫公病中聞之。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贈卹之典宜厚。諸公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可見仁人之用心也。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呂頤浩曰。本朝輔弼。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此則于潛善有剩辜耳。史瀹

陳應求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

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雄多用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漸。豈盛世所宜有。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奸之去。正當洗腸滌胃。倘借溫太眞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宋高宗曰。臺諫論事。不指摘纖瑕。豈惟陰德。亦可銷刻薄之風。王素爲諫官。言人才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王綸每謂人才實難。多事之際。宜爲朝廷愛惜。高



宗嘗稱得諫臣體。慶曆中余靖等力引石介爲諫官。范文正曰。介剛正。性亦好異。若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不爲矣。子瞻溫公神道碑言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古人非訐以爲直明矣。

傅堯俞除御史中丞。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補盛德。若窺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蜀公鎮知諫院。曰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布已直。實不能也。明道先生爲御史。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陳公瓘遷司諫。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以訐爲忠。無補于時。反傷治體。廖剛拜御史中丞。言志在搏擊奸邪。當思大體。若收拾細故。矜一得于狐兎之微。則非臣之本心。均可謂識體要矣。

陳執中爲相。范文忠嘗論其無學術。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遂去之。公言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趙叔平與歐陽公同館。公意輕之。會公甥女淫亂事覺。時嫉韓范者。皆欲文致公罪。云與甥亂。獄急。



趙乃言修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汚衊。所惜者朝廷大體耳。問奇

附 見大

韓宣子爲卿。則憂貧。而王質居相門。則以貧爲寶。虞公求玉於虞叔。而子罕則懸辭于宋人。王翦爲將。請美田宅乃行。而霍去病則曰何以家爲。李德裕戒子孫勿以一艸一木與人。而孫叔敖碎玉玦不以示後。張禹奏請肥牛亭地以治家塋。而成子高欲擇不食之地而葬。所見不同。而得失亦相遠也。

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小人有才而不受君子之駕馭。未嘗無濟。君子亦必不槩擯之。華士虛名無



用。卯似大有用而實不可用。非大聖人不知其當誅也。

唐蕭瑀好奉佛法。太宗令出家。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玄宗敕曰。觀其文乃崇道教。罷官度爲道士。此等作用。亦與聖人暗合。

漢高豁達。故下化而侈。賈誼董仲舒之憂乃在侈。唐宗多智。故下化而詭。魏徵李泌之憂乃在詭。宋祖寬厚。故下化而懦。蘇子瞻周茂叔之憂乃在懦。

好文盛事也。程頤謂帝王之學不在文義。崇儉美德也。柳公權謂天子之儉乃其末節。躬親庶政。人以爲勤。杜

黃裳有人主不親細事之說。威靈及遠者。人以爲武。胡寅有聖主不勤遠略之議。

趙襄子賞有功而高赦爲首。曰在憂約中不失君臣之禮。哲宗貶元祐諸臣而不及蘇頌。曰頌知君臣之義。

汲黯守東海。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 馬援守隴右。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 謝安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 羅友刺廣益二州。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 源懷曰。爲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 苗晉卿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



子產謂子大叔火烈水弱。大叔不忍猛。於是鄭國多盜。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及費禕政事姑息。而蜀遂以削。益寬猛必相濟而後可。商君刑及棄灰。過于猛者也。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過于寬者也。論語赦小過。春秋譏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有士人假秦檜書者。檜曰。有膽敢假檜書。必非常人。即假其官資。有人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疑之。然與之三千。送致魏公。魏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發書令往見夏太尉。太尉竟官之。吳味道

假東坡名銜。封一巨卷致京師蘇侍郎宅。公去其舊封。換題新銜并手書子由一紙付之。明年味道及第。檜又善待挾檜書于臨川守之座。元規誦黃陵廟絕句而待之如初。亦詭譎馭人之一端也。

儂智高之敗。有衣金龍衣者。而狄青不敢以貪功誣上。詳見務實類。鬼丁之死。有識其衣服者。而盧秉不敢以疑似成欺。宋史夏酋人多鬼丁。舉國入寇。盧秉擊之。奔潰。或言鬼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果死。

齊師之敗而歸也。為晉所敗 辟司徒之妻問焉。曰君免乎。銳



司徒免乎。銳司徒王銳兵者。是其父 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君子曰知所重。為重君父于夫也。齊王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君子曰知所重。為重歲民于君也。

嬉戲宮闈。微過也。金日磾果于殺子。賂醫酖后。大逆也。霍子孟甘于庇妻。卒之忍于子者。榮施七葉。不忍于妻者。禍至族滅。乃知日磾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趙普于投利害文字。焚之。忠獻為相。于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之通衢。 李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曰推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韓魏公曰國家事。鎮之以靜。趙忠簡曰今日事惟當靜以鎮之



古事比卷之三十七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八





古事比卷之三十八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智術

張丑伍負之出奔也。皆以美珠之說誑關吏而得脫。皆曰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今已亡。我且曰子奪而吞之。恐而釋之。偶記

楚恭王阸于陰陵。黃衰微舉足蹴之。楚公子微服過宋。其僕操箠罵之。周文宇文泰阸于芒山。李穆以策擊而罵之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晉瑯琊王睿出奔。叔東安王繇為成都王穎害。河陽為津吏所止。宋典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駐耶



又袁覬子昂從沙門逃。關吏疑之。沙門杖之而免。王廞子華從沙門曇冰逃。津邏疑之。沙門杖之而免。前

晉明帝以錦鞭付老嫗紿追者。微行至湖陰。王敦使五騎追帝桓玄亦以玉導與馮遷止其追者。王世充作難。皇甫無逸解所服金帶投地。追者競奪得免。

晉胡彬為苻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邀其運道。夜唱籌量沙。全軍而返。陳侯瑱逼湘州。遏絕糧援。賀若敦聚土覆之以米。陽召村人訪問。遣去。韓濬與後趙將桃豹相守四旬。祖逖以布囊盛

士運以餽餉又使人僞棄米而示豐飽豹宵遁又魏軍攻圍南州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所指示將士云此中粟可支二年衆心以安

渡河而爲船人所疑解衣佐刺而止陳平也渡河而爲船人所笑者惠子也西閭過也甘茂也故曰不可小知（偶記）

倒用司農印召韓旻兵而伐朱泚之謀者段秀實也（吳襲奉天詐爲姚令言符令還）倒用都統印告諭諸軍而安蜀者李崧也倒用都統印以殺郭崇韜者魏王繼岌也倒用留守印



詐作詔書以激諸將魏仁浦勸郭威也（于是隱帝被殺）

齊君王后解環（秦昭王遣使遺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引錐椎破之曰謹以解矣）兒說弟子解閉（呂覽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兒說之弟子請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曰固不可解也問之鄙人曰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周王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得周王令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又周王索曲杖也亦然于是吏悚懼以爲神明也（偶記）西門豹佯亡車轄令吏求之不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

南太宰使少庶子之市反而問之曰何見曰南門之外甚衆牛車于是召市吏誚曰市門外何多牛屎也韓昭侯使騎于縣反而問之曰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于是下令曰牛馬何多入人田中也此以察察爲明者（偶記）

漢陰丈人抱甕灌園子貢教以後重前輕之械而丈人曰有機事必有機心也衛五大夫負缶灌韭鄧析教以重後輕前之械而五大夫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也賜與析于是乎失辭矣（偶記）



孔子遺秘書曰後世有一男子自稱秦始皇上我堂踞我牀顛倒我衣裳行至沙丘而亡見論衡又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章伯藏其一見意別傳然沙丘之讖異苑以爲秦時童謠（前）

樗里子豫知渭南章臺東有天子之宮索靖預知姑臧城南當起宮殿（前）

秦遣士會還晉秦大夫贈之以策曰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吳遣于禁還魏虞翻謂禁曰勿謂吳無人吾

謀適不用也（前）

子犯之辭文公曰從君巡天下臣之罪實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亾范蠡之辭句踐也亦曰主辱臣死請從會稽之誅陽施陰翕之謀附耳躡足之態其君事後必醜之且懼之矣此二公之所以決于去也武侯處先後主鄴侯事肅代宗自不至使人主有猜心也（前）

婁敬之脫輅衣裘猶彭羕之登牀責食也敬之因虞將軍見漢高卽彭羕之因龎統見先主也後李元忠飲酒割炙從車上彈琵琶以見高歡亦用此法大抵皆是英



雄倉卒自達處所謂使人不得不應之著也（前）

馳壁奪軍非信耳之疏慢高祖之善將而自弛以釋疑也細柳按轡非條侯之密知文帝之厚遇將而自嚴以振武也則所遭者異也

淮陰初見漢高已灼見楚幷于漢孔明初見昭烈言魏吳在所當交荆益在所當取已知鼎足之勢魯肅見孫權言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李綱之禦金人言可守而後可戰可戰而後可和皆言得其要彼當光武之世欲以一丸泥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橫磨劍不知量矣

以殺止殺西門豹投巫嫗三老而河伯不娶婦陳子亢欲以妻與子而殉葬弗果用（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亢曰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吾欲以二子爲之于是弗果用）

死諸葛走生仲達（孔明卒軍中楊儀振旅還懿追之姜維反旗鳴鼓懿斂軍退）死姚崇算生張說（崇臨卒戒諸子陳寶玩饋說以神道碑請礲石速鐫數日索稾碑已立說悔云云）

溫嶠擊錢鳳墜幘而王敦不聽其讒遂得出尹丹陽忠而智者也高歡敺賀拔允折齒而爾朱兆不疑其詐竟得坐統六鎭邪而智者也宦者趙同常害袁盎盎患之



兄子種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趙同參乘盎伏車前曰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同泣下車溫高其襲此智乎

善以無用爲用　周陽侯嘗繫長安張湯傾身事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　戴明寶被繫黃回（前稱江夏王馬客付右尙方）奉事竭心盡力明寶得原啟回隨身後爲都督　張旣（爲小吏家富）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後爲右職（初涉）

幹局

汲黯過河南以便宜發倉賑饑民　晉鄧攸郭默守東郡
隋張須陀爲齊郡丞先賑而後上狀　北魏楊逸刺光州
宋范純仁知慶州亦然　而庾域守巴西表不待報　第五
訪守張掖不奏　喬玄刺梁州　皆不表聞而開倉　韓部爲
羸長　蘇章令武原　皆不上請而發粟
王慈卿許元之決練湖曰便民罪令可也　許仲宣之
罷交兵曰誅一族活萬夫何恨哉
費禕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一不忘接納賓



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事無廢閣　韋叡督勵將士晝
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衆常如不及
呂範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啟事而孫權即命領都
督　劉穆之壞布囊爲袴往見而劉裕即署以軍吏
孔明帥師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尺　又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
路　韋叡所至頓舍館宇藩墻皆應準繩
以盤盛粉置臥側有所記則書盤中隋高熲也　至明錄以入朝
行之　吳越王鏐也　此老不倦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阮佃夫作數十人饌造次
便辦　周浚獵過李氏絡秀與一婢宰猪羊作數十人
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
兵檄叢進剖決如流姚崇也功狀盈几詳處無稽張賓
貞也
蕭何獨收圖書　沛公至咸陽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強弱以何得秦圖書也　房玄齡獨收人物　玄齡征伐未嘗不從
衆爭取怪珍玄齡獨收人物致幕府密相申結人人願盡死力王嘗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有玄齡猶禹也
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者黃霸也　根株
窟穴所在銖兩之姦皆知之趙廣漢也



陶侃竹頭木屑悉令舉掌　爲荊州時造船後積雪始晴聽事前猶濕于是以屑布地
及桓溫伐蜀以侃前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類此　王鍔竹頭木屑曾無棄遺　軍州所用竹木碎屑無所
棄作事有程儉而足用
劉悛強濟有世調善于流俗武陵內史還都送者數千
百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遺甚厚　王
導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悅色　周伯
仁儀容弘偉善于俛仰應荅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費禕事無廢閣及董允代之旬日之間已多愆滯乃歎
非吾所及　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懷慎不能

決宗既出須臾裁決俱盡

韋孝寛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桑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然莫能易石曼卿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遠慮不能過

文宣帝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梁帝謂周捨曰柳惲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梁武帝曰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于事何用

異材不輕爲世用　徐洪客（勸李密直取江都密以書招之莫知所之）辛讜（赴杜滔而滅龐勛獻策趙斬王竟以讒死）宋張惟孝（字仲友鍾甚英異之爲希得解瀍鼎五州之圍）趙大張



微能小慧無益大事宋蒼梧王之能鄙事（裁衣作帽過日則能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劉鋹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以獻宋太祖曰習巧之勤移于治國豈至滅亡）若鄙舒以三儁覆宗智伯以五賢滅國才而累也寧無才

長短

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

唐太宗曰人不可以求備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長　李勣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　諸葛亮問任安所長秦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　韓滉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　房玄齡不以求備責人不以己長格物　王褒不以己能責人不能　朱倨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己長形彼短己清彰彼濁　任昉序王儉曰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劉玄



平謂霍王元軌無所短何以稱其長　樂廣但稱人之長而其短自見　北史陸卬不說人短不伐己長　王仲祖稱殷淵源非以長勝人處長亦勝人

後魏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瘦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此善用其短者也伊尹與土功而長脛者蹋鍤強脊者負土眇目者準繩傴僂者塗地此善用人之短者也

善于懷撫短于控御劉琨也（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長于支計短于用兵唐王思禮也（然立法嚴整士卒不敢犯）長于撫養短

于軍政崔彥曾也。徐州刺

周弘叔巧于用短杜方叔拙于用長世說

王戎謂裴頠拙于用長荀勗工于用短

裴景融雖才不稱學而攸綴無倦文辭汎濫理會處寡

夏侯道遷豫州刺史雖學不周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來甚有意理

薛宣起佐吏登宰相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 呂乂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居大位名聲損于郡縣蜀志 黃霸長于治民及爲丞相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于治郡



禰嵇以幹用稱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曰物各有所施榱桷之材不合以爲藩落宋太祖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自言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釋之

中山王失之子期而得之二士 魏公子失之范雎而得之虞卿瑕瑜豈相掩哉

文武

才兼文武有穰苴晏嬰薦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尹翁歸田延年行縣召故吏見文者東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起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 方儲漢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任中曰文武兼備唯所施用 沈友善屬文兼好武事嘗注孫子兵法 張芝以名臣子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徵辟不至號張有道

曹氏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賦詩 北魏傅修期永上馬擊賊下馬作露版 陳周羅睺執筆賦詩還如上馬人陣不在人後孔範語

宋孝武嘗讌飲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曰不知書口授顏



師伯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歸南岡辭榮此聖世何異張子房 梁武帝宴羣臣令各賦詩曹景宗目不知書惟除競病二韻景宗操筆立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宋太宗宴羣臣各令賦詩曹翰自陳太宗笑曰卿宜以刀字爲韻翰援筆立進中一聯云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 此與衛青之同賦栢梁詔能詩者得上坐詩必與諸臣同賦不欲示短 王智興之授毫智興自言韜鈐發迹未留心章句今陪奉英髦亦陳愚懇授毫得七言二十八字 斛律金之作歌金不識文字高歡使作勅勒歌歡哀感流涕 寧有殊哉

儒將若祭遵張奐魯肅張郃 以將種起爲世閥人周

條侯蘇中郎趙營平辛虎臣
唐竇威家世勳貴而威耽好文史諸兄尙武詆爲書癡
沈演之家世武弁至演之折節好學　張欣泰好讀子
史蕭淵問張長弓馬多少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
異之　荀習常山偏技嘗遣子蒙與文士共處經亭榭
祠廟皆削柹染翰題詩而去　漢郭涼雖武將然通經
書尤曉邊事
婁師德以紅抹額應勇士詔　崔胤好讀兵書射策甲
科授執戟自負文藝獲武職頗不得意　呂安國欣有



文授
武而能兼文事者　張桓侯洰易　後周韋孝寬參麟
趾殿學士考校圖籍　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
卷　南史韋叡子稜世稱該洽叡每使說書發摘尤精
于稜　梁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宴詩示侃侃即席
應詔又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猶杜預癖左傳馬援好篆
文皆武華也　宋狄青著平蠻記戰陣圖
蜀將王平字子均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
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紀傳備知大義　石勒好使諸生
讀史漢諸書時以意論得失魏將楊大眼不學恒遣人
讀書聽之悉皆記口授露布而竟不多識字也周將梁
臺識字不多而口占書啟詞義可觀

## 志願

顧覬之手植嘉樹于吏部庭而憲之果爲此職王祐手植三槐于庭而旦果爲三公（偶記）

張良願封留丁鴻父綝願封本鄉朱靈願封高唐

王勃求補虢州參軍爲藥艸也葛洪求爲勾漏令爲丹砂也

鮑叔牙曰願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束縛于魯時管仲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甯異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魏徵曰願陛下無忘布衣



徵不忘叔牙之爲人宋權邦彥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臣無忘渡江時可謂安不忘危矣嵇紹曰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冏）無忘潁上大將軍（穎）無忘黃橋

韓淮陰葬母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于公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王濬起宅門前路廣四十步欲使容長戟幡旗（後遷益州）宋孔甯子修宅令門可容高蓋顔父訢立宅起門顔曰當使容駟馬車（後刺梁州）段文昌嘗濯足于江陵大宅之渠中曰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後果然

錢鏐司馬君實皆爲警枕志可知矣蔡邕有警枕銘

傅介子棄觚而歎竟以斬樓蘭封義陽侯班超投筆而歎竟以定西域封定遠侯古人不徒爲大言如此（[illegible]記）

王敦每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以如意擊唾壺也張文詡每誦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也又蕭䛒每歌壯士暮年之句輒吁嗟扼腕宋王華閒居常誦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前）

司馬相如去蜀題橋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華陽國志）（相如初入長安題市門曰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其郫西上有永年橋）郭丹買符入函谷



關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後司馬持節論蜀丹持節歸南陽不獨終軍棄繻矣又吳起出衛郭門與母齧臂盟曰不爲卿相不入衛門

周燮不讀非聖書終以德行著名節柳公綽不讀非聖書終以嚴重著名

班超使西域謂僚屬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呂蒙欲從軍母止其行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蒙竊隨姊夫鄧當擊賊）

鄧惲恥以軍功取位郎宗恥以占驗見知（爲吳令占知京師當有大火以博士徵之恥以占驗見知徵書到夜縣印綬遁去）

裴之高曰。我得州必作萬通衣。裴之横曰。我富貴必作百幅被。胡旦誓不輸呂聖功第二人及第　李師中對韓魏公曰。第二人及第固不難

馬援兄子少游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僅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　嵇康曰。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契濶。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二君徒托空言耳。

索靖之歎。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縣之職。徒勞人耳。

蒯恩之歎。爲縣差伐馬芻。拾芻于地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後以軍功封都鄉侯。



不能爲役。逢萌也。萌字子慶。給事縣中。爲亭長。尉過迎侯拜謁。既而擲盾歎曰。大丈夫安能爲役。遂之長安受學。郭林宗也。貧賤。毋令給事縣庭。林宗曰。丈夫安從斗筲之役。遂就屈宗彥學。

不事筆硯。班超也。家貧。傭書以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從事筆硯間乎。隋宇文慶也。受業東觀。既而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事耶。隋趙來也。誦詩至踊躍用兵。拊背歎曰。大丈夫安能區區筆硯乎。後爲名將。

不作章句儒。傅介子也。十四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馬燧也。與諸兄學。輟策歎曰。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李靖也。常曰。大丈夫遭遇。要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耶。不作博士。曹彰也。魏任城王彰曰。大丈夫當爲衛霍。立功建號。何能作博士耶。李瑒也。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廢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後周宇文貴也。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北齊高昂也。每言男子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

安事一室。陳蕃也。室有糞不除。父執薛勤曰。孺子何不灑掃。答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能事一室乎。

蔡祐少與鄉人李穆齊名。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業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言訖各大哭。　梁馮道根不就郡簿。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耶。　北史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旨。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受業。至忠孝之道。實銘于心。　李弼少有大志。屬魏



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以求仕乎。　段秀實舉明經。曰。搜章摘句。不足立功。乃棄去

不拜乞錢。趙勤也。勤字益卿。劉賜姨子。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不受致禮。朱暉也。外戚陰就往候之。不見。致禮亦不受。就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不肯改業。桑維翰也。維翰字國僑。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有勸其改業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穿當改業。不肯改姓。戎昱也。唐憲宗時。京兆尹李鑾欲以女妻昱。令其改姓。昱作詩不從。

志願未遂。李固云。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謝東山

雅意在江湖王羲之願遊蜀都登汶嶺峩嵋俱不遂其志為沒身之恨此皆無競之地非爭奪者而猶不果況功名之會所奔輳者乎



## 世情

王播出鎮揚州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魏野與寇萊公常遊陝郊僧寺後再至寇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官妓以袖拂之又羅向于廬州福泉寺隨僧飯而業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題壁賦詩頗類王播特寺僧微異耳

飯後鐘　段文昌于江陵僧口寺王播于揚州惠照寺周朴寓于閩中僧寺晨粥卯食攜巾盂厠諸僧下褁飯而退僧未嘗厭視二公所遇亦幸矣



盛度登第父喜顛解樊紀登第父喜顛脫其父可知矣鍾正甫勞問鄒志完已知道君登極也劉景執禮謝景思為得秦檜訃音也

蘇秦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太史公曰汲黯鄭當時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則否況衆人乎東郭先生當其貧困人莫肯視至貴也乃爭附之滑稽傳王父偃當路皆譽之及名敗身誅爭言其惡殷浩作豫章送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親舊無復相窺

元齡董史。房彥謙擅美名。世南修書。虞荔虞寄有嘉傳。未有不詠其親者。

唐令狐綯作宰相。而胡姓之人多冒令。溫庭筠戲為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朱常褒為御史。而冒村之名緊從玉。褒本農家子。既為御史。村人之常姓者。名皆從玉。雖走史鈴下皆然。甚哉俗情之競攀附也。

待王不留行名藥之餉。而致令速駕。則交誼薄矣。世說衛江州展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艸木。得

令求當歸之命。而但有遠志。則子情絕矣。孫盛雜記云。初姜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古事比 【卷之三十八】 世情 千 書種齋

廉者不求。貪者不與。則物不虞失。世說庾法暢造庾太尉。亮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云。云故得在耳。欲者不多。與者忘少。則餉不期豐。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安以問子弟。玄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岳飛冤死。而都人涕泣。范瓊罪死。張德遠所誅。而都人鼓舞。直道在人心也。若魏人乃毀仁傑之祠。仁傑刺魏州。吏人立祠。及子暉為魏州參軍。貪暴。乃毀祠。越巂尚語張翕之愛。翕守越巂。有遺愛。子湍復為太守。蠻人喜迎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耆老相曉曰。當為先府君故。遂安。魏曾蠻人之不若矣。

觀于蕭穎士之于王丘。此前輩不可輕也。穎士憩于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避雨。穎士頗侮之。雨止上馬呵殿而去。始知為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崔湜之于張嘉正。此後輩不可輕也。嘉正始為中書舍人。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卒為中書令。呂文穆之于胡旦。此同輩不可輕也。呂未第時。遊一縣。胡旦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有舉呂工詩者。舉挑盡寒燈夢不成。旦曰。乃一渴睡漢。呂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寄語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問奇

杜舍人制策登科。名振京邑。而寺僧笑曰不知。與同輩遊覽至一寺。禪僧擁褐獨坐。與語。咸出意表。問杜姓字。旁人以累捷誇之。笑曰。皆不知。鄭禮臣初入內庭。矜誇不已。而妓哂其德色。曰學士清貴。亦在人耳。至如李儁劉承雍。亦常為之。

古事比 【卷之三十八】 世情 圭 書種齋

豈能增其聲價。韓退之名若山斗。而史不載其子為狀元。綰袞皆擢第。袞為狀元。以此知科名之難恃也。而況不足以驚黃面頭陀紅顏女子乎。問奇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姑待之。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晉中行文子出亡。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文子曰。以求容于我者。好音遺鳴琴。好佩遺玉環。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後車之乘。王應勸父舍投彬曰。江州當人強盛。能立異同。及覩衰危。必興慈愍。荊州豈能意外行事。舒果沉舍父子于江。

藺相如止寡賢走燕。燕曰趙强燕弱。故欲結君。今君亾趙走燕。燕必束君歸趙。不如請罪。則幸脫矣。參觀足盡人情之隱。





好名

杜預鑄襄陽刻碑。一置峴山上。一置漢水中。曰安知後世不爲陵谷乎。顏真卿刻姓名于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置之大洲之底。曰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先哲之重名若此。

宋田况因奏事論仁宗頗以好名爲非。退曰人主惟恐士不好名。好名則畏義。雖未能誠于盡忠。決不爲不忠之事。蔡襄曰忠臣論事若避好名之嫌。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張忠恕言險佞之徒于直言正論指爲好名。歸過令言者望風見疑。此爲國之鴆毒也。范純仁永州安置時。因疾失明。怡然就道。或謂其好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張繹曰鄒浩以極諫爲罪。世歎其過直。伊川曰君子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無過中求有過。嗚呼以好名箝忠義之口。豈世之幸乎 徐冬序錄

宋魏掞之與人交。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推挽成就之。或訾其好名。曰使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元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好薦達人物。或

者以爲好名曰若避好名之嫌不復敢爲善矣前

符融以交結自期仇香入太學與融比宇融曰今英雄四集正志士交結之秋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耶高揖而去郭泰使臧否相尚延譽中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標榜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

梁大夫宋就夜爲人灌瓜五代馮道夜爲人畊非示恩則沽名耳。



務實

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于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鐫一作砢石耳唐書秦孝王俊薨寮佐請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鐫石耳隋書若杜元凱之二碑一在峴山之上一沉萬山之下非載諸史傳後世何由知之。

狄青破邕州斂賊屍爲京觀有衣錦龍者又得全龍衵于其傍衆言智高已死當奏青曰安知其非後智高果未死走南詔被殺與都督孫歆戰敗王濬表上已得孫歆頭及杜預遣周旨襲樂鄉乃生致歆洛中以爲大笑蜀賊李順王師破之梟首書功行賞後廣州陳文瓉生得李順解闕朝廷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瓉然則青李失智高不敢欺朝廷亦知有孫歆李順事耳

心術

外疎而內親周顗所以救茂弘者君子忠厚之心也先笑而後哭鄭悎之所以弄武三思者小人顛倒之術也君子之心惟恐人知小人之術欲使人感惟其恐人知此茂弘所以再呼而反憾也惟其使人憾此三思所以不覺而登樓也

堯夫遭舟覆顧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子瞻舟覆亦顧子曰此豈章惇所爲哉

韓部開倉賑流民曰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温大雅曰



若得家弟承康我將含笑入地矣

汾陽上堂之拜（與光弼持泣）相如之心事也萊公蒸羊之逆（丁謂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以蒸羊迎之境上欲見拒之家僮欲執仇巫杜門縱博俟行遠乃罷）寇恂之彼術也（賈復過潁川恂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饌恂出送于道稱疾而還）

曹丕既纂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謂舜禹亦只是纂而文之以遜讓耳）李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丁謂亦曰古今所記忠臣孝子皆不足信此佷心而梟音也

主父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偃後以罪誅

桓溫曰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後以逆終

魏王遺楚王美人王悅之夫人鄭袖愛甚於王知王以己爲不妬也謂之曰王愛子美而惡子鼻見王必掩鼻王以問鄭袖曰似惡聞王之臭也王令劓之袁術納馮方女甚愛幸諸婦患害其寵語之曰將軍有氣節當常愁涕以見欽敬馮氏從之後諸婦絞殺縣之厠術疑不得志死也遂不問婦性陰險如此小人陰類也其賊正懸奸有慘於妬婦之所爲者如公孫弘惡汲黯而稱其忠惡仲舒而薦爲王相猶不罹其害也至盧杞惡張鎰



則謂鳳翔將校非宰相不可鎮撫惡顏眞卿則謂舊臣名高希烈可不勞師而服惡李揆則謂諳練故事揆行則人不敢辭遂使以譽爲毀而致三公無一生還者痛哉

平津擠仲舒於膠東竇憲置何敞於濟南意皆欲死之而并受王敬禮兩人無他禍漢廷之上不如王國矣

喜功生事者陸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王安石薛考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張方平言）

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張商英詩每聞同列進

不覺寸心怵究何益耶。　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于人之功不能記。于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視不已若者不比于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皆刻瀉之忮。

丁謂爲寇準拂鬚。萊知敬準。而道州之謫。實準使酒爲曹利用所中。而千古終以罪丁謂。準好以大白飲人。利用竟不濡脣。寇怒。曹亦厲聲。自此不協。　章惇爲蘇文忠公解蟄龍之誣。惇曰。人臣皆可言龍。及退。惇曰。相公乃欲覆人家耶。禹玉曰。舒亶言爾。惇曰。亶之唾亦可食。　至忤王禹玉。斥舒亶。而千古終以罪章惇。故君子惡居下流。

李豐依違懿爽之間。漢之籍福韓安國之于田竇。宋之



庾炳之于殷劉。

三桓諷魯作三軍。曹操諷漢議九州。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其事則然。其心實不然也。

羅仇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沮渠蒙遜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軍大敗。麴粥曰。勒衆向西。涼州不定也。羅仇曰。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皆爲光殺。　司馬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鄴小同嘗詣文王。有密奏未屏。如厠還。問曰。未見。文王云云。遂酖之。　曹操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過呂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備賓主禮。疑其圖已。夜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云云。　柳憕曰。寧我負人。不人負我。梁武帝擧兵至姑孰。憕與兄惲于小郊候接。將道路稽梗。憕云云。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絕後追。

王欽若初爲三司判官。卽奏除諸路逋負一千餘萬。繫獄者三千餘人。丁謂進用之初。卽請罷兵撫蠻寇。此皆賢者舉動。一入政府。便若兩截。嚮進之志專。不難仗仁以干譽。保位之謀勝。不憚肆志以求逞。其念一也。史以爲改節。易行知之淺矣。

包孝肅峭直剛介。與人未嘗苟合。平時親黨一切謝絕。然惡苛刻之吏。專尚敦厚。趙淸獻以苦節著名。而其爲政。乃務因俗施教。以惠和爲本。故凡眞正直者。立心必厚。眞淳厚者。自處必廉。

附 厚薄

隋文帝給賜陳叔寶。（每預宴爲不作吳音。叔寶耆耽酗。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宋太祖爲孟昶建第。（五百間。于右掖門前。下臨汴水。）又爲李煜錢俶作圓宅。（命作禮賢宅以待李煜。謂煜稱疾。卽以賜錢俶。）自古待失國君未有厚恤其私曲體其情如二帝者。

吳鼎臣奏李京薦友之書。而京坐貶。京妻取鼎臣薦事數帖。索火焚之。段文昌言楊汝士錢徽（蔚章）貢舉關節。而徽等坐貶。徽取文昌李紳屬書焚之。（段文昌以楊渾之。李紳以周漢賓並屬徽。榜出皆不預。而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李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文昌言取士不公。）



（命王起白居易覆試。點頭等十人。）錢蔚章之焚私書。不以倖免是已難矣。李京妻之焚私書。不以修怨不難之難乎。

舒亶以張商英手簡二紙并王濡（商英壻）所業一冊事涉干進。繳進。商英落館閣校勘。初亶停廢。商英言其才可用。因得收官。至是乃爾。士論薄之。同時呂吉甫亦繳王荆公私書。（呂惠卿出荆公平日私書。有曰無使齊年知。謂馮京與公皆辛酉生。又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彎弓成俗。何足多怪。按商英監鹽湖南。周師厚險倖賣供給酒。張告蒲宗孟劾其事。周坐降官。又囑舉子于舒亶。繳奏其簡。亦坐是奪官。可謂出爾反爾矣。令狐峘以楊炎署託杜封。奏炎。炎具道其事。德宗怒貶峘。枉爲小人矣。有要人以私事囑蘇頌。不聽。後當言路。極口詆公。或勸上其請託書札。頌笑曰。許人之私。吾豈爲之。皇祐中李允言臣僚繳往還簡尺。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繳以聞。從之。

不爲人所厚而報之以德者。朱勃于馬援。（援爲將軍。勃位縣令。援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及援遇讒。勃上書訟冤。）徐平（伯先）于諸葛恪。（恪意甚薄。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亡走。爲平部曲所得。平不使遣去。）紀僧真于蕭惠開。（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益謹。惠開臨終歎曰。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康周顒。）

附

取舍

孝于其親雖仇讐願得以爲臣。曹操之于畢諶是也。張邈劫諶母妻而諶逸去。不愛其親雖盜賊不願以爲壻。張魯之于馬超是也。超敗奔涼州。操滅超家屬。奔漢中。

魏收謂李德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高隆之大笑曰。魏嘗侍妹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裴度修福先寺。求碑文于白居易。判官皇甫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裴謝之。周僕射詣王公。既坐傲然嘯咏。王公曰。欲希嵇阮耶。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庾翼帅隷與王羲之齊名。內外宗尚羲之。翼不平云。兒輩輕家雞愛野雉。

寧取落韻之李廸。不取鑿說之賈邊。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

陳餘不用李左車矣。韓信迎而師之。袁紹已棄許攸矣。曹操跣而迎之。

子終食井上之李。而仲平不啖道傍之棃。許衡字仲平。嘗過河陽。渴甚。道有棃。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曰。非有而取之。不可。人曰。此無主。曰。棃無主。我心獨無主乎。後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亦不睨視。其家人化之如此。子終辭楚相之徵。陳仲子字子終。楚王聘以爲相。逃去。爲人灌園。而仲平輒喜集賢之命。衡爲集賢大學士。親爲擇蒙古弟子。俾爲師。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二子取舍進退迥然縣絕。乃子終不免爲堅瓠。韓非子曰。仲無畚人國。亦堅瓠類也。仲平猶足爲師表人。顧可無益于世哉。

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阮籍每適王渾。俄頃輒去。過王戎。良久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云云。與公言不如共考使語。北史房彥謙爲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高頻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頻謂諸州總官刺史曰。云云。

附 疎密

梁柳守陽城。皇甫謐不送之。曰。吾與柳貧時迎送不出門。今遠送之。是重陽城太守而輕梁柳也。（柳為謐從姑子）向柳與顏竣善。貴不加禮。曰。吾與士遜心期久矣。安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後柳繫獄。孝武對竣言。而竣不救。抑亦盡露世情矣。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歎曰。幾成輕薄京尹。

孔廣美容止。善吐論。王儉數巾車詣之。歎曰。使我成輕薄祭酒。



黃皓用事。唯樊建不與往來。　高肇為司徒。高綽送迎往來。封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歎曰。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欲與宗德豔共詣。豔不往。曰。年踰七十。何求于少年而屑屑造門。　朱异用事。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輳。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時承與弟穉及褚翔不至异門。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

陳萬年候丞相丙吉。獨留衆人後。至昏夜乃歸。吉故薦之代于定國。　盧詢祖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謂士開）門外。已見二陸兩潘。（機雲岳尼。謂士開當權。文士輻輳也）森然與槐柳並列。（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那延也）　張說為承旨。王質沈瀛以詣說為戒。已而質潛往說所。瀛已先在。相視愕然。　裴均與崔太素俱事中人竇文場。太素嘗晨省文場。入臥內。自謂待之至厚。徐觀後榻有頻伸者。乃均也。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令孜召朝貴飲。張濬恥于衆中拜。乃先謁謝酒。令孜言。慙懼無所容。　高澄納琅琊公主。崔暹懷刺墜前。崔季舒曰。暹嘗忿吾佞。及其自作。乃過于吾。　沈



約與范雲。約先期入。出懷中詔書。（衍有受禪意。召范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雲出語約明日復入。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入）蠅營蟻附者。不足責矣。乃外矯其迹。而競媚于昏夜。爭而愈不能工。可羞亦可憫也。

范純仁東鄰宦官陳衍園亭。衍每至。不敢高聲。王鞏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徽宗徘徊覬覽。偶見之。大不樂。若鄧正與黃皓比屋。唐肅因丁謂遷居。（俱見宮室）方見其善于自處。

殷洪喬為豫章守。都下人士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

擲水中曰殷洪喬不能爲置書郵。劉禹錫于頔大權門吏接書尺日數千。一一報謝。緣珠盆中日用麪一斗爲糊以供緘封。愚以爲殷之宕蕩不倚終愈于劉之洞權蘇要。



古事比卷之三十八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十九

古事比卷之三十九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事機

商鞅變法。趙武靈王變服。皆以爲民可圖成。不可慮始。徐宣降光武曰。臣等出長安。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　元魏之遷都司州。以南伐爲先聲。亦同此意。

晉文公之圖霸也。三年而欲用其民。而子犯三迴之。越王之棲會稽也。四年而問伐吳。而范蠡四拒之。



事有時不可失者　曹操與袁紹連戰。糧盡欲還。荀彧報以用奇之時不可失。而操聽之。袁尚攻袁譚。譚求救于操。荀攸曰。二子構患。勢不兩立。及其亂而取之。此時不可失。而操從之。法正曰。操降張魯。不因此圖巴蜀。而遠北還。內必有憂逼。時不可失。而劉備從之。操襲備。田豐說紹直指許都。紹辭以子疾。豐舉杖擊地曰。遭難遇之機。以嬰兒之故失之。王威說劉琮曰。若給奇兵邀之于險。操可獲也。此機不可失。而琮不能用。司馬懿曰。備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而操不從。先主之始有蜀中也。劉曄勸操及其未定擊之。周宇文泰之始有關中也。王基勸高歡及其未定擊滅之。　燕樂毅伐齊曰。若不遂乘之。彼改過而撫民。則難慮也。李斯說秦王曰。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强。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晉羊祜勸伐吳曰。皓可不戰而克。若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北周宇文忻勸武帝伐齊曰。若使更立令主。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王者安人而已。利人之虐。欲乘以爲資。人之稱是師也。則謂之何。



天欲與項羽。而使秦殺項梁。天欲與光武。而使更始殺伯升。一家之中。本無異心。兩雄不並棲。天因假手他人耳。

會稽守通欲舉事。項梁借以召籍。沛令欲應涉。樊噲借以召劉季。英雄將出。必有庸人首謀以動其機。

漢高方踞。布以窮來歸。洗足不起以挫之。後以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令其大喜過望。此識先後著也。梁武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痡挫抑之。此以後著爲先著也。然漢高踞牀見酈生。而又

延上坐以謝之嫚罵以辱趙將而隨以千戶封之其待
人亦覺比跡
事之萌也李斯之誅不在具五刑之日而肇于諂二世
之書張湯之敗不在對八使之時而兆于摩謁居之足
魯謁居告李文論殺之張湯爲謁居摩足李文事下減宣亦奏之上以湯懷詐遣使八輩湯自殺
漢亾于董卓而兵兆于冀州唐亾于黃巢而禍基于桂
林龐勛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熾
董卓誅而賈詡勸賊黨李傕郭汜張濟于關東西所在
復收兵攻長安漢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

恩請授降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于河北分鎮
迄于唐亾不可復取詡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養禍
以自固其威寵也
周公居攝而有漢王莽之謀東平輔政而有晉八王之
禍
啓隱鍾巫之禍齊襄無知之孽外戚禍漢藩鎮亂唐皆
失于履霜之漸
秦亾于匹夫懲封建也東漢亾于閹豎懲前之重三公
也宋亾于敵懲藩鎮也科目之浮懲孝廉中正之濫以

僞也兩稅之横懲口分世業之滑以濫也僱役之慘懲
衙前弓手之派索也資格之滯懲保舉超次之倖曠也
義勇之苛懲著籍冒名之虛耗也蒼崖內外篇
燕郡甫割旋納張瑴之降則復圖金也京東甫復遂狎
趙范之謀則復圖元也自啟其釁矣前
得失在呼吸之間　黃門常侍俱詣何進唯所措置袁
紹勸于此時決之進曰此輩机上肉耳紹曰事留變生
後機禍至不知將軍稅駕之所也　二張易之昌宗既誅薛
季昶謂東之敬暉曰產祿猶在二人曰彼猶机上肉耳

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
竇武收鄭颯等陳蕃曰便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而
敗　曹操聞召董卓脅太后誅宦官曰誅其元惡一獄
吏足矣何必召外將　劉卞勸張華廢賈后曰兩黃門
力耳卞言泄恐誅飲藥卒
何進誅宦官不卽決張讓向其子婦爲太后妹者叩頭
願得入辭太后于是召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
北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刺兖州山陵畢當就道士
開重賂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于是得見後主及太后

出定遠刺青州。殺趙王。

荀勗爲賈充畫留內之策而晉社墟。任愷請充鎮關中。充憂。告勗。勗曰。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荀伯玉爲蕭道成畫留外之策而宋祚移。蕭道成徵爲黃門侍郎。不欲內遷。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入境上。道成以聞。使復本任。王德儉爲李義府畫留侍之策而唐室危。義府斥壁州司馬。詔未下。問計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君能建白。轉禍爲福。義府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召見。賜珠一斗。停詔留侍。

予君子以位而心膂不寄猶外也。置小人于散而意念未忘猶內也。故李絳罷而吐突承璀入矣。蔡京用而呂



公著竄嶺南矣。丁大全用而六君子之遠州矣。

曹操窘迫于張繡呂布。幾死者數。幸成功者惟在于奉迎獻帝。移駕幸許。宇文泰高歡之爭魏主。修朱溫李茂貞之爭唐昭宗。智咸踵操。

晉武平吳而怠。隋文平陳而驕。唐憲平蔡而侈。

宇文泰謂彭樂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李煜謂錢俶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

速禍者。漢景欲削七國而吳楚遂反。與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與文宗急姦竅而訓注起。同轍也。

賓嬰助灌夫。趙廣漢脅魏相。公孫賀捕朱安世。有所不顧而自禍益速。

事機之失。亾齊者后勝。非秦亾齊也。亾趙者郭開。非秦亾趙也。亾吳者伯嚭。非越亾吳也。

晉之篡位以賈充。其亾亦以充。隋之平陳以楊素。其亾亦以素。立太子妃。易太子。亾之兆也。玄感之于素。猶李敬業之于勣也。煬武之立。素勣力也。其子欲撲其燎得乎。

寇萊公之復用也。以朱能天書。後丁謂發其詐。卽以天書爲萊公罪。趙堯欲代周昌爲御史大夫。乃薦昌爲趙



相。而呂后時。堯之御史大夫。卽以其薦昌而罷。

德宗志在平藩鎮。遣三將而生朱泚之變。終身不敢言。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始于肅宗而成于德宗。文宗志在誅宦官。任訓注而生甘露之禍。終身不敢言。專制則聽其專制。詬辱則聽其詬辱。故宦官之禍始于明皇而成于文宗。

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以贓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周世宗遂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

分王之策戮于鼂錯而顯于主父均田之與便于蘇威而乖于宇文融差役之議拂于安石而宜于朱晦菴除閣之權難于訓注而易于崔昌遐和好之盟不當何于秦檜而當仍于韓侂冑時爲之也

夫贖人而不受金則自今無贖人說苑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云取麥而皆由宼則明年樂有宼齊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曰麥已熟請放民出穫宓子賤不許季孫使人讓宓子宓子曰今茲無麥自今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宼季孫叔然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聖賢之淡憂類此

驪姬之愛篤而晉獻之難深范蠡之恭誠而吳國之沼



速胥童之策智而厲公之弒迫無極之見忠而楚平之禍慘蒼崖內外篇

藩鎮之勢成于平安史之功神策之橫釀于平朱泚之難

汴宋無日不以立法爲事而安石主更司馬立仍卒之浸至靖康二聖已北而黨籍猶未除南宋無日不以復仇爲事汪秦主和李趙主戰浸至德祐樊襄已破而請幣猶未息　元祐所守者舊章紹興所守者亦舊章恢復之議懲前轍和好之議亦懲前轍　臨川愎而釀禍然元祐司馬相矣建中調停起矣乃宣仁之治徒激紹聖之名靖國所平適滋崇寧之厄逆檜奸而喪國然隆興恢復銳矣嘉定北伐皷矣乃符離之敗徒增守弱之戒緣淮所招祇增函首之羞　爲熙寧計者在振仁考之蠱而不必易祖宗之制新法行可也不行亦可爲紹興計者在固東南之資而不必較西北之勝和好議可也不議亦可　熙寧之弊失于剛强開邊啟釁日京貫之禍免役青苗其失無幾紹興之弊失于航海都越喪江淮形勢之險納幣奉賄其失無幾以上蒼崖



景德建炎不當退而退宣和開禧不當進而進前

奮激

重耳霸心生于曹，句踐霸心生于會稽，齊桓霸心生于莒（荀省坐）。蘇秦若有負郭之田，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為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不有下堂之恥，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厠中之辱，不懷復魏之心；甯越激而修文，卒為齊威之師；班超憤而修武，終建西域之續。（劉子俱淵海）

楊偉以別室督厲諸子（愔季父偉謂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慎謹，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宇文泰以別立激諸牧守（命河東守裴俠別立，曰：清謹奉公有如俠者，可與共立）。



馬援以老更低頭激楊廣（援與隗囂將楊廣書：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乎），謝瀹以比之為老激謝晦（晦刺宜州，頗有矜色，詣叔瀹。瀹問年，三十五。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為老矣。晦有愧色）。高歡激六鎮殘兵以配奚，李淵激河西太原以擊遼，皆詐為詔書激民之怒以成大事。誹謗激坑焚之禍，標榜激黨錮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禍生于激，何代不然。（問奇）

料事

子房之料六國後，趙普之料各藩鎮，李沆之料少主，寇準之料渡河，王旦之料趙德明，范仲淹之料好水川，是策事之智也。

楚禦鄖人之師，莫敖請卜之，鬬廉曰：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　唐時隱巢之亂，秦王欲卜之，張公謹曰：無疑何卜？果成平亂之功。

張融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冶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耳。　北朝元順領



軍，徵為黃門侍郎，親友迎賀，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政恐入而復出耳。

事反所料　商之王也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柳）　晉司馬侯曰：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以為盟王。

## 伐謀

漢武帝時嚴安上書今徇南夷浚入匈奴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三國時吳邊將多陳便宜欲有所掩襲顧雍曰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魏太武時南邊將表請擊宋崔伯浚曰西北守將平赫連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南邊將聞而慕之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唐太宗時突厥攻太原鄭元璹持節往勞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



不可臣而使今掠資劫人利歸臣下豈若仆旌接好則金幣一歸可汗頡利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富鄭公對契丹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故勸舉兵者皆爲身謀非爲國計也漢魏諸公偉論猶自爲計耳若鄭富之節既不可奪而識足以伐謀宜乎其不辱命矣。衛青在位淮南寢謀何武上封事之語（辛慶忌傳）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韋處厚上疏之語（裴度傳）

## 當局

趙括嚴延年潘岳之敗其母知之晁錯顏竣盧多遜之敗其父知之謝晦之敗其兄知之劉毅崔胤之敗其叔知之韓侂胄之敗其姪知之伯宗之敗其妻知之呂祿之敗其姑知之符承祀之敗其姨知之張華之敗其子知之王仲舒之敗其友知之王晏之敗其弟知之蕭至忠之敗其妹壻知之潘炎之敗其婦翁知之至于王父偃蔡京丁謂之敗則已亦知之而終不易轍甚矣當局者迷也若重耳之霸樂羊之學老萊北郭之隱其妻成



之孟子之賢儁不疑之能陶士行之業其母成之陳了翁之抗直其子成之浮休居士之高龔翠巖之諡其女成之張九齡之忠讜鄒志完之敢諫其友成之雖豎立由己端藉夾輔之助向使前之諸人借鑑旁觀頓醒任惑何至身犯危機卒罹奇禍也哉（談薈）

梁（彤）趙（倫）之亂首耽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章具存可覆案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石崇被收曰奴婢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均無解于不見幾矣。

晁錯爲內史言事輒聽及爲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爲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旰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蕭望之爲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賢否雖不同然均爲非義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耶。北郭先生之辭相也其妻勸之也韋世康之懸車也其子福嗣贊之也

虞卿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于大梁春申君說秦昭王何其智之明也後至于李園繆矣馬援戒子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言豈非當局者迷乎



善處

趙倉唐一使而魏文侯爲慈父擊爲孝子。倉唐緤北犬奉晨鳧文侯父子歡復如初漢田叔燒梁獄詞而太后景帝梁王大喜復如故李郃疏請順帝朝太后而太后意安蔣琦勸英宗盡孝而帝不言太后之短史文惠浩扣榻諫孝宗逐諫官責孚自是兩宮慈孝無間。

衛太子殺江充久之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必然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召戴僧靜使領軍向



江陵僧靜曰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上不荅而心善之事不可訓而以感動上心調停儲位則誠善惜南武帝一太晚一終不悞郅惲言廢郭后曰夫婦之好臣不敢言。願念其可否無令天下有議光武曰惲善恕己量主遂以爲中山王太后以壽終。史丹伏青蒲涕泣諫元帝而太子定。李泌誦黃臺爪詞諷肅宗而廣平王安。程昱勸曹丕勿專軍事而操以爲善處父子之間王叔文勸東宮勿言宮市而憲宗善其恐有離間之語。

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崔祐甫請以賜淄青將士而
正已慙服契丹於封泰山時別假錢幣王旦曰於歲給
內各借三萬次年額內除之而契丹大慙趙德明求粟
王旦請勅具粟京師詔其來取德明曰朝廷有人遂止
彼有謀而我伐之安所得逞其狡乎
呂夷簡之罷監軍武請罷諸帥監軍夷簡曰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卽委擇之曰願詔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同罪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文彥博之使二司天官富弼用李仲昌策穿六漯渠武繼隆令司天官抗言穿河北方致上體不安二人又請皇后同聽政彥博召曰何得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曰未忍治汝罪無得復然既而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更言六漯在東



北非正北也
蘇軾欲奏押件高麗使者凌蔑州郡押件使臣乘勢驕横軾使謂之慕化而來乃爾暴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押件者懼爲之小戢馬燧賂得旗章賂回紇酋得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王出境無敢暴者
郭子儀不聽元載之言裴度却隱李賞之語于方爲元稹刺公
乃度中李逢吉之計而罷子儀顧湊服魚朝恩之心使
聽下衷甲載復使人告軍容此費無極所以惡郤宛于
子常而殺之漢劉粲所以誅其太弟乂也
處危疑在乎有識以定之如東晉平蘇峻宮室灰燼溫
嶠議遷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而王導獨謂古帝王
必不以豐儉移都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宋契丹得澶
淵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謂其策
可誅惟大駕親征敵當自退叢談
田叔爲魯相民訟王取財物叔笞之王發中府錢使相
償之相復曰王自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間不聽曲聽郭解解曰解奈
何從他邑奪賢士大夫權乎屬曰俟我去令洛陽豪居
間善于處人而後謂之善于處己也



烈祖輔吳羣技多從舟聚飲近野擾擾民庶上欲糾之
以法而方精其材力嚴求請赦泰與海鹽諸縣罷採鷹
鷂可不令而止朞月之間禁技無復游墟落者　馬軍
指揮張昱下令太峻兵謀爲變王旦曰罪昱則帥臣何
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昱以樞密
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
高帝詔陳平至軍中斬樊噲私計召噲檻車詣長安聞
高帝崩恐呂后及嬃怒乃馳傳先去詔與灌嬰屯滎陽
平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呂嬃讒乃不

得行　劉表愛少子琮琦懼禍謀于諸葛亮自請出守
江夏　識禍一也度近之足以杜其謀則為平度遠之
足以消其忌則為琦
唐王畏太祖威名遺書饋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
問乃不行　曹彬使吳越不受饋遺以輕舟追與之彬
盡籍其數歸而獻之世宗命受盡散親識
蘇軾拒高麗之僧（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國母令齎金塔祝壽軾密奏受而不報彼得以為辭受而厚報是荅無禮之餽臣已退還其狀如此處分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范仲淹焚西夏之書（知延州移書元昊復書悖慢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以為見之而不能討則辱



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聞者則辱專在臣矣）處之最為合宜

附　不善處

張東之不去武三思趙汝愚不賞韓侂胄事殊而失一
也
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適所以害之子皮
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之愛人傷之而已
愛適為患　共叔之死母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
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亾皆不善處之所致
也
朱平原之赦辟陽也陽拒之周伯仁之救茂弘也陽詈



之辟陽亦憾平原而茂弘竟陷伯仁行事過異者禍之
媒也（叢談）
魏沈玠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姚彪貸百斛鹽以易粟
彪命覆鹽百斛于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勿與則
已而惡聲以辱之不仁甚矣晉王修齡貧乏陶範載米
一船遺之却曰若饑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勿受則已而孱氣以詬之無禮甚矣皆不善處也（玉屑）
樊系為朱泚草詔草已仰藥死唐恪為立張邦昌議書
名仰藥死何如不草不書而死也（明樓璉事同）

張浚以王德爲都統岳飛曰德與瓊素不相下一旦起擢之在上則必爭瓊叛後始悔

汝愚遷韓侂胄防禦葉適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汝愚不從卒有編管之禍僞學之禁



權變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而解下裳墨子見荊王而文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所好也

閻知微與默啜連手爲戎蹋歌富鄭公入穹廬塗槃效契丹韻

趙文子之忠不敢愛其死然亦不亾其身大舜之孝求之未嘗不在側殺之亦不可得蓋言全也

狄仁傑含垢忍恥于僞周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汚迹于僞楚張邦昌中書省竟就敷天左袒之績論者猶



沾沾動喙則夫受唾之師德仰藥之唐恪果何爲哉

使楚公子之僕不操箠而罵門者必不出之宋典不以馬鞭拂瑯琊王馬必不爲河陽津吏所釋晉永不捶王華宋予而訶津邏必疑而不免李穆不以策抶宇文泰追者必疑而不捨其迹雖忤其權有濟也

管仲射鉤鮑叔令公子僵而疾驅入國漢王中弩傷胸乃捫足曰中吾指張良强起勞軍而馳入成皐小白不僵而僵漢王傷而不傷一時之計俱造百世之業智囊

古人行事有震驚天下後世非尋常步驟可得而師者

如堯舜以天下傳賢。伊尹放太甲于桐宮。伯夷叔齊讓國而逃。柳下惠浚夜覆寒女。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程嬰公孫杵臼以死而全趙孤。田叔季王焚梁獄之詞。傅介子矯詔而斬樓蘭。汲黯矯詔而發倉廪。王霸之合河冰。諸葛孔明征孟獲而七縱七擒。謝安當秦兵壓境而圍棋賭墅。唐太宗縱死囚四百而復來歸獄。郭汾陽之單騎降虜。韓昌黎之馴鱷魚。張忠定下馬呼萬歲而靖蜀軍之叛。李文靖對使焚詔。寇萊公決策親征。虞允文不奉命出師而成采石之功。若此者誰得而師之。古之可



師者常也經也。其不可師者變也權也。闕奇

陳太丘弔張讓。讓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陳寔獨弔及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矜宥郭林宗受賈淑弔。淑性險惡邑里患之林宗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曰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後淑感悔終成善士王戎王衍品孫秀。秀爲瑯琊郡吏求品于鄉議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比諸陳郭或愧公道矣。

宋東川之賞不及軍士。黃震曰詔書稽留耳。即給錢如西川。衆乃定。荊湖之賞不償勞。軍欲爲變。趙方荊湖制置使子葵三年十日。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一言而

定。有赦詔至平江。乃僞詔也。苗劉之變度不可宣而事已彰灼。卒徒急于望賜。懼有變。張浚曰發庫錢示行賞之意。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讀而張之。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人情乃定。

寇恂之盛供兼餼。賈復過潁川恂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兩人之餼恂出迎于道稱疾而還韋孝寬之多備酒肴。知尉遲迥有變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毁撤驛馬悉擁自隨又敕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酒肴芻粟以待之迥果遣追供設豐厚所經停留由是追者不及元伯顏之爭獻健馬。有告乃顏反者詔伯顏視之多載衣裘與驛人乃顏謀執之伯顏逃去驛人爭獻健馬得脫。備之甚善而不動聲色爲難能



宋襄公之謂目夷。楚執宋公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子之國也曰國固臣之國也歸而守國楚人曰不與我國將殺子君宋人曰國已有君矣楚釋宋公目夷曰國爲君守之曷爲不入逆襄公歸廉頗之訣趙王。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頗送至境曰還不過三十日不還順立太子王旦之請宣寇準。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暴疾命旦馳還旦請宣寇準至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國有君而可制敵。目夷尤爲善處。惜乎效之者之難也。

呂頤浩側用印記。建炎之役及水濱衛士懷家流言呂論曰先及舟者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志之其不避倡率者皆側用印記事平悉別而誅賞之周太祖督戰砍笠。六合之戰周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以劍砍其皮笠明日閱有劍迹者悉斬之此事異而智同。

倉卒應變處之若無事然。 李允則嘗晏軍而甲仗庫
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密檄瀛州以茗籠運
器甲。不浹旬軍器完足。人無知者。真宗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
而焚。必奸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盡。林特請
和市于河外。王旦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困弱
于四方。數日外貢駢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
之也。 杜紘知鄆州。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
變。俄而草場白晝火。或謂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
是。奈何墮其術中。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誅之。 蘇



頌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頌不許。州兵
欲入救火。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
因而生事。賴頌不動而止。文彥博知成都。嘗大雪會客。從卒有詐語
拆井亭燒以禦寒。公徐曰。天實寒。可拆與之。飲宴如故。
明日乃究問先拆者。杖而遣之。 薛長孺簡肅之姪判漢州。
戍卒閉營門放火。謀殺知州兵馬監。長孺挺身諭之曰。
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
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于村野捕
獲。 王鬷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爲亂者。鬷潛遣兵環
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于是衆皆出。亂
卒殆十餘人戮之。及旦人皆不知。
晉武帝以夜火登樓。而愍懷太子牽裾入闇。晉書。宮中嘗夜失火。
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帝奇之。宋仁宗
以閣變遽起。而光獻皇后閉閤擁侍。宋史。衛卒數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
仁宗遽起。曹后閉閤。急呼王守忠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遣人挈水踵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
皆親剪其髮。曰。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力。誰謂宮闈倉卒無濟耶。
陳希亮告譯者。于闐使者過秦州。壞傳舍什器。縱從者市掠飲食。希亮使告譯者。入吾境。秋毫
不如法。吾立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無一人譁者。 蘇軾謂押伴使。高麗入貢使者凌蹙



州郡。押伴使臣乘勢驕橫。軾判杭州。使謂曰。慕化而來。乃闞驕恣。非汝導之不至是。不悛。當奏之。爲之小戢。
劉坦之斬鍾玄紹。坦守長沙。王僧粲反。玄紹潛謀內應。坦佯不省。加常理訟。至夜忽閟城門
以疑之。明旦詣坦問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尚在坐。因出以質。紹首伏。即斬之。而焚其書以安
餘黨。張忠獻之誅范瓊。瓊擁兵不來。來又不肯釋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遣張浚渡江
若捕他盜者。因召瓊浚及劉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子羽取黃紙舉以麾瓊曰。有敕詣大理置對。擁
置輿中。以浚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且曰。所誅止瓊。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悉麾隸他軍。瓊伏誅。皆
不動聲色而除不可制之害于肘腋間。非以膽識制勝
者不能措手。
哥舒翰爲安西節度。差兵馬使張擢奏事。逗留不進。翰

適入朝。擢懽求楊國忠除西川節度。就第謁翰。翰數其罪杖殺之。然後奏聞。仍賜尸令翰決杖。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修。詔御史崔衆交兵于河東。衆侮易承業李光弼聞之。素不平。至是交衆兵于光弼。出迎相接。而不避。光弼怒其無禮。又不卽交兵。令收繫之。中使至。除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繫之矣。若宣制命。卽斬中丞。中使褰之而還。翼日斬之。觀于張溫之不從孫堅斬董卓。溫以詔召卓。良久乃至。而詞對頗傲。堅耳語溫曰卓負大罪。而敢鴟張大言。其中不測。宜按軍法斬之。溫不從。皇甫嵩之不用從子酈言董卓拜幷州牧。詔以兵委嵩。卓不從。酈說曰。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是逆命也。大人仗國威以討之此桓文之事。嵩曰。專命雖有罪。專誅亦有責。不加顯奏帝讓卓。卓愈增怨嵩。及秉政。嵩幾不免。益見翰弼之能與識。爲不可及也。

郭威命白文珂代王守恩。威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以爲慢己。郎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于府。守恩狼狽而歸。家屬已逐出府矣。余玠以楊成代王夔。玠欲誅夔。謀于親將楊成。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幾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成以節指營曉之。遂相率下。幷夔至。玠斬之。此亦同召王駕鶴之事也。駕鶴久典禁兵。欲罷之。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代者白琇珪已視事矣。琇珪更名志貞。史澒。

張易以使酒止使酒易通判欽州。刺史宋匡業使酒凌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先故飲醺就席酒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蜂起。匡業愕然。使吏掖就馬。自是不敢復使酒。張乖



崖以嵩呼止嵩呼。守成都。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詠尤勝石敬瑭矣。敬瑭斬三十餘人。猶不止。

風尚

漢高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才孝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瑰瑋立名之士孝宣精吏治故其時率循良核實之能。（陸宣公集）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鬭之徒歸唐太宗欲治而謀謨諫諍之佐來（臨川集）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淫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蓄聚魏武好法律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漢武好邊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好神仙而燕齊迂怪之徒



多言方術重農而趙過之儔耕耘亦被其利唐肅代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進蓋趣好殊而影表應勢有必然者

唐明皇好神仙而張果老自稱堯侍中宋章聖悅幻妄而賀元自稱晉水部皆乘耳目壅蔽而售其欺侮也

齊桓好服紫一國盡服試勿衣曰甚惡紫三日莫有衣紫者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公斷其纓而國中皆不服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彊曹鄙人以田弋說宋執曹伯及彊殺之）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淫酗則惡來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父起漢武殘剝四海則桑弘羊擢（唐張彧弘羊論上之所欲下必有成之者）

漢禁章奏浮詞（明帝詔先帝禁人上事言聖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抑不省）隋禁文章浮詞（隋文納李諤之諫詔禁文章浮詞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艷不典實付所司理罪由是風俗稍改）唐戒表奏浮華（唐文宗曰諸鎮表奏太浮華宜責掌書記以誡浮宕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懲弊抑末誠如聖訓）王師旦黜張昌齡王公瑾（師旦知貢舉唐太宗怪無二人名師旦曰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二人有名無行恐變陛下風雅）王旦李廸黜賈邊（廸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王旦曰廸犯不意其過可略邊立異說漸不可長遂收廸而黜邊）罷賴公懲范諷石曼卿（范石不守禮法公奏以為不懲則敗亂風俗將為西晉之變）若是者知所崇黜矣



王旦抑兩及相門之張師德（曰吾于上前說師德名家子不意兩及吾門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馮京不妄詣韓琦（琦語富弼弼京婦翁使往見之京曰不妄詣所以重公豈傲哉）馮高于師德王高于韓矣

沈瓚之之令丹徒云坐清以獲罪（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鎖繫尚方武帝召問曰臣坐清所以獲罪無以承奉要人要人為誰曰此赤衣諸郎皆是重除丹徒令入界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李端愿之移廬州知抑豪强致毁（知襄鄂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移廬州富弼曰肥上之政何以減于襄陽端愿曰初官喜飾廚傳以干名更事既久知抑豪强制猾吏故毁隨之）二人雖皆有激之言然以是得罪以是變節豈少哉故上慎所以風之者

為一時所效者。則有王弘。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人皆依倣。謂王太保家法。范曄。性有思致。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謝靈運。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陸繕。進退閑雅。趣步攝履。陳文帝使太子諸王取則焉。

晉人重容觀。以故負美貌能清言。即雍容至顯位。然所推重。無如衛洗馬。少時乘羊車出市。觀者傾洛城。曰誰家玉人。後渡江至建康。年二十七卒。尚為人看殺。次則杜弘治。右軍目之曰。膚若凝脂。眼似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日衛玠神清。杜乂膚清。一時品藻若此。至于何晏裴楷王衍潘岳王濛之徒。皆以美貌聞。豈一時好尚之至。造物亦遂移鬱也。



范知璿獻所為文。宋璟判之曰。文章若高。請從舉選。不可別奏。士人以書贄見趙抃。正色謂之曰。朝廷有科舉。何不卒業。却與閒退之人說利害。獻文自鬻者可以止矣。

## 嗜癖

何晏食蒸餅。不折作十字不食。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文王嗜菖蒲。武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鰒魚。王右軍嗜牛心。宋明帝嗜蜜漬鱁鮧。齊宣帝嗜起麪餅與鴨臛。高帝嗜肉膾。陳後主嗜驢肉。蕭穎士嗜白肉膾至三斗。後魏辛紹先嗜羊肝。唐魏徵嗜醋芹。陸鴻漸嗜茶。劉伯倫嗜酒。錢昆嗜蟹。此獨常味也。至鮮于叔明嗜臭蟲。權長孺嗜人爪甲。劉邕。南康公。性嗜瘡痂。李棟之周張懷肅唐



任正名之好服人精。異乎人矣。

闞褒奴好裂繒聲。魏明帝好槌鑿聲。劉先主好結髦。嵇叔夜好鍛鐵。王粲戴叔鸞母王濛張南巢好驢鳴。袁山松好唱挽歌。唐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召花奴取羯鼓。為我解穢。花奴汝南王璡小字。唐莊宗好音樂。自言一日不聞樂。則飲食都不美。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優謂之李天下。梁簡文好觀牀上鼠跡。祖約好財。阮孚好蠟屐。張華好帛纏髮。謝靈運好戴曲柄笠。陳伯之好著獺皮冠。沈文通喜吏事。資函斷以療疾。韓持國喜音樂。藉曼聲以却暑。范德孺喜琵琶。需絃以就寢。桓玄詩思不來

輒作鼓吹李翰用思苦澁則求音樂王筠好弄葫蘆詩
成則擲每吟詩注水葫蘆傾已復注必有待而後遺所養可知矣
李納性急酷好弈棋有時躁怒家人密以棋具陳前納
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王錫甚慕秦漢碑刻往往節口
腹之奉以事之孫何酷好古文為轉運使皆急州縣求
古碑文字磨滅者釘于舘中孫至辨識文字往往至暮
不復省錄文案大凡人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
之 鄭俠字介夫自號一拂居士好弈棋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
右黑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勝反



是
好潔者庾炳之士大夫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何敬
容衣冠鮮麗有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為之焦殷冲好
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謝景仁居宇淨麗每
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王思遠有客詣之
必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去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劉澄為遂安令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民不堪
命王維好掃地兩童專掌縛帚而時不及何佟之一日
洗濯十餘過猶恨不足人號水淫蒲宗孟每日有小洗
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一浴至湯五斛王思微好潔
左右提衣恐令白紙裹手大汚屋柱遂令易柱米元章
好潔客去必濯其坐榻過矣
范蠲子畢之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王思遠幘帽衣
領無不整潔何敬容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封軌善自
修潔曰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趙凝好自修飾每整
衣冠必使人持巨鑑照之
東坡唾硯米元章遂棄與之荆公跣登藤牀官物假用吳夫
人遂笑還之皆潔病也



晉人如溫太真桓元子袁彥道宋武帝皆好六博摴蒱
唐名相如房玄齡姚元之微時亦皆為之韓昌黎以道
學文章自任尤所篤好張籍與昌黎書頗譏博塞之好杜工部有博塞
為歡娛之詩因歎習俗濡染雖名流勝侶有所不免然
偶爾嬉戲其損猶細至以是為事廢時失業溫飽之貲
化為烏有執矜之產轉瞬蕩然撫心靦面果何益乎
王武子賭王愷八百里牛勝而殺之爾朱文略賭高歸
彥七百里馬勝而殺之
日以蒱酒為事王澣也好摴蒱飲酒崔敬嗣也

步兵廚有酒阮嗣宗求爲步兵校尉大樂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署丞是因官以求飲李元忠不愛僕射孟浩然不赴韓朝宗是得飲而忘官皇甫亮三日不上省對文宣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李仲元月餘不之官居成都圭里起家縣令鄉人餞之共酣月餘太守促行荅云本不之官

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辯至于中尉則心開張全義聲伎見之未嘗笑見佳麥良繭則笑

淵明拜火郗詵拜筆米芾拜石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

宋榮谷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趙南仲過靈壁淫𥚃一石李邦永以五百卒輦歸以獻李約見蕭子雲所書蕭字梁武造寺令子雲飛白大書一蕭字于壁愛之自江淮竭產致歸洛中扁于小亭號曰蕭齋

寇萊公好舞柘枝時謂柘枝顛　何子華目陸鴻漸爲甘草癖謂羽溺于茗事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范文正喜履霜操時謂之范履霜　唐僖宗善擊毬曰朕若應擊毬舉定作狀元　潘彥好雙陸泛海船破彥手抱局口銜骰子飄泊二日夜方抵岸兩手見骨局終不捨骰子亦在口

晉張湛好爲齋前種松柏人謂屋下陳尸又袁山松每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道上行殯又顏延之挽歌酒市桓伊善挽歌

和嶠錢癖　王武子馬癖　王褫時譽兒癖　唐李憕地癖善殖產自郡至關口川嗜燗墅人謂之地癖　杜牧壓癖　蔡師舜有勇癖杜詩蔡子勇成癖　張遼勇癖東坡詩張遼李勇銳成癖　皆無足貴惟杜預左傳癖　簡文帝自言七歲有詩癖　楊欽文癖　白樂天章句癖山中吟我癖在章句　杜子美佳句癖　李建中書癖李西臺建中師楊凝式書作詩云我亦生來有書癖至于今稱之世謂楊敬之有愛士癖更



難得然李憕與李彭年吏部侍郎皆有地癖而憕遭祿山之難視死如歸豈區區錢癖可同日道哉

姜師度喜渠漕太史令傅孝忠以知星顯時語曰孝忠知仰天師度知相地嘲所嗜也　柳宗元謂崔𩫕曰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早得二病

陸績好越布光武因勤會稽貢此布　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而改謝玄好佩紫羅囊安戲賭取焚之　漢元帝唐明皇皆好揭鼓　宋徽宗金章宗皆好捶丸

北史咸陽王坦好畋獵鷹犬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

不能一日不獵。巢王元吉好畋獵。載網罟三十餘兩。嘗
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俱不令終。）漢武帝曰。能三日
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
張茝方好獵。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李客師（衛公弟。）
喜馳獵。所在鳥鵲皆噪人。謂鳥賊。宋范廷召見鳥必射。
所居絕鳥種。又最惡驢鳴。聞之輒擊殺。
魏世子好田獵。崔琰請燔翳。（唯燔翳捐褶。世子報翳已壞。褶亦去。）孫仲謀
好射雉。潘濬請撤翳。（濬出見雉翳故在。手自撤壞之。權自是不復射雉。）
蔡君謨晚年多病。于茗不能飲而能玩。呂行甫于墨



不解書而解嚼。嗜墨汁者。滕達道。蘇浩然也。好蓄墨
者司馬溫公也。
喜焚香者荀令君。（至人家三日。坐席猶香。）劉季和。（秘）趙清獻公。（所居既去。香數月不絕。）梅學士。（詢。時謂之梅香。）
梁冀以貪園林斂怨而亡其身。道君以好花石病民而
喪其國。
書畫之癖。智永蘭亭。（永有右軍蘭亭神龜如意三寶。傳弟子辨才。唐太宗命蕭翼詭得其書。才以如意擊石棄之。傷龜足。）趙子固蘭亭。（孟堅宋宗室。效米顛作書畫船。載易得五字不損本蘭亭。至昇山。風起舟覆。子固立水中持禊帖示人曰。蘭亭已在。餘不足問。）米元章王略
帖。（蔡攸舟中出帖示元章。求以他畫相易。若不見從。即投此江。大呼據舷欲墜。攸遂與之。）
彭淵材好古。（遊京師十餘年。歸挾一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束。）蘇公好書畫。（公言吾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于畫。）
鍾繇盜掘韋誕墓以取蔡邕筆法。溫韜盜掘昭陵以取
逸少蘭亭。貪得而無所鄙矣。
花癖。張籍。（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盆。度不可得。以愛姬柳葉換之。人謂花淫。）錢仁
傑。（吳越錢仁傑。酷好種花。人號花精。）梁緒。（梨花時折簪之。壓損帽檐。頭不能舉。）
竹癖。王子猷。袁粲。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蕉癖。南漢瑞趙純節。（性喜芭蕉。軒窓館宇。咸種之。時稱蕉迷。）懷素。（綠天菴。）
松癖。張湛。（好于齋前種松。）陶弘景。
嗜茶。王濛。（人至輒飲之。士大夫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王肅。（一飲一斗。人號漏巵。）
嗜酒。劉伶。（荷鍤自隨。）畢卓。（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甕間取飲。主者執而縛之。已知為吏部。方釋。）周顗。（能飲酒一石。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王忱。（一飲連月不醒。）顏延之。（遇知舊。輒據鞍索飲。）崔儦。（一醉輒八日。）孔羣。（光祿卿。嘗與親舊書。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櫱事。）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仕吳大中大夫。臨卒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化土見取為酒壺。實我心矣。）
汝南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畜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王績。（字無功。待詔門下省。曰良醞可戀。陳叔達聞之。日給酒一斗。號斗酒學士。）种放。（號雲谿醉侯。）

好丹術 李道古以服丹嘔血死 李抱貞以服金丹不食死 林彥振服丹砂三年疽發 歸登晩年服金石藥發毒幾死 以藥敗者又有李虛中李遜遜弟建孟簡盧坦李于 宋薛居正服丹砂遇毒

皇甫謐服寒食散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 李藩言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

劉向爲時儒宗乃以淮南黃白之法無效下獄論死得其兄陽成侯贖免 白樂天貶江州亦爲方士所惑留意爐鼎一夕而敗 宋潘逍遙獻方于太宗及帝升遐懼誅



削髮爲僧 蘇子由亦嘗試之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術終不成 富鄭公積黃白青一櫃後爲顯華嚴長老投之火中 至范文正得方于同舍程明道得方于佛腹中 蘇子瞻得方于扶風僧而皆不爲 非卓然自信者不能

得而不敢服者 鄧郁居衡山斷穀三十餘載服雲母屑爲武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 張進逸文宣令合九轉金丸置之玉匣云我負世間作樂不能仰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氣類

吳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而親韓琦 司馬光始爭仁廟斥張堯佐郭承祐而親唐介

蕭傅頌而恭顯薦貢禹 王章誅而欽永賀王氏 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

子雲美新 伯喈哭卓 班固銘竇 華歆 丕 宗元失之於叔文 龜山推轂於蔡京 比匪之傷千古惜之

柳宗元少年不自愼重爲王伾所知 葉夢得少年不自愼重爲蔡京所知



公孫弘之稱張湯 湯多詐丞相弘數稱其美 魚朝恩之謂元載 朝恩升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元載怡然朝恩曰笑者不可測惟姦識姦也

桓溫以王敦爲可兒 丁晉公謂曹馬爲聖人 夏英公常美李林甫作相 可謂姦雄知已

元載貨賄公行王縉務聚財二人相得甚歡 崔光遠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

古事比卷之三十九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四十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孫伯較

嫌疑

馬援還自交阯。載薏苡一車。譖者以為明珠。後周唐瑾平江陵。歸。載書兩車。或白瑾輜重悉梁朝珍玩。文帝密遣撿閱。墳籍而已。宋曹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向非二帝之察。又一伏波矣。漢吳恢寫書。子祐曰。此書若成。載之兼兩。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所慎。唐蕭虞侍父倣官南海。南海多穀紙。倣勑諸子。纔稱殘書。虞曰。州距京師萬里。書成必貯囊笥。得無薏苡嫌乎。乃止。北齊郎基寫書。潘子美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噫。況于書之外乎。偶記

郭子儀據兵方鎮。奏除一縣官不報。喜朝廷之不疑。渾瑊鎮河中時。奏事不下。私喜上不疑我。此見二公精忠。然亦在人臣所處何如。承平之世。師保大臣不宜見輕于人主。艱難之日。握兵大將不宜見憚于朝廷。體不同也。

叔孫通諳漢。弟子百餘人。通無所言。孔光爲相。弟子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功力。光終無所薦。曾恭遐辟高第至列卿。而門下者生。不蒙薦舉。

杜襲爲吏部。不敢用鄉曲一人。猶實易直爲相。未嘗用親故也。

不欲人主觀史。因其有後戒。自改三語而上之者。房玄齡也。鄭有融也。

蕭何送子弟從軍。耿况遣子入侍。詔耿弇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求詣雒陽。光武詔以何嫌何疑而求徵。况聞。更遣弇弟國入侍。



霍光驂乘。爲宣帝驂乘。帝若芒刺在背。李德裕奉冊。爲宣宗奉冊。帝不覺毛髮灑淅。猜疑即禍萌也。

鄭衆不往太子及山陽王荊。漢明帝爲太子。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荊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儲君無外交之義。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惟衆不染。邴原不詣五官中郎將。賓客如雲。原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問之。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曹公深重其言。王叔文不賛東宮言宮市。曰。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人心。安能自解。太子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嫌疑之際。人臣人子皆所宜辨。

人臣立大功。負重望。久在君側。爲所敬畏。其究必至於招疑毀。漢高祖有天下。韓信力爲多。終至誅滅。霍光擁昭立宣。勢侔人主。俗傳禍萌驂乘。周亞夫平定七國。景帝怒其爭栗太子。訖以無罪殺之。謝安却苻堅。晉室復存。功名既盛。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之。孝武稍以疎忌。又信道子之姦扇。至使避位出外。終以至亾。齊文宣纂魏。皆高德政之力。數強諫不悅。曰。德政常以精神凌逼人。遂殺之。隋文帝受禪。高熲爲相。每懷至公。積爲獨孤后漢王諒所譖。罷。迨煬帝竟以冤誅。郭子儀再造王室。德宗即位。自外召還朝。所領諸使悉罷之。李晟以孤軍



復京城。不見信於府主。使之晝夜泣。目爲之腫。卒奪其兵。疑忌幾於不免。李德裕佐武宗中興。宣宗立。罷之。終於貶死海外。若郭崇韜安重誨皆然也。

避嫌而改職者。傅隆徙率更令。爲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僕射。緦服不得相臨。王球加宣威將軍。爲義興守。從兄弘爲揚州。以服親不得相臨。馬炫轉刑部侍郎。左散騎以弟燧司徒。侍中以親避。楊汪罷內職。宰相涉之弟。獨孤郁罷學士。以權德輿之壻。王起移他曹。兄播爲僕射。起在選部。非便。移他曹。以集賢之職兼之。趙光裔固辭近職。太常少卿。以兄光逢擢相。辭近職。蘇頲表讓弟所授。頲弟詵。拜給事中。頲爲中書侍郎。表讓所授。玄宗曰。近日卿父子猶同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卿言非至公也。

李德裕避嫌不仕。元和初以父秉國鈞避嫌不仕。杜從郁改授秘書丞。佑子。崔羣等以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鄭瀚改博士。以父餘慶任僕射故。

民饑而食之。孔子不能使子路不見疑于魯相。韓非曰。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于五父之衢而食之。孔子使子貢往覆其飯。曰。魯君有民。子奚爲飱之。言未卒。季孫使者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弟子飱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

民寒而衣之。貫珠者不能使田單復用于齊。齊田單爲相。嘗出見老人涉淄。寒不能行。解裘衣之。襄王惡曰。單將欲取吾國乎。巖下有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下令曰。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意。單有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乃賜單牛酒。後又布令求百



姓寒者收穀之。使人聽于閭里。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此非天乎。

不能避嫌。周勃令家人持兵。楊惲治產業造室宅。

恩怨

虞丘子薦孫叔敖。丘子家干法。叔敖戮之而虞丘子喜也。左伯豪雄薦周舉。舉劾之而雄悅也。崔良伯洪薦郤詵。詵糾之而洪服也。詵劾洪。曰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洪聞而重之。楊越公薦榮毗。毗繩其左右而素謝也。宣子舉韓厥。厥執戮其僕而宣子喜也。宣子曰。吾舉厥也忠。吾乃今知免于罪矣。並知有君乎。今舉主門生互相噓拂。雖曰不黨。吾不信也。偶記

文廣休立不薦程瓊。而瓊謂其不黨。晉武問淡故尚書程瓊。立對曰。年垂七十。秉性謙退。故臣不敢舉。邢子才專毀崔暹。而暹謂其不擬。偶記



咎犯與虞子羔有仇。晉文問誰可守西河者。咎犯薦羔。羔往謝之。咎犯曰。薦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蓋勳與蘇正和有仇。梁鵠將殺正和。勳救止之。正和詣勳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趙簡子時。解狐之舉荊伯柳。晉悼公時。祁奚之舉解狐。亦然。皆可謂直報矣。偶記

伯樂與尹鐸有怨。簡子以免難之賞賞鐸。鐸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自若焉。審配素與逢紀不睦。配二子爲曹操禽。袁

紹問紀。紀曰。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紹曰。君不惡之耶。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昱甫文備嘗誣徐有功。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而今生之。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王生惡張栩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昭子曰。夫非爾讐乎。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事偶

蘇章與故人飲而明日按其罪也。源懷與故人飲而明日竟劾之也。公矣。得微近險乎。偶記

董卓誅而蔡邕歎。武曌遷而姚崇泣。何其銜私恩、忘公



義也。前

袁盎之免於阨也。以盜侍兒之從吏。張說之脫於難也。以通侍婢之書生。見姬御 不獨絕纓事也。見姬御 可見委曲體人之情。自是美飾。前

顧榮分炙于行炙人。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趙王倫之敗。脫之于亂者。行炙人也。陰鏗授酒于行觴者。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不知其味。非人情也。侯景之亂。救之于難者。行觴者也。故曰。與不期衆寡。前

羊斟以羊羹不及而敗宋也。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敗。斟爲致。遂爲所敗。司馬子期以羊羹不及而禍中山也。故曰不如公榮者不可與飲。又庾悅以鵝炙不及劉毅而搆禍。東堂之射。悅廚饌甚盛。毅求鵝炙不荅。後毅貴。表解悅官。凌相挫辱。悅不得志。卒于豫章。偶記

梁葛周與寵姬飲。侍卒目視不輟。周並不言。竟以妻之後拒唐師。奮勇凱旋。環州會蘇慕恩。部落最强。种世衡與飲入內。恩竊與姬戲。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宋史 金兀朮殺一卒而奪其妻。妻後因晝寢持刀欲向曰。欲爲夫報仇。兀朮任于諸將中擇一人卽賜之

邊軍于袍內得宮人詩。玄宗卽以宮人賜得詩者。而邊



軍感泣。馬眞于袍內得宮人詩。僖宗卽以宮人妻眞。而後幸蜀。捍禦不離。偶記

須賈以綈袍賜范雎。遂得免死。錢勃以紈扇遺朱買臣。遂爲上客。二子在賈勃銜中。前

祁奚免叔向。賈高明趙王。辛慶忌救朱雲。是儀免刁嘉。呂壹誣嘉謗訕。儀獨云無聞。得免。吳範免魏騰。急公之困。事殊心類

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相。而不用丁柔立。及貶。敏中詆之甚力。而柔立上疏訟其冤。宋李昉厚張洎而薄張泌。及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泌朔望必詣昉。世之爲立泌者

何少哉。
劉滬嘗訟尹洙文致其罪。因築水洛城事。而滬兄渙坐
專殺一卒。尹源上書論直。得復知滄州。　牟子才嘗劾
吳子明之兄子聰。而子才被御史劾其贓。伏子明言其
清貧事得解。均能不以私讐掩公論。難矣。
楚伐中山。有二人荷戈從中山君。君曰。以一杯羹而亾
國。以一飧而獲二死士。（君嘗捨飡以餔其父。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晉
文公出亾。箕鄭挈壺飧而從。與公相失。餓而不敢食。反
國。舉以為原令。趙盾於桑下見餓人。傾壺飧而餔之。（名靈
輒）靈公欲殺盾。輒為守門者。扶其車而出。問之。曰。翳桑
之餓人也。吳邊邑卑梁女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吳
楚遂相攻。秦穆公亾善馬。岐下野人食之。吏得三百人。
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則傷人。乃賜之酒而赦之。與晉戰
於韓。三百人爭死。脫穆公虜晉君。楚宣王朝諸侯。魯趙
俱獻酒。趙厚魯薄。吏求賂。趙不與。乃以魯易趙。楚怒圍
邯鄲。一壺飧耳。或以得死力。或以得于舉。一桑耳。或以
之免難。或以之起爭。一酒耳。或以之報德。或以之賈罪。
故曰恩不期多寡。期于當厄。怨不期淺深。期于傷心。



張無盡（商英）起舒亶於停廢。（亶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商英言其可川。）而薦發
無盡手簡。（亶知諫院。以商英事涉干請。遂繳進手簡二紙。并其壻所業一冊。）王介甫倚
呂惠卿為心膂。而惠卿繳介甫私書。彎弓反射其後之
薄道乎。
杜預與石鑒以宿憾相糾而并免官。　傅玄與皇甫陶
以事爭諍而并免官。
公孫賀不亟捕朱安世。或不至于父子俱死。灌夫不厲
田武安。或不至于與魏其同戮。
趙王倫以宿憾收解系兄弟。梁王肜救之。倫曰。我於水
邊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耶。　桓伊嘗詬忠敬
王遵。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
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為草人而射之。（北史）齊安德王延宗
為草人像武成。鞭而訊之。（上）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左傳）
楚人有饋簞醪者。莊王投之于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
三軍皆醉。楚王不能使河為酒。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
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耶。（史記）

李賀不見元稹。薄其爲明經也。後泥進士、蒸子美不許
李定預賽神會。鄙其爲任子也。後興大獄。
虞雍公雅善汪聖錫。因目疾未親。 遂稍相失。劉代通
請爲呂獻可書丹。見墓文復遲回。遂稍自損。
欒布爲將軍。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 常有德者厚報
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李訓鄭注平生絲恩髮怨。無不
報者。楊炎以復恩仇爲事。桑維翰恩怨必報。故人韓魚通謁秦授
學士。置酒開懷曰。朱炳爲吾召來。一如魚碑。他日又曰。充帖雖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
官。至。有吏忽執帖。云謀反。當斬。帖大叫韓魚召我來。我何罪。斬之。魚告疾還鄉。翰一日見帖曰。場屋諸謊。何報



之讒。上訴天帝矣。不久果死。
一飯之德必報。睚眦之怨必仇。范雎也。法正也。王猛也。
南卓也。貧遊上蔡。牧待之爲客。吏所詆。每宴集。卽云卓以衣冠敝不敢赴。由是愈困。惟城南齋飯嫗待
之不厭。後十七年守蔡。遂刑吏而報嫗焉。
明皇因蕭嵩言用韓休爲相。李林甫乃爲休請休德林
甫而與嵩有隙。休爲林甫所弄也。何濟爲周必大所厚。
濟欲遷官。必大不卽從。而留正遷之。濟憾必大而劾罷
之。必大爲正所形也。要之求進愈亟。故恩怨厚薄。有時
而移。鈐涉

附
仇隙
鼂錯袁盎二人未嘗同堂語。盎素不善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
李光弼郭子儀不交一言。俱爲安思順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
相視。不交一言。李抱貞馬燧不復相見。二人怨隙甚深。趙溫與郭汜爭
睚眦之隙。
李文欲傷張湯。有可以傷湯者無不爲。湯論殺文。李敢
傷大將軍。衛青。而霍去病射殺敢。
因怨以報怨。 曹宣教孫堅收王叡。叡素輕堅。又與宣不相能。及叡舉兵
討卓。宣懼詐檄移堅收叡。叡刮金飲之而死。 盧杞引嚴郢發楊炎罪。貶炎崖州。楊



炎用庾準殺劉晏。炎欲殺晏。知準與晏有隙。用準荊南節度。準上言得晏與朱泚書。于是殺
晏。李逢吉用韓愈激李紳。逢吉忌紳剛而愈勁直。乃以爲京兆尹。免臺參以激紳。果
不相下。訟訐紛然。兩罷之。
本相善也而仇。 杜曾銜郭舒。舒少與杜曾善。曾嘗召之不往。銜之。曾銜襲舒。
逃遁得免。劉逖絕祖珽。逖珽以文義相得。結雷陳之契。爲弟俊聘珽女。珽之將免。逖彥談也。先告
逖。仍付密啟令奏。彥淺願知之。先自申理。珽疑逖告。及珽被出。逖遺弟離婿。其輕交易絕如此。崔居儉
報崔協。協父彥融與崔蕘素善。蕘見尺題在案。皆賂遺寺人者。後蕘爲左丞。彥融除司勳。通刺不見。曰
行止跡雜。丞相知之。貶楚州刺史。卒。任誠其子曰。世世無忿崔蕘。協爲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過。協
厲聲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詹事。公孫表銜封愷。表與愷友譖。後爲子求愷

從女不許。衒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表因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後爲王充奏。縊殺帳中。

求交不得也而仇。 王智詬蔡邕。從五原赦還。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王甫弟也。素貴驕。詬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 孫禮害郎顗。隱居海畔。延致學徒。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同郡孫禮積惡兇暴。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遂爲所殺。 荀愷怒武茂。愷。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拒而不荅。由是見怒。楊駿誅。愷以茂駿姨弟。遂枉見殺。 顏竣恨沈璞。竣願交璞。璞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至都。誚璞奉迎之晚。橫罹其禍。

謂其輕己也而仇。 何無忌傷殷仲文。無忌鎮東陽。仲文出爲東陽守。許便道修謁。無忌令殷闡孔甯子撰義搆文。以俟其至。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己。中傷之。 述恨王羲之。述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一弔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當詣己。灑掃待之。



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

有所求不許也而仇。 王鳳奏王商。商按問琅琊太守楊彤罪。鳳請之不聽。陰求商事。奏請訟獄。發病嘔血卒。 郭鐸銜樂運。鐸嘗以私事請托。運不許。銜之。及爲丞相長史。遂左遷運爲涪陽令。 元稹詆令狐楚。稹求楚薦之。不應。稹既得志。楚之再出。稹有力焉。復于詔中發楚舊事。以詆訾之。 謝靈運毀孟顗。顗守會稽。靈運求迴踵湖爲田。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固執不與。靈運言論毀傷之。與顗遂搆讎隙。 胡諧之搆范柏年。諧之就柏年求良馬。柏年謂使人曰。馬非狗子。使人歸曰。柏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言于帝曰。柏年欲擅一州。又云見獸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賜死。

嗤鄙其文也而仇。 到洽銜劉孝綽。孝綽與溉洽友善。孝綽自以才優于洽。每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孝綽爲廷尉。攜妾入官府。洽劾奏免官。孝綽弟與書論不平十事。其辭皆鄙到氏。 劉鄴報鄭仁表。鄴少時投文于洎。子仁表嗤鄙之。咸通末。鄴爲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劉瑑出薛逢。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瑑爲相。出逢刺巴州。

互訾著作也而仇。 陳奇爲游雅所惡。高允與奇仇溫古籍。稱通識非凡學所窺。雅謂允私奇。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于庭內。雅製昭皇太后碑文。奇刻發其非。雅有屈焉。 魏收邢邵相訾毀。收常議陋邵文。邵曰。任昉文。收大偷竊。收曰。伊常于沈約集中作賊。

嘲誚也而仇。 喬琳與畢耀。琳好談諧。侮謔僚列。同院畢耀初與琳嘲誚。在復因成舋隙。 謝朓與江祏。嘗詣朓。朓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候朓。朓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搆而害之。收朓。 甄琛與邢



巒。琛拜官。諸賓悉集。巒晚至。琛以言戲巒。巒變色銜忿。

親戚也而仇。 謝安爲壻王叔寶搆。 王鉷告楊慎矜。 柳勣告杜有鄰。以上見親戚

宗人也而讎。 劉覽劾孝綽。覽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曰。犬囓行路。覽噬家人。 沈璞害穆夫。沈穆夫及父警坐孫恩事逃匿。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告官。警父子遇害。 朱漢賓報友謙。朱友謙入朝。明宗以故人置酒于第。漢賓以大航奉友謙曰。與公在梁朝。以宗姓相厚。自公入朝。三發書函候問。畧無報復。忿于卑位。不已甚乎。不數日。謙赤族。 崔季舒傾暹。暹嘗于朝堂屏人拜之。曰。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

其交惡也。朱買臣張湯。買臣與嚴助俱貴用事。湯尚爲小史。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爲長史。湯行丞相事。故陵折之。買臣遂告湯陰事。湯自殺。武帝亦誅買臣。戴長樂。楊惲。人上書告長樂。長樂疑惲教之。亦上書告惲罪。孔融。郗慮。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穆。許邵。李逵。邵邑人。壯直有高氣。邵初善之。而後爲隙。徐宣陳矯。宣廣陵人。與同郡陳矯並爲紀綱。齊名。而私好不協。孫禮盧毓。禮涿郡人。與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楊儀。劉巴。不睦。劉瑀何偃。瑀偃有隙。瑀發背癰。偃亦發背疽。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亦卒。顏師伯沈慶之。慶之預朝政。師伯不與參懷。曰沈公爪牙。慶之聞而切齒。乃洩其謀。尋伏誅。魏收王昕。收副昕使梁。不叶。昕弟晞親密。孝昭令陽休之典詔誥。留收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及除祖珽。欲以代收。李翁曰。詔誥悉歸楊子。列著述復遣祖孝徵。文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楊纂。蕭瑀。纂副瑀河東巡察。與



瑀不叶。屢相表奏。瑀因以獲罪。吳道元陸贄。道元與贄等同視草。爭寵。頗相嫌恨。贄性偏急。屢于上前短道元。贄罷內職。皆道元譖之。聶嶼呂敬怡呂夢奇。嶼與怡奇不足。同搆嶼殺之。魏收挫崔㥄。求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㥄曰收輕薄徒耳。引祖鴻勳。收銜之。收聘梁。過徐州。㥄備鹵簿出迎。使人相聞曰。勿怪儀衛多。稽古之力也。收報曰。在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收挾宿憾。故以此挫之。㥄不平此言。及收典國史。㥄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而憾不釋。楊寬案柳慶。寬與慶有隙。及慶除宜州。寬因慶故吏案驗。六十餘日。終無所言。楊炎擿李大簡。先是李大簡因酒辱炎。至同在河西使府。炎執縛大簡。以鐵鞭撾之。衛瓘斥帳下督榮晦。而難及子孫。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難。後劉繇上言誅晦。潘岳撻小吏孫秀。而禍夷三

族。岳爲瑯琊內史。小吏孫秀狡黠。數撻辱之。及倫輔政。秀遂誣岳謀奉淮南王齊王爲亂。夷三族。李含終爲皇甫商所中。含爲河間王顒長史。商詣顒。含曰。商倫之信臣。不宜數與相見。商恨之。及商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顒表含爲河南尹。商復被長沙王乂任用。說乂殺含。崔暹終爲司馬子如所傷。子如以贓賂爲暹所劾。文宣赴晉陽。子如通狀。由是季舒及暹徙北邊。兄弟同被仇害。解結議孫秀罪應誅。秀致恨。及兄系被害。結亦同戮。江祏謀廢立事發。使袁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祏祀同日被殺。弟糾人而兄受害。高道穆糾李世哲。大相挫辱。而神軌啟



殺謙之。哲弟神軌爲靈太后寵任。值道穆兄謙之爲家童訴。神軌啟詔賜死。報怨于身後。楊駿議鄭默之贈官。駿欲以女妻默子豫。默辭之。駿族爲恨。默卒。衛瓘奏贈三司。駿議不同。遂不施行。王晏執王儉之謚。晏與儉有隙。儉卒。議謚文獻。晏執宋末不加素族。鍾嶸品沈約之詩。嶸求譽于約。約拒之。約亡。嶸品約詩云。辭密于范。意淺于江淹。追宿憾也。因絕昏而成隙。束璆。晳兄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不辟。故晳等久不得。王珣王珉。兄弟皆謝氏婿。以猜疑致隙。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隙。雖婚媾而不平。何尙之與劉湛也。崔浩與李順也。見親戚。當讐而不讐。褚淵。江斅子湛娶淵姑。被遣。淵引斅爲長史。吉茂。同產兄黃爲鍾

縣所收。伏法。歲餘。
縣丞茂而茂就之。



附 報仇

楚平王殺伍奢。收其二子。尙宋君。謂胥曰。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我能死。子能報。胥貫弓執矢。使者不敢進。卒報父仇。宋廢帝殺沈慶之。收其二子。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子能報。文季揮刀馳馬。收者不敢追。亦卒報父仇。二事何其合哉。胥與文季。後又俱以冤死。偶記

以吳伐楚。鞭平王尸而報父仇者。伍員也。以附伐陳。焚武帝尸而報父仇者。王頒也。頒不及員。然其義較員尤正。前



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擊起者並中王尸。太子立。請誅射吳起而併中王尸者。齊大夫刺蘇秦。齊王求賊不得。秦且死。謂王曰。車裂臣以徇於市。臣之賊必得矣。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身死而能以術自報其仇。智囊

趙憙報兄仇。伯陽宛人。從兄為人殺。年十五。結客復讐。值其病不殺。俟其愈乃殺之。陳剛為友報仇。值其醉不殺。醒乃殺之。義哉。前

漢明帝時。司馬叔持白日于都市手劍父仇。視死如歸。命班固為誄。趙娥父安為李壽所殺。娥帷車袖劍白日

刺壽于都亭。尹解印縱娥。娥不肯去。遂強載還家。魏志 孝女王舜。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年七歲。撫兩妹及長。各持刀踰墻殺長忻夫婦。詔特原之。北史 衛無忌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逮長。於從父坐抵以甓殺之。太宗原其罪。唐書

諸葛靚父誕爲晉文誅。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王裒父儀爲晉文誅。終身未嘗西向。意不忘仇也。

蒲弓木戟。狐黶所以成子崔之孝也。師覺授孝子傳云。仲子崔者。仲由子也。子路赴蒯聵之亂。衛人狐黶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欲報父仇。黶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不備。須後日于城西決戰。黶持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脫衣與擊。襄子所以成豫讓之義也。衣盡出血。襄子亾。

已死之軀。殺賊報怨。周處也。處字孟威。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曰。殺之適足成名。乃苦拷楚。不食而卒。堅剖棺臨視。處尸欻迴眄屬堅。陸超之也。晉安王子懋被殺。子琳之子勸逃。超之曰。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于刃之。頭墜而身不僨。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折頸而死。裴坦也。僞蜀節度王宗黯貪賄。巫山令裴坦無所獻。黯誣以他事。生沉溺灘。三日屍不流。卓立水面。正視衙門。黯得疾暴卒。

報仇而見原。漢董黯。字叔達。鄞人。仲舒六世孫。事母孝。鄰王寄無行。二母相見。各言其子。寄銜之。伺黯出。毆其母。竟不起。黯哀毀廬墓。俟王母卒。葬。斬寄頭祭母墓。事聞。和帝釋其罪。魏朱朗。永興人。父爲烏傷長陳頵所殺。朗志在報仇。頵死。齊聞朗至其家。刺其子殺之。魏聞其勇。擢爲揚武將軍。

人[illegible]。吳興人。年十七。父爲仇家所殺。遂散財結客。手刃父仇。自繫縣獄。有司上其事。齊高帝赦之。朱謙之。錢塘人。數歲。母亾。假葬田側。爲族人幼方燎火所焚。年長。手刃幼方。詣獄自繫。別駕孔稚圭。記室劉璡。左西掾張融。與豫章王嶷上言之。世祖嘉其義。幼方子惲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悉赦之。後趙思舉。絳州人。父爲人殺。思舉長。而手殺仇人。高宗原之。刀彝。協子。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儲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王談。父爲鄰人竇度殺。談密布利鍤。若耕鉏者。度嘗乘船經橋下。談以鍤斬之。歸罪於有司。太守孔嶷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垣閭。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雉等所發。與弟閔殺雉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宋越。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出郡。越于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錢延慶。吳興長城人。父仲期爲同縣吳慶恩殺。慶聞。馳還。于庾浦埭逢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太守都顯表不加罪。許之。

成景儁。范陽人。父安樂仕魏。常邑和殺安樂。以城附梁。景儁謀復讐。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購人刺殺邑和。亘購邑和家人。鴆殺其子弟。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梁張景仁。廣平人。父爲同縣韋法殺。景仁年長。遇法于公田。肯斬其首。以祭父墓。詣郡自縛。太守蔡天起上言。原罪。李慶緒。廣漢鄭人。父爲州將所害。慶緒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州。州將義而釋之。元郎。父東阿公顧。爾朱之亂。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郎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手刃康奴。以首祭顧墓。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孫益德。母爲人害。童幼爲母復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杜叔毗。初爲梁蕭修參軍。兄君錫從子映。爲曹策害。叔毗志在復仇。恐坐及母。母曰。曹策朝死。吾以久殺。亦所甘心。遂白日手刃策于京城。面縛請戮。太祖特命赦之。王君操。即墨人。父隋末爲鄉人李君則毆殺。則亾命。貞觀初。遂詣州府。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取其心肝。殂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甘從刑憲。

太宗特詔原免。賈淑。介休人。爲舅宋瑗報讐。捕繫當死。鄉人郭泰請縣令應操。陳其蹈義。郡上言。乃得原。

亦不可常施之典也

報仇而減死。梁悅。富平人。爲父殺仇人秦杲。自投請罪。勅從減死之法。韓愈獻復讐議。康買德。父憲爲張湓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以木鍤擊湓首。後三日致死。孫革奏減死一等。高弘超。洛州平息人。父爲鄉人王感殺。超挾刃報之。遂擕其首自陳。李般引康買德梁悅事。減死一等。

報仇而不原。張琇。父審素爲楊汪構成其罪。斬之。琇與兄瑝坐徙嶺外。逃歸。汪轉侍御史。改名萬頃。瑝琇候于都城殺之。繫表于斧刃。逃奔爲捕者所獲。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言法不可縱。玄宗以爲然。瑝琇既死。士庶爲作哀誄。斂錢葬北邙。又恐萬頃家發之。并作疑塚數具。徐元慶。下邽人。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手刃父仇。自囚詣官。陳子昂議誅元慶。然後旌其閭。柳宗元駮之。余嘗安。衛州人。父及叔爲方全所殺。嘗安年十七。乃報殺之。刺史元錫義之。表請百僚詳議。詔死。時歎其冤。

報仇而見殺。杜詩。坐遣客爲弟報仇被殺。楊孝邕。父爲爾朱天光害。邕讎中潛結朱渠帥。謀應北齊。爲人所告。爾朱世隆收付廷尉掠殺。

爲父報仇。劉鯉。更始子。怨劉盆子殺其父。結客報殺盆子。蘇不韋。扶風人。父謙案李暠臧。暠爲司隸。收謙掠死。又刑其尸。不韋夜鑿地逵暠寢室。值暠在廁。殺其妾及小兒。暠懼。布棘于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劍戟隨身。不韋知暠有備。乃掘暠父阜冢。斷阜頭。以祭父墳。暠捕不韋不能得。憤恚嘔血死。龐會。父德爲關羽殺。會隨鍾鄧伐蜀。盡滅關氏家。韓暨。同縣陳茂讒暨父兄。幾至大辟。暨厮負積賚。結死友。擒茂。首祭父墓。沈勁。字世堅。父充敗。爲吳儒殺。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後



竟殺儒。朱昌。父軌爲王廙將。及趙琇爲杜曾所殺。周訪執曾。既斬。昌與琇息裔嚮其肉而噉之。桓溫。父彝爲韓晃害。涇令江播與焉。播終。子彪兄弟居喪。溫年十五。詭稱弔客。得進。刃彪于廬中。遂追二弟殺之。殷簡之。父仲堪爲桓玄害。隨義軍躡玄。玄死。簡之食其肉。申孝叔。父令孫爲薛安都從子索肥所殺。肥兵敗。孝孫斬之。蘭道恭。益州人。父爲刺史劉季連殺。季連還都。同出建陽門。道恭殺之。侯瑱。父弘遠世爲西蜀酋豪。賊張文萼據白崖山。弘遠討之。戰死。瑱固請復仇。每戰必先鋒陷陳。遂斬文萼。吳悉達。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及長報仇。荀璵。十五報父仇于成都市。陽球。漁陽泉州人。郡吏有辱其母者。結少年殺吏。滅其家。沈林子。林子與沈預有仇。預慮林子報仇。因節日大會子弟。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祭父祖墓。柳稚亮。父檜爲賊黃眾寶害。後眾寶歸朝。稚亮白日手刃于長安市中。淳于誕。與宗子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爲盜害。誕雖童稚。傾貨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仇。劉悛召爲主簿。謝小娥。夫段居正與父爲盜殺。夢神告。殺父者申蘭。殺夫者申春。乃詭服男子。殺蘭春。

爲伯叔報仇。原涉。季父爲茂陵秦氏所殺。涉爲谷口令。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傑爲殺秦氏。來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子害。護兒因其有婚禮。結客直入。引武子斬之。以其頭祭伯父墓。

爲兄弟報讐。劉賜。子琴。光武族兄。兄顯報怨殺人。吏捕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結客報吏。崔瑗。兄章爲人殺。瑗手刃報仇。晉孫賁。兄爲鄉人害。賁手刃報仇。索綝。書報兄仇。手殺三十七人。朱緯。兄憲斌爲袁眞將佐。眞叛。憲兄弟與溫潛通。殺之。緯逃歸溫。壽陽平。眞已死。緯發棺戮尸。唐高季輔。兄元道爲汲令。縣人從賊。元道被害。季輔率黨出闕。擒殺兄者。斬之。持其首以祭。魏朗。兄爲鄉人殺。朗白日操刀報仇于縣。

為夫報讐。孫翊妻徐氏。媯覽戴員殺翊。覽欲逼徐氏。紿之曰。晦日設祭。除服聽命。潛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高嬰殺覽。即就外殺員。奉首祭墓。孫氏男玉。夫為零陵人所殺。男玉以杖毆殺之。獻文特原之。

殺妻報母。崔達拏。尚安樂公主。文宣問達拏。于汝何似。荅云。甚相敬重。唯何家憎兒。顯祖召達拏母入內殺之。投尸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報仇。殺奴報父。鄭思明。父連山嚴暴。為奴所害。乘馬北逝。思明追執至家。臠而食之。

請而得報者。獨孤修德。武德中。高祖徙王世充于蜀。修德以仇人請而殺之。高勳。張彥澤害其家屬。及入汴。訴于耶律氏。尋誅彥澤。雪其家恥。與而得報者。張永德。父頴崚刻。部曲曹澄謀執殺之。世宗征淮南。遣江南李景執澄等。賜永德俾戮之。謝混。父琰討孫恩兵敗。帳下督張猛于後斫琰。後宋高祖擒猛送混。混刳肝生食之。

因人以報仇。田疇引曹操平烏丸。辭官爵。疇忿烏丸殺其郡冠蓋。欲討而力不能。操北征。辟疇隨軍。及還。論功封亭侯。固讓。龔壯勸李壽取成都。堅守聾痺。父叔為李特害。壯積年不除喪。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壽率衆討期。克之。說稱藩于晉。不從。遂稱聾。

族人相報。周智壽。雍州人。父永徽初為族人安吉土司害。壽及弟爽候于塗。擊殺之。兄弟相率歸罪于縣。爭為謀首。爽伏誅。頻絕中衛。又收爽尸。舐血食之皆盡。傅靈越。靈慶匿山澤中。從叔乾愛為蕭斌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衛令壯士隨執靈慶殺之。後俱還建康。靈越嘗欲為兄報仇。知乾愛嗜食雞肉萊。求食乃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還而卒。劉士幹。節度劉元佐養子。有樂士朝亦為佐所子。素與幹隙。佐薨。或云朝酖。幹密以奴持刀伏于喪位殺之。幹坐是賜死。



鄭虎臣拉殺賈似道。雖私而公。德祐中。放似道循州。遣使監押。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即廁上拉殺之。陳宜中捕虎臣。斃于獄。桑維翰之召斬羌岵。私也。而身償之。見恩怨

因報仇而聚衆。琅邪海曲呂母。子為吏犯小罪。宰論殺之。母密聚客。規以報仇。因入海招亡命數千。自稱將軍。攻海曲。執宰斬之。以其首祭子墓。趙跋扈。兄震勳。富于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聚其族誅之。跋扈亡命。聚黨至社樹。呪之曰。欲報文茂事克。斫處更生。三宿三枿。生十丈餘。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求降。

李廣斬醉尉。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無何召為北平。請尉與俱。至軍斬之。沈瑀鞭富吏。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別。瑀怒。悉令芒鞋麤布侍立。蹀跌。輒加鞭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瓦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附 快仇

彼為仇所快者、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反、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曰莫余毒也已、宋殺檀道濟、魏人喜曰。吳子不足復憚。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為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為所在宴樂相慶。仍為立祠。出師攻戰。即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毀于城以資敵國、策有謬于此者乎。

王甫父子應時誠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 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于道。 吐突承璀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裴延年卒。中外相賀、 來俊臣棄市、讐家爭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相賀于路曰自今眠者始帖席矣。 貶皇甫鎛為崖州刺史、市井相賀。 王蹬發孟玖姦、勸成都王穎殺玖、士庶莫不稱善。 京兆尹李實掊斂。及貶。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朱粲斬洛水上。士庶競投瓦礫以擊其尸。須臾封之若冢。 路巖出鎮西川。出城之日。路人以瓦礫擲之、 朱全忠殺崔胤、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尸。 賈明觀坐魚朝恩當死。元載納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之。 貝州刺史嚴正晦將去官、州民相率手瓦石須其出擊之。饒參軍李楚金立木、署曰刺史出、敢覩者殺之木下。驚告散去。

附 報德

有德于人而獲報。報于其身者。桓冲厚報羊主。冲少。母患須羊。桓溫以冲爲質羊主。言幸爲養買德郎。冲小字也。及爲江州。出射識羊主。遂厚報。王鎮惡報李方。關中擾亂。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曰當厚相報。方曰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從隨高祖北伐。授方澠池令。陳伯之報鄧善戴承忠。並有舊。經藏伯之息免禍。及爲江州。用善爲別駕。承忠記室參軍。劉煦報買少瑜。避難河朔。匿北山蘭若。少瑜爲僧轂。衾袍以溫煥之。及官達。致少瑜進士爲御史。華譚報周馥。爲盧江內史。與上司多忤。刺史劉陶素與不善。因法收譚。周馥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譚更移延。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使人求之。譚答不知。覆求之已亡矣。李大亮于張弼。大亮爲李密所獲。張弼見而釋之。及貴求弼。弼自匿不言。大亮塗遇。持弼而泣。



言于帝。帝爲之擢中郎將。時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王思禮于張光晟。思禮敗于潼關。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不告姓名而去。思禮陰求不獲。有譖代州刺史辛雲京者。光晟在京麾下。請見而解之。思禮執手曰。吾求子久矣。雲京過亦不細。今特爲故人拾之。即擢晟爲兵馬使。秦穆公之勝晉也。以食善馬之野人。趙簡子之勝翟也。以食白騾之胥渠。魏顆之敗秦也。以結草之老人。趙宣子得翳桑之餓人。中山君得壺餐之二士。

報之于其子。陶侃于張夔范逵劉弘。都督荊州。命夔子隱爲參軍。逵子珧爲湘東守。辟弘曾孫安爲掾屬。凡微時所荷一餐咸報。張融于張興世。興世討義宜。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坐而免。興世卒。融著高屐負土成墳。興世子欣時坐罪當死。融乞代欣時。竇

希瑊于徐有功。瑊孝諶子。諶妻麗氏奴誣告當斬。有功明其無罪。有功卒。瑊請以官爵讓有功子倫。以報舊恩。韓朝宗于張嘉貞。嘉貞薦朝宗爲御史。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奏宰相子孫在朝。惟嘉貞晚年一子。未登官序。帝遽召賜名延賞。呂琦于趙玉。劉守光陷滄州。趙玉負琦逃禍。玉卒。子文度孤幼。琦誨之。尋升官路。琦力也。李晟于譚元澄。澄有德于晟。澄貶死岳州。晟上疏理之。澄三子撫待勤至。

報之于身後者。王談理孔巖之墓。談報父仇。太守孔巖列上宥之。後巖父子爲孫恩害。談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呂玄伯守王慧龍之墓。宋文帝遣玄伯刺慧龍。採懷有尺刀。舍之。終身守龍墓不去。韋弘祀應詹。追趙氏祀嬰杵之義。祭之終身。張紘祭趙昱。昱察紘孝廉。及紘在東郡。遣主簿至瑯邪。設祭。並求爲後。



張蒼于王陵。當斬。陵請赦之。及貴。父事陵。陵死後爲丞相。嘗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歸家。狄青于韓忠獻。青隸公節下。爲公所知。後任樞密。每至公家。必拜廟。廷下入拜夫人甚恭。溫公謂受人恩而不忘。其爲子必孝。臣必忠。二公有焉。荀罃之善視賈人。罃之在楚。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罃善視之。如實出己。庾冰之欲報郡卒。蘇峻反。冰爲吳郡。郡卒以船載送山陰魏家。得免。冰欲報卒。卒曰。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李泌之思報長者。德宗曰。誰與卿有恩。朕爲卿報之。泌言臣爲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胥與嗣恭子應並驅馬。齧其股。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恩有以報。即加應捨。擢屯田郎中。不忘其報也。

沒而制服以申報者。鄧綏于其伯攸。（攸棄其子而以弟子綏奔江東。攸卒。綏服喪三年。）袁昂于其兄彖。（昂幼孤。爲從兄彖養。彖卒。乃制朞服。）顏協于其舅謝暕。（協幼孤。養于舅氏謝暕。暕卒。居喪如伯叔之禮。）周翼于其舅郗鑒。（永嘉喪亂。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以飯者頰。還吐與二兒。翼後爲剡令。解職席苦。心喪三年。）韓愈于其嫂鄭氏。（少孤。育于嫂。嫂卒。爲服朞以報。）

蘇秦爲六國相。以百金償貸百錢者。又徧報諸所嘗見德者。朱買臣爲會稽守。悉報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王珪旣貴。皆厚報故饋遺者。其人亡。必酬贈其家。陶侃鎮武昌。微時所荷一飧。皆報之。（叢談）



以己之爵讓以爲報者。長孫稚。（生而母亡。爲姨兄元洪超所養。後爲太傅。封開國子。表請迴授超子。詔許之。）李守德。（爲武衛將軍。遇故主于道。迎之至第。請解己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

有德于禽獸而獲報。銜珠以報者。隋侯之蛇。（藥傅斷蛇。而銜珠徑寸。）噲參。（療被射之玄鶴。後報以雙明珠。）效穀令張禮（以甘草洗負矢之鶴。飛去銜赤玉珠二枚。置庭事。）之鶴。漢武帝（去昆明池大鯽之鉤。而得明珠一雙。）宋劉樞（被獲二魚。舁致江中。夢二人各執一珠。及曉在枕。）之魚。蔡嘉夫奴之鼠。（景平中。永康蔡嘉夫奴件浮水之鼠。後捧青囊裒三斛珠。著奴牀前。）銜玉環以報者。楊寶之雀。（幼見雀爲梟搏墜地。收養瘡愈。飛去。後化黃衣童子。銜玉環曰。令君子孫世世潔白。位列三公。）

又有晉孔愉（買龜放之。中流左顧者三。後封愉不亭侯。三鑄印。龜皆左顧。）揚州嚴泰（陳宣帝時。泰江行。以錢五千贖龜五十。放之。其父母在家。夜見烏衣五十人。叩門還其錢。）唐劉彥回父（父刺湘州。有下僚于銀坑得一龜。持歸。自送至其所。後十餘年。彥回將家屬之官。山水泛溢。俄行大龜來引路。隨行乃至平地。其夕。夢龜云。報先使君之德。）之龜。黃德琛家人（放鱉後患熱。得鱉塗泥身上而瘡。）宋傳慶中舍婢（同事）之鱉。山陽（人爲鱉來出巨刺。而鱉掘長牙。）西域（僧拔象脚竹刺。後與佛牙。）之象。漢歐寶（覆藏走虎。送鹿助祭。）晉郭文舉（去虎口橫骨。置鹿室前。）之虎。宋京師酒匠之蠅。（救酒內蠅。後被罪。蠅集筆端。疑有寃而出之。）吳董昭之蟻。（渡錢塘江。救短蘆骨蟻。後被橫繫。蟻齧械穴獄得脫。）龐企遠祖之螻蛄。（廬陵太守。龐企自云遠祖繫獄。投螻蛄飯。後掘壁得出。）孫吳時李信純及晉太



和中廣陵楊生之犬。（皆濡水救草中醉臥之主人。信純犬名黑龍。）孫思邈之龍。（救青龍子。後報以龍宮方。）

毛寶戍邾城。軍人放龜江中。及赴江也。覺如墮石上。竟得登岸。（即所放之龜浮而送之。）彭蠡李進勍放魚江中。（販魚至金陵。聞船內有千萬人誦經聲。察之。乃船內魚。遂放之。）及進勍之墮江也。足下如有所履。竟以獲濟。（改業販薪。遇風沉沒。乃見大魚數百頭于進勍足下。乘之竟得登岸。）一念好生感及鱗介。人亦何故而必好殺。

有德于鬼神而獲報者。史萬歲之改葬樊噲也。（宅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夜見人曰。我樊噲也。墓近厠苦穢。因爲改葬。後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已。）張嘉祐之

葬尉遲迥也。相州刺史舊宅。嘉祐見一女子。因葬迥合家骸骨。入拜大金吾。桓恭之鮭飯投穴也。恭在丹徒。牀前一穴。視是古墓。食常先以鮭飯投穴中。后見一人云。吾沒此七百餘年。感德無已。依君籍當爲寧州刺史。胡生之茶酬古墳也。生以鉸釘爲業。居霅溪。近白蘋洲。有古墳。胡生每茶必酬。嘗夢人曰。吾姓柳。常銜子惠。欲教子爲詩。後搆思果有冥助。剡縣陳務妻之茶祀古冢也。務妻好飲茶。宅中有古冢。每飲輒先祀之。夜夢一人云。吾止此三百餘年。賴相保護。及曉于庭中獲錢十萬。亦可謂死者有知矣。死而爲子報德者輔氏老人也。晉魏顆父有嬖妾。父卒。嫁之。及輔氏之役。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左傳項縣姚牛父也。牛報父仇。官長深矜孝節。推遷其事。



附

## 負德

伍子胥進伯嚭。伯嚭卒讒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毀景仁。楊愼矜引王鉷。鉷飛語告愼矜。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惠卿卒叛安石。王黼因何執中進。乃欲去執中。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趙鼎舉秦檜。檜卒害浚鼎。小人之不可信如此。白敏中于李德裕。見恩怨李虙于李沖。見朋友竇羣于李吉甫。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後與呂溫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

## 附 和解

項羽鴻門之會。項莊拔劍起舞。欲以擊沛公。而項伯亦拔劍起舞。以身蔽之。　呂蒙宅舍之飲。凌統持刀起舞。欲以殺甘寧。統怨寧殺其父。而呂蒙亦持刀起舞。以身分之。漢獻帝遣馬日磾趙岐和解關東。公孫瓚與袁紹書。紹乃破瓚并其衆。唐德宗使韓滉和解李晟張延賞。引延賞詣晟。因飲讌歡。晟表延賞爲相。善則如光武之于賈復寇恂。不善則如中宗之于崔琬宗楚客紀處訥矣。

高鳳字文通。叩頭解爭。授業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往解之。脫巾叩頭。爭者投



兵謝罪。呂布中戟解兵。袁術遣紀靈攻劉備。布令軍候植戟日。中戟小支。當各解兵。一發正中。管幼安置器分汲。以息爭井闘訟之風。胡昭遜辭以解。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儀之。漸相劫略。昭皆遜辭以解之。所居三百里。無相侵暴者。陳無宇桓子于欒施子旗也。欒高。子尾之子子良。高彊也。無宇和二家如初。籍福于田竇。惡魏其武安有隙。乃設好謝蚡。賈詡于李郭。郭汜樊稠與李傕互相違戾。詡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于禁屯穎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任氣不協而趙儼喻之。儼爲太祖司空掾。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郭秀滎陽太守。與將陳撫郭重搆怨攻擊而褚裂哀從父兄解之。雒陽覆沒。裂與秀共保萬民臺。秀不能綏衆。裂謂撫等曰秀誠失禮。若內自潰。賊來掩襲。雖殺秀無解。撫等悔悟。與秀交和。大帝怒張昭而胡綜和協之。遼東之事。張昭諫言辭切。至。大帝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何充與武陵王不平而顧衆會通之。遂得和釋。張嘉貞罵張說而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說位在嘉貞下。及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嘉貞出刺幽州。說代爲中書令。後嘉貞還益州長史。勅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既恨說擠己。因攘袂勃罵。袁術與何顒不平而宗承解之。術嘗數顒三罪。後與承會于闕下。術發怒。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術乃止。張承與蕭思話有隙而義宣各以書勸之。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暢與永書。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忘私之美。李嗣昭爲人間諜于莊宗而任圜申理之。圜爲嗣昭判官。奉使來常申理之。克成友于之道。



魏延與楊儀爭論舉刃。費禕入坐諭之。張遼與武周有隙。感胡質之言而平。虞集元明善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解之。讙好如初。

釋憾

鉅野李燮成典　張文遠遼不睦。及與權戰。曰可以私憾忘公義乎。庾亮奔溫嶠。見陶侃引咎自責敫蘊酉白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子儀光弼素不相能。及子儀代安思順。光弼懼見誅。子儀下堂執手涕泣曰。國亂王遷。豈懷私忿時耶。周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曰幸以肺腑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解。與廉藺寇賈儔矣。

陸贄秉政。貶李吉甫及贄貶忠州。吉甫爲刺史。昆弟門



人咸爲贄憂。吉甫至。以宰相禮事之。後遂爲深交。陳恭公不喜歐陽公。及陳罷。歐公草制。詞頗美。陳周益公初在後省。貽覩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後入翰林。覩還除節鉞。人謂公不草制。公竟草之。

何武行部。廉得戴聖罪。聖懼自免。後聖毀武于朝。武終不拔。而聖子賓客爲盜繫獄。聖以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楊敞嘗謂蔣琬憒憒不及前人。後敞坐事繫獄衆懼必死。琬心無適莫。敞得免重罪。皇甫文備嘗誣徐有功縱逆黨。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蕭儼疏攻馮延巳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等欲殺之。延巳上言巳會赦宜從寬宥。

李邑毀班超。漢帝以邑赴超。超遣之不留也。高遵陷伊婁謙。周主以遵付謙。謙待之如故也。忠而恕哉。軍校詣汴。誣郭進不法事。宋祖送進。進不殺也。而且令赴敵致捷。偶記

晉文公赦里鳧須。皆曰里鳧須且不誅。我何懼也。漢高帝封雍齒。諸將曰雍齒尚爲侯。我屬何患也。

魏武免梁鵠。昭烈用劉巴。



韓信在淮陰。市中少年胯下辱之。及爲楚王。召爲中尉。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及拜二千石。田甲亾去。安國曰甲不就官。吾滅爾宗。甲肉袒謝罪。卒善遇之。王敬則嘗與既陽縣吏鬭。後補既陽令。吏亾去。敬則勸令出。卒厚遇之。陳寔少爲吏。有殺人者。同縣楊吏疑寔。縣官逮繫考掠。無驗出之。及爲督郵。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宋宗慤鄉人庾業家富賓客。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葅。慤封侯遷豫州刺史。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房景伯爲淸河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聞房臨郡。闔家逃

凶景伯捕之即署其子爲西曹掾吏山賊聞房不念舊
惡一時俱下石勒初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相毆既至
襄國召陽酣謔拜參軍都尉元文遙初門洛遷鄴惟地
十餘頃有人冒相侵奪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將家逃竄
文遙撫慰彼此讓爲閑田是眞可謂不念舊惡者矣
任讓少無行太常華恆黜之及讓爲蘇峻將蘇逸欲殺
恆讓盡心救護恆乃得免晉書隋王板鄧元起爲從事庾
蓽不可元起恨之及梁武平齊大軍至都先遣迎蓽厚
遺之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事偶



呂蒙嘗爲江夏守蔡遺所白後薦遺奉職佳吏會稽守
淳于式表陸遜枉取民人後詣朝稱式佳吏事偶
崔暹言邢卲空親重卲遂毀暹文襄不悅曰卿說子才
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而太尉專稱
其長上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言卿惡太尉曰臣在位久
缺失必多準無所隱益見其忠事偶
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密薦之及爲同列頻擠之則天因
取薦表十許通以示仁傑大慚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爲

其所容寇準求爲使相王旦曰吾不受私請也準淚憾
之已而同平章入謝曰非陛下知臣不至此帝具道旦
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爲不可及負天之功有之矣若盡
其實而避其名不誠難哉前
溫嶠奏庾敳聚斂而敳更舉嶠隋韋雲起面指柳述驕
豪不便述尚蘭陵公主怙寵使氣而述後舉雲起除舍人楊政數衆
毀樂恢而恢舉政子爲郎
潞公薦唐介堯夫薦种古不報怨即干譽亦可取
魏田豫宗艷妬害孫資資不以爲言終無恨意豫等慙



服求釋宿憾結爲婚姻乃爲長子宏取其女魏張既嘗
爲徐英字伯濟馮翊著姓鞭三十既貴英終不肎求于既既猶
欲與和因酒欲親狎英英遂不復進用時善既不挾舊
怨而壯英不撓
楊豐黨附田豫等專爲孫資搆造謗端怨隙甚重豐子
後爲尙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
橋玄素與陳球有隙及爲司空而薦球爲廷尉王華與
張卲有隙卲刺雍州加都督華實舉之袁異式辱劉仁
軌而軌後薦爲司元大夫然異式欲殺軌以媚義府其

人豈足汚薦牘不較是直薦拔以邀長厚之稱不情哉

劉銖李洪建皆梟首郭威曰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初賈延徽譖魏仁浦于隱帝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對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爲也

呂夷簡再入相帝諭范仲淹使釋前恨謝曰向論國事于夷簡無怨也　范蜀公鎭以時論不合求致仕或遂欲謫之趙清獻抃不從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抃攻陳恭。鎭力救之趙并劾范范復論御史以陰事誣人請斬趙　陳公弼不易東坡凌虛



臺記笑曰吾視明允猶子也其猶子孫也平日不以聲色假之者恐其年少太滿而不勝也

馬燧悅李晟之言造李抱眞營相與釋恨結歡李馬素以事相恨及王武俊逼趙州抱貞分麾下戍邢州燧怒欲引兵歸晟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公遽引去衆謂公何　周德威感克用之言力戰解李嗣昭圍相見歡好如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不出重圍吾死不瞑目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

陶謙輕張溫行酒衆辱之或說溫釋憾而溫待之如初溫于公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耶　王珣與王國寶有隙王恭欲殺國寶而珣止之日罪逆未彰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況擁强兵竊發于京輦誰謂非逆溫能除恨珣不徇私也

以德報怨者　馮素弗于韓業嘗詣左丞韓業請婚業怒拒之及素弗爲宰輔待業彌厚　孔季恭于虞嘯父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司馬不得及定玄以季恭代爲內史季恭便舟夜還叩扉嘯父本玄所授閉門請罪季恭慰免　蔡興宗于丘景先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景先爲吳喜殺興宗致其喪柩家累東還　郗淵于江斆斆子湛娶淵姑被遣後淵慕斆爲人先通有意引爲長史　王修于劉獻獻數毀短修後獻以事當死修理之得免　南唐王輿于甄庭堅堅與輿不協或告堅通境外使中使繫大理輿密見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從其計獲免

因人之義而自解其怨者　狄仁傑請代同僚鄭崇簡乃藺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



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吳詠爲馬賢辟後爲麗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參賢慚悔兩釋

先彈之而後又引之　唐趙憬鎭湖南令狐峘在微以部使者不法被彈二人遣客暴憬失于朝及爲相皆擢引之人以爲賢袁盎言周勃非社稷臣後乃救勃

古事比卷之四十終

# 古事比卷之四十一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辭受

魯人以土鋼薄膳進孔子。悅而受之。楚漁者以魚獻孔子。拜而受之。齊景公致廩丘爲養。則不受。儀不及物也。偶記

受絲而藏之閣。山巨源也。受魚而餽之門。傳昭也。受魚而懸之室。羊續也。受瓜而置于梁。蘇瓊也。受潤筆物而藏之梁。王安石也。夫禮有辭受。矯而好名。亦非中道。且陰杜何如明拒耶。前



宗少文人有餉遺。并受之。何琦凡有贈遺。亦不苟讓。嚴君平不受羅冲車馬衣食之餽。公孫弘偏受鄒長倩芻絲撲滿之遺。

雷義嘗濟人死罪。謝以金二十斤。不受。默投金于木事上。後葺屋見之。金主已死。乃付縣曹。黃巾起。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之。益勳言。得免。謝以黃金二十斤。勳曰。吾以子罪在八議。吾豈賣評哉。終不受。

阮孝緒覆王晏之醬。陳無已却趙挺之之衣。康希憲斥

阿合馬之糖。庶幾士懷耿介。不蔭惡木者矣。偶記

岳飛之辭營第。賣縑之辭造第。周明帝。與霍去病之辭治第同也。

僖負羈饋盤餐置璧。晉公子重耳受餐反璧。衛居伯饋羹與一篋錦。叔向受餐反錦。騈志

劉寔罪免。鄉人載酒肉候之。輒共啖而反其餘。與向子平受饋取足而反其餘。無異也。

張艮以玉斗饋范增。增碎之。王敦以玉環玉椀遺周訪。訪抵之。



溫公以不革新法固辭樞副。韓魏公以不改青苗請辭安撫。皆行人所不能行。

楊大雅遭風遇拯。不受丁謂贈衣。陳無已不著趙挺之綿襖。至于凍死。皆可能也。劉道原不受溫公衣襪。徐節孝不受胡安國餽食。不可能也。

劉永齡受晉王饋貯廳西舍。一年。封識宛然。向常之不受皇甫侃書。塵臨江傳舍。數年封識如故。

段秀實家人拒朱泚饋綾。不遂。而秀實置之司農治堂之梁。泚反事覺而綾封猶新。　朱劉溫叟爲中丞。光義齋錢送之。明年送角黍紈扇。見其前錢。封識宛然。

漢桓曄一餐不受于人。曄初避地山陰。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無所留。臨去屋中尺寸物。悉疏付主人。王悅之義之曾孫。爲吏部郎。鄰省遺餅一甌。亦不受

釋恭辭趙熹之酒糧。居太學。閉戶講誦。熹遣子問。辭不受。范丹還尹臺之麥。把拾得麥五斛。臺遺一斛。鴛兒道丹知之。以爲己雜並還六斛。莫陶潛麾檀道濟之粱肉。潛偃臥瘠餒。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餽以粱肉。潛麾而去之。姚察卻門生之布練。察爲吏部。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王修齡卻陶胡奴之米。修齡在山東甚貧乏。陶範爲烏程令。以一船米遺之。荅云。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範小字胡奴。侃第十子。朱百年妻卻蔡興宗之米



庾易不受臨川王映之餉麥。字幼簡。映獨重之。餉麥百斛。不受。宗測辭魚腹侯子響之贈遺。曰。少有任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令狐綯不受畢諴之麗姝。宣宗嘗許相諴。綯忌之。諴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于我無分。今以是俾將破吾族矣。與李光顏之卻韓弘。岳飛之卻吳玠。誠僞不同。皆遣以名姝。

賜沒入生口受而嫁之者。魏司徒華歆也。家無擔石。賜以施親故婢沒入生口。陳羣歎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賜美女十人。並以歸其父兄。北齊岐州刺史魏蘭根也。從蕭寶寅破定川。賜美女。曰。縣界强敵。故成背叛。今

當恤其饑寒。奈何令尤僕僕。



清修

行己之清者。范丹候姊姊飯之留百錢而去郝子廉過姊家飯留五十錢而去清而過者也偶記 沐德信則嘗過姊設食而不留

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李廣為尚書左丞門簾甚弊。妹夫劉妟製竹簾贈之三攜至門不敢發言又傳欽之欲餽陳師道金竟不敢開口。欽之名堯俞。師道即后山。

人以硯獻孫之翰曰呵之水流。翰曰人日呵一石水止



直三錢。人以鑑獻呂文穆曰照二百里文穆曰面不過碟大安用照二百里不貴異物二公有焉蘇東坡亦有辭人購端溪硯事。偶記

桓曄客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從者皆知其志柄樹實熟落地以繩繫之枝也許衡客姚樞齋中童子皆肅其化果熟墮地亦不睨視也

飲馬渭水。每投三錢者安陵清者項仲山也。每行飲水嘗投一錢者太原郝子廉也

周燮非其身所耕漁則不食徐穉非其力不食鷙而後

衣耕而後食者。皇甫方回也。避亂荆州不入城府。非其織不衣。非其耕不食。王延也。盧蠶蠶而衣。耕而食。馮偉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王裒也。有助之者不聽。售鐵燈。擧視之爲金。訪主還之者。許遜也。買漆燈揓拭之知銀。訪主還之。幽州從事溫瑰也。家人買物多得絹五疋。訪主還之。魏寇儁也。因得財失行吾所不取。中子嘗貸官絹捶之。市絹還官。庾氷也。

口不言錢。王衍也。蔡撙也。口不言財利。張緒也。晉崔遊也。晉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不執汝南王琉璃酒鍾。宋王曇首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



李仲謙治衣不出。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若賓客見訪使子致謝曰家君治衣不可出。宋江湛澣衣稱疾。爲吏部無兼衣餘食常爲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始進。

蕭何不治產宅。曰使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唐河間王孝恭。嫌其居壯麗。別營一區。曰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裴昭明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柳世隆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徐勉雖居要職不營產業俸祿分贍親族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子孫以清白。子孫才也。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爲他有。楊震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多乎。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達者之言。故自臍合。

劉眞長辭餐。王仲祖同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餐有案甚盛眞長辭焉曰小人不可與作緣。王悅之辭餅。爲吏部郎鄰省有遺之餅不受曰所費甚小然少來不敢當人之惠。愚謂小費不欲當人惠。正恐小人不可與作緣。



孔覬見弟道存從弟徽多營產。僞喜而燒輜重十餘船。顧覬之見子綽多收責。善誘而焚文券一大廚。世稱二覬清風高義。眞堪千古。

田仁不受魯百金也。曰義不傷先人名。漢田叔爲魯相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杜暹子不受賻也。以行父志。唐杜暹爲禮部尚書卒故吏致賻。蔡沈謝却遺金也。曰吾不忍累先人。沈從父元定謫道州沒徙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曾修古季女不受賻錢也。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修古知興化軍卒官貧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母拒不受。程氏不受賻錢也。曰不可以此汚吾夫。太康主簿蔡君山卒縣人以錢爲賻妻程氏泣拒。先德之所

化者淺矣。問奇
辭父賻千萬以上者、漢原涉也。辭故吏賵賻數百萬者、王戎也。辭中表贈賻者。管寧也。辭諸方增遺者。陸贄也。辭种世衡汝州田十頃以持父喪者。張正議也、而世衡子復以父命不受。致荒廢者五十年。朝廷命還种氏。又十年而辭故吏千縑之賵者、唐郗處俊也。辭父令汲時吏人賻送數百萬者、張禹也。辭姑夫楊賜祠父具者桓瞱也。逃辭公孫述之賻者、李翬也、述賓殺其父業。二十喪父家無儋石而不受賻遺者、吳祐也。叢談



吳興義故遺■二百萬不受者。晉顧衆也。故吏遺錢百萬閉門不受者、漢楊秉也。秉以諫白馬令李雲不當罪免歸、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魯餉錢百萬。又閉門不受。叢談
出繼而不受遺財、謝弘微也。繼從叔混、惟受數千卷書、遺財千萬、一無所取。混妻晉陵公主薨、女夫殷叡好摴蒱、弘微內人皆無爭。阮孝緒也。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孝緒悉以歸胤之姊王晏之母。孔人竊留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仍啟父彥之送還王氏。
第五倫生遺餞饉。米石萬錢。不過從兄飯。庾袞藜羹不糝、門人進飯則日食已訖。賜城歲饑、屑榆爲粥、屏跡不過鄉里。其奴都兒亦方介自約。或與食不受。與糠覈乃受之。
滅竈更炊。不因人熱者。梁鴻也。人助種藍。拔之以拒其後者、楊震也。諸生密爲刈麥棄之不受者。王裒也、儈妾因亂竊鄰人墓樵繼火。即不食、撤屋更炊者。阮孝緒也。妻以斷縷屬糴米。即對米不食者。劉勤也。
董威輦不受金帛而受碎絮。李元凱不服新縫而服垢賤。王子賜之好。增其累耳。
陳重得承塵上遺金而送之縣。甄彬得長沙寺苧中金而歸之寺。彬中山人、還寺質庫錢苧束金五兩。與牧者不取遺路之金。



五月披裘負薪、豈拾遺金者乎。管寧不顧園中之金。同耶別耶。
魯仲連不受平原解圍之金。張載不受吳奉投園之金。尉遲公不受隱太子一車金器。何其高也。而劉乂以韓愈弟子持韓愈金數金以去。且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妄矣。
子罕寶宋人之寶玉于里。左傳後魏崔挺送林邑之美玉于都。可謂以不貪爲寶者。
漢李敬還趙相得鼠穴中珠璫。送付前相。前相乃還所去婦。黃向得路中珠珙囊。可直三萬。求主還之。主以

半謝。委之不顧。
陸龜蒙貲無千日計。曹彬裕無十口蓄。
入仕之廉者。單車就徵。漢孔奮之令姑臧也。羌胡斂牛
馬器物追送之。一無所受。單步之官。魏崔林之除鄔令
也。單騎赴職。馮元淑之令俊儀始平也。單車之郡。魏裴
潛之守代。欲以計撫烏桓也。叢談
晉胡威刺荊州。白謂清不如父。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
惟畏人不知。 唐陸長源刺汝州。歸送車二乘。曰吾祖
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矣。



東漢張堪去蜀。乘折轅車。襆一布被而已。唐賈敦頤刺
滄州。每盡室入朝。惟敝車一乘。羸馬數匹。羈靮有缺以
繩為之。
不然官燭者漢巴祗也。宋杜祁公也。又劉宋朱修之去
荊州以私錢六十萬償在州以來然油及牛馬食官穀
草。又宋林孝澤視事清濟。不冐以官燭用之私室。
巴祗刺楊州。不迎妻子。 何並守潁川。妻子不至官舍。
漢王良為大司徒司直。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公事便候其家
夫人猶布裙曳柴。 魏裴潛每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惟織藜芘以自供。

晏子相齊。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長孫道生為三司。衣
不華飾。食不兼味。 庾冰鎮武昌。室無妾媵。家無私財。
仕宦而妻子不免饑寒者。蜀鄧芝之為大將軍也。 謝
曠之守晉陵也。劉宋申恬之頻處州郡也。齊庾蓽之為
荊州別駕也。北齊祖鴻勳之守高陽也。唐盧懷慎之相
玄宗也。妻子不免凍餒者。魏楊沛之宰歷城也。妻子不
粒食者。北魏高允之拜中書令也。妻子僅免饑寒者。唐
崔祈父之為刺史也。妻子不贍者。晉劉超之封零陵伯
也。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者。漢貢禹之徵為諫大夫



也。妻子自親釜竈者。漢周澤之令黽池也。相從百口飦
粥不給者。唐顏泉明之為長史也。 家貧兒病。無以市
藥者。晉李胤之官司徒也。
劉寔雖處榮寵。居無室第。 張緒 山濤 位三公。屋
第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立室。 元魏裴佗宦慰蠻酋
乞老還宅不過三十步。 張融為司徒長史而無宅。權
牽小船于岸上居。 孫謙仕齊錢唐令江夏守。去官無
私宅。借空車廄以居。
吳隱之在度支。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氊席。 孫謙歷二

邑五郡而牀施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無幬帳而未嘗有蚊蚋人多異之 宋韓忠獻公韓運河北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爲棚

吳隱之守南海冬月無被阮長之守臨海常擁敗絮

裴佗宜慰蠻彝回暑不張葢寒不衣裘 唐韓滉爲相暑不執扇

漢羊續守南陽一布幬穿敗時或補之齊虞玩之釋褐時買一屐三十年高帝賜新屐不受曰著簪敝履復不可遺到溉官吏部尚書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粱范岫令長城時有梓材巾箱數十年經貴不易在晉陵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韓滉雖宰相子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寇準一青幃二十年不易

晏子相齊食脫粟飯公孫弘爲丞相封侯食一肉脫粟之飯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飯脫粟孫叔敖爲令尹糲飯菜羹 李固爲太尉食麥飯 左雄刺冀州食乾飯 劉懷慰守[illegible]有獻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梁蔡撙守吳興自種紫茄白莧爲常餌 何遠守東陽食不過乾魚數片 元魏裴俠守北郡惟食菽麥鹽菜羆供郡漁獵夫三十人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 宋姚希得知靖江曰惟啖菜一介不通胥易錦幕以布曰吾起家書生何可用此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東鄰桑椹落其庭拾還之(軌謂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猶之張元南鄰杏熟落園中悉取還之(後周人)夫椹與杏特微物耳而清節之士終不以少易其操

唐柳玭爲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橘熟食之納直于官



蕭倣爲嶺南節度家人病取槁梅于官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 張磬爲太守令獻柑一奩卒以兩枚與其小兒弊奪兒柑鞭卒曰何得行賄吾子 張戩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

廉吏尤著者劉寵去會稽老叟五六人持百錢以送(曰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寵爲受一錢彭城王湝去滄州老叟數百人具餼以餞(曰自殿下至此五六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湝爲食一口

唐李素立爲燕然都護夷落率馬牛爲獻惟受其酒一杯唐杜暹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餽之止受百

番衆曰此與受一錢者何異時號百紙參軍按劉廟在會稽。王叔能賦詩云。劉寵淸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大錢。

蔣復進鴻臚卿日本使遺以金帛峻拒不納惟受紙一番陸贄罷尉歸張鎰餉錢百萬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惟取茶一串　梁謝瓔去東陽人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元魏陸馥刺湘州七年至貧約召爲常侍却吏人布帛之遺吏人乃爲起佛寺曰長廣公寺。

魏裴潛在兗州作一胡牀及去官以挂柱宋江秉之守臨海作一書案及去官以付庫留櫝留牀猶曰器物非



其有者不取也唐李大亮在越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留都督府豈非以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乎北史潘子義遺郎基書語以基在官曾寫書也

楊震東萊守。所舉茂才王密昌邑令。夜懷金遺震曰無知者震竟却之褚淵爲吏部尚書人袖金賂之曰無知者淵竟擲之楊公眞畏四知彥回偶存小節耳前趙范隆爲太尉絕所薦之遺金

李商不受金督廣州還。或裦金以贈。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賈郁不受果曰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攜來者知。是知倍古人也。

麗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置水一盂以曉其淸隋趙軌爲齊州別駕郡中父老奉水一杯以餞其淸

蕭放刺廣州俸外不入其門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治藥須烏梅。左右于公廚取之。放知而命還。促買市中。盧鈞刺廣州市舶一不干預南海有蠻舶之利。舊帥靡不捆載而歸。鈞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自貞元以來。衣冠流放嶺表者。子孫貧不能還。鈞減俸爲營醫藥殯殮婚嫁此數百家。與隱之馮立姚美矣

第五倫受俸裁留一月後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第五頡不炊或至十日三輔決錄頡字子陵。歷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左雄張衡朱建高興皆各致禮餉。頡終不受。



李浩嶺右歸余靖廣州歸皆治裝無南物　包拯爲端州不持一硯歸宋凌冲令含山歸視裝中有一硯曰非我來時物取還庫張舜民令襄樂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唐李勉自嶺南節度入召盡搜家人所蓄投之江曰毋令吳隱之笑我晉吳隱之刺廣州歸妻取沉香命投之江

王方慶于崑崙舶秋毫無所索盧鈞于海船不賤售其珍

馮伉不受遺帛。德宗因而授令。唐書澤潞節度李抱貞卒。伉爲弔賻使遺帛數百疋表奏不受。屬醴泉闕令。帝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清。可以授之。牛僧孺不受送物。穆宗因而命相。又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子公武厚賂權幸及多言者俄父子俱卒。孤孫紹宗幼。穆宗命中使閱其宅簿以付家老。簿有納賂。唯僧孺官側朱書不受。穆宗甚悅。無何命相。
杜瑾以百綾餉韓思復。方併日食。而百綾完封不發。
趙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請胡汲仲銘父墓。趕曰正絕糧。汲仲却愈堅。
張奐遺金悉還。威化大行。後漢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威化大行。梁昆



遺金悉還。蠻夷感悟。北史昆刺西寧州。先是蠻夷酋長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遞相凌壓。每苦于戈。昆因酋長以金遺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一無所納。于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隋志
田豫刺并州。鮮卑密懷金以獻。張袖受之。悉付外具以狀聞。詔褒之。杜暹使突厥。以金遺暹。受而陰埋幕下。出境移文俾取之。吳越饋遺曹彬。籍數歸獻。世宗命取始拜受。悉散親識。
陸績爲鬱陵太守。罷秩歸。舟輕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
江革除都官尚書。還一舸偏欹。不得安臥。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漕。乃于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吳矩爲廬江太守。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之而去。
白樂天守杭。代還。取天竺片石。後守吳門。復取洞庭雙石。一以支琴。一以貯酒。唐張祐知南海。但載羅浮石以歸。洪規罷會稽。不欲人知其清。以船載黃土。
吳隱之刺廣州。石門有貪泉。酌而飲之。清操愈厲。馮立授廣州都督。至貪泉。掬飲之。惠愛甚澄。問奇
時苗爲壽春令之官。乘薄犢車。黃牸牛。歲餘生一犢。及去留犢。曰淮南所生也。魏志羊祜兄子篇爲鉅平侯。有私



牛于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王遜遷上谷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秩滿付官。云郡中所產也。晉書■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濺編于郡吏之一言。遂元太祖閑之笑曰。彼官生子。亦冐留否。則苗之心事。益漏于是矣。故君子不爲過中之行。又裴休去河北。官馬成羣。一無所取。
薛惇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後漢衛艮拜尚書。罷官。家無完席。賓客坐桑下。上吳隱之刺廣州返。坐無完席。以竹篷爲屏風。
公儀子之却魚也。公儀休相魯。有饋之魚不受。曰聞君愛魚。故饋魚。何故不受。曰吾愛魚。是以不受。受魚而失相。則不復得魚。晏子之辭邑也。以齊侯分慶氏之邶殿以與晏子。弗受。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益以郟殿乃足欲不受非惡富也恐失富也是皆以廉持富者
也世知以少得為多得乎其幾矣
楊綰為相奏請加京官俸此舉是也常袞為相欲辭堂
封此意非也官冗則當裁有官則俸不可省位過則當
退居位則祿不可辭故原思為宰不受祿子貢贖人不
取金聖人皆無取焉非不取其廉也以己之廉而成人
之不廉君子不為也
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貲物頒賜羣臣鍾離意得
珠璣而不拜帝歎其清乃更以錢二十萬賜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



向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唐介倅潭州分珠獄
發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擿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仁宗曰唐介必不肯買
案覆果然問奇
王郢饋僑士獨錢嶶無有嶶居穀城令王郢善接僑上遊客以財帛饋坐是得罪觀
察使樊澤親其簿獨嶶無有宰執皆受忽辛家財張雄飛獨無近臣
皆受阿合馬賂遺完澤獨無
南唐昇元初許百寮入內藏隨意取金帛蔣廷翊獨持
一縑還家後周武帝夜飲大賜縑帛韋夐惟取一疋不
惟李崇傷腰元融損脚者多慚卹崔光之止取兩疋厙尺夜切狄士文之口手俱足亦當少遜矣
廖德明為廣東提舉欲薦一主簿因置酒觴豆甚盛悉假富人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于是追還薦章仇念守
四明欲薦一幕官問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驚曰安得
不貪乃止問奇
一魚鮓也孟宗母以見寄非避嫌陶侃母以見遺為增
愛一瓮器也許屯田失名令浮梁而不買程嗣宗少卿作饒
州而不置可見官箴凜如微至纖芥不容苟取
王晉平恐富求歸王秀之為晉平守期年便求去曰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人謂云



孔姑臧脂膏不潤姑臧長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韭荅人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正
以富與潤之有以累人也
漢董宣卒官惟布被覆尸大麥數斛帝歎曰宜之廉潔
死乃知之　王敦籍周顗家得數簏故絮酒五甕米五
石而已　梁毛惠素以讒為武帝誅家徒四壁帝乃悔
元魏陽固終室徒四壁親故為棺斂　衛尉卿李元忠
卒有米三石酒數斛貲絹乃斂　齊郡刺史韓麒麟卒
惟有俸絹數十疋　唐劉晏死籍錄其家惟雜書兩乘
皆以死而實見其清

賚貽

漢賞賜多用黃金。（如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黃霸嚴訢尹翁歸等勳至百斤。）晉賞賜多用絹布。（如阮瞻千疋。溫嶠庾亮荀崧枓珧皆五千疋。周復唐彬瑯邪王伷皆六千疋。王渾杜預皆八千疋。賈充前後九千疋。王濬張華何舉皆萬疋。王導前後二萬疋。桓溫前後三萬疋。）

光武以所乘驪馬及繡被衣物賜李忠。又解所佩綬以帶忠。以七尺具劍賜馮異。解左驂以賜賈復。

齊高帝賜張融衣。　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賜史寧。（北史）

魏文帝以所著冠帶袍袴賜薛端。（北史）齊明帝以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賜殷孝祖。



魏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以素屏風素馮几賜毛玠。齊高帝以（麄盛靈產上靈臺占候）以白羽扇素隱几餉孔靈產。（珪父）明帝以漆合燭盤賜傅昭。（昭器服率陋。嘗插燭板牀。）梁昭明太子以瓠食器賜劉杳。皆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又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張融。亦曰異物以奉異人。唐太宗以黍緞遺姚思廉曰。景相節誼。故有是贈。周武帝以竹策賜楊素曰。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德宗以持鞭賜張建封曰。節誼不踰。故用此以贈。唐文皇以鍾乳一劑賜高馮曰。卿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又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精鑒。唐穆宗常賜牛僧孺彝樽龍杓。詔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宋明帝賜謝朏牀帳褥席。旌其素槩。唐玄宗賜宋璟金筯。以表其直。

梁月給陶弘景朱砂。隋月給荀法藏茯苓。　魏明元賜崔浩御縹醪十斛。水晶鹽一兩。曰朕味卿言。有如此鹽酒矣。　唐憲宗賜李絳酴醾酒。賜白居易防風粥。七日口香。賜鄭平（李林甫壻）甘露羹。一夕髮黑。

劉宋文帝謂戴顒好音。以正聲伎一部遺之。趙宋眞宗謂魏野好畫。以秘閣畫一篋遺之。



陸遜破曹休。吳王以鉤絡帶賜之。侯莫陳順破趙青雀。魏帝以玉梁帶賜之。

唐太宗親解貂裘賜韋挺。宋太祖親解貂帽賜王全斌。

梁武賜陶弘景鹿皮巾。　高帝賜明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宋文帝賜臨川王義慶竹節如意。（義慶啟事云。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自所未覩。）

孔子脫驂于舊館人。（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之。）馬援遺馬于杜林。（林與援同里親厚。援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遺林。林受之。數月。遺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餘。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

王儉餉宗測蒲褥筍席。　陸魯望貽皮襲美竹夾膝。　竟
鄒長倩遺公孫弘撲滿。　皮日休送魏不琢養和。　竟
陵王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遺何點。
敦煌氾潛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胡叟。　太樂署焦革
善釀酒。王績求爲丞。革死妻送酒不絕。　唐
謝安以扇送袁宏。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太宗五日賜長孫無忌楊師道飛白扇。曰庶動清風以
揚美德。
魏文帝賜劉楨郭絡帶。　李德林與于翼高熲同修律



令事訖賜九環金帶。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　李
靖破蕭銑賜于闐玉帶十二條。　明皇賜寧王紅玉帶。
唐憲宗賜裴度通天御帶。　李德裕解所賜玉帶贈封
敖。進太尉敖草制。
魏武賜楊彪七香車。　晉武給魏舒四望車。
呂虔以佩刀贈王休徵。　王猛以佩刀贈慕容垂。　王
紀以刀贈劉璠。
晉武以于闐青鐵硯。遼西麟角筆。賜張華。爰博物志。以
大秦國密香紙賜杜預寫春秋釋例。

杜甫乞草堂貲于嚴武。　符載乞買山錢于于頔。　邢
君牙贈張汾五百緡。　于頔贈牛僧孺五百絹。　顏延
之爲淵明留酒錢。
生芻一束。一吉事。鄒長倩贈公孫弘。一凶事。徐穉弔郭
林宗之母。

賄遺

山濤爲吏部。鬲令袁毅遺絲百斤。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以筒中細布五千端。雖一則封印如故。一則知而未納。然而苞苴行矣。

杜預數餉洛中權貴。曰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豪。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氷人耳。苟晞之千里牛。哥舒翰之白駱駝。豈能已乎。

郭崇韜頗受藩鎭餽遺。欲安其心耳。曰梁季賄賂成風。藩鎭皆梁舊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祀南郊獻勞軍錢十萬緡。諸方鎭先賂劉延朗。後議貢獻。朗爲樞密副使。故奏除授一歸延朗。方鎭賂之。潞王不能察。後唐袁象先朱溫甥。入朝徧賂權貴。中外爭譽之。溫韜厚賂權貴。復遣還鎭。入朝賜姓名李紹忠。淄青李納厚饋賓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和士開以美女珠簾賂婁定遠。得不出。劉君世鑄金蛇獻梁冀。种暠劾之。蛇輸司農。燕王重福贈崔湜黃金寶帶。■帝爲太子。李慶遠頗弄權勢。湜以餉之。慶遠以罪被繇。湜密謂勿欸此帶。使汝無事。厚賂呇者。冀役慶遠以滅口。邢巒以所得女口與元暉。巒初定漢中。有威惠。後掠人爲元暉所持。乃以所得巴西守羅景仁女化生等二十餘人與之。皆絕色也。暉悅而止。

王父偃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劉晏饋謝四方名士。有口舌者。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李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

賂而得官者。河間王琛賂金賫巨萬。劉騰言于太后。得刺秦州。鄭雲賂紫纈得安州。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疋。得安州刺史。晚詣封回問安州與生何事爲便。回曰卿爲方伯。宜思方畧以濟百姓。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大慙而去。陳少游獻五萬緡改宣歙。除桂管觀察。恐其道遠。將宦官董秀學樞密。請歲獻五萬緡。又納賄元載子仲武。遂改宣歙。孟佗一斛得涼州。陳咸賂遺陳湯。王音輔政。信用湯。徵入爲少府。予書曰。卽蒙子公字。得入帝城。死不恨。朱頳納貨劉騰。得刺涼州。





王濬輸納權倖。拜涇原節度。裴林納金帛元乂。除鎭遠將軍。鄧羨行貨于北海王詳。轉司農少卿。刺郢州。在州銳于聚斂。納賄于忠。徵爲黃門侍郎。康廉本商胡。賂遺楊國忠。拜將軍。又請用私財簡較山南一道。仍加侍御史。崔寧以賂擢御史中丞。寧見蜀地饒財。乃痛誅歛。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驟擢。後漢侯益以賂行開封尹。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兼中書令。行開封尹。鄭愔私鑄錢百萬以遺武三思。朱季雅以金錢一千賀呂僧珍生子。得刺衡州。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強之乃進。僧珍親發。乃金錢也。遂言于帝。侯天盛賂地趙修。補長史。與修鄰居。宣武爲修增邑舍。四鄰皆賂入其地。天盛兄弟越次補長

史大部。

李德裕以珍玩數牀賂監軍得柄用。獨延監軍楊欽義陳珍玩賄之後得柄用義有力焉。又借錢十萬貫與李國澄赴闕尋除中尉。監軍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澄曰如貧何乃許借錢促赴闕。及立。威果如其諾。市舶張苑進鶯稱香拜學士。時號鶯稱學士。漢雍仲連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香尉。

吳越以瓜子金爲海味獻宰相趙普可恕也。王孫師羿以金葡萄綴珠爲果核媚宰臣韓侂胄可恨也

麴關負米以謝崔湜。選人曰能麴關負米曰何不兵部曰人言崔侍郎門下有氣者卽得。靴帶繫錢以讒鄭棓。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賄敗

衛蒯聵出奔巳氏也。曰勿殺我吾與汝璧。曰殺爾璧其焉往。唐杜儒休見攻沈肇一作黎也。曰勿殺我吾與汝金。曰殺爾金其焉往。梁蕭紀以金擲樊猛。曰顧卿送我。曰殺足下金其何之。偶記

石崇臨收曰。奴婢利吾財耳。齊曹武臨收曰。諸奴利吾財貨妓女耳。南

脅褒蔡母氏成公綏作錢神論以疾時。蕭綜梁章王。作錢愍論以譏蕭宏。臨川王。



趙彥昭因獲納賄疏而貶官。彥昭附巫媼趙氏。及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疏。故貶史圭山獻遺籤目而減譽。爲博陸令。嘗結交要人李藹爲得罪。有圭所獻遺籤曰在焉。善譽削減。

宋楊九鼎刻剝莫簡倡亂殺鼎。剖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淳化中王小波作亂。殺縣令齊元振。剖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故也。事偶

智氏不知幾。貪伐趙之利而忘榆次。殺智伯于鑿臺在榆次。之禍。吳不知機。貪伐齊之利而忘干隧。夫差自剄處。之敗。虞貪晉之璧馬。卒也璧馬不可得而虞以不臘。楚貪泰商於之

地許閉關絕約。卒也商於不可得而楚且割地。
李夷簡爲京兆尹。發楊憑江南觀察貪。夷簡爲屬刺史不爲憑所禮。
太平公主發宋之問知貢舉時賕餉狼籍。張說與張嘉
貞不平。貞弟嘉祐贓發。左遷嘉貞。李義府索長孫延無忌孫
謝錢七十萬。楊行賴白其贓。詔按有狀流嶲州。蔡
撙在臨海。有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黃權生子酬乳哺
直。權死妻吳氏背約。撙受金釧而判與吳。元孫撾登聞。
撙以爲恥。
鄒鳳熾之被流。絹爲之祟。請繫終南山樹。山樹雖盡。臣絹未窮。後坐事流瓜州赦還子孫貧之。



馬暢第宅之見廢。杏爲之祟。馬燧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
晉王戎少以父卒辭賻百萬顯名。及官侍中。以受南郡
守倚中細布五十端被糾。北齊高德正進忠文宣。多所
弘益。晚以家有寶物四牀被斬。北周達奚武不冐先元
子孝爲柱國後。以取庫中萬釘金帶爲時所鄙。辛術所
在有惠政。及定淮南。多收顧陸名畫二王法書以饋遺
貴要。物議少之。北魏韓秀文成時掌機密。[illegible]而子
務制郢州。獻七寶牀象牙席。詔謂有乖素風。可付其家。





古事比卷之四十一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四十二





# 古事比卷之四十二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富殖

宣曲任氏之折節爲儉。家約非田畜所入弗衣食。公事不畢。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張安世之治產業。尊爲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皆有手技。作事。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樊重之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此善有其富者也。馬燧貲貨甲天下。而子暢財產幷盡。暢爲豪幸邀取。中尉西志麻諷令獻田園第宅。暢歿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奉誠園卽暢舊第。王鍔家財富于公藏。而子稷死于軍亂。鍔薨。二奴告其子稷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簡括。裴度諫止。稷爲德州刺史。節度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致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此不善有其富者也。

唐翁仲孺。有異行。天雨金十斛于其家。遂富埒侯王。唐熊袞。父喪不能葬。號泣。忽空中落錢數萬。畢喪。以所剩告人。宮庫。人稱忠孝雨錢。黃琴。大雨。天忽飛錢落庭中無數。因致富。皆雨金錢以致富。

馮大亮。見樵叟八人。各出桁木一枝。幾五六寸。曰栽庭中。經尺則家財百萬。旬日而樹凌空。金玉自至。則神助以富。

以貴而富。其最著者。秦魏冉。呂不韋。楚黃歇。漢霍光。張安世。張禹。王鳳等。五侯。董賢。梁冀。董卓。曹騰等。魏曹洪。

晉石崇。王愷。王濟。徐湛之。阮佃夫。梁蕭宏。朱异。羊侃。北魏元禧。元雍。元琛。元融。李崇。隋楊素。唐裴寂。李林甫。楊國忠。郭子儀。韋宙。裴冕。元載。李德裕。王涯。楊收。吳越孫承祐。蜀李昊。宋蔡京。梁師成。韓世忠。張浚。楊沂中。史彌遠。韓侂胄。賈似道。元燕帖木兒。伯顏。朱清。張瑄。其無議者僅郭汾陽。韓蘄王。耳若能自力致富者。陶朱公。白圭。猗頓。巴寡婦。臨邛卓王孫。程鄭。宣曲任氏。茂陵袁廣漢。平陵士孫僫。東海糜竺。平邑王氏。洛陽劉寶。長安王元寶。王酒胡。鄧鳳熾。即鄧駱駝。談薈

僮奴之多者。范蠡家僮開算術者萬人。卓王孫家僮千餘人。郭況家僮四百人。程鄭折國。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

穆子之論慶封得朱方也。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晏子之不受慶氏封邑也。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談叢

先貧後富者。猗頓。魯之窮士。問術陶朱公。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貲擬王公。杜



周。始爲廷史。有一馬。及列三公。家貲累鉅萬。嚴震。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閈。王處回。家甚貧。周玄豹曰。此子貴精也。當大富。

先富後貧者。鄧通。賜蜀嚴道鑄錢。後竟寄死人家。馬暢。善殖財。晚爲豪幸侵牟。鄧鳳熾。坐事流瓜州。赦還。子孫貧乏。張允。家貲鉅萬。後凍餒而卒。

陰識祖子方以黃羊祀竈而富。至識三世而遂繁昌。張鋑因黃雀銜錢而富。在雍州出游近郊。忽黃雀銜一銅錢置前。而去。衛院晝臥。見二燕各銜一錢落鋑首。三錢常秘巾箱。同光末。爲西都知府。魏王繼岌至。鋑南自縉。蜀川珍貨女妓資馬爲鋑所有。王酒胡之百杵。修安國寺。上幸之。爲擊十杵。施錢萬緡。酒胡乘醉入。連撞百杵。從輦十萬緡。馬盎之一舸。入朝載舍一舸自隨。

石崇與王愷爭豪。愷以粭與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布障五十里。崇塗壁以椒。愷塗壁用赤石脂。河間王琛欲與高陽王雍相敵。雍居第匹于帝宮。白壁丹楹。窈窕連雲。僮奴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迎風。出則鳴騶御道。鐃吹笳聲。入則歌姬舞女擊筑吹笙。琛欲敵之。造文柏堂。徽音殿。迎風館。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珮。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充牣其內。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

以財致禍者。石崇。曹武。而外。有梁之富人虞氏。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兩掩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俠客。俠客曰。我不侵犯。又辱我以腐鼠。乃聚眾攻滅其家。出列子。梓州之陳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簡薄其賂。捕死獄中。滄景節度王鐸。爲樂彥禎子從訓劫殺于高雞泊。

奢侈

楚王馬希範作九龍殿閩王王鏻作九龍帳皆一時事同安公主九鸞釵安樂公主百鳥裙偶記

武帝置麗娟于明離之帳昭烈置甘后于白綃之帳起昌陵土與穀同價漢成也起承華土與穀同價慕容熙也安得黃金與土同價乎偶記

寇準家不爇油燈雖庖匽必然炬燭蒲宗孟日然燭三百宗孟不足道也準累盛美矣前

石崇以蠟代薪伽盧國以香木爲爨東京以紺絹爲薪



則遭變也

王涯投寶玉真珠于井供飲李文饒雜珠玉寶砂于釜煮汁

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子劭一日之供限錢二萬又倍乃父矣任愷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唐韋陟食廚所棄猶不減萬錢愈侈愈靡矣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李崇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德裕至一盃羹二萬錢韋侍郎陟以鳥羽擇米至廚中遺棄不減萬錢

梁臨川王宏所幸江無畏服玩侔于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鱝魚頭常日進三百張元厚庖百品有蔡機缸二十盛貯皆滿元載飲食冷物用硫黃碗熱物用泛水瓷器有三千事蔡京廚婢數百人每殺鵪子輒千餘唐諸王貴主日會宮中各進珍食日至千盤一盤不下千緡郭子儀入朝上令魚朝恩元載迭爲主一宴至費錢十萬緡

吳越王時孫承祐每一飲宴凡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承祐居室中爇龍腦日不下數兩從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州南日已旰西京



留守石守信與其子保吉及近臣十餘人尚未食承祐即延所止幕舍膾魚具食窮極水陸宋蒲宗孟每旦刲羊豕各十宗孟每夜然燭三百常日盥潔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昔人以儉稱者食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苦菜不是過也後人奉養之豐一至于此

隋虞孝仁宋孫承祐從征皆以駱駝負水養魚丁謂從東封以大車盛水養魚豪侈哉拓拔燾不食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不足異矣偶記

晉王濟家以人乳飲豚烝食甚美唐侯君集家二姬不火食止食人乳顏色殊美驕奢至此乎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怪石。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朱
滎浴道以錢三十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
晉武服火浣布。幸石季倫。季倫身衣敝服。從奴五十人
悉衣火浣。爾朱文畧赴諸王邀。敝衣而往。從奴五十人
皆駿馬侯服。
南史安成公何勖無忌子。臨汝公孟靈休。昶子也。以肴
膳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徐羨孫何
孟。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許
欽明郝處厚家醜陋盛飾。時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



許。便姓郝。
秦苻朗來降。謝安設宴。朝士盈坐。朗欲自誇。每唾令小
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是以智示雄于上國。宋謝稚
性潔。居宇淨麗。每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
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是以癖見愚於下人。
唐申王每與人博。以妓爲局中之馬。號人[illegible]陸。南唐孫
晟爲司空。每食使妓各執一器。號肉臺盤。晉武帝幸王
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執琉璃器供饌食。　封涉家宴
使婢各執一燭。四面行立。呼爲燭圍。　唐寧王嬖婢中

王燭奴。皆刻香木爲之。
王毛仲扈從東封。牧馬數萬。每色爲一隊。望如雲錦。幸
華清宮。楊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如百花之
煥。
劉威碩琰之車服聲樂。威碩在蜀。車服侈靡。鹽妾數十能爲聲樂。悉教誦靈光殿賦。
謝靈運之衣裳器物。門故恒數百人。室宇華嚬。盡山泉之美。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形。世共宗之。
徐湛之之伎樂衣服。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美。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遊行。塗巷盈滿。
徐君蒨鮀之絃歌聲色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鮀諧。人多諷習。尤長部背。問無不對。善絃歌。好聲色。侍妾



數十。皆被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閉門盡日酣飲。有時載伎游行荊楚山川。靡不遊戲。四君比
之王石。尚爲黔婁。第文士酸寒。得此亦足以豪矣
唐太宗鋪錦引流泉。　王元寶穿錢甃花徑。
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爲帆纜。錢鏐宴故老。以錦覆山林。
吳甘寧任止。嘗以繒帛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唐杜亞
鎮淮南。泛九曲池。曳繡爲帆。
梁魚容以象齒沉檀造眠牀作金蓮花。捧琥珀龜以負
牀脚。唐元載造芸輝堂。擣芸香塗壁。以沈檀爲梁棟。以
金銀飾戶牖。都中巨豪王元寶。以金銀壘爲屋。紅泥泥

之別置禮賢堂。以沉香爲軒檻。以鍮鐵甃地。而以錦文石爲柱礎。

隋秦王俊爲妃作七寶罩籬。唐明皇起安祿山宅。有金飯甕銀陶盆銀絲笊籬之屬。

齊武至劉悛家。帝與悛同直殿內。悛以金澡罐受四升者與帝。帝後使悛刺益州。又作金浴甕。還都欲獻。而帝崩。幾爲鬱林王所誅。亦可類焚身之象齒矣。 金人破宋之砲石。皆宋太湖靈壁假山之所爲也。禦宋之樓櫓。皆宋宮中芳華玉溪之木之所爲也。孰謂花石綱之顛爲盜資乎。以上叢談。



# 儉約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記 張儉一敝袍三十年。遼史。儉方冬奏事便殿。聖宗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而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卞彬所著冠十二年不改易。南齊。彬著帛冠。以大弧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虞玩之所躡屐二十年不辦易。南齊。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視之。訛黑斜銳。蔕斷以芒接之。問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北魏。司空身爲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寇準一青布幃二十年不易。諸人儉德足挽靡風。儲說



漢文帝弋綈爲裘。集上書囊爲帳。宋高祖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于陰室。南史。宋有司奏東西堂施局牀腳金塗釘。武帝不許。使牀釘用鐵。齊高帝毀主衣玉介導。後宮器物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迴釘。陳高祖瓦器蚌盤。殽核充事而已。唐太宗畱柞木梳黑角篦于寢宮。宋太祖幕用青布。服澣濯衣。有穿者皆命紬補以進。宋太宗服麻縷布裳。不用黃金裝肩輿。仁宗用黃絁被漆唾壺。

景帝官輸物不過十笥。隋文用享不過一肉。唐憲宗躬
服澣濯。晉武青絲代靷。
程據上雉頭裘。而晉武焚之。湘州進文綾布。而隋文焚
之。
齊庾杲之食惟韮菹瀹韮生韮。任昉戲曰。誰謂庾郎貧
食鮭常有二十七種。北魏李崇富傾天下。食止韮菹。李
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庾貧而清。李富而鄙。
公孫弘布被。人或譏之。祭遵為征虜將軍。身衣韋袴布被。王良為大司徒
布被瓦器。張堪為漁陽太守。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布被人或美之。又周



勃周昌尹齊前漢酷吏韓愈魏元忠。
裴坦子娶楊收女。齎具多飾金玉。果樑乃臥魚犀。坦命撤去曰
亂我家法。范仲淹子娶婦。或傳以羅為帷幔。公聞曰。安
得亂吾家法。持至當火於庭。問奇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婢妾不許時世妝。劉摯家
法儉素。凡冠服自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子
弟望而知為劉氏也。
茅季偉以草蔬與客同飯。樂頤之以菜菹為客設食。
韓滉堂無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撤去。曰先君容焉。安敢改作以
傷儉德。李義琰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琰辭不受。曰既忝貴
仕。又居廣宅。非有令德。必受其殃。李文靖治第僅容旋馬。其戒子與
弟者同意。
朱博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高允兄弟惟草屋數
間。而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崔鄾處庳陋。至霖潦則
穿蓋屐以就外位。盧懷慎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
食蒸豈兩器。
裴公美兄弟同學于濟源別墅。兄弟煮鹿召共食。公美
曰。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獨不食。石守道寓學南郡。王侍



郎以盤餐遺之。守道曰。止修一餐。明日何以復繼。不敢
當賜。留守以廚食饋范文正。曰。食粥已久。遽享盛饌。後
日豈能食粥。
李若谷康靖公為長社令。日懸百錢于壁。用盡即止。東坡
謫齊安。日用不過五十。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買
耘老法也。

貪黷

貪而不避貪之迹者。趙在禮也。在宋州不法。百姓苦之。有制移鎮永興。相賀曰眼中拔丁。在禮聞之。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于是歲籍拔丁錢。張崇也。崇帥廬州不法。常入覲。廬人幸其改任。曰渠伊必不復來。崇歸。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道路揶揄相慶。崇又徵捋鬚錢。貪而自謂不貪者。魏王元誕也。刺齊州。曰齊州七萬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錢。何得言貪。以鷄卵賦人。收鷄數千數萬頭者。吳興守謝朏也。新昌令夏侯彪之也。

王黼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滿三楹。童貫敗。籍其家。得中劑丸數千斤。賈似道果子庫糖霜數百甕。比元載之鍾乳五百兩。胡椒八百斛。



慕容評鬻水。屯兵潞川以拒王猛。障固山泉。鬻水與軍人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山。士卒怨憤而敗。夏侯彪之養竹。取錢買荀。謂里正曰。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賣得十倍。鄭仁凱之竊鞋。刺密州。家奴告鞋敝。即呼吏新鞋者上樹摘果。俾奴竊鞋。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祖孝徵之匿金叵羅。銅疊。魏神武宴僚屬。失金叵羅。令飲者脫帽。果在孝徵髻中。又藏司馬世雲銅疊三面。爲廚人搜出。蘇監察之捏佛。張林奏毀佛寺。有蘇監察者。撿天下廢寺。凡銀佛皆袖歸。人號蘇扛佛。溫庭筠笑曰。好對密陀僧。曹翰之押扛羅漢。翰下江南日。盡取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廬山東林寺羅漢。每舟載十餘軀之。時謂之押扛羅漢。王鉷惡之盜僞輦。既破姚泓。盜府庫無算。劉裕念其功不問。又盜泓僞輦。裕使人覘之。鉷惡剔取其金銀。棄輦垣側。裕大笑。竇知範之科錢造像。唐瀛州饒陽令。有一里長死。知範集二百人。爲之造像。既納錢二百千。曰我造得一像。且以貸之。僅五寸許。安重霸之取油客子金。蜀簡州刺史。有油客子姓鄧。能棋。安召與對敉。只令立侍。每落子俾其退立候。算路乃進。久立俾倦不堪。或諷鄧獻效而求退。鄧以中金數錠獲免。庾炳之之乞燭盤佳驢。居選部。好詬黷賓客。且多納貨賂。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丐。何尚之陳其受賂之過。王伾之作大櫃。以納賄爲事。作大櫃。貯金帛。夫婦寢其上。

元暉餓虎將軍。盧昶饑鷹侍中。魏右衛將軍暉。侍中昶皆有寵于魏主。而貪縱。元暉爲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選者謂之市曹。元修義爲吏部尚書。官之大小皆有定價。呼爲京師白劫。



陳湯之受金。皇太后同母弟苟參死。子及求封。湯受金五十斤。許爲求比上奏。弘農守張匡坐臧百萬。湯爲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阮佃夫之賂絹。佃夫權亞人主。非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荅。

鄧琬之婢僕。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王縉之親戚。縱親戚尼姏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元載之子弟。關通貨賄。凡仕進干謁。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豆盧革之父子。百官俸錢。皆折估。革父子獨受實錢。漢殤帝時之諸將。多斷盜牢廩。私自潤入。皆珍寶貨賂左右。崔浞之一門。浞爲吏部。兄憑弟力。父挾子威。贓污狼籍。父把爲司業。受選人錢。浞不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之曰。公親將賂去。何不與官。浞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即遭憂。浞大怒慚。裴佶之

姑夫。唐裴佶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退朝，歎曰：崔昭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門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怒呵門者。良久束帶强見，須臾命茶，又命酒餼，又命秣爲飯。及入門有德色，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絁千疋。

韓安國漢名宰而貲貪。 杜兼擢河南尹哀斂財貪。

杜黄裳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 杜淹貴重于朝而乏清白。

李師望[illegible]哀積無厭。 嚴礪山南節度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李訓貪沓躐官射利。 殷仲文常若不足。桓玄篡以佐命親貴，將極綺麗，絲竹不絕，家累千金，常若不足。 王僧達孳取無餘。與見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奉祿百萬，僧達一夕命奴輩取之無餘。 桑維翰賂遺歲積鉅萬。



丘和受林邑珠犀。和守交阯，林邑諸國遺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 喻士珍陰掠蠻口。貪猾，陰掠兩林縛賣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蠻。

于羣隱官錢。爲奉天令，憲宗起山陵，羣與吏韋正牧同隱官錢十五萬，不給工徒，事發誅。 李全暉減刻蕃部買馬錢。爲禮賓使，罷流房州。

韋貽範爲債家所譟。爲相，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憂罷去，日爲債家所譟。 韋綬耄而貪。山南節度，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錫錢二百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 蘇逢吉求賂。求賂許以一州，王鎔晉末使楚，以其槖裝之半獻之，而不得州。五代史

後魏胡太后幸藏庫，見布絹充盈，恣從官所取。章武王融與陳留侯李崇負絹過任，遂至顛仆，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令其空出。 燕宋該。太祖欲厭其貪，賜布百疋，令自負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

高從誨利賜予。南漢閩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無賴。 張瑔利賙給。故事，死于使者，兩朝賑給甚厚。瑔使契丹，老病强行，在道求病，卒不死。

貪而被襪。北齊尉景也。庫狄干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人石董桶戲之，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爲不剝公。 貪而被戲。宋江夏王義恭也。逼求古物，何坊已送，徵索不已。何行道中見狗枷敗犢鼻，飾以箱襆，曰：承復需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劉承胤倚被囊而神不相酬。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導、庾亮、溫嶠共藏看之。劉尙彼裴了不與言，神味亦不相酬。賓退，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請賈。 祖約障小簏而意不能平。祖約好財，阮孚好屐。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有詣阮，正見蠟屐，因自歎曰：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 未嘗不以殖貨爲羞。若劉祖之末路。劉爲郭默害，祖爲石勒害。所爲倚囊障簏者，竟安在哉。說儲

利他人之有者。 宇文述利李渾之國賦。申國公李穆孫筠卒，穆第十子渾，規欲紹之，述卽其妻兄，渾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卽白奏。 馬從斌據霍氏之資業。女適霍彥成子承謹，俱亡，有息女一人，斌收養之，霍氏資業，並爲斌所據。

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杜密多陳託守令。梁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

陳壽覓米爲作佳傳。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立傳。魏收遺金爲作佳傳。爾朱文畧大遺收金。請爲父榮作佳傳。收因論榮比韋彭伊霍。收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

宇文述兒呼商賈。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皆恩接之。呼之爲兒。王守恩課率行丐。貪鄙。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丐之人。不免課率。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賀客。得銀數錠而返。後漢隱帝

桓玄蒱博而取。玄貪鄙。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悉欲歸己。皆蒱博而取。



宇文化及與屠販者遊。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求之。嘗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僧晧戲不擇人。好產業。藏鏹巨萬。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尤好蒱奕。戲不擇人。

穰田者以豚肩斗酒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淳于髡笑其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鵲。莊生謂其所用者重。所要者輕。

## 鄙吝

曹虎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伎女食醬菜無重肴。每有好妓輒開座拍張向之。齊王疑虎舊將。兼利其財。見殺。南史 庫狄伏連好藏斂。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冬至親表稱賀。妻設豆餅。典馬掌食人并加杖罰。死時惟著敝褌。而積絹二萬。并歸天府。五代張允家貲萬計。自繫衆鑰于衣下。後凍餒而卒。唐徐岱倉庫管鑰。皆自執掌。臨沮鄧羌巨富而自奉菲薄。道逢佑人呼與美食。歸宰鵝自食。方動



筋。骨梗其喉而死。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粗糲充腸。偶見客盤餐。歸爲美食。夢神責曰。何得妄費軍糧。後討安慶緒。盡發餉軍。 梁朱异四方饋遺充積。未嘗散施。廚下珍羞腐爛。每月嘗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王導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悅知。

埋錢數百斛。其母恩堇惜錢不買。後魏崔和也。子尚公主在家佐事十餘日。辭還。唯賜一盃酒。段韶也。好利者惠或及于他人。而刻每始于骨月。

王琨酒漿手賦。儉嗇過人。家人雜事皆手自掺執。設酒不過兩杯。酒漿悉置牀下。手自賦之。

王羆秤量酒肉。爲驃騎大將軍。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伺其均平。嗤其鄙碎。

韋莊數米而炊。稱炭而爨。錙銖是嗜者。雖瑣而甘之。

王鍔外服粗敝。家累千金。所乘馬瘦餇以青草。沈衆衣裳破裂。財帛以億計。監起太極殿。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恐人之名以有餘也

鄭羲剌兗州。多所受納。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符蒙與人交不過觴酒豆肉。秘瑣之亂。財掃地無餘矣。貨陳保極奉身但蔬食。每與人弈。敗則手亂其局。卒無妻兒。囊中白金爲他人所有。

古事比卷之四十二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四十三

古事比卷之四十三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出處

尹三聘而出有負鼎之誣亮三顧而起有結旄之譏好事之口可畏哉。偶記

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暫到京師卽還周燮馮良載至近縣稱疾。備吹

曹操嘗徵諸葛亮矣亮自陳不樂出。遂謝遣之曰義不使君辱於汚君之朝也桓溫嘗請王猛俱南矣猛師曰子與桓溫不並世也遂止不行操不迫亮溫不強猛有度哉今人曰操失亮溫失猛不學之過也。偶記



李令伯之陳情以退爲進也於遲遲怨望知之沈休文之謝病以去爲留也於有志台司知之。前

四皓對漢高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故臣等來耳荀悉對顯宗曰先帝時秉德以惠下臣可不來驃騎執法以撿下故臣不敢不至李憲對景帝曰先公以禮見待憲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臨下故不敢不來劉殷荅齊王冏曰先王至德輔世故殷希以一夫而拒千乘殿下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

有勸李賀舉進士者賀不從有勸桑維翰無舉進士者維翰不從

石慶爲丞相上書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從慶復視事公孫弘爲丞相上書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疾瘳弘復視事

樂廣子謨召爲郡中正稱父命不就庾珉子怡召爲廷尉平稱父命不就



貢禹爲府官所責為河南令歲餘免冠謝曰冠一免安可冠也

晉汜騰去官灌園張軌徵之曰門一杜其可開乎

尙書左丞孔戣上書去官韓愈奏留之不聽其去不報明年正月戣薨祭酒鄭穆請老范祖禹言之無輒聽其去不報明年卒

山濤一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白樂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自是不復出中間一爲河南尹朞年輒去再除同知刺史不拜二公功名心淡故能容與于去就愛憎之間

蕭嵩乞骸骨。為相與韓休不協。曰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麗
莊敏籍請老曰必待明主厭棄。豈止足之謂。李曰知乞
骸骨。不謀於家。
范增之卒。逐項羽。何如方望之先辭隗囂乎。崔浩之終
隕元魏。何如劉因之始謝世祖乎。
叔孫通定禮。招魯諸生。獨兩生不至。張子房定太子。應
曜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
山而為山人者。李泌也。衣白山人。者不出而為侯者。漢王玄
也。景帝就其山封侯。王興孔子也。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路。子興生五子。隱西山。光武封



為五侯。山人而自號為侯者。雲溪醉侯种放也。種秫自釀。每日空山
清寂。聊以養和。人號為白衣尚書者。鄭均也。帝東巡幸均舍。勅賜尚書祿以終身。
人號為山中宰相者。陶弘景也。隱茅山。梁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以咨訪。以
白衣領尚書僕射職者。王球也。宋文帝曰。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職。蓋所
以崇素德也。時謂白衣宰相者。令狐綯之子滈也。
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二。又二
年死。魏王祥以晉泰始元年為太保。時年八十。又五年
死。宋王琨以齊建元元年加侍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
死周賁熾以隋開皇元年拜太傅。時年七十五。又五年
死。四公俛首反面逃死也。死可免哉。漢龔勝曰。年老旦
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晉辛勉曰。豈以數年之命而
虧高節。事二姓。四公不及也。
楊龜山受蔡京之薦。胡安國為秦檜所留。未免受污。
吳處裕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彦超七十致仕。
王嗣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致仕。晚歲病甚。徘徊
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
李鄘得相不願拜。鄭珣瑜因會食棄相歸臥不肯出
以不能取容當世。免官終身不仕。張摯也。字長公。釋之子。以不



能人間事去職。不復應命。楊倫也。陳留東昏人。
先隱後仕。盧植。隱軍都山。仕為尚書。諸葛亮。隱隆中。仕為丞相。李渤。隱嵩
山。出就拾遺。
先仕後隱。陶潛。彭澤令。八十日解印去縣。在廬山。何胤。齊中書令。居會稽。劉
慧斐。安西參軍。遊廬山。遇處士張孝秀。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構離垢園山北。陳韋載。太子右衛
率。以疾去官。築室嵊縣白山。屏絕人事。武攸緒。登封年屈從封岳。便棄位隱嵩山。鄭薰。再知
禮部舉。引寒俊。後告老。號所居為隱巖。司空圖。禮部員外郎。棄官歸中條山。至周顒。彥倫
隱鍾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欲再至此山。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以卻之。盧藏用。子潛。范陽人。隱終南
山。召授右拾遺。李渤。渤之隱廬山。從少室。詔以右拾遺。不拜。韓愈移書始出。
种放。明逸。有別業在

豹林谷。往見陳希夷。作樵夫拜于庭下。希夷曰。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張齊賢薦為右司諫。來朝歸山。則與
充隱之皇甫希之。入山之杜淹。僞隱之宋齊丘。無異也。
陶弘景之挂冠。與從兄書曰。昔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投簪高逝。今年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
可知。遂挂冠神武門。張褒之焚章。天監中。不供學士職。御史劾之。褒曰。碧山不負吾。乃焚章長嘯
去。趙光逢之棄官。唐昭宗時。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洛陽杜門絕人事。
先出世而後入仕及還俗者。劉孝標。與母出家為尼僧。梁天監中召
入西省。後免官。魏商允。十歲祖喪。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後仕至中書令。唐賈島。初為浮屠。
舉進士。為長社簿。劉軻。先緇後黃。復舉進士。以史材直史館。馬嘉運。少為沙門。後還俗。預修文
思博要。許淹。少為僧。還俗。以文選教授。韋渠牟。初為道士。復為僧。韓愰奏授校書郎。成汭。



先為僧。後為郭禹。襄陽州牧。李罕之。先為僧。後為州牧。康仁傑。少為僧。陳德誠薦至金陵
補溧陽尉。上官儀。幼為沙門。仕至學士。聶嶼。鄴中人。少為僧。鄭玨再主禮闈。嶼與鄉人趙都納賄
赴鄉薦。都登第。嶼詬來人以赭之。玨懼。與成名。宋湯惠休。■蔡京。■樊若
水。祝髮為僧。廬于采石。引絙度江面。亡走京師上書。楊法持。為僧。建元初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縣
男。北魏李洪之。少為沙門。晚還俗。仕至安南將軍。查道。早寓常州琅山寺。衣巨衲不洗
濯。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服其重德。開之查長老。又有嫁故人女及還金釵事。元劉秉忠。有僧聰書
在慶壽寺。世祖召見。所言稱旨。授以官。位至太保。五代趙鳳。張策。劉繼顒。
宋法崧。
先入道而後仕者。第五倫。初號道士。北魏李昭徽。初為道士。中年

應詔。舉為高唐尉。大業中。將妻子隱于嵩山。號黃冠子。魏徵。始為道士。盧程。後為丞相。唐葉
法善。精于符籙之術。拜鴻臚卿。孫晟。初名鳳。密州人。少為道士。居盧山。後易儒服。謁唐莊宗于鎮州
用為著作郎。五代郭無為。
暫為緇黃而復入仕者。梁伏挺。字士標。蕭希甫。王鎔參軍。亡之
易州為僧。居百丈山。莊宗建國。李紹宏薦為魏州推官。徐安貞。久居中書省。常參李右丞議。恐其罪
累。乃隱衡山岳寺。為行者。李北海至。飾以贊裳。同載北歸。徐孝克。起家博士。侯景亂。乃為沙門。後歸俗。
潘閬。坐盧多遜黨亡命。僧服入中條山。
唐末張策。常為僧。後還俗應舉。為趙崇凝所抑。或曰劉蛻蔡京
非僧乎。趙曰。劉蔡作僧。未為人知。翻然貢藝。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無故出家。不能參禪訪道。乃于簾前進



詩。如此行止。豈掩人口。鮮于鳳。以逸才為薛能柳玭所愛。鳳之為
僧。薛實使之。後返初服。柳遂拒之。玭亦崇凝之見耶。富
鄭公居洛。喜人出家。東坡以蓄髮為參寥子弔。而子由
以削髮為俞才老勸。吾不知其何也。
有所託而為之者。邊鎬。馬希崇求救于吳。命鎬將兵救之。實伐之也。鎬至。崇遂降。
先是吳以鎬多鬚。使詐為僧。
先仕而後出世者。漢陽城侯劉善俊二百六十人。
南齊劉勰。出家。燔鬢髮。法名慧地。一年而卒。梁劉之遴。張纘。纘為執政。方岳之遴
官禁錮。以侯景亂。削髮。尋皆為湘東王戮。魏元大興。以西河王衛尉卿。削髮。名僧懿。南史張

孝秀。毋為賊殺。遣妻妾入山學道。居東林寺。唐劉總。盧龍節度使。棄官為僧。楊元琰。敬暉等為武三思搆。元琰知禍。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故全。宋饒德操。如璧。江西進士。少年嘗投書于曾子宣。論新法不合。乃祝髮。改字德操。號依松道人。有僕亦祝髮。名如琳。左譽。天台人。去為浮屠。著筠菴長短句。僧揮。安州進士。姓張氏。棄家為僧。居杭州吳山。有詞七卷。杜伯升。名遷。成都進士。出家。見東坡集。吳元常。元中丞相之弟。名叙。能詩。除敦宗院敎授。忽棄官為僧。法名王光。晚主衢之烏巨寺。元顧阿瑛。讀釋氏書有悟。遂祝髮。號金粟道人。

疾武則天出家嵩山者。僧一行。即張燧也。剡國公謹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出家至天台國清寺。得算術。玄宗迎入光華殿。辭官。定大衍曆。從幸新豐。端坐而逝。年四十四。謚大慧大師。又有一行大師。為張曲江公季子。則歿于元和間。後周以美官誘之。誓七不可者。無名僧。即梁補闕宗殆也。俱見通雅。尉遲之子為奎禪師。

先仕而後入道者。　賀知章。禮部侍郎。鄭銑。河南參軍。郭仙舟。朱陽丞。以獻詩罷官。李播。淳風父。為高唐尉。棄官為道士。吳筠。玄宗召至京。筠請隸道士籍。入嵩山。召見仍還嵩山。不復仕。

杜襲禮賓外許卿。水部。不臣于朱溫。趙孟僩三教遺逸。宋宗室。黃巖人。常遊歐陽守道劉辰翁之門。為文天祥從事。偕行僅五十日。而大事已去。孟僩遂隱為道士。又為僧。因自號三敎遺逸。子孫遂家華亭。著湖山汗漫集。　陳陶三教布衣。



## 游覽

許詢　劉歆　有濟勝之具。

簡文帝入華林園。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　王彧與謝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曰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想。

永叔守滁。亭標豐樂。魏公刺定。園美衆香。

太史公二十南游江淮。北涉汶泗。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以歸。宗少文西涉荊巫。南登衡岳。欸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吳立夫萊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中原奇絕處。及昔人歌舞戰鬭之地。慷慨高歌。呼酒自慰。謂有司馬子長遺風。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耳。

山簡每臨習家池。漢侍中習郁于峴山南作池。池邊高隄種竹。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羊祜每造峴山。祜樂山水。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呼吸想通帝座。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又登眉州象耳山。畱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劉伯壽登嵩山頂。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絕記歲月。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游嵩有笑對松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同遊之句。焦光仲遜共游陸渾。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

離思。羊元對翠屏。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顧脩公名其山。謝安坐石室。任臨安山中。臨濬谷歎曰。此亦伯夷何遠。李固之周觀天下。與弟書。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郤詵之洗盡塵土。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日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欄臨水。久之乃去。陶弘景每經澗谷。坐臥吟咏。盤桓不已。謂門人。門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直恆欲就之。張子偉所過必窮搜極覽。少不婚宦。得刀景純廢閫號做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登廬阜。泛彭蠡。經洞庭南至衡山。所過隨輒疏錄。名曰山水漫遊記。劉歆之登危履險。必盡幽遐。其人莫能及。皆歎有濟勝之具。劉訏之每遊山澤。



畱連忘返。嘗著穀皮巾。被衲衣。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柳子厚之無遠不到。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此亦王右軍之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許遠遊邁。改名。之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也。庾詵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木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殽饌亦費百金。孫興公之賦天台。韓昌黎之序滕王閣。身未嘗至其地。人知王右軍蘭亭修禊爲盛事。不知裴晉公洛濱修禊其勝不減蘭亭。所集少長似覺過之。韓昌黎登華山。華陰令百計取之方下。國史補。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訣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杜少陵游嶽廟。耒陽令棹舟迎之乃還。舊唐書。嚴武鎮成都。杜甫依之。武卒。甫無所倚。及郭英乂代武。武人粗暴。無能刺謁。乃游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乂。楊子琳攻四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陽。甫嘗游嶽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駢志。

棲逸

嚴光不爲光武用也。蘇雲卿不應張浚命也。自料才不能有爲而護短也。古之隱士往而不返、未嘗無意。埶郡牛牢。立志不與光武交。風節又峻于嚴光矣。（偶記）

昔武陵桃源人。不知有漢魏也。宋順昌山中人。但知有熙寧也。（前）

魏之作蝸（一作牛）廬者。焦光也。（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值。）楊沛也。（沛曾宰歷城。家無餘積。）

周續之劉遺民陶淵明號三隱。阮孝緒劉歊劉訏亦號三隱。臧榮緒關康之號二隱。（榮緒自灌園以供祭祀。自號被褐先生。與康之俱隱京口。）何點何求何胤號何氏三高。鄭雲叟與李道殷羅隱之爲三高。



漢綺里季（字季）角里先生（周術字元道。）夏黃公（崔廣字少通。）東園公（唐秉字宣明。）號四皓。齊徐伯珍兄弟亦號四皓。（九巖山漢龍丘萇隱處。家甚貧。白首相對。）

劫李業以毒酒。公孫述也。劫辛勉以毒酒。劉聰也。述竟聽其自裁。聰反嘉其貞節。兩人所以異成敗也。

袁閎十八年之土室。（閎字夏甫。黨錮事起。欲投跡深林。以母老。乃築土室。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時往就視。兄弟妻子莫得見。）范粲三十六年之車。（粲陽狂不言。寢車足不履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四十年之一室。（以墳典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宗炳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褚伯玉居瀑布山三十餘年。杜夷寓居汝潁間。足不出門十載。王微足不踰閾十餘年。

朱百年樵箸置道頭。人知爲朱隱士所賣。留錢而去。朱桃椎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易之。

費冠卿隱九華。誠也。宋齊丘隱九華。僞也。

李伯陽柱下史五十四年不遷。時目爲吏隱。龔舍爲蜘蛛隱。（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蜘蛛羅網。有蟲觸不得出。卽掛冠而去。）東方朔爲人隱。嚴



子陵仲長子光爲天隱。伯夷太公爲地隱。劉遺民爲名隱。（不求名而隱也。）周續之何點爲通隱。王瓚之王僧祐朝隱。許寂仕蜀好修煉。號黃屏隱士。盧藏用爲假隱。又號隨駕隱士。唐唐暢（江西從事。不親公牘。）稱仕隱。山濤則吏非吏。隱非隱也。若皇甫希之桓玄徵爲著作郎。令其不受。人稱爲充隱。唐杜淹因蘇威以幽人得美官。乃與友韋福嗣共入太白山爲不仕者。文帝惡之。謫戍江表。又有杜執假隱任轂居懷谷。恆冀徵聘。而蒲輪不至。因入京採訪人目爲羞山隱。

嚴遵賣卜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則閉肆下簾。扈謹一作謙居攝山。每筮一卦百錢。日限五卦。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李彊喜得嚴君平。揚雄曰。彼人可見而不可詘也。雄少從君平遊學。仕京師。數稱君平。彊素善雄。爲益州牧。喜謂雄吝之。及至蜀。相見。卒不敢詘。爲從事。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庾亮欲表薦翟湯。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帶躡屐而詣。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表薦之。主簿張玄云云。蔡謫僊之養鼠。會稽鍾山。有人姓蔡。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時謂滴仙。盧度世之養魚。有道術。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顧景怡



之集鳥。每旦出戶。山鳥集掌取食。唐李約之養猿。猿名山公。常以之自隨。陶淡之養鹿。養一白鹿以自偶。馬樞之馴燕。隱茅山。白燕一雙。馴狎櫚廡。時至几案。幾三十年。樓惠之乘驢。有道術。明帝勅出任華林園。忽乘白驢向臨安。尋而府爲之賊。破郡。唐郭休之喚鐵。隱太白山。居有白雲亭。客至則擊一片。鳥獸羣集亭下。以爲號喚鐵。高太素之啼猿。隱商山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隱而近乎仙矣。王君公之儈牛。平原人。爲郎。言事不用。自汚與官婢通。免官。佯狂儈牛。口無二價。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翟莊之弋釣。及長不復獵。曰。獵自我。釣自物。故先節。其甚者且貪餌吞鉤。豈我哉。胡剛廣六世祖。之屠肆。王莽居攝。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亾命交阯。隱于屠肆之間。且托跡焉而不以隱名也。

郤康節寒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然唐孔拯遇坊叟已有此四不出矣。朝回避雨借油衣叟。對孔不覺頻忌悵。竹林七賢。嵇康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向秀瑯琊王戎沛國劉伶也。竹溪六逸。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也。居徂徠山日沉醉。五柳先生。陶潛也。門栽五柳。七松處士。鄭薰也。字子溥。告老號所居曰隱巖。蒔七松于庭。申屠蟠之因樹。知橫議之禍。絕跡梁碭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司馬德操之採桑。龐統二千里。往候之。遇德操採桑。士元曰。丈夫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曰。子適知



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劉子驥之條桑。桓車騎請爲長史。劉固辭。車騎因到其家。劉于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乃造其父。父使子驟于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歎美。至暮乃退。隱而姓名不著者。延陵季子見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與語姓字哉。光武見野王二老。辭而去。莫知所在。張溫與漢濱老父言。問其姓字。不告而去。張升欲與陳留老父語。見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植杖太息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不顧而去。莫知所終。龔勝不食十四日死。有彭城老父來哭。既而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龔生非吾徒也。趨出。莫知其誰。江陵

守崔鉉問楚江漁者。不言姓氏。衡陽王義季蒐于郢。有野老帶苦而耕。攤耒而對。問其名。不言而退。麥丘老人之遇齊景公。有三祝也。閭丘老人之遇齊宣。有三望也。

隱而絕迹不與人相見者。安丘望之。持老子經。號安丘丈人。成帝欲見之。避不肯見。法真。順帝欲致之。四徵不出。郭正曰。名可聞。身難得見。譙秀。字元彥。巴西人。知亂。預絕人事。兄弟親舊。不與相見。李雄及驤壽辟命。皆不就。常冠鹿皮。躬耕山藪。夏統。字仲御。會稽人。每採梠求食。或至海邊。拘螊蜞。以資養。宗族勸之仕。曰。聞君子之說。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布。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遂不與宗族見。陶淡。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獨水。炎得近之。



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中為屋居。王右軍造之。薦避竹中。不與相見。永嘉一郡號為竹中高士。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宋纖。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頌曰。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造焉。拒而不見。岌歎曰。先生人中龍也。銘詩于壁曰。室邇人遐。實勞我心。沈顛。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就見。顛送迎不越于閾。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

雖見而不言者。焦光。字孝然。關中亂。獨竄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自作蝸牛廬。不肯妄語。太守賈穆之官。過其廬。與語不應。與食不食。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又不肯語。後野火燒其廬。露寢。遭雪。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故。扈累。伯董。京兆人。隨青牛先生遊。頗喪。獨居道側。以颯執為齊。施一廚牀。食宿其中。夜則仰觀星宿。吟咏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言。行傭作以裨糧。石德林。關中亂。入漢中。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家貧。宗測。廬山。止祖舊宅。辟魚復侯子響。賠遺。曰。澹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響造之。測避不見。後不告而至。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響不悅而退。仲長子光。字不曬。傭力自給。絕妻子。卷河渚間。以息身。賣藥為業。汾陰生一見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齊疾。未嘗交語。若朱桃椎則竇軌遺以衣服。口竟無言。棄衣于地。逃入山中。楊伯醜召與語。竟無所荅。常賜之衣。至明堂捨之而去。

隱而居處衣食不與人同者。臺佟。孝威郡人。隱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自業。矯慎。仲彥。茂陵人。因穴為室。汝南吳蒼甚重之。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後人有見于敦煌者。孫登。于汲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披髮自覆。撫一絃琴。或投諸木。輒大笑。張忠。巨和。中山人。隱



泰山。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弟子亦以窟居。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王嘉。安陽人。不食五穀。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數百人。亦皆穴處。郭瑀。敦煌人。隱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張天錫遣孟公明備禮徵之。瑀逃隱跡。公明拘其門人。乃就還南山。翟法賜。母喪後。不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家人至石宇尋求。因復遠赴。張孝秀。嘗冠穀皮巾。躡蒲履。手栟櫚皮麈尾。服寒石散。盛冬臥石上。徐則。絕粒。所資惟松朮。隆冬沍寒。不服綿絮。朱桃椎。結菴澗曲。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何點。不齎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董京。威輦。在洛隱裾白社。以殘絮縷帛為衣。號百結。郭延卿道服陶尊。留錢文僖。居水南。一日留守錢惟演徒步訪之。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蔌。文僖為引滿。延卿送之曰。老病不能造謝。魏了翁葛巾野服長揖寇萊公。野號草堂居士。萊公鎮洛。三邀不至。服日訪之。葛巾布袍長揖。則又高

而不拘形迹者。

古之高尚擇名山勝地而處者。麗德公鹿門。梁鴻灞陵。陸通峨眉。夫妻游名山。隱蜀。梅福玉笥。棄官隱洪厓及玉笥。胡昭陸渾。劉峻紫巖。以疾去官。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淳于恭黔陬。隱琅邪黔陬山數十年。劉慧斐廬山。居東林寺。又于山北構一園。號離垢園。人謂離垢先生。蕭眎素攝山。築室獨居。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章逢泰雲陽。入山采藥不返。馬瑤沂山。以兒置為事。號馬牧先生。許邁懸霤。立精舍于懸霤。而往來于茅嶺之洞室。改名玄。字遠游。與婦孫氏書告別。徐伯珍九巖。後漢能丘甚隱處。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隱德之感。沈驎士吳羌。餘干。褚伯玉瀑布。錢塘人。隱剡之瀑布山三十餘年。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停郡信宿。才交數言而退。丘彌孫謂其滅影雲棲。抗高木食。太祖禮迎。辭疾。勅于白石山立太平館處之。庾承光七臺。潁州人。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嶽。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七臺山。徐則天台。絕粒養性。所資惟松朮而已。隆冬冱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為之開山立頌。司空圖中條。王官谷。建休休亭。秦系九日。盧鴻乙嵩山。田游巖箕山。于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許由東鄰。史德義武丘。崑山人。鹿裘葛巾。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徵詣洛陽。稱疾歸。高太素商山。有六逍遙館。陶淡臨湘。結廬養一白鹿。孔祐四明。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郭文大滌。去猛獸橫骨。報以一鹿。隱白鹿山者。馬嘉運。盧大翼。高和仁。服餌于汲郡白鹿山。王恭。鄧



世隆。鄭次都蟻陂。去吏隱蟻陂之陽。逢陰就虞延。并避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為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鄭朴子真谷口。居褒邪谷中。耕石巖下。周黨伯況黽池。莽時杜門。遂將妻子居黽池。孫登蘇門。阮籍遇登。與商略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乃登之嘯也。一作宜陽山。籍作大人先生論。丁弘之汰川。字方平。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好釣。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居。劉訏東澗。與族兄歊踐講鍾山諸寺。共卜築宋熙寺之東澗。鄭修九谷。北海人。少隱岐南九谷中。依巖結宇。屏迹人事。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居林慮山茱萸澗。元結瀼濱。自稱浪士。武攸緒龍門。盤桓龍門沙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為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隱。夔松麈尾。皆不御。晚年日瞳有紫氣。晝能見星。郭瑀薤谷。隱臨松薤谷。張天錫徵之不應。地以人傳矣。司空圖居禎貽溪。溪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蘇雲卿結廬東湖。披荊[illegible]。為闢藝樹。灌溉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董養入蜀。賈后殺楊駿。廢太后。養歎曰。大亂將作。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何求歸吳。求居般若寺。足不踰戶。人不見其面。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乞于野外受詔。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孔淳之與戴顒王弘王敬弘共為人外之遊。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劉駉初隱居上谷大寧山。與呂夢奇張驥結菴共處。以吟誦自

娛。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頴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謂四友。許邁不務仕進。王羲之每造之。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交。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披襟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

一家同隱戴顒也。仲若父逵兄勃並隱遁有高名劉凝之也。志安枝江人。小名長年。父期公衡陽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翟湯也。字道深。子莊。莊子矯。矯子法賜。四世隱居。劉歊也。不娶不仕。與族弟訏并隱居以山水書籍相娛。諡貞節陸羽自號桑苧翁。獨行野中慟哭而歸。人比今之接輿。王績自號東皐



子。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有田在河渚間。種黍釀酒。欲見兄弟輒渡江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刺史顏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曰漁童樵青。陸龜蒙號天隨子。字魯望。居松江甫里。以舟載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江湖。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又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夫。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名休休。天祐中詔徵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放還山。陳摶號扶搖子。隱居華山雲臺觀。臥經月餘不起。弘景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白履忠號梁丘子。隱居古大梁城。种放自號雲溪醉叟。終南山豹林谷。

鄭雲叟號逍遙先生。高祖禮徵不起。賜號楊播玄靖先生。至德中賜號。韋夐逍遙公。周明帝賜號。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十徵不出。魏野賜號清逸。陳摶賜號希夷。

不應徵辟者。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晉劉兆也。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唐甄濟也。字孟成。定州人。好學。居青巖山。苗晉卿表薦之。四徵不出。法眞也。漢順帝欲致之。郡守十二命。皆不就。沈道虔也。居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受琴于戴安道。王敬弘深貴重之。徐伯珍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從學十年。太守王曇生張淹禮辟。應召便退。如此凡十二焉。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韋夐也。字敬遠。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周明帝



號曰逍遙公。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徵辟九命。皆不就。晉何琦也。母卒遂隱。姜岐隱居。喬玄辟爲吏不就。玄怒。士大夫皆勸乃止。竇常隱居二十年。王武俊奏辟不應。麗萌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後歸不受光武辟。管寧將家屬浮海客遼東。後歸不受魏辟。范丹避侍御之命。遁于梁沛賣卜。朱冲聞徵書至。逃入深山。時以爲梁鴻管寧之流。翟法賜不就徵。鄧文子表言。若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必獲。恐致顛隕。有傷盛化。乃止。戴逵累徵

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逃匿于吳。謝玄上疏、言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既已愛而將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許之。

宗測荅徵召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　田游巖對高宗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錮疾、

唐潘師正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

雖就徵而不拜者。盧鴻乙也。隱嵩山。玄宗至東郡。謁見不拜。公孫鳳公孫永也。鳳隱九城山。永隱平谷南山。俱為慕容暐徵至鄴。不言不拜。　伏而不謁周黨也。稱名不稱臣王霸也。



莊生指泥龜以辭使。楚威王聘莊周。周釣于濮水。持竿不顧曰。楚有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為畱骨而貴乎。寧生而掉尾于泥中乎。陶隱居畫兩牛以獻帝。永明中脫朝服挂神武門。止于句曲山。梁武帝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于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郭瑀字元瑜。指翔鴻以示使。隱于臨松薤谷。張天錫備禮徵之。瑀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　其不可屈一也。

接輿陳仲子老萊子北郭先生。皆楚聘。皆其妻卻之。

不應辟者。　戴良。將妻子入江夏山中。申屠蟠。會葬黃瓊。一生與焉。臨行言及聘徵。振手而去。徐穉。黃瓊辟。不就。魏桓。數徵。不屈。袁弘。恥其門族貴埶。變名徒步從師。不應徵辟。

韋貫之。　荀爽。不應袁逃來。鄭朴。字子真。王鳳以禮聘之。不出。麗

德公。居峴山南。劉表數延請不出。　索襲。陰澹曰。雖黔婁高遁。莊生不顧。蔑以過也。

向子平因婚嫁畢。遂勅斷家事。蕭惠開須婚嫁畢。欲歸老舊廬。可謂嘉遯矣。余謂猶有所未至。以有待也。

介之推母子俱隱。其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子辭母也。种放亦母子俱隱。其曰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時放以材行見知。其母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云云。果為人知。我將棄汝深入窮山。後放于京城賜第。晚節頗飾輿服。營置良田。母規子也。之推終隱介山。放晚節未免貽譏。二母則毋愧賢媛矣。

不就張緒辟爲主簿。劉訏也。字彥度。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彥度挂檄于樹而



逃。　不就劉毅辟爲主簿。宗炳也。曰。吾棲丘飲谷三十年。豈于王門折腰爲吏耶。

高鳳。文通。爭田自污以免徵辟。屢辭徵辟。恐不能免。乃與寡嫂爭田以自污。王烈。彥方。爲商自穢以免長史。太守嘉其行。欲以爲長史。爲商賈自穢。乃免。

蜀漢時杜微稱聾閉門。後拜諫議大夫以從其志。陳末王笙詐聾不仕。隱嵩山。隋文帝召之不起。

沈警謝病。爲謝安參軍。謝病歸。安固留不止。曰。使君以道御物。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耳。明山賓稱疾。不就徵。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齊高帝欲見之。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帝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王長文賣餅。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後于市中蹲踞賣胡餅。刺史知不屈。禮遣之。

沈麟士荅張永。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曰。明府德履素沖。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走雖不敏。有蹈東海而死耳。索統辭陰澹。太守澹欲命爲西閣祭酒。曰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掾祀之年。弗敢聞命。郭文荅溫嶠。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張忠字巨和。中山人。荅苻堅。曰山栖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達華山歎曰。我東岳道士。死于西岳。及關而卒。宗測荅府召。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又遣書請之。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而今鬢髮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劉虬荅竟陵王子良。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于山澤。託暮情于魚鳥。沈麟士荅人勸仕。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在悟。所以每履吉先。宋吳慶之荅王琨。吳興守。召爲功曹。曰若欲見吏。是猶魚于樹。栖鳥于泉。



李文德越嶲太守。欲令公卿薦延篤。叔堅而篤以書止之。李雄欲以嚴君平爲從事。而不敢言。歎子雲之知人。崔浩欲屈睦夸以位。不能發言。庾亮欲薦翟湯。而張玄以爲不可動。江湛舉王景元徽爲吏部郎。湛與書告絕。桓車騎欲以劉子驥爲長史。王茂弘欲招禮李厥。而云茂弘乃復以一爵加人。

古事比卷之四十三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四十四

禎孽

水火

禍福 倚伏 隆替 難料

休咎上

古事比卷之四十四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illegible]

禎孽

夜徑澤中斬蛇而老嫗夜哭。欲答之不見。漢高也。伐荻
新洲斬蛇而童子擣藥。叱之皆散。宋高也。
武王白魚入舟。宋明于華林亦然。光武流澌氷合。慕容
德于黎陽亦然。瑞應同而隆替異。豈不在德哉。（偶記）
李叔堅家狗作人言。又戴冠而行。又于竈前種火而卒
無纖芥之異。龔紀家牝雞晨雊。犬巾幗而行。猫拱手而



人言。而卒有登第之祥。妖不勝善行乎。又盧光馬升廳
事登牀。食器無故自破。光不以介懷。亦卒無事。（前）
晉孔愉封侯鑄印。三鑄而龜俱左顧。梁王瑩拜儀同。鑄
印六鑄而龜俱毀。（前）
陷城郭爲湖。邛都武強以蛇。由拳歷陽以城門血。合肥
雷州以食牛與魚。有老嫗者五而獨免者四。得毋勦說
乎。（事偶）
后稷之棄也。鳥翼之。鬬伯比通䢵子之女生子文。棄諸
澤中。虎乳之。齊頃公生。（妾蕭同叔子所生。字曰無野。）母棄之。有貍乳
而鵲覆之。烏孫王昆莫生。棄于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
乳之。（前）
元獻皇后（楊氏）神人長丈餘。覆藥鼎而肅宗生。章敬皇后
（吳氏）神人長丈餘。操劍器而代宗產。此固呵護也。楊貴
妃娠。夢有介而戈者覆藥鼎。吳姬[illegible]。夢有介而劍者。決
胥以入。文伺隱然。
崔仁冀父詢妻娠。欲飲以藥。夢人曰恐傷僕射。詢搆火
煮藥。鐺上有蛇覆藥。呂公弼母娠而疾。將去之。醫陳遜
夢金甲人持劍叱之曰。本朝宰相。汝何敢以毒加害。



高麗王侍婢云有氣如雞子。故有身。生子名東明。善射。
王欲殺之。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橋。既渡解散。
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論衡）夫餘王得河伯女日昭有
孕。生子名朱蒙。善射。臣謀殺之。走遇大水。魚鱉成橋。既
渡解散。追騎不得渡。後居紇升骨城。爲高句麗。（附書）
蛟妾。（桀宮中女化龍復爲婦。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與龍漦帝后相似。
石而有文者。元后在家有燕銜白石。中有文曰母天地。
後爲后。謂爲天璽。（西京雜記）張掖大柳谷口。有蒼石立水中。
白石畫之爲馬牛形象。文曰大討曹。（漢晉春秋）滎陽人尹千

於嵩山見石墜地。石開有玉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淸魏都。南史張敷時臨松山有石如張掖字。又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十六國春秋。唐齊王元吉於晉陽宮獲靑石。丹書李淵萬吉。廣德神異記開元末古函谷關得白石。赤文成來字。識者解之四十八也。幸蜀之來歲四十八矣。開元傳信王璠初在浙西縉城。掘得方石。有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卽休。後果赤族。舊書唐王哲治第。掘得一石。朱書曰修此不吉。其月哲卒。雜俎唐末馬殷得石碣。文曰龍舉頭。猳掉尾



羊爲兄。猴作弟。羊歸穴。猴離次。後果驗。天福末宣州得石記云。天子冀州人。時李昪據江表。名子曰冀。及太祖登基。方悟冀趙舊地。荊南高從誨得石。有文云此去遇龍卽歇。建隆中改鎭徐州。

木而有文者。大曆中成都樵獲木。理成字曰天下太平。梁柳思安伐木爲柵。一木中朱書隸文曰天十四載不進。徐鴻以丙申年當有石字王此地者。果然僞蜀時成都人唐季明破一木。中紫文隸書太平兩字。金人伐香嚴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見浙川縣志。

何準生女之夕。羣烏夜啼。女爲穆后。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

果實剖而有蛇。唐李崇眞。荊益州有柑樹。大如雞子。剖之一赤班蛇。長丈餘。眞後爲兵殺。李昪。本徐氏。先是其家梨樹結實。大如升。剖之有赤蛇走其母裙下不見。母遂孕知誥也。唐惠鄲。荊州庭中橘一實甚大。剖之有赤蛇蟠于中。

雉集武庫。張華以爲蛇。魚集武庫。王肅以爲物妖。後魏天安中。兗州黑蝗與赤蝗鬬。赤蝗盡斷頭。東魏武安中。鄴下黃蝗與黑蝗鬬。黃蝗盡死。然則檀蘿之夢。非虛矣。

火災

晉平公藏貨臺燒。公子晏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囷庾。今百姓乏于外。而賦斂無已。天降災于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王進士參元失火。柳子厚致書而賀。曰人言足下家有積貨。今為天所蕩滌。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

魏文侯御廩災。而公子成父入賀。文侯不悅曰。御廩寶之所藏。今火災。羣臣皆服。子不弔猶入賀何為。成父曰。天子藏于四海。諸侯藏于境內。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不亦善乎。文侯曰善。

周廟燔。孔子對景公知其為釐王。說苑 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當居陵旁。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王文康因玉清昭應宮災上疏語。



遭喪失火。伏棺號哭而火為之滅。古初蔡順何琦劉殷。見孝誼

魯燒積澤。北風南面。哀公將衆救火。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入禁之罪。火遂救。

越焚宮室。民莫救火。越思報吳。大夫種曰。何不試焚宮室。下令曰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走火者左右三千人。

家失火疑為人所爇者。沈冲母也。冲與兄淡。並歷御史中丞。被按抑者多怨母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爇。大呼曰。二兒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論者曰。沈母致禍。中丞其戒矣。濊

路遇新婦知為天降災者。糜竺也。竺從洛歸。路有新婦求寄。曰。我天使去當征燒東海糜家。固請之。曰。不可。君快去我緩來。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黃平夢舍中馬舞而火起。魏文帝三夢芻狗而失火。周宣言之而驗。

禍福

齒以剛亡。舌以柔存。常樅語老子也。老萊子語子思也。孔子語子路也。偶記

宋之盲父子。得無乘城也。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一年。子無故而盲。後楚攻宋。丁壯者乘城而戰。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塞上之跛父子。得免戰死也。塞翁馬無故亡入胡。翁曰安知非福。其馬將駿馬而歸。曰安知非禍。其子騎墮而折脾。曰安知非福。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子以跛得父子相保。此以禍免禍也。前

冉閔失赤龍而擒。閔乘馬曰赤龍。日行千里。躍馬潰圍。馬無故死。爲慕容恪所擒。王珣得青馬而貴。元史。珣善騎射。嘗遇道士曰。君相甚奇。它日因一靑馬貴。居歲餘。有以靑馬來獻珣



乘以戰。進退周旋。無不如意。然則所乘馬能禍福主人乎。祥覽受虔刀爲公卿。呂虔有佩刀。工相之。必登三公。謂王祥曰。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以授弟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王雙獲買刀爲魏將。雙買一刀。賣者曰得者貴。因不見。雙得佩之。後與曹眞。王珣得古刀而成功。元王珣嘗行愛水濱。得一古刀。其背銘曰。舉無不克。動必成功。常佩之。每有警必先鳴。故所向皆捷。然則所佩刀能昌隆主人乎。說儲

鵩入賈誼舍。誼以爲不祥。壽果不長。有梟鳴于張率更辯庭。辯曰。急灑掃。吾當改官。賀者已在門。豈非禍福由人召也。

班固誅以竇憲。逮竇氏賓客。死獄中。盧仝死于王涯。仝留宿涯第。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髮。閹人于腦後加釘。人以爲添丁之讖。月蝕詩譏元和逆黨。意者舉閹以此害之。

王鍔養張文禮爲子。而族滅于文禮。王處存養劉雲郎爲子。而族滅于雲郎。此叔孫豎牛之禍也。

李勣勸立武后。而後爲武后族。郭崇韜請立劉氏爲后而後竟爲劉氏所殺。安重誨進王德妃于上。竟爲德妃所中而死。

隋煬恃驍果爲衛。而司馬德勘首建反謀。周寶私後樓兵。及其敗也。後樓兵先亂。

李斯曰。斯乃上蔡布衣。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吾未



知稅駕所也。楊國忠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所也。小人死權。無異猩猩死酒。偶記

宋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宋始平王子鸞且死。曰願自今勿生王門。越王侗且死。曰願不生帝王家。向長曰。貴不如賤。信哉。

范滂臨刑。謂子曰。吾勸汝爲惡。惡不可爲。勸汝爲善。我不爲惡。劉湛被收。謂弟素曰。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韋儋爲于忠所害。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嘗不爲惡。今爲惡終。三人湛愧于爲善多矣。長

孫皇后疾。太子請大赦。后曰。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
善無效。我尚何求。
才人而死于本籍之吏。陳拾遺子昂爲縣令段簡所收。
王龍標昌齡爲刺史閭丘曉所殺。章仇大夫兼瓊爲陳拾遺子昂雪獄。高侍御適爲王江寧昌齡申冤。
齊文襄得梁襄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故見刺。唐
降李密爲光祿卿。嘗進食故謀反。
韓信爲連敖。坐法當斬。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定天下乎。
何爲斬壯士。滕公壯而釋之。後封王。張蒼坐法當斬。王



陵見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後封侯。暴勝之將斬王訢。
仰言而貰之。後封侯。梁沈烱不赴侯景將宋子山召。將
斬。或救之。後至散騎常侍。王僧辯獲周鐵武將烹。呼曰
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奇而宥之。後封侯。唐高祖將斬
李靖。靖呼得釋。後封衛國公。李密擒李大亮。賊將張弼
異之。獨釋。引與語。後爲代州都督。魏元忠爲來俊臣所
構將刑。敕免。亦不改容。後爲中丞。狄梁公爲人誣告。閻
立本一見。卽驚曰。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
特薦之。張守珪欲棒殺安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兩

蕃也。何爲打殺祿山。壯而釋之。郭子儀常犯法當斬。李
白遊并州。見而奇之。爲救免。晉符存審犯法當死。主將
愛妓思得善歌。召而悅之。位至使相。岳飛犯法。宗澤見
而奇之。事偶
黥而後貴者。漢英布。五代周行逢。宋狄青。周狄貴而不
欲去其文。刖而至將相者。孫臏。司馬臏自刖者。齧拳。自
宮者刁監。宛委餘編
石車騎之禍。起於綠珠。喬左思之族。階於碧玉。孫秀武
承嗣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



亦不負二子之死。　何恢之罷爲張耀華。齊何恢有妓張耀華。阮佃夫求之不可得。諷有司彈罷之。
褒姒育于戎。幽王爲之死于戎。貴妃生于蜀。明皇爲之
幸蜀。女禍之應如此。
漢武帝夢木人。果得木人。明帝夢金人。果得金人。與叔
孫豹夢豎牛得豎牛。趙武靈王夢吳娃得吳娃。文帝夢
鄧通得鄧通。唐明皇夢玄元皇帝。得玄元皇帝像。皆祇
夢也。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陸機討長沙王乂。始臨戎而牙旗

折被誣誅死。王澄將越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散衆不進。謝安出鎭廣陵。始發而金鼓自破。宋武討盧循。麾竿折旛沉于水。攻柵循走。衆降。哥舒翰牙旗竿折。遂降賊。翰子曜牙竿折。收賊周晃以獻。旗節竿折非吉也。而陳機王澄哥舒翰則敗。武王劉裕哥舒曜則勝。然則在其人與時也。春秋晉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亾大旆之左旃。桓玄至姑熟。儀衛整肅。而龍旃竿折。趙王倫祀太廟。大風飄折麾蓋。齊文宣受魏禪。李貽上省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鄭注鎭鳳翔。出都門旗竿折。童貫出師牙旗竿折。時蔡攸爲副。自建二旗。爲卒盜去。端平入洛之師。全子才牙旗亦爲風折。賈似道督師江上。帥旗爲風所折。無非敗徵。



宋公爲朱萬南宮長萬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爲魯獲。宋人請之。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左傳孝武帝謂張貴人曰。汝以年亦當廢矣。遂被弒。晉史皆以片言之不當而嬰禍。出口興戎。可畏哉。

子犯之謀。重耳醒而後知之。子晳之戈。伯有醒而後知之。禍福皆一醉耳。

因才致禍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晁錯以智死。桓譚傳姦人多才必爲患。故鄧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亾。楊修以料事見忌。爲丞相主簿。嘗出行。籌曹操有問外事。逆爲荅記。勑守舍兒依此通之。操怪其速。廉之知狀。忌修。因事殺之。沈約以隸事見忌。以徵粟事。驪姬之讒申生。斃其才名。戾太子巫蠱之獄。亦以徵得百姓。數諫用兵平刑。滋得百姓之心。北海敬王睦以聲色狗馬對。識微哉。煮豆種瓜。不幸而以才名見也。

因言致禍者。晉伯宗以好直言。每朝其妻必戒之。後爲三郤害。成十五絮舜以私語。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張敞聞。收絮獄死。司馬遷以救李陵。武帝以爲陵遊說。下遷腐刑。孔融以對吳使。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棄市。許攸以驕慢。嘗于衆坐呼曹操小字曰。非我不得冀州。操內不樂。後竟殺之。杜甫以醉語。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欲殺之。將出冠鉤于簾。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至莫題謂道武珪爲三歲犢。初拓拔窟咄伐珪。莫題以珪年少。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至是以銜示曰。三歲犢果何如。題父子對泣。明日斬之。崔倰謂文襄澄爲黃頷小兒。倰竊言黃頷小兒堪重任否。後拜道左。文襄怒曰。黃頷小兒何足拜。鎭赴晉陽訊之。王墮罵董龍爲雞狗。或謂董公貴幸。公宜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龍言于秦主生以貴重臣應之。乃殺墮。賀若弼謂高熲楊素噴飯。帝謂之曰。我以二人爲相。汝言唯堪噴飯。是何言。下獄。是所謂傷人之言。深于矛戟。

禰衡以傲致禍。曹操送之劉表。表又送之黃祖。爲祖殺。嵇康以無禮致禍。康好鍛。鍾會貴公子也。往造康。不爲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譖之文帝曰。康臥龍不可起。帝遂害之。

潘孟陽爲翰林學士。一京尹不得見。遺閽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遽勸避位。王涯女請貨一玉釵。須七十萬錢。王曰。豈於汝惜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數月釵爲馮外郎球妻首飾。果及于禍。一閽者耳。一見而三百縑。一外郎耳。一釵而七十萬。無妄之福。其可久乎。不衷之災。其能免乎。

黃公御虎。卒爲虎所傷。費長房役鬼。卒爲鬼所殺。烏獲之絕臏。舉鼎 廣陵王胥之陷胷。搏獸 皆以力死。語曰。好游者溺。好騎者墮。各以其好。反自爲禍。說儲



附

## 倚伏

始皇東遊會稽。倜然謂子孫萬世。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于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日夜窺伺漢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殺東昏。篡齊祚。山家小兒見寶誌公讖 而侯景以是年已生于漠北矣。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武德丙戌 而武后二載之前已生于并州矣。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隍。藩鎮順命。而朱溫生矣。齊桓公七年始霸。十四年陳完奔齊。亾齊者已至矣。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來朝。而王政君已在太子宮矣。藝祖建隆三年。女真來貢。而宣和之禍已作于罔初矣。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而是歲漢高祖已生于沛矣。談書

田齊之禍兆于桓。三晉之禍兆于文。皆盛君也。

鄭文公之子十餘人。多不得其死。惟賤妾燕姞生穆公。獨繼父有國。子孫與鄭存亾。薄姬入漢王宮。歲中生文帝。自後希見。故得之代。卒之成漢大業者。文帝也。景帝召程姬。飾侍者唐兒夜往。生長沙王發。漢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者。發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爲太子。良娣死。擇后宮家人子五人。中一人乃王政君。一幸生成帝。自

後希見然歷漢世爲天下母六十餘載王政君也四后妃可謂承恩有限而光華啟佑與同輩邈絕緻宗有子三十人惟高宗再復大業顯仁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后云



附　隆替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由告歸咸陽斯置酒于家百官長令皆前爲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慨然而歎物禁太甚其後卒及于禍吳陸遜爲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爲大都督後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爲亂兵所殺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帶礪之盟宜及百禩而曹至子削封蕭五世



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次子奕奕子閎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相仙客妻以聞玄宗杖殺之宋璟七子渾尚恕華衡俱以贓敗再造之功若汾陽三四傳不能復振裔孫元亨僅爲丞與軍助敎狄梁公子景暉魏州參軍恣行暴橫人患焉遂廢梁公生祠神像曾孫飄泊岷漢干謁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子孫相繼宦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人在仕版者曹翰子孫至于乞丐由此觀

之非必其祖德之不長亦由其后嗣之不類柳玭戒子弟有云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可畏哉陰騭

當逍遥公隆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常抱樂梟谷見誇于諸公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者逍遥之地至于賣供官税不如灰王建逍遥谿亭詩逍遥公在此徘徊帝改溪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歸來稀疏野柳人爭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税不如灰當柳子厚無恙之日所遊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柴車是何隳廢劉禹錫詩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問奇



附　雜料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禪位孟坐妖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哀帝時夏賀良以漢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月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奉義康熙先既



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因奔漢致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劉聰聞相者言吳后當大貴遂爲子瑀納之而不知吳后竟歸昭烈唐李錡據潤州相者言丹陽鄭氏女或云爾朱氏女當生天子錡納爲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子崇訓婦符氏術者聽聲驚爲天下母守正決反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又有患禍之來鬼神陰惑之以徵兆吉祥卒歸凶敗者晉安重榮之叛于成德軍也堂前有揭旛

竿重榮發矢曰我必有天命一發而中果中左右拜賀後終于斬首涂顱漢李守貞叛于㓛州執弧矢指一虎舐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一發中之左右拜賀終于舉家蹈火南史張敬兒妻尚氏云吾昔夢一手熱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遂有異志終爲武帝所誅談薈

鄭詹縛於晉終亦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



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抱朴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爲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當塗高之讖漢光武以詰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世而其兆爲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裕以譏牛僧孺而其兆爲朱温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當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阿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强姓殆流人也遂遣六道使者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平內難韋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崔伯淵皆精于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免于身誅家族況其下者乎問奇

始皇備匈奴而亡秦者少子胡亥漢武殺中都官詔獄繫者而卽帝位者皇曾孫病已苻生殺魚遵而代生者東海王堅宋廢帝欲南巡湘中而代子業者湘東王彧齊神武惡見沙門而亡高者宇文周武殺紇豆陵而篡



周者楊堅見隋書王劭傳隋煬族李渾而禪隋者李淵唐太宗誅李君羨而革唐者武后周世宗代張永德而繼周者藝祖

## 休咎

休咎之見于天文者。則有禹時天雨金三日。又周成王時。咸陽雨金。漢世天雨金十斛。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于其家。禹時天雨稻。呂后二年天雨粟。又漢宣帝時。江淮饑。人人相食。雨粟三日。秦魏地亡穀二十頃。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于民家。富者則不雨。又漢武時。慶陽縣雨麥。永平二年天雨草。漢元帝時。元始三年天雨草。平帝時。京房傳。君吝于祿。信衰賢去。天雨草。氣成樓閣。肅宗為奉天。而北。夕次永壽。有白雲起西北。如樓閣之狀。識者以為天子之氣。水變芳醪。唐宣宗在藩時。常從駕而誤墜馬。人不之覺。時天雪寒甚。會巡駕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困且渴。為我求水。駕者于旁近得水。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



三日相承。晉愍帝二年。出于西方而東行。兩月相承。梁武太清二年正月。朔相承如鉤。見于西方。駢志評曰。閱呂氏春秋有衆日並出。小月承大月。大月承小月。眚謨而不信。觀晉季諸異。始信而有徵矣。三日並照。劉聰時。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兩日俱見。梁元帝承聖元年。日隕于地。晉愍帝二年。辛未辰時。日出于夜。元帝大興元年冬。劉曜僭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日夜出。日中有若飛燕。晉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數日乃消。又懷帝永嘉五年三月。日中有三足烏。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州。形見分明。五日乃止。月暈在角。北史。天興五年。晁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魁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徵。遂焚軍而反。牛果大疫。麋鹿亦多死。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虹投嘉德殿。楊賜諫靈帝無親閹豎。

休咎之見于地理者。則有江陵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滿百當出天子。桓玄剌荊州。鑿破一洲。隨而崩散。宋文帝在藩。一洲自立。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明年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岈相連。惟九十九云。顆石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陳武帝之發。水暴起。三百里間巨石皆沒。泰山石立。孝昭元鳳三年。泰山萊蕪山南有大石自立。眭孟私以為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勸漢帝宜求賢者禪以帝位。孟竟以訞言誅。孤山石立。東平煬王雲。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孤山石轉立。雲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因董賢以告。下有司遣王驗治。野人與塊。晉公子重耳過衛。不禮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受而載之。蜀王報土。華陽國志。蜀王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化為土。王怒。群臣賀曰。將得蜀土地。乃作石牛五頭。朝



瀉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使請牛。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曰。雖牧犢。當得蜀也。武威郡天寶山石化為麪。唐明皇時。王倕奏。雲藍代三州石化為麪。太和中。柳公綽奏。周靈王時穀洛水鬬。宋紹興中樂平水鬬。洛竭。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今山崩川竭。亡之徵也。淮竭。宋太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明僧紹謂其弟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今宋德如四季。竟如其言。秦武王三年。時渭水赤三日。秦昭王三十四年。時渭水赤三日。劉向以為近火沴水也。駢志評曰。衛鞅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

渭水盡赤。蓋武昭渭赤之異。至此驗已。

河赤于龍門三日。梁惠成王四年。

河赤于龍門三里。晉昭公元年。京房易占。河水赤。下民恨。

水赤如血。陳大建十四年秋。自延業至荆州。

水黑如墨。陳禎明二年。郢州南浦。

石言于魏榆。昭公八年。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

石言于平陽。晉愍帝時。帝蒙塵亦在平陽。載記。石言于陝。若言勿東者。又

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載記。石季龍時。土然于關中。月餘不滅。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方數十里。

城見血而去。由拳秦長水縣。童謠。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老嫗日往窺門。將欲縛之。言其故。門將煞大犬塗門。嫗見去不敢顧。忽有大水。幹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魚。幹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



閫有血便走。歷陽老嫗。有二書生謂當沒爲湖。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嫗往視。門吏問之。故殺雞塗閫。嫗視便上北山。邑沒爲湖。又武強縣有途得小蛇養之。名擔生。長而噬人。里人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古巢縣淪爲湖。獨一老嫗見石龜目赤。登山而免。

吳臨平湖開而晉滅吳。陳臨平湖開而隋滅陳。

休咎之見于人事者。

子大之生。母見一疋練。論衡。廣子大陳留東莞人。其生時以夜。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徑上。人曰貴氣。與天通。位至司徒。

文伯之生。父見一木杖。又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其生以夜半。有人呼其父名。父出見一水杖植其門。占曰吉。位至廣漢太守。

虎乳。若敖娶于邵。生伯比。從其母畜于邵。淫于邵子之女。生子文。邵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之。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

賁爲令尹子文。

狼乳。漢書。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

豬噓。索離國王侍婢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有娠。產子。捐豬溷中。豬噓之。徙馬欄中。馬復噓之。不死。王令其收取奴畜之。名東明。善射。王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鱉浮爲梁。東明得渡。因都王夫餘國。

寤生。鄭莊公

寤產。載記。壽闐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于被中。

靴迹留石。唐劉山濟言。高祖龍潛時往來洛湘。曾踐二石。靴迹見于石中。高祖令鑿之。其迹兪明。

蝸迹成天。肅宗爲忠王時。寢殿壁上蝸迹成天字。遂揃之。繼數日如初。

以夢搏占晉勝。城濮之役。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以彗鬬占晉勝。晉將與楚戰于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咎犯曰。以彗鬬。倒之者勝。

耕時鬬鞞鐸音。石勒方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山中聞傳漏響。



晉世祖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巢。聞山中有漏聲。傳漏鐸。

王長孫卜火光爲吉事。光武生于濟陽宮。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使功曹充蘭問卜。王長孫曰。此吉事也。毋多言。

蘇伯阿望鬱鬱葱葱爲佳氣。光武到河北。見問曰。卿前過舂陵。何用知其氣佳。曰。見其鬱鬱葱葱耳。

板幹一夜自移。魏土地記。盧植言。代城之初築也。板幹夜移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穫結葦爲九門。于是就以爲治城。更名其故曰東城。

大梁一時臨出。晉書。周筵于姑熟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也。

臨洮長人。五行志。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凡十二人。見于臨洮。是歲初并六國。反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水經注。秦鑄金人。皆銘其背。漢自阿房徙未央前。俗謂翁仲。王莽夢銅人泣。惡之。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後董卓毀其九爲錢。存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載至霸橋西停之。或言金狄泣。故留

石虎取置鄴官。苻堅又徙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

**宕渠長人**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胡母敬曰。後五百年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之王。祖世出自宕渠。

**陳焦埋六日更生**吳孫休時。民陳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柳榮死二日忽言**搜神記。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在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忽大呼言。人縛軍師。問之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不覺大呼。其日悌戰死。

**霍禹第門自壞**禹第中鼠暴。多與人鬬。以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禹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撤瓦投地。就視亡有。顯夢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

**董賢第門自壞**哀帝為賢起大第。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賢第新成。功堅。大門無故自壞。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襄平北生肉**魏志。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平陽北生肉**載記。劉聰時。流星落平陽北。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聰甚惡之。

**南陽市生肉**新莽時。南陽市中生一肉塊。斫刺不入。費長道曰。此物一名肅。二名伏中。有鐵券長三尺六寸。云王家衰。劉家當興。須得七歲女子屎之可開也。葬試之果然。搜神記。

**涿郡鑄鐵鐵飛上**漢五行志。征和二年。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

**沛郡鑄鐵鐵不下**又和平二年。沛郡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工驚走。還視地陷數尺。鑪中銷鐵散如流星。

**銅人生毛**漢宣帝甘露元年。建章未央長樂宮鐘簴銅人皆生毛。一寸許。時以為美祥。

**金像生毛**洛陽伽藍記。太常民劉明兄弟以屠為業。猪忽唱乞命。聲四鄰。謂兄弟相毆。觀之乃猪也。即捨宅為歸覺寺。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具。魏季景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至明年廣陵王被廢死。

**平等寺石像舉頭**北史。永熙二年。平等寺浮屠成。孝武會萬人于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

**平等寺金像垂淚**洛陽伽藍記。平等寺金像一軀。孝昌三年。兩目垂淚。遍體皆濕。時號佛汗。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五月。北海王入洛。莊帝北遷。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盡被俘虜。永安三年。此像悲泣如初。爾朱兆入洛。莊帝崩于晉陽。按宋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手忽復動。晝夜不止。未幾交阯入寇。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陷其城。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他。又江東宣州大火。幾焚其半。前此有鐵佛。坐高丈餘。而身忽迭前迭却。若俯就人者數日。既而火作。



**李意其示先主敗徵**仙人李意其。蜀人。先主欲伐吳。遣問吉凶。意其不答。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復裂壞之。又畫一大人。掘地埋之。徑去。先主征吳大敗。忿恥發病死。

**王子年示苻堅敗徵**苻堅南征。遣問王嘉。嘉曰。金剛火強。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曰。世祚云何。嘉曰。未央。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

**休咎之見于草木者。則有松變為青牛。**嵩嶽有大松樹。千歲其精變牛。

**梓化為青牛**秦文公伐大梓樹。不克。夜有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絲繞樹。豈不敗汝。明日人言于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灃水。

**上林僵柳自起**昭帝元鳳二年。

**曲阿倒柳復生**晉康帝初為吳王。成帝咸和六年。曲阿柳樹倒地。六載。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桃楡復生。又孝武帝四歲。哀帝興寧三年。西昌縣修明家僵栗復生。

**柳葉成文**上林僵柳生枝葉。蟲嚙成文曰。公孫病已立。

**大木書文**梁開平二年。使李思安攻潞州。營于壺關。伐木為柵。破一大木。中朱書六字。天

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羣臣皆賀。徐鴻謂所親曰。丙申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方。則丙字也。後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即申字也。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百姓起并州。如鴻言。**李氏瑞槐**。唐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使相而已。**趙氏瑞齊**。石晉趙令公瑩家。有樗樹婆娑異常。有望氣者曰。此家合有登令輔者。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前言果效。**槐木再枝葉**。唐虢州刺史蕭佑奏。湖城縣永房鄉閻一鄂。五代同居。家內一槐再枝葉。**荊樹重榮茂**。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庭前一株紫荊樹。共議破三片。其樹即枯死。真見驚。謂弟曰。樹木同株。聞將分破。所以顦顇。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遂爲孝門。仕至大中大夫。**陸地生蓮**。傅亮生時。其家陸地生蓮華。又范甯守豫章。表新淦縣廳事陸地生蓮。**閣下生蓮**。齊太和二年。**柱生柏枝**。巴郡有柏柱。乃公孫述時樓柱所斫之處。忽生枝而不朽。



**柱生槐枝**。韓偓宅一柱忽生槐枝。暮年通體皆變。偃處巖廊。儲居節制。人以爲應三槐之朕。**桑生于朝。一暮大拱**。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修德而祥桑枯死。**生于宮。數日而枯**。晉惠帝九年。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無何愍懷太子廢。**斷樹復立故處**。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立社。山陽槖茅鄉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後樹復立故處。**僵樹自立故處**。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民斷其本。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僵反立。**樹生支人頭**。漢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柱生支如人形**。哀帝建平三年。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有鬚髮。**稗化爲稻**。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棄廢。**桑化爲柏**。晉太康元年。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封邑也。**北原山下草木有鐵騎**。石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父老及相者皆云此胡不可量。**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苻堅登城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也。初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于鍾山山神。及堅之見。神若有力焉。**休咎之見于鳥獸者則有鳳皇下郡國**。宣帝時。凡五十餘所。**郡國送蒼麟**。石季龍時。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命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鸞止學宮**。東觀記。王阜爲重泉令。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鸞棲槐樹**。辛繕字公文。隱居華陰。光武徵不起。有大鳥棲繕槐樹。旬時不去。太守以聞。詔問百僚。蔡衡對曰。多赤色者鳳。青者鸞。黃者鵷雛。紫者鸑鷟。白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羊伏廳下**。會稽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後遷東萊守。**麢入府**



**中**。又都尉王子鳳時。遷丹陽。俱論衡。**樵所得貂蟬**。江淹十三采新。得貂蟬一具。母曰。休徵也。爾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冠上集飛蟬**。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止集异武冠上。時謂蟬珥之兆。**雙劍化龍**。張華誅。干將失所在。雷煥子華持莫邪經延平津。忽躍出墮水。見兩龍蟠縈。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二鯉化鐵**。晉南鄉傅林邑奴文。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對大石斫之。即瓦解。**三馬食槽。兆晉之興**。魏武嘗夢三馬同食一槽。惡之。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丕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又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聲如雷。曉而有蒼玉立水中。白石畫之爲十三馬。一牛一鳥。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恐其討也。鑿去。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射馬爲戲。兆晉之亡**。恭帝在藩國。令善射者射馬。有云馬者國姓。自殺之。不祥。帝悟。甚悔。**白額駒爲**

李氏休徵。涼武昭王李暠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黁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必有國土之分。家有騧黃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及呂光末。馮翊等以昭王溫毅推爲寧朔將軍。土訪難之。繇曰。兄忘郭黁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白狗子爲庾氏凶徵。庾氷郭璞筮其後嗣曰。諸子並貴。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後氷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內忽有一狗。莫知由來。蘊入見狗異于常。將出共視。忽失所在。蘊曰。殆白龍乎。龜生毛兔生角。述異記。紂時兵甲將興之兆。白馬生角。燕太子丹質秦。狗生角。漢文帝後五年。齊雍城門外。雞生角。晉安帝四年。秦昭時牡馬生子。秦孝公三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類者。漢哀帝時牡馬生駒。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不任用之象。豕生兩頭。晉永嘉中。壽春城內生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豕生八足。又建武元年。豕生兩首。唐京師人家。豕生兩首如足。竇參曰。此爲豕禍。安可上聞。命棄之。牛生六足。又郟牛生犢。有六足者。太僕周皓白宰相請奏。李泌戲荅以遣之。兩足獸。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四角獸。太康七年。見于河間。輅軨中雌雞化爲雄。漢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府史家雌雞化爲雄。又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牛化爲虎。羊化爲狼。述異記。周幽王時。魯定公時鼷鼠食郊牛。十五年。魯哀公初鼷鼠食郊牛。元年。又成公七年。食角。鼠舞。漢昭帝元鳳元年。燕有黃鼠銜其尾舞。鼠巢。成帝建始四年。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柏葉。上民冢柏及榆樹上爲巢。桐柏尤多。白黑烏鬬。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鬬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吳楚反。蒼白鵝出。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冲天。白



者止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狄象。其可盡言乎。蒼鵝入帳。廣固之役。夜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裹。胡藩賀曰。蒼者秋色。大吉之象。明旦攻城陷之。內蛇與外蛇鬬鄭南門中。魯莊公時。內蛇死。鄭厲公自外劫大夫傅瑕。使僇子儀。外蛇與中蛇鬬孝文廟下。漢武帝太始四年。趙有蛇從郭外入。與邑中蛇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有衛太子事。自趙人江充起。二梟鳴牙中。後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逆戰。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也。大破之。魚見武庫上。嘉平四年。魚二見于武庫屋上。王肅曰。失其所也。邊將始有棄甲之變乎。雉雊武庫中。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果有蛇蛻。鯉集武庫屋。太康中有二鯉見。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賈誼爲長沙傅。有鵩飛入誼舍。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有云云。野獸入家。主人將去。涼後王歆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張顯諫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按論衡云。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薨。魯昭公且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昌邑王時。夷鴞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龔遂曰。野鳥入宮。亾之徵也。其後昌邑王竟亾。盧奴令田光與公孫賀等謀反。狐鳴光舍屋上。事覺坐誅。

休咎之見于鬼神者。則神光興于殿旁。漢宣帝卽位。尊孝武爲世宗。郡國皆立廟。西河築世宗廟。神光興于殿旁。有鳥如白鶴。廣川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夜有光。殿上盡明。乃下詔赦天下。神光滿于壇上。梁武帝永熙五年。春祀南郊。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呼萬歲者三。漢武至中岳。獲駁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嵩高。聞呼萬歲者三。稱萬歲者三。北史。開皇十三年。廓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又武德初。太行山大聲。唐國興。理萬年。

夢天謂己道成是我子。南史參軍崔靈運夢天謂己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考自三皇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聞空中言唐公是天子。唐高祖鎮并州時武士彠聞空中有言唐公是天子。神人呼太宗我令汝作天子。唐太宗嘗夜于嘉猷門見神人呼曰我當令汝作天子。玉像呼睿宗爾後當為天子。唐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于殿內延佛氏玉像。及長開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岸側人言顧吳郡。顧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恐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北岸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知為善徵因誓曰若得郡當于此立廟。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塑中兒呼蕭丹陽。蕭景先夜乘船忽聞塑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沈攸之于荊州舉兵武帝時鎮盆城新吳侯



試問。空中應曰賊尋當平。明旦白帝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塑空中言耳。梁武帝行次熨斗州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探札得符。赤眉求景王後唯劉盆子與兄茂及劉孝最為近屬。樊崇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設壇祠景王列盆子三人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鑄銅成像。事爾朱榮別見

古事比卷之四十四終

# 古事比目録

## 卷之四十五

古事比卷之四十五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校

休咎　下休徵

武王渡河。火流爲烏。泰伯出獵。火化白鵲。

泰山萊蕪山南大石自立。後五年宣帝即位。遼東襄平社大石丈餘。下三小石爲足。公孫度子康遂據遼土。

唐明皇之布卦也。一箸無故自起。南郡新書。明皇爲潞州駕。有軍幹凝禮。自謂知五兆。因以食箸試之。既而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假三起。周世宗之問卜也。一蓍卓立不倒。五代史補。世宗在民間與鄴商頡跌貿易。至江陵。請王處士問卜。方布卦。忽一蓍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先人遺命。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王乎。光獻后之戲也。一錢旋轉三日。陸游避暑漫抄云。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擲錢戲。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而止。

長安有張氏。鳩飛入懷。得一金帶鉤。自後子孫昌盛。常山張顥爲梁相。有鵲墮地。化爲圓石。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後果封忠孝侯。王溥穿井得鐵印。有一土三田之識。而掌北軍壘門。

李畋爲國子直講。巾上兩緌火起。而得榮州。後漢虞升初生。有物若匹練上升於天。後至太尉。宋璟未第時於



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字。果入中書。

盧攜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後拜相而庭下古椿。雖狂風驟雨。不搖不擺。孫偓堂前一枿。長槐枝壞屋上衡。而偓處巖廊。儲居節制。李固言見九烈君以柳汁染衣。而及第。范陽李少忠有蘆三節生于居室。而傳節鉞。三人婺源尉朱愛源庭中生蓮。築堤汲水迴之。遂成大池。而入爲大理評事。　秘書少監崔行功見鸜鵒銜魚袋鉤而加大夫。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燕一雙出屋。既表素質。宦途亦通。任城魏璧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爲封爵之祥。張鐩少年時。有飛鳥若尺鷄銜青錢墜懷。而累財鉅萬。鄭絪昭國坊宅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而拜相。朱异飛蟬集冠。旋服蟬珥。術者相牛僧孺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及第歸家。蟬作入行立。數萬折躬再三。蝦蟆如三斗釜。兩目朱[illegible]見於中堂。而李揆大拜。固未能枚舉也。

江陵洲滿百當出天子。宋文爲宜都王。一洲自立。而文帝即位。梁太清末。枝江陽之閣浦復生一洲。明年湘東即位。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而始興王鑑刺益

州殷仲堪游江濵見流棺葬焉旬日門前之溝忽起為岸而仲堪果臨荆州張輿世初生門前汚水忽生洲而後為方伯河南伊闕縣前大溪傍佐有入臺省者水中先有灘出牛僧孺為尉一日灘出有雙鸂鶒飛下不旬日詔拜西臺



休告 下 告徵

石季倫衛伯玉之及禍也飯俱化為螺裴楷家炊黍變螺或變為拳又炊飯化為蕪菁謝靈運飯中欻有大蟲東陽劉寵飯變為蟲寵為徐龕殺張周封築墻炊飯躍出著墻唐中宗時毛婆羅炊飯一夕化血

慕容超禮南郊大風晝晦羽儀帷帳毀裂隋煬帝祀南郊大風御馬疾馳而歸趙王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蓮花五六日而落（搜神）宋郭仲



產以竹為㮣檽竹遂漸生枝葉後被誅（述異）梁武陵王紀僭號于蜀柏殿柱繞節生花後為元帝誅（南史）齊王子罕母疾祈禱以竹為燈纘經宿枝葉茂盛母疾尋愈則又孝感所致矣

王涯井中銀熨斗沸李宗周榻前銅熨斗跳皆告徵也

照鏡不見其頭者吳巨也甘卓也殷仲文也蕭譽也石虎也（初衣袞冕照鏡大恐自貶為王）唐越王貞也羅立言也（為李訓連坐誅）秦臣也（蒼梧太守不恭王命步騭斬之）

桓立之纂也御牀陷地侯景之纂也牀亦陷地

張寔夜寢忽見屋梁間有人像無頭王㰕之之交州刲炙投地爲已頭謝靈運見謝晦手提其頭來血色淋漓

謝安夫人劉氏見狗銜安頭失所在謝是月甍

石季龍之敗太武殿壁畫古賢悉變形其頸皆縮入頭佛圖澄對之流涕梁武帝太清元年舍身光嚴重雲殿上遊仙化生皆震動三日未幾有侯景之亂

王莽之軍困于昆陽先數日有雲如壞山當營而墮後燕太子寶之敗于參合陂先亦有黑雲如堤來壓其軍爾朱世隆晝寢妻奚氏見一人持世隆首去不久被誅



王綏夜中梁上人頭墮牀血流淋漓俄坐父愉之謀與弟納并被誅吳戍將鄧喜殺猪祀神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引弓射之繞屋三日陳後主時船下人言覩之死嬰兒無頭明年陳亾周文育嶺南市聞兒啼土下掘得木棺俄而見殺夏侯玄爲景王殺玄族設祭見玄來脫頭置旁取果實内頸中還自安太平公主召醫人見一鬼撮鳳閣侍郎周允元頭果夜半卒進士鄭知白見大鬼執相國岑羲頭果伏法

鏡中見一婦人披髮抱嬰兒驚怖至卒魯恩郎女也既殺于吉見吉在鏡中大叫創皆崩裂而死孫策也惟中宗居房陵鏡中人語作天子爲休徵

渾瑊第有樹湧出樹枝皆戴蚯蚓李適之鼎中夜躍出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損

謝安夢遇白雞曰吾夢乘溫輿代其位也行十六里今十六年見一白雞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杜牧夢書白駒夢書皎皎白駒字俄炊甑裂枚自爲誌取平生文焚之未幾卒

讖兆

始皇時盧生奏圖錄書曰。亾秦者胡。乃使蒙恬發兵擊胡。而不知亾秦者胡亥也。文宣時愚僧阿禿師云。阿那瓌破汝國。乃封蠕蠕主阿那瓌。而不知亾齊者高阿那肱也。故曰憂不在外而在腹心。偶記

魏武忌三馬食槽之讖。而竟任司馬懿父子。唐太宗忌女主武得天下之讖。而武才人已侍左右。隋文帝盡滅宇文氏之族。而不知大業之禍。實漏一逃。江都之弒。逃子化及爲之。石虎忌滅石者陵之讖。石閔徙封蘭陵。虎



惡之。改爲武興。然終爲閔滅

周子諒劾牛仙客援讖書。李賛皇議牛僧孺亦援讖書。後朱溫應兩角犢子之讖。

紂之宮以傾名。煬帝之樓以迷名。天寶之曲以破名。宣和之曲以犯名。其于亾也若讖。偶記

漢有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齊有破後帽。東昏有逐鹿帽散叛髮。唐有淚妝囚髻拋家髻。王蜀有危腦帽醉妝。朱有上馬裙淚裙。豈惟服妖。亦爲言不從矣。前

王莽將敗。逢蒙首戴瓦盆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呂布將殺。董卓有道士書回字曳布于市。負而歌曰。布乎布乎。宇文護時。强練持瓠于門。呼曰。瓠乎瓠乎。刳破子苦矣。前

夢筆點額而以爲當作王者。熊循於孫權。王曇哲于高洋。魏文帝爲王時。夢日墮地。分得三分已得一分納懷。陳文帝微時夢亦然。後俱爲三分之主。前

唐高祖仕隋。郭弘道善相。曰。天中伏犀。非人臣相。高祖取銀盆置地。謂曰。向言有驗。一發中之。應弦而中。晉高祖使張穎陰招安重榮。重榮立箭百步射之。曰。石公爲



天子則中。又立一箭曰。吾爲節度則中。俱一發而中。

光武微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曰秀霸。魏武于幽谷得一劍。金字銘曰孟德王。石勒微時得一刀。銘曰石氏昌。

睢固既殺楊醜。屯于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司空曰。兔入犬城。旦當取。遂進軍。固爲曹操斬

涼張駿遣張植伐龜茲。焉耆國王要之于遮留谷。或曰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馳擊之。唐馬燧討李懷光。至埋櫝村。大喜。後竟誅光。耶律德光伐晉北歸。至湯陰登愁

死岡至欒城得疾卒于殺虎林周世祖大舉入幽州至
病龍臺而晏駕朱吳璘敗金人于殺金坪
柏人者迫于人漢祖幾中貫高武帝徵行至柏谷遂爲
老父所窘彭亾岑彭亾于刺客苻堅伐晉攻陷項城羣
臣勸堅停項不從故敗以初有堅不出項之諺也竇建
德至牛口峪以先有豆入牛口之謠也李密歸唐封邢
國公後叛而斬于邢公山下山側有邢公厄也唐太宗
營獻陵于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卽唐朱之驗而後唐莊
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朱梁溫韜進金龜而後主搆金



龜堂莊宗立入汴見之曰金龜宮今歸我也
車之泥河（趙州志。晉臨邑有泥河。李左車與韓信戰敗至此。問之曰泥河。左車曰。車入泥河。不能行矣。宋被擒。）餘之釣盤（趙州志。臨城東南五里有釣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于此。餘問其地。曰釣盤。餘曰魚入釣盤。吾亾矣。後果被害。）其楊之猳牙村（遼史。楊繼業在宋。以驍勇聞。人號楊無敵。首建梗邊之策。至猳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既禽。三日死。）之太武殿之棘子（石虎享羣臣于太武殿。佛圖澄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下石視之。有棘生焉。盍冉閔小字棘奴云。）皆以
兆亾。數之前定奇矣
兩角女子識祿山也兩角犢子識全忠也
漢臨江王以罪徵車軸折老父泣曰吾王不反矣吳越

王俶朝京師老父作保俶塔曰吾王不反矣（備吹）
鳳凰之兆陳奪齊鸜鵒之謡魯遜晉　漢亾于當塗高
後唐亾于郭門高
魏時造安世殿而晉武居之安世晉武字也會稽王道
子造靈秀山而孫恩據之靈秀孫恩字也（備吹）桓玄起蟠
龍齋而劉毅居之盤龍毅小字也仁宗作亭曰近曙英
宗應之哲宗制堂曰迎端徽宗應之（道君起端邸）北魏王椿
太原人起宅高壯人戲云此是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
宅未幾太原王爾朱榮居之蜀王衍嘗幸舅徐延瓊宅



書孟字壁上後孟知祥至蜀正館于其第
宋太宗征河東得將曰宋捷高宗航海得起居人曰趙
不衰皆吉讖也
唐天寶有楊安史之謡　宋嘉定亦有楊安史之謡
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應侯景也童謡曰黃斑青驄
馬發自壽陽溪應韓擒虎也
李順吳曦之僭王于蜀也其數皆至促而名實兆之析
順字者謂曰居川之傷一百八日析曦字者謂王十八
日我乃被戈自卽僞位以逮就擒時日不爽異哉（王纘思克）

成都順就禽。安丙梟磔。

唐以廣明建號。或拆之曰。唐去丑口而入黃。遂有黃巢之禍。宋以宣和建號。或拆之曰。一日宋亡。遂有北狩之事。樵書

燕尾謠。漢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至立為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也。黃爵謠。又成帝時謠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周舒荅當塗之讖。舒曰。當塗高者魏也。譙周曰。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譙周廣杜瓊之言。周曰。春秋晉侯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怨耦曰仇。今君名子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後皆免為侯。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

潘安仁詩讖。孫秀誣石崇潘岳為亂。至市。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石岳金谷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詩讖。劉希夷詩讖。一名庭芝。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白首同歸何異。更作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歎曰。此句復似向讖矣。詩成未周歲。為人殺。李蕘賦讖。唐乾寧中。夏潦峽漲。蕘自蜀沿流。將之江陵。郡牧以水勢正惡止之。

不能。才鼓行。槐盤洞呀裂。吸其船而倒卓。一家溺死。初。隴西文賦中。有金釵墜井賦。至是讖焉。

董卓名讖。時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猶不生。又有董逃之歌。曹丕名讖。闞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乎。以字言之。不十為丕。果七年而崩。

又梁武帝詩讖。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後果臺城失守。宋徽宗詩讖。日射晚霞金世界。又定知金帝來為主。後果有金人之禍。

兆凶

感不祥之兆而凶者。顏子卜商之修文地下也。晉蘇韶死而蘇節云顏淵卜商地下爲修文郎。李賀之賦玉樓也。唐書李賀夢人緋衣駕赤虬持版召曰天帝新作白玉樓請君爲記遂卒。宣室記賀母夢賀曰上帝近遷都月圃建白瑶宮召某爲記又作凝虛殿使某等纂樂章。蕭貫之夢緑衣中人也。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黃伯思之夢帝命典司文翰也。尹思貞之夢天官麟臺交辟也。遂卒。宋萬伯思之夢帝命典司文翰也。伯思頗好道家有號雲林子別字霄賓一日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李朝之把玩玉魚也。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夢二黃衫引至一所曰時未至須玉魚下後朝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至家數日卒。當喬執中之昇



騎都尉誥也。宋喬執中知鄆州夢神人昇以騎都尉誥旦爲客言之談笑而逝。許攸之爲北斗君也。許攸夢烏衣吏奉六封書曰府君當爲北斗君。陳康伯爲主簿明年同日而卒。歐公子純仲之爲長白山主也。純仲嘗語東坡夢道士告上帝命汝爲長白山主後一年卒。邵康節之旌旗鶴雁導往也。康節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神往果卒。韓文公之夢神人金鎧持戟也。寢疾夢神人金鎧持戟自稱大聖謂韓曰雖塞胄稅國世與韓爲仇討之不能如何韓曰願從討焉不旬日薨。薛存誠之夢僧童持寶幢也。御史中丞薛存誠夢僧童數十人持寶幢謂吏曰中丞原是羅漢謫來五十年是故來迎耳未幾卒。丁度之爲芙蓉館主也。慶曆中朝士曉起見美人三十餘麗服靚妝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攬轡其後問之曰迎芙蓉館主耳俄聞丁卒。石曼卿之主芙蓉城也。曼卿卒有人夢見言今爲仙所主芙蓉城言訖乘青騾如飛。孫孟觀之祠山神也。民有夢從者甚都近祠山神出視之則孫孟觀也。呂端之吞清涼丹也。端知安州日忽見碧衣童子曰上帝南遊命子料正羣仙炎帝苦熱賜清涼丹一粒公取而吞之未幾卒。李愬之登天津橋也。涼武公李愬詔徵還京其牙將在洛夢公登天津橋有人乘馬持幡幢曰我迎仙宗公知宰相月餘卒。司馬承禎之白雲車也。承禎形狀類陶隱居天降車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白雲滿庭人謂車爲白雲。高擇之白鹿洞主也。夢道士持素書來聘而卒。或以夢或以見謂之影響信乎否耶。

詼奇

劉聰預知作遮須國王。韓擒虎豫聞作閻羅王。寇萊公豫聞爲閻浮提王。



見表而料其凶。王禹偁之守黃州也。上表云宣室鬼神之問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正期身後帝曰禹偁其凶乎不久卒。過客訛傳其死。蘇軾之謫黃州也。耆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訛傳死矣范景仁自許昌遣人賙其家子瞻發書大笑。

譴報

王敦臨病夢白犬噛之。又見刁協來執之。趙普將死。見廷美來縛之。呂后見蒼狗入腋。遂生瘡而死。又如顏延之見妾排屏風而病。石普見醉縛投河之奴而病。則悔而成祟也。

景王白晝于項城厲責賈充。井及荀勗。僴文白晝于陵上嚴詰桓溫。井及殷涓。溫見先帝與涓而疾死。

齊明帝遣莫智明殺衡陽公諶。至秋智明見諶爲祟死。又遣蕭季敞誅諶弟誄。季敞刺廣州。白日見誄將兵收之。少日果爲周世雄所襲敗。奔山中爲蛭所食。肉都盡。村人斬之。蓋季敞生受諶恩。此眞慘報矣。



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崔浩搆殺李順。而浩亦殺於太武。高隆之搆害崔孝芬任集元晏。終至家門殄滅。褚遂良誣害劉洎。又與長孫無忌誣害江夏王。卒俱貶死。段頻以私忿殺蘇不韋漢義士也。而頻亦殺於陽球。閻丘曉以私意害王昌齡唐英才也。而曉亦害於張鎬。楊炎以夙忤死劉晏。而炎亦死于盧杞。新州守張隶以怨訕誣竄胡銓。而得擢提舉至官。一日遽殞。英

州守倪智以阿意捕洪皓家奴。釀罪未行。先殂。章惇擢土豪爲轉運令殺劉元城。中夜而斃。高肇枉戮彭城王勰。後誅于其室。是以齊襄之死以彭生。駟帶公孫段之死以伯有。田蚡之死以灌竇。袁盎之死以晁錯。胡种之死以王宏。宏與种有隙。及宏下獄。种迫殺之。後見宏以杖擊之。病死。寃仇作祟。自心亦不昧也。石普醉縛一奴令投之河。其人哀而私縱之。後普病爲祟。其人呼奴示之而祟自愈。是心有不慊。無祟尚爲祟。況眞祟乎。　魏其笞田蚡。秦王刺姚萇。

鍾繇求蔡邕筆法于韋誕。不與。搥胸嘔血。誕死。繇盜發其冢得之。而繇之甥宋翼學蔡書。繇弗告也。後有人破繇冢。翼又得之。



周宣王殺杜伯。後見伯射王中心而死。漢王濟殺不從婢。奸之左右後見其人而病死。

後漢末張楊爲楊醜殺。眭固殺醜。固又爲曹操所斬。

五代秘瓊殺董溫。范延光殺瓊。楊光遠殺延光。光遠又爲李守貞殺。唐李懷仙殺史朝義。朱希彩殺懷仙。李懷瑗殺希彩。先是朝義殺思明。思明殺慶緒。慶緒殺祿山。而祿山思明爲賊首。則皆殺于其子。彰義李希烈爲陳

仙奇殺陳仙奇又爲吳少誠殺。
楊惲告霍氏。息夫躬告東平。初以此侯。亦以此誅。張
亮事李密以告反得幸。事太宗又告侯君集反。卒亦爲
人告反坐死。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
于蘄大澤。同此地也。路巖爲相。密奏賜死。取結喉以驗。
後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問奇
焦令諶不可見段太尉。一夕自恨死。羅愿汝搆子拜鄂州
岳忠武廟。登時卒像前。



錫慶院側之驢腹下白毛成字。宋天聖中馮拯薨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之。惠州雷震之娼脇下朱書。又元和六年惠州一娼。蓋是李林甫後身。雷震死。脇下有朱書李林甫。冥報灼然。可爲骨寒毛豎。林
甫快矣。不知拯何以得此讖。拯自奉侈靡。及內司賫者
撫問。還奏其家儉陋。由此推之。生平或多陰謀否耶。
欽宗時檀州雷擊之男子。背上書賊臣章惇。紹興元年漢陽震
死蔡氏之女。有文曰唐相李林甫。
張璞父死不葬。後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張
陳彭年執政。號九尾野狐。彭年死。再傳孫達發其墓。亦
以取金帶抵罪。不善之報。曾爽乎哉。
管子無後于齊。蓋利不可與民爭也。桑弘羊滅族。韋堅
王鉷楊慎矜之徒。皆不免于禍。孔循誅死。劉晏自盡。宋
李諮元陳恕林特。俱不免非命。其剝下益上。陰責最重
耶。續問奇
田蚡之疾也。見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之。則天亦頻見
王后蕭良娣披髮瀝血。如死時狀。羽士姜道玄爲趙韓
王普叩幽都乞神語。神曰。某冤累不可避。隨示以一牌
僅識末一火字。道玄以告。公曰。我知之。必秦王廷美。若



此者。皆其心自爲祟也。昔王韶取熙河時。多所殺戮。晚
年悔之。每舉因果問。即有相慰藉者。疑終不解。一日與刁景純譚次。刁曰。但打過賢心下否。誠恐不得。若打得過。自不問也。田蚡諸人。直是心下打過不得。
陳大方見王惟忠而死。余晦誣奏惟忠。大方煅煉其事遂斬。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相見。遂病。劉昌國見李好義而死。昌國本吳曦將。好義與之酬酢。心腹暴痛卒。而昌國道矣。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仆疽發而卒。
狄靈慶爲袁粲門人。而抱首粲子者。慶也。周某史失其名。親
爲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爲晉相李
崧所錄用。而搆成崧族誅者。穀也。宛也狄被烹于毞狗。

周折頭于壓棺。陶之死墓門。屢遭雷霹。而骸骨不少留。彼其佻覶恩地。不詳莫大焉。鮮克令終。固其所已。

安庭柏有口給。尤善離間彼此。庭柏亦自負其術。晚年兩頰連頤。背生毒瘡。困苦不勝。以至于死　劉貢父好滑稽。多所嘲謔。發人陰事。人皆疾之。貢父乃以自誇。晚年遂得惡瘡。鬚眉墜落。鼻梁崩塌。困劇而斃　司馬中好陷害正人。晝寢尚書省。惡鳥飛集其身。啄其口吻。血流被席而死。　王景亮結社相嘲。號豬嘴關。呂惠卿㑥之舉。社𧮭粉。　黃魯直好作艷語。詩詞盛傳。而秀公



以爲當受泥犁業報。彼直取快一時。而人非鬼責。或難終逭也。

昌陵之德。其子不食。宋是以有靖康之禍。以啟孝宗。漢賜諸姬。楚貢盡之金。是以有海陵之禍。以殲夷裔。楚靈王在乾谿。人殺其二子。歎曰。子殺人子多矣。宋禪齊順帝彈指而泣。王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是如此。

魏甄后之死。郭后糠塞其口。及郭后之戮。亦以糠塞其口。朱溫賊主。假手蔣玄暉。昭宗繞柱而走。刺之及于柱者三。溫子弒溫。亦假手馮廷諤。溫亦繞柱而走。刺之及于柱者亦三。

周之亡也。母氏臨朝。號稱顯祐。宋末之名號脂符。（少帝德祐元年。名㬎。同號恭帝。）母后之垂簾不異。

金入宋。開封尹徐秉哲驅宋宗室妃主降金。元入金。金元帥崔立驅金宗室妃主降元。

北齊武成殺昭帝子百年。而異時后主亦殺武成子高儼。涼風臺之且行且擊。與大明宮之反接蒙頭不異。

白起之喪杜郵。坑趙卒也。李廣之不封侯。殺降卒也。曹彬子孫貴盛。曹翰沒未久而子孫有乞丐者。以腰斬江州守將胡則。而盡屠其民也。（談叢）



周文通（紆）守渤海。酷虐。父子伏誅。苟道將（晞）督青兗。刻苛。兄弟見坐。

以酷制酷　張湯死于減宣。　義縱死于甯成。　周興伏于來俊臣。

以權傾權　楊國忠于李林甫。　史彌遠殺韓侂胄。

附身受

為法自斃　商鞅之亡也欲舍客舍曰商君之法舍人
無驗者坐之章惇之敗也問舍于民曰前蘇公來為章
丞相破我家不可得也宋王鉷惡圖劉毅毅夜走投牛
牧寺僧拒曰昔亡師昌保藏桓蔚為劉衛君所殺毅歎
為法自斃遂縊唐嚴郢貶趙惠伯于費州後鄭詹亦貶
郢于費州道逢惠伯之柩忽忽卒盧多遜流崖州遇老
嫗曰本中原士大夫家失丞相盧多遜意盡室南竄彼
盧相恣行終當南竄多遜默然撫心自問悔焉否乎



楚王欲取息佯善蔡侯與謀取息旋又取蔡諸國不恨
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也唐鞅為宋君謀曰無
辨其善與不善時罪之則羣臣服矣無何宋君殺鞅宋
羣臣無不以殺鞅為當者

欲賊人而身受其禍　周興教來俊臣以炙炭曰未畢
而已先入甕魚保家請鑄銅匭受四方密奏亡何怨家
告為徐敬業作兵器而身且誅死索元禮作鐵籠籠囚
首後下吏吏曰取公鐵籠乃服罪死獄中唐張嗣明造
大枷後遣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自著此枷百姓快

之五代閩薛文傑為王鏻造檻車以鐵芒內向動輒觸
人成即送文傑軍中（文傑誣殺吳英後因英軍士憤怒即以檻車送之）夏竦欲
發石介棺以驗虛實竦死吳奎曰竦多詐仁宗命去面
冪而視之朱全忠圖李克用于上源克用縋城得出楊
彥洪曰見乘馬則射之是夕洪乘馬適在忠前忠射之
吳張俶多所譖白置彈射二十人吏民各有愛憎互相
告訐至是俶姦利事發車裂之
長孫無忌奏制長流以為永例後趙公犯事長流嶺南
至死不回崔日知處分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後貶欽



縣丞被縣催求與妻子別不得
李符求見趙普改盧多遜春州月餘符坐事即知春州
而卒丁謂欲貶寇萊公崖州後謂貶馮拯遂擬崖州丁
謂逐李迪宋綬請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宋綬
草謂詞即用無將不道之語（謂以無將不道為寇責詞宋後草謂詞曰無將之戒）
（漢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乃知為法之弊不獨一商君知悔也
語曰張機者中于機設檻者中于檻吁可畏哉
劉禹錫言張九齡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
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荊州

有拘四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忮心不恕。陰責最大。趙德麟云陸贄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劉趙雖有激之言。亦異世之公論也。

袁盎陷晁錯。但云獨有斬錯耳。遂至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于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弘議遂族解。漢固輕用刑。如盎偃皆不得其死。弘亦八十自剄。天道好還。不虛哉。



突騎施可汗守忠弟遮弩叛突厥。請爲鄉導伐守忠。默啜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並殺之。僕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韶以其謀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之。安有于我。杖之頸折而死。昔人爲將。忍于杯羹。君賞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彼夫自東背月而傾肝瀝膽。以向他人者。能毋受疑乎。

## 毒厲

慕容儁擒冉閔。至龍城斬於遏陘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十二月。儁遣祀謚武悼天王。其日大雪。劉裕送姚泓于建康市斬之。百里外草木皆焦死。偶事

牛哀化虎。乃食其兄。淮南子。哀病七日化虎。其兄啟戶而入。搏而食之。封邵化虎。乃食其民。述異記。邵爲宣城守。化虎食民。謡云。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凶氣所化。不仁一至于此。

張巡死願爲厲鬼以殺賊。丘崈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張



興曰。吾能哀彊死兵敗賊衆。

杜伯操朱弓朱矢射宣王。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二年。宣王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死。楊收朱弓彤矢射楊玄价。唐楊收之死。罪容楊玄价有力焉。收有子爲壽牧。見收乘白馬。執朱弓彤矢。有朱衣天吏控馬。曰。上帝許我讎楊玄价。我射中之必死。俄玄价暴卒。二人死不以罪。同沒爲厲鬼以報。亦同

古事比卷之四十五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四十六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竹較

命遇

賈誼二十爲大中大夫。楊震五十始應辟。馮唐白首郎署。董賢未二十而爲三公。唐馮元常取錢多官逾進盧懷愼貴爲卿相而終于貧早暮窮達有定命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爲掾樊噲以一筒餌拜都尉孟他以五斗酒博刺史即事而較之千秋其優乎千秋猶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遂至相位耳



有鉗徒相衛青封侯青笑曰生得無笞罵足矣方貧賤時豈惟人不信已亦不自信韓世忠嗜酒尚氣人呼潑韓五有日者言當作三公以爲侮己毆之已且不自信而何望于人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固不期爲祥徵也王敬則母謂人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爲人吹角母固期之笑者固不信也

張濟之事解瀆侯。龍淵善相。相濟以財得三公。會解瀆侯往相淵謂濟可厚事之。濟爲償債數百萬。桓帝無嗣。侯入爲太子。而濟遂爲司空。孔靜之結朱高祖。靜晝臥。有神人謂曰起天

子在門。靜出與帝遇。延入結交。賄遺及定京邑。擢爲會稽內史。亦塵埃之物色也。
杜牧之阿房宮賦。今古絕唱。當時塲中不取。以吳武陵先容覆閱。才置上第。 陸宣公主試。韓愈卷亦黜不取。次年主試。復出是題。愈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奇其文。遂首薦。宣公藻鑑亦非遽變于前。出處顯晦。自有司命者存。非人所能爲也。宋劉幾程試爲第一。怪險之語翕然成風。歐陽公深惡之。知貢舉。有舉子論曰天地軋。萬物茁。公橫抹之。後爲御試考官。劉幾更名煇。試賦公大稱賞。及唱名第一。果幾也。鄭獬自負才名。國子監第



五人。送意甚不平。主司銜之。廷策復爲考官。必欲黜落。既而發卷。則獬乃第一人。問奇
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坡緘封一簡送方叔。爲章子厚二子援持竊視。攜去。而方叔竟下第。拂鬱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知貢舉。與一布衣友約會富陽蕭寺。密語旨中用三古字。其人病未就試。乃一假寓蕭寺者。夢一女告之。求葬。用其言。果叨前列。此與錢起之寓驛舍。聞人咏江上峯青之句。試湘靈鼓瑟詩。同遇矣。前
孔甲取黃山之子 田于黃山。大風晦盲。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以歸曰以爲

余子。誰敢殃之。而後折斧斫足。遂爲守門者。漢文以蜀嚴道賜鄧通鑄錢。曰能富通者我也。而竟寄死人家 前
唐王顥與太宗有舊。及登極。召其子。皆授五品。顥獨不及。帝曰。卿無貴相。朕豈爲卿惜也。房玄齡曰。何不試與之。與以三品。賜紫袍金帶。是夜卒。王無㝵。太宗微時與蒲戲。及登極。召至。令于春明門外待諸州麻車三日。並與之。㝵惟得三車。頻請五品。帝曰。非不與卿。惜卿不勝也。許之。其夜遂卒。偶事
金宣宗聞溫敦太平卒。曰。屢欲授一職。每以事阻。今僅



授之。未數日而亾。豈非天耶。章宗聞張萬公卒。歎曰。朕迴將拜丞相。而竟不起。命也。操一世予奪之柄者。蓋亦不能由人。天命所在。人亦何以有心爲哉。王慶乞叙功賞。唐莊宗曰。知慶有功。但每見則心憤然。安得更有賜予之意。人也亦天也。
蘇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上步虛詞以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數日卒。李繼凝因召對。太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卒。義命所無。一日不可得。況傾人取位者乎。

唐劉言善詩歌。世以比李賀。王武俊奏授棗强令。不就。李夷簡請為從事。或勸定重以賓署。公曰。豈惜[illegible]閒一足地。為惜其壽耳。表奏詔下之日。無恙而卒。後周扈載王朴薦于李穀。久而不用。曰恨命薄不能勝。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偶事

宋太宗與陳學究善。即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一夕醉飽而死。唐許孟容知貢舉。以陳存能久屈場屋。欲與一第。是夜遽中風不能言。

顏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



臣已老。武帝拜為會稽都尉。盧照鄰自以為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聘賢士。已病廢。著五悲文以自明。與親屬別。自沈穎水。　杜篤為文學掾。以目病二十餘年不窺京師。篤外高祖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嘗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于事。內外五世至篤衰矣。

王沐以再從兄涯執相權。至京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適涯敗伏法。沐方在私第。遂并收斬。舒守謙。元輿之族。元輿禮遇頗厚。偶以非過怒之。辭往江南。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遂免于難。代醉編

盧渥于滻水逆旅遇宣宗微行。呼與相見。袖詩登而去。他日令主司擢第。溫庭筠遇宣宗于逆旅。傲然詰之。明日謫方城尉。二人皆遇宣宗。而一擢一謫。雖其自取。亦有幸不幸矣。

孟浩然見明皇。誦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卿自棄朕。朕何嘗棄卿。孟貫見周世宗。誦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世宗曰。朕伐暴弔民。何謂有巢無主。二子皆不蒙錄用。李泌薦薛勝。進其據狀一作河賦。以天子玉齒



對。金錢德宗不悅。數薦皆不從。王欽若少寒窘。章聖尹開封。見其一聯云。龍帶晚烟歸洞府。雁拖秋色過衡陽。甚愛之。召見與語。遂擢致上相。由是知人之遇不遇。命也。奚得而強哉。

有軍校與趙韓王普同年月日時生。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陞轉則軍校亦徵有譴呵。東都有貨粉鄭氏子。歲月日時與蔡魯公京同。其家大喜。年十八出遊。馬忽驚入波中溺死。甲子合而相遠若此。

韓退之以磨蝎為身宮。蘇子瞻以磨蝎為命宮。星書謂丑宮為

磨蝎斗牛之宿在焉。韓詩曰。我生之辰。日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蘇詩曰。生時直宿斗牛箕。故文名相類而不遇於時亦同。張燕公作詩言有耗磨日。

孔文舉天骨金多木少。朱用晦星命。官多祿少。張南軒知星命判晦翁云云。

盧懷愼張說同相。張富而盧貧。盧疾革。夫人謂筭疑未盡。盧曰。冥司有爐三十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福有厚薄。安可比哉。故李德裕張齊賢皆食萬羊。李嶠為相。臥無裀褥。上命賜之。通夕不能寐。張文瓘分無堂食。或



強之食。輒患心腹痛。天子之以相而不予之以福。固各有分也。

雖君相亦不能造命。如魏徵之二典事。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與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天上者得罷。問知歎息。宋仁宗之二近侍。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以二金合。各書數字。曰先到者保奏。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度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乙至半道足跌傷。甲遂先到。金海陵時之二護衛。一曰富貴由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其人以券竟不及授。上蔡荅不謁執政曰。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於此益信。

王安石之問化成。乞罷未許。喚老僧化成作課。曰不疑何卜。去意遂決。秦檜之問王禖。禖曰。果欲告老。擇可任事者居相位。檜默然。其意雖同。而一決去。一默然。其人自別哉。問奇

自古無望之禍。玉石俱焚。然固自有幸有不幸。漢武以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皆殺之。獨郡邸獄繫者賴丙吉得生。煬帝令嵩山道士潘誕鍊金丹。云得童男女膽髓。帝怒斬誕。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盡誅海內李姓。不行。太宗以女武當王。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李淳風諫而止。前



天下美難兼得也。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知制誥。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鍊丹竈。未成。除書已到。錢惟演自樞密為使相。歎曰。使我于黃紙盡處押一字足矣。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稱疾曰。虛熱上攻。石文定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

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諭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宣撫王庭湊。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皆欲殺之也。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于黨錮。唐末諸臣死于甘露之變。皆天也。秦檜將終。猶起

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異已謀欲殺之檜死而諸賢不及于禍亦天也問奇

韓休爲虢州刺史乘輿所至常稅廄芻請均賦它郡張說曰免虢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說如休請盧杞爲虢州刺史奏言官豕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帝曰守虢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踰年拜相兩人皆以虢守言公事休受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信有命哉問奇

瀕危不死而後大貴者漢竇廣國少爲人略賣入山作炭夜臥崖下百餘人



壓死廣國獨脫之長安聞皇后新立上書自陳封章武侯宋李遵勗少馳馬馬逸墮岸下徐起亡恙後尙萬壽公主宋太祖嘗與韓令坤博土室中雀鬪戶外競起掩雀而室隨壞劉穆之聞有呌聲晨出陌頭久之反室壞徐孝嗣也晝臥齋下夢童子云移公牀起行數步壁壞壓牀徐苗神告得免宿亭舍有神告亭壞遽出得免晉史載苗父華事李曉鼠噬得免衣冠爲鼠所噬不成行得免河陰之難夏侯藻當門狐嗥淳于智善易曰迷踟當狐嗥處啼哭一人不出勿止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郤士美鄂州觀察因鼠舞而免毒蛇晨興視事束帶已畢忽巨鼠拱手而舞因擲靴以擊有毒蛇在靴中柴再用龍武統軍因鼠揖而免梁折嘗在廳坐忽一鼠拜揖自起逐鼠廳梁忽折

文章之遇不遇、詩能窮人唐李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阨窮不振劉蕡得坐種桃句黜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黜佐湓浦孟浩然賈閬仙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乃詩又能達人際簡齋與議徽宗見其黑梅詩召對擢掌符璽王欽若章聖見其龍帶晚烟一聯遂致上相

景帝與晁錯議削七國七國起兵而錯爲袁盎所中送首以解昭宗委杜讓能征討汴岐二鎭兵起而讓能爲崔昭緯所中賜死以解然錯當漢道方輿身死而國難以平讓能當唐祚將移身死而社稷以墟冤憤同情得失異効所遇然矣彼袁崔二子見危不救因而除其所仇有天道哉



國家有一代之變必成就數人皆天命之預定者也王敦之變死其事者戴淵周顗郭璞成其事者王導郗鑒蘇峻之變死其事者卞壼桓彝成其事者溫嶠陶侃侯景之變死其事者張嵊沈浚成其事者王僧辯陳霸先陸法和安祿山之變死其事者張巡許遠盧奕顏杲卿成其事者郭子儀李光弼朱泚之變死其事者段秀實高重捷成其事者李晟渾瑊成者功業垂竹帛死者節

義炳日星。非不幸也。



附才命

一貧困。顔淵簞食瓢飲。原憲藜藿不糝。子夏衣若懸鶉。列子不足。嫁衛。莊周貸粟監河。枯魚自擬。黔婁被不覆形。東方朔苦饑欲死。㬎比侏儒。司馬相如家徒壁立。典鷫鷞裘。陽昌家傭酒。太史公無賂贖罪。乃致就腐。匡衡爲人傭書。東郭先生履行雪中。足指盡露。王章病無被臥牛衣中。王充游市肆閱所賣書。范史雲釜中生塵。第五頡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郭林宗以衣一幅障出入。入則䕶前。出則掩後。孫晨有藁一束。暮臥旦卷。吳瑾傭作讀書。趙壹言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束皙債家相敦。乞貸無處。王尼食車牛。竟餓死。董京殘絮裰體。乞丐于市。夏統采梠求食。郤詵養雞種蒜以給治喪。陶潛饑驅乞食。思效冥報。應璩屠蘇發徹。機榆見謀吞道元與天公牋。言布衣粗短。申脚足出。攣捲脊露。張融寄居一小船。放岸上。庾穌遇雨。舒被覆書。身乃大濕。王智深嘗五日不得食。握莞根食之。劉峻家有悍室。輒憔悴。裴子野借官地二畝。葢茅屋數間。盧叟每作一布囊。至貴家飲啜後。餘肉餅付螟蛉。杜甫浣花谿月乞

人一絲兩絲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蘇源明爇
薪照字垢衣生蘚陽城屑榆作粥不干鄰里賈島歎釁
絲如雪不堪織衣孟郊苦寒恨敲石無火盧仝長鬚赤
脚灌園自資周朴寄食僧居不能娶婦
二嫌忌屈原見忌上官孫臏見忌龐涓韓非見忌李斯
莊周見忌惠子荀卿見忌春申賈誼見忌絳灌董仲舒
見忌公孫弘蔡邕見忌王允邊讓孔融楊修見忌魏武
曹植見忌文帝虞翻見忌孫權張華見忌荀勗陸機見
忌盧志謝混見忌宋祖劉峻見忌梁高薛道衡王冑見

忌隋煬柳䛒見忌諸葛頴張九齡李邕蕭頴士見忌李
林甫顏眞卿見忌元載武元衡見忌王叔文韓愈見忌
李逢吉李德裕見忌李宗閔白居易見忌李德裕溫庭
筠李商隱見忌令狐綯韓偓見忌崔胤楊億見忌丁謂
蘇軾見忌舒亶李定石介見忌夏竦或以材高畏逼或
以詞藻慚工大則斧質小猶貝錦
三玷缺顏光祿家訓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顯暴
君過宋玉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
貲無操王褒過彰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絕塞

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
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
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
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疎繁欽性無撿格劉楨
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隕楊修丁
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陵物凶終傅玄忿鬭
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
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
玄暉侮慢見及雖天子有才華者漢武魏太祖文帝明

帝宋孝武皆負世議予謂顏公談尙未悉如儀秦代厲
權謀翻覆韓非刻薄招忌李斯諛虐覆宗劉安好亂亾
國陸賈納賂南荒枚皐輕冶媒殘楊惲怨望被刑匡衡
阿比中貴劉向誣罔黃白谷杜宗傅戚里王充狂誕非
聖陳壽售米史筆劉琨少沒權游孫綽人稱穢行王儉
市國取相沈約乘時徼封張纘杯酒殺人謝超宗䰾鮓
納問伏挺納賄削髮魏收淫婢徵賄江總獻諂而詞世
基從與荒君世南邀遊二帝四傑皆競輕浮沈宋並馳
險獪李嶠浮沉致貴蘇味道模稜充位張說大肆苞苴

賀知章縱心沈湎。王維鄭虔陷身逆賊。柳宗元劉禹錫躁事權臣。劉長卿怨懟多忤。嚴武驕矜無上。李白見辟狂王。崔顥數棄伉偶。元稹改節與援。李德裕樹黨掊擊。王建連姻貂璫。李益感恩藩鎭。楊億譴侮同舍。曾鞏陵轢維桑。歐陽修垂名濮議。蘇軾取攻蜀黨。王安石元豐斂怨。陸游平原失身。入主如梁武隋煬湘東長城。遊命昏德。不足言矣。以唐太宗之賢而閨門之內。不可三緘。况其他乎。卽如吳邁遠杜必簡之流。不能盡徵。皆負此聲者。內恃則出入弗矜。外忌則攻摘加苦。故爾。然寧爲有瑕璧。勿作無瑕石。



四偃蹇。孫卿垂老蘭陵。避讒引却。孟氏再說不合。徬徨山晝。長卿爲郎數免。婆娑茂陵。仲舒既罷江都。衡門教授。賈生長沙卑濕作鵩賦。東方朔久困執戟作客難。揚雄白首校書作解嘲。馮衍老廢于家作顯志賦。陳壽以謗議再致紬辱。孫楚以輕石苞湮廢積年。夏侯湛中郎不調作抵疑。郤正三十年不過六百石作釋譏。潘安仁三十年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作閒居賦。卞彬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作蚤蝨蝸蟲賦。劉峻爲梁武所抑不見用。作辨命論。何倜宦游不進。作拍張賦。盧思道遲滯作孤鴻賦。盧詢祖斥修邊堠作長城賦。王沈爲掾鬱鬱作釋時論。蔡凝爲長史不得志作小室賦。劉顯六十餘曳裾王府。丘靈鞠不樂武位。欲掘顧榮冢。劉孝綽前後五免。蕭惠開仕不得志。齋前悉種白楊。庾仲容王籍謝幾卿俱久不調。沈酣以終。伏挺十八出仕。老而不達。其子以志恨從賊。侯白欲用輒止。得五品食旬日而終。四傑惟盈川至令長。李杜淪落吳蜀。孟浩然以禁中忤旨放還終老。薛令之以苜蓿致嫌。奪官。蕭穎士及第三十



年纔爲記室。王昌齡詩名滿世。栖遲一尉。賈島溫飛卿皆以龍鱗魚服顚蹶不振。孟郊公乘憶溫憲劉言史潘賁之徒。老困名場。僅得一第。或方鎭一辟。憔悴以死。至有揶揄路鬼。憔悴波臣。獮猴騎土牛。鮎魚上竹竿之喻。噫其窮甚矣。

五流貶。流徙則屈原呂不韋馬融蔡邕虞翻顧譚薛瑩卞鑠諸葛宏張溫王誕謝靈運謝超宗劉祥李義府鄭世翼沈佺期宋之問元萬頃閻朝隱郭元振崔液李善李白吳武陵。貶竄則賈誼杜審言杜易簡韋元旦杜甫

劉允濟李邕張說張九齡李嶠王勃蘇味道崔日用武平一王翰鄭虔蕭穎士李華王昌齡劉長卿錢起韓愈柳宗元李紳白居易劉禹錫呂溫陸贄李德裕牛僧孺楊虞卿李商隱溫庭筠賈島韓偓韓熙載徐鉉王禹偁尹洙歐陽修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王安中陸游。

六刑辱孫臏刖足范雎折脇。張儀摔至數百司馬遷腐刑。中公胥靡。禰衡鼓吏。劉禎尚方磨石。張溫幽繫馬融蔡邕班固之流。至謝莊崔慰祖袁家陸厥。雖咸兇鉗短後。城旦鬼薪。諸葛勗有東野徒賦。鄺炎有遺令四帖高



爽有鑊魚賦。杜篤有吳漢誄。鄒陽江淹俱有上書。皆是囚繫中成者。

七夭折。揚烏七歲預玄文。九歲卒。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歿。范攄子七歲能詩。十歲卒。王子晉十五對師曠。十七上賓于帝。周不疑蕭子回十七被殺。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劉義眞蕭鏗陳叔愼陳伯茂俱十八。義眞及鏗俱賜死。袁著十九。陸瓚邢居實二十。王寂蕭瓛二十一。徐份九歲爲夢賦。與何炯俱二十二。劉宏二十三。王弼王修王延壽王絢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劉昱素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鄺炎陸厥崔長謙俱二十八。楊經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陶丘洪阮瞻到鏡到沆劉苞歐陽建俱三十。梁昭明劉訏俱三十一。顏淵陸績劉歆盧詢祖俱三十二。賈誼王僧綽俱三十三。陸琰三十四。蕭子良謝贍崔慰祖俱三十五。駱統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王曇首謝惠連蕭緬陸玠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蘭摧玉折。信哉。



八無終。韓非蒙毅鼂錯楊惲京房賈捐之班固袁著崔琦蔡邕孔融楊修禰衡邊讓張裕周不疑鄺炎夏侯玄高岱沈友韋曜賀邵韋昭嵇康呂安張華裴頠石崇潘岳孫拯歐陽建陸機陸雲符朗謝混顏竣劉義眞劉昱素沈懷文謝朓劉之遴王僧達王融檀超丘巨源謝超宗荀丕蕭鏘蕭鑠蕭鋒蕭賁崔浩荀濟王昕宇文歿楊汪陸琛王昕楊愔溫子昇盧緯傳縡章華王胄薛道衡劉逖歐陽秬張蘊古劉禕之李福業王無競王劇王勔范履冰苗神客陳子昂王昌齡李邕王涯舒元輿盧仝

姚漢衡劇燕路德延汪台符以寃、李斯劉安王父偃息夫躬何晏鄧颺隱蕃桓玄殷仲文傅亮謝晦謝靈運范曄孔熙先謝綜伏知命張衡鄭愔宋之問崔湜蕭至忠薛稷蘇渙江爲宋齊丘鄭首俱以法。屈原杜篤周處劉琨郭璞任孝恭袁淑袁粲王孫綽陳叔愼許善心駱賓王張巡顏眞卿溫庭皓周朴孫晟陳喬文天祥余闕以義陳遵鍾會蔣顯夏侯榮衛恆曹攄王衍庾敳袁豯袁山松殷仲堪羊璿之沈警沈穆之鮑昭袁嘏張纘江偤鮑泉尹式孔德紹王由韋諛蕭瓛王頍祖君彥虞世基



皮日休以亂。王筠以井、王延壽何長瑜盧照鄰以水、張始均以火。伊璠以猛獸。

九無後、叔向之鬼既餒。中郎之女僅存。劉瓛劉璡並廢蒸嘗。劉歊劉訏何胤何點先處伉儷。李太白蕭穎士有子而獨孫女流落。俱爲市人妻。崔曙一女名星。白公一姪曰龜、王維四弟無子、陽城三昆不娶、孔融子女髫年被刑。機雲會曄嵇功駢戮、王筠闔門盜手。神理荼酷。于斯極矣。（以上藝苑卮言）

十惡疾。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朱超道歲晚沉痾、玄晏善病至老。照鄰惡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旦瞽廢。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消。（此一條問奇增）

聞警蹕聲又聞鬼呼王相而盡飾者范雲也入室竟有雲氣而特敬異衆武者張弘策也聞鼓角聲又見五采光而推誠陳武者到仲舉也聞墓中鬼呼蜀王而委心王建者晉暉也荒墓寄宿聞人云善人止此錫山民蔣容也西樵野記

華歆嘗宿人門外主人夜產鬼謂予當三歲又呼歆為公也魏舒嘗詣野人主人夜產鬼謂子當十五歲又呼舒為公也年之修短位之崇下稟命定矣內熱何為陳仲舉嘗宿黃申家主人夜產有叩門者云門內有貴人



蔡州之戰趙昌死而甦夜聞點兵聲千人應之不及昌也成都之亂艾延祚匿積尸間夜聞唱死者名不及祚也虜人之亂施榮伏積尸間夜聞唱死者名不及榮也臨安之敗劉宣重傷臥死人中夜有官吏持簿遍閱至宣而扶起之也人固無誤死者偶記

王烈得石髓以半與嵇康即凝而為石孔祐見山谷中積錢樵人取之即成沙礫

張氏後漢長安張功曹之金鉤蜀客得之亦窮厄反之張氏復昌敬王之珪險不佞將賣之則為石敬王得珪復為玉尉遲敬德微時許貸書生二十金後封公賜金少二十金篋底有書生券也趙雄貧時老母掃舍拾金一錠後拜相賜金少一錠夢庫神告曰某年相公先借用一錠也逢此可以免鬼揶揄矣

丁晉公治第楊杲宗為督役鉅麗無比丁後籍沒而杲宗以外戚起家貴顯乃以其第賜杲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龔美造妝奩器皿既而美以國戚拜官思公以為妹壻向者器皿乃歸美家衛青服役平陽主家後為大



將軍主仳倘擇配大將軍迄尚之王詵為侍禁三班院監修主第不踰時詵尚主竟居焉談薈

熊博本津吏崖崩得一古冢旁有石銘曰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博與老僧卒錢葬之唐將軍王果被責出刺雅州江中泊船仰見巖腹一棺緣峯觀之得銘曰欲墜不墜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葬之後魏高流之刺滁州渾沱水毀城破一古冢得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後生流泉賴逢高流之葬我在高源流之為葬之談薈

欲抑之而反伸之者畢士安一作向敏中有壻皇甫泌縱放不羈欲面奏之値有警報不終其說竟轉大中丞術者言王安國當相神宗聞而怒欲遲用來春竟相李吉甫惡吳武陵拗至先問主司郎庭武陵姓名狄仁傑貶路經汴州開封令霍獻可追逐當日出界及爲相會擇御史中丞唯記霍獻可遂奏之孔英行醜而才薄桑維翰惡之崔梲知貢舉辭於維翰維翰語簡止曰孔英來梲性純直不復稟覆放英及第

忌欲除之而非其人害仍不除者李林甫蔓有身長白



晳而髯者將奪己位以侍郎裴寬貌類所夢卽斥去之旣而代者乃楊國忠也魏道武以神巫之言滅淸河一郡手刃萬人而見弑者乃妾萬人淸河王也李德裕以白馬之厄親族中外無敢畜白馬者而害己者乃白敏中與馬植也

宣宗屢欲用李景讓爲相至擬名探丸竟探不著終以辱臺病免唐馬待封伎巧無倫造皇后鏡臺又造指南車撲滿欹器數事屢欲召見卽値宮中有事竟不得官董羽爲太宗四壁畫龍半年始成方希厚賜乃上與妃嬪登樓皇子方幼見龍怖號亟令圬墁卒不獲賞談苑

劉元城安世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以貲得官見惇言能殺元城卽除本路判官及境郡守遣告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則其人已嘔血死矣秦檜一夕秉燭獨入小閤治文書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十一人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立祠于縣縣令高堂堅不奉命舜陟反致其罪送獄鍛鍊不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



劉伯龍將營什一羅友送人作郡俱爲鬼揶揄富與貴之不可强也鬼且鄙之

李文饒夢人謂平生命享萬羊張齊賢微時遊嵩山夢人驅羣羊曰此張相公食羊料飲啄前定此語非誣

郭景純披髮銜刀禳于廁中楊愼矜裸袒桎梏禳于叢棘皆卒不免

鹿鳴而嚴震一家死鹿膽中得珠而朱克融全家戮

劉禪降一年而魏國亾王衍誅一月而莊宗死

路巖貶新州死于楊收死之榻劉摯貶新州死于蔡確

死之房。

謝康樂爲孟覬表其異志。太祖知其誣不罪矣。陸士衡爲齊同誣作倫禪文。成都救之免死矣。後皆卒不免。

庫狄伏連冢財鉅萬。妻子不免饑。至死惟著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其後藏畜。井歸天府。臨沮鄧差。巨富而自奉非薄。道逢估人呼與共食。頗極珍美。問之曰。人生止爲身口。終不如臨沮鄧差。爲守錢虜也。差歸宰鵝自食。方動筋骨硬其喉而死。鄴城王叟積粟萬斛。而夫妻儉嗇。偶見一客盤餐頗盛。歸語妻爲美飲食。夜夢神責曰。



何得妄費軍糧。後討安慶緒。盡發叟積餉軍。

唐李淳風對太宗。女主代王之讖。曰兆在宮中。當四十年而王。夷唐子孫幾盡。太宗欲求殺之。曰。天之所命。不可去。殺之。恐生新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此則天也。李筌刺鄧州。夜見東南隅有異氣。明日呼吏取視。得村婦牧羊胡氏產子。筌慘容曰。此假天子也。坐客勸殺之。曰。殺之恐生真者。此祿山也。

附 巧合

蕭相之謁邵平。邵平之謁蕭相。成敗貴賤何常

晉納賈充女爲后。以壬辰歲。而劉聰入洛。以丙子。宋納賈似道女爲妃。亦以壬辰歲。而元人入臨安。亦以丙子。

錢俶以八月二十四日生。亦以八月二十四日卒。房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受誅。谷談

張說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子均亦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孫濛復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宋石守信以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于鎮。子保吉



亦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于鎮。谷談

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者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淸之丙申生。每一相各長一紀。宋時狀元生多同歲。徐奭梁固皆生于己酉。王曾張師德皆生于戊寅。呂溱楊寘皆生于甲寅。賈黯鄭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于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于庚午。谷談

先仲尼稱聖于魯者臧紇。後仲尼稱聖于魯者展禽。楊震在漢稱夫子。而李固弟子亦七十二人。蕭穎士在唐

稱夫子。而權德輿門生亦七十二人。

孔安國撰孔明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柳子厚遺何蕃書云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樵書）何七十二人之多同也。

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謂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十三。欲傳老夫衣鉢。（和以第十三登第。）和入相封魯公終太傅。質亦拜相封魯公終太傅。此師弟相同也。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而五十四自郡復相。及德裕鎮淮而後大拜。一如父之年。此父子相同也。

武元衡與吉甫齊年同日拜相比出鎮。二人分領楊益。迨吉甫入。元衡亦還。吉甫先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月卒。一何吉凶符合乃爾。

元和元年十一月一日斬劉闢。西川之亂平。二年十一月一日斬李錡。浙西之亂平。十二年十一月斬吳元濟。淮西之亂平。皆同月日伏誅。

秦亾于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亾也。漢亾于陳留王而昭立陳留王以繼髦。速魏之亾也。



困辱

蘇季貸布於鄰子。淮陰受辱於胯下。田仁任安歎恨於家監。步騭衛旌困食於征羌。（騭避難江東。與旌種瓜自給。焦征羌郡之豪族。懼其見侵。共修刺奉瓜。餉身享大案。坐騭旌牖外。設惟菜茹。騭致飽而出。）劉穆之依外家江氏。求檳榔而見譏。劉毅于庾悅留射乞鵝炙而不荅。宗慤苟餐于庾業。（業設菜葅。慤致飽而退。後為慤長史。待之甚厚。）沈約糴米於宗人。（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王敬則不羈而縣吏唾面。吉士瞻擲博以無禪見侮。馬賓王被凌汴令。（為浚儀令崔賢首所辱。感激游長安。）崔彥昭取慢外昆。裴度遭窘武士。高固貽笑儕類。嗚呼。貧賤見欺。古今常態。不困亦烏能激乎。

丁謂惡寇準。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首。示殺之之意。丁大全劾董槐。夜半調隅兵露刃圍其第。給輿至大理寺。出北關棄之。譊呼而散。

晉裴秀母賤。年十歲時賓客詣父徽。出則過秀。嫡母宣氏使其母進饌于客。見者皆起。魏崔道固母賤。嫡兄攸之等輕侮之。道固為諸王參軍。長史以下詣之。諸兄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接客。咸拜母。

漢兒寬為弟子都養。（寬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時行賃

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晉祈嘉亦爲書生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刁冲直諸生監廚。冲家世貴達。從師于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恐日直監廚。冲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庾乘爲諸生傭。後能講誦。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皆日譬問之。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竇正固漢隱帝相也。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于留守向拱不聽。李中師衙富鄭公。中師尹河南。神宗嘗稱其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日。陛下何從知之。師衒其沮已。及再尹河南。公已老。乃籍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等。君子失勢。小人易而侮之。如向李固不乏也。



游明根遭亂爲櫟陽王氏奴。陰士隆彼徒爲士人徐能奴。索倣訴理得免。劉峻八歲爲人所略。中山劉實以束帛贖之。石勒樂大爲人掠賣爲奴于燕。竇少君爲人掠賣十餘家。

魏齊置范雎簀中溺之。齊文宣怒崔叔瓚以溷汁沃其頭。

蒯恩舍馬芻而歎。見志願。許靖以馬磨自給。爲從弟劭排擯。度尚爲官者侯覽視田。尚湖陸人。家貧不修學行。困窮乃爲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吏。後至荊州刺史。

附 不振

齊房文烈爲吏部郎。霖雨絕糧。遣婢糴米。逃竄三四日方還。竟無捶撻。倖入足贍。至絕糧遣婢。偷懦少立。卽此幾婢子足困房氏矣。王起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倖入盡爲僕妾所有。耄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齊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卒無以殯。吏人爲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乃敕不給賻贈。北海曹昇官至祭酒。以餒卒於鄴。姚顗爲僕妾欺。心亦察之。而不能面折。不知錢百之爲陌。黍百之爲銖。凡家人市貨。入增其倍。出減



其半。雖爲司空圖所器。以女妻之。亦何足稱。夫豎儒一身不自樹立。至不免以饑寒迫已。生死聽人。人何賴焉。

荀爽南遁漢濵。遭黨錮。隱海上。又南遁十餘年。崔琰周旋兗豫。從鄭玄學。避亂不其山。穀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周旋青徐兗豫之郊。去家四年。乃歸。岑晊亾匿齊魯。為成瑨功曹。收捕張汎。遇赦竟誅之。侯覽使汎妻訟冤。徵瑨下獄死。晊亾匿齊魯閒。李琪藏跡荊楚。昭宗播遷。因自晦其迹。號華原李長官。郅惲南遁蒼梧。知漢必再受命。上言繫獄。會赦。乃與同郡鄭敬遁蒼梧。申屠剛轉入巴蜀。對策言王莽。莽篡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盧程避地河朔。朱梁弒逆。衣冠多羅其毒。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數年。或衣儒服。或服道服。深為涿州牧衛唐令所厚。與蔣沆之潛竄。不屈于朱泚。奔行在。為賊所拘。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元結之逃猗玕洞。避祿山亂。盧植之詭道。董卓欲廢立。植抗議不同。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追之不及。高岱之易道。許貢囚其母。岱入見。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追之。使與岱錯。遂得免。張裔之倍道。雍闓縛送孫權。鄧芝使吳。請裔。臨發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不及。及吳漢販馬。莽末亾命至漁陽。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閒。所至交結豪傑。趙岐賣餅。忤唐衡兄玹。與從子戩逃避。匿姓名賣餅北海市。安丘孫嵩見。曰。我北海孫賓石也。告母得死友。藏複壁中數年。作尼屯歌。諸唐死。赦出。遭黨錮十餘年。何進舉守燉煌。為賊邊章所執。詭辭得免。至陳倉。復遇亂兵。裸身得免。在草中十二日不食。李燮為傭。年十三。姊文姬告父固門人王成。將燮入徐州。為酒家傭。而成賣卜。燮從受學。酒家知非恆人。以女妻之。摯虞拾橡。轉入南山。糧絕。拾橡實而食。步騭種瓜。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為業。翟酺牧羊。以報舅仇。當徙日南。亾于長安。為卜相工。



後牧羊涼州。遇赦還。後唐劉岳丐食。兩都喪亂。流寓青齊。丐食業文。屬心苦節。紀贍解船棄車牛。與顧榮俱徵。為尚書郎。聞亂不行。制內得東海王越書。以軍禮發遣。與榮及陸玩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三百里。得還揚州。裴楷單車入城。楚王瑋以楷與亮瓘婚親。遣討楷。楷聞有變。單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得免。盧柔棄船山行。與賀拔勝至奔齊神武遣侯景邀之。棄船山行。冒險經數百里。秋霖凍餒幾死。皆瀕危于不測之地而獲免為幸。

陷賊者。崔玄伯為叛將所縶。初仕苻堅。堅亾。避難齊魯。為司馬昌明叛將張願所縶。郝軒歎曰。不因扶搖之勢。而與燕雀飛沉。豈不惜哉。賈彝為叛羌所拘。詣溫湯療疾。為叛羌所拘執。送姚興。數年遁歸。父為屈丐執。與語悅之。陰道方為蠻所掠。為李神儁參軍。向新野處分軍事。路為蠻掠。送至梁武。因之偷方。華溫琪為黃巢掠。巢敗。投白馬下流。餓浮淺處。救免。登桑自經。枝折墮地不死。至夜胙縣界。有田父見非常人。遂匿于家。經歲餘。劉昫為契丹俘。逃而獲免。隱居上谷。章斌李彭年為安祿山所得。投斌為黃門侍郎。彭年工部侍郎。憤歎。與斌相次而卒。鄧攸陷石勒。逃至新鄭。投李矩。後密捨矩投荀組。矩深恨。久乃送家屬還攸。竇熾父子沒于葛榮。熾隨父略。榮疑略。將熾隨軍。榮破。乃將家并州。崔器沒于賊。賊將崔乾祐使騎捉器。器走靈武。又有送書入城之范雲。沈攸之圍郢。雲父抗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得。攸之令送書入城。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與至闕下之賀琛。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輿至闕下。求見王克朱异。勸開城納

賊克等讓之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琛逸出將過城堡之劉炫。賊起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索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賊收投城不納凍餒而死。展轉軍中之李百藥。煬帝被弒展轉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軍中備嘗艱苦後勸伏威入朝狐疑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瀉痢而宿病皆除伏威與輔公祏書令殺之賴王雄誕救免出城採樵之徐文遠。為李密所及密敗歸王充其子士命狂悖委棄文遠王充絕其廩會大倰將死復因採樵遇羅士信侯騎送入京師村吾使江州因逃入建昌界被拘賊將聞名獲免姚僧坦也。侯景將侯子鑒素聞其名被劫賊開其名獲免平原劉郁也。因吐蕃背盟而陷沒者嚴懷



志。懷志居吐蕃中十餘年逃入以西諸國為所掠賣又脫走經十餘國至天竺占波國泛海而歸德宗以懷志處番久不欲令出外囚之仗內順宗釋之呂溫。溫以小吏事崔漢衡吐蕃將殺之溫趨任以背受之吐蕃義之俱免漢衡歸獨居蕃中因求為僧久之乃得歸亦以習吐蕃事因罷回紇驕恣而鞭辱者。李進章少華。皇儲為元帥在陝回紇恃功而驕敢恣狠戾進華為皮鞭所辱壽陽降魏而裴邃被驅。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州之豪族皆被驅掠邃隨衆北徙青州陷魏而劉峻被略。詳見困學遇賊。杜林。莽末賊起林與弟成及范逡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掠奪欲殺之曰赤創百萬卒至破滅今不行仁恩而反遭覆車不畏天乎遂釋陸通。幼從父政在原州逢寇難與政相失父被賊害而逃難者。孫盛。父恂守潁川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逃難渡江謝

方明。父沖為孫恩害購求方明甚急以母姊奔東陽出黃蘗嶠出鄱陽附還都寄食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路敬淳。父文逸閭門遇盜潛匿草澤晝伏夜行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食之來濟。護子宇文化及之難闔門遇害濟流離艱險王凌。叔父允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殺允凌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父誅而竄。沈約。父璞元嘉末被誅約尚幼潛竄得免袁昂。父顗奉子勛事敗誅死昂年五歲乳媼抱匿廬山會赦得出郭祚。父洪之坐崔浩誅竄免太原王希逸妻以女劉芳。父邕同劉義宣死彭城出後伯父隨伯母逃竄青州舅元遜為沈文秀殺芳母子入梁鄒李孝祖。祖數以罪誅孝祖年小藏免張格。丞相濬子濬為梁太祖害格竄山谷易姓名入蜀父誅被繫。江謐。父徽為太祖殺繫謐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出以聚徒繫獄。



劉昆。教授五百餘人莽以自聚徒衆繫昆及家屬于外黃獄莽敗得免避難河南負犢山中蘇軾赴獄與子約不測則送以魚俟進之而大駭趙汾鼎子赴獄。與族約有赦則送肉笑靨一盤進之而轉大驚。夏馥謂以禍見追。張儉亡命連引布天下馥歎曰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乃翦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為冶家傭弟靜載縑帛追之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聲乃拜避不與語客舍共宿夜呼靜曰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范滂謂相隨重禍。繫黃門寺獄事釋南歸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于滂滂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受害權要。耿恭忤馬防。下獄免翟酺于權貴。權貴誣以交通屬託減死歸家復被章云與張楷謀反逮廷尉杜真上書訟之得釋樂恢于竇憲。劾憲黨王調李阜又

上疏痛言。皇甫規。對策。梁冀忿其刺己。幾陷死。李固杜喬于梁冀。固奏高陽賊冀千里殺徼。而固持愈堅。欲立淸河王蒜。冀立質帝。使人誣奏固。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不往。桓帝納冀妹。欲令厚禮。喬執舊典。又屬用汜宮。喬以賊罪不用。左悺唐衡譖之。盧植皇甫嵩于董卓。植抗議忤卓。幸蔡邕解。卓追之不及。嵩破涼州賊。卓慚恨。上書討卓。卓秉政。欲殺之。嵩子堅壽叩頭流涕。卓乃免嵩因。王義方于李義府。高宗陰德義府。爲抑義方。顏眞卿于盧杞。爲使李希烈。石介于夏竦。李宗諤李士衡于王欽若。劉安世范祖禹蘇軾于章惇。許將等于蔡確。逮捕械繫。陳瓘于蔡京蔡卞曾布。胡銓胡師古陳剛中于秦檜受害中官。朱穆于趙忠。忠葬父安平。僭爲玉匣。穆案驗得罪。徵詣廷尉。王允



于張讓。允發讓姦狀。讓以事中允。檻車徵。以減死論。赦猶不宥。三公爲言。明年得釋。楊震于樊豐。震因地震上疏。豐等因星變譖震。策收太尉印綬。周堪劉更生于石顯。廢錮。蔡邕于王甫。甫弟智欲害之。乃亡命。往來泰山羊氏積十二年。張儉滕延于侯覽段珪。儉奏覽侵奪人宅。起第僭擬宮省。覽誣爲鉤黨。珪覽僕客劫掠百姓。延捕殺數十人。儉亡命。延詣廷尉免。裴冕來瑱于程元振。冕貶施州。瑱流播州。柏耆器于竇文場。惡之。左遷。

遭水厄而免者。王懿暴水獲濟。同兄叡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懿被重創。臥林中。忽有青衣童攜食。與之食畢。水潦暴至。一白狼至前。銜衣獲濟。南奔。翟遼追之。夜行有炬火前導。隨行百里乃免。朱修之泛海近岸。陷魏。妻以宗室女。潛謀南歸。妻流涕問意。終不告。奔馮弘。時魏屢伐

弘。弘遣修之歸求救。遂泛海。遇猛風。柂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止。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周孫玄船覆。年十四。與父弘正乘小船渡岸。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孫玄遂得驚疾。魏義通舟壞。黔中觀察。行至涪州泝灘。舟壞。沉失其所持節及賜馬。黃恭墮水。于赤壁中。流矢墮水。爲軍人所得。置廁林中。益自強。以一聲呼韓。當解衣得免。朱弘昭絆木。軍有朽甲。部設漢水。登城以觀。懸鐵格木朽。墮弘昭至城壁。絆之于木。幸無損。諸葛誕杜襲試船。試船陶河。遇風覆沒。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岸復蘇。王味之墮水。張進之爲味之吏。進之有罪。當見收。避沒。進之味之墮水。進之投水拯救。危而得免。

爲僧而免者。徐孝克。侯景寇亂。京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生母陳氏。餬粥不給。密陳意景將孔景行。逼迎妻臧氏。孝克爲僧。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又呂溫。吐蕃背盟。留蕃中。因求爲僧。久



之乃得歸。趙鳳。燕帥劉守光。率十夫。圍爲軍伍。而黥面爲文。儒者患之。多爲僧。鳳亦落髮。劉之遴。侯景以正德爲帝。將使之遴授璽。遂剃髮披法服。乃免。伏挺。因事納賄。懼罪。遂變服爲道人。遇赦乃出天心寺。裴彥先。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得逸。仍爲沙門。潛行至雒。上官儀。父弘。家于江都。爲陳稜所殺。儀年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爲沙門。柳晟。德宗西幸。晟受密詔。說其僞將。事泄。逆黨械繫于獄。鑿垣宵遁。遂爲僧。間道達行在。房從吉。爲宋守太原。孝文討平之。尋隨奔。從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達。投其族叔延任。

爲道士而免者。爾朱敞。許爲道士。變姓名。隱于高山。間行微服。西歸于周。

詐死而免者。杜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上書直諫。太后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厚待之。劉聖公。結客犯法。逮繫

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沈懷文。元凶劭使作符檄。固辭。劭怒。投筆于地。殷冲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閒行奔新亭。

權皋。祭祿山有異志。使京師。可過福昌尉仲護。皋從父妹壻也。詐以疾亟召護而瞑。護逸皋而葬其棺。祿山不疑。許其母歸。皋微服匿跡。候母于淇門。南去渡江。祿山已反矣。

楊愔。愔從兄幼卿忤旨。愔罹發疾。郭季致書恐之。愔棄衣冠水濱。若兒沈者。

廖化。關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攜持老母。晝夜而行。

變服而免者。王林卿。殺人埋冢舍。又使人刺寺門鼓。長陵令何並追之急。令奴代乘車。變服間徑馳去。並殺其奴。

魏妻圭。坐藏亡命。被繫。踰獄出。捕者追之急。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得免。

北周白進福。將謀竄逃。僞言與家人追逐。日晚。妻女皆服男子服。遁去。

爾朱敞。年十二。自竄而走。見童兒戲者。解所衣綺羅金翠之物。易衣而遁。追騎至。執綺衣兒。究問知非。會日暮。免。

變姓名而逃者。王允。張讓中允。得釋。懼不免。乃變姓名。轉側河內陳留間。

陳羣。隨父紀避難徐州。變姓名。隱居魯陽山中。

許楊。莽篡。變姓名爲巫醫。

徵崇。本姓李。遭亂。更姓。隱會稽。躬耕。

高恭之。字道穆。莊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趨濟陰。變易姓名。往來于東平畢氏。以避時難。

楊愔。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東至田橫島。海隅謂之劉先生。

樊遜。因避難。墜崖傷足。遂改易姓名。遊學汾晉之間。

源雄。父纂爲高氏誅。脫身變姓名。歸長安。

權皋。永王璘亂。皋懼見迫。變名易服以免。

李密。請淮陽舍。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

虞綽。變姓名。自稱吳卓。抵辛大德。

孫晟。爲朱守殷幕賓。贊成其事。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妻子亡命。

孫惠。爲成都王穎參軍。擅殺牙門將梁尚。懼罪。改姓名以遁。

倖免者。魏收。爾朱榮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

崔勉。被收之際。在外逃免。于後乃出見齊獻武于晉陽。

高士廉。元肅謀殺太守斤和。被族。士廉坐與交通。和子行淹保明之。獲免。

馬總。坐姚南仲貶。觀察柳冕希旨欲殺之。遣穆贊鞫總。贊稱無狀。總方免。

楊侃。爾朱榮入誅。侃時休沐。遂潛竄。歸華陰。

智全者。段秀實。邠山之敗。荔元非禮爲麾下殺。將佐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

德免者。樊宏。劉賜女弟爲宏妻。伯升起。湖陽收其妻子。令出譬伯升。不返。欲殺之。長吏曰。樊重子父。恩德行鄉里。罪且當後。漢兵勝。得免。

張玄素。竇建德攻陷景城。被執將戮。縣民千餘號泣請代。釋之。

賈逵。郭援攻河東。逵堅守絳城。城潰。劫之以兵。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殺我賢君。寧俱死。遂免。

遇宗人。劉暐。歸唐莊宗。爲梁將劉鄩軍所俘。挖其髮。謝彥章訊知儒學。謂劉去非曰。爲公得一宗人。諭其爵里。乃親族也。



依族人。薛綜。字敬文。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

陸遜。少孤。依從祖康。袁紹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

刁整。以母老。河北喪亂。時族弟雙刺兗州。攜家依焉。

遭亂而依親戚。裴儁。潛弟。姊夫爲蜀長史。傳送之。年十餘歲。遭亂不得還。

來敏。漢末大亂。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親。璋遣迎琬妻。敏遂與姊入蜀。

江總。侯景陷臺城。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

同鄉人避難。徐邈。東莞人。永嘉之亂。與鄉人臧琨等南渡江。家于京口。

司馬朗。以河內戰爭之地。東到黎陽。同縣趙咨俱在。

避地而講授。承宮。教授。將諸生避地漢中。

竇章。避難東國。講讀不輟。

劉宣。字子高。知莽篡。變名姓。抱經書隱遁林藪。

桓榮。亂時抱經書逃匿。

遭難而著述。趙壹爲窮鳥賦。（藏孫岐復壁中。作尼屯歌十二章。）高爽爲鑊魚賦。（爽爲晉陵令。坐事繫冶。作賦自況。）卒皆得免。崔液幽征賦。（坐兄湜流配。逃匿郢州胡履靈家。）李百藥省躬賦。（展轉沈法興杜伏威軍中。備嘗艱苦著賦。）荀爽以著述爲事。（隱海上。遁漢濱。）顧譚新言。（爲全琮父子所構。徙交州。發憤著新言三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傷也。）王勃採蓮賦。（往交阯省父。道出江中。爲賦以見意。未幾溺死。是亦不異尼屯也。）盧照鄰釋疾文五悲詞。（以疾居陽翟之具茨山作。）

避地而猶恤人。楊俊。（兵亂方起。扶侍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振濟貧乏。親故爲人略作奴僕。皆傾財贖之。）許靖。（許貢王朗與靖有舊。故往保焉。孫策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疏親悉發。乃從後去。）郗鑒。（所在饑荒。中州士素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恤宗族鄉曲。獲濟者甚多。）



避地而感化人。庾衮。（攜妻子入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成曰庾賢。石勒攻林慮。相與登大頭山。）孔愉。（以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立祠。）

避難而拯困。趙憙。（爲赤眉圍。踰屋亡走。與所善韓仲伯。仲伯以婦美。慮已受害。欲棄之。憙以泥塗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遇更始親屬。皆裸跣塗炭。饑困。憙所裝縑帛資糧悉與之。）顔泉明。（見義俠）

于獄中受書。黃霸也。于獄中問禮。崔瑗也。于獄中上書。鄒陽江淹也。

卷之四十六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四十七

年齒

知命

非命

安貧

傷逝

喪葬（塋兆）

古事比卷之四十七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村較

年齒

裴晉公問郎中庾威年甲云與公同是甲辰公曰郎中便是雌甲辰（或以槐瘿遺晉公威曰此是雌樹生者偶及年甲對云）　程文惠與麗公同戊子程已貴麗尚小官程戲麗曰君乃小戊子後麗大拜程曰大戊子郤為小戊子矣蘇子瞻與沈達叔同丙子劉夢得與白樂天同年謂同甲子　張果老自言生堯之丙子



宋哲宗十二月七日生避僖祖忌改八日宋徽宗五月五日生避俗忌改為十月十日金熙宗七月七日生改正月十七日　漢高與盧綰同日北史宇文孝伯與武帝同日　周公瑾與孫伯符同年鍾瑾與李膺同年（瑾膺姑子而妹夫也）許遠與張巡同年生　文潞公同司馬光三人皆七十八嘗為同甲會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人臣貴而壽者公孫弘韋賢匡衡拜相封侯胡廣周歷三公弘賢廣皆八十郭伋張皓貢禹蔡義趙克國趙憙張儉張昭王祥喬行簡八十餘夏侯勝九十來敏呂岱士燮劉寔俱九十餘高允為中書令年九十八范長生為丞相年百餘歲楊素將相二十載唐李百藥劉仁軌庾世南郭子儀柳公權皆八十餘張萬福王琚李客師（靖弟）俱九十僕射王起年八十八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六宋周必大拜相年七十九

李濬與李宗諤生死各差一日李摯與李行敏四般皆同

謝莊自言家世無年後果四十六亾韓退之言父兄皆



康彊早亾卒亦止五十七早衰先落信有種耶　趙鳳投箸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吾年五十為將相豈有遐壽　齊廣寧王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來吾家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後卒年七十三杜衍四十餘鬚鬢盡白卒壽八十則早衰未嘗不壽

貢禹壯年仕不遇棄官歸至元帝初乃召用遷光祿奏言犬馬之齒八十一　朱暉在章帝朝自太守拜僕射復為太守自繫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帝還

爲尚書令。平津對策六十有二矣。子雲擬經七十有三矣。

文人早夭者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沒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攸十八歲卒袁著十九歲邢居實二十王勃二十一何炯二十二王延壽二十四袁佗三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衛玠王融俱二十七邵炎陸碩俱二十八沈友二十九阮瞻到鏡孔熙先劉訏歐陽逮俱三十卒。

文人而壽者沈麟士八十猶火下細書伏生九十令女



口誦尚書傳晁錯。

## 知命

陶弘景。逆刻亾日南齊盧度。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任文公。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折像。自知亾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絕。郭鳳。自知死期。令子市棺殮具。吳範。先知死日。謝夷吾。豫尅死日。矯慎。七十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陸績。豫知亾日。顧歡。尅死日。卒于剡山。郭文。病甚。萬寵問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張忠。行達南山。歎曰。東嶽道士沒于西嶽。行五十里。及關卒。趙達。自歎筭盡某年月日。鄭相如。師事鄭虔自謂有官三年死衞州。此自知其亾之月日者。

嵩眞七十三。定安嵩眞。成帝時人。自筭其年。壽七十三。管輅四十八。曰。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不見女嫁男娶也。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



壬。皆不壽之驗。譙周七十三。嘗語陳壽曰。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沒。吾年過七十。恐不出後歲。泰始六年冬卒。卜珝四十一。謂郭璞曰。大厄在四十一歲。爲劉聰將軍。卒奔爲元帥殺。杜牧五十五。自撰墓誌。曰。五十五斯壽矣。此自知其亾之筭者。

賈緯自言來春。緯左遷。妻悅傷病。留京師。緯書候之曰來春與子同歸養。鹿緯死。計至。妻亦一慟而卒。果雙柩北歸。鄭玄夢告辰巳。玄夢。孔子告以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蓋歲在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淳于智自言辛亥。智能易筮。自言短命曰。辛亥歲有挾道術者死。吾當應此。裴子野自尅戊戌。自尅死期不過戊戌歲。時年六十二。此自知其亾之甲子者。

郭璞知命盡今日日中。王敦將舉兵。使璞筮之。不吉。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

中敎斬之。皇甫玉知不過日午。指文宣謂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斛律洪慶妻。洪慶啟帝。帝怒召玉。玉每照鏡自言兵死。及召謂妻曰。過日中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此自知其亡之時者

筮卦與劉著作同年。阮孝緒也。杳卒。孝緒曰。吾其幾何。十月卒。豫筮死日先鑿墓自爲誌文。衛大經也。自筮死月豫具棺斂如言。李嗣眞也。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陶弘景也。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王績也。



非命

以餓死者。趙主父。探雀鷇食之。餓死。鄧通。寄死人家。周亞夫。不食。王尼。依王澄荆州。止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餓死。摯虞。還洛。人饑相食。虞餓死。梁武帝。臺城餓死。蕭子雲。侯景逼東奔晉陵。餓卒于顯靈寺僧房。蕭賁。竟陵王子良孫。餓死。劉炫。河間賊起。門人多隨賊。炫饑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不納。因凍餒而死。萬寶常。妻竊貲逃。寶常餓死。元德秀。爲魯山令。退居安陸縣南太家數十里。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飲食。餓死空室中。姚況。德宗幸奉天。況發車伏器械送行在。京師平。拜太子中舍人。況未嘗言其功。早蝗俸寡不自給。竟以餓終。叔孫穆子。不食死。宋纖。不食而卒。盧叔虎。范陽城陷。以寒餓致斃。



以寒死者。石文子。叔忽子。同任楚。衣寒糧乏。二人推衣糧與革子而死。左伯桃。雨雪饑寒。幷衣糧與羊角哀而死。戎夷。天寒解衣與弟子而死。陳無已。侍祠郊丘。不肎假趙挺之衣。寒死。

以溺死者。曹盱。五日溺死曹娥江。叔先尼和。溺死成瑞灘。衛敬瑜。何長瑜。盧陵王參軍。行至板橋暴風溺死。王延壽。有異夢。王昂。河中節度。貶連山。墜峽江卒。王勃。渡海。蘇世長。出刺巴州。覆舟溺死。杜畿。居守許昌。受部作御樓船于陶河試船。風沒。明帝爲之流涕。李蕘。唐學士。死于夔州。王錡。死于井。孔宜。雍熙北征。涉拒馬河溺死。若自投于水者。彭咸。見離騷。屈原。汨羅江。慕容紹宗。魏王思政據潁州。紹宗堰洧水以灌之。舟纜斷飄。徑向敵城。自知不免。遂投水。盧照鄰。以惡疾自投潁水。

蔡廷玉。朱滔誣其間隙，貶沵州司戶，遣吏護送，廷玉疑送滔所，自沈于河。
以醉死者。 丁冲。與曹操善，遺諸將飲，醉爛腸死。孫寥。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寥飲酒
醉甚而卒。唐麗巖。京兆尹，無撿操，因醉而卒。李成。乾德中衛融聞名召之，酣飲死客舍。王忱。
一飲連日不醒，遂以此死。 王質。悲憤劇飲大醉，素病益以酒，遂卒。
以食異味死者。 五利將軍食馬肝死。 李希烈食
獨肝牛死。
死于盜賊。 陳遵。使匈奴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殺。姚光。玄菟太守，罷奮承偽
璽書殺之。夏侯惛、謝仲。皆為孫恩殺。 王玄。字君子，衍子。衍子荀潘用為陳留守，玄有豪氣，荒弊
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王錡。舊宅先為賊所焚，寓蕭子雲宅，夜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家人同



遇害。李德饒。孫宣雅等聚眾渤海，以德饒信行，遣奏若使德饒來相率歸首。于是遣諭，會他盜攻圍縣
城，遂見害。劉世徹。大業末，所至之處，輒為所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崔賞。夜黑誅至當縣
西壕為賊所殺。李象。為羣盜殺。 隋陸從典、顏愍楚。朱粲引為賓客，合家為賊殺。
死于亂兵。 張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由是謗讟盈路，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直造
其第，曳彝捶辱，焚其屋宇，始均回救其父，羽林等生投烟火中，官為捕羽林八人斬之。 陸長源。為宣
武司馬，節度使董晉卒，汴州兵亂，殺長源，仍臠食之。胡澂。節度使證子，證與賈餗善，及李訓敗，禁軍利澂
匿事，乃破其家，執澂入左軍，仇士良斬之。澂弟湘為太原從士，忽白晝見錄衣人無首，血流被地，翼日澂凶問
至。崔季柔。崔模在宋，生子仲智、季柔，及入北，娶金氏，生幼度，隨慕容白曜。季柔守濟南，將降，先馳馬
赴白曜軍，幼度令左右覘迎，不相值，為亂兵所害。 王錄。寓居穎川，孝靜天平初，元諶咸構逆，大軍攻討

為亂兵所害。 杜曉。友珪篡位，為平章事，及袁象先討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死。 李班。均王平內
難，班與李振皆北走，遇群卒于禁外，振中傷而班尤甚，卒。李建禍。鳳州固鎮兵馬都監王撲馬谷遇害。
鋪卒建禍曾告辱之，尋亦自刎。李絳。楊叔元激募卒為亂，被害。張鎰。李楚琳作亂被殺。
欲靖難而身先受禍。 景帝與晁錯議削七國，七國起
兵而錯為袁盎所中。送首以解。 昭宗委杜讓能征討汴
岐二鎮兵起而讓能為崔昭緯所中。賜死以解。
死于枉橫。 孔巢父。為李懷光殺。 盧仝。死于王涯第。 車胤。會稽世子元顯
逼令自裁。張華二子偉、韙。與父同時遇害。劉琨子羣。冉閔敗後遇害。衛恒。瓘為
楚王殺，子恒聞變，以何邵嫂之父，從牆孔中詰之，問消息，邵知而不告，恒遲經廚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皇



甫方回。謐子。陳子昂。段簡致死獄中。王昌齡。刺史閭丘曉殺。李儒以壓。世景
子褒，室壞壓，閔年二十五。侯敦以墜馬。安都長子，年十二，墜馬卒。蕭權以矢激。與少
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
死于僕婢。 王崇。封扶平侯，為傅婢所毒。高劭成。性猜狂，為奴害。孫壹。奔魏，
魏以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而妒忌，下不堪命，共殺壹及邢氏。
死于獄。 歐陽歙。坐贓罪死獄，禮覆上書。桓譚。死合浦獄。張鈞。上書願斬中常
侍，死獄中。鄭炎。風病發動，妻產驚死，妻家訟之，繫獄死，盧植為之讚誄。 班固。种兢捕，死獄。 向
栩。張角亂，上疏譏刺左右，死北寺獄。謝朓。為江祏搆，下獄死。 謝才卿。為父超之門生所告，死獄。
王融。欲立子良，獄死。

死于酖。鄭小同。眘詣司馬文王。有密奏未屏。如厠還問曰。未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牛金。瑯琊恭王將因牛繼馬後之讖而酖之。庾懌。聞成帝小舅復爾之言而飲藥。孟昶。勸征慕容超。而盧循入寇。引罪仰藥。沈慶之。攸之。慶之從子。廢帝令齎藥賜死。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王彧。明帝賜死。劉瞻。劉鄴置酒。瞻歸而死。又楊震。飲酖。方儲。言天變。

死于刺客。斬尚。[illegible]蘇秦。死于齊。扁鵲。爲秦太醫李醯刺。孫策。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袁盎。梁王使人刺殺。岑彭。公孫述遣人刺之。來歙。蜀將王元使人刺之。費禕。爲郭循刺。武元衡。爲李師道客刺。

以累及禍者。楊修以袁紹之甥而殺。曹操慮爲後患。因事殺之。武茂以姨弟枉殺。楊駿被誅。荀愷以茂駿之姨弟。遂枉見殺。賈匪之等以門客



並殺。王僧綽爲劭害。并殺賈匪之司馬文顥司馬仲秀等。殷叡以妻父王奐并害。奐刺雍州。以叡爲鎮北長史。奐誅。叡并見害。李延賞以外戚見害。莊宗舅。爾朱光入洛害之。崔忻以鄭儼之甥遇害河陰。李存乂以郭崇韜子壻及禍。存乂爲鄴州節度。莊宗異母弟。崇韜壻也。崇韜被殺。故及。張貽肅以妻父王章見殺。章與史弘肇楊邠爲李業圖害。貽肅爲郭允明持刀殺之。頭血逆枉。見者異之。

誣死。有功而以謀反誅。閻稜也。輔公祏之敗。閻稜功君多。及擒公祏。祏誣與已通謀。又杜伏威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之。遂以謀反誅之。以私忿殺之而誣云謀亂。胡裝也。同光四年。洛陽變擾。劉訓以私忿嫉胡裝。誣奏云欲謀亂士人覓之。殷涓也。浩子。桓溫誣與武陵王晞謀反害之。殺之而誣謂畏懼自縊。王濟于獨孤造也。爲淄青巡官。大將王濟縱殺之。揚言爲李師古立廟。破用䌷錢。畏懼自縊。殺之而誣與妻通。令狐建于郭士倫也。士倫傳教于羽林將軍令狐建。將棄其妻。誣與士倫通。立榜殺之。士倫母痛亡。

譖死。張彤武爲韓長鸞譖誅。其戮也。子德沖在殿廷執事。目見冤酷。號哭頓絕。久之乃蘇。劉暄爲茹法珍等譖誅。東昏曰。領軍是我舅。徐世摽曰。明帝是武帝同堂。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劉淑爲宦官譖死。下獄自殺。

矯制而殺之者。庾亮于南頓王宗。成帝問常日白頭翁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何如。于忠于郭祚。遠近惋惜。

以直見殺。韓歆。光武不能容。自殺。周朗。言事切直。沈懷文。直諫忤旨。俱爲



宋孝武殺。范延策爲高行珪奏戮。節度使高行珪爲政貪猥。延策強制之。不止。入奏條于闕下。行珪見勅。銜之。轉潰。故因懷順兵叛。奏延策爲同謀。父子俱戮。譚善達爲西方鄴誣殺。節度使西方鄴貪虐。善達每箴其失。鄴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拷死獄中。未幾疾發。見善達入戶。俄卒。治所。崔周度爲慕容彥超怒斬。爲列官。敢言事。彥超拒命。周度直言諫之。大忿。令抄司馬閻弘魯家財不盡。斬市。

以疑隙見殺。嵇含爲郭勵掩殺。劉弘卒。或欲留含領荊州。含素與司馬郭勵有隙。疑含將爲已害。夜掩殺之。王緒爲景延廣奏誅。有隙。奏與楊光遠通謀。有詔棄市。

不從逆被害。楊輌。天水人。劉曜僭號。徵拜太常。不起。秦人西奔涼州。輌弟子以牛負之

爲戍卒追擒。竝爲所害。劉琨之。竟陵王誕叛。以爲參軍。辭曰。忠孝不得竝。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劉鄴崔沆豆盧瑑。黄巢亂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金吾張方家。夜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疾不應。俱爲賊所害。

死而不得其所。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宋唐恪金人逼立張邦昌議。書名仰藥死。

誅死。韓馥。邢文偉。俱見疑懼。黄鍔。六軍爲姓。欲甘心于黄鍔善而鍔以同姓誤當之。



## 安貧

王恭曰。恭作人無長物。戴伯康曰。人生一飽之外。皆爲長物。崔寔之販鬻取足。父瑗卒。剽賣田宅。起冢立碑。資產竭盡。因以酤釀販鬻爲業。時多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向長之受饋取足。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餽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絕食不以告人。崔從也。字子乂。與次兄能同隱太原山。苦至于絕食。不以告人。茅屋不容妻子。吳隱之也。刺廣州歸京師。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宋高爲起宅。固辭。資無經日而琴書爲樂。沈道虔也。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文帝勅郡縣隨時資給。衣食乏絕而清操逾厲。李文博也。薛道衡知其貧。餉延于家。給以資費。

倫輩華盛而獨居貧素。黎景熙也。字季明。鄴人。爲著作佐郎。于時倫輩皆位兼當伯。唯季明獨以寒素居之而無愧色。諸父貴盛而獨守貧。庾衮也。字叔褒。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與弟子樹籬。覽以授條。其兄貴盛而貧約一不改者。虞世南也。兄世基。

廬絡避地江左。雖生計屢空。未嘗以事干侯伯。李愍避難東歸洛陽。往依德裕孫道古平泉舊墅。子弟親採梠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

常林不取于人。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于人。程堅不受人施。磨鏡自給。

丹捃拾自資。鹿車載妻子。施延字君子。種瓜自給。母老。劉力供養。李恂織席自給。守武威。免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裴潛織蒹芘自供。貧之。

教授樂道。韋彪也。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于進退。講讀不輟。竇章也。字伯向。遵光家于外黃。蓬戶蔬食。躬勤孝養。講讀不輟。躬耕者。謝淵也。字休德。躬秉耒耜。既無戚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陳元達也。躬耕讀書樂道行詠。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沈慶之也。荒擾之後。鄉邑流散。躬耕隴畝。勤苦自立。

晉劉惔少孤。織芘屩養母。蓽門陋巷。晏如也。阮修家無儋石之儲。雖當世富貴而不肎顧。晏如也。阮宣百錢挂杖至酒店。便獨酣暢。家無儋石。晏如也。陶淵明五柳先生傳。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耒陽羅含就桓溫別駕。于江陵城西誅茅以居。織葦爲席。布衣蔬食。晏如也。梁劉歊并日而食。冬或無璮絮。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唐楊綰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晏如也。宋忠孝狀元鄭獬家徒四壁。晏如也。范仲淹判河中。士子執經問難無虛日。貧者割俸周之。諸子易衣而出。晏如也。孫蔓觀官祭酒。特立不阿。敗屋數間。布衣蔬食。晏如也。叢談



傷逝

周舉卒。詔曰。公叔見誄。翁歸蒙述。今舉性侔夷魚。忠踰隨管。其會弔賜錢十萬。以旌素絲之節。褚中郎向卒。謝舉銘其墓曰。弘治推華。子嵩斷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郗弘卒。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王融銘豫章王曰。半岳摧峰。中河墜月。昭明太子悼王規曰。金刀掩芘。長淮絕酒。諸葛亮與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尤掾屬喪楊顒。亮垂泣三日。爲朝中損益多矣。孫惠與朱誕書。不意三陸機雲耽一旦湮滅。國喪儁望。悲豈一人。晉明帝與溫嶠書。痛謝鯤未絕口。世將王廙字復至于此。

謝述喪還。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封孝琰櫬歸。邢邵王昕送于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裴伯茂殯于家園。友人嘗景李騫等十許人設祭哀哭。各賦詩一篇。寄示魏收。收作詩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李概死。荀仲舉因望其宅。爲詩十六韻以傷之。李士謙死。崔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向秀經嵆呂舊廬。鄰人有吹笛者。追思往昔。感音而歎。爲之

作賦名曰懷舊。　王濬冲經黃公酒壚下。謂昔與嵇阮酣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河山。　謝太傅亾後。羊曇㢢年行不由西州路。常醉至州門。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痛哭而去。

徐原好直言。呂岱有失輒諫。原死。岱哭之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復于何聞過。　何偃叔攸之卒。瑯琊王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眞恨相知之晚。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爾。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



勝。　杜如晦薨。太宗因食瓜美。愴然悼之。遂輟食遺奠。詔虞世南爲碑文。　唐德宗城鹽州。復故池。忽思李晟。因致新鹽于晟靈座。

王武子喪。孫子荆後來。慟哭畢。作驢鳴。賓客皆笑。子荆舉頭謂人曰。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　李士廉終于家。越州士女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

尹師魯以書別范仲淹而卒。仲淹哭之。復與語。呂獻可以銘委司馬君實而卒。君實呼之。復與語。

崔皓死。睦夸爲素服。發鄉人弔唁。　竇夢徵卒。劉贊與楊凝式爲位。服緦麻而哭。

齊樂預令永世卒。有一嫗年可七十。擔𢅄菽麥造市貨之。聞預亾。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正應死耳。梁蕭昱守晉陵卒。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哭泣不勝。偶記

以綿上爲介推田。介之推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環會稽爲范蠡地。蠡遊五湖。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朝禮之。更環會稽三百里爲范蠡地。

郗超恐父愔之見思也。令門人呈箱而父哭旋止。超黨桓溫。



父忠王室。箱中悉與桓溫反密計。死後令門人呈之。愔曰。小子死恨晚矣。劉瑱恐其妹之傷夫也。令殷蒨繪圖。妹爲齊鄱陽王妃。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令蒨圖王與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示妃。恩情即歇。而妹病遂瘥。怒有所觸則哀有所忿固必至之情也。

王仲宣王武子好驢鳴。而悼亾者爲作驢鳴。顧彥先榮王子敬獻之好琴。而傷逝者爲鼓琴。哀心所感。不異生存。古人之用情眞矣。

齊侯躬弔杞梁之室。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有先人之敝廬在。乃弔諸其室。

齊侯親推無存之車。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

犀軒與直鳌而先歸之坐
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楊礪之喪眞宗降輦。富弼母卒仁宗罷宴。
石勒哭張賓曰天不欲成吾事乎何奪我右侯之早也。
苻健哭苻雄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
也。王猛卒苻堅謂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
吾景略之速也。代宗痛楊綰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
綰之速也。
公孫夏之歌虞殯。魯伐齊夏命歌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 周勃以吹簫樂
喪莊子所云紼謳引紼有歌爲用力不齊也則挽歌非始于田橫也



## 喪葬

劇孟母死遠方送喪者千乘陳寔卒海內奔赴者三萬
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郭泰卒四方會葬千餘人。范丹死會葬
者二千人鄭玄卒自郡守以下受業者衰絰赴會千餘
人嵇紹死門生故吏爲行服畢三年喪者三十餘人
李士謙卒會葬者萬餘人楊愔遭羅家難以喪禮自居
解職還葬會者萬人
秦王攻齊禁向柳下季壠樵採唐武后至門鄉禁能驪
王濬墓樵採



詔齎牛酒釋服者趙憙也張酺也桓榮也逼迫詔命自
力就職者。山濤也。送還印綬催使攝職者傅咸也。
固請終制者。張九齡也。母喪解琬也。武后朝李涵也。代宗朝宗室
富弼也。劉珙也。宋庠也。强起視事者于志寧也。太子詹事。母喪詔起本官房元齡也。母喪起復杜暹也。母喪奪服拜安西太尉。山濤也。母喪詔奪情爲吏部尚書。張薦也。母憂魏解弘也。父喪有軍事當行辭疾。帝怒收廷尉。高柔請之來
瑱也。母喪祿山叛。張垍薦之拜汝南太守鄭元璹也。母喪突厥攻太原。起元璹持節歐陽
詢也。母喪詔奪哀入朝。徒跣及門夜直藉藁以寢。田布也。壘嶽元蠹若如阮籍圍
棊。居喪葬高彈琴姚興時人慕阮籍爲人居喪彈琴飲酒黃門郎古成詵欲斬之持劍見高懼而

逃走。劉邠召伶人作樂。南漢劉龑在殯。李鋹匿喪典軍。父抱貞卒。桐門右師之衰絰擊鐘。宋子明謂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退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趙宣之廬墓孕育。宣五子皆服中所生。太守陳蕃遂致其罪。甄邵之匿喪受封。邵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告冀捕殺之邵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還洛河南尹李燮遇之使卒投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于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狀遂廢錮終身。天子以至性而喪之。豈僅失禮。助喪如郭震之與資錢。震字元振年十六爲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震舉與之不問名氏。范堯夫之贈麥舟。到姑蘇般麥五百斛。柳仲塗之罄貲。有書生貧未能葬父母仲塗罄其貲



得白金百萬錢數萬以遺之。陳遵之賻助。友人喪親遵賻助甚豐同郡王丹懐縑一匹陳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不受賻贈。原涉。父爲南陽守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讓還之。魯恭。父爲武陵守卒恭年十二郡中賻贈一無所受。袁閎。父賀彭城相卒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管寧。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共賻贈悉辭不受。劉基。年十四居父喪故吏餽餉一無所受。王戎。父渾卒涼州故吏贈數百萬辭而不受。宋遊道。父季預渤海守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郝處俊。父剌滁州卒俊十餘歲故吏賻送甚厚悉辭不受。著論薄葬者有楊王孫報祁侯書。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令其子欲羸葬祁侯與書報曰將以矯俗也糜財單幣腐之地下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至鬱爲枯腊堯之葬也窾木爲

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趙文楚遺子孫勅。有云戰國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暴秦國貨糜于三泉人力單于驪墓又云王孫裸葬墨夷露骸伯文設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告致吏朱祇蕭建使薄斂素棺藉以黃壤子胤奉行。何並病作先爲令書。曰告子恢吾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皇甫規遺命。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緜牢以釘漆爲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張奐遺命。幸有前窀朝殯夕下措尸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范丹遺令勅子。斂以時服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乾飯寒水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至制之在爾。魏沐德信竝豫作終制誡子。誡雲儀等以儉葬云含珠鱗押玉牀象衽殺人徇以壙穴之內錮有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



託類神仙豈復識古有衣新之鬼而野有狐狸之齒。王祥遺令訓子孫。氣絕但洗手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賜山玄玉佩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皇甫謐著篤終論。有云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宋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始皇今猶爲之制奢不石椁儉不露形時服幅巾遽篨裹尸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子童靈方回遵其餘命。晉安平王孚遺令。曰有魏貞士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其家遵遺旨所給器物一無施用。杜夷遺命。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頂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且矯異也。劉歊著革終論。有云禮樂之興出于澆薄俎豆綴兆生于俗弊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何補于已遷之神乎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四子得理忽教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丹斂畢便葬爰珍無

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蕪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壠康成使無卜吉。不須後魂。盥洗而斂。載以露車。歸于舊
山。埳足容棺。不須碑甓。不勞封樹。勿置几筵。
顧憲之。士思臨終爲制以勅其子。莊周。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衣周于身。棺周于衣。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
憑。朔望祥忌。唯下素饌。勿用牲牢。
謝貞之遺疏告族子。以母憂病亟。告凱日。今在憂疚
晷漏人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可用薄版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席。坎山而埋之。
周弘直遺疏
勅家。日七十餘年。頗經豐足。啟手告全。差無遺恨。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
裨衫。故履。既應待養。空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惟安白布手巾。粗香爐而已。
韋夐。敬遠年
老豫誡其子。日。士安以蘧蒢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舊衣。
勿更新造。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勿設牲牢。
令狐楚臨終誡諸子。日吾生無益于人。無



請諡號。無受軍府賵賻。葬以布車一乘。無或加飾。無用鼓吹。銘誌能叙事者則爲之。無擇高位。
沈麟士自爲終制。單衣。幅巾。不須沐浴含珠。依士安用孝經。不須旐家。祭奠惟清水一盂。子弟奉行。
建
哉。
臨終勅裸葬者。楊貴。字王孫。
盧植。勅子葬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袁閎。勅子勿設殯棺。但著疏布單衣幅巾。以五百墼爲藏。
傅奕。誡子裸葬。汝宜行之。
苻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具棺服不受。日要子可以行志。即土埋藏而已。
遺命薄葬者。朱雲。棺周于身。土周于槨。
龔勝。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
王堂。河南守。死棺以葬。
祭遵。牛車載喪。葬洛陽。
鄭玄。
馬融。
趙岐。勅子死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鄧訓三子悝
弘閎。弘病遺言。不得用錦衣玉匣。悝閎相繼病卒。遺言薄葬。不受賻贈。
杜安。巴郡守卒官。薄斂。素器不瘞。
裴潛。墓中凡器數枚。
王觀。上印綬。囊于家。遺令葬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樹。
郝昭。戒子凱。吾數發冢。取其木爲攻戰具。知厚葬無益死者。
謝夷吾。下邳令。將卒。勑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體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呂岱。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奉行。
石苞。預爲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不起墳種樹。斷親戚故吏設祭。
徐苗。淳于人。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顏含。素棺薄斂。
庾峻。勅子珉。朔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
王嶽。義興太守。固辭。病卒。遺令薄葬。不設輤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
王秀之。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
王敬裔。遺命蘆蓆藉下。藍輿載尸。還忠侯大夫遂。中外甥許惠紹以聞。詔外內易棺。
張緒。蘆葭轜車。不設祭。
孔休源。光祿大夫。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
劉杳。露車



遷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祭酹。其子遵行。
薛淑。侯射。臨終勑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自制喪車。但用麻爲流蘇。繩爲網絡。
宋遊道。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
薛端。遺誡薄葬。州府贈遺勿有所受。
姚崇。遺令斂以常服四時衣。
姚察。
柳霞。
蘇瓌。皆遺令薄葬。
李彥。斂以時服。葬于墝埆之地。勿用明器塗車。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樊宏。遺勑薄葬。光武善其令。日令不顧壽張侯。無以彰其德。
高士廉遺命墓中惟置衣一襲。及生平所好之書。
蕭瑀遺言著單衣一通以充小斂。
到溉臨終託友張綰劉之遴。勅子孫薄葬之禮。
劉苞臨終呼友劉之遴託以儉卒。
劉訏臨終。執從兄敦手卒于敎合日。氣絕便斂。斂

畢即埋不立靈筵無求繼祀。司馬朗刺兗州征吳至居巢遇疾臨卒謂將士布衣幅巾斂以時服。

樊宏遺令薄葬使與夫人同墳異藏。蕭琛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

不起祠堂。張酺。敕子可作槀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吳漢。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

古之厚葬者如齊桓公景公。墓有水銀池。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綵不可勝數。晉曹嶷剌青州。建興中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宋文公。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不臣。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璵斂。增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尸于中原。吳王闔閭。王薨。發士十萬人穿土爲川。積壤爲丘。池廣六十步。銅槨三重。澒地六尺。黃金珠玉爲鳧鴈。葬三日。金精上騰。爲白虎蹲踞于上。因名虎丘。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五十丈。下錮三泉。周圍七百步。以明月珠爲日月。人魚膏爲燈燭。水銀爲大海。金銀爲鳧鶴。霍光。夫人顯改光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山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董賢。哀帝爲起冢塋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及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及賢自殺。父恭不悔過。復以沙畫棺。作四時之道。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原涉。自以讓南陽賻送得名。而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乃大起冢舍。周閣重門。初京兆尹曹氏送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崔寔。父瑛濟北相。卒。寔剽賣田宅。起冢立碑。貲產竭盡。因以酤釀販鬻爲業。桓溫葬女。冢中有金巾箱。織金蔑爲



殉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南齊宜都王鏗鎮姑熟時。人發冢得之。後魏趙修葬文。百僚王公無不弔祭。酒犢祭奠。塡于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財費悉自公家。李義府。改葬祖父。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高陵令張敬業不堪其勞。死于葬所。其羽儀導從。轜輴器服。窮極奢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于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李先進。葬母。葬京城南原。將相致祭凡四十四幄。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有喪不葬。孫莘老。入相不一年而罷。坐父死不葬。後莘老作家廟碑自辨。張璞。少爲旅。貝丘之役。應募坎窟得官。後被重疾。忽叩頭乞三年葬畢死。未幾疾已。一日蛻殺如蟬。竟三年亦不葬。遂死。不茇餘。其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世謂不葬之譴。郤詵。山濤啟爲溫令。尋又啟詵喪母于所居屋。後假葬。請更遷之。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詵云。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陳泊。三司副使。卒後婢子附語。坐不葬父母。令作賤鬼。陳堉。爲吏部員外郎。卒。附婢子語。答薛向云。甚有官著。以不葬父母。乃被剋折。俱樵書。

塋兆

孫叔敖將死曰葬我于廬江陂後當爲萬戸邑 樗里子葬渭南章臺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 及漢興長樂宮在東未央宮在西武庫直北 秦夏太后葬杜陵東曰後百年旁當有萬家之邑 韓信葬母令其旁可置萬家 按水經注淮陰城東有兩冢西漂母東卽信母也

霍去病冢象祁連山 卽天山 李靖冢象積石山 卽鐵山 李思摩冢象白道山 李世勣冢象高麗三山皆旹功也 偶記

秦叔寳陪葬昭陵太宗詔琢石爲人馬立墓側以旌戰功 丘行恭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



得石椁銘者飛廉也 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死遂葬霍太山處父飛廉別號 衛靈公也 卜葬沙丘掘得石椁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有之趙王父秦始皇皆卒此 滕公也 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掘得石椁銘曰滕公居此室 常指葬處乃古冢獲銅碑漆燈者沈彬也

冢中銘言筮龜者朱浦陽江琵琶圻之古冢 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傳視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年矣 東京豐都市之冢 掘得銘云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任昉所得之古墓銘 銘云龜言土筮言水甸服黃鐘啟靈趾瘞在山上庚墮遇七十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

孔子母冢遇雨而崩 王季前和遭泉而出

楚王仲先吳潘章之共枕樹 爲友篤于伉儷偕沒葬羅浮山生一梓樹柯條相抱號共枕樹 陸東美之雙梓墓 妻朱氏夫婦合葬冢上生梓樹同根相抱孫權封里曰比肩墓曰雙梓

扁鵲墓土可愈疾 朱瑾墓土 宋李餘慶墓土 皆可愈瘧

昭君墓草獨青 貴妃死馬嵬坡上土白如粉

亭灣羞墓 朱買臣妻投于河卽葬亭灣 建康穢冢 秦檜墓碑不鐫一字孟珙滅金回屯



軍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

季孫蒲圃東門之六檟 季孫樹檟東門外欲自爲櫬也 安定眞北邙青隴之孤檟 善算術成帝時自算其年十三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吾葬地也依言得古空椁

張禹年老請平陵肥牛亭地以治冢 王燕 自覺貧頓世納 卜爲冢名幽室 中量石塌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廣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廣

曹植登魚山臨東阿有終焉之志遂營爲墓 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卒葬山之東麓

魏田豫 豫曰 求葬西門豹側 言所履行與我適等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梁伯鸞求葬要離冢旁 皋伯通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相近也 曹子臧求葬遂伯

王側魏中山恭王袞曰。我葬濮陽。吾想其遺風。願託賢鄰。以蔽髮齒。杜元凱求葬祭仲冢邊。見以儉自全註傳永欲葬附杜預。嘗登北邙。奮矟躍馬。盤旋瞻望。遠慕杜預。近好李沖王肅。欲葬附其墓。買地數頃。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此與范滂願埋首陽山側。謝翶幸附嚴陵同一慨想。昔趙文子觀于九京曰。死者如可作。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信不虛語。

孫葬鶴飛之地。孫鍾設瓜。三異人示葬地。已而化鶴飛去。鍾葬其母。後權亮四世鼎峙于吳。章稱羊眠之壙。章得象母練氏。嘗活建州一城之命。子孫衣冠相繼。世傳白羊眠處鴝鵒啼。章家墳是也。陶侃見一老父。微時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老父。曰。前岡一牛眠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俄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地與周訪。訪父子葬焉。果三世為益州



袁安逢三書生。父沒求葬地。逢三書生。指一處曰。當世為三公。皆默有以相之。裴休聞葬桑東世為方伯。唐智與葬母門側道士以竹葉表曰。兩世方伯。葬師為种放指地曰後出名將。放不娶。任世衡為將帥有聲。葬師為富室指地曰後出名將。蒼頭黃進私之後。為旗軍兒至防禦。羊祜祖墓相者云有帝王氣。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而絕。祜何忍于無後。惡夫帝王氣之言聞也。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葬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遂葬其劣處。而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澄非不欲壽貪夫子孫之世貴顯也。問奇

管輅過毋丘儉墓下。而言其四危。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哀。四危已備。法當滅族。蕭吉見楊素冢上而謂有兵禍。煬帝謂玄感改葬。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謀反族。徐勣初卜葬。繇曰。朱雀和鳴。子孫盛榮。張景藏曰。所謂朱雀悲哀。棺中見灰。後敬業反。斲英公棺焚尸。李傕等葬董卓于郿。大風暴雨。漂其棺椁。楊承勳光遠子驅范延光墮水。曹午獲其尸。已葬。墓輒崩。破棺椁。頭顱皆碎。



漢高祀信陵以少牢。為置五家守冢。唐太宗祀比干以少牢。為給五戶洒掃。漢文修趙佗祖墓于真定。光武修竇融祖塋于扶風。謝詢請為諸孫置守冢。趙抃奏為諸錢置守冢。孟昶于王建世墓為之厲禁。張全義諫莊宗伐梁墓。亦如之。夫帝王為盛德事自易。而漢文光武感化尤捷。詢一吳令耳。抃一杭守耳。足為厚誼之勸。

徐穉醊黃瓊之墓。負笈徒步二千里。顧劭表徐穉之墓。劭起豫章。首表穉墓。墓在郡南白社。吳太守徐熙于墓隧種松。太守謝景立碑。晉太守夏侯嵩立思賢亭。何點酹卞

壺之冢。植花卉于側。每飲必酹之。延篤表龔遂之墓。朱文公訪劉凝之之墓。爲立門牆。以限樵牧。吏民常祀延陵季子冢。在毘陵暨陽鄉。將士禱扁鵲冢。在盧越東。元魏時針藥之士。以危腊禱之。所謂盧扁。彼酹橋太尉墓。曹操斗酒沃酹。奠白太傅冢。葬龍門山。過者必奠以卮酒。冢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寧異情乎。

漢明帝遣使祠蕭何霍光墓。　漢和帝遣使祀蕭曹墓。

魏太祖遣掾修盧植墓。　唐太宗遣使祭鄭國僑漢陳寔墓。

劉超死蘇峻之難。成帝痛念之。詔還高顯近地葬之。



吐蕃刼盟。將士骸骨不藏。劉昌瘞之。具聞。下詔哀痛。分建二冢。大將曰旌義。士曰懷忠。卹其死國事也。

漢曹褒爲射聲校尉。葬停棺百餘所。　漢陳寵爲廣漢太守。盡葬洛縣城南骸骨。

始興王鑑得古冢。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刺益州。于園地得古冢。珍寶甚多。遣佇起墳。一物不犯。宜都王鏗發古冢。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鏗爲豫州人。發桓溫女冢。金物甚多。鏗曰今往取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約修復。纖毫不犯。如殷仲堪葬徐伯玄。仲堪遊江濟。見流棺。葬之。門前漕忽起爲岸。夕有人自稱徐伯玄。云感君莫報。水中有岸。名州。君將爲州。後果臨荊州。郗湛葬甄舒仲。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借日予舍西積土敗瓦中。必有死人。果然。厚葬之。夕夢來謝。與欲破流棺而爲立祠者異矣。地道志曰。遼西人見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爾破我何爲。因爲立祠。又有徐州刺史高流之。夾滹沱河水。得墓銘曰。吾死後三百年。背底生流泉。賴逢高流之。遷吾上高原。侍御史鄧載。見道傍古冢。水潰其穴。遷于高原。得銘云。爾後一千年。此地化爲泉。賴逢鄧侍御。移我向高原。亦與發冢得志之張恩不同。魏張恩盜發。得冢志云。我死後傳子孫二千年。困于恩。恩得古鐘磬。皆投于河。

不知父母墓。求而得葬者。杜羔也。羔父死河北。不知父墓。晝夜哀慟。它日合佛祠。觀柱間有文字。乃其父臨死記墓所在。羔任亦有耆老識其隴。因得葬。伊謹也。喪母。將合葬。不知父墓。晝夜哭。夢若有導者。既發之。舊誌可按也。乃得葬。趙來章也。父矜客死。十七年。求其喪不得。野哭再旬。卜人秦誧爲筮。遇老人問之。得矜墓。遂歸葬洪安。呂向也。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巫者求得之。



曹操作疑冢七十二處。　慕容德死。作十餘棺。分出潛葬。　高澄虛葬獻武于漳水西。潛鑿鼓山石穴。藏柩殺其羣匠。　桓溫繆處。葬姑孰。不爲封域。　石勒虛葬。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石虎僞陵。皆祖操也。

王祥遺令西邛勿起墳壠。　李建勳戒勿封土立碑。

葬以儉自全者。晉杜預也。遺令邢山有冢云。是祭仲。或云子產。千載無毀。儉之制也。吾表營雒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兆域。東奉一陵。西瞻宮闕。北望夷齊。儀制取法鄭大夫。欲以儉自全耳。以

厚免禍者。宋張侍中耆也。耆遺言厚葬。晏殊遺言薄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爲盜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不近其棺。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斷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王銍之許諫矣。

齊太祖遺詔以關康之點定五經入幽宮。唐太宗密語高宗。以王羲之蘭亭真蹟入幽宮。

虞翻遺令。葬殉以老子二卷。皇甫謐遺令。葬殉以孝經一卷。 令終日寫堯典一篇置前。東漢周磐也。字堅伯

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劍一口自隨。梁元帝也。



智永筆冢。晉僧智永有舊筆頭數石。瘞之。號退筆冢。 劉蛻文冢。爲文不忍棄。其草聚而封之。爲作文冢銘。 李元賓瘞硯。觀有硯行于夔谷。役者劉胤誤墜地毀焉。不忍棄。乃匣歸埋于京師。韓愈作銘。 許芝瘞墨。妙墨八廚。巢賊亂。瘞于善和里第。事平取之。惟古石蓮匣存焉。

求歸葬者。 韋玄成。父賢葬平陵。玄成後徙杜陵。病。因使者白乞骸骨歸葬父塋。上許焉。 溫序。光武賜葬洛陽城旁。長子壽夢序告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舊塋。 李德裕。夢見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我歸葬。綯白于帝。得以喪還。 柳子厚。歸葬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行立。

不欲歸葬者。 李固。爲梁冀誣自殺。勅素棺三寸。殯于墝埆之地。不得還墓塋。污先公兆城。 楊震。飲酖卒。布單蓋形。仍歸冢坎。

不歸葬者。 梁鴻之傍要離。朱邑之葬桐鄉。 張霸葬梁縣。遺勅蜀道阻遠。可止此葬。足藏髮齒而已。諸子遂家焉。 諸葛亮葬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崔瑗留葬洛陽。命子寔曰。何地不可藏形體。勿歸鄉里。

至考亭之于建安。二蘇之于郟。君子以爲孟之歸魯也。

孔子之合防也。太公之反周也。季子之葬嬴博也。皆是也。

卒官即葬其地。孔僖。臨晉令。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曰。藏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家華陰。 陸思鐸。典陳郡。誠子曰。藏骨于先丘。使我栖魂于所理之地。乃葬于陳。

發墓而葬。陳始興王叔陵也。晉世王公多葬梅嶺。叔陵生母彭氏卒。乃發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

奪山而葬。宋朱勔也。勔父冲死。勔護喪歸里。傾城出送。而



潘兌獨不往。兌先塋近冲新阡。勔諷求不得。訴上奪之。

何承天識甄邯墓中之銅斗。 沈彬獲古冢之銅牌。上有鐫篆。

非掘何由出人間耶。 玉匣殮尸。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污辱呂后尸。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玉璧藉尸。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一大冢。內有重閣。高可乘馬。又銅人數十。執劍列侍。破棺。人髮已斑白。面體如生。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故

致後之發丘中郎摸金校尉。

啟顏魯公棺。爪透手背。發卞壼墓。爪甲透指背。義熙閒盜發。

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磚于臨湘。爲孫堅立廟。 容貌如生。後見

吳綱曰。甚類長沙王也。計隔四百餘年。綱芮十六世孫。 盜發鄱陽忠烈

王家後見蕭頴士。頴士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曰甚肖鄱陽王也。頴士是其曾孫。

戴熙墓占有王氣。掘之得一物如水牛。青色無頭脚。黃巢墓占有王氣。掘之得一黃腰獸一劍。自撲死。

曹魏發冢得霍光壻范明友家奴。元魏發冢得崔涵。字子洪父暢母魏。不敢認也。菩提寺沙門達取甎得一人。

得女子于墓中而復生者。魏之發漢陵周王冢也。得徇葬宮人有氣。數月能語。年可二十。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后崩哭泣而死。太原之發冢也。破棺得一生婦人。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視其冢上樹可三十歲。漢杜錫冢之婢也。婢祔葬十餘年。



而生。嫁之有子。晉瑯琊陳朗之婢也。朗婢已葬。更活。開土取之。彊健如常。于寶之開父壙也。寶父瑩有寵婢。瑩亾。母生葬于墓。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如生。嫁之有子。竇建德之發鄴中墓也。得魏文帝宮人。年可二十餘。元康中梁國女子也。許嫁而夫不歸。女家彊以適人。尋病亾。夫還。覓至墓所開棺。女遂活。與俱歸。後夫詣官爭之。王導曰。此不可以常理爭。宜還前夫。初平中之武陵女子也。李娥年六十餘死。瘞。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死凡十四日。復活。一云蔡仲發冢。漢杜嘏婢也。嘏家葬而婢誤入。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初埋時年十五六。開後猶十五六也。嫁生子。魏奚儂息女也。曹休中郎將謝章部曲奚儂息女。年四歲。埋五日復生。王玄象之發冢也。見發得金寶狂。死而復生者。漢之田無嗇。哀帝時。山陽方與女子。孕未生。兒啼腹中。及生不舉

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趙春。平帝時。廣牧女子死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亾夫。桓氏。獻帝時。長沙有姓桓人死。月餘。其母聞棺中聲。開之乃生。顏畿。病死復活。弟含絕棄人事。侍養足不出戶。十有三年。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嘗病臨死。謂母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挂墓上。若杖拔掘出。如言七日視之。果然出。活如故。漢末發范明友冢奴。奴猶活。明友霍光壻。元魏時崔涵。菩提寺僧發冢取甎得一人。自言崔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後行遊不甚辨了。唐之趙雲容。開元中內人趙雲容。問申元之乞延生。樂與絳靈人丹一粒。日死百年復生。至元和末。果再生。五代之賀克。石晉時人。死而復生。眞宗封泰山。出謁不省。訪東坡亦未之奇。發而見金箱之書。漢茂陵也。武帝遺詔以道書三十卷置棺中。貯之金箱。後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典書冉登流涕曰。此先帝殯時物。宣帝愴然驚愕。視茂陵冢然如故。庾信賦茂陵之書



空聚。謂此。掘而見玉匣之殮。漢五陵也。漢帝王葬。皆有珠襦玉匣。匣鏤蛟龍。赤眉掘諸陵。唯文宣灞杜二陵獨完。五陵在北。二陵在南也。發而得珍寶者。始興王鑑也。鎮蜀。于州圃地得古冢。珍寶甚多。金銀爲蠶形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王玄象也。玄謨從弟。垣內有一冢。發之有金蠶銅人百數。一女子年可二十。日我東海王家女。資財願相奉。幸勿見害。見女臂有玉釧。斬臂取之。女復死。發而風生者。越王勾踐也。欲發允常冢。冢中風生。飛沙射人卽止。雷吼者。白茅冢也。盗發白茅冢。棺內大吼如雷。穴內火起。盗被燒死。聲如雷者。鮑靚墓也。盗發其棺。惟一大刀。欲取。聞兵馬聲。刀亦有聲如雷。驚懼乃止。發而兩人張燈對棋。蜀先主墓也。各飲以一杯。與玉帶數條。盗出。口已漆矣。帶乃巨蛇。視其穴如舊。盗發而以唇黑捕獲者。晉王李克用墓也。金時盗發之。郡

守蔓王告云墓中有酒。盃飲之脣皆黑。可驗此捕之。明日獲盃。寺僧居其半。有人發冢以酒墨其脣。驗而禽之。王樊也。盃開冢。見樊與人捋揃。以酒賜盃。見有系銅馬出冢者。夜有神至城門言云云。

郤方回葬婦使壞古墳。聞冢內鼓角聲。　發張鶩墳聞鼓角聲。南史梁州有古冢。或曰鶩墳。欲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蕭歎求自監督。及開惟有銀鏤銅鏡方尺。諸葛誾墓則陰雨輒聞絃歌聲。

章蔡欲發司馬光墓而許將曰發人之墓。非盛德事。哲宗曰。朕與卿同。又有周秩乞斲司馬棺。㦧甚矣。夏竦欲發石介棺。而呂居簡謂中使曰。萬一尸在。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墳墓。令介親屬及門人姜潛結狀保證。仁宗亦悟。赦介妻子還鄉。



郭子儀不怨魚朝恩毀墓。楊行密亦不怨蔡儔毀墓。唐高祖父祖墓被隋臣暴發亦不問。

蘇峻子碩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　蘇不韋掘李暠父皐冢。取皐頭以祭父墓。

塹杜氏山岡。杜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建公衙之。官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脈。由是諸杜數代不振。塹鮮于祖墳。鮮于仲通兄叔。閬州新井縣人。偏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墳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岳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地。家人以爲奇。壯亦自負。終安岳縣。其徒戲之曰。鮮于地也。以是知地脈之不可絕。

漢景帝殺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堧地自殺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王莽掘丁姬定陶太后冢。燕數千銜土投穿中。　宋都恭玄青州刺史葬時。燕數千銜土于冢。亦異事。



古事比卷之四十七終

# 古事比目錄

## 卷之四十八





# 古事比卷之四十八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術藝

累先以五而不墜爲難及王僧虔之累博碁也至十二而不墜亦不重作可謂累碁者絕技魏文帝善彈棊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著葛巾自拂棊妙踰于帝此可謂彈棊者絕伎

侯景試麹紹與郭生卜伏牛郭曰赤者先起紹曰青者先起郭以火赤紹以烟青也魏璘與王白策馳馬王曰赤者勝璘曰青者勝王以火赤璘以烟青也紹璘言皆中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黑牛白題何曰黑牛也而白在其角視之果黑牛而布裹其角以何之察而與愚童子同功故曰前識有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飛衛之教紀昌以射也先學不瞬泰豆氏之教造父以御也先覩吾趨

北山黃公其善醫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文中子

噀酒救火者。郭憲之于齊也。（憲從駕南郊，忽向東北含酒三噀，曰齊國失火。後齊上火災，與郊日同。）樊英、欒巴于成都也。（英因暴風從西方起，含水西向噀之，曰成都失火甚盛。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從東北大雨，火滅。巴正旦大朝，得酒，向西南噀之，曰成都失火。驛問，雨從北來，有酒氣。）召信臣于南陽也。（南陽遭火蘖時，少府召信臣在丞相匡衡坐，含酒東向噀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大雨酒香。）佛圖澄于幽州也。（佛圖澄與石季龍升中臺，忽驚曰：幽州當火。取酒噀之。遣驗，云火起西南，黑雲來，雨滅之，有酒氣。）成武丁于臨武也。（漢成武丁年初元會日，于周昕坐，以酒向東南噀之，曰臨武縣火。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火，見雲自西北，大雨有酒氣。）

作三日霧者。蚩尤也。（黃帝與蚩尤戰，尤作百里大霧。）作數里霧者。沐胥國之尸羅也。（燕昭七年，沐胥國來朝，有道術人名尸羅，噴水爲霧數里。）妖賊豐盈也。（佳州賊豐盈能爲數里霧。）作五里霧者。張楷也。（楷字公超，霸子。能作五里霧。）作三里霧者。裴優也。（自以不如，從楷學。楷避不肯見。後作賊被考，引楷，無驗見原。）作十二里霧者。宋靳賊中道士也。（董摶獲斬之。）大霧而失所在者。欒巴也。（巴爲尚書郎，正旦天大霧，失巴所在。尋問之，曰其日還成都。）霧起而使騎自相殺者。李曠也。（先主取李曠先生，先生起霧半天，備騎自相殺。先生乃入吳，字祖和。）

唐居士呼女貼月壁上。朗如張燭。（長慶初，楊隱之訪唐居士，留楊止宿，夜呼其女貼月。）王先生召女刻紙狀月。施于垣上。洞然一室。（弘農嫲之謁王先生，留宿，召其女七嬢，刻紙狀月。）翟天師月規半天。瓊樓金闕皆滿。（翟天師乾符江岸與弟子玩月，曰：可隨吾指觀。見月，數息間不見。）周生懷中出月。一室盡明。（中秋與客會，月色方瑩，因取筯數百條，繩而駕之，曰：梯此取月。俄天地陰晦，因懷中取月，一室盡明。）韓生持杓取月。秋毫皆睹。（桂林韓生抱一藍持匏杓取月。及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市酒。取藍一揮，月色秋毫皆睹。）趙知微登峰。月色如畫。（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辰。知微曰：可備酒肴，登天柱峰玩月，飲至月斜方歸。下山則陰雨如前。）

葛仙公與客語。時大寒。因吐氣火從口出。客皆熱。（別傳）庾肩吾嘗夏會客。向室大噓。氣盡成雪。（廣異記）周靈王時乘雲二人。一引氣飛雪。一卽席爲炎。（拾遺記）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唐張璪嘗以手握雙筆。一時齊下。一爲生。則潤含春澤。一爲枯枝。則乾裂秋風。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搥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誕死。繇掘其墓得焉。趙達得九宮一算之術。孫權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守一藝死。貽掘冢暴骸之禍。抑何愚也。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而卒以晩妻妖淫敗道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扁鵲（爲秦太醫李溫刺。）文摯（爲齊湣工烹。）華陀（爲曹操殺。）善醫而卒以醫亾。郤雍善視盜而身

死犇手黃公赤刀制虎及衰老而為虎所食費長房以符治鬼後失其符而見殺于鬼法師騎龍致雨而卒為龍所掀身如裂帛唐周邴奴水精善于探水卒以入汴州井為大金手所攫陶峴奴摩訶善泅水卒以入江支體磔裂劉交女舞竿上竟遭撲殺擇術不慎終取滅亡

蔡君謨夢為虎逼翌日道人謁而異之夢一人救之曰公貴人但頭角不正手為按之翌日李士寧道人謁狀乃夢中逐虎者

蘇東坡夢虎來噬旦有道士謁而叱之知揚州夢一紫袍黃冠叱虎使去旦有道士投謁公叱曰豈不知夜來術也慚懼而退



市中耗瓜徐光常行幻術于市從人乞瓜弗與索瓣種之俄而瓜蔓成實齎者反視所賣皆耗矣

坐上種瓜馬湘有道術嘗于江南刺史馬植坐上冬月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引蔓花實食之甚美

許元長致榴唐金陵許元長善變幻武宗謂曰先朝明崇儼取羅浮山柑子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東都石榴已熟今日當致十顆及旦瘦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

董元素致柑唐宣宗朝有術者董元素自江南來上召詣日南中柑橘正熟能致之否請安一盒于御榻前數刻時有微風入簾元素啟盒柑滿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也上嘗之驚歎其

羅浮先生

軒轅集致荳蔻荔支上因暑京師無荳蔻花及荔支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凡數百杜陽編

左慈引鱸魚後漢書慈字元放少有神道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珍羞畧備少松江鱸魚耳慈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乃更釣之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餘之周浹會者操又曰得魚恨無蜀薑恐即近所取因曰吾前遣人貿錦可勑增市二端語頃蜀薑并獲操前使報命後使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

介象餌鯔魚仙人介象字元則有方術吳主徵到武昌敬之稱為介君從學蔽形之術莫有見者共論鱠魚象曰鯔魚為上吳主曰此出海中安可得象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求釣餌垂綸埳中須臾果得吳王曰得蜀薑作虀甚好象曰易得吳王指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須臾至蜀市買薑于時吳張溫先在蜀市中相識作書寄家此人促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還到吳廚下切鱠適了裴松之曰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為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何其時之近而事之同



李郃知使星入蜀郡和帝分遣使至州郡二人當到益州投館吏李郃舍郃問朝廷二使何時發問何以知之郃指二星向益州分野

徐路識驛馬流冀州路繫冀獄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應至俄至

單颺知譙有王者興熹平末黃龍見譙單颺曰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至四十五年黃龍復見

殷馗言譙沛間有真人出桓帝時有黃星見楚宋分馗言五十年有真人起于譙沛之間

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謂劉為言之

管輅弟辰嘗欲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子弟無能傳其術者

譙周曉天文有從學術者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

蜀杜瓊善讖緯不視天文答譙周曰欲明此術甚難復慮漏泄不如不知

游雅教以災異問高允允曰知之

甚難。復恐漏洩。不如不知。天下鈔理至多。何遽問此。

北齊權會明風雨玄象。學徒有問不言。曰此術可知不可言。有一子亦不授也。　晉索紞明天文術數。人問吉凶。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惟以占夢爲無悔吝。

技獨擅長于其一者。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張長史學吳畫不成而爲草。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爲正。吳道子學書于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時楊惠之亦學畫。見吳道子藝高。更爲塑工。亦名擅天下。



羿之射。造父之御。奚仲之斲削。市南宜僚之弄丸。丈人之承蜩。梓慶之削鐻。公孫大娘之舞劍。昭明之鼓琴。凡一技之擅長。皆得其獨以有成。

羿中右目而媿終身。（或使射雀左目。誤中右目。俯首而媿。）在他人將謂奇矣。颿息射敵中肩而謂無勇。（曰吾志其目也。）在他人已足矣。觀于二子。學者自處可稍恕乎。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

術藝而不應于理者。　名醫邢氏爲韓侂胄診脈。曰所娶者夫人耳。洎出疆甫數月而報卒。是診夫而知其妻也。僧智緣爲王荊公診脈。言有子登科甲之喜。而雱果登第。是診父而知其子也。　泓師爲韋安石弟縚葬殤男。而後縚爲太常卿。是葬子而蔭其父也。梁丁貴嬪薨。昭明太子求得善地。有賣地者許閹人俞三副百萬。密啟今地于帝。吉則又葬妻而欲蔭其夫矣。（燕書）

附 書法

唐太宗絕重鍾王筆蹟。貯之陵中。卒爲溫韜所發。 甘露宰相。王涯鈎取名書畫。鑿垣納之。卒爲人剔取奩軸。金玉而棄于路。

蔡伯喈入嵩山學書于石室。得一素書。乃李斯并史籀用筆勢。鍾元常入抱犢山學書。三年。盜掘韋誕墓。得伯喈筆法。繇與胡昭并師劉德升草書。世傳胡肥鍾瘦。繇臨終。探囊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臥畫被穿破表。如廁。至于忘歸。見萬類。皆畫象之。 禊帖藏昭陵。爲賊所刼。定武眞刻藏向若水墓。又爲賊所刼。



陳征北軍人于丹徒發郤曇墓。大獲鍾王遺跡。多賜始與王伯茂。唐節度使溫韜發太宗昭陵。大獲鍾王墨跡。多歸廬山隱士鄭元素。

王日華畫掌學書。遂工篆法。虞世南被中畫腹。遂精于書。而坐則畫地。臥則畫被。先有鍾繇學書三十年。

韓擇木當肅代世以八分得名。天下欲銘其先人。非其筆不得。言孝。柳公權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爲不孝。東陽守蕭子雲爲百濟國使停舟三日。書三十餘紙。高麗雞林遣使求歐陽詢書。柳公權宣宗賜器幣。詔自書謝章無限眞草。外國貢者。別署貨貝購求柳書。偶事

柳家元和脚東坡作手字者。劉夢得美子厚之能書也。黃家元祐脚者。陳無已紀魯直之善書也。示兒編

唐盧知猷文詞美麗。尤工書。落筆措翰。人爭模倣。 又歐陽詢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

師宜官工楷。大者一字徑丈。小者方寸千言。劉穆之教武帝書。一字徑尺。隋慧日倡一字方丈。

書家父子最著者。魏太傅鍾繇司徒會。晉右軍將軍王



羲之尚書令獻之。唐率更令歐陽詢蘭臺侍郎通。宋禮部員外郎米芾敷文閣學士友仁。然不知人主有魏武陳思。晉元晉明。簡文孝武。宋文宋武。齊高齊武。梁武簡文。唐文唐高。睿玄。宋高宋孝。人臣則漢崔寔子瑗。魏韋誕子熊。晉桓溫子玄。宋張茂度子永。王僧虔子儉。齊王僧虔子慈。梁蕭子雲子特。陳蔡景歷子徵。元魏王世弼子由。唐宋令文子之悉。王知敬子友眞。徐嶠之子浩。史白子惟則。宋錢淑子惟治。蘇軾子過。徐林子臧。元趙孟頫子雍。鮮于樞子必仁。揭曼碩子汯。 三代以書名者。

杜僕射璣。子幽州恕。恕子征南預。衛太保瓘。瓘子黃門恒。恒子侍郎璪。洗馬玠。王丞相導。導子中書令洽。洽子中書令珉。郗太尉鑒。鑒子司空愔。愔子北海超。崔黃門潛。潛子白馬公宏。宏子司徒浩。盧長史諶。諶子偃。偃子宏。房不害子令名。令名子郎中仲容。　兄弟善書者。漢韋康。韋誕。張芝。張昶。晉衛璪。衛玠。謝安。謝尚。王悅。王洽。陸機。陸雲。庾亮。庾翼。王徽之。凝之。操之。獻之。六朝王慈。王志。王彬。唐鄭遷。鄭邁。鄭遇。秦景通。秦暐。王維。王縉。張從申。從儀。竇蒙。竇泉。宋蘇舜元。舜欽。徐競。徐琛。

筆之以人得名者。張芝著。墨之以人得名者。韋仲將。李廷珪著。紙之以人得名者。張永義。右軍所用。蔡侯。倫　左伯。子邑　謝公十色箋。　薛濤李氏澄心堂著。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子邑之紙。妍妙輝光。　能書家毋欲兼而用之。如韋仲將云。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盡徑丈之勢。方寸千言。歐陽通詢之子自矜能書。必象牙犀角爲管。貍毛爲心。覆以秋毫。松烟爲墨。末以麝香。紙必須緊薄白滑。乃書之。豈欲善事者固必先利器乎。

王右軍有撥鐙法。　太宗有堆垛法。

鉤。鎖。柳誠懸法也。金錯刀。李煜法也。

張彥賓云。王獻之能爲一筆書。陸探微能爲一筆畫。

鍾會書善效人。世說。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鄧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旨悖傲。多自矜伐。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擬之。　劉超書跡類帝。晉書。超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元帝手筆相類。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

張芝臨池學書。王羲之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江夏王鋒倚井爲書。南史。鋒好學書。幼匿母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更書。又晨興。不肎拂窗塵。而先畫塵上。學爲書字。



懷素書芭蕉。陸羽作僧懷素傳曰。貧無紙可書。常于故里種芭蕉萬餘。以供揮洒。鄭虔書柹葉。好書無紙。慈恩寺貯柹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　李琪書樹葉。琪唐御史。昭宗播遷。因與弘農楊玢藏跡荊楚間。楊卽泝蜀。琪盤桓夷道之清江。晦跡號華原李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每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歎怏悵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禪。尋登廊廟。後宜都之子彬羇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短而遣之矣。　少孤學書無紙。以箬葉甘蕉及地上學之。則徐伯珍也。

歐陽詢不擇紙筆。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官豈得若此。褚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裴行儉不擇筆墨。工草書。唐高宗嘗以絹數百卷。令草書文

遂八部。賜帛五百疋。嘗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惟余與世南耳。

樂毅論王著所書。李白狂草。蔦叔紞所書。絕交書李懷琳所書。天地間僞物。亦有不可磨涉者



附　繪事

畫家三祖。晉以來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也。畫師三霸。沙門元霸。金波處士李霸之。及李霸也。　又顧陸張吳為五經。楊鄭董展為三史。餘為百家。

王獻之謝安石陶弘景黃長睿司馬溫公晁元咎張伯禹皆善畫不以畫行。然勝以畫行。

畫至通神。　北齊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蹄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于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　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求治。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歸。



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雜俎　寧王畫馬花萼樓下壁。有六馬滾塵圖。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後壁惟五馬。其玉面者失去。　吳道子畫驢僧房。一夕有踏藉破迸之聲。訪僧不禮。遂畫壁上。物具皆破。僧懇告塗去乃已。　北齊高孝珩。封廣寧王　于廳壁畫蒼鷹。鳩雀不敢近。張僧繇于潤州興國寺東壁畫鷹。西壁畫鷂。鳩鴿不敢復來。　厲歸真異人也。畫壁鷂而雀鴿引避。于洪州信果觀　郭忠恕神仙也。圖風鳶而酵耐難酬。　張僧繇畫龍點睛則飛去。于金陵安樂寺。又天皇寺。又于會稽禹廟　梅梁畫龍。一日風雨飛入鏡湖。　沈明遠畫一魚。被童子點睛躍去。李

思訓畫一魚。被風吹入池水躍去。 王摩詰所畫奇石飛至高麗則天竺飛來峰不足奇也。

徐邈畫鯖致獺。 徐景山畫鯔。

何尊師畫貓則鼠遠避。石恪作飛鼠則鼠不入室。王瓊取瓦片畫龜甲懷之。少頃成龜。循行庭下。乃幻術也。筆涉魏武游青溪。見一赤龍。命曹弗興圖之。至宋文帝時亢旱。取畫置水上。應時畜水成霧。經日滂沱。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一日雷電交作。忽拔石去。憲宗朝。高麗使言大風雨。神嵩山上飛一石。有王維字印。遣使奉獻以維手跡。較無毫髮差譌。 黃魯直云。異哉李伯時貌



天廐滿川花。放筆而馬徂矣。王逢賦韓幹卷。亦云三馬同日死。豈前代亦有此事。米元章畫史載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風大作。夢水府神告以留馬當相濟。遂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止得渡。張舜民臨江而居。其妻遺十素綾鯉魚。但未畫鱗甲。芸叟舜民試點染。便躍入江中。俱棋書

畫可愈瘧。 顧光寶畫獅子。令于外戶榜之。而陸溉經年之瘧愈。夜聞戶外有窸窣聲。明日獅子口血淋漓。溉病遂愈。宋子虔畫二獅子于金陵延祚寺殿。患人坐壁下有愈者。蕭延昌翰林待詔。摹宋展子虔獅子進王昭遠。而公妾患痞頓減。與桓石虔名。桓康形朱瑾墳土。潞公花押。比神矣。俱見嚴僎。摩詰輞川圖愈秦太虛病。韓幹爲鬼使畫馬。翌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 唐韋叔文夢華嶽廟天王求二馬。曰。來春改名而第。獻之果第。

張平子潛以足指畫獸。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平子往寫之。去紙筆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今號巴獸潭。始皇工人潛以腳畫海神。魯班潛以腳畫忖留神。見神怪

顧愷之于瓦官寺畫維摩。神光滿室。累日方散。尉遲偓金陵六朝記。王定之于白馬寺畫釋迦。視之如生。



唐王維工詩。又精于畫。東坡曰。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諸葛武侯父子右軍大令。皆長于畫。世所不知。將毋以功業書名掩之乎。

畫與父齊名。 戴遠之勃。 袁倩之質。 姚曇度之惠覺。 張僧繇之善果。 李思訓之昭道。 馬遠之麟遠多于巳畫題麟名。欲麟得譽。

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道玄驛遞。往貌。遣于大同殿圖之。一日而就。衛將軍李思訓。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迹。各極其

妙。思訓兼畫掩障。上曰夜聞水聲。曰以此知遲速間。非所以程工拙
漢武帝賜霍光畫周公負扆圖。　齊世祖使毛惠秀畫
漢武北伐圖。
畢宏見張璪問筆法所受。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
宏驚歎而已。　明皇令韓幹師陳閎。對曰。內廐馬皆臣
之師也。　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曰宮闕衣冠車馬是
吾畫本也。
黃筌畫鳥飛。頸足皆展。非飛鳥也。戴嵩畫牛鬬角尾同
掉。非鬬牛也。　閻昭君鹵部戴帷帽以據鞍。閻立本之



病也。圖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王知慎之疎也。張僧
繇畫羣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屩者。芒屩非京華所
有也。
蜀郡太守高朕繕文翁學堂。圖畫古人聖賢于壁。檀州
韋機修學館。畫孔子七十二弟子自爲讚。
趙岐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圖其像于
主位。　宗測寫祖少文作尚子平圖于壁。　侍中王秀
之令陸探微畫宗測與己相對。曰古人有圖畫僑札。輕
相方耳。　司空圖作休休亭。悉圖唐與節士文人。　李

渤隱廬山。據古高蹈者楚接輿老萊黔婁先生于陵子
王仲璩梁鴻六人圖像。贊其行以自儆。
曹不興爲吳大帝畫屏風。誤筆成蠅。楊德祖爲魏六祖
畫扇。誤筆成蠅。王子敬爲桓溫畫扇。誤筆就成烏駮牸
牛。唐戴嵩畫牛。筆墮爲鳥。
楊子華居禁中。號畫聖。非詔不得與外人畫。北齊世祖
時也。吳道子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玄宗時也。戴
琬爲人所索。封其臂不令私畫。德宗時也。
陶弘景佩五岳眞形圖。梁令瓚寫二十八宿眞形圖。



大皇寺一作江陵人皇寺以壁有畫盧舍那佛像。及孔子七十
二弟子像。後周因得不燬。甘露寺以殿有明皇銅像。會
昌因得不廢。

附 善射

見石以爲兕射之矢飲羽養由基也見石以爲伏虎射之沒金飲羽熊渠子也李廣也見石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后周李遠也宋景公之餘力逸勁猶飲羽石梁其弓精也

百步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晉慕容翰也（投宇文既而逃歸遣勁騎百餘追之）百步一發中盔手中箭貧而遣之慕容盛也

曹丕善左右射（典略文帝自叙善左右射）董卓善左右射（膂力少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又曹平（善左右射雖滅燭亦能中）張士貴（唐號州人）



王栖曜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南部新書）宋康保裔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

紀昌學射于飛衛謀殺飛衛以矢相觸而投弓 王靈智學射于咎君謨謀殺君謨謨以口承而齧鏑彼逢蒙之殺羿是亦羿未精耳

李廣以大黃射匈奴大黃參連前放一矢後放三矢也

諸葛長于用元戎二十矢俱發謂之聳鴉 虞詡亦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賈堅之附膺落毛所貴不中（燕烈祖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一矢拂脊再矢磨腹皆附膺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中之乎堅曰所貴者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斃之）明月之龜達腋何須獲多（北齊斛律羨光並工騎射每出畋光獲雖少必麗龜達腋羨獲者多非要害之所）

射猿養由基（呂覽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射蜻蜓者養由基（楚莊王使射頭生得授弓射之挂左翼）射梅者柳惲（嘗與瑯邪王瞻博飲嫌其皮潤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射蔗者蕭鏗（齊宜都王鏗善射常以堋的太遠乃以甘蔗指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一矢落雙鵰者高駢也落三烏者宋范廷召也

二孤俱獲（南史山強工騎射從獻文獵方山有兩狐起御前詔強射之百步內二孤俱獲）雙鴈



俱落（文襄出野見鴈雙飛使斛律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爲光又從世宗于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頭乃大鵰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鵰手號落鵰都督）二箭下雙鴟（後魏秦王翰弟幹從明元于白登有雙鴟飛鳴于上帝命射之幹以二箭下雙鴟號射鴟都將）一發貫二鵰（南史突厥攝圖愛長孫晟每共游獵嘗有二鵰飛而爭肉固以箭兩隻與晟請射取之晟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箭雙貫）見二鹿授箭（爾朱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食構火待之俄射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又尉遲綱從周文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晉）見雙鳧投弓（賀拔勝從宴見明池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投弓矢于勝勝射之一發俱中又魏孝武帥仗蠕蠕諸蕃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有鴟飛鳴殿前帝素知寶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給箭兩隻命射之應弦而落）

七札皆徹（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二君于此何憂于戰王怒曰大辱）

國語朝爾射死藝。五甲洞貫。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于天山高宗出甲試之曰古善射穿七札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一矢復命。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三箭懾敵。薛仁貴擊九姓驍騎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並坑殺之。擒其將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金宗雄接矢射兎。方逐兎。撻懶亦從後射。已發矢。大呼曰。矢及矣。雄反顧。手接矢射兎。中之宗亨擊鞠。爲天下第一。馬方馳。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去。與海陵行。遇羣豕宗亨奮鎚擊豕。奮鎚追擊中其頂。穿入之。驍技一也。而雄以榮名終。亨以見忌死。則在善用其勇與否耳。



宗雄射中二麞。馬蹶而控弦如故。復獲其一麞。金史迭里特射虎。馬跌而弓猶不弛。復獲其一鹿。遼太祖嘗思鹿醢解酲。迭里特乘內厩馬逐鹿。射其一。復欲射。馬跌而斃。迭里特躍而前。弓猶不弛。復獲其一。帝歎甚曰。吾弟萬人敵。二子以顛蹶之餘。不廢挽強。命中。非第巧力兼絕。亦可以占膽定。

家語更羸射鴈搖弓而落。五代朱漢賓射鴈隨矢而落。甘蠅彎弓而獸伏鳥下。養由基矢未發而猿抱樹以泣。紀昌射蝨心。擷蟣肝。其視小如大。則以奇爲中。貫堅射午。以不中爲奇。

石雄以中白鷺目卜成功。安重榮以連中百步外立箭歸晉高。養由基百步穿楊葉。百發百中。後周豆盧寧與梁仙定遇于平凉川。百步射懸莎。七發五中。仙定贈遺甚厚。李克用百步中針。魏元忠彈桐葉嘗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劉洪射風中鶖毛。無不中者。呂布一發中戟枝。以解先王之圍。唐崔詢一發中瓶竇。再發中瓶背。以屈蕃使之射棚。

薛仁貴以三箭定天山。李晟一矢殪吐蕃悍首。馮盎七



矢退羅竇洞獠。射離都尉。曹幹也。落鵰都督。斛律光也。落鵰侍御。高駢也。射鵰都將。拓拔幹也。

以人爲射的。衛則尚父于丁侯。侯不朝。乃畫于策。病請爲臣妾。拔箭病愈。畏則匈奴于郅都。爲偶人像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烏桓于公孫瓚。拜降狄技尉。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畫作瓚形。射之。中者咸稱萬歲。怨則時苗于蔣濟。謁濟不見。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射之。河間王孝琬于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宋葉延之射姜聰。父爲羌首所剌。延十歲。辮草爲人。號爲姜聰。射之。百姓于沐堅。堅字壁強。石勒時監作水田。百姓怨苦。乃爲堅形。以矛刃斫刺。呪令倒斃。堅病遂殞。

妾則夜郎于漢吏。漢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舉兵相攻遣張匡持節和解興等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王弼于鄭玄。書焦云弼注易刻木偶爲鄭玄象見其所誤輒呵斥之虐則宋王于秦王。秦以宋委于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而射其面王能破之自得之。蒼梧于齊高矣。畫腹爲的王大怒誅以竈箭射之又刻木爲帝形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



附 醫

因親患疾而工醫者。殷仲堪也。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李元忠也。以母多病專心醫藥李密也。母患積年洞閑針藥母疾得除許智藏祖道幼也。以母疾究極醫方王勃也。曰人子不可不知醫時曹元有秘術勃從遊盡得其要甄權也。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也。母有疾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也。父顏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也。以母疾與崔沔同受醫蘭陵蕭亮遂窮其術

晉侯病使醫緩治之。夢二豎避于肓之上膏之下。緩曰不可爲也。隋秦孝王俊病召許智藏治之。夢亡妃崔氏避于靈府。智藏至曰不可救也。扁鵲治秦武王。左右



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扁鵲怒而投石。扁鵲望見威王退走。曰病在骨髓。

病有激之使怒而愈者。文摯之療齊王也。呂覽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已則必殺摯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怒烹文摯。華陀之療郡守也。一郡守病篤陀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陀不及因嗔恚吐黑血數升而愈亦有聒之使狂而愈者。耶律敵魯之療斜軫妻也。遼史斜軫妻有沈痾敵魯視之曰心有蓄熱非藥食所及當以意療因其瞶聒之使狂用泄其毒則可于是大擊鉦鼓于前翌日果狂叫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此當是對治法設以語

庸醫則駭矣。

虢太子死扁鵲礪鍼砥石而有間。扁鵲入診曰尸蹷也乃使弟子子陽礪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子起坐。

石勒子斌暴死佛圖澄楊枝沾水呪之而遂蘇。勒愛子斌暴死勒以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熟執斌手曰可起矣遂蘇。

華元化針死胎。有李將軍妻病陀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已去百餘日復動更呼陀陀曰似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乃爲下針并令進湯曰死胎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

徐文伯針雙胎。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曰此腹是一文伯曰腹有一男一女帝欲使剖之文伯曰刀斧恐有變請針之立落如其言。

水灌滿百數。有婦人長病經年冬月中陀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陀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滿百灌陀乃欲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

水澆盡百斛。房伯玉患冷夏日常複衣徐嗣伯曰伏熱應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提伯玉解衣坐石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爾冬月猶單禪衫。

爲氣從癰。南史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起一瘤二十餘日瘤大膿爛樹爲之萎損。

作氣出鏃。陳顯達與桂陽賊戰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黃村潛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卽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

服雄黃吐誤食之髮。唐有尼明律年六十患心腹鼓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甄立言診脈曰腹內有蟲當是誤食髮爲之耳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唯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

熏防風療不語之證。陳柳太后病風不言醫治不愈脈益沉而噤許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湯氣熏之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于牀下氣如烟霧其夜便得語。

龍化爲老翁求治。孫登寓湯陰眞人祉值旱禱得雨登曰此病龍雨之水腥龍時背生疽聞登言化老翁求治曰一日病瘥有報不數日果大雨石上忽裂一井其水湛然。

鬼請爲芻人求療。徐秋夫仕至射陽令夜有鬼呻聲悽愴秋夫問何須曰患腰痛死雖爲鬼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針之如言爲炙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二人謝恩忽不見。

技高而殺身扁鵲爲李醯刺。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

華陀爲曹操殺。陀爲人性惡難得意恥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召陀陀後求歸取方因妻疾失期操累書呼之陀恃能厭事猶不肎至操大怒殺之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治人號青囊經吏畏法不敢受陀索火焚之。

扁鵲傳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于理二輕身重財三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信巫不信醫。

郭玉云療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能使藥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狄梁公再造廬陵而其未第也亦嘗假一七以扶危。陸宣公力挽奉天而其謫也亦嘗集古方以惠世。

殷浩妙解經脈而悉焚經方。有常所給使叩頭流血母垂百歲若蒙一脈便有活

理。一劑便愈。于是焚方。法子景哲以醫術知名。崔彧冀州別駕。少善醫術而廣教拯療。弟子趙約郝文

水火治病。清波雜志云。倭國人遇疾。第裸病人就水濱。杓水通身淋洗。面四方呼其神誠禱。即愈。職方外紀云。哥阿島聶國人盡患疫。有醫名伭卜加得。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一治以水。一治以火。亦陰陽之至理也。六帖云。石藏用劉寅俱善醫。石喜用熱藥。劉喜用冷藥。京師曰。藏用匣中三斛火。劉寅匣內一壺氷。亦近于用水用火者也。樵書



聖火有晉元時之季氏。王離妻將洛陽舊火南渡。病者將此火煑藥及灸病皆愈。及季氏卒。火亦滅。人號所居爲聖火巷。南齊之沙門。永明中自北齎火而至。色赤于常火。以療疾多驗。云聖火。聖水有唐亳州之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李德裕捕絕之。水火而號曰聖。徒欺妄耳。至水寧之井。洋縣之聖泉。扶風之醴泉。合水之聖公泉。又靈臺保嶽山之溫涼泉。皆可愈疾。事或有之。未可遂以爲神也。

以水治疾者華陀。以冷水灌病婦八十斛。熱氣蒸出。然火溫牀臥。冷汗出而愈。徐嗣伯。以水澆房伯玉百斛而差。水火不侵者道士仲都。漢元帝廣求方士。漢中送仲都。昆明池上環冰而馳。御者衣裘寒戰。而仲都臥池臺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亦不言熱。樵書

附卜

卜之奇中者。有著尾逭鹿。有捕鹿者。鹿被盜。管輅卜曰。汝巷中第三家。發其東第七椽。以尾著其下。當送還。其夜盜者父病。詣輅卜。令擔鹿皮肉著故處。盜從之。乃令鹿主舉椽棄尾。病者果差。窮丘得牛。輅爲鄰婦卜失牛。當在西面窮丘中。懸頭向上。尋之果得。崩屋免禍。晉淳于智能易筮。譙人夏侯藻母病。詣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馳告智。智曰。速歸。在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忽然崩頹。懸鞭得財。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淳于智爲作一卦曰。君安宅失宜。故貧。入市有人賣馬鞭者。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三年當暴得財。瑗如其言。後浚井得錢十萬。銅二十觔。追豚得婦。有人失妻。管輅卜令候牽豚人共鬭。其豚走逸。即共追之。當得婦。果追豚入舍。突破主人大甕。其婦自甕中出。折蔓獲奴。唐杜生善易。有亾奴問所從。曰。



自北行。逢使者。懇丐其鞭。不可則以情告。果値使者。曰。去鞭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奴伏其下。獲之。堂西死男子。信都令家多病。管輅筮曰。君堂西有兩死男子。一持矛。一持弓箭。矛者主刺頭痛。弓者主射心胷痛。發果得之。疾者皆愈。野火燒人。步熊善卜。舍側有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卜使從道南行。有一人來。即縛之。果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偶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馬融卜鄭玄。土下水上而據木。必死。遂罷追。玄辭融歸。融心忌之。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曰。玄在土下水上。云。張華原卜盜腹上。水渡三尺。背臥黃沙。必投水死。更不用尋。華原爲豫章守。善卜。人不敢犯。有盜魁曰欲誅。放歸。別經趙朔家。朔令三遍渡河。取竹筒盛水三尺。安腹上。黃沙中臥三日。一如朔言。華原果卜爲死。卜神矣。即有失其所以神者。果可執乎。

隗炤臨終謂妻子。詔使龔負吾金。炤善易。妻子如其言。以所書手板告之。詔使筮之。有金五百斤。靑甕埋堂屋東。入地九尺也。國史補遺唐桑國師爲失牛村人卜卦曰賈相國倫置巾笥。賈耽爲地上發笥。取試孟據鞍知牛在大槐樹食草也。已不用其長復因人而驗所占。隗則善于隱矣。桑未免贅。

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僞漢太史令宜于修之也。言漢必中興。令莽復辟。郅惲也。知漢家有自匹夫起者。睦孟也。獻所畫卦言宋將中微。宜更年號。徽宗時孟翊也卜而射得鼠胤三雄兩雌。蔡鐵也。宋劉義宣置一白鼠函中。使鐵卜之。光成笑曰。鼠胤三雄兩雌。剖腹如言。卜而射得鼠入一出四。袁天綱子客師也。高宗置一鼠于奩。令術家射之。客師曰。入則一。出則四。發之生三子。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響。精誠而已。陸龜蒙雜說

季布卜得屯。先難後利。蔡順占得需。先凶後吉。叢談

唐馬周卜得晉而獻策。隋李綱筮得鼎而知退。前

南蒯將叛。占得坤之六五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此內蓄邪謀也。穆姜從居東宮。筮遇艮之隨。元亨利貞。穆姜曰。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後姜果薨。此躬多隱惡也。

附相

善相者。田文長安中與韋賢魏相丙吉微時會。曰皆丞相。唐張憬藏相姚崇李迥秀杜景銓皆宰相。婺州陳昭見房琯崔渙云并為宰相。高智周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揚州石仲覽傳舍。引以見相工曰皆宰相。後如其言又張鄧公。寇萊公準張齊賢王隨同詣卜肆。卜者大驚曰。一日有四宰相。韓莊敏與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舖。云三人皆宰相。沈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都。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



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後攸之為郢荊二州。超之刺廣州。景文刺南豫州。事偶

張憬藏之奇魏元忠也曰君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元忠質通塞不荅。怒拂衣去。袁天綱之異李嶠也。以龜息知之。相竇軌亦以龜息。伏犀貫玉枕。

術士在錢希白座上。知王欽若即日宰相。楊醇叟在沈醇仲邸中。知蔡元長太平宰相。日者在劉禹錫坐。識段文昌。

春秋有姑布子卿。術神獨擅。即相孔子于衛東郭門者。梁有唐舉。相蔡澤壽此以後四十三年。漢有龍淵。相聽音聲識解瀆侯于微時。魏有朱建平。相文帝壽八十舉晝夜。

又有因人事而變者。裴晉公狀貌小。相者云當餓死。後以帶還婦人。復相見者云。前途萬里也。葫蘆生始不許白中令敏中大貴。復因還婦人所遺寶帶。謂近積陰德。位極人臣。西僧始言大宋庠不失甲科。後因渡蟻。謂丰神頓異。如活數百萬命。小宋祁今歲首選。公不出其下。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不欲弟先兄。擢庠第一。今人盡以禍福委定命可乎。



楚州犂善相人。襄王召而問之。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麗質厚者富。弘毅疏通者貴。愷悌寬舒者壽。靜嘿溫良者安。其人謫詭佻達者貧。曲鄙黟濫者賤。瘍散莅恭者天。險側刺銳者危。楚人有善相人。莊王見而問其情。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謂吉人。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謂吉臣。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謂吉主。

桓修令晉陵韋叟相劉裕。曰當得邊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不可言。周明帝遣趙昭視楊堅。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陰謂堅曰。公當為天下君。呂公老父之物色塵埃。

豈亦有不謬之術耶。

鉗徒相衛青貴至封侯。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相工指兒寬秩至三公。論衡。韓太傅為諸生時。借相工五十錢。與俱入辟雍中。相誰當貴者。指寬曰。當秩至三公。韓通。刺寬結膠漆之交。從舍從寬。寬自附納之。寬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相者以薛大鼎當任方岳。泗州刺史。隋時嘗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請乙弗弘禮。曰。觀其頭目。眞是賤人。解衣視之曰。自腰已下。當為方伯之任。

相裴冕以兵起得相。裴冕為祠部郎中。金梁鳳謂曰。半年間兵起。郎中不拜中丞。郎宰相。冕曰。公乃狂言。曰有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西蜀。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後安祿山反。哥舒翰奏冕為御史



中丞。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北如靈武。冕會之。勸成冊立。冕為中書平章事。相呂諲須大驚得相。金梁鳳謂諲曰。判官骨相。合得宰相。須一大驚怖。乃得。後至驛。責讓。驛長榜之。驛吏武將性麤猛。持弓矢突入射諲。諲幾中。諲踰牆得免。逾年知政事。

相之不吉者。管輅六無。輅言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相。李寬三無。寬為常侍。門下士姓虞。善相。曰據其面部。無子無宅無家。有數子皆先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于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許負相周亞夫縱理入口。後不食死。陳訓相甘卓赤脈入目。卓頭低視仰。相法名曰盻刃。目有赤脈兵死。

相不驗者。庾贙之狀貌豐美。顧頰開張。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克江陵。卒餓死。褚蘊之縱理入口。面甚尖危。章保衣食而終。柳宏城渾相夭反貴。

衛公孫呂靈公臣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肩廣三寸。而名動天下。楚孫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淵海

婁師德之濟江也。袁客師識其為貴人。曰舟必無虞。李沆之濟江也。王捘識其為眞相。曰舟可無懼。

朱建平善相人。相魏文帝壽八十。謂晝夜也。夏侯威刺兗州。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至下旬轉差。三十日日共設酒曰。明年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眞必過矣。疾動夜半。遂卒。[illegible]璩六十一。為郎中。直省內。欻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于是數聚會。幷急遊觀。飲宴自如。過



期一年。六十二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曰。此馬今日死。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怒殺之。

相物者。陳君夫相馬。留長孺相彘。滎陽褚氏相牛。又有浮丘伯相鶴經。甯戚高堂隆相牛經。嚴助相貝經。師曠禽經。伯樂周穆王諸葛穎徐成相馬經。

古善相馬者。皆以馬之一節知其駑良。而丹丘國人諷聽馬鳴。別朋色。赤者最上。日行萬里黃日行千里青嘶闘數百里黑入水毛鬣不濡竝良。色白者最下。多力而駑斯其術奚啻出牝牡驪黃之外乎。

相牛。酉陽雜俎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欲廣。毫筋欲橫蹄後筋也。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病。旋毛在珠泉無毒。睫亂觸人。衛烏角。偏防王。毛少骨多有力。蹶射前艮牛也。疎肋難養。

相馬。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脈。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吻。陳非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賛相後。

相印。許允善相印。將拜。出為鎮北。以印不善。使吏刻之者三。日印難始成。而已被辱。問果懷之墜廁。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

相板。庾道愍精于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忤。以己板令道愍占之。日甚貴。然使人多怨。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不悅。休祐具言。帝意乃解。又慕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西州時手板何在。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



相笏。有李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又有龍復本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

周宣相夢。宣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曰。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破。文帝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雙鴛鴦。日後宮嘗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曰。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帝復問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日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遣使賜甄后璽書。閉宣言而悔之。遣人追賜者不及。帝復夢摩錢文。欲令減而更愈明。宣悵然不對。重問之。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于太后。但加貶爵。魏太史書問宣曰。夜夢芻狗。曰得美食。果遇豊膳。後又問。復夢芻狗。曰君宜墮車折腳。宜之果如宣言。又問。復夢芻狗。曰。君家欲失火。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皆不夢耶。試君。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夢無異。又占不同。何也。曰。芻狗祭神之物。故始當得飲食。祭祀即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當墮車折腳。轢後必載以為樵。故後憂失火也。

趙直占夢。魏延夢頭上生角。直詐曰。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賊破之象。退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刀下用刀。其凶甚矣。將琬見推之後。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意甚惡之。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何祇嘗夢井中生桑。直曰。桑非井中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得此足矣。後為犍為郡。年四十八卒。如直言。

善察聲者。後魏末吳士目盲。聞劉桃枝聲曰。當代侯王將相死于其手。然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貴人也。聞太原公洋聲曰。當為人主。聞遵聲不動。崔暹私掐之。謬言亦國王也。果如其言。三國典略 有梁十二者。李無



言。舜引入宅。乃著黃衫。令客著紫。代梁謂客曰。聞公語聲。未有官祿。黃衫乃是三品。定命錄 李守貞出其家人。使術者聽之。聞崇訓婦符氏驚曰。天下母。後世宗納為繼室。五代史 耿聽聲者。聞聲知夏震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謂郭棣曰。若部中三節度。周虎彭輅夏震也。癸辛雜志 耿聽聲又嗅宮人扇知別上扇。后扇與貴妃故扇。貞觀時。骨相山人之捫杜術。即謂杜長秀才。位極人臣。叢談 宋龍復本。開成中人。善聽聲。揣骨知人官祿壽夭。揣蕭眞笏曰宰相笏。揣宋祈笏曰長官笏。後皆驗。

附 前知

前知者。顧歡題柱。歡以元嘉中寄居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後元凶弑逆。是其日也。柳世隆題籬。齊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丘山崩。齊亦季矣。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籬箔旌曰。永明十一年。謂日闕當見。吾不及見也。永明九年隆卒。十一年齊工贖死。孫紹引辛雄曰。與卿猶享富貴。後魏孫紹引辛雄曰。此中人當死盡。惟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難。紹喜推祿命。知者異之。崔同字法峻謂李德林。中書侍郎。一人更應富貴。同爲齊散騎。從幸晉陽。謂德林曰。文武相表。俱盡。惟弟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山偉同官偕行。一尼望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君一人當作好官。河陰之禍。卜珝知禍爲卿將。郭璞知禍在江



南。珝見璞曰。吾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璞曰。吾禍在江南。不能免。公夾猶子不能免爲卿將也。珝爲劉聰軍將。敗死。璞以公吏爲王敦殺。康節知少年之秉筆。邵謂富韓公。顧左右更取一册林來。日中嘗有綠衣少年候公。公薨後。此人嘗秉筆記公事。既午。范祖禹來。迎入問勞。且曰。他時筆削累君。後修撰公傳。道月囑武穆以風波。岳武穆至金山。僧道月送之。登舟。囑云。風波塵下退涓滑。秦檜果陷飛于風波亭下。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至武昌。飛執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他日願公救護。後數年。故部將王貴迎檜意告飛謀叛。繫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所夢。韓愈族子湘知愈有藍關之役。鄭虔族子相如知虔有台州之遷。 任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後兵寇并起。大小負糧健步悉得完免。

丁晉公留一篋光州郡帑。曰侯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發之。啟視貯一端硯。此郎晉公孫。寇忠定出一書至鹿頭關付僕。曰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請官可發之。啟視貯一貞容。即捐館日。桑道茂未陷朱泚之日。先乞汗衫于西平王。賓庭芝未陷朱泚之時。先求生路于鬼谷子。謂李鄴侯。術士判人食物先定食餻糜服橘皮湯。李栖筠也。平明召對。上以金盤盛餻糜賜之。既歸病。諸物皆絕。止飲橘皮湯二十碗方得愈。吏知三品以上食料。先疏于紙。食餻糜服橘皮湯。韓滉也。滉在中書。詔命大官進食。有餻



糜一器。以半賜滉。退而腹脹。服橘皮湯。疾愈。如吏說。與客謁華陰令。客能推人飲食。曰今日必食椒薤者。唐李宗回也。果然。知裴令公亭餐鱠而紫衣不得鱠。太府崔潔與進士陳形同往尋親。陳有前知術。曰當于裴令公亭餐鱠。遂買魚升亭。俄頃紫衣三四人至。曰某善此藝。鱠將就。忽有人呼曰。駕幸龍首池。與第一部。此人攜衫帶而走。既餐有延陵尉李耿與崔中外親舊。探知在亭子來。餘鱠盡。只有清羹。乃喫半碗而已。知街西亭子罷鱠而主人不得吃。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于亭置鱠。一客至。曰善知人食料。曰今日惟足下不得吃。因促鱠將就。一人來云。京兆尹召李。弃馬去。使報諸客。但餐語庖人留鱠。良久走馬來。脫衫就坐。忽屋上壞枋數尺墮落。食器碎。鱠雜糞埃。乃厚謝術士。至知房琯沒因魚鱠更奇。邢和璞云。房琯沒時必因食魚鱠。既沒當以梓木爲棺。後謫閬州。宿紫極

宮臥疾使君具鱠。遂于郡齋食畢而歸暴卒。以梓木爲棺殮云。

鄭相如預知鄭虔被祿山之玷。申屠生先惜喬琳櫻朱泚之刑。失節亦定命與。

趙思明尚書趙冬曦汪昭應縣令。馬遊秦侍郎。裴光廷補昭應縣錄事。二事同。昭應向名會昌。時二人已預知。

李淳風知武氏代有天下。而謂殺之當復生。唐有秘記云。三代後卽女王武王。太宗密召淳風詢其事。欲盡殺之。淳風曰。王者不死。今若殺之。卽當復生變爲男子。更四十年少壯嚴毒。陛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李筌知羌雖爲假天子。而謂殺假恐生眞。筌刺鄧州。夜占星宿。見東南有異氣。明晨詢之。有牧羊羌婦生子。筌曰。此假天子也。客勸殺之。筌曰。殺假恐生眞也。時祿山生于漁陽。



史萬歲征南寧。見孔明紀功碑。云萬歲後勝我者過此。隋書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立石于右。山川紀異。青果立碑其右。後爲震雷所擊。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謂孔明不得爲武。欲折毀之。俄報中殿摧塌。有石碑出。云測我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蜀古蹟記。彬云。孔明雖忠于漢。然疲竭蜀之軍民。不能復中原之萬一。見石碑後。彬令郡守新其祠宇。爲文祭之而去。孔明歷歷前將事頗近怪。不知理有前徵。卽聖人不諱言也。不然秦始之據牀蓋子之修書。鍾離意之拭履。張偭之藏璧。仲尼不遺之讖書矣。

佛圖澄聞寺鈴鳴云當角叚末波相輪鈴音云軍出捉得劉曜塔鈴音云國有大喪石勒果死孫守榮聞鼓角聲曰有士人起而典郡者尋潘丙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果典郡術能前知特託鈴角以著驗耳

附

精鑒

易牙知淄澠之合。見後蒲元知江涪之雜。元鑄刀。言漢水鈍弱。命人于成都取江水。以刀畫。言雜涪水八斤。取水者叩頭。李德裕知石頭城下水非金山泉。有奉使京口。德裕曰。金山揚子江水各置一壺。其人醉忘至石頭乃汲一瓶。李飲之曰。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陸羽鴻漸知揚子江臨岸水非南冷。李季卿逢陸鴻漸。命軍士取南濡水。水至。陸以杓揚水曰。似臨岸者。傾盆至半。曰。自此南濡者矣。有僧言京師吳天觀井與惠山泉脈通。李以吳天一罌。惠山一罌。雜以八瓶。遣僧辨析。僧取吳天惠山。餘八乃同味。德裕爲停水遞。魏賈鏘有奴于黃河中流接河源水。以匏瓠接河源水八升。經宿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



李德裕辨天柱峰茶。有人授舒州牧。德裕曰。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李閱而受之。曰可消食毒。蔡君謨辨能仁石巖白。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造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遺王禹玉。君謨訪禹玉。命于茶筒精品碾待君謨。捧甌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事偶

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倚頓不失其情。薛燭庸子見若狐甲子劍而利鈍識矣。臾兒易牙淄澠水合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淮南子

後梁劉彥齊善畫竹。爲時所珍。世重其鑒別。所藏名跡不啻千卷。暑伏曬曝。一一躬自卷舒。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識者謂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也。見聞志

## 妖妄

軒轅崩葬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諡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殀亾而世有緱氏乘鶴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偶言

以妖術惑人而不免于刑戮者。漢有甘忠可。劉向奏忠可罔上惑衆。下獄病死。

劉揚光。造讖云。赤九之後癭揚爲王。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眞定縣曼賊交通。遣耿純誅之。

馬元義。張角之大方也。收荆揚數萬人。元義數來往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爲內應。未及作亂。而角弟子唐周告之。車裂洛陽。

吳有于吉。吉作符水療病。孫策于城樓會賓客。吉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下樓拜之。禁不能止。策令收斬。懸首于市。

齊龔玄宣。始安郡民云。神人與玉印玉版。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裴昭明爲內史。付獄治罪。

司馬休符。徐州妖人。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剌史尉元斬之。

李脫。明帝時爲道士。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弟子李弘養徒濟山。云應讖當王。大寧二年斬于建康市。

唐公孫眷。河東人。

劉道安。衛州人。嘗自言好養生。能黃白之術。時道安自云頭有肉角。隱見不常。人多信附。遂授官建號。期舉兵反。嘗通知其謀。會太宗以他事召。嘗懼自殺。弟節告其事。道安等伏誅。

姚閎。元崇孫。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牛仙客惑之。疾甚。閎爲祈禱。逼作遺表。薦閎叔奕及盧渙代已。閎爲起草。表上。玄宗覺而怒之。左遷奕渙。賜閎死。

李廣弘。小字歡奴。自稱見五嶽四瀆神。言爲天子。董昌誘魏術李修等行君臣之禮。術修上變。捕誅。

梁叔高。自廣州來。授書楊於陵。使爲巳輔。陵以告。杖殺之。

柳泌。本姓楊名仁。少習方術。憲宗銳于服餌。皇甫鎛李道



古薦泌。及僧大通。泌動多詐誕。盛言天台多靈草。假郡縣權以求之。授台州刺史。歲餘無所得。懼罪潛入山谷。捕送京師。鎛等保其能。憲宗服泌藥。竟爲所誤。穆宗即位。泌通幷杖死。泌曰。皆道古教我。時謂必能隱化。及解衣就刑。唯灸灼之痕挾體而已。

崔履行。暹孫。妻父趙稜刺冀州。竇建德攻之。履行自有禳敵之術。設壇衣縗。登樓慟哭。城陷。哭猶不輟。

呂用之。鄱陽人。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求驅役考召之術。客廣陵。用符藥以給衣食。高駢鎭京口。求不死之藥。俞公楚爲之。駢旣篤信。訪以時事。用之悉能。苟合駢禱將俞公楚悉排斥散地。駢遂孤立。左右咸用之所樹。由是賄賂公行。駢從子瀆疎用之罪。爲用之所構。駢每召用之。書一實字。點畫之間。術有辨認。初襄王僞授用之廣南制置使。開幕建牙。號曰二府。稍悟。不能奪其權。及畢師鐸舉兵。遂宵逝。後遇楊行密。械而鞫斬之。

楊千郎。魏州賤民。自言傳要子術于婦翁。能役使陰物。帽下召食物果實。又蒲必勝人。掌握之物。以法必取。又鍊丹乾汞。易人形。破荷鍋。鄴都貴要奇之。自于莊宗。官至尚書郎。

人有惑之而仕宦者。皇弟存乂存渥。元行欽。嘗朋泥于家。存乂伏誅。于郞亦被其禍。

僧誠惠。能會皮骨二命。人初歸向。自云能投毒龍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京師旱。莊宗迎至雒下。親拜之。禱祝略無徵應。或謂將加焚燎。誠惠懼。廻慙恚而終。徒遷果建塔。請謚。賜號法雨大師。

劉唐。鄴都妖人。莊宗時。張憲奏唐爲河張。上幡竿捨身。孫岳令人圖竿。謂曰。捨身救人。卽投于竿下。唐求哀命。鞭背投于流水。滅三尺。

惑于妖妄者。

張豐。涿郡守。自稱無上將軍。祭遵擊之。孟衣執豐降。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裂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遂爲椎破。乃知被詐。

張津。孫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剌史。嘗著絳帕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

王凝之。會稽內史。世事五斗米道。孫恩攻會稽。方入靜室請禱。遂爲恩害。

殷仲堪。荆州剌史。少奉天師道。桓玄來攻。猶勤請禱。爲玄兵獲。自殺。

李仲文。沙門志覺謂仲文曰。公五色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答曰。若爲計。今其時也。肴

儉言于高祖仲文自謂應讖及言龍附已置龍游府娶陶氏以應堯李之歌高祖誅仲文。**高駢**。有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皆江吳醫祝之輩咸升之劇職跨河一起迎仙樓又起延和閣賓僚將吏無復偶其面者政事一委用之。**劉仁恭**。師道士王若訥于大安山營造臺觀。娶美婦爲黃帝房中之法。**王處直**。信李應之起第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將較慮先羅禍。會燕師假道伏甲備不虞因圍第應之死于亂兵。**後魏穆紹**。李肅初陷附元暉後以左道事紹。甞裸身披髮晝腹銜刀。于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崔浩**、師事道士寇謙之。禮拜甚謹。**獨孤陁**。獻皇后弟。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郭沙羅。因轉入其家。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有疾。醫日猫鬼疾。帝忌陁所爲。按之。陁婢徐阿尼言猫鬼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畜猫鬼家。將賜死。弟整求免。陁未幾卒。

古事比卷之四十八終



卷之四十九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書　郃陽學人王梓琴校

音聲

廣陵散求得于杜猛杜夔妙于廣陵散嵇康就其子猛求得此聲見劉潛琴議則不
從夢授也異苑夢中黃帝伶人所傳後傳于賀思令則不自康絕也幽明錄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在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人從中庭稱善云是嵇中散因授以廣陵散
禰正平為魏武擊鼓則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
聽者莫不慷慨王處仲為晉武擊鼓則振袖而起音節
諧捷神氣豪上舉坐歎其雄爽二子者或肆志于輕脫



或寄傲于游戲其無恥均焉若戴安道之不為王門伶
人嵇延祖之不欲操執絲竹君子曰知恥
鍾子期聽伯牙之鼓琴也知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淳
于髡之見梁惠王也知其志在馳逐志在聲音偶記
閔子聞孔子鼓琴知其為幽沉之聲孔子曰向見貓捕
鼠也蔡邕聽客彈琴知其有殺心客曰向見螳螂向鳴
蟬也精於音矣雖然孔子豈以貓鼠易其聲前
聞絃絕而知其為第二絃第四絃者蔡琰也聽鼙鼓知
其冋驅撾者王應也聽笛知其臥吹王令言也逢車鐸
知為宮聲振之而得鐘于地者李嗣真也路逢趙買人
牛鐸識其聲者荀勗也精琵琶于池上彈蕤賓調鐵出
方響一片乃蕤賓鐵樂工廉郊也聞馬嘶而知其主將
墜聞佩聲而知其婦將離者裴知古也聞黃鐘而知其
有爭者起于禁中王仁裕也聞太極殿鐘聲嘶知有銅
滓而鑿去之者宋張永也
宋文帝賜何承天銀裝箏承天善箏也齊武帝賜褚淵
金鏤琵琶淵善琵琶也
有以山水而助琴之致者蕭思話從登鍾山北嶺有盤



中清泉宋文帝使石上鼓琴相賞有松石閒意戴顒隱
黃鵠山林澗甚美嘗憩澗中劉義季宋衡陽王名亟從之因
為鼓琴是也有以琴而通山水之靈者鄭師文叩羽絃
川地暴沍叩徵絃堅冰立散命宮而總四絃醴泉湧漢
武帝撫落霞之琴歌青昊春波之曲偏山傳響是也
張伺不為孫皓鼓琴而皓不能強戴逵不為武陵王晞
鼓琴而晞不能害嵇紹不為齊王鼓琴而冋莫能難范
曄不為宋主彈琵琶必待宋主歌乃彈歌止而彈亦止
桓譚為漢光武鼓琴而宋弘責之弘對曰譚以鄭聲悅上臣薦之罪也宋

太祖召歐陽迥奏長笛。而劉文叟言之。太祖曰。迥宰司。尚習此伎。欲驗言者。

技之精也。通乎天人。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敗。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宋沇琺孫訂樂。指一琵琶者曰。此人大逆殘忍。指一笙者曰。此人魂飛墟墓。潛察之。琵琶者為同輩告訐六七年前父自縊不得端由。笙者乃憂恐不食。卒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



李嗣真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明皇時涼州獻新曲。寧王曰。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恐一旦有播遷之禍。果有安史之亂。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彈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曰。宮聲往而不返。幸無從行。竟被弒於江都。萬寶常聞祖孝孫所定新樂。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盡。及大業之末。卒驗其言。王仁裕餞客樂作。訝曰。樂舉羽而有宮聲。得無憂乎。筵散范延光引賓客大獵。為奔馬所墜。胡瑗改鑄王朴所用編鐘。劉羲叟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患。未幾仁宗得疾。

楊渥欲取錢塘。遣人聽鼓角。回曰。錢塘不可輕動。錢武肅時聽者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氏。孫守榮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曰。旦夕士有起而典郡者。尋王元春以告潘丙變功累典郡。

漢武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製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笑。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舉輕明重較然矣。



未央鐘鳴。東方朔言山恐有崩。銅澡盤鳴。張華言其與洛鐘工商相諧。

宋之衰也作為千鐘。齊之衰也作為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侈則侈矣。而失樂之情。呂氏春秋。

聽琵琶而知其為琵聲多琶聲少者。漢中王李瑀也。瑀又聽笛而知其臥吹。

吹律煖谷者。鄒陽也。吹笛止雨者。周穆王也。

漢張安世十五為成帝侍中。鼓琴為雙鳳離鸞之曲。又劉道強

爲單鵠寡鳬之曲。

師曠鼓琴玄鶴來集。顧參軍彈琵琶鸖鴒立聽。杜鴻漸酣奏羯鼓鳥驚飛猿鳴嗷羣羊躑躅二犬俯仰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伯牙鼓琴而六馬仰沫趙女鼓瑟而鳳舞。六帖趙女楊惲婦也又東漢楊隼擊磬而鸞舞。令重泉鸞集學宮。



宮室

赤樓公孫述十層樓也。青樓齊武帝興光樓也。白樓孫興公許玄度談處也。黃樓蘇子瞻子由賦處也。紅樓蜀先主所造也。

楚莊王爲匏居之臺宴者相者贊者而皆賢者。楚靈王爲章華之臺宴者相者贊者皆非賢者

裴度趙抃皆建綠野堂。韓琦章得象皆建晝錦堂

蜀胡氏寶墨名亭王晉卿寶繪名堂米元章寶晉名齋

漢守建學獨有文翁元魏郡皆立學實由高允



范甯立庠序于豫章庾亮起講舍于鄂渚。

王右軍聞成都有漢時講堂概然遠想欲一遊曰朱考亭塑白鹿洞像說在成都文翁講堂取古坐式文潞公立宗廟入長安訪杜祁公之舊。訪鐵券于錢王之裔。亦其類也

狄梁公之毀淫祠。止留大禹泰伯延陵伍員四廟張文定之存國體乃免關伯微子二祠。

晏子毀君所築室。向戍不毀兄所築室。

楊損不以廐與路巖廣宅。謝現不以宅與桓玄作[illegible]。[illegible]與

方正李訥子述不以完舍與楊收廣第。晉武帝觴杜預曰。非君此橋不立。漢明帝思意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宋國學纔二百楹。唐千二百間。漢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漢于是乎爲盛矣。

登墻騎屋。窺闞盧仝。遣惡少也。梯墻首出。決胥賀監知章喧門蔭也。

居室取容。高堂廣廈。皆剩物也。嘗愛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亦逆旅舍耳。



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此謂眞達。趙韓王宅圖梓于禁省。西京留守于秦隴市材營西宅。詔諸闕乘小車一遊。以太師歸第百日而甍。子孫皆家京師。故園以扃鑰爲常。陳秀公升之治第于潤州。極爲閎壯。宅成。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從義鎮河陽。于洛中造大第。以香柏爲柱。文梓爲梁。被召還都。暮抵其第。秉燭一覽。侵星而行。至東都卒。

孟昶有六鶴殿。蔡京有六鶴堂。

漢之飛廉館。公孫卿成之。魏之靖輪宮。寇謙之成之。

蕭何之治未央。楊素之營仁壽。

漢博望苑之誤。開唐文學館之繆。立一也。

李德裕平泉山居著草木記。戒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後經世變。遺裔竟不能守。昔桓玄欲以謝安宅爲營。其孫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宅耶。玄慚而止。唐曹王皐鎭襄陽。有張柬之園林在州西。欲買之。馬彝曰。漢陽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令其子孫自鬻。遂不復取。石家金谷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宅。不復留身後。今日如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太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爲言。朝廷贖



而賜之。宋邵康節天津之居。本官也。熙寧初。法當斥賣。人不忍買。溫公諸人爲集錢買之。有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寧使敝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范文正公在杭。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洛陽以爲逸老地。公曰。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主人莫得常遊。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樂耶。問奇

士茁懼知襄子之室。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三年而知氏亡。

盍寬饒歎許伯之第。仰屋歎曰。此如傳舍。閱人多矣。惟謹愼爲能久。

陽固荅王顥之宅。北魏中尉王顥起宅。大宴。問陽固曰。吾宅何如。固曰。此同傳舍耳。惟有德

者能辛。觀向戌之言。則有家者不可重爲令聞之累。宋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觀韓滉之言。則嗣業者不可輕棄祖父之故。滉堂無挾廡。弟子洸增之。撤去。曰。先君容焉。安敢毀。作以傷儉德。

蔡廓起二宅。以東宅與兄軌。軌送錢五十萬。白母不宜收者。蔡興宗也。營別宅而從兄衍悅之。卽以與衍者。裴楷也。起長粱齋而叔偕虔不悅。卽日毀之者。王儉也。

趙清獻還鄰翁居不取直。所居甚隘。弟姪厚以直易鄰翁居。公命亟還而不追其直。蘇文忠還屋焚券不須金。卜居陽羨。以五百緡買一宅。夜聞老婦人哭。問故。其居卽



所買者。乃取券焚之。不索其直。徐鉉增宅價。自南唐入京市宅。歲餘見宅主貧甚。召之日。得非售宅虧價致此耶。余近獲二百千。可償汝。命左右付之。王羲方酬樹值。買宅指庭中青桐樹一雙曰。此無酬直。召宅主付之錢四千。此皆今人所難者。

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升堂拜母。有無相共。郈成子隔宅以居右宰穀臣之妻子。見義俠。

漢宣時冠蓋里。峴山南至宜城百餘里。卿士刺史數十人大俞刺史行部見之。因名。張嘉貞所居時號鳴珂里。嘉貞爲相。弟嘉祐左金吾。昆弟上朝。軒蓋盈閭巷。劉仁軌所居時號三柽里。以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唐昭宗改錢鏐所居營曰衣錦。以平董昌。後又改城。宣宗題崔鄴所構堂曰德星。倕子六人同居。

李楷五子之子分居巷東巷西。汝南周少卿燕子號五龍。各居一里。

陸機陸雲各任一頭。到溉到洽共居一齋。

魏了翁築室白鶴山下。余玠讀書白鹿洞中。左思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賈誼諸漢書。誦詠思退。張思光融舟居非水陸居非屋。牽船岸上。第五子陵雒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爲太尉長史。在高陵城西起大宅。郭洋也。世稱長史宅。爲荊



州別駕。于城西小洲上立茅屋。織葦爲席而居。羅含也。以府舍宣擾。焦光楊沛之蝸廬也。李愚之蝶庵也。王肩望樵之繭室也。

邵康節有安樂窩。又有安樂行窩。陸放翁有老學菴。又有老學行菴。非若段文昌鍊珍堂。又有鍊珍行廚也。

地因所居而著名者。荀之西豪。頳陰荀淑八子。號八龍。居西豪里。令渤海苑康改曰高陽。謝之烏衣。弘微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王氏馬糞。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賓客游其門者。專益其過而

稱其善時號馬糞諸王爲長者。劉之居巢。劉知幾兄弟六人俱有名人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李之廉讓。交州李祖仁兄弟十人並慈孝廉讓因名其江曰廉讓。帝問范柏年卿宅何在曰梁州有廉泉讓水臣居廉讓之間。韓之桐木。韓子華兄弟爲宰相所居第有梧桐京師稱桐木韓家以別康公。韋之花樹。族人遠來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王之三槐。祐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文正果相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紀瞻立宅于烏衣巷。楊汝士父子並爲公卿居靖恭里。靖恭楊家

田游巖自號許由東鄰。任華曰東山謝安作鄰里。

三人共宅。劉繪張融周顒也。時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兩雋同巷何妥蕭眘也。妥字栖鳳居白楊巷眘居青楊巷時號兩雋。並居交讓



瀆陸慧曉張融也。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交讓瀆因張陸也。

謂宅南柳郎可爲儀表。謝瀹于柳惲也。惲字文暢弟與瀹鄰居相友善瀹稱之云。謂彼中有人焉不復叫呼。顏延之于張鏡也。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

張用與李珇卜鄰。聞其至孝。王荆公欲與司馬公卜鄰。元澤言大人意以其事事可爲子弟法。

法正與黃皓比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唐肅與丁謂宅相對。丁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曰謂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絕俾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而善于自處。非若王黼與梁師成連墻穿門矣。

侯天盛賂地與趙修。宋季雅市宅呂僧珍側。俱見阿附趙彥昭與巫媼趙氏鄰。因託爲姑姪。斯爲下矣。

張霸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市宅其旁以就學。張楷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遂有公超市。吳差山中學者數十百人從沈驎士聽講經。各營屋宇依止其側。吳下士人爲戴顒築室。江祐徐孝嗣共爲吳苞立館于鍾山下敎授。朝士多到其門。邢和璞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



都是名士。

張楷父黨宿儒皆造門。車馬填街。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藏書以宋次道家爲善本。士大夫多僦居其側以便借觀。當時春明坊宅子僦值比他處常多一倍。

相傳精舍本佛所居。竹林。晉孝武因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然後漢包咸劉淑檀敷傳儒者立精舍講授。江表傳于吉立精舍燒香讀道書製符水。後漢趙昱請處士綦母君公楊奇于綿氏界。周磐自重。合令還張奐

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則儒與道俱可用但不宜俗地耳姜氏兄弟亦曰精廬徐庶折節學問精舍阮孝緒以鹿車爲精舍徐伯珍立精舍蒙山陳寔立精舍講授戴顒立黄鵠山竹林精舍張漢直弟出精舍遇之古人于其居也葢亦以是名之

李林甫宅爲玉杯牛僧孺宅爲金盞唐僧泓師云（即相張說宅者）永寧坊東南是玉杯地馬燧宅安邑里西是金盞地王鍔宅（後王宅賜袁弘史憲誠等所謂金盞破猶可再成馬宅後爲奉誠園所謂玉杯破不復完）浮屠泓又相張說宅（戒無穿東北隅宅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二坎驚曰富貴一世而已）



諸子將不終說將平之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何裔于秦望山別爲小閣（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啟閉僮僕無得至者） 陶弘景于句曲山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唯一家僮得侍其所弟子處其中賓客處其下） 王敬弘所居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謂之王東山） 庾詵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 蕭思話于曲阿起宅有間曠之致 阮卓不之官居里舍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 白居易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創石樓鑿龍門八節灘爲游賞之所洛陽十九名園有司馬溫公獨樂園趙暾隱居杜門鄉人目爲獨樂園晚娶劉器之戲爲少石山人至賈秋壑後樂園安可頡頏乎

漢武帝爲太子立思子宮何如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苑以招賓客中有堂皇六所）

公孫瓚以鐵爲門鈸非不固也董卓以金爲塢金非不多也

漢梁冀夫婦對街爲宅宋蔡京父子分門立戶亦人倫之乖盭也

魏明帝營宮室王朗諫曰建始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



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展游宴 北魏高宗起太華殿高允諫曰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

鄭子產責晉必崇大諸侯之館魯叔孫婼必葺墻屋去之日如始至彼其于鄰國且蒙難而猶若是漢諸葛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不改其初彼其僻在一隅奔命日不暇給而猶若是蔡凝自中書遷晉陵更令左右修中書廨曰庶來者無勞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

去更繕完城闉。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彼其代去而猶若是。

宅有不利主人者。吳丁奉宅。孫皓流徙其身。晉初為周顗蘇峻宅。後為袁真道宅。又為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遇喪禍。王僧綽以正達自居。請以為第。始就築未及居而敗。　唐淮南三節度。皆卒于鎮。宣宗朝李珏領淮南節。疾亟沒于官。　忻州刺史是天荒闕。歷任多死。官舍果有蛇怪。餘千令舍亦凶。

宅未有不易主者。奉慈寺本虢國夫人宅。本中書令馬



周宅。（津陽門詩。八姨新起合歡堂。）右相李林甫宅本李靖宅。林甫死後。改為道士觀。李靖廟已為嬖人楊氏廐。此固王承福之所歎也。　張齊賢宅乃裴晉公綠野堂。改綠野堂乃李龜年故第。

姑蘇錢廣陵王圓。王元之欲乞作醉鄉堂。後賜蔡魯公。又廣陵王園。蘇子美已買作滄浪亭。後歸章子厚。（同地同時。不知孰是。）

會稽泰寧寺。宋毀為寧宗攢宮。錢塘龍華寺。宋毀為南郊圜丘。元皆復之。

捨宅為寺者。蘇州虎丘寺。（名雲巖。）晉王珉兄弟別業也。嘉興眞如寺。唐裴休洲嶼也。金陵蔣山太平興國寺。王安石府第也。　梁何敬容捨宅為伽藍。周李士謙捨宅為伽藍。元懷捨宅為平等大覺二寺。元雍捨宅為高陽王寺。元懌捨宅為冲覺寺。（俱洛陽伽藍記。）晉戴顒捨宅為乾元寺。（一曰招隱。）朱明捨宅為朱明寺。宋張岱捨宅為慈悲寺。梁陸僧瓚捨宅為重玄寺。顧彥先捨宅為永定寺。張融捨宅為安聖寺。（俱吳地記。）張頻捨宅為玄法寺。（南部新書。）王右軍捨宅為歸宗院。王維捨輞川為守寺。明僧紹捨宅攝山為栖



霞寺。戴叔倫宅今為薦福寺。（潤州人。卜居饒之東湖三十載。）

六如亭。子瞻葬朝雲處。六眞院。蔡確賦詩傷琵琶伎處。

器用

藜牀牀之爲杖也。呼子先唯倚藜杖閉目少頃。陸麟遂名之曰藜牀。桃笙笙之爲簟也。阿錫錫之爲布也。藻井井之爲言板也。玉卮無當當之爲言底也。

王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班。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黔類

武侯之木牛流馬。攻祁山造轉運晝夜不絕。解飛爲舂車木人。飛爲石虎侍中。作碓車上。動則人踏碓。行十里成米一斛。祖冲之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又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張衡之地動儀。銅鑄形似酒尊。牙機隱在尊中。如有地動則龍吐九而蟾蜍銜之。嘗一龍機發。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陶弘景之渾天象。以機動之悉與天會。李淳風之渾天儀。以銅爲之表裏三重。馬鈞之構輪。大木雕構若輪。滑以水發。設爲女樂舞象。木人跳丸擲鈎。緣絙倒立。百官行署。舂磨鬪雞。變巧百端。出魏志皆器也而神于藝矣。

王度寶鏡。人見紫服神人曰。我鏡精也。爲謝王公。王宗壽鋏鏡。人見青衣小兒曰。鐵鏡神物。宜見還。周靈王火齊鏡。向之語。鏡中影應聲而荅。唐中宗得一古鏡。向之郢。鏡中影語曰。即作天子。得無是耶。

農人耕地得破山劍。以指石而光頓盡。符載寶劍以截



後截而鋒忽頑。

朱瑾以笏擊徐知訓。王繼鵬以笏擊薛文傑。皆師段司農耶。

羲之書蕺山下老嫗六角竹扇十許。人競市去。東坡書負綾絹子白團夾絹扇二十許。人爭取去。

鵲化金印。鳩變金鉤。皆張氏之祥。

漢文帝爲郡守造銅虎符。煬帝以樊子蓋守東都有功。曰今爲公別造玉麟符。

宋皇帝登封。仍御唐高宗玉輅。宋大行晏駕。每假文宣王玉圭。

李違命之金錯刀也。張文懿之玉畫叉也。

陶穀以沉香實飯。丁謂以沉香煮湯。

陳元龍臥牀上臥客地下。張伯大臥牀上。鄧子敬自臥榻下。

李允則雄山鑄銀罏展城。陳述古蒲縣鑄鐘鋘辨盜。

岐陽石鼓。韓昌黎以爲宣王鼓。韋蘇州以爲文王鼓。或以爲成王頌。又或以爲宇文周時物。聚訟矣。

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 雍耀間耕夫得漢武帝

益延壽觀瓦皆可研。庾嶺灌將軍嬰廟瓦鑿爲研。以下俱吹
袁象贈庾翼蚌硯。劉道友以浮查爲硯
仁宗賜王珪殘硯。米芾拜御硯求神宗賜。
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自稱黑松使者。硯上有小世
子如蟻而獵。自稱紫石龍潭。
張華鐵硯。桑維翰鐵硯。劉守璋賜洪厓先生揚雄
鐵硯
任末削荊爲筆。賈逵剡桑爲牒。
蒲序墨。潘衡墨。皆在奚易水之前。



晏元獻荅奏。率用方寸小紙。曾文正遺故人子。皆書簡
後殘紙。
羅隱喜筆工蔑鳳。以雁頭牋百幅爲贈。士大夫聞之。懷
金問價。王右軍爲會稽令。謝公乞牋。庫中惟有九萬。故
悉與之。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殘筆與祖書。乃桑根紙。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賜王僧虔。杜暹爲婺州參軍。秩
滿。州吏以紙萬張贈之。暹惟受百番。
管子文謁李林甫。俄化爲筆去。敬元頴謁陳仲弓。俄化

一鏡去。鄭秀才謁葉法善更生耳。
謝尚夢父告以刻塔杖上。可以禦災。糜竺葬枯骨。夢婦
人與一青蘆杖。可以禁火。
宋香燭以龍涎沉腦屑和蠟爲之。唐仙音燭。以露寶爲
之。然則花鳥玲瓏皆響動。
曹王皐得二捲杜鴻漸得二杖。不如馬嵬始得一履。賀
懷智得一巾也。
錢惟演以笏起草。余安道以所奏事書笏。

## 飲食

仁宗夜半思羊肝而不宣索。高宗神御用羊胃而命別味代之。

著酒經者王無功也。著茶經者陸鴻漸也。刺史崔莒請見。無功卒于不詣。御史大夫李季卿召鴻漸煮茶。挈具而往。彼不負酒。此爲茶玷矣。偶記

何曾著食疏。又有安平公食單。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馬琬盧仁宗笁暄劉休有食經。虞悰有食方。謝諷有食經。孟蜀有食典。崔浩著食經。梁大官有食經食法。



隋大業有淮南王食經食目。唐趙氏有四時食法。蕭家法饌。楊曄有膳夫經手錄。黃克明有江飧饌要。段文昌有食經。號鄒平公食憲章。

食飯而知勞薪所炊者師曠也。荀勗也。食而知鹽味小生。食雞而知栖匝半露。食鵞而知黑白之處。符朗也。食餅知鹽生。劉子陽也。食麥知杏李柰三味兼者。皇甫玄晏也。偶記

齊王好食雞跖。日進雞七十。楚王希聲慕梁太祖好食雞。日烹雞五十。臨江王妃江無畏好食鯽魚頭。日進鯽魚三百對。前

日食萬錢。何潁昌曾也。一日之供以二百萬錢爲限。曾子邵敏祖也。故曰貽厥孫謀。可不慎哉。前

一食萬錢。任愷也。高陽王雍也。韓晉明也。執子魏東萊王招引賓客一席費至萬錢。邠公杜悰也。李德裕也。趙犨子巖也。韋陟庖中所棄不減萬錢。侈哉。

李德裕嘗食萬羊。夢牧羊者十數迎拜曰。此侍郎平日所食羊也。杜悰爲相。有人見牧羊滿山。詰之曰。供相公食耳。悰一日費嘗萬錢。德裕一杯羹至二萬錢。雖云厚福。未免豪汰。偶記



初尚主誤食塞鼻棗及澡豆者。王敦也。初娶董溪女誤食澡豆者。陸暢也。偶記

好食人精者。周舒州刺史張懷肅也。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也。嗜人爪者。權長孺也。嗜臭蟲一名蟠蟲者。劍南節度鮮于叔明也。偶記

劉邕好食瘡痂。孟靈休瘡取未落者貽之。突欲好飲人血。左右姬妾刺臂吮之。然邕於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鞭成瘡痂以給膳。尤是奇事。前

漢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讞獄益精明。民自不冤、周裴正飲酒數斗不亂。剖決如流。獄無冤滯。前

邵平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謂東陵瓜。魏高聰尙肇之黨、罷廢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然聰初傾身趙修。修死言必毀惡。又媚附茹皓。皓死以爲死晩。偶種梨一事同耳。

紂以車行酒。馬行炙。西郡賊陳輕騎以行魚。騰酒車以斟酌。隋諸葛昂高瓚爭爲豪侈。昂屈瓚串長八尺、餅瀾丈餘、餤粗如柱、酒行自作金剛舞以送之、瓚以車行酒



馬行炙。碓斬鱠。碾蒜虀。自唱夜叉歌以送之、

羊斟不及華元。受其謀、黿羹不均、子家肆其禍。熊蹯不熟、殺宰夫。而趙穿弒靈公。雙雞易鶩。饋子雅而蒲癸殺慶舍、乾餱之愆、可謂口腹爲細故乎。

曹參爲相、主者欲有言。輒飲以醇酒、羊祜督荊州、將帥有欲進諫計者。輒飲以醇酒。

換酒解金龜者、賀知章也、換酒解金貂者。阮遙集也。

取南濡水、蹶倒而以臨岍水增之。能辨者。陸鴻漸也、取中泠水、醉忘而以石城下水代之。能辨者。李文饒也、取釀泉蹶倒而以豐樂之紫薇泉代之、能辨者、歐陽永叔也、

師曠荀勗皇甫謐。妙於味者也、彭鏗易牙毛德祖虞悰曲良翰彭湘潔余媚娘。工於味者也、魏文齊武隋煬吳質何曾何劭和嶠王愷王濟石崇劉穆之徐湛之何勗阮佃夫朱异羊侃元維元琛崔瞻爾朱文略韋安石韋陟裴冕元載段文昌李德裕趙雄武孫承祐陶穀蔡京張俊張鎡、侈於味者也、廉頗樊噲王鸞典韋李勣、勇於味者也。宋明山濤劉道眞江淹蕭穎胄鹿宜孫馬郁杜



悰廖易之張齊賢張愍趙雄。洪於味者也。張昌宗張易之韓縝、酷於味者也、羅友陳仲潛。猥於味者也、鄭子公御司馬子期、胡紘嗾朱晦翁無隻雞斗酒之供。釀成僞學之禁。小人於味者也、宛委餘編

飲量之弘者、漢于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鄭康成飲酒一斛、袁紹嘗餞之、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飲三百杯。而溫克之容無怠、盧植魏舒能飲一石、山巨源飲八斗、周顗一石。劉伶一石五斗。前燕皇甫眞飲石餘不亂。後魏劉藻一石不亂。南齊沈文季飲至五斗。妻王錫女

飲亦至三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鄧元起飲至一斛不亂。北史柳謇之一石不亂。孔珪飲酒七八斗。滿寵馬融傳玄劉京皆至石餘。裴鈞與裴弘。泰賭飲酒器。請在坐銀器盡斟酒滿之。隨飲以賜。抱持而出。劉潛石曼卿尤豪于飲。歐陽永叔梅聖俞可盡百杯。每爲劉石所困。飲酒石餘不亂。又有華歆。（孫策每大會歆能飲至石餘不亂人常以其整衣冠爲異）馮跋。（小字乞直）張才。（鄒譚部人）

元德秀居陸渾。好事者載酒殺過之。不擇賢不肖與之對酌。羊曼不問貴賤。



宋蘇舜欽石延年飲名有五。曰鬼飲。（夜不爇燭）了飲。（飲次挽歌哭泣而飲）囚飲。（露頂圍坐）鱉飲。（以槀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巢飲。（飲于木杪一名鶴飲）余戲益之六。曰號飲。（阮籍聞母終飲酒二斗舉聲一號是也）偷飲。（畢吏部盜樽是也）踠飲。（劉伶踠祀飲酒是也）枷飲。（北齊高季武留司馬消難飲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是也）牛飲。（商辛爲酒池迴船糟丘牛飲者三千人餘是也）狗飲。（胡母輔之輩閉室酣飲光逸脫衣露頂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是也）

庾袞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于墓前。自責三十。陶士行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曰少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

邴原素能飲。出遊見師友。一滴不入口。及相別。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遂一飲讌。

馬周濯足以酒。泰叔寶飲馬以酒。

食量之弘者。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山濤飲至八斗。醉後餟餔。折筋不休。苻堅拂盎郎夏默等三人。每食一石。肉三十斤。宋明帝噉白肉至二百斤。蜜漬鱁鮧一頓數金鉢。蕭穎冑噉白肉鱠至二斗。馬希聲日食五十雞。南燕慕容德時逢陵長王纘賜食。立盡一斛。范汪噉青梅一斛。宋張齊賢一食肥豬肉十餘斤。趙丞相雄奏



事上。命內侍捧玉海容三升者進之。凡七賜皆釂。繼以籠炊百枚。遂食至盡。

胥乎飽蔬食菜羹之享。君子賢之。謂其公侯而甘藿食也。井丹却麥飯葱葉之食。君子非之。謂其以寒畯而羨侯鯖也。（建武末。沛輔等五王請井丹不能致。陰就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定致丹。而別遣人要劫之。丹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設盛饌乃食。）

趙岐以避仇賣餅。陳敬暄以家貧賣餅

徐肺沈脾。（徐晦嗜飲。沈傳師善餐。恆無恙。楊嗣復戲曰。徐家肺。沈家脾。大是安穩。）可對李目方口。（唐方干唇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月有翳。干作令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

(門外老䶢。未見明中安障。李曰。揩大喫酒點鹽。下人喫酒點鮓。只見半臂著襴。不見口唇開盻。一座大笑。)

曹元理知有蒸豘荔支(嘗詣陳廣漢。廣漢設食甚薄。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以七箸筭曰。俎上蒸豘。廚中荔支。何不設。廣漢大驚。)趙達知有美酒鹿肉(嘗過知故。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取隻箸。再三縱橫之。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慚曰。欲相試爾。)

豫章王嶷盛饌饗賓。問今日殽羞有所遺否。(虞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裁也。)孫承祐(吳越王妃兄。在浙右節度。)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謂南蝤蛑。北紅羊。東鰕魚。西[illegible]栗。)尸子亦有四海之目。(尸子曰。桀紂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

李預餐玉七十枚。(預得餐玉法。採訪藍田。躬往攻掘。乃椎七十枚為屑食之。)李德裕杯羹錢三萬。(雜珠寶玉煎汁。三煎即棄其滓。)

一筒餅得都尉。(世祖徵時。嘗以事拘新野。樊曄為市吏。餽餅一筒。後徵為河東都尉。賜御服食。戲之曰。一筒餅得都尉何如。)一斛酒得涼州。(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拜涼州刺史。于時詩。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涼州。)

晉人多言飲酒至于沉醉。非直在酒。時艱懼禍。托以醉以遠世故。陳平日飲醇酒。曹參以酒杜人。已用此策。而嵇阮劉伶之徒。遂用此為保身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陶情滅聞見。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溺酒者以嵇阮為口實。可笑哉。(文中子稱劉伶古之閉關人。稱陶元亮幾于閉關。)



蔡京廚婢數百人。庖子六十五人。段丞相有老婢名膳祖。四十年閱百婢。僅九婢可嗣法。孫節度承祐一宴殺物命千數。蔡京每殺鵪子輒千餘。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食。晉武令就其家取之。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各持琉璃器食蒸豚有異。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獻糯及雜殽數十輿。求方不得。後體不快。僅獻醒酒鯖鮓一方。

陳叔達日給王績酒一斗。(績待詔門下省。給酒日三升。或問何樂。曰美醞可戀。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一斗學士。)後周明帝日給韋夐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

劉毅冒請鵞炙。(就庾悅求子鵞炙。)羅友冒求羊羹。(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曰。友聞白羊肉美。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不復須駐。了無慚色。)裴御史自擶七筯。恣情飲啜。所謂飲食之人。當時以為名士。吾不信也。

晉武帝就和嶠求李。(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豘甚美。問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人齊武帝就虞悰求味。(前見)杜畿不與劉勳大棗。(勳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可謂不媚于竈者也。)桓崖不與桓玄好桃。(玄素輕崖。崖在京下。有好桃。玄求之)

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嗤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雖籬壁間物。亦不可得。和崧

虞秘譏避貴幸崖恨輕己也。

張蒼食人乳而壽。（史記蒼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侯君集亦服人乳而誅。（君集以反伏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太宗問其狀。曰自迴以來。常食人乳而不食。）

范雲命取孔休源嘗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休源寓宗人孔登。雲到少府。登備水陸之品。雲駐筯。）盧叔虎留魏收食。但有粟飡葵菜木椀片脯。彼胡紘以無隻雞斗酒而嗛晦菴。啟僞學之禁。眞小人哉。



晏子相齊。食脫粟飯。公孫弘封侯。猶食脫粟飯。孫叔敖爲令尹。食糲飯菜羹。李固爲太尉。食麥飯。左雄刺冀州。食乾飯。

陶元亮有乞食詩。顏魯公有乞米帖。梅堯臣有貸米詩。

庾杲之食惟三韭。或曰誰謂庾郎貧。食韭嘗有二十七種。李崇食惟二韭。人曰李令公食嘗十八種。庾貧而淸。李富而鄙。

留守以廚食饋范文正曰。食粥已久。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粥。王濟授盤餐石徂徠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

晉惠帝走洛陽。宮人持秔米飯燥蒜鹽豉以進。愍帝時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爲粥以供。成帝時蘇峻反。大官惟有燒餘米數石。德宗奉天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縋人採蕪菁根而進之。

魚弘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采菱以給所部。（梁書）羊敦守廣平。歲饑家餽不至。拔薤而食。朝廷賜穀千斛。隋文帝如洛陽。遣視民食。得豆屑雜糠。帝爲不御酒肉朞年。　侯景之亂。江南旱蝗相繼。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　李密至淮揚。歲饑。削樹皮以食。



崔愼由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力學。屬歲兵荒。採梠拾橡實。飲水栖衡。講誦不輟。　長安掖庭宮女猶有數百。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相埋于宮中。晉王重貴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采木實草葉而食之。盧攜乞停徵殘稅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虀。

古事比卷之四十九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五十





古事比卷之五十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校

衣服

韓康伯數歲。母爲作襦。令持熨斗。謂行作複裈。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當自煖。 張兼少時母欲爲作裈。兼曰。且作襦。如熨斗著火。其柄自熱。

謝朓大雪候江革。脫所著襦。并割半氈。充臥具而去。宋韓忠獻李康靖同行應舉。到別割氈爲二分之。

周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襪繫解。自結之。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陵。自結履繫。皆以先君之臣無可使。武王至殷郊。繫墮。自爲繫。張釋之爲廷尉。王生謂曰。爲我結襪。釋之跪結之。此與圯上納履奚異耶。

呂不韋使異人莊襄王。以楚服見后。后悅之曰。吾楚人。而子字之。乃更其名曰楚。叔孫通服短衣。楚製。見漢高祖。漢王喜。漢書

妹喜衣男子之衣。卒以亡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以禍身。程元振衣婦人之衣。私入長安。卽被安置。閣代宗還宮。復規任用。京兆禽之以聞。江陵安置。

謝玄好佩紫羅囊。謝尚好服刺文裈。周弘正錦髻紅裩。

緣絲布袴繡假鐘。則服妖矣。路巖鎮成都。風貌秀美。載妓巾裘出游。時民間見炫服者。曰汝欲效路侍中耶。於與折角巾穿角履徑庭矣。

北齊宗室道暉。學爲儒宗。好著高翅帽大屐。蜀王衍好著尖巾狀如錐。　高昂好著小帽。世稱司徒帽。裴晃自製巾甚工。世效僕射巾。

王莽屋幘。爲頭禿也。晉元帝服幘。掩其壯髮也。沈慶之著狐皮帽。患頭風也。

冬無袴者。賈逵。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嘗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著孚袴去。馮驩。齊乞



士。經冬無袴。面有饑色。黃香。字文彊。父兄舉孝廉。家貧無僕。香躬執勤苦。冬無袴被。而親極滋味。吳良。字大儀。臨淄人。爲郡議曹掾。正旦吏人賀太守。良曰明府無受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之。今曹掾尚無袴。太守曰。此生古是也。秦護。清廉不受禮賂。衣服單露。人歌曰。冬無袴。有秦護。

織屨給食者。陳仲。字子終。楚王欲以爲相。妻曰。子織屨以爲食。恬澹而無爲。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　翟方進母。方進游學京師。後母隨之。織屨以給其用。

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周勃之令軍中也。前此有淖齒弒齊王。王孫賈入市中呼曰。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陳勝起兵。徒屬皆袒右。是先有以袒右令衆者。吳人入楚。陳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不與荆者右。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則是法亦已久矣。弇州曰。勃知衆心歸劉。不能無疑于呂氏之有黨。欲誅之以令衆。如惕索朱滑之舉耳。豈至此而始覘人心之向背哉。

趙隱拜官。北齊封宜陽王。不脫朝服見母。榮親也。曹王皐罷官。不脫朝服見母。安親也。

陽城以處士賜緋。李泌以山人賜紫。特恩也。

阮長之守武昌。常擁敝絮。任昉守義興。不備裙衫。

柳惔婦隔幔出妓。妬也。夏侯亶隔簾奏伎。慳也。

諸葛遺司馬懿巾幗。　高敖曹遺高乾以布裙。



漢文賜尉佗三褚。上褚中褚下褚。各三十衣。孫權賜周瑜百領。寒暑衣皆百領。

黃巢僭位。晝皂繒爲袞衣。　賊立朱乙爲天子。取嵩嶽神袞冕以衣之。

公孫弘丞相布被。汲黯譏之。王良大司徒布被。鮑恢傳之。宣秉中丞布被。光武賢之。

逢萌挂冠東都城門。陶弘景挂冠神武門。袁本初挂節于上東門　丁鴻挂衰絰冢廬。

管寧皂帽。漢制也。陶潛漉巾。東晉制也。左元放葛巾。

霍獻可褁綠帛。李子慎著緋衫。皆無潤陽情者。

優孟衣叔敖之衣冠。靖郭君衣宣王之衣冠。

朱修之不冒以巾幘到殷景仁之門。陳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褁頭。上徐陵坐。蕭琛著虎皮靴。策桃竹杖。造王儉坐。

宋子京宴于錦江微寒命索半臂。洪景盧三伏中賜對翠寒堂戰栗不可久立。上笑被以北綾半臂。　闕文衍畫丸華山圖于白綾半臂。

王章妻之念牛衣。與元載妻之念牛衣不同。



杜衍致仕。或勸為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邵雍居洛。司馬公勸服深衣。雍曰。為今之民。應服當時之服。張齊賢改秘書致仕。咨子請衣羽服。曰。且作白頭老秘書而眠。何必學賀監作流沙之服。

任光冠服鮮明。幾見殺奪。漢軍至宛。軍人見光冠服。將殺而奪之。劉賜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　王晞溫服膏粱。行侶見尤。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懼有土賊。而晞溫服膏粱不廢。晞曰。莫尤我行事。若悔。入三公矣。

尹愔衣道士服視公事。蘇軾以僧衲衣襯朝服。

沈休文革帶移孔。與徐勉書言猲竭。　張思光革帶寬至髀。王敬則見

王敦入石崇廁。脫故著新。石崇奢豪矜物。有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而敦意氣無怍。　齊高賜張融衣。雖故勝新。曰。衣服粗故。誠乃素懷。今久爾繿縷。亦虧國體。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稱卿體。

披裘拾穗。林類年且百歲。方春披裘拾穗于後畦。[illegible]歌并進。　披裘負薪。延陵季子見路有遺金。命取之。曰。五月披裘。豈拾遺金者哉。

馬援衣皮袴。以牛羊散與故舊。　婁師德衣皮袴。檢校豐州都督。率士屯田。

董威輦不受全帛而受碎絮。李元愷不服新麗而服垢穢。王子陽之好。增其累耳。



譬人于衣。　謝超宗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孔融薦邊讓於魏武曰。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　衛人將殺右宰穀。穀曰。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

珍寶

子罕却玉韓起辭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璵璠向魋之夏璜有無窮之惡故曰唯善以爲寶

楊遵精金也林邑以爲名蒙古白金也元主以爲號(觴吹)

唐昭宗賜李亞子鸂鶒巵翡翠盤　柴世宗得楊行密馬腦枕翡翠瓶

霍光車較上有金鳳夜常飛去　沈攸之妾馮月華臂上玉馬夜常失之(有白駒入廐羣馬皆驚)　漢元鳳中宮中欲毀趙婕妤釵開匣惟見白燕飛去唐大曆中日林獻龍角釵



賜獨孤妃有雲起釵上惟見二龍飛去孫亮屏上琉璃鳳觸之飛去

周世宗毀佛鑄錢梁南平王偉毀襄陽銅佛爲錢(武帝東下用度不足)會昌毀佛像鑄開元錢顯德毀佛像鑄周通錢

孫晧穢竺乾金像東昏碎獅子國能像爲妃釵釧　秦金入十二董卓錢其九苻堅泉其二一沈于河

珍物爲水神求者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黃山谷書韋應物詩扇水光如鏡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馬渡采石風大作獻之風止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奉使渡海波濤洶湧舉佛經折紙剪字投之風濤恬息呂端奉使過洋風濤忽作沉金書摩詰經聞絲竹聲起舟下隙堯咨泊三山磯下夢老叟(江湖之神)求金光明經王荆公夢小龍求夾注維摩經海神借看永叔隴阡表碑

燕昭王招涼珠(常懷此珠盛暑體自清涼)李輔國迎涼草(夏挂窗戶涼風自至)元載却塵褥(却塵獸毛爲之)同昌公主却寒簾(却寒鳥骨爲之)明皇辟寒犀　文宗辟暑犀又辟塵犀　沈隱侯辟塵爐謝客兒辟塵帳　李文饒有白龍皮浸之夏月入室生涼張希復授理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石晉貢契丹一磁盆貯水所畫二鯽即躍會訥得廣南一瑪瑙盆盛水二魚自然即躍

劉悛奉齊武帝金澡罐明皇賜安祿山銀笊籬馮道家有滑樣水晶不落劉虬家藏龜茲國澡罐盧昂有瑟瑟枕懿宗賜公主瑟瑟幕

唐懿宗賜優人李可及酒皆珍珠也宋眞宗賜宰相王旦酒皆珍珠也吳越王送趙普海物皆瓜子金也

王濟以錢甃地號曰金溝　唐王元寶以銅線穿錢甃花徑中泥雨不滑時名富窟

石室人唾悉是金。述異記。雩都縣西沿江有石室名夢口穴。嘗有船過。一人通身黃衣擔兩籠黃瓜。求寄載過岸。此人唾盤上。徑下崖直入穴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異。視盤上唾悉是金矣。

長沙牛糞是金。金牛巖在長沙。漢武時一田父牽赤牛欲渡。及牛江。牛糞于船。漁父怒其汚。擲糞棄水。欲盡方覺是金。躡之。但見人牛入嶺。掘之莫能及。

北海牛糞皆銀。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唯見牛跡。遺糞爲銀。明年世祖封禪。

鮫人泣則出珠。鮫人室水如魚。不廢機織。其眼能泣則出珠。

王陽能作金。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不過衣囊。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

婁敬能種金。永壽志。建信侯婁敬晚居好畤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金平。後人往往得金云。

白水種金。藍田種玉。然則金玉固有種乎。續博物志。襄趙間故舂陵白水之地多得金。土人謂之柹子金。或曰此婁敬所種藥金最良。



漢武帝吉光毛裘。十洲記。西國王獻色黃蓋神馬之類。入水不沉。入火不焦。

唐敬宗浮光裘。杜陽編。高昌國進。一日從禽。忽值暴雨。畧無沾濕。

漢明帝以赤瑛盤盛櫻桃賜羣臣。月下與盤同色。皆疑是空盤。董偃以水晶盤貯冰。與盤同色。侍者以誤拂墜盤。

地中藏金。

晏子城。湖州九龍山下。至今耕者每得黃金。如麥。中有齊字。吳地志。

董卓宅。洛陽永和里。邢鸞家嘗掘得丹砂及錢數十萬。後卓夜中隨鸞索。不與。經年鸞卒。伽藍記。

蘇秦宅。大統中。南有高顯畧宅。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家金。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

又蕭穎胄之取龍。穎胄字雲長。長沙寺僧鑄黃金爲龍。埋土中。稱爲黃鐵。穎胄因取此以充軍實。南史。

隗炤之書板。善易。臨終書板授妻。後五年有詔使龔負吾金。至期責之。使者筮卦歎曰。妙哉隗生。知吾善易。故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掘果得金。

唐開元寶玩錄。載有張說記事珠。紺色有光。或有闕忘之事。持弄此珠。一無所忘。

明皇賜楊國忠游仙枕。龜茲國進。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

內庫有自煖盃。鏤金字云自煖。取酒注之。溫然有氣如沸。

七寶硯鑪。冬寒硯凍。置鑪上。冰自消。不勞置火。

葉法善鍊鏡。疾病照之。見肺臟所滯之物。療之痊瘥。

郭休拄杖。色如朱漆。叩之有聲。夜則有光。可照十步之內。涉險未嘗失足。

蘇頲錦文花石筆架。每天欲雨。即津出如汗。

虢國夫人夜明枕。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玉鞍。冬月在坐如溫。

鬼神

阮瞻著無鬼論。見鬼曰僕便是鬼。施續門生著無鬼論。見鬼曰僕便是鬼。宗岱常秉。皆作無鬼論而見鬼。

黎丘丈人惑于似子者而殺其真子。丈人醉歸鬼效其子扶而道苦之明日之市醉其子迎之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瑯琊巨伯泰姓惑于似孫者而殺其兩孫。蓬山鬼化爲巨伯之孫。凡似之亂真未有不反爲真害者。

胡母班從泰山君乞得父爲社公。蔣子通濟從泰山令乞得子爲錄事。蔣濟娘夢亾兒曰爲泰山伍伯困辱今孫阿召爲泰山令可屬阿轉我樂處濟見孫阿具語其事。曰欲得何職。曰隨地下樂者與之。月餘見復夢曰已轉爲錄事矣。



江淹書云。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齊景公畋于梧丘。夜夢五丈夫晏子曰。昔靈公出畋。五丈夫驚獸。悉斷其頭而埋之。公令厚葬之。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交州刺史何敞行部至蒼梧。宿鵠奔亭。夜半有女子呼曰。妾本廣信縣蘇娥。夫死有雜繒帛。與婢日暮止此。爲亭長龔壽刺死。埋樓下。敞掘之果得尸。拷問具服。奏斬之。

狐突見申生于曲沃。寃抑之鬼也。齊襄公見彭生豕立而人啼。强死之鬼也。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報恩之鬼也。伯有爲厲殺駟帶殺公孫段。報怨之鬼也。漢武帝見李夫人于帳中。妖淫之鬼也。王弼與人墓中談及。文章之鬼也。隋煬帝見陳後主于雷塘。亾國之鬼也。陳喬衣黃半臂而過廊。忠義之鬼也。凡死于刀兵水火。其魂魄不散。皆能爲鬼。以至陰房鬼火。天陰鬼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皆不可評者。

呂后之殺如意。武安之殺竇灌。不以其罪。心未嘗不歉。故臨死之時。窮則反本。呂后遂以爲如意據其左掖。武安遂以竇灌俱坐牀頭。二人之見生于歉也。武帝溺愛李夫人。明皇溺愛楊貴妃。雖死而未嘗不冀一遇。故少翁得假爲鬼物。使武帝能見之。鴻都道士得搆其魂魄。使明皇能見之。二人之見。生于溺也。



慕容垂賵唐文宗以詩。隋煬帝遇陳後主于苑中。飲煬帝酒盧多遜逢李後主于海上。

陰子方見竈神以黃羊祠之。張成見蠶神以白粥祀之。

沈文通地下與楊樂道同曹。僧文捷知之。石延年鬼仙召范補之偕往。友張生夢之。天曹召孫復與涂楷同爲要職。亦然。

段文昌夜行。有雙燭引前。劉沔月黑挺生。有雙燭授之。影在雙旌上。許楊夜歸。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管寧海中遇暴風。時夜晦冥。望見有大光。輒趨之。得島。

袁本初遇度朔君殺之似驢。公路家有老羊作怪。自呼高山君。別又云。同度朔君于廬山。飲白李。不知同者爲誰。又云度朔山郎神荼鬱壘所居。

劉玘自言我死當爲神。蔣子文自言我骨青死當爲神。劉祠在君山上。蔣祠金陵。

娶鬼神女　柳毅柳子華俱娶龍女。　赤城袁相猥碩。天台劉晨阮肇俱遇二仙女。　望帝娶武都山精。　廩君射陽鹽神女。　杜蘭香下嫁張碩。可十六七。成知瓊下嫁弦超。自言年七十。然如十五六。

樊夫人仙術與夫劉綱爭衡。楊隱之女仙術與父爭衡。



裴立靜是李言之妻。威逍遙乃蒯尋之婦。

崔女郎墓中贈盧充一金椀。吳女郎墓中贈崔羅什一玉環。

張璞女爲廬山子婦。曹著廬山女婉妻之。

唐楊鑑與大姑作偶。鑑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巡。屬秋祭。請祀大姑神。鑑悅大姑姿偶有言。祭畢迴舟。見雲霧中一女子呼云。家姊幸蒙採顧。便希回櫂成禮。苟或中輟。恐不利于君。楊懇希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倉卒而卒。　史光澤與泰山作兒。又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自別墅歸。乘醉入泰山廟。謂神曰。與人作第三郎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惚。踰月而殂。駢志。

神怪

在位無所發明。沒而降語其家者。崔協也。在位不閑議論。沒而語其婢者。馬胤孫也。生不能言。死而後語。其鬼賢于其人矣。又劉晝沒而降語其幼女。元魏李庶妻夢庶言託生劉氏爲女。求得之。

盧充與鬼女崔氏交而生子。至二千石。鄭亞與亡妻之魂交而生子。至宰相。

晉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玄至閣。數其妄譏之罪。俄而弼死。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



直入。數其見凌之非。俄而蘭卒。鄭數王曰。君少年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董數劉曰。君自是學士。何爲苦相排毀。義理短長。竟誰在而無禮見凌也。

楊國忠水晶屏上美女。悉下通名。叱之皆復歸屏。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于牀頭踏歌。叱之復上屏。

汝南有鮑君神。後鮑魚主言之始歟。有李君神。後植李者言之始歟。有石賢士神。後遺餅母言之始歟。何汝南人易惑乎。郈原于遼東。亦辨神樹之誤。行得遺鈔。以繫樹枝。繫者愈多。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辨之。里中斂錢以爲社供。

萇弘之血化爲碧也。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　淳于

伯之血逆柱而上二丈也。斛律光之血著地不滅也。拂胥之殺無血。惟白氣衝天也。皆冤爲之也。譚氏婦血入磚不滅。磨煅益顯。義烈爲之也。宋劍州小常村民婦。尸所枕籍跡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刬去復見。楊就寇南劍州民娘不屈遇害。臨海王貞婦血書石上。陰雨墳起如始書時。元兵入浙東。貞婦被執不屈。防守甚嚴。還至嵊縣青楓嶺。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投崖下而死。

女鬼彈琴作歌者。紫玉也。劉惠明女也。青溪小姑也。廬山夫人女婉也。陳阿登也。

嵇中散夜彈琴。有一鬼械而長歎。舉其手袂曰。君一絃



一調與琴彈之聲清冷。疑是蔡邕。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月中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自云是嵇中散。因以廣陵散授之。

南州吏以犀簪于宮亭廟。後鯉躍入舟。剖之得簪。估客遺書刀於宮亭廟。後鯉躍入舟。剖之得書刀。王昌齡遺金錯刀於馬當。後鯉躍入舟。剖之得金錯刀。潘惠延白馬墜失笇囊。後剖魚腹得之。宋之問馬當悞置金刀。後剖魚腹得之。又杜子恭就人借瓜刀。至嘉興魚躍入舟。其主剖之得刀。則術也。

永康大龜。爲人擔而繫舟於岸。老桑呼之曰。諸葛恪斂明禍必及子。明日其人獻龜。煮之不死。恪曰。須得老桑爲薪煮之。果爛。燕昭王墓前斑狸。欲化爲書生詣張華。墓前華表曰。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殘悞老表。明日詣華。華疑其魅。雷煥曰。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果化爲班狸。

蘇峻之亂也。庾亮於白石祠祈福許賽。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苻堅之入寇也。會稽王道子求助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力焉。



王僧辯討侯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神。云助討賊。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南史李矩禱子產祠。使巫陽言子產當遣神兵相助。而衆踊躍爭進。掩擊劉暢。暢僅以身免。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濕地。安蘇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旗軍數百隊。忽不見。是日昭陵石馬皆流汗。武帝時。魏軍攻鍾離。蔣帝神許扶助。既而無雨。淮水暴長。遂挫敵。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臨汝侯蕭猷守央與。與楚王廟神交飲。神影亦有酒色。後刺益州。齊狗兒反。遣禱請救。是日田老見一騎

浴鋏從東方來。獻果大破狗兒。廟中祈請。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陸法和討任約。江陵多神祠。自法和軍出祈禱無驗。人以爲神皆從行也。高歡破爾朱兆。未戰前。章武人張紹夜踰城。一大將軍敕紹爲軍導。及戰。爾朱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史萬歲攺葬樊噲墓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己。戰必大捷。兩京記南唐柴克宏救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見夢曰。陰兵相助。及戰。果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宋康王南渡。金人躡之。忽一白馬躍出。乘而宵遯。行七百里。天曙。視之乃石馬也。因葬之。在崇德縣。然則神人助陣。容有之者。若王凝之恃大道鬼兵見殺孫恩。王欽若守天雄修齋誦經。以祈退敵。則可笑甚矣。說備劉裕見童子擣藥。叱之皆散。收藥傳金瘡並驗。劉涓子見小兒擣藥。叫突並走。得藥塗創者隨愈。劉曜見二童子獻劍一口。時隱管涔山。事偶爲神致書者。秦時人爲江伯致書觀亭。南越志臨淄蔡支爲泰山致書天帝。列異記南燕末邵敬伯爲吳江使通問濟伯。但于杜林中取樹葉投之出酉陽雜俎。後魏樊元寶爲同營虎賁洛



子淵附家書。伽藍記儀鳳中柳毅爲洞庭龍君女寄書。後以女妻毅。但于社廟中解礙帶擊之李朝威柳毅傳後漢胡母班爲太山府君致書女壻河伯。搜神記開元初三衛爲華嶽新婦寄書北海。廣異記

豬中散見鬼。吹火滅曰。恥爲魑魅爭光。阮德如嘗于厠見鬼。曰人言鬼可憎。信然。又胡茂見鬼。夏侯綜見鬼神能飲酒者。越軍臨三江口。立壇刑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李氷爲蜀守。江神歲取童女爲婦。氷勸神酒。酒杯澹澹。蕭猷與楚王廟神相飲。神飲亦有酒色。北朝夏侯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遙等。終日酣飲。及夬亾。上巳諸人靈前共飲。日晚見夬在坐執杯。又有和州士人杜默。醉謁項廟。升坐拊其首大慟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得官。廟祝垂燭視神像。垂涕未已。尤異。海神爲始皇作石橋。帝求見。曰我形醜。莫圖我形。入海四十里。工人潛以脚畫其狀。神怒負約。始皇馬還僅登岸。畫者溺死。石柱橋舊有忖留神。與魯班語曰。我貌醜。班潛以脚畫地。忖留遂投水。故置其像於水上。後橋

為董卓所焚。魏武修之。乘馬驚。又命下之。

陳倉媼指陳寶。陳倉人掘地得物。獻秦穆公。道逢二童子。曰媼媼也。媼曰。此二童名陳寶。化為雉。獵得之化為石。文公為立陳寶祠。永康時服劉鳥。趙王倫于殿上得異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幷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幷失人鳥。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



神語

神異語以至尊者。劉裕客下邳。遇沙門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君乎。又以黃藥愈裕手瘡。蕭衍經牛渚。一老人謂曰。天下方亂。安之者君乎。忽不見。姚萇至梓潼嶺。見神人曰。秦無主。其在君乎。言訖不見。神武獵。追兔入屋。怒射狗斃。二人持襟甚急。其母呵曰。何故觸大家。更訪之本無人居也。

神語以他人至尊者。賀拔岳忽見一翁曰。賀拔終無成。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武士彠嘗



聞空中言曰。唐公是天子。

神呼其官爵者。顧琛日晚至方山。先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蕭景先夜乘城聞塹中小兒呼蕭丹陽。李靖過華山廟。出門聞大聲曰。李僕射好去。吳少誠貧賤時。獵人獲獸方欲聚食。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段文昌就橐池縣。日已昏黑。忽有兩炬前引。更呼曰太尉來。唐張寶藏見獵者割鮮而歎。有一儈曰。六十日官登三品。以乳煎蓽茇瘥太宗痢。授鴻臚。張去逸獵遇雨電。聞空中曰。勿驚僕射。又曰勿驚司空。

又曰勿驚太尉後以女貴三贈官女肅宗后也段䂞師事欧𣴎有一童子與䂞同志辭歸從䂞請馬戲作木馬與之童子悅曰吾太山府君子也煩子厚贈子後位至封侯李固言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染子衣矣

莊公二十三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享焉錫之上田孫權時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言食與人無異不見其形前涼張祚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與人交語陳後主時有神自稱老子與人對語而不見其形唐廢帝將反有瞽者張濛自言太白山神崔浩也吉凶無不中帝使問而決及後即位皆驗



華歆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頃兩吏詣門相謂曰公在此乃向歆拜共語曰當三歲後三歲來問兒果死矣歆自知當爲公魏舒微時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聲相問曰男十五以兵死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如期來問兒因條桑斧傷死魏自知當爲公陳仲舉宿產家神報兒十五墮屋死王智與宿產家神報兒五歲金瘡死皆貴徵也

幻化

鯀化黃熊禹亦爲能望帝爲杜鵑褒君爲龍譙木封邵牛哀爲虎江寧猛人能化虎黃母爲黿宣武爲鼈徐伯爲魚彭生爲豕王次仲爲大鳥意而子爲玄鳥杜預爲蛇魚周詢爲蛇鄧奉解奉先皆爲牛丁令威蘇耽爲鶴鄭愚爲豬周穆王南征一軍君子化爲猿鵠小人化爲沙蟲女子化爲蟄楚莊王宮人化爲蛾僑耳有兄弟二人捕魚化爲石

婦人化爲石者禹之后也秦遺蜀之五女也武昌山北之貞婦也童子化爲石陳倉祠也老子化爲石穀城祠也



人化爲龍者隋宣城令頼上張路斯及其九子也梁武之郗后也人化爲虎者淮南之牛哀也漢宣城太守封邵也唐李儼之故人李徵也晉豫章郡吏也李勢之宮人鄭美人也唐涪州里正游章也涪州裨將蔺庭雍之妹也劍州男子李忠也人化爲鹿者鄱陽樂安姓彭人也人化爲羊者左慈也萬壽年中長安李審言也人化爲黿者漢江夏黃氏母也吳丹陽宣騫母也人化爲蛇

者李勢宮人張氏也
拾巨卵歸得嬰兒韓媪也字曰撅變蛇令媪畢灰識後
而築城立就拾雕卵破之洱海漁者也長爲宗模師能
以符呪水土爲酒食千萬人皆醉飽銜卵歸生小兒者
獨孤老母犬名鵠蒼也長而爲徐王偃
哀牢之先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漦而孕楚王夫人
納涼抱鐵樹而孕史滿女飲書吏盥手水而孕女子國
婦人浴黃池而妊
葛仙翁所馮几化爲三足麃聶文悌一梓樹化爲白鹿



射中之箭著樹上
陶侃遇異人指牛眠處而化鶴去南昌洗馬池美女化
白鶴去劍人賈傳于鏡湖芳荷中見二叟立語化白鷺
飛去錢塘姓杜士人日暮見女子載之化白鷺去宋時
浙州人見二子一兒一妹化鴛鴦去張確游霅上白蘋
洲見二碧衣女子化翡翠飛去漢楊寶見黃雀變黃衣
年少劉交居若耶溪見十餘女子化爲龜入水謝康樂
入沐鶴溪見二女浣紗荅詩云是潭中鯽
琴高騎鯉化爲石　王子喬騎象遊衙山化爲石

中機械變人仍化爲虎者一長沙之亭長一雍州之道
上
苻堅時蠅變小青衣傳赦（堅密議甘露堂親爲赦文有一大蠅集于筆端俄有小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貞觀中鵲變玄衣素衿人傳赦（黎景逸居空青山有鵲巢庭每以餘食飼之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有鵲喜噪已而聞赦將下有一玄衣素衿人報赦始悟其鵲噪也）
泰始皇遣徐福等浮海採藥于波中見樓觀參差公侯
第宅皆咸陽也光武封泰山是日山靈秉成宮室班超
在渾耶國平旦見天際宮館儼列侍臣左右悉漢家也



祖光庭錄異記益陽去長沙三百里縣治東望時見長
沙城隍此非海市蜃樓比耶
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明年歸妻果產則
兒有不必形交生者晉安帝義興中魏興李宣妻樊氏
懷妊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名胡兒長爲
將則兒有不必坼副（孚逼反）生者（俱異苑）
女子化爲丈夫魏襄王十三年漢末女子徐登（化爲丈夫有幻術）
晉安豐女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遂能御女）寧康初江陵女
唐氏劉聰時內史女人唐光敢二年鄖縣女子宋乾道

三年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念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并化爲男。

丈夫化爲女子者。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寵之至亾國。漢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獻帝建安七年。越嶲男子化爲女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

逵摩葬熊耳山。魏明帝啟壙。惟存一革履。介象死。吳王發棺視之。惟存一符。史記黃帝葬橋山。空棺無尸。惟劍舄在。叢談



抱朴有蛇蝎化龍。白帖大鯉登龍門化龍。費長房竹杖化龍。雷煥子佩劍至延津化龍。陶侃漁雷澤得織梭挂壁上化龍。史出得紅葉化龍。呼子仙與酒母騎二狗化龍。

古事比卷之五十終

# 古事比目錄

## 卷之五十一

古事比卷之五十一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邰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 仙道

葛稚川所師者鮑玄。許遠遊所師者鮑靚。皆南海太守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此遼東事。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我是蘇耽彈我何爲。此桂陽事。皆化鶴者也。又徐玄卿皆遺弓矢。偶記

王喬飛舃乃鳧也。顯宗時鄴令覲闕。又鮑靚之雙燕。夜訪得世逵旦乃去



盧耽之白鵠。

唐楊收讀書廬山。有道士曰。子貌可仙。如仕即至宰相。收謝不能遂去。後竟罹南荒之殛。夏竦道者謂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可惜墮落耳。收竦皆江州人皆相。五代黃損與桑維翰宋齊丘遊廬山。有道者謂曰。子容可仙。即仕不過州從事。損怒罵之。遂趨去。李林甫弱冠。一道士愛之。曰已列仙籍。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李後頓忘教戒之語。李泌少時。幾欲白日升天。母以蒜虀潑之。仙樂頓散。盧杞隨麻姬至水精宮。約定爲仙。及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

鄧郁爲武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張遠遊爲文宣合九轉金丸。文宣不服。云貪世間作樂。不能仰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以玉匣置之。

淮南王與八公飛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　李泌遇八人來過。泌在表兄鄭叔則家。有八人來過。泌欲隨去。曰姑與他作宰相耳。

費長房學仙入淺山。仙翁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來齧索。長房不移。　劉偉道學仙嶓冢山。積十二年。仙人以白髮懸十萬斤石。使偉道臥其下。顏無變色。乃知學道人非至心不退轉。道不可幾而得也。



賀知章請爲道士居鑑湖。吳筠請爲道士居嵩山。宋齊丘請爲道士居九華。則詐也。

黃粱夢。一曰雲房于純陽。一曰呂翁于盧生。偶記

文章之士稱以仙去者。淮南王與八公上昇。東方朔爲華陽洞主。司馬季主委羽托化。南華冲虛各備仙職。嵇康郭璞並著兵解。曹植爲遮須國王。蔡邕爲修文郎。劉楨徐幹王粲俱爲侍中。王茂弘爲尚書令。陶隱居爲蓬萊都水大監。魏鄭公爲太陽都錄大監。杜佑馬總爲六押大都統。白居易爲海山院主。韓退之爲眞官。寇萊公

蔡忠惠俱爲閻浮提王。王麗籍爲王屋山君。韓魏公爲紫府真人。石曼卿爲芙蓉城主。陳無己杏園葉亦愚通明殿相。王平甫爲靈芝館仙官。蘇子瞻爲奎宿。一云紫府押衙。劉景文爲雷部掌事。沈文通爲地下曹司。杜少陵生前爲文星典吏。及其歿也。與李青蓮輩俱優游江湖稱散仙。又周顗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逵爲西明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郗鑒爲南門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修文郎。與庾諒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溫太真爲監海伯。杜



預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常。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老副監。

## 釋宗

佛圖澄左乳下一孔。以絮窒之。夜欲讀書。發絮則光照一室。時出腸胃滌之。後納于內。唐西域僧伽居薦福寺頂上有穴。常以絮窒之。夜出絮。烟氣芬芳滿室。比丘尼浴先以刀剖腹。次斷手足。慧侃於窗中伸臂長數十丈。神異哉。偶記

盧行者擲衣鉢於石上。道明提掇不起。陳尊宿挂隻履於城門。黃巢令人竭力舉之不動。又疏勒獻釋迦袈裟猛火焚之。經日不然。慧能置傳衣於石。惠明力舉之不



能起。僧稠投袈裟於地。齊宣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僧昭三衣亦重若泰山。合撫

達磨弟子道副得其皮。尼總持得其肉。道育得其骨。慧可得其髓。讓弟子常浩得其眉。知達得其眼。坦然得其耳。神昭得其鼻。嚴峻得其舌。道一得其心。得髓爲二祖。得心爲馬祖。偶記

五祖謂慧能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遂隱懷集四會之間。素禪師謂道欽曰。承流而行。逢徑即止。欽遂駐錫於徑山。六祖謂道明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明遂往袁

州蒙山。韜光之師曰。遇天可前。逢巢卽止。遂任巢溝塢而友樂天。前

虎嘯栅脫之者。開遠也。手摩虎顱者。耆域也。以杖爲虎者。普聞也。叱虎爲馭者。黃衣和尚也。以錫杖解虎鬬者。僧稠也。空如禪師也。格虎救鹿者。無了禪師也。挐虎就食者。明淨也。虎爲跑泉者。性空也。二虎名大空小空侍側者。善覺也。名大青小青者。德聰也。名叩光㠓光者。古佛也。三虎侍側者。慧忠也。跨虎而游者。牧菴也。虎載迎還者。志逢也。前



誦經而免於難者。晉張崇也。劉度也。畢覧也。毛德祖也。竺長舒也。法智也。劉霽也。蕭瑀也。唐孝廉也。趙安也。陸康成也。

王縉杜鴻漸王子明。皆遺令祝髮。唐代肅皆喜陰陽鬼神。上病甚。令僧剃髮。遺令爲塔以葬。

李邕子爲僧。號玄晏。一行。華嚴寺僧。張燧公謹孫。檀之子。卽定大衍曆者。一行。張九齡季子。青龍山僧也。

智永師。逸少之孫。智永一唐書僧一宋書僧。皎然師。靈運之後。

駱賓王爲靈隱僧。黃巢爲雪竇禪師。姚泓爲南岳僧。明馬兒爲封禪寺僧守能。姚平仲爲廬山僧。李重進圓通僧。巢于黃巢入寂。腳下有黃巢二字。重進圓通入寂牌上有李重進三字。重進非巢比。君子避之。

草木

顧覬之手植嘉樹于吏部庭而意之果爲此職。王祐植三槐于庭而曰果爲三公願斯遂矣。白樂天爲郡植檜人目爲白公檜。又植柳龍昌寺歐陽公于揚州蜀岡手植一柳大明寺堂前。人謂歐陽柳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民謂之寇公栢亦甘棠之愛也薛嗣昌于大明寺相對亦樹一柳自榜薛公柳去後人伐之豈不足嗤。

所居有樹爲休徵者蜀先主之桑。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長五丈餘遙望幢



幢如小蓋或謂當出貴。先主少時戲言吾必乘此羽葆車蓋。齊太祖之桑武進宅南有桑高三丈橫出四枝如車蓋太祖數歲游其下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生也。高熲之柳。渤海公熲孩孺時家有柳高百尺許亭亭如車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石晉趙瑩之棗。家有橘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望氣者曰此宅合有登宰輔者不在其人必在其子孫後令公拜相。以進果得官王方言也。拾得林檎進高宗種之苑中上大重之賜方言階文林郎又名文林果。以曉樹數見知虞延也。光武巡狩至外黃問園林柏樹林數延悉曉之由是見知。

枯樹復榮人以爲瑞者有漢上林之僵柳。復生兆宣帝之立。唐高祖故第之枯柹。景雲二年復生禁中之枯松。祿山之亂枯松復生肅宗再興

中書省之枯柳。建中末枯死德宗自梁還復榮。紐士雄家之枯槐。南史紐冏以孝聞及卒子士雄廬墓庭有槐先甚榮茂士雄居喪槐忽枯死服闋還宅枯槐復茂。賈循宅之枯桑。母亾將葬宅有枯桑一夕再生人以爲瑞。如王普曜晏父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後晏果不終。唐懿宗時咸通十四年。成都李實變爲木瓜。時以李因姓變者奪于人之象。則不祥之著矣。

武侯成都之桑。對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李衡武陵之柑。丹陽守李衡遣人于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臨死勅兒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止一疋絹亦足矣樹成歲得絹數千。李龔訾近京之田與桑。謂子孫日性不好貨



財遂至貧乏然近京城有賜田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桑若干根可以充衣。子孫足以資生正不在多。

柳玭節度嶺南食廨中橘。納直于官。薛戎觀察浙東。橘未貢先嘗者死。弛禁于民。

王戎不食道旁李。與羣兒戲不食日樹在道旁多子必苦。許衡不食道旁梨。少時不食日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楊愔不顧庭前柰。柰實落地羣兒爭之愔頹然獨坐。虞愿不取園中橘。數歲園中橘熟諸兒競探獨愿不取。王泰不探祖母粟數歲祖母散粟羣兒競探之泰日不取當自得皆慧也。嚴遵不取蜀郡粟則慎也。蜀郡獻橘栗光武賜公卿使各以手所及取之遵獨不取曰今賜無所主是以不敢取。

蓍草生羲文墓上。以氣得其靈也。楷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正也。故知羲文爲萬世作易。而蓍草效靈。周孔爲萬世楷模。而冢木表正。問奇

延津之酸棗。說儲云。周秦間河南酸棗。遂以名縣。今延津是也。樹至今存。大別之柏。大別山陽相傳。大禹手植。曲阜之檜。孔廟前柏葉松身樹高五六丈。相傳夫子手植。顏墓之楠。顏子墓有二楠。相傳顏子手植。木固有久而不朽者。

東平之柏西靡。漢東平思王在國思歸京師。故其冢上松柏皆西靡。摩頂之松東向。玄奘出師取經。手摩靈巖寺松曰。吾西去。可西長。東歸便東向。一年忽東向。師歸還。太原之葭



南指。五代漢高祖爲節度時。太原葭蘆最盛。葉皆南指。明帝遂即位。岳武穆墓之樹枝皆南向。曹娥冢木若抱父屍。明妃冢草經寒自青。孰謂草木無情耶。問奇

長樂室之草皆殷。地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相傳呂后殺韓淮陰長樂鍾室故處也。有隙地丈餘。草色皆殷赤。椒蘭殿之草通赤。癸辛雜識。洛陽椒蘭殿故基之前。傳是朱溫弒昭宗處。蕃丈間。生草皆赤色。

杜荀鶴科名草。何若康成之書帶草。處仲旌節花。不如陸澄之雞如花。備吹

李固之擣椒也。以爭竇后之配。何其忠。鍾繇之餐椒也。以忿孌妾之降。何其舛。

夜見花神者。崔元徽于東洛宅中。入嵩山種朮苓。回。春夜風月清爽。忽有一衣引綠裳者。曰姓李。一曰陶氏。又緋衣少女石醋醋。又有封家十八姨。乃命坐。月下色皆殊絕。滿座芳香襲人。天寶遺事。趙師雄于羅浮林間。隋開皇中。遷羅浮。日暮于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素粧出迎。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與之扣酒家共飲。一綠衣童子歌于側。師雄醉寐。東方既白。起視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剌嘈相顧。所見蓋花神也。

漢有風聲木。太初二年。東方朔自西那國還。得風聲木。有武事則如金革。有文事則如琴瑟。唐有音聲樹。尚書省有古槐。夜滚有絲竹之聲。俗謂音聲樹。宋余靖得笛聲之柏以爲枕。知桂州。州境有林木。每月盈之夕。輒有笛聲。遣人尋之。自一大柏樹中出。伐以爲枕。笛聲如期



而發。亦異矣。

嵩山天封觀古柏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與泰山松五株。始皇封爲大夫。同爲清節累也多矣。嵩山古柏五株。下一石刻曰。漢武時封大將軍。吳越王錢鏐號其幼所戲大木爲衣錦將軍

楊惲南山詠豆。劉禹錫玄都觀賦桃。皆以詩歌取禍。備吹

史佚以剪桐葉封唐叔。李泌以破桐葉比李懷光。懷光未平。德宗遣泌取桐葉。搏破獻之。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遂破懷光。

文與可見竹輒笑。自畫竹亦笑。劉後村見梅花輒怕見

畫梅花亦怕。

沈羲天上見老君賜棗二枚大如雞子李少尹游海上見安期生食棗大如瓜　張麗英入金精山獲二桃得道劉晨阮肇入天台山啖數桃遇仙

彭淵材以海棠不香比曾子固不能詩蘇子瞻以海棠好比李宜不得詩

菊有落有不落介甫笑歐陽九不學也海棠不香而昌州者香淵材惜李丹易郡也

泣竹筍生孟恭武宗為母丁固為母劉殷為曾祖母



魏文帝以蔗為杖擊之與鄧展共飲酒酣方食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齊宜都王鏗以蔗為的射之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童子寺竹李文饒問之大安園竹李晟伐之

梁武母張氏見菖蒲生花旁人皆不覩吞之生武帝趙隱之母蔣氏見菖蒲開花旁有神人守護

朱孺子溪邊見二花犬逐得枸杞根食之身輕女子周少夫隣家見一菊實摘食之身輕

鄭珏拜相兆閣下生蘇韋寅還翰林麥掌中抽草

花有含笑花王冀公詠之豆蔻為含胎花杜樊川詠之

戎王子見于杜工部詩曰結子見于右軍帖

石榴出大夏張騫得之葡萄出大宛李廣利得之

夜郎之王產于竹節高昌之祖妊于樹癭怪哉以上然吹錄

吳黃武中士燮交趾太守獻橘十七實同一蔕　晉庾亮平西將軍進橘十二實共一蔕　梁王僧辯得橘一蔕二十五子獻元帝當時咸以為瑞果何應耶史涉

荔枝曲天寶十四載六月貴妃誕辰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是年祿山叛荔枝圖白居易刺忠州為木蓮荔枝圖寄朝中親友劉崇龜鎮番禺京國親知乏者頗侯濡救但畫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



五柳先生陶潛也七松處士鄭薰也大樹將軍馮異也枯松太保王仁裕也

池上二柳南史陸慧曉與張融并宅其間有池池上二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

館東三柳唐李錫為虞城令甃丘館東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

有以人名名者劉爐草爐青州人以此草塞無鹽鹿鹿居得名吉利草吉利李侯奴侯合酒遇毒以此草服遂解得名艮耀草梁氏子名耀得之故名銀杏名平仲平仲種之棉絲名杜仲杜仲種之亦劉寄奴之䰟也

晉法潛隱剡山或問其勝友指松曰此蒼髯叟也鮮于伯機嘗得怪松一株移置齋前呼為支離叟此與汲

湛之好于齋前種松。陶弘景之庭院植松。同一癖也。



鳥獸

信陵捕擊鳩之鷂得三百餘。自案問之。一鷂低頭不能仰視。乃殺之而縱其餘。童恢捕殺人之虎得二焉。恢自視之。一虎低頭震懼。即殺之而釋其一。癸辛雜志燕京有一雄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乃明其罪。遂帖就殺。偶記

唐京兆尹溫璋聞挽鈴之鴉。命吏隨鴉。果有人探其雛。遂斃之。宋張次山知泰州。有鸛集戒石前。令兵官隨往。果有烹其二雛者。為斷治始飛去。

獬豸見鬭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鬭不直者煦之。吹儲



韓愈在潮州。為文祭鱷魚。遂不為害。陳堯佐通判潮州。且捕得鱷魚。為文示諸市而烹之。前

蘇武自匈奴還。郝經自宋還。俱以鴈足帛書。然武也詭言之。經也實有之。其繫書詩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前

黑衣人傳赦。蠅也。晉明時。苻堅時。倉蠅報赦。玄衣素襟人傳赦。鵲也。

李伯陽騎青牛。尹喜遇之。封君達騎青牛。皇甫隆遇之。

鱣集講堂。楊伯起也。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何子季也。

衛濟川養六鶴。可使銜書。高季昕畜一犬。每令取銜

賈誼感鵩鳥之集而作賦。張蘩因戴鵀之巢陰而援琴。
鄭志完南遷而巖狐鳴。永州僧山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寺僧出迎志完詰其故以狐鳴對劉器之謫嶺外而山蚺迎。村民羅拜曰官異人也蚺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
山猿迎王介甫。不接程伯子。詩所謂毛蟲亦世情也。五
色雀看余安道。亦看蘇子瞻。詩所謂珍禽不隨俗也。
求人血而療鶴。李衛公也。見鶴傷脚人血即愈世間人啟少一老翁宜臂刺血塗之即愈裴沆也。見病鶴得三世是人之血即愈一老人云惟洛中胡蘆生裴至洛即塗鶴李松刺
血塗鶴瘡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傷吹



唐寧王善識馬。馬牙人紬神奴呈二馬一千緡一五百緡鞭策馳驅顧千緡者日緩急百返躡下不起繼塵金稼刺善識馬。閱馬于市雖羸瘦瓤與善價相士者如寧王。
人無逃鑑矣。求士者如稼刺。野無遺賢矣。
納鷂死懷中。通鑑載唐太宗于魏徵。按白樂天續虞人
箴云。宋璟諫玄宗。鷂死握中。
景帝曰。郅都入廁擊彘。都不行。為賈姬也。景帝假轅固
利兵。下圈擊豕。應手而倒。為竇太后也。
贊皇命止食萬羊耳。杜邠公悰客有見牧羊遍滿山谷
幾千萬口。曰。自鄜夏來供相公食。

郭忠恕逢人無貴賤。口稱猫。唐明皇宮中自稱呼曰鴉。
齊景公之反爵數。晏子賀之。秦西巴之縱鹿麑。孟孫傅
之
徐修仁勉掌伐魏軍書。數旬還家。羣犬驚吠。歎曰。吾憂
國忘家。至此邪。邵居小屋接賓。劇談。自云。晝入內閣。為
犬所吠。撫掌大笑。
王晞被犬傷。辭辟命。房幼懿太守為家羣犬所噬卒
步廣里中雙鵝。一白一蒼。永嘉時事。洛陽溝中雙鵝。皆
金色交頸長鳴。義熙時事。



臨海獵人遇蚺求助。曰。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宣城令張
路斯為龍。與龍神戰。喻助九子曰。絳綃者我。素綃者敵。
明日射中之九子皆化龍去。程靈銑夢篁墩湖蜃曰。吾為呂湖蜃厄。
若助必相報。束帛練者我也。明日射之後有一道教銑求善墓地隨陳武帝有功
蜀郡守李冰。與江神戰。曰。白綬者我也。
葉公驚真龍。尹旻駭真虎。劉累忘龍。梁鴛忘虎。尹旻一日殺三十一虎皆彪也故怯。
江泌不忍殺饑。取著衣中。查道衣不浣濯。以育蚤蝨。沈
倫恣蚊蚋嗜膚。不肎揭幃。幾於蔽也。愚矣。然江泌後終

身不復生蟲。可謂誠格。若吳猛不驅蚊蚋。則恐其去而噬親也。

王克將殺羊宴客。羊投一客跪拜。王固使魏。請停殺一羊。羊亦于固前跪拜。 唐黃戴字元吉。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餼。戴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戴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

戴艮母王仲宣。皆好驢鳴。若宋范廷召則最不喜驢鳴。必殺之。人情不同如此。偶記

討蝗不勝者劉聰之靳準。苻堅之劉蘭。勝者姚崇。前



趙高以鹿爲馬。張湯以鶩爲鳧。高德儒以野鳥爲鸞。蔡京以兩首龜爲象罔。前

北齊後主緯號馬逍遙郡君。波斯狗爲赤虎儀同逍遙郡君。北漢主崇號馬自在將軍。南齊太祖號馬爲龍驤將軍。金主完顏亮號馬爲小將軍。明皇謚白騾爲將軍。封泰山益州進乘而登降無疾而斃封鸚䳇爲綠衣使者。因楊崇義妻與鄰李弇通謀殺義鸚䳇作聲屈云云呼黃鶯爲金衣公子。唐昭宗猴爲孫供奉。梟號少卿。鷓鴣名內史。蟋蟀字王孫。黃鵲稱烏孫公主。

隋李士謙家犬生子。交相乳。唐北平王家猫生子。交相乳。隋郭世儁家犬豕交相乳。前

江陵李姚浦。梁武帝荊州。高齊會稽徑山。潁川䕶聖寺。皆無蚊。孫謙夏無幬帳而夜臥無蚊。盛德所感也。馬自然泊舟之處。至今無蚊。仙術所致也。前

不以怪爲怪。韋叔堅家犬爲畜火。曰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此又何惡。魏元忠猿爲守火。曰恐我乏使爲我爨。不亦美乎。

禽獸亦有至性。德清之鶩。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鶩。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銜草若祭奠。長吁數聲而死。涪陵鄧艾征涪陵。見猿射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投弓水中。吉州



之猿。有殺母猿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跳躑號呼而死。婺州之鷹。州治古木上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飛下攫卒巾去。太守推問。杖卒逐之。入蜀部伍所得之猿母。桓溫入蜀部伍中有得猿子者。母緣岸哀號數百里不去。死。視腹中腸皆寸斷。慧遠所射之鶴母。遠射得鶴雛。鶴母不動。覷之已死。腸皆寸斷。陽曲之雁。元金好問過陽曲。見獵者二雁。一死一脫網去。悲鳴投地亦死。遂躑二雁瘞之。衛氏柳氏之燕。衛敬瑜妻王所繫紅縷之燕。王死。燕至墳所亦死。又元燕人柳陽佐家之貞燕。以雄死悲鳴。

禽獸有義。李貴家之白犬。康定中侍禁李貴妻爲吳賊所鹵。家中白犬頗馴。視之曰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而鳴。命隨之。有警則伏道間。渴則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得脫。張彪之黃蒼。陳文遣章昭達購之。黃蒼驚吠。嚙一人中猴死。彪被害。號叫尸側。問安之鸚䳇。宋徽宗之鸚䳇

問郭浩以上皇安否。答以前則哀鳴不已。又問關中商得隴山鸚鵡放之。有同輩過隴必于林間問其安否。

物於夢中求救而放生者。栢邈大兒。夢四烏衣人請命。覺見鴨將殺救之。旋夢四人來謝。衛鎬。夢烏衣嫗人引十數小兒乞命。催食悟爲烏雛。命解放。復夢感謝。後魏裴安祖。放鷙烏所逐之雉。夢丈夫繡衣曲領來謝。潯陽守宗淵。守潯陽得十龜附府門。每日以二頭作臛。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求哀。明夜夢八人求命。悟放之。夢八人來謝。宋周昭達。買放龜數百。妾夢甲士數百來謝。僞蜀李延福。夢烏帽三十人乞命。覺有獻鱉三十者。遂放之。餘杭尉范達。夜夢甲胄七人拜于庭。比覺。有獻蜥蜴七枚者。因縱之江。梁南郡劉之亨。夢二人姓李乞命。有遺生鯉二頭。亭放之。又夢來謝。廣陵龍潭寺僧。夢數百人求濟。翌日見擔螺蛤贖放于潭。忽于潭上獲一瓮。貯物一夕皆充牣。李德裕。宰新繁鑿東湖。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



之。明府富貴。今算來七九之數。後于土得一龜徑數尺。德裕以六十三卒。隋長安趙文若。憩驛夢一青衣婦人乞命。驚寤。乃驛長將殺青羜羊也。即贖放之。吳仲庶。作守金陵。有三大石。吳夢三嵲子求哀。詰旦視牒狀中乞燒三醜石爲灰。供修造。公悟。勅寺僧愛護。泉陽之龜見夢于宋元。神龜至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之。夜見夢宋元王曰。我爲江使于河。泉陽豫且得我。王有德義。故來告訴。高陸之龜見夢于佐高。苻堅時高陸縣民穿井得龜。背文負八卦。堅以石爲池養之。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太卜佐高夢龜言。我歸江南不遇。死于秦。夢中自解。終必亾國之徵。宋以興。苻以敗。

因物而免害　漢高與羽戰。遁以鳩出井中及蛛網蔽井得免。風俗通。厄井在汜水縣東。高祖敗遁入井。追者見有雙鳩飛出。得免。又滎陽有厄井。高祖爲雍

齒追。投匿井中。有蜘蛛結網蔽其井口。得脫。及黜守滎陽。立神蛛廟。宋太祖反陳橋家人亦以蜘蛛結網得免。又有王懿之狼。懿戰敗。忽水潦暴至。一白狼銜衣獲濟。後立祠。孫堅之馬。西華失利。墮馬臥草中。馬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馬得堅。穆崇之狼。北史。道武避窟咄。遣崇還察人心。徵服入營。火光見識。驚匿坑中。竊馬奔走。有白狼向號。隨馳獲免。道武命世祠馬。又先主樊城潛遁。蒯越蔡瑁欲因劉表宴會取備。覺之。僞如廁。賴的盧一躍而過檀溪。慕容垂追劉寂之。有馬跨跳五丈澗而得脫。所謂眞堪託死生矣。孫權征合肥。爲張遼所襲。乘駿馬上津橋。橋板徹丈餘。超度得免。



王將危而所畜之物若有知者。檀道濟之孔雀。將入朝。所養孔雀來銜其衣。後一年伏誅。諸葛恪。孫峻謀殺恪。恪出。犬銜其衣。還坐。復起。犬又銜其衣。令從者逐犬升車。劉巨鱗之犬。嘗夜迎使。犬遮護不欲令出。出。咋一從者喉。死者懷得利七首。司馬休之。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所乘騅馬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因試騎出門。便馳行十里。所住已有救兵至矣。侯景之馬。每戰將勝輒鳴。石頭之役。臥不肯動。慧遠之鵞。講經即入堂伏聽。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忽哀叫而遠卒。黿產黃河。知桓玄之近死。鯉生兗郡。識劉昶之將奔。送書從行者。唐太宗之白將軍。鶻。曲阜令郭禹家之鴿。張九齡之飛奴。鴿。長安民郭行先女紹蘭之雙燕。陸

機之黃耳。犬。元藏機之轉言。二鳥似黃鸝呼之即至。令學人語謂之轉言鳥。
哥舒翰白駱駝日行五百里。王君夫牛日行七百里。方
䮋牛日行千里。杜光庭犬。名吠雲。日行萬里。
裴耀卿勤于政事。嘗養一鶴。每夕更初漏盡則鳴。裴呼
爲知更雀。商山隱士高太素。每一時有一猿詣庭而
啼。目爲報時猿。



附鳥獸語

辨雀語。白蓮水邊有車覆粟。收之不盡。相呼共啄者。公
治長也。見二雀飛鳴知城西民家有粟可共食者。白龜
年也。見羣燕云有送食者。漢桓帝時高僧安淸也。安息
國王太子。解鳥語。見白雀與羣雀同行。歎爲將亂。遂披
髮入山者。侯瑾也。爲太史曉鳥語者。魏尙也。見雀喋知
有寶物至者。宋孫守榮也。知百鳥之言與之語皆應者。
梁秦仲也。聞雀鳴知東市輦粟車覆者。成武丁也。即鄴中人
成子耶成子。見杜陽先賢傳。聞雀喋知向夕有口舌者。張子信也。知



羣雀相呼食覆車粟者。楊宣也。見鵲鳴知東北有嫉殺
夫聞鳴鳩知有老翁攜酒豚來候主人者。管輅也。聞牛
鳴知生三犧者。介葛盧也。乘蹇馬鳴聲相聞而知駕野
馬之目眇者。廣漢楊翁也。乘赤馬見人白馬先鳴而知
寄語其黃駒之目盲速來者。李南一作赤馬孳子。也。知牛鳴爲
黑牛而白裹其蹄。詹何也。識南山虎嘯云國有邊事當
選人丁。梁沈僧昭也。秋暑納涼逢牝豕引諸豚。知其遇
官槐止而飼羣子者。渤海僧隆多羅也。聞二雀啾唧知
呼食城西民家餘粟。聞馬嘶知槽中料熱不可食見洋

鞭之不動知羊言腹有羔將產者白龜年也。

宋末海多大魚也。能言元初角端能言。

駝語投轄錄有駝房使臣夜坐聞戶外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荅云誠願自寬會當免耳竊窺之乃二駝也次早有旨差一駝載軍衣入蜀遂死蜀中

燕呼元道康字曰景怡我爲上帝所罪暫爲禽耳燕語程迥曰我真娘子也偶至此耳。

宋元嘉中朱氏述異記朱修之。有犬歌詩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願復可奈汝明年何陳將亾。有鳥畫詩曰獨足上高臺茂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當水開夫犬痾雞禍能言者有矣今且能爲詩異哉。

唐路巖所乘馬忽作人言曰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遂及于禍軍容嚴遵美發狂貓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顛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遂以乞休免禍。符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將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曰歸何蚤也。鼠語王周南日日中當死大抵不能言而言或馮焉。晉昭時石言于晉魏榆晉悼時石言于平陽。又言于陝。師曠之言其卽京房之占與。

卷之五十一終



#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五十二

古事比卷之五十二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邵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古今事相類

談薈曰。吐哺握髮。必歸周公。先此大禹一饋十起。一沐三握髮。能使人主前席者。賈誼。不知有商鞅。蘇緯。寇儁。持竿誦經。高鳳不知雨之漂麥。先此朱買臣。不知雨之漂粟。韓信從漂母乞食。先此伍子胥從擊綿女子乞食。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馬援。先有廉頗。葬母擇萬家之地。韓信。先有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



主父偃。先有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韓信。先有范蠡。飲醇酒近婦人。陳平。先有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廣武君以此語韓信。范蠡亦以此語越人。不知侯人爲誰。唐文宗以序宇文士及。魏帝亦以此序高歡。聖主時投水。有卞隨務光。又有北宮無擇。騎青牛。有老子。又有封君達。楚孫叔敖嬰國乘馬三年不知牝牡。漢董仲舒勤學。亦乘馬三年不知牝牡。晉秦中實滔妻蘇氏作回文詩八百一十二字。唐范陽盧母王氏作天寶回文詩亦八百一十二字。蔡琰有胡笳十八拍。王昭君亦有胡笳二十一拍至三十六拍。孔安國傳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庾杲之貧。人云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李崇富而吝。食惟二韭。人云李令公食常十八種。白魚入舟。人知周武王。不知宋明帝。河澌冰合。人知光武之滹沱。不知慕容德之黎川。鳳雛。人知龐統。不知顧劭。獻胙加毒以讒賜死。人知晉太子申生。不知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惲。思妾令方士致魂。人知漢武于李夫人。不知宋武于殷淑儀。



治阿譽聞而阿不治。人知齊宣王之大夫。不知景公之晏子。夢寐求相。人知高宗之傅說。不知文王之臧丈人。妻棄夫。人知朱買臣。不知太公望。掘地得石椁。人知有滕公。不知有衛靈飛廉。倚柱讀書雷震不輟。人知夏侯玄。不知諸葛誕。綵衣娛戲。人知老萊。不知伯瑜。飲千日酒發冢而醒。人知劉玄石。不知趙英。記半面。人知楊愔。不知應奉。放龜得報。人知毛寶之卒。不知劉彥回。下第獻燕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知章孝標。不知于化成。少孤門生

廢蓼莪人知王裒不知顧歡孟元方　弈棋覆局人知王粲不知到溉　即位御牀陷地人知桓玄不知侯景　一箭落雙雕知斛律光不知拓拔幹高駢　入山妻二仙女知天台之劉晨阮肇不知剡縣之袁桓狠碩　祭賽忩書刀在廟鯉魚爲送知馬當之王昌齡不知宮亭湖之估客　留犢事知時苗不知羊篇　入水戮蛟知周處不知澹臺子羽荆佽飛菑丘訢趙昱　雞鳴度關孟嘗君又燕太子　雪中高臥袁安又胡定　感虎渡水弘農太守劉昆又九江太守宋均　暮夜卻金關西



楊震又燉煌紹昭見前燕志　投筆封侯班超又傅介子　輿疾入殿司徒傳祗又太傅王導　伏棺止火汝南蔡君仲又長沙古初　決爭牛之訟宋顧憲之又于仲文　折梅遣使陸凱又諸發　躬導母輿潘岳又崔邠　妻勸隱居陸通又老萊子　圍碁郤賊謝安先有費禕　帛書傳雁漢蘇武又元郝伯常　作非非國語有江端禮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又有虞槃見元史　居官給雞卵于部民收雛牟利者有宋孝武時吳興守謝朏又唐益州新昌令夏侯彪　母齧指而心痛曾參又蔡順　強索人妾有孫

秀阮佃夫又武承嗣　長頸烏喙有夏禹又越勾踐　號鳳毛者謝鳳子超宗又王導子劭　佩六印蘇秦又欒大　以石爲虎射之沒羽李廣又李遠熊渠子論衡云是養由基　乳生潼元德秀先有李善　還帶陰德至相位裴中令又白中令　駱駝負水養魚軍中南唐孫承祐又隋虞孝仁　誤食滁豆王敦又陸暢　金蓮歸院知蘇軾不知王珪令狐綯史浩　賜行酒人炙顧榮又陰鏗何遜　羊羹不遍致敗華元于御斟不知中山王于司馬子期　看竹不問主人知王徽之不知袁粲　沉江



負父尸知曹娥不知泥和女絡　以酒賜姤婦飲之無恙知太宗于房玄齡不知莊宗于任圜　誓墓不仕知王羲之不知何偃　食不死之藥而巧言以免東方朔于漢武帝先有中射士于楚王　一字直千金知淮南子不知公孫子弘著　讀易至損益而歎知向平不知孔子　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知楊素于李百藥不知蔡興宗于孫敬玉　題壁作能蛇歌知介之推不知舟之僑　秦許楚地而倍之知張儀于懷王不知馮章于楚王　侍婢環執飲餜知王武子不知楊國忠孫晟

忠晟又俱號肉臺盤 智囊 知晁錯不知樗里子晉匡
支遁桓範杜預王德儉許敬宗甥 異酒救火知欒巴
不知樊英召信臣佛圖澄成武丁 御勝中有髮自數
三罪以免死知晉平公虒人不知光武之陳正 發冢
類遠祖貌知蕭穎士于鄱陽王不知吳綱于長沙王 杯中
倒用印知段秀實之阻朱泚不知李嶷之安蜀
蛇影知樂廣弓不知南皮令應郴弩 因病齧糞知勾踐
于夫差不知郭弘霸于魏元忠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
但知倉頡不知沮誦 李冰王壟同穿二江但知李冰



不知王壟 郭林宗遇雨巾角折人遂爲折角巾 獨孤
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爲側帽 兗州刺史李恂郡國小
麥胡麻悉付從事 揚州刺史費遂郡國小麥胡蒜悉付
從事 申鳴援袍而進戰爲賊殺其父功成而自殺 趙
苞援枹而進戰爲賊殺其母功成而嘔血死 孫權得
諸葛恪而以老桑熟龜精張華得雷煥而以老表辨狐
精 燕太后不肎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愛少子之說而
許趙太后不肎以少子質秦因左師觸龍愛少子之說
而許 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里牛一勝而
探牛心爾朱文略以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
而截馬頭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撞之跌衽
宮壁魏文侯出言而不當師經舉琴撞之中旒潰之
魏文帝爲王時夢日墜地分爲三分陳文帝微時夢亦
然後俱爲三分之主 醫緩脉晉平公而曰病在膏之
上肓之下秦武王示扁鵲病而曰病在耳之前目之上
皆以色致也 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曰浪虛得名
次日看曰名下無虛士坐臥其下十日不能去 閻立本
見張僧繇蹟亦然 楊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因奔李



靖 郭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崔氏（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二人又劍俠也）東方朔知赤物爲怪哉飲酒十石 李章武
知鐵斧爲厭物飲血三斗 懷素習書盡數畝芭蕉 鄭
虔習書盡數室柹葉 宋顏師伯與孝武摴蒱孝武擲
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斂之曰幾作盧遂輸
直百萬 梁韋叡與曹景宗摴蒱景宗擲得雉叡次得盧
遽取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亦輸直百萬 梁劉之遴
在告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曰卿後爲折臂太
守即居此中後牛奔墮車右手不能屈伸既而連典此

郡晉羊祜葬親遇術者曰墓于法當得天子祜惡之遂
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尙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
折臂果至三公 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頭熊術賀以爲
當作王齊文宣夢人以筆點額王曇哲賀以爲當作王
左慈擲杯屋棟欲落不落舉坐看杯已失慈矣許遜吳
猛擲杯梁上飛繞梁間舉目看杯坐中隱身 逐兎墮
馬折肋而殂知齊王高演不知燕王慕容皝 一日殺
二義士知袁紹于臧洪陳容不知張敬兒于遂榮程邕
之 御屛隔坐知漢鄭弘第五倫不知紀亮紀隲父子

殺孝婦大旱三年知前漢之東海不知後漢之上虞
萬石君知石奮不知秦襲張文瓘馮揚 食脫粟知公
孫弘不知晏嬰 錢神論知魯褒不知胡母氏成公綏
陳蕃下榻知徐穉不知周璆 夢贈筆知江淹不知王
彪之王珣紀少瑜陸倕李白和凝馬裔孫 乘羊車游
后庭鹽水灑地知晉武帝不知宋文帝 卽席盡器飲
酒歸而尙醒秤所得器知裴弘泰于裴鈞不知潘岏于
朱梁太祖 刻石高山濬谷知杜預不知顏眞卿 錦
纜事知煬帝不知甘寧 然臍爲燭知董卓不知滿奮

辨勞薪知荀勗不知師曠 聞鼓角聲加敬知范雲于
梁武不知到仲舉于陳武 通他心觀知忠國師于大
耳三藏不知普寂于柳中庸 製千字文知周興嗣不
知蕭子範隋滿又撰萬字文 贈柳妾知韓翃不知李
還古 殯逆旅書生知王忳不知鮑子都廖有方 橋
神貌醜以足畫之知定周之張平子不知忖留神之魯
般 殺負心僕知張詠不知柳開 齊侯景出鎭河南
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乞加微點
神武卒世子澄以書徵之見書背無點遂發兵反隋高

祖與漢王諒約凡勑書徵召字傍加點高祖崩太子廣
以書徵之勑字無點遂發兵反 何法盛竊郗紹晉中
興書郭象竊向秀莊子注 齊張融梁武帝撰金海王
應麟撰玉海 魏夏侯惇爲流矢傷左目每照鏡恚怒
輒撲鏡于地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自知刑死未嘗不
撲鏡于地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單于以
老上單于所破月支王頭爲飲器 張崇帥廬州入覲
民捋鬚相慶崇率捋鬚錢趙在禮自宋移永興人曰眼
中拔却釘矣後還每日率拔釘錢 戴封張憙俱以旱

禱請無應。積火自焚。火起而雨大至。 古道始。何琦。俱
以鄰火伏父棺哭屋獨得全。 神農時有赤松子。黃初
平亦號赤松子。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赤將子輿黃帝
時人仕堯爲火正。赤須子秦穆公時爲主魚吏。張子房
欲從赤松子遊。張君房迎赤須子而師之。 唐文皇爲
天策上將。開府。置十八學士。房杜等。楚王希範亦爲天
策上將。開府。幕僚拓拔恒李弘臯廖匡圖徐仲雅等十
八人亦授學士。 任圜傳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
號沒字碑。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時謂沒字碑。

趙崇凝重淸介而不爲文章。號無字碑。 孫臏臏于魏
而爲齊師。司馬喜臏于宋而爲中山相。 胡廣五月五
日生。父母棄于江。後父得而養之。廣後不持本生服。胡
寅少亦不爲父所舉。伯父安國舉之。後亦不持父服。
儁不疑。劉德。大將軍光先後欲以女妻之。俱辭不敢當。
俱爲青州刺史。京兆尹。俱多所平反。 宋徽宗時山東
賊宋江等三十六人。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
六人。 重耳駢脅。張儀亦駢脅。 伍子胥眉間廣一尺。
列仙莫邪眉間亦廣一尺。 姜維死魏人剖之。膽如斗

大。張鄂州世傑海上覆舟。獲尸焚化。膽如斗大。而焚不
化。內有增及者
筆涉。 十四月而生。知弗陵與堯同。不知其父武帝又
不知堯以前人率十四月。 不攷義熙年號。知陶潛。不
知楊盛。 人知馮道歷五朝八姓。不知五代鄭韜七十
載事眞僞十一君。 蘇武齧雪。不知段頻破羌。晝夜食
雪四十日。 胗脈治劑。人知有岐伯。不知有僦貸季爲
伯之師。 鄭條與古文在歐陽修前。今人不知有鄭條
郤平種瓜。不知步隲早年種瓜自給。郭平原亦種瓜。

馬良白眉。不知劉曜亦白眉。 劉禪有北地王諶。姚泓
有念佛事相類 吳羌同梅福避莽亂。人指所居山名
之。知子眞不知吳羌。 懷刺不輕投。禰衡先有井丹。
殺妾饗士。張巡先有臧洪。
辭尙主不知宋嘉。 二陸不知陳陸瑾陸瑜。
猨臂知李廣。不知后羿。郭知運。太史慈。劉淵。李存孝。
立試萬言。人知李白。不知前有袁虎。後有劉原父。
張茂先白鸚鵡夢爲鷙鳥搏。楊太眞白鸚鵡亦夢爲鷙
鳥搏。

史取。讀書不窺園知董仲舒不知桓榮。避世不受
人推戴。知周市。不知梁統。易子立孤。知程嬰杵臼。不
知鮑廣父梁買子。去國謂其民何患無君民從之。
知太王不知楚昭。厭倦一年。知寇恂不知耿純。喜
聽驢鳴知有戴良之母。不知張子厚。稱爲仲父。知管
仲不知泰宓。辭不尙公主知宋弘不知宋嘉。尉遲敬
德。佩韋自緩知西門豹不知范史雲。好長嘯知孫
登不知向栩。抱姪棄子而避賊。知鄧伯道不知劉平
及武康之民。題鸚䳇賦知禰衡不知杜正玄。死而



浮江知伍胥不知司馬子期。家貧妻求去。知朱買臣。
不知王歡。量沙知檀道濟不知晉胡彬。去後見思
知何武。不知羊玄保。韓信破齊田橫烹酈生耿弇破
張步殺伏隆。張德輿掎裴晉公與皇甫中言者擿
王德用同。夏人殺楊定與孫臏斬龐涓同。
宛委餘編郭子儀以尙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馮道以
太師中書令瀛王。終俱八十餘。又有女俱配龍王。皆許
之而死塑骨于廟。亦大奇。

## 相反

孔子不飲盜泉。列子 吳隱之飲貪泉。高文畀宮女不過
十餘人。武帝多取好女至數千人。禹貢疏 宣帝詔書好言
祥瑞。元帝詔書好言災異。珩璜論 唐太宗謂李世勣道宗
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則大敗。孔子高
孔穿字 理勝于詞。公孫龍詞勝于理。周赧王紀 裴頠拙于用長
荀勗工于用短。王戎人倫鑑識。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
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韓子 漢以羽林爲南軍。金吾爲
北軍。唐以金吾領南衙。羽林統北衙。魯褒作錢神論



蕭綜作錢愚論。阮籍作達莊論。王坦之作廢莊論。
崔祐甫爲相所用多涉親故。太宗紀 竇易直爲相未嘗用
親故。文宗紀 于志寧爲僕射修史恨不得學士。來濟爲學
士恨不得修史。南部新書 李白爲蜀道難。陸暢爲蜀道易。禹錫
嘉話 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隋唐嘉話
韓魏公用家貲如國用。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晁氏客話
蔡君謨言文章不言政事。歐公言政事不言文章。
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張文孝公一生未嘗作草字。
王子敬欲以工書求勝其親。謝安問君書何如家尊。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

日人那得知。李含光不欲勝親而至輟筆。武曰筆跡過其父一聞此語終身不書。二子操心何殊致也。

甯戚南山白石歌。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無以自達將任車以商于齊暮宿郭門外桓公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爵火甚衆越飭牛車下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之。楊惲南山種豆歌。漢楊惲報孫會宗書。南山之歌一也。戚以致齊桓公之舉。惲以取漢宣之誅。遭際何常。詎可謂戚工而笑惲拙也。

樂羊子以有功見疑。韓非子樂羊爲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子啜之盡一杯。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以有罪見信。又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歸。其母隨之



而啼。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而求麑。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

呂範以忠誠見信。周谷以能欺不用。孫策使呂範典主財計。權私從範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灌瓜合梁楚之交。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數灌其瓜。瓜美。楚田瘠而稀灌。瓜惡。楚令怒瓜惡。夜竊搔梁瓜。梁亭亦欲來報。宋就曰。是召禍也。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也。楚令以聞楚王。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王。爭桑搆吳楚之戰。呂氏春秋。楚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于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卑梁公舉兵反攻之。吳王夷昧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格。實爲雞父之戰。

道經九折坂。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至邛郲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王尊爲刺史。至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敕入鳳莊門。宋書明帝敕謝莊子朏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陽王尊。

婁敬不敢易衣。漢婁敬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解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叔孫乃變其服。又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



思堇哭澤便生。劉殷曾祖母盛冬思堇。殷時九歲。乃于澤中慟哭不絕者半日。忽若有人云。止止收淚。視地便便堇生。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堇生時乃盡。思堇惜錢不買。北史崔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季春思堇。惜不買。後其子戭盜錢百萬。背和逃走。

庾彥達分秩奉姊。南史。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外秩祿。西土稱焉。朱修之未曾贍姊。又朱修之儉刻。無潤賞。爲刺史。未曾供贍其姊。往姊家。姊爲設菜羹粗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不欲壻爲張掖守。張禹爲成帝所敬厚。禹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于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于相近。上即時徙咸爲弘農太守。特乞壻爲徐州長。北史崔光曾敬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隴戍主。隨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別駕。暫集京

師。明帝許之。

所居塵埃滿積。南史周捨性儉素。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障。壞亦不修。輒令拭席洗牀。又庾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吏非淨浴彩衣不得近。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一日供也。何曾日食萬錢。任愷一食萬錢。而相齊者日僅三弋。晏子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相漢者食止一肉。公孫弘食一肉脫粟之飯。一盞燈也。寇萊公不點油燈。然燭達旦。而杜祁公不然官燭。何奢儉相懸若此。

武侯忠漢。能使後主不疑。而周公之勤王家。反不見信



于其君。羊叔子不鴆。能使敵國不疑。而曾參之不殺人反不見諒于其母。讒蔽其明。愛惑其聰。無足怪者。古之聖人有能和萬邦。而不能使朌子無傲虐。能來重譯而不能使昆弟無流言。一身而有通窒。可畏哉。

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詳見史記 孫慮以藥杵椎慼懷。何忠逆之懸甚也。晉書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

趙明與西夏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方修堡柵。中書褒詔。而密院行詰問。滕甫言。是中書欲戰。密院反欲不戰也。

路巖罷相出城。路人以瓦礫擲之。京兆薛能。巖所擢也。巖曰。頃以瓦礫相餞。能曰。向來宰相出無例。發人防衛。劉瞻罷相。賜環入長安。兩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改期由他道。

自相反

梁武帝手得江左而亦自失之唐明皇手定唐亂而亦自亂之無垢說唐明皇始年焚錦繡珠玉晚年乃喜淫侈憲宗始年四方無得進奉晚歲乃喜羨餘上百里奚居虞而虞亾在秦而秦霸史記韓信傳叔孫通在秦則為諛士在漢而直諫裴矩在隋為佞人在唐而亦直諫無垢

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于說難楊子問明嵇康著養生論而自以事坐誅阮籍口不臧否人物而作青白眼

黃霸為相功名減于治郡時王尊乍賢乍佞並漢王吉



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劉晏能廉于臨財而不能廉于取名並廉吏傳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韓非口吃而著說難

光武却祥瑞不暇而受圖讖武宗除去浮屠而躬受道家之籙崔浩不信佛法而好道家

王衍高談物理見石勒而下拜王坦之剛鯁自許見桓溫而倒執手版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文技常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孔毅夫新論

李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而不能識永王璘之為無成

書之美者莫如顏魯公然書法之壞自魯公始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東坡說

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蔡少游說梅聖俞云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旁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歐公詩話

郗超聞有能辭榮拂衣者為起屋宇作器服畜僮豎費百金而不吝然以父位在謝安下憤憤遂與謝氏不穆

費充位居人上智居人下三國淵海



史鰌三反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可謂善用其反若後之郗公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治身清貞大修計較自好讀書憎人問學王肅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求苟合治身不穢尤惜財物李嶠三反性好榮遷憎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

徐仲車二反獨行如於陵子而詩文怪放耳聵甚終日面壁坐而四方事皆知

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僕隸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遊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箱架北

省。今房禮閤。控制南司。遂不與。北魏書 王荊公在侍從時每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閤。後世當行。入司政事。孫莘老刻奏請行。荊公不可。是自相反也。 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兩品官亢禮。實易直時爲御史中丞。奏駁所議。及易直爲僕射。却行隔品致敬之禮。時論非之。



顛倒

相反者事之不同也。顛倒者理之不順也。如盜跖以孔子爲僞。蘇軾以程頤爲奸。李漼以董卓爲忠。眀承嗣以安史爲聖。跖漼嗣不足道。軾亦爲是言。君子之不仁。悲夫。富鄭公以馮道爲大人。王舒王以馮道爲伊尹

欲黜鄭豸之孫兀而豸第一 欲黜劉幾之怪險而幾第一

考官白樂天宰相以爲不公。考官歐陽永叔進士以爲不公。白得牛僧孺。歐陽得蘇氏兄弟。



北齊救道士剃髮爲沙門。宋宣和中勅沙門著冠爲道士。南漢羣臣先爲宦官。宦官之橫。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

符融鎮燕。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范甯守豫章。起學臺爲刺史王凝之所糾。

元祐焚史記於國子。尹天民爲教授。取史記至歐陽集焚講堂下。政和間。著令士庶習詩賦者杖一百。

刺史謂臺孝威身苦。臺曰。如使君乃爲苦耳。王尊謂東平王曰。王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白樂天謂鳥窠禪師危。師曰。如尙書乃爲危耳。張昇對仁宗曰。臣不孤。陛下乃

孤耳。徐橋對理宗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嚴遵謂富人羅沖曰。子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勸遵仕。爲具車馬衣服。遵云云。怪問之。曰吾見子之家人定而役不息。未嘗有足。我以卜爲業。常有餘錢。豈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慙。

梁武堰淮水。役人疫死相枕。堰壞漂十餘萬人。乃祭祀以麪爲犧牲。禁織宮仙人鳥獸之形。齊文宣醉則殺人支解燔灼。又非禮殺二王。乃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肉禁民間取蝦蟹蜆蛤之類。悖哉。

劉陶訟朱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運賞則使餓隸富于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何尚之曰。恩之所沾



恆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柳子厚曰。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祐不肖。哭張後餘辭

孔奮清潔爲衆人所笑。羊祜不附權貴。荀勗馮紞之徒惡之。傳所謂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居邪而惡正者類然也。

羅尚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李林甫每議及公直之事。則如癡醉之人。未嘗問答。或語及阿徇之事。則響應如流。張曲江謂如醉漢囈語。

王凌母丘儉諸葛恪。忠于魏者也。而以叛晉族。袁粲沈攸之劉彥節。忠于宋者也。而以叛齊誅。

明皇一日殺三子。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大理奏幾致刑措。徐嶠奏死刑五十八。獄院烏巢其樹。百官稱賀。布衣無一及第。而宰相李林甫賀野無遺賢。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至者皆試以詩賦。

唐有不求聞達科而應之者走馬入都。宋有高蹈丘園科而應之者投狀求試。所謂白之懸而黑之蕤也。林子山三詔不起。賦出山詩曰。尺書中夜至。清曉即揚鞭。

徐孝嗣識曰老姥。韓蘭英婦人也。宮中呼爲韓公。齊武帝時。



劉聰謂陳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耶。元達卒自殺。

魏孝莊帝謂高恭之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恭之棒破壽陽公主車。後見帝免冠謝。

有投詩孫覽者曰。伏惟笑覽。覽曰。君無笑覽。覽合笑君。

王介甫掩扇笑呂獻可。呂曰。丞相笑某。天下卻笑丞相。

本懼人也。而有時人反見懼。齊文宣時。周人常懼齊人西渡。冬月守河椎冰。武成即位。齊人椎冰。懼周人之逼。欲毒人也。而有時已反中毒。李百藥少多病。故以百藥爲名。勸杜伏威歸唐。中途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已而宿病皆愈。伏威入朝尊寵。好神仙。餌雲母被毒暴卒。

袁紹在冀州時黃金滿市而無斗粟。永嘉末珠玉金銀塡委市中而無粟麥。漢童謠云。持金易粟貴于黃金。又洛中謠云。曾有千黃金。無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飽。千金何所直。彼有貴人。身被珠玉。而死同饑莩者。亦必悔多藏之無益。然恨晚矣。

秦始皇伐湘君湘山樹。郤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宋封程嬰杵臼侯爵而嚮閼伯微子廟宇。

張廷範唐賊且優人也。跋歐陽率更帖。 朱考亭學魏武書。劉恭文譏之。

事之尤不類者。夫子履與王莽骷髏共藏武庫。文宣王圭與霍山神玉帶並借升遐。弘農王粹館宇。岡莊周垂



綸像。命稀令爲贊。令援筆云。畫眞人于刻桷之室。載退士于進退之堂。可謂託非其所。

法通石樓僧也。自稱山客。孫蔚文士也。世號惠蔚法師。

胡惠齋李易安皆士女也。而稱居士。又元劉尙溫居士。

秦檜妻王氏賜號冲眞婦人也。而號先生。

子承父廕禮也。而有父承子廕者。趙李同死事。封其父爲李侯。妻從夫爵宜也。而有夫從妻爵者。張敖尙魯元公主。賜諡爲魯元王。

中常侍封諝徐奉爲黃巾內應。張讓反誣向栩與角爲內應。死北寺。張鈞言斬十常侍。御史誣奏鈞學黃巾道掠死獄中。 詔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靈帝光和五年。許馘張濟虛糾小郡清修有惠化者。吏民詣闕陳訴。悉拜議郎。官豎持枋。佞人承旨。宜逆施乃爾。

公羊高以祭仲逐君爲行權。曾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王安石以雄之仕莽令無不可之義。此與謂秦檜于宋有再造功。丘瓊山說。皆議論之顛倒者也。

張姦之爲北徐州。崔武子至。得百姓淸德頌數篇。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狄仁傑爲幷州參軍。爲吏誣訟。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特異其才。曰。觀過知仁。薦之。

同異

迹同而處之異。申屠嘉欲殺鄧通。文帝使通詣嘉。久乃為通請之。姜維啟後主欲殺黃皓。後主亦救皓詣維謝。然通詣嘉使通有不可免之懼。此為政在大臣。皓詣維使維有不可免之懼。此為權歸閹豎矣。

王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步擔乾飯從者千餘人送別。涕泣。令即放遣。裒不厲之以言而劫之以名。蓋甚乎爾也。

隋文中子居家。鄉人有水土之役。則操畚鍤以往。唐張志和築室越州。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倖元何



不以二子之誼勉諸生乎。

周伯仁之救王茂弘。亦平原君朱建之救辟陽侯。審食其始辟陽侯亦以君為倍己大怒。既出乃大驚。惜茂弘之失之也。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亦猶楊儀魏延也。孔明能用儀延於交鬩紛爭之中。而魏公畢以庶言殺端。不逮孔明懸矣。端之不救李彥仙。非賀蘭進明乎。

古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拜。惟父友則拜之。為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事父友而不拜。與為人父友而不受其子弟之拜。皆薄也。荀勗諸子謂解系應向我公拜。系答勗以若先君相厚。往日哀頓。宜垂書問。遂不拜。庾袞與諸兄同過陳準。袞獨不拜其母。此不拜人者也。侯霸遣子昱候王丹。迎拜車下。丹答拜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此不受拜者也。梁松候馬援。獨拜牀下。援不答。晉虞駿與桓彝俱為吏部郎。彝遣溫拜駿。駿使子谷拜彝。范雲使子孝才拜劉孝綽。此拜父友與父友受拜也。柳公綽子仲郢下馬拜張正甫。張止之不獲。言於公綽。作色不應。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



街中馬銜公綽。張聞而謝過。此不拜父友與父友不受子弟之拜也。

金人入洛。禁勿犯司馬光宅。張商英輩乃欲發其棺。虞益謝達詆東坡。白鶴故居而呂惠卿之徒乃欲置之鼎鑊。見聶吉甫天恩集

東坡在嘉祐立論。務在更變。在熙寧立論。務在安靜。在熙寧力排募役。在元祐乃主免役。蓋惟是之從而不徇時之好惡。楊畏在熙寧則從熙寧。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元符則從紹聖元符。時人目之曰楊三變。蓋不顧

是非而惟時是徇。

周勃下獄。賜金盡予薄昭。為言太后。太后以語文帝。得釋。王恢下獄。行千金于田蚡。言于太后。告上。上竟誅恢。

杜伏威為陳稜偏裨。射額。伏威奮擊。獲射者。令拔箭。然後斬首。攜入稜軍中。稜遂大敗。契苾何力隨太宗征遼。至白崖城。腰中賊矟。拔城。得行矟者高突鵅鶡。捉付何力。令自殺。曰彼為其主。捨之。必殺射我者。見伏威之勇。不殺刺我者。見何力之度。



事同而禍福異者。晉文公圍曹。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凶懼。因其凶也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劫攻齊。田單縱反間。懼掘冢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怒自十倍。出戰。遂敗燕軍。　周亞夫鄧通縱理入口。竟以餓死。唐裴晉公亦縱理入口。而位登宰輔。南史水軍都督褚蘿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柳宏城相夭反貴。　唐李克用討幽州。占云不利深入。克用不從。果為所敗。莊宗入汴。司天監云歲時不利深入。莊宗不從。卒有天下。足下龜文法當溺死。于太常卿程邈則驗。于太尉李固則不驗。　五星聚箕。齊桓以霸而祿山以亾。星孛大角。始皇以帝而項羽以敗。　孫叔敖見兩頭蛇。恐人復見。殺而埋之。後為楚國相。御史韋君見白花蜘蛛。恐其毒人。殺之。須臾為一小者所齧。手潰背腫。遂信宿而死。

毀祠一也。狄梁公享福而顧劭撥禍。毀佛一也。傳奕無恙而崔浩族誅。　未央馬瘦。廐令以此受知。上官桀曰聖體不安。憂懼意不在馬。泣下。上以為忠。甘泉道蕪。扶風坐之棄市。義縱為內史。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遂坐以它事。　袁紹誅宦官。無須多誤死。冉閔殺戎羯。多須多濫死。　應侯相秦。必殺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　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己者。　碑生金在賈梁道廟。以為晉中興之兆。而庾氏為滅族之候。談者合摭。高遵惠宣仁族也。不與蔡京之禍。韓同卿恭淑父也。不與侂胄之禍。遵惠能遠嫌自保。同卿不敢干政。王沐一見王涯。遂幷被收。舒守謙辭元輿往江南。遂免于難。朱苗劉之禍。內侍蔡同老被命至荊楚。前一日還行在。尚未得對。遂死焉。又有藺中道日侍左右。忽得罪絀外。當前一日出城。遂免死。

李㑺先解奉天之圍。不得見德宗。則逆而叛上。李克用定三鎭之亂。不得見昭宗。則順而返國

爲令自焚得雨。而張熹（字季智。令平輿。因旱禱祈自焚。主簿崇小吏張化從焉。焚雨澍）應。戴封。（字平仲。令西華。亦自焚。天雨滅火。官至太常。）一死一生

蘇子瞻云。張湯宜無後。以進賢有後。揚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雖有爲言之。自足警世。



古事比卷之五十二終

古事比五十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中德撰。中德字田伯。桐城人。其書以古事之相類者排比成編。然徵引雖博。挂漏實多。如父子一門中分世業世經術爲二。以世業屬之隋會士匄王羲之獻之。世經術屬之韋賢劉向父子。古今豈僅此一二家耶。叅四部之書。浩如烟海。軼聞瑣記。僕數難窮。欲以數十卷書一一比類而合之。不免自爲其難。宜其顧此失彼耳

# 廣事類賦四十卷

〔清〕華希閔輯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錫山劍光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事類賦四十卷》提要

## 廣事類賦序

事類賦一百篇宋秘閣校理丹陽吳淑所著也時太宗崇尚文藝嘗輯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淑皆與焉以優博見賞既進是賦又奉詔爲分注三十卷遂傳於世歷五百餘年予六世祖都事公嘗有明嘉靖[illegible]之日重鋟以行板藏學宮又二百年而家君子收之散佚之後重加校閱尚有未備者命希閔增廣凡四十卷夫類書之作掇拾四部或繁而蕪或簡而陋是書差爲綜要又以事繫賦用便記誦於初學尤宜今

天子重鴻博之選士與以詞賦自見是書或亦鼓吹之少助也昔淑自進

賦後再遷職方嘗請命諸路轉運使圖上州郡地形險要並留心經世之務而我郡事契布衣以風義聞海內非止以博洽為名高者也予既承嚴命增輯又推明前人志趣以自廣爲偕予參訂者同學鄧子泰和邵子振飛校錄者及門尤子和英也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望日勾吳華希閔



廣事類賦目錄

職官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尚書郎官

東宮官屬　翰林

卷之七

職官部

國子監　御史　給事中　中書科

通政司　大理寺　太常寺　太僕寺

光祿寺　鴻臚寺　宗人府　府尹

京城　兵馬司　行人司　欽天監

太醫院　侍衛　將帥

卷之八

職官部



督撫　總漕附糧道　布政司　按察司

提學　鹽運司　刺史　太守

府佐　縣令　縣佐　學博

卷之九

仕進部

薦舉　除授　辟召　科第附下第

狀元　座主附門生同年　致仕

入泮入監

卷之十

禮樂部

禮制　祭祀　朝會　燕饗

耕耤　養老　樂律

卷之十一

政治部

賦稅　鹽茶　錢法　荒政

刑法　赦令

卷之十二

文學部

書籍　詩　詞　文

卷之十三

文學部

書法　詩　寫真

卷之十四

學術部

經學　史學



卷之十五

技術部

醫　卜筮　星學　相術

地理　奕棋

卷之十六

戚族部

父子　母子　祖孫　叔姪

兄弟

卷之十七

戚族部

夫婦　生子　甥舅　女壻

旁列勾陳，上蓋華蓋，天[illegible]其旁，六甲陳其[illegible]，天柱翼其旁，帝座居其內，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廚



九舍主賓客，八穀占豐稔，天牀者寢息之地，內廚者飲食之[illegible]，天槍天棓以備不虞，文昌六星

若乃太微之宮，帝座居中，幸臣太子以次侍從，喜三師之化弘，忌京戈之有告



三公配平太尊，四勢承平陽，守於前，輔相弼，宰理微其後

僕也若居馬後或移王良前則爲策馬而兵動也天皇會通策王良所執以御也正義漢桓帝當南郊平明應出侍御史周騰仰觀曰夫王者象星今宮中星及策馬星悉不動上明日必不出至四更皇太子卒道止也

**閣道臨於附路**

【星經】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宮至河神所乘也一曰主道里【天官書】紫宮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星經】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復而乘之也一曰太僕主御風雨亦從遊之義【天皇會通】閣道天子遊幸別宮之道故從紫微宮絕漢抵營室附路閣道之輿路

**天溷蔽以外屏**

【星經】天溷七星在外屏南天之廁也外屏七星以蔽天溷也【天皇會通】天溷豕家之所外屏所以蔽與機

**司空掌土色倚黃明**

【星經】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大而黃明天下安 以上奎宿計星九座

**婁有三星主衆之聚**

【星經】婁三星主苑牧亦爲興兵聚衆【天官書】婁爲聚衆【天皇會通】婁主苑囿犧牲以給郊祀周官之牧人

**夾左更與右更**

【星經】左更五星在婁東主知山澤林藪之事右更五星在婁西主養牧牛馬【天皇會通】左更藪澤之虞官右更牧地之牧師

**儲天倉與天庾**

【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西南四星曰天庾積聚粟之所也【渾天賦】萬億



之資換積於倉庾【天皇會通】天倉主粟入之藏以待邦用周官之倉人也天庾府於民閒小倉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者也時至於秋則黍稷重穋禾麻菽麥靡不畢登矣

**守之以天大將軍忌星搖而不具**

【星經】天大將軍十二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星搖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起【天皇會通】天大將軍大司馬之官也 以上婁宿計星六座

**天倉曰胃五穀藏之**

【星經】胃三星興足河之交天之廚藏五穀之倉又名大梁明則因時和平【天官書】胃爲天倉【天皇會通】胃天之備五穀之府所以會計邦用者也

**豐則載以天船貯之天囷天廩**

【星經】天船九星在大陵北居河中天囷十三星在胃南主給御糧又有天廩四星一曰天廩主蓄黍稷以供享祀所謂御廩也【天皇會通】天船主舟楫天囷田中財所聚之總也天廩天子之御廩以給粢盛也

**歎則大陵之下不無積水積尸**

【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陵墓明大不吉天船中一星曰積水主候水災大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渾天賦】大陵積尸之齋殺【天皇會通】大陵主山林丘陵廣人之所有事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也故兵喪於此占之積尸陵中之尸也陵瘠爲吉 以上胃宿計星七座

**昴曰旄頭七星曲折**

【星經】昴七星亦爲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獄事主兵又爲旄頭又主喪甘氏云主口舌奏對明大吉【天官書】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天皇會通】昴主刑獄天之道狄爲殺地之道西烏金背所以裁物之過也故兵刑皆列象於西方又多旄頭以其樂商教之氣也兌爲口舌

**左爲河右爲月**

【星經】天河一星立昴東川一星在昴西並主女人狄福【天皇會通】天河一星濁河之精發源崑觜之象月生於西故麗於昴月女后大臣象也

**積天苑兮芻蒿**

【星經】天苑十六星在畢昴南如環狀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牛羊芻蒿六星在苑西以供牛馬之食一曰天積主積藁草者【渾天賦】焦蔚之地出入於苑囿【天皇會通】天苑主養鳥獸芻藁營聚芻之所皆委人之職萬物戎於秋故於此爲備也

**鎮天陰於礪石**

【星經】天陰五星在畢狗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祿陰謀也礪石四星在五車北主磨璣錄及明則兵起

**莫信天讒宜令卷舌**

【星經】天讒一星在卷舌中主醫巫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讒衛云主權機曲而壽則賢人用直而勁讒人得志殺出漢則天下多妄言【天皇會通】卷舌六星讒佞之臣天讒一主讒佞者也○以上昴宿共星九座



**畢曰罕車雨師是已**

【星經】畢八星似爪又明大吉殺動則霖漂張衡云畢爲天馬【天官書】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考異】畢爲天之雨師主衛卷陰雨又月入於畢則雨傳曰畢厂於雨詩曰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是也【渾天賦】天畢之陰蓄濵其雷雨【天皇會通】畢主邊兵祭觸之臣

**天高聽卑何須附耳**

【星經】天高四星近畢北臺榭之高主遠視氣象附耳一星在畢下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聽【天官書】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天皇會通】天高主望雲物觀委蓋也

**張參旗之九旂**

【星經】參旗九星在參西天旗也指麾遠近以從命者明而希則壽施不動玉井西南九星曰九旂天子之兵旗所以導軍進經也金火守之兵亂起軍天軾參旗九游之部所【天皇會通】參旗九游大將所走以發縱青也

**列五車之三柱**

【星經】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其十四星在畢東北五車主天子五兵五星皆明柱成共列主倉廩實【天官書】西京咸池曰天五識五潢五帝車舍粢隱成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職處池言故生於水舍秀舍實主秋垂故一名五帝車舍言以車蘇五穀而取之也【天皇會通】五車軍器兵車所財故以以之出入車內外知兵之出入

**九州似同**

【星經】九州殊口九星在畢星之下

**諸王來覲**

【星經】諸王六星在五南內主宗離書遲王

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殃漢武故事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

火爲熒惑象主兵革芒角動搖喪亂交集常二歲而周天因仁言而退匿

天官書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晉志熒惑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芒角動搖變色其殃愈甚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爲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爲執法之星所顯曰熒惑者至陽之精天之使也赤帝熛怒之神其精爲風伯惑兒童歌謠嬉戲也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二歲而周天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饑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天必三賞君是夜熒惑果退三舍

西方太白金星亦曰長庚啓明占與熒惑相類附日先後而行周天亦同於日李白夢此而生

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出入不將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蓋逆號要太白一名明星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是也蓋太白附日而行日且出則謂之啓明啓開也日既入則謂之長庚庚續也助日之明故謂之明星太白主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反之凶也天官占太白西方金之精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曰殷星曰大正曰營星曰觀星曰宮星曰明星曰大密曰大衰曰大爽曰天政曰明掌曰文表曰太嘷曰終星曰大相曰天浩曰序星一歲而同天天文志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唐書李白母夢長庚星而生白因以名之

辰星在北惟水之德出入非時寒暑失節亦一歲而周天附日同於大白

天官書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又云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天文志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爲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爲殺伐之氣戰



鬬之象張衡云辰星一曰鉤星曰毚星曰伺星天官占辰星北水之精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亦偏將廷尉之象與大白俱附日而行故其出入蚤爲月蝕晚爲彗星一歲而周天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北辰同名也

塡星屬土居在中央其性舒重亦少變故其周天也二十八歲黃石公何意遇乎子房

天官書曆斗之會以定塡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塡一宿其所居國吉其一名曰地侯主歲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塡星乃爲之動搖天文志塡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政故四星皆失塡乃爲之動晉志天子失信則塡星大動天子之星也張衡云塡星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重厚而舒緩其行最遲其爲變亦少二十八歲一周天黃石公記黃石塡星之精也黃塡星色也石星質也

凡星之變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其名不一欲迎福而彌災在側身而修德

漢天文志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考者經星常宿中外官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早晚邪正存亡虛實闊狹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鬬食彗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是以明君覩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孟康曰合同舍也散五星有變精散爲祆也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也陵相冒過也食星月相陵不見則所食也韋昭曰居其宿曰守經之曰歷突掩曰陵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孛氣似彗飛流謂飛星流星也

## 渾天儀

宣夜既少師承周髀又多違失折衷衆說之中獨取渾天之術

晉書古之談天者三家一曰周髀即蓋天也其言天地中高而四隤日月相隱蔽以爲晝夜一曰宣夜謂天本無質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蔡邕言宣夜之學絶無師承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惟渾天者近得其情按渾天儀即今候臺銅儀之法也其爲

儀也雖創始於漢代實原本於虞廷名爲靈憲並祖

璣衡後漢書順帝時張衡字平子取顓頊渾儀更新之鑄渾天儀總序星經謂之靈憲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以璿飾璣所以象天儀之轉運橫設玉管所以窺璣衡今之渾天儀也遍東西與南朔知啟閉與至分葛洪序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隱半現旁羅四氣上應五行聯黃赤之交界分天脊盤子午之次勢奠地平書集傳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張之以八紀部之以三門三百六十五度周天之數九萬一千餘里去地之程並出楊州渾天賦按八紀即八方三門即三垣也包四游與六合括七政於三辰書集傳渾天儀即璿璣玉衡遺法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明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日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旁於是可考也次其內日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也其最在內者日四游儀以其南北東西無不周偏也可閉門而觀象亦舉手而捫星像蟻盤之不滯扶鰲極以常寧襍記蔡邕云天左旋日月右轉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蟻却右也列子渤海有五山隨波上下帝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二極三垣虛空盡繪纂泉記星官之書有日三垣一天市二太微三紫微也南極北極爲二極經星緯度尺寸分明二十八宿爲經星五星爲緯星範陰陽以爲銅參造化而成器季光朝新渾儀賦虛動而能靜妙同乎造化之意寂無以爲有用擬乎陰陽之功有象必形無幽不啟乃知近能則遠合下正則上契蓋自黃帝五官顓頊二正備考黃帝考正星曆建立五官五官者天地神祇物也又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大撓甲子之名羲和四時之定五帝紀黃帝始命大撓作甲子命容成造蓋天以象周天之形尚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又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巫咸甘石自昔專家備考夏有昆吾商有巫賢甘石按甘公齊人石公魏人也馮相保章於周爲盛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按馮相掌天文之常主曆法保章掌天文之變主占侯漢有洛下閎益部耆舊傳漢武七年改太初元年始復用夏正巴郡洛王閎等製渾天儀撰閎字長明渾儀一日圖儀作太初曆唐有僧一行唐書僧一行精諸曆立宗令造新曆有覆矩圖五代之王朴王外曆界著元朝之守敬元史郭守敬授時曆取二至遠近日晷酌其中而用之並多法象之垂要以渾天爲準他如呂稱九野呂氏春秋謂天有九野如中日鈞天東日蒼天之類十端董仲舒春秋繁露謂天有十端虞喜安天之論晉書虞喜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姚信昕天之篇曆志姚信昕天論言冬至極低夏至極起作者固多岐說君子槩無取焉

廣事類賦卷第一

降坐明堂荊州巡狩司隸時行後漢書竇武傳桓帝巡狩南陽以武府掾胡騰為護駕從事騰上言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祝融移以肅侍陽侯濟以中停出郭璞南郊賦貝葉而三花漸長石芝而五色旋生崔融請封中嶽表石芝生而五色貝葉長而三花以上聖幸八荒賓服四海攸同鑿齒雕題來王而測海水山海經雕題國在鬱水南又大荒之中有山名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射殺之韓詩外傳越裳氏重譯來勤獻白雉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乎黃支烏弋受吏而驗東風服虔曰三十六國兩烏弋歲在西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十洲記天漢三年月支國貢神香使者曰國中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君故搜奇異而貢神香金馬朱鳥盡隸版圖之內白狼玄菟咸歸覆幬之中陳檢討集朱鳥絕徼咸歸覆幬之中金馬遐陬仍隸版圖之內賓繫露蜀二山東碧雞西金馬漢武使王褒祠之祠于其地按輿志隸雲南後漢郡國志交趾郡十二城一曰朱鳶隋志隋末甯儉字士康蒲

朱鳶庾信詩南戍朱鳶城徐陵詩朱鳶別路遙徐陵集東漸玄菟西蹄白狼漢武帝紀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晉地理志高雲以并州刺史鎮白狼以上聖化若乃榮光塞河尚書中候帝堯齋壇河洛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字竹書紀年云帝舜設壇於河依堯故事于於下艮榮光黃龍負圖出於壇兆青雲浮洛溫子昇集青實浮洛榮光來河係陂集觀河拜洛之年分黎命為之世瑞表丹陵帝王世紀堯母洪河衍赤龍曉蒸陵瓜感而有孕生堯於丹褒符帝貝赤伏符後漢書光武在長安強華奉赤伏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讀闕野四七之際火為王天賜黃烏之旗彙于天賜武王黃烏之黃神奉玄狐之錄黃帝出軍訣帝伐蚩尤乃夢西王繁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盤龍則霞氣氤氳漢武外傳景帝坐崇文闕上有川覆起赤龍暨棟使王夫人居之改曰衛繭殿旬白帝裝神女日以援王夫人夫人懷之十四月而生武帝夾馬則香生馥郁道瑞宋太融生於洛吞大內夾馬營有神光滿陽興香讌郁籙月不散邀真人于太古則貫月而室樞帝王世紀景僕為昌意正妃諸之女樞金天氏繞木之末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女樞幽房之宮生



頊帝又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感之而孕二十四月生帝揖公子於太原則龍顏而日角唐書有書生詣高祖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必惟濟世安民李義山詩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注東觀漢紀光武隆準日角或神人捧日見上盤龍句注或華渚流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或赤感之頊起金樓子孔子夢三槐閒豐沛市右赤嗟起叶頌四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為黃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杞豐沛或神珠之作吞帝王世紀修巳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而生大禹赤雁白麟不離圓囿漢書武帝紀三年獲赤雁作赤雁之歌又太始二年詔曰往者朝郊見上帝西登龍首獲白麟以饋宗廟又宣帝祀昭云符瑞應寶鳩出白麟書功德茂盛不能盡育紫芝朱草金產郊坰舊唐書貞觀十七年太子裝室中產紫芝十四楚並為龍典鳳藉之形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草木則芝草生瑞應圖王者慈仁則芝草生尚書中候齊德滿平北路伏義戎朱草生邠符書大傳帝命周公踐祚朱草暢生禮斗威儀君乘火而王其政認平則地生朱草運兆郊岐烏流而魚躍史記武王伐紂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慶鍾豐沛雞見而蛇分谷肇滌高祖母浴于池見玉雞銜赤珠石名玉英吞之有孕生高祖漢書高祖紀高祖夜徑澤中一人行前者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瑤池玉寶尚書中候堯秘德匪隴雜泉出羅諺輿賀貴若玉黃世為璨泡并如瑕渭瑩加琥璘七鳳五麟合璧元武生赤光照室影部五齊七鳳絕氣者見春故城邪日往哉變鬱悲慈山車澤馬藝記山出嶽車岳斗咸儀其致六乎山止舌約孝經援神契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澤出神馬拾遺記軒轅之河沉皇有澤馬黎雲山車崙好洛出圖呈巍伏羲時河出圖洛出書孔安國云可圖即八卦洛書即九疇也金船銀甕孫氏瑞應圖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丁後池感野王瑞應圖王者寶不及醉剄銀甕出虹光電形合璧後唐太祖在娠十三月生時虹光照室白氣充庭黃形見上雞振注珠囊寶鏡河學起鄭玄注日月遁其珠賞云珠謂五星遊其味表者日月失度也徐陵集漢委珠獎秦亡賣綜淵昔七豐麗射失金鏡注金鏡晉清明之泣冰作王錢一玉膝金縷徐陵集借封云與解崗遊瑗屏

語起於閨房也哉唐書郭子儀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耶我父薄天子不爲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慰諭令歸子儀囚曖入待罪上曰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廣事類賦卷第四

# 廣事類賦卷第五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同邑鄒之鱗振飛參

職官部 宰相 吏部 戶部 禮部

## 宰相

夫宰相者居鼎鉉之位易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典略三公鼎足承君作柱石之司漢書霍光傳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柱石者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此前元后傳丞相王商國家之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諷節吳書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不可不強張說作姚崇神道碑云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康亭毒之功存佐天子而宅百揆書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理陰陽而順四時漢書陳平對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四夷諸侯內撫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職黃帝得六相而神明至管子黃帝有六相蚩尤大常奢龍祝融大封后土虞舜友五人



而庶績熙尸子曰舜得友五人曰雄陶續耳柏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人也書舜典庶績咸熙其在成湯則尹號阿衡也稱左相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伊尹爲阿衡仲虺爲左相及乎姬武則名公爲保周公爲師賈誼治安策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秦初始有丞相相國之號應劭風俗通丞者承也相者助也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始皇尊呂不韋爲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漢代嘗以列侯三公爲之漢制嘗以列侯爲相惟公孫弘以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爲平津侯成帝時何武建言令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未治魏晉以來省置不一魏黃初元年改爲司徒文帝復置中書監令其後定制帝大丞相第一品又有相門省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後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其後省罷不一嘗與司徒迭爲廢興或以他官而參機密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唐中書令乃眞宰相之官唐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以他官參實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之參炎平章事知政事宋同平章時兼學士之秩宋承唐制以同平章

之役必歸調鼎之臣（明徐元□鹽運司敘）迎以羊曲專其利（漢書桑弘羊利析秋毫常以鹽鐵論安邊足用之本）劉晏亦擅其能（唐書劉晏為鹽鐵使凡官闈服御皆取給焉軍鎮百官俸祿皆仰給焉）物觀和厚令出姦生（歐陽公送朱職方提舉運鹽詩鹽官皆貪利百姓死無所告知戴白民食淡有鹽至死穴竊物蝗和愈厚令出姦猶波海水起鐵權敦酤之大寶宜依舊制使人書日鹽賣鐵國）大寶濟時雖資權酤（之大寶宜依舊制）計臣持法宜顧齊民（課明為國御史持法官商兩和淮鹽）

出漢書計臣持法宜顧齊民（新苑書李若有民）之利敵將

# 總漕

糧道（即古轉運使）

挽粟飛芻上充天府（漢書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挽粟起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荷鋤負米必藉才臣（劉晏見一石自帖漕天府不通白帖而土貢充美先往見一天下之粒不通思荷引而先往見一先趨粒不見諸葛）光奉制函有賴木牛之助（諸葛亮作木牛流馬運糧）榮持漕節宜來竹馬之迎（運糧特行數十里牽行二十里奉光）

蕭相國鎮撫之功漢資其利（新書高祖日吾不如蕭何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絕糧道）杜尚書轉運之計晉享其成（晉書杜預字元凱為度支尚書奏立籍田之計轉運之利）萬代利開於淮水（事文類聚漢書自帖向書奏轉運之策一州漕運通成帝）三年積起於盟津（事文類聚漢書支左萬世之利下一州引天下租因盟津運）千艘兮（水為萬世利使引天下租因盟津運三十萬石積之）尾提萬竈兮運營（以糧三年充積七百萬石以裴耀卿三年積七百萬省出運）小冊記糧可供調發（宋書印尾提萬竈兮運營新出翰苑小冊）太倉積粟何必陳因（史記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李吏及為轉運使以小冊記兵權以備調發陳陳相因）

# 提學

絳帳高懸生徒常數千（後漢書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青衿志喜（詩青青子衿刺學校廢也注青青衿學子服）泰山北斗之（韓愈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棫樸菁莪之寄（詩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菁菁者莪樂育材也）



者義樂育材也乘玉尺以量才（六臣傳唐趙光逢方直溫潤時人謂之為玉界尺）握金針而造士（元遺山詩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化雨均霑（孟子有如時雨化之者）春風咸（宋朱光庭見程子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既琢璧而披金（明蔡復一賀師李樂鄭新志學道於瑩堵建旗之鼓）亦建旗而振幟（賀蒸陶馬德操為學道於瑩建旗懸水鑑）懸水鑑以同清（明鄭人三國志司馬德操水鑑）轉洪鈞於一氣（杜詩洪鈞二氣）但覽顛淵（劉仕義知人賀陳人知人鑒以作）寧論宰我難雕（論語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爾乃胸羅可鑄（孔子鑄顏淵之孔子）武庫之兵（晉書杜預人稱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地接文昌之氣（星經六星日文昌宮天官書）收翡翠於炎洲（文昌天宮為之宿千年太史何知翡翠）珊瑚於海底（炎洲人陳子昂詩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樹林何如羽毛大車熊集）



出之李義山詩藥籠並貯參苓（元行中書物狄仁傑字懷英為內史中丞元行沖謂之曰明公門下多為參苓狄公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公墻盡栽桃李（公日以小人為防今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龍門在望（見李膺俱出龍門為名臣）咸登辨文章於錦綺變化於風雷（於變化登龍門之人為時所重龍門所謂）鮫室咸資陶冶之功（天子名鮫人居海底）將未就鵬翼將飛必藉搏扶之勢（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窓牽有日得孫陽一顧無非赤兔驊騮（伯樂名孫陽赤兔呂布所乘三國志人中呂布馬中赤兔）無方惟匠石三年盡養青牛文梓（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思如穉如綸永矢為衙為水

雲擁氣

機合造化之神妙合乾坤之蘊

鼎曼折足

觀利賓王

剝非正色

剝主陽光

敗軍可畏

奇瑞非常

乘舟以返

以向明而克昌

書版索金

天津

屋之崩

消雷之怒

決狀頭於異時

宰相之怨聚

折屐獲奴

青囊授書

# 廣事類賦卷第十七

無錫華希閔豫原著

門人尤翀邦英參

## 戚族部

夫婦　女壻　生子　雜親　男甥

### 夫婦

詩稱偕老〔詩〕君子偕老〔又〕及爾偕老

易著家人〔易〕家人利女貞

三從有訓〔禮記〕婦人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德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

四德宜循〔世說〕許允婦阮衛尉之女奇醜交備禮竟不復入房許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註〕四德謂工容言德也

賢思戒旦〔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朱註〕此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也

索忌司晨〔尚書〕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無嫌葑菲〔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式薦蘩蘋〔詩〕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又〕于以采蘩于沼于沚皆言諸侯大夫妻助祭之詩

既同牢而合巹〔禮記〕共牢而食合巹而飲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當弋雁而鼓琴〔詩〕將翱將翔弋鳧與雁〔又〕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綢繆義切〔詩〕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伉儷情深〔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人未有伉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

荷內則之無忝〔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內則禮記篇名婦道備焉

自中饋之稱能〔易〕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女史箴〕施衿結褵虔恭中饋

不聞嗃嗃〔易〕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每與卿卿〔世說〕王戎婦常呼戎卿戎曰婦人卿壻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

試舉梁鴻之案〔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家貧尚節介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之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始以裝飾入門後乃更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

且看冀缺之耕〔左傳〕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每下床而答拜〔後漢書〕樊英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床答拜陳實怪問之英曰妻者齊也供奉祭祀禮無不答

儼整服而如賓〔晉書〕何曾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與妻相見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相見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不過再三

亦聞避世老萊〔列女傳〕老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楚王駕至其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畚而去老萊子乃隨之而居

辭榮北郭〔韓詩外傳〕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卽謂婦曰楚欲以我為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子出而殉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遂不應聘

或穿墉以窺賓〔世說〕山公與嵇阮契合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勸公留宿具酒食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殊不如正當以度量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或斷機而易學〔雜[illegible]集〕樂羊子遂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曰君子尋師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樂羊子乃發憤卒業



挽鹿車以何勞〔漢書〕鮑宣妻桓少君節歸嫁貧甚厚宣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衣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公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臥牛衣而亦樂〔漢書〕王章字仲卿初為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涕泣妻怒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為京兆尹欲上封事妻大將軍王鳳妻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註〕牛衣編亂麻為之者

賈大夫之射雉未足歡娛〔左傳〕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百里奚之烹雌何嫌寂寞〔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上作樂所賃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撫絃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為百里奚因召問之乃其妻也

又有殺蠶妾以決謀〔左傳〕晉公子重耳在齊桓公妻之以子妾之安者謀于桑下蠶妾歸之公告姜氏姜氏殺之而告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捐遺金以成廉〔雜[illegible]集〕樂羊子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于野

知公子之必興〔左傳〕晉公子過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夫子必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子盍蚤自貳焉

僕

斯雖紀綱之屬　豈是輿臺之儔

余成之忠信偏

春草初生　婢

朝雲未嫁



遇

蕭郎於楊柳陰中　阿堵於櫻桃影下

雖曰卑人　曾兼奴僕

試呼紅線

衣

幸免泥中之辱　敢吟團扇之詞

莫學夫人　止兼令

曾嗤洛下吟詩　未妨九藥

持衣



然

郭璞之投符可哂　阮咸之累騎偏癡

乃貴執香爐　賤操箕帚　若

有貞醜　赤腳何嫁　如願虛言

崑崙

（宋詞陌頭楊柳弄輕柔）鎖池塘兮細雨（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離別折盡長條（劉禹錫詩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何處飄零撲來飛絮（…）若乃章臺走馬（漢書張敞為京兆尹走馬章臺街）洛里吟詩（…）宜春苑中初舞（…）豐坊裡重移（…）獨搖之號（…）交讓之枝（…）覆稽生之鍜竈（晉書嵇康傳康家有盛柳樹乃激水圜之夏天甚清涼恆居其下傲戲）染李氏之藍衣（三峯集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也以柳汁染子衣矣科第無疑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固言許之未久及第）



武昌成列（晉書陶侃傳侃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施惶怖謝罪）誰聽新歌之曲（白居易楊柳枝詞小妓攜來態度新）蘢谷長垂（山海經…）傷心殘月之詞（柳永詞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猶如…其奈落花如雪後亂蟬斜日又堪悲（…）

海棠　秋海棠附

春風用意匀染臙脂（鄭谷海棠詩春風用意匀顏色）紫綿初綻紅萼紛披（…）宜捲簾兮側臥（…）更燒燭兮斜窺（蘇軾詩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護輕陰而凝淚（…）

著細雨而霏霏（鄭谷詩艷最宜新著雨）或標名於貼梗或鬬艷於垂絲（…）唯西府之嘉種歷南海之芳枝（群芳譜…）若乃蜀郡名葩（…）會稽奇色（…）會來綵鳳之棲（…）得並錦雞之翼（…）清傳靈龍之音（…）華清睡起鬢亂釵橫（…）灌錦移來烟愁雨泣（…）香霏閣上對名友而吟詩（…）



定惠院中映小山而浮（…）白居易偶爾無詩（…）羅隱遊杭居然手植（…）海橋有題杜之詞（…）重臺藥肆有登巢之客（…）妙品神仙之列（…）錦障橫陳紅雲蘸吸（…）傳小景於折枝寫真容於沒骨（…）誰言有色恨無香（…）